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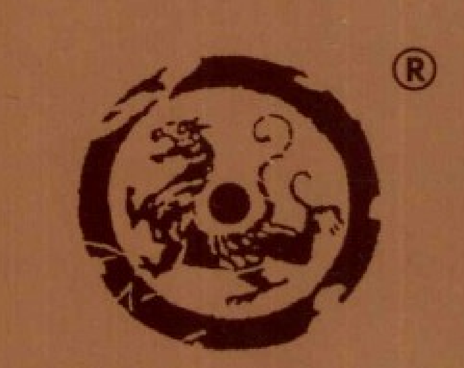
史部

第八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林年譜

儒藏·史部

第三十三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榕村譜錄合考

清・李清馥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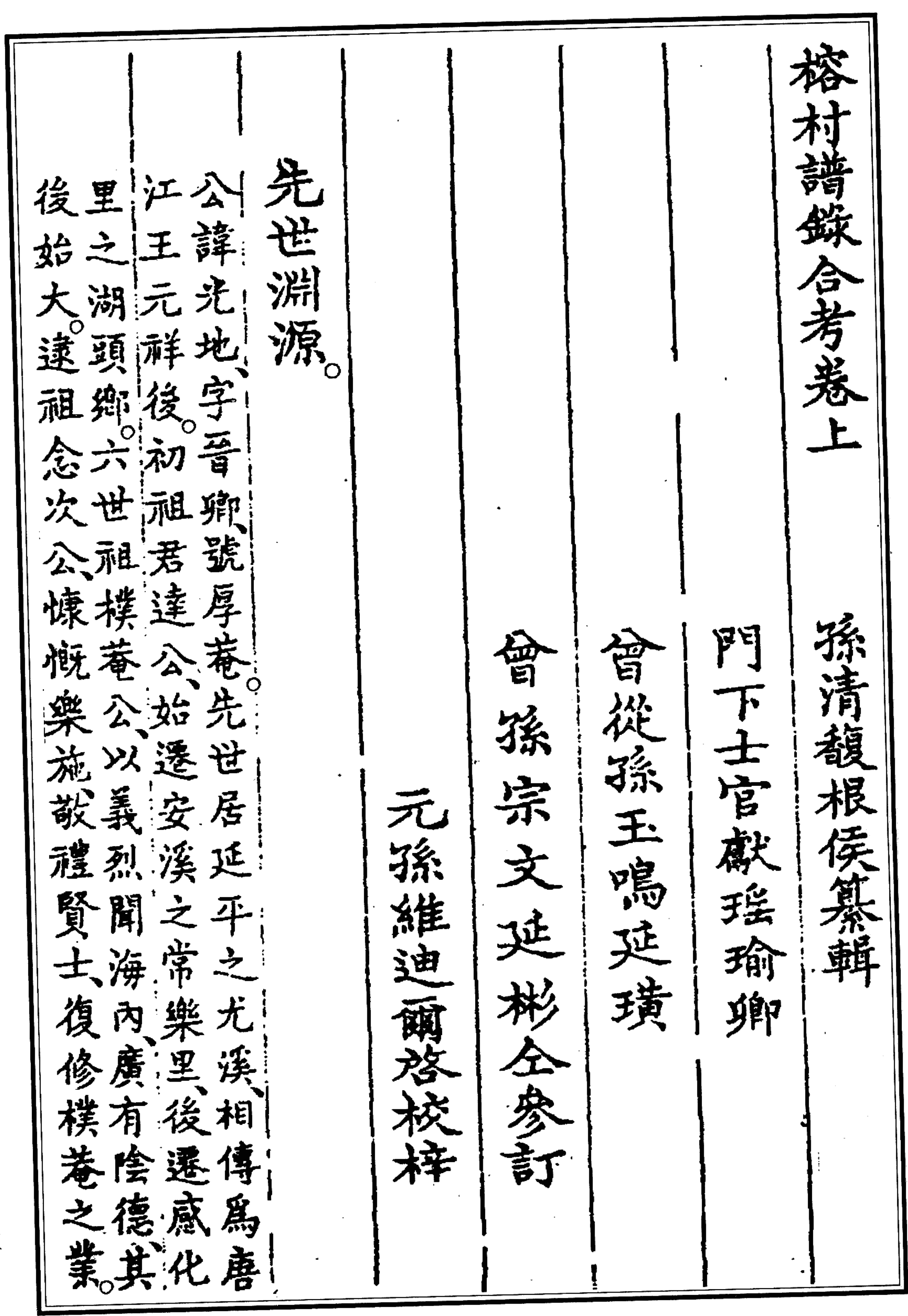
清道光六年刻本

《榕村譜録合考》二卷，清李清馥編撰。清道光六年安溪李氏刻本。

譜主李光地事蹟，見前《文貞公年譜》。

李清馥，字根侯，安溪人，光地之孫。以光地蔭，授兵部員外郎，官至廣平府知府。編纂有《閩中理學淵源考》九十二卷，斷自楊時，下迄明末。四五百年之中，理學在閩中之師傳授受，尋端竟委，井然有序，考據頗為詳核。又著《閩學志略》十七卷，詳盡不如前書。

是譜在李清植《文貞公年譜》的基礎上，廣徵語錄、墓誌、文集等，進行了大量的補充，凡光地之出處、仕宦、交遊、講論、著作等，皆詳加考訂。其中與光地關係密切之陳夢雷、湯斌、熊賜履等，皆詳錄其遺事，考辨其糾葛。光地在朝中與康熙之問答，亦詳加筆錄，務求本末明晰。蓋是譜意在辨誣，故於世議光地二事：一陳夢雷絕交書云其賣友，一彭鵬劾其貪位忘親，辨析尤多。



榕村譜錄合考卷上

孫清馥根侯纂輯
門下士官獻瑶瑜卿
曾從孫王鳴延璜
曾孫宗文延彬仝參訂
元孫維迪爾啓校梓

先世淵源。

公諱光地、字晉卿、號厚菴。先世居延平之尤溪、相傳爲唐江王元祥後。初祖君達公、始遷安溪之常樂里、後遷感化里之湖頭鄉。六世祖樸菴公、以義烈聞海内、廣有陰德、其後始大。遠祖念次公、慷慨樂施、敬禮賢士、復修樸菴之業。

考惟念贈公、孝德追遠、篤嗜正學。生四子、公其長也。

明崇禎壬午秋九月癸酉、公生。

按年譜、公在孕時、山海訌潰、母吳氏避居於外氏之華地鄉、以九月初六日亥時生公、因以其鄉名名公云。

癸未年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年三歲。

二年乙酉、年四歲。

三年丙戌、年五歲。入幼學。

按墓誌、讀書倍文、功力過人。○按續語錄、公自言五六歲時只好字、嘗至關帝廟中認聯對、輒用炭向地詖上學寫。

故未入塾先識許多字。

四年丁亥、年六歲。

按續語錄、一日、族兄在明先生光龍至賭公館舍、偶出對命公對云、飛龍在天公對、游魚宗海。在明喜曰、宗字大妙、何處得來。稱贊不已。○光龍字蟠卿、崇禎癸未進士、丙戌隆武建號、授翰林院簡討。後自號在明、餘隱累徵不起、文章行誼有名于世。

五年戊子、年七歲、就學於外祖家。

按年譜、是年從母就學於外祖家、有先達聞其奇穎、邀與相見、氣度儼若成人。先達異之、接以賓禮。

六年己丑、年八歲。

按墓誌、公八歲、季父西岡先生日嬉指廳事幅畫令對曰、一幅丹青、繪盡古今來山水人物、畫工化工。公應聲曰、兩道乾坤、幽成天地閒走飛草木、陰氣陽氣。其夙負襟抱如此。

七年庚寅、年九歲。

按年譜、塾課之暇、季父西岡夜授以離騷、成誦即知大意。及後陷賊幽累中以代歌謠、遂能徵事詰文、訂舊說而抒新義。

八年辛卯、年十歲。

九年壬辰、年十一。

十年癸巳、年十二。

按墓誌、贈公日命五題、自辰至酉、揩筆、居然大篇。

十一年甲午、年十三。畢誦羣經。

按年譜、聰慧益開、而鋒鍔斂戢、循循恭謹、侍坐於長者、日暮不敢就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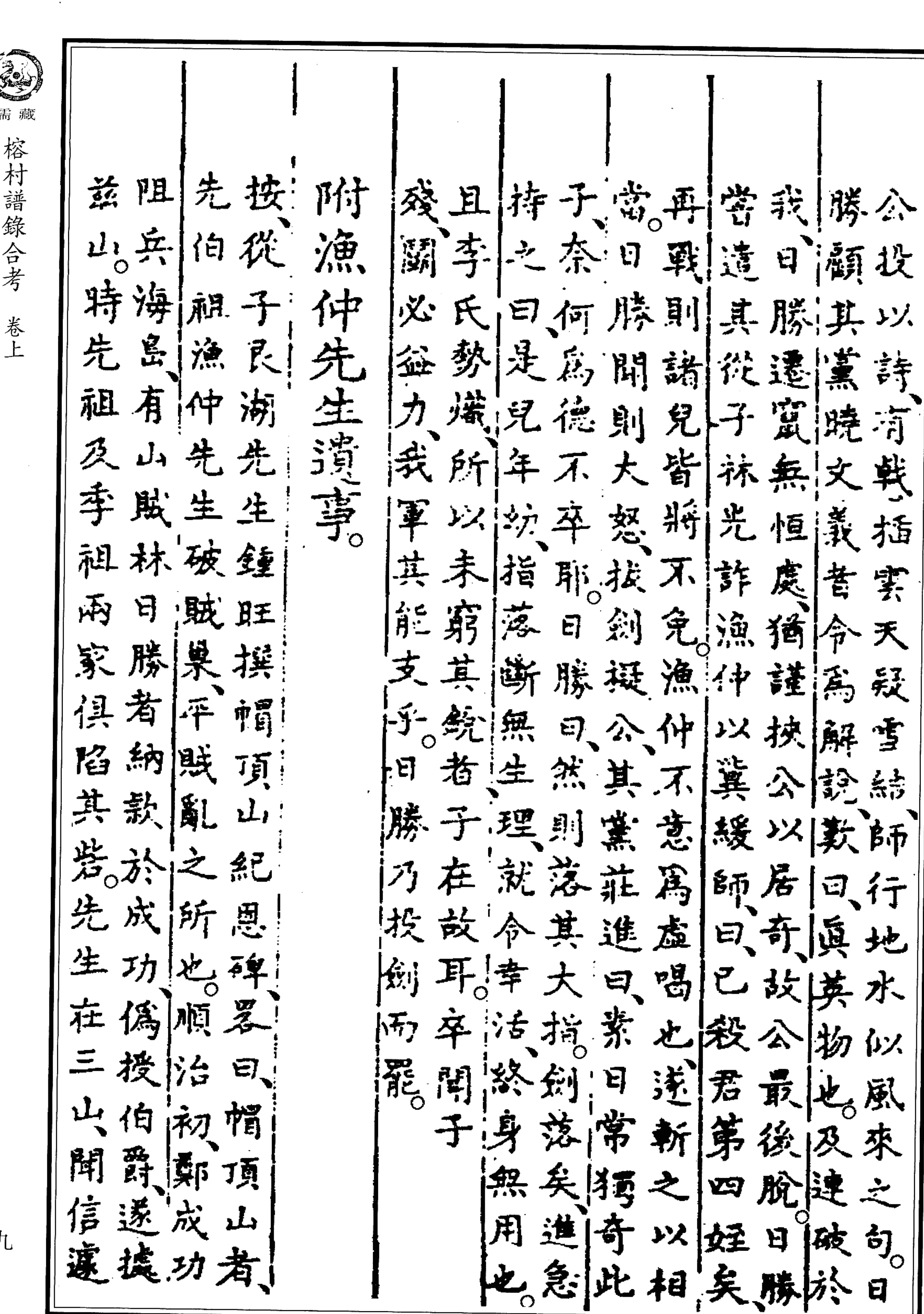
十二年乙未、年十四。夏六月、陷於賊。

按年譜、時鼎革未幾、鄭氏假託殘明、沿海爲寇。山賊林日勝乘亂竊發、結黨仇寇、穴巖嶮間、四出侵掠、贈公偕弟西岡挈家避迹洋山山堡。適賊黨出掠別堡、西岡捕之、賊以爲憾。六月三日夜掩堡、盡刼老穉兒女十二人以去、獨贈公走脫。賊挾質索贖、公祖念次公財竭意懣、至十一月、竟以憂殞。於是仲父漁仲先生日燥闒難、奔歸、旣卒哭、赴減午食、期反弟若姪、共死生、爲辭自矢。見儲譜。典遂衰麻、跟從一僕、行百里、詣賊壁、以省弟姪、聲淚甚哀、引義慷慨。賊魁

亦感其誠，禮遣之。乞以財贖，要言而歸。

十三年丙申，年十五。秋七月癸丑，自賊拔歸。

按年譜，漁仲既輸贖，賊望難厭，詎無見還意，乃募鄉壯，先後破賊砦十數，舉家十二口以次拔歸。○按榕村文集，賊所踞山嶢巖不可上，其陰背九險絕，不爲防。仲父乃練家僮，并傭食者纔百人，涕泗與謀，衆皆曰，願死。丙申四月九日夜，犯大霧雨以登，先至二十八人耳。虞天已曉，即吹蠃直指魁帳。賊出不慮，又霧厚不辨衆寡，狼狽奔崩，投崖下者無算。出季父弟二人，餘猶繫他山。魁亦走脫，遂大徵合遠近部賊將萬餘人，晝夜攻奪故壘。仲父用百人者據其阻，日與之戰，以一當百，無不摧者。自夏涉秋，小大百餘鬬，賊散亡畧盡，十口次第拔歸。地與次弟兆徵實殿，七月七日也。○按年譜，公之陷賊也，舉止軒軒異常兒，時取賊兒書讀，日勝異之，每過堂下，必起立加敬。一日，日勝閱其衆，



公投以詩、有戰插雲天疑雪結、師行地水似風來之句。日勝顧其黨曉文義者令爲解說數曰、眞英物也。及連破於我、日勝遷竄無恒處、猶謹挾公以居奇、故公最後脫。日勝嘗遣其從子祿先詐漁仲以冀緩師、曰、已殺君第四姪矣、再戰則諸兒皆將不免。漁仲不意爲虛喝也、遂斬之以相當。日勝聞則大怒、拔劍擬公、其黨莊進曰、粲日常獨奇此子、柰何爲德不卒耶。日勝曰、然則落其大指。劍落矣、進急持之曰、是兒年幼、指落斷無生理、就令幸活、終身無用也。且李氏勢熾、所以未窮其銳者、子在故耳。卒聞子殘、闘必益力、我軍其能支乎。日勝乃投劍而罷。

附漁仲先生遺事。

按、從子艮湖先生鍾旺撰帽頂山紀恩碑、畧曰、帽頂山者、先伯祖漁仲先生破賊巢、平賊亂之所也。順治初、鄭成功阻兵海島、有山賊林日勝者納款於成功、僞授伯爵、遂據茲山。時先祖及季祖兩家俱陷其砦。先生在三山、聞信遽

歸、即登山、欲見日勝。遣出山下、遇勝從子與洙、勸先生必不可入、先生不從。而賊黨聞先生來、競勸日勝必不可出先生於山。俄而日勝出見、先生慷慨而言、涕泗交下、日勝亦感動。久之、乃曰、人皆勸我留汝、惟汝豪傑、敢入吾營。惟我豪傑、敢放汝出營。先生語既不合、遂歸。賊黨從後呼日勝曰、本爵獨不敢留此人耶。日勝悔、遣追之。其從子與洙已伺門壘前、即擁護已脫。先生歸、使辨士說日勝萬端、勝藐以力所必不能、先生已有襲奪取勝之心、未有以決。有僧銳峯明禪理、多智謀、與先生厚善。一日字先生曰、葆甫徒自苦此茫茫者、終何時了。先生曰、奈何。師乃言日勝巢中情形、并陳襲取之策、謂其徒悔曇能識山後路。先生乃陰納鄉衆、佯爲捕狸鼠者、從茲山背後削土級、使緣藤可登。先生遣鄉衆後、與銳師弈棋。適天大雨、鄉衆徑抵茲山石壁下、夜已盡三更、値天微明、約會、相覷纔二十八人耳。乃鳴螺大呼、賊從睡夢中狼倉奔保旁山別寨、家親奪歸者大半。後累與賊戰、悉摧其鋒、家親畢歸胥完。日勝窮蹙、



至漳歸誠、歷職至總兵官。其從子興沭後亦歸誠、以軍功歷建義將軍、授侯爵。按家傳、漁仲嘗語公曰、自先人以來、吾世甚樸、及吾而從事於學、上下百家、鏗鏘陶冶、亦或見古人庶幾焉。今汝等已能自通於時、吾爲藝祖矣。故其古作原委經傳、彌漫於嬴劉而得其肖、合若干卷、曰盤與備言。先生氣仁語溫、風度春容、雖臨金革倉卒、言動不異於常。暴慢之人、見先生者、莫不願悅慕效自少至老、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也。

十四年丁酉、年十六。受學於家庭。

按贈公墓誌、解難後、贈公出故書數簏、詮次指授趣庭提耳、祖宋而禰漢、先經而後史、用以端學術正趨向、礱磨鑢盪茹蘖食荼若干年。○按贈公家傳、先生教子必備熟諸經、溥及天文、地理、六韜、九章之言、悉俾瞭然於心口、而後出帖括授之。諸子非十五而上、不知有八股業也。○按文集書贈公遺帖後畧曰、鄭康成云、天不欺至誠者。先君子

平日多見怨於人，而蒙神諒，凡叩卜祈禱，及夢寐感通之事，鮮不應者。此事脫難後，先君子每每言之。是年丁酉八月朔，父又夢大父與同郡先正蔡虛齋先生合居，壁間語錄盈滿，記其語云：「寒暑非可意定，故隨時爲靜中功夫。」不可知爲何祥。然父生明季士習披猖之時，動以先儒詬病，乃獨多蓄程朱書，及同郡蔡、林諸公講說，諄諄數授諸子，精誠交通，蓋非偶然者。

十五年戊戌，年十七。

按年譜：贈公貧無宅舍，僦居於洋山碧中。是春病疝，大劇，每深夜，公輒陰啓碧標，長跪致禱。一夕，感異夢，若有告者曰：「尊人無恙，大期之疾在口，非疝也。」問其年，示以二指。自是贈公疾漸瘳。公嘗曰：「吾年十七，值秋熱，病痢幾殆，已愈，乃立志向學。」按行狀：時家計已大磬，益自刻苦，窮日夜，專心一力。嘗積月危坐，不就枕席。所講誦無旁雜，卓然

以前修自期、不徒追時好、務應舉之業而已。

十六年己亥、年十八。始講性命之學、纂性理一部。

按續語錄、明末閩中學者飲酒讀史、崇尚李卓吾書、舉國若狂。而先君篤好性理、嘗購買得一部内府板性理、喜若重寶、歸而督予讀之、遂開子孫讀書一派。○按年譜、公既厲志、首抽性理之編、每夜手錄數千言、晝則熟誦精思、窮極深微、遂毅然希蹤前哲。斂衣冠、謹坐起、非程朱不敢言。尊卑閒憚之、聞公來、則裸者衣、讙呶者息、因譟爲假道學。公聞之曰、夫假者外然而中不然也。若心知不可、勉厲自持、非可謂假。且特儒者疏節耳、何張皇及道學也。

徒歸舊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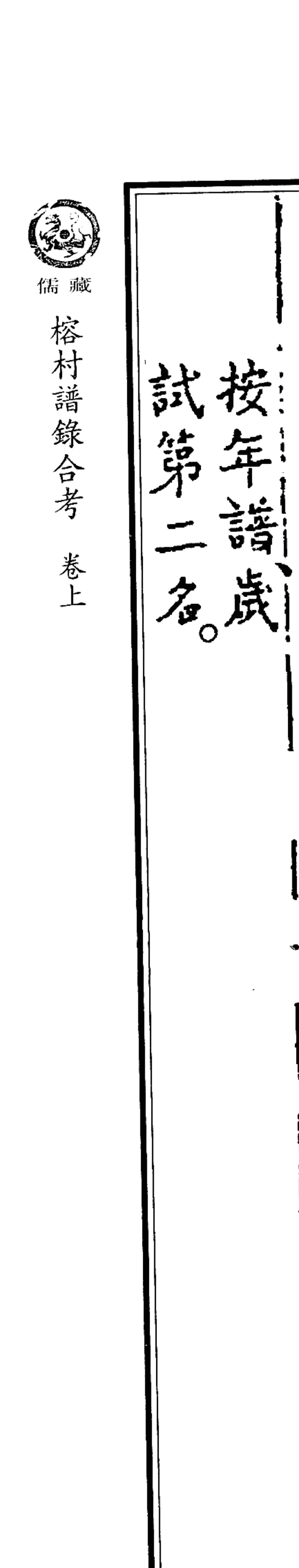
按賠公墓誌、解難後、一意教課、楗户三年。而公亦思出矣、筮易得震、公曰、知者觀其彖辭而思過半、士大夫亦有宗

廟社稷在焉。且先君子命之，曷敢忘。徙歸舊里，僦斗室以居。○馥按，贈公脱難後，家感德里之洪祐鄉，遺稿手札皆同。所云筮、欲筮歸湖里也。云棲户三年而公思出，疑脱難後三年方出山，計在是年上下，今附於此。僦居屋後贈公命名有本堂云。

娶夫人林氏。○按行狀，郡西貢生華捷公女。

十七年庚子，年十九。纂四書解一部。

十八年辛丑，年二十。補諸生。纂周易解一部。○按年譜，公嘗曰，吾年十八時，手纂性理一部。十九時，手纂四書一部。二十時，手纂周易一部。於諸家同異，條分縷析，



用爲熟研覃思之地、終身得力、此實根基。○因讀參同契、至千周燦彬彬、萬遍將可覩、曰此古人讀書法也。即用以讀參同、遂通其義、凡丹灶爐火之說、龍虎鉛汞之喻、皆近取諸身、儒者有取焉。又因龍虎悟龍馬之義。蓋公平生好易、實於參同有啓發之助云。

康熙元年壬寅、年二十一。讀書妙峯山。

按年譜、讀書妙峯山、讀太極通書相表裏圖。○馥按是山在本里碧翠巖之麓、公祖念次公及族祖心湖先生懋檜始開剏、迨後漁仲在明相繼建造山房、募僧住之、公偕諸昆讀書其中。

二年癸卯、年二十二。補廩膳生。

按年譜、歲試第二名。

冬十一月，冢子鍾倫生。

三年甲辰，年二十三。

四年乙巳，年二十四，始注洪範。

按年譜，疑蔡傳與洛書不相應，乃以三區之，以九列之，其說與西山真氏合，而倍加精當。○馥按：年譜此條附甲辰年，今檢公康熙甲子春自批再訂洪範說篇端云：乙巳年有洪範說一本，集說一本，越二十年始更定。今謹照所批年分移入。

輯曆象要義。

按年譜，初讀易，至大衍一段，諸家多以曆法推論，欲檢勘言曆諸書，而家僅有史記、類年、借貸，稍稍摭集。至是乃纂

諸家之要及他書論之合者、末附以歷論八篇、備一家言。

著卜書補義。

是歲、家廟重建成。

按漁仲撰祖祠記畧曰、崇禎丙午、湖祠毀劉、先子念次公協謀於平甫、首事修工。順治丙戌秋、爲漳賊盧賜所燬。及丁戊、郡城有易子析骸之慘、郡祠又蕩然。自兩祠之圮、先子痛激、日宏鼎興之謀、兵燹不寧、經始未卜、而年弗待矣。至乙巳、叔弟賴甫倡議重建、即於是歲成中堂、奉主安焉。公紀有家廟祭享禮畧並敘、贈公修宗禮述志詩、具載集中。

五年丙午、年二十五。夏、始明律呂之學。

按年譜、初讀性理大全、惟律呂新書遽難曉了、乃入山齋日夜推研、勘極則隱几、未嘗就榻。閱半月、以事暫輟、已而又然。及是歲大比、復舍帖括、專勤益倍、浹月遂明其學。○按續語錄、公嘗言、自廿一至廿五、看陸王之書及諸難書。○

秋八月、舉福建鄉貢。○

按年譜、主考吳公國對、王公汝斐、同考王公三薦。吳公戊戌及第第三人、有知人之鑒。是冬、公與同榜吳君會芳偕計、道遇吳公、通謁、吳公曰、吳君已得兒否。對曰、未也。吳公蹙然曰、君相非壽、善自愛。因指公曰、李君精魄內凝、神餘於形、此大器也。君宜以爲楷。逮庚戌、吳君復與公偕第、竟歿京師。吳君爲人多可紀、集中有其狀。○

六年丁未、年二十六。春二月、仲子鍾脩生。○

以所作時文就正王耻古先生命兵。○



按榕村語錄、某初次會試、將所作時文就正於鄉前輩王命岳耻古、就中一篇批云、骨節尚大。某請此批是優是劣、答云、骨節大、不得脈絡一線、謂之單微、無麗然而大之狀、知道單微便密緻、粗大不是好消息。○按文集序王耻古文集畧曰、地丙午鄉薦、謁先生於京師。時先生投閑已久、然傷時論事、感切動人。民生疾苦、有所聞見、雖身無言責、必遍謁卿貳臺諫、激以大義。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至死而不忘也。時以策論課士、先生私發策試余、惓惓以強藩悍將、世及爲憂、官貪民怨、釀成揭竿爲患。及甲寅之變、距先生之殁、且七年、所在用兵、卒如先生料。予是以嘆先生憂國之誠、經事之智、其所籌畫藴抱、鬱而未施者多矣。

七年戊申、年二十七。夏五月、季子鍾佐生。

是歲、讀書郡城紫雲寺之西齋、訂禮記纂編。

按文集爲序畧曰、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禮記究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予嘗讀斯篇、若其繁且亂、記識之難熟、講貫之弗理也、爲之約而序之、溫習之便云爾。○馥按、公自序末云、戊申年　月、書於紫雲寺之西齋。

八年己酉、年二十八。

九年庚戌、年二十九。春三月、登蔡啓僔榜進士。

按年譜、主考魏公裔介、直隸柏鄉人。龔公鼎孳、江南合肥人。田公逢吉、山西高平人。王公清、山東海豐人。同考衛公既齊、山西猗氏人。

夏四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按年譜、殿試時、大學士馮公溥得公卷、摩挲甚謹、曰、以是冤多士。已而他讀卷者吹求微疵、乃置二甲第二名。馮公既出、遇富公鴻基述其事。富公曰、余鄉也、是賅贍忠誠君子、質文無害、年尚少、天下才也。及選館職、有　旨試諭一道、公考第一、選庶吉士、習　國書。

十年辛亥、年三十。訪寧人顧氏炎武、聞音韻之學。

按語錄、某嘗以歷論質於猗氏衛先生、先生以示顧寧人、寧人曰、歷之是否吾不能知、論文字則元人之文也。某曰、以先生之博學、何謂不能知歷。寧人曰、吾於經史雖畧能記誦、其實都是零碎功夫。至律歷禮樂之類、整片稽考、便不耐心、此是大病、今悔之而已老矣。○按年譜、公因衛公既齊見於顧氏、顧氏與縱談點畫聲音古今訛異之原、公心識其說。至其答問自訟之語、公每舉爲讀書要訣云。

始交蔚州魏環溪先生象樞。

按年譜、魏公時爲左都御史、雅與公相重、閒日會讌、既久益歡。一日魏公退　朝、意甚悅、曰、乃者　命薦士、有董漢策者、嘗見笞於令長、范公承謨猥以其人應　詔、今日科臣甯爾講彈之是也。公曰、令長白黑不分久矣、士之蒙汙、豈可概量。假令以枉法受賕之官、而笞不畏彊禦之人、此其過在笞者乎、在受笞者乎。縱使年少不謹、率德改行、亦不當咎其既往。且

上春秋方富、求治日新、首開薦舉之門、可爲復古之漸。抑過其端、愚未覩其便。魏公爲之嗟服。

十一年壬子、年三十一。春、進河洛圖說。

按年譜、諸翰林承　旨各進所學、公進是編、大旨謂天地之著作在圖書、聖人之著作在易範。河圖顯陰陽二氣、主



於流行、流行則變化不窮、而屈伸往來因乎時。洛書備三才、主於定位、定位則一成不易、而範圍參贊存乎道。伏羲作易、盡二氣之變也、故自二以極於八而卦成、不用五十以爲之本。神禹敍範、備三才之道也、故自三以究於九而疇備。獨重中五、以建其歸。與舊說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八卦、九章相爲經緯者異。詳見集中易範諸書。

秋九月、散館、考第一、改授編修。

按年譜、衛公既齊精於韻學、公日與之游、以與顧氏之說相參證、故於習　國書獨能易人所難、探討其條理、而心融貫之。比散館、遂冠等倫。逮晚年、所著韻箋及音論等篇大抵皆闡明顧說、至以收聲釐韻部、以五聲切衆音、則補顧氏所未發、得於
國書者爲多。

十二年癸丑、年三十二。春、充會試同考官。

按年譜、取中唐四表等九人。

夏五月、以省親丐假。

按魏環溪送公詩曰、太史起閩海、妙姿稱殊尤。行年未三十、志追濂洛儔。會讀太極說、歷歷見源頭。退而返厥躬、千載適相侔。況復藉師資、所學獲所求。吾道久榛棘、頹靡良深憂。晨夕一靜對、衷衹獨貽羞。竚望登先岸、歸來佐

聖修。○按年譜、道聞尚可喜請撤藩　覲京、吳三桂、耿精忠繼之、廷議悉如其請。慨然曰、且久其有變乎。比至家、耿逆反形漸露。總督浙閩范公承謨者、忠義人也、公密貽以書、畧謂公不離肘腋、若變起倉卒、必爲所制、不如以閱操閩安爲名、整師出城、疾走洪塘、溯流而上、直駐延平、控其上遊、彼必不敢遽動、徐而圖之、其變可弭。范公得書、徘徊不能決、密報曰、所畫是也。吾自度不足以辦、吾義惟與此城共存亡耳。明年、三逆果皆叛、范公遂爲耿逆所囚、卒被害。



十三年甲寅年三十三。公赴省歸、避耿鄭二賊之亂、遯匿荒谷。

按續語錄、三月望日、耿精忠叛、時海賊僞鄭出汎漳泉間、耿逆與爲依傍、而泉之提督王進功以泉州應之、走福州計事、知府王者都亦從逆、遂以文書報公清官起兵、謂此人不出、必能貽害。耿逆即令來召、公遷延至福州、而入城之頃、耿已知之、即諭其傳事傳公至衙前、以起兵見責、公以練鄉兵、保護鄉里爲辭。不兩日、公家以贈公病劇走報、公彷徨造耿逆處、哀懇告歸、幸即見許。公徑回。後廿餘日、耿逆遣四騎持令箭來追、至半途、爲海兵所阻而返。時僞鄭與耿逆交惡、故耿逆兵不得前來也。○按年譜、耿逆叛後、公乃密就城守遊擊賴王謀結海澄公黄芳度據泉漳、達兵以擊耿逆後。於是遣僕張誥走漳州報海澄公、而叔父白軒先生日煋入永春、從弟賜卿先生光琅入安溪、陰

集衆以待事。會玉不密見殺，計不就。至六月，鄭經遣僞將吳東入據泉州，公乃奉兩親遯跡荒谷，合門野服深匿。有楊芳者，公熟識也，鄭經使來説公，前後三至，公以死拒之。○按續語錄，其時泉州府安溪縣皆爲僞官將，閩紳進士以上者無不驅而爲僞官，不獨官迫之而出，即鄉里奸猾亦皆以此挾制作威，諸耆老親戚皆憂懼不知所以，惟先君子立志不移。朝廷令日教忠之函，先大人眞當之有餘也。

十四年乙卯，年三十四。夏五月，上蠟丸疏。

按墓誌，五月，將上密本，公惟謀於叔父白軒，白軒托以責紙於汀州，從奴夏澤出汀州關。於將行數日，懼事洩禍重，日夕惟自言曰，須知禍不可以苟避。既上之，三日不下樓，不笑語，其氣甚肅。○按文集疏曰，臣自二賊搆亂，遁逃山谷，賊遣人延致，至於再三，臣抵死固拒，幸到於今，未汚清節，以辱　朝廷。然蹤跡孱危，尚未知能牢全腰領，以再瞻

天日與否。蟲蟻微命、無足言者、臣不敢自惜。獨至一隅安危、大勢所繫、敢冒萬死、蹈不測之禍、希徹

天聽。臣惟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今自二賊蹂躪、兵革不休、椎骨剝膚、民以大弊。此時官軍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置此一方、曠日持久、恐粵東、江右必生他變。然所謂急之之道、不可不審也。今聞逆方悉力於仙霞關、鄭賊亦併命於漳潮之界、獨汀州一道與贛州接壤之處、防備極踈。竊聞北來大兵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以臣愚度之、仙霞連浙江衢州等處、杉關連江西廣信等處、漳潮連惠州廣城等處。此三者、本地經制之兵堅壁深藏、虛張聲勢、自足以控制羈縻之。至汀贛一道、爲宜因賊防之踈、選精兵萬餘人、或七八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界。贛州至汀州數日耳、而汀州至福州、泉城來往非月餘不至。此二賊聞知、則大軍入閩久矣、所謂避實擊虛、迅霆不及掩耳之類也。此時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所在殘黎望大師

之來、正若時雨。苟出汀州小道、橫貫其中、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矣。臣乞密馳
詔旨、勅總兵官聞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臣今者雖已爲樊鳥湯雞、然葵藿之心、晞見太陽、尚冀幸於萬一、仰惟
聖明照亮。○按家傳、又爲札與少宗伯富公鴻基言、二賊交訌、勢必狡憤相戕、破滅非遠。乞大師入閩、禁屠戮以慰殘黎。疏及書旣具、蠟裹爲九、遣愿僕夏澤間道走京師、數月方得達、由富侍郎以奏。
上得蠟丸、手削出疏、動容嘉嘆者久之。

十五年丙辰、年三十五。

按續語錄、是時姚公啓聖隨和碩康親王平閩、爲福建布政使司。冬、耿、鄭敗約、自戰於汀州、邵武。
王師由仙霞入、躡北追奔二千餘里、至福州、耿逆降、諸州皆復。



是歲、編等韻便覽。

按年譜、公既通　國書及顧氏音學、至是玩心益熟、乃摘字之習用者、依等韻字母、編爲便覽。

十六年丁巳、年三十六。　諭旨命定閩將軍保護家門、以表忠貞。夏四月、特遷侍讀學士。

按年譜、二月、大師復泉州、遂復漳州、鄭賊恐遁。三月、公見和碩康親王於福州。四月、得　旨超授侍讀學士。大師入泉州時、因公前請禁屠戮、又　旨下主兵者、以公忠貞、令保護其家、故按堵愈於他郡。他郡猶頗不戢、失民心、公先幾憂之、語所知曰、吾懼時事之尚未輯寧也。○按續語錄、蠟丸奏通、大師入泉、云有　特旨、不可屠城、恐有李學士在內。兵入城、沿門呼索李學士、不可得。安溪令聞之、遂出白、李學士在縣之湖頭。學士尹泰卽令渠邀請。

秋九月，戒裝赴　闕。至福州，丁父惟念公憂，奔喪歸。

按年譜，閩亂時，贈公日夜憂苦，舌生皰。比亂平，猶不可愈。公察贈公神觀異常，且戊戌距今計二十年，心疑二指之夢，憂怖不敢違膝下。而贈公以　國知深厚，趣公入覲。公雖婉託百端，贈公素方嚴，大義質責。公不得已，奉命以行，甫達福州，卽聞訃，奔歸居喪，一如禮經。○按湯潛菴撰贈公家傳曰：當學士之奉命入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察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己老病故，於是外示嚴鍱，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瀕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家庭相勖，一然諾不敢宿，況　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甫行，而贈公以是月卒。

緝僅存稿。

按，漁仲撰僅存稿序畧曰：丁巳冬，諸孤擗踊之餘，得遺文五十餘首，彙付剞劂云。



十七年戊午、年三十七。春正月、葬考惟念公。

按年譜、墓在安溪崇善里谷口鄉、睹公所自營兆也。公遵遺命、旣虞而後卒哭。是時鄭經僞將劉國軒復寇海澄、圍之。

夏五月、滅白頭賊。

按年譜、國軒旣困海澄、而泉州白頭賊起。白頭賊者、姦人蔡寅假號殘明以詭衆、嘗驀入泉州西門、爲郡兵所逐、遁去。於是郡帥疑城西民通賊、將剿之。知晋江縣事沈君朝聘持不畫押、議未定。適公至郡、急謁郡帥、具言小民無辜、力贊沈君之議、乃止。未幾、寅黨益夥、逾二萬人、再圍安溪、勢張甚。公將興義旅、而苦無資以收衆、乃具啓丐糧於康親王。王度附里數村劉公科取。是時軍需浩繁、官方立爲大當之法、擇富戶輪日當直、無論費之繁省、差之多寡、一

切取辦於直日者之家、家立破釜。公計戶均賦免其輪直、每日戶不過數銖、差平而費省、數村畫類之、用是赴募者莫不歡忭效命、故能以農畊什伯之羸、於鴟張豕突之時與縣犄角、而人無懈貳。復牒示諸鄉曰、寅本永春賣漿家兒耳、吾已興兵剿捕、諸鄉愼勿以糧齎賊。若私自餉賊、是卽賊也、便當移兵先剪、以爲諸鄉戒。且分兵抄絕賊糧、別下牒招徠其黨、有殺降者死無赦。牒出之翌日、賊弁林啓卽以七百人降。公量留數十人、餘悉遣歸農。自啓降、賊黨日相猜忌、散走強半、賊勢頓衰。寅忿甚、悉衆迫公、尚六七千人。至盤嶺、公令叔弟心惟先生光垤率百人扼諸隘、賊不敢下。會夜雨大注、賊露宿經宵、火器濕不堪用。及晨、濃霧迷漫、賊俯望公鄉叢樹烟林、皆成兵象、遂遁去。公令心惟尾之、戒曰、度距賊里許卽駐師、困獸猶鬭、勿迫也。賊日夜饑疲、不得休飽、甫七日、盡潰。寅走歸鄭氏、以瘟死。○按續語錄、妖人蔡寅聚海上殘卒入泉州、斬關而出、裹白巾、號白頭賊。初只有衆三千、爲安溪令李鈺所敗、恨之、從遂

至萬餘、蔓延漳泉閒。春閒再圍安溪、城幾破。先李令未被賊圍時、曾遣家人持銀約三百金往省饋送、爲賊兵所阻、不能達。回安溪、又爲白頭賊所阻、因繞道至公家求救。公卽以此爲名募土兵之用。後賊既平、無餉養兵、遂欲散遣。時張公羲山仲舉爲泉州守、曰、勿散也、他賊正多、仰老先生爲干城、請以餉接濟、且得遷延秋閒。

六月、海寇劉國軒兵圍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公分使乞師。

按續語錄、海寇劉國軒圍海澄八十餘日、城破、還兵圍泉州、諸縣皆不守。安溪父老白李令曰、如山賊來、雖數萬、敢爲公保守。倘海兵三人至、余輩亦不敢與抗。李令大懼、卽率千總一人收拾庫銀二三千、乘夜逃至余家、勸余走。余曰、諸君可走、余不能也、有老母、兄弟、妻子在、將安之。余與此鄉俱碎決矣。余問令將何之、曰、余徑走京師見老母一

面、雖就死無恨。余曰、君既自分一死、死法與死事孰榮、盡焉此共事乎。鈺卽蹶然曰、爲當從公效命。攜出庫銀犒餉、卽取千金團練鄉兵。海上竟以劉國軒弟國昌爲安溪令。國軒用侍生帖來、字大如盌、招降。國昌亦娓娓千言。余復書畧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斯非諸公父母之邦乎、何蹂躪之至於此極也。倘將來悔禍、不侫尚能令賞君臣服其構尋、賓於王家。目下何必相迫乎。且吾所以軍霸上者、備他盜耳。國軒得書、與其黨傳誦嘆服。○又按續語錄、時康親王師駐福州、寧海將軍喇公哈達師駐漳州、賊斷萬安橋以隔絕福州之師、斷江東橋以隔絕漳州之師、南北救援不能至。公密籌所以濟大師者、於是俾叔父白軒爲走福州求援、別使僧人檀機乞師於漳、各偵間道綿谷中樵徑、墮山支橋、以導之入。親王令諭助餉銀一千、文武官劄付二十張、文官自同知以下、武官自副將以下皆許塡給、有

功卽題授。

秋八月、導巡撫吳公興祚、寧海將軍喇公哈達之師由山道並進、遂解泉州圍、屬縣悉平。

按年譜、白軒乞師於親王、於是巡撫吳公興祚提兵南下、公復分遣母弟心惟及從弟賜卿由北道率鄉旅導吳公之師於仙遊、從兄萊菴先生光斗、表弟吳慨觀由西道率鄉旅導喇公之師於漳平。心惟至白鴿嶺、爲賊據、與戰未能勝、馳名練總王丁班以炕手夾擊之、賊散走、嶺道始通。八月戊子、吳公師出永春、先走泉州、以俟喇公。辛卯、喇公師出安溪、翌旦將行、公復爲策曰、賊久斃堅圍、我師踰深山、入死地、賊將頗知兵、宜不敢交鋒。公休士三日俟之、賊且遁。國軒既見吳公壘、又聞喇公軍且至、果以甲午退走廈門、於是城邑以次悉復。親王下諭曰、入閩皆處危地、若非學士中流一砥、幾於事不可問、即當錄實以聞。而喇公以情請曰、某戴罪圖功、今雖因公幸成事、然功微未足以

自贖。公若義肯相脫者、盡以爲某功、則某可以釋罪矣。公曰、凡所以得保鄉族者、將軍退賊之賜也、某何功之有。是役也、凡公遣衆糾兵、奮力效命諸士旅、皆未備聞於　朝。○按續語録、先時泉州被圍、已絕糧、危困甚。公已分道請師、而患城中不支、倘兵未至而破、無及矣、乃謀之李治渠、遂薦二人、能没水行、府城臨河、潛從水關入、語之曰、勉守城、已請救矣。救未至、守者報愈急。公得寧海將軍清書、用印三劄、復潛示城中。時張義山知府事、亦識公手蹟、合城歡呼、守益堅。數日、大兵果至、賊倉皇遁去。其所用没水二人、一名董升、一名翁已、乃鄉里中劇賊之渠魁。○按年譜、有李治者、少出入戎閒、知兵事、初識贈公、即能寫誠相委託。嗣爲泉州城守營千總、屬賴玉。玉之與公謀據泉漳也、治與其議、玉敗、乃依公。及公糾族捕賊、肅伍籍、厲器械、甚得其力用。國軒聞、乃遣一吳姓者、公婭也、託爲私行訪公、挾書招治、治不爲動。時國軒有黠弁某、號普闕、駐安溪、公使治詐爲復書、故作畔援語、因吳姓以貽弁、吳姓獻之國



軒。國軒見即生疑、各弁擯之、由是賊黨之駐安溪者皆氣奪。及大兵至泉、圍解、左右襄毗、治與有勞焉。○按、寧海將軍喇公書曰、寧海將軍喇致書于侍讀學士李閣下、近者海逆圍困泉州、不佞提師援剿、不能即至。蓋因長泰、江東橋俱爲逆賊所踞、官兵艱於前進、不佞日夜焦思、尋覓閑道。幸尊使至、詢得有漳平、安溪小路可行、不佞即於初三日親率滿漢大師自漳平起行、初七日已抵坂場。惟是山路險峻、弗獲縱轡長驅、剋期聆教爲悵也。今大師進止、必得親信之人導引、方見妥。希祈閣下俯賜裁酌、或令貴親中有熟識道路者前來漳平接引、或另委親信之人前來。但據尊使有云、漳平至安溪湖頭一帶大水衝壞道路、馬匹難行、幷祈閣下或可着令沿途鄉壯修平道路、以便兵馬坦行、何莫非閣下爲 國急公之盛心哉。泉郡近來情形、幷禁旅今到何處、閣下必有採聞、統乞示知爲禱。營次草濱、不備不莊、尤冀亮原。又曰、初七日寸柬奉瀆、想荷台照矣。今大師已抵黃與、十四可到漳平。所云湖頭一帶

修路、未卜可會遣人舉行否。希所再爲督催、以應師行爲禱。外有要緊密文與泉州楊副都統、特藉閣下鼎力嵩差的人送進城內投收、候取回文繳報、至切至仰。泉城內情形、希囑差人探實、并乞示知是望。○按延撫吳公書曰自奉前翰、節力圖所以援泉。急着未得、旦晚疾馳、正深睇望。承示密數、并晤令叔、得聲彼中種種、不勝欣慰。知需餉甚殷、此行師刻不容緩者、恐齋往不便、特令大田縣就近發[illegible]之數。應用義旅、多多益善。惟老年臺極力糾舉、勝養之謀、弟亦自當力贊也。先此勒復、不盡之言、統藉令叔面佈、淵察不盡。

招撫紀朝佐等諸夥黨。

按年譜、方國軒之拔猖也、村谷年少多有不得已鳩集夥黨、與呼號爲聲應者。至是、以形迹懷疑、蜂蟻屯聚、無所投命。羣帥見公威信大著、託以招撫。公乃牒示以堅明約束、又散遣鄉旅邀制之。不數旬、朝佐等相率款服、村谷廓然。



胥靖焉。

冬十一月，特遷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按年譜，鎮東將軍喇哈達疏言，海賊斷江東橋等處阻截援兵。泉州守制在籍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光地遣人至臣軍中，爲大兵鄉導，由漳平縣朝天嶺小路入安溪縣。李光地復遣人修通險道，接濟軍需，又躬迎大兵。文臣爲國盡勞，請加議敘。得旨，李光地當閩地變亂之初，不肯從逆，具疏密陳機宜，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險隘，治浮橋，饋食物，餉軍卒，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衆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著從優授爲内閣學士。

十八年己未，年三十八。春三月，以服未闋，表辭，不許。

按年譜、公以衰服即戎、古有權制。若服中拜職、非禮所宜、具疏力辭、囑叔父白軒先生日煋代爲齎奏。上不許、仍命大學士名日煋至內閣、備問沿海情形。白軒因條奏機宜五事。

夏、修宗譜。

按年譜既竣、序之畧曰、余家宗禮有古之遺者四、執圭者或以宗、或以爵、或以年德、然祝嘏之辭則宗子先焉。蓋亦猶宗法之權也。有違者則以其秩祭、無違者則以祖田備士禮焉。蓋亦猶世祿之變也。廟奉遠祖、不附近親、然有貴者、賢者、有勳勞於祖宗者、則升配食焉。蓋亦猶宗有德者之道也。先是、祭止於春秋。先君子攷諸伊川家廟、以冬至祭初祖、元日祭先祖、法而修之、以合氣始形始之義。蓋亦猶古今祭禮之衷也。若譜之設、所以濟宗之窮。吾家之譜、其善亦有三焉、本以宗法而聯之、所以長長也。標其爵命而榮之、所以貴貴也。繫之傳記而彰之、所以賢賢也。夫是

以入廟者、觀譜者識長長之義則知所以尊祖焉。識貴貴之義則知所以尊王焉。識賢賢之義則知所以尊聖焉。夫能尊祖、尊王、尊聖、而其材不蕃家不大者、未之前聞。○是時公尚未有居室、僦住於孫氏堡中。因攷伊川程子禮、謂人皆宜祭四親、乃就堡中隙地架數楹、設四親主祀之。後營居室、始移主於廳堂、旦暮必謁、朔望則參、歲修祀事、一如程子禮。逮後官遊、亦就官署設牌、列書四親位、禮事如居家時。○按語錄、祭有大宗、大宗之難在宗子。宗子而有祿位則善矣、宗子而無祿位、無祿則不祭。如是而主祭猶用宗子則犯分、不用宗子則廢古、如之何則可。先君子斟酌最當、主鬯者必用有祿位之人、祝文則並列主祭其宗子某直祀其。主鬯者居中、宗子直祀居旁、但視年輩行齒爲前卻。又文集有明時宗中先達率於大宗祠祭春秋、先君子增以長至、元旦、實與伊川論合。然春秋如舊、有其舉之、未敢廢也。

十九年庚申、年三十九。春二月、服闋、奉母太夫人赴　闕。

按年譜、公將行時、適提督萬公正色規取廈門。廈門者、與同安隔海相距、僅數十里。臺灣入寇泉漳、必由之道也。鄭氏再世據之、守以重兵、伺釁爲患。萬公將發、衆皆虞其不利。公獨以爲必克、贊白軒從之以往。既捷、白軒以功加左都督、後授邵武副將、調安平副將、遷至湖廣永州總兵官。

秋七月、至京、額外補內閣學士。

按年譜、入對慰勞優渥、辭用甚至。時學士員備、特命額外補職。

閏八月、進易論、大司樂釋義及讀書筆錄等編。

按年譜、公之初歸也、念將以養親餘暇、稽古求志、而游遭閩亂、始則以身致命、繼乃以一旅成功。雖巢卵業岌之

中、而意氣安閒。出飭戎備。入披卷軸、所著有易論等編。至是承問及之、遂繕寫以進。蓋公自蒙難正志、過荷　國知、及入　覲、仰見

天子神武應期、典學思治、遂慨然將推所得、贊太平之基。○按文集序進讀書筆錄畧曰、康熙十有九年閏八月之五日、

皇上退朝、御乾清門、顧問臣光地家居所作文字若干。臣不勝惶懼、歸而收拾舊業、大抵皆經生家言、不足以塵乙夜之覽、又不敢以虛　清問、謹以讀書筆錄數十條及論說序記之關於學者十篇、繕寫爲一卷進呈、而恭爲之序曰、臣惟學之於天下大矣。自古未有言學者、言之自殷高宗與傅說始。彼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斂遜志、與夫斅學之相半、終始之克念、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皆自後世聽明才智之士所不屑留意於其間者。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將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關于治道有如此。蓋古今之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

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自娱、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源、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之所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此。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源、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又序易論畧曰、臣又觀夫序卦、雜卦、皆以未濟終篇、非欲其終於未濟也、謂夫雖當已濟之時、而常存未濟之心、此則所謂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言以蔽之、終日乾乾是也。伏惟

皇上垂意焉。又序大司樂釋義畧曰、今四海靡靡、風聲頹敝、等威無辨、而奢僭不可止、聯屬無法、而鬭爭不可禁。奢僭者犯上之階也、鬭爭者作亂之本也。由此言之、辨上下以定其志、敎親愛以導其和、此誠禮樂之實之意、其講之豈可一日緩哉。

二十年辛酉年四十。秋七月、薦内大臣伯施琅平海。

按續語錄、辛酉二月、爲施將軍求叙其長子施齊功、言施齊在海中、欲爲内應降我　朝、爲賊所殺。

上問曰、施齊果以内附爲海上殺耶。奏曰、施琅既來、琅海上所畏也、恐我　朝用之、故彼用其子以生我疑、不用其父耳。施齊後得便來降、復爲海上所得、知其必不能一心、故殺之。

上又問曰、施琅果有甚本領否。奏曰、琅幼在行閒、經歷得多、又海上路熟、賊甚畏之。

上點首而已。後恰值總督姚公啓聖、提督萬公正色及將軍喇公哈達皆爭言海賊可平、至五月而盡來。上本言海寇不可平、七月忽一日啓奏完、

上獨留子及北門在　殿上、問曰、海賊可招安否。奏曰、不能。

上問何故、曰、彼恃海上風濤之險、一聞招安、他便議不削髮、不登岸、不稱臣、不納貢、約爲兄弟之國、豈有　國家如此盛

大、肯與爲兄弟之理。明珠嘗曰現住在那裏、一年便知其至呆至狡之狀、明亦奏云果然是如此。

上問曰、然則此時可用兵否。奏曰、聞鄭經死、其軍師陳永華亦死、此其時已三世爲將、道家所忌、渠已三世爲賊矣。但向日滿州兵不習水戰、上舡便暈、却去不得。必須南兵習于舟楫、知其形勢、乃可用。

上問、汝胸中有相識人可任爲將者否。奏曰、命將大事、

皇上聖明神武、臣何敢與。

上敦問再三、奏曰、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數日後酌妥覆旨。

上曰、很是。後數日、

上使明公來問、余曰、都難信及、但計量起來還是施琅。他是海上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海上情形、其人還有謀畧、甚爲海

上所畏。

上遂用之。

是歲、著朱子學的。後改名尊朱要旨。

按續語錄、初在館時、德子謂徐善長纔住講四書、易經也、就向來所見與之講、而被善長在道理上駁問一二處、覺自不是。遂思索二三月、作學的示之。○馥按此條、年譜謂者是編質之湯潛菴。考續語錄乃爲德、徐二公而作、故並錄之。

二十一年壬戌、年四十一。夏五月、疏乞送母還里、許之。

校年譜、公備蒙　恩知、嚮用甚篤、當軸及躁進者漸生嫌忌、而公閉戶介立、莫之知也。先是、癸丑分考時、公偶於禮記房檢得一卷、大加咨賞、力贊其同考呈薦之、主司定爲第一。榜發、乃吳下韓公菼也、故韓公于公有知己之契。及是韓公亦爲內閣學士、與公聯職。一夕同直政府、促坐庭中、乃具報公以諸嫌忌者寖相媒孽狀、而母太夫人亦以不服水土思歸、公于是具疏陳丐。

上見疏、意不欲其去。有重公者代爲奏曰、將母歸里、固人子私

上情。然施琅出師在即、歸參其畫、亦大有裨于　國事。

上乃喜、許之。當是時八閩疊經兵革、官困于供億、人凋于重斂、武夫悍卒競爲陸梁、罝罘之設、所在皆是、而沿海之民又困通海之嫌、迫令遷入內地、流移滿途、千里爲墟。至蠹吏鄉豪、爭以朴愿爲魚肉、而躬刀俎之。叢弊蝟生、百邑皆敝。公既歸、值總督姚公啓聖虛心諮訪、于時所宜興革者朝聞夕行、不數月、民困更蘇。姚公又以臺灣未靖、廣設方畧、招其黨羽投誠之人、賞賚至渥、由是來者日衆、賊勢益衰。然坐是所費不貲。故姚公身歿之後、所虧帑金以百萬計。值公還　朝、爲陳其勞勩、指述其耗費本末、荷

上隆恩、概予放免焉。

二十二年癸亥、年四十二。公在籍赴省、與施琅論出師事。

秋七月、臺灣平。

按續語錄、施公奉命平海、壬戌一年、駐兵未動、因與姚總督議論不合、相持至癸亥年。予給假在家、適赴省歸、邂逅公旅店中。時雨甚稍憩、余曰、公出師在此月、然衆皆言南風不利、公必犯之、何也。公曰、此賈豎之言也。夫北風日夜猛、夜則更甚。自此至澎湖、島嶼悉賊踞、到彼未能一戰奪之、舟無泊處、坐與行殊、風浪漂泊、軍不能合也、將何以戰。惟夏至前後二十餘日、風微夜靜、海水平如練、可以拋舟泊洋、聚而觀釁、舉之必矣。然節候月離、旬日間當有颶風、亦偶間歲不起、此則天意、非人慮所及。又賊將劉國軒者爲彼魁傑、設以他將守澎湖、雖敗未服、必用再戰、如守澎湖者劉、或死或敗、則勢盡膽喪矣、臺灣可不戰而下。余喜曰、寇平矣。公笑曰、何相信也。余曰、聞爲將者必識天時利害、地理向背、較將之智力、公兼之矣、能無平乎。公以六月十四日舟發銅山、十六日至澎湖、二十二日克勝、果在七日之中。戰之日、東南角微雲起、劉方調遣拒敵、望見喜甚。須臾、雷聲殷殷動、劉推翻食案、嘆曰、天命矣。海行占風

者，以雲起爲風兆，聞雷則散云。劉敗後，乘小舟走至臺灣，憂沮無復戰意。至七月二十七日，僞藩鄭克塽率衆納土歸誠。是歲，仲子鍾倚卒。

二十三年甲子，年四十三。定小宗廟祭禮畧、五祀禮畧。

按年譜，文具載集中。

重修郡西祖祠告成。

馥按，明代吾家仕宦者多住郡城，城西祠堂舊爲奉常心湖自創，鼎革後祠亦蕩然，贈公承先志，建造湖祠甫就，曰：「吾未有室家，祖事畢，然後敢以治私。」吾其將經理於郡，遂率族人僉舉其事。役始於康熙癸丑之春，交夏底乃犢而郡祠又成。此見漁仲祖祠記。迨乙丑正月，公與仲弟訒菴先生鼎徵札畧曰：「郫卿經營郡西祖祠已就，除夕爲文告



成於惟念府君，亦此回一喜。蓋是祠癸丑已竣工，意甲寅、乙卯間兵戈之擾，至是復修葺爾。

樂書纂成。

按年譜，凡八篇，一曰樂教，古者學校之中，四術造士，而樂爲尤重。故虞之典樂，夏殷之樂正，周之大司樂，皆學職也，而以樂名。以此知樂所以教，非徒爲祭享朝聘之用也。二曰樂用，凡郊廟、朝會、燕饗以及方田、蜡祭各有儀節。三曰樂章，如燕射歌鹿鳴、四牡、皇華，兩君相見歌文王、大明、綿之類。四曰樂聲，聲有五，通曲而名之爲調，逐字而奏之爲聲。五曰樂律，詳律管之分數。六曰樂器，載金石絲竹之類之制度。七曰樂舞，舞已失傳，就可攷者論而存之。八曰樂理，統論同和之精者也。後乙酉保定官署火燬，不傳。

倡修蔡文莊公祠。

按文集撰重修祠引畧曰、吾閩僻在天末、然自朱子以來、道學之正、爲海內宗。明化治閒、虛齋先生崛起溫陵、首以窮經析理爲事、非孔孟之書不讀、非程朱之說不講。其於傳註也、句談而字議、務得朱子當日所以發明之精意。蓋有勉齋、北溪諸君子得之口授而訛誤者、而先生是許是訂、故前輩遵巖王氏謂自明興以來、盡心於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自時厥後、紫峰陳先生、次崖林先生、淨峯張先生、皆以里閈後進受業私淑、泉州經學遂蔚然成一家言。時則姚江之學大行於東南、而閩士莫之遵、其掛陽明弟子之錄者、閩無一焉。此以知吾閩學者守師說、踐規矩、而非虛聲浮談之所能奪。然非虛齋先生其孰開之哉。今經學久晦、士大夫好尚趨向、靡而不純、浮華之徒轉相夸毗、獨至蒙引、存疑、淺說、通典諸書、則行於海內、家習而人尚之、翕如也。故嘗以爲吾閩之學、獨得漢儒遺意、明章句、謹訓詁、專門授業、終身不背其師言者、漢儒之學也。師心任智、滅裂鹵莽者、近代之學也。是二者孰古孰今、

孰淳孰薄、後之君子必有辨之者。自鼎革至今、吾閩苦于兵亂、學士咿唔、僅以應舉、先正淵源之學荒焉。地竊不自量、方將以山林餘暇、與同志之士誦鄉先生之遺書、蹈前修之典型、庶幾邪與卒章之志。同官莊子素思適以書來、厚相諄勖、嘿有感於予心、三復之餘、慨然永嘆。其後以蔡祠見燬告、且曰、願與子倡而新之。予宜弁數言以質士友。余惟斯文之運、無往不復。吾鄉積亂之後、必將復有嗣音者焉。紹續正學、如宋炎興、明化治時、然則表章先烈、使來者有所觀瞻、其事誠不可已。願與諸友勉之。

二十四年乙丑、年四十四。著文略內外編。

按續語錄、理學語錄、詩文皆以略名篇、蓋取於簡、又以寓謙遜之意。曰略有二義、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顏按、是編公曩年抄本、分為內外編。內編疑即理學略也。卷一載周、程、張、朱五子。卷二載董江都、王文中子、韓昌黎、邵康

節、眞西山五先生。卷三載陸文安、王文成二先生。迨後公刻榕村講授、大槩皆本是篇、惟朱子、陸子、眞西山三先生錄三兩篇登入、未若是編之多。是編蓋就文集選入者、中有節錄焉。至王文成公只選五六篇、榕村講授則不登入、此亦公之晚年定論也。公嘗言、語錄程、朱而外、有張橫渠、謝上蔡、李延平、陳潛室、眞西山、許魯齋八家。今家藏舊本只存明道、伊川、謝上蔡、眞西山、許魯齋五先生、皆公早年紫筆手訂者。至張子則講授中已選入朱子語錄則有四纂在、所謂其畧者、亦未見。若延平、潛室二先生、則底本皆逸無存矣。是編所纂年月雖不可尋、然考孫氏所錄語、自是公四十以前選訂者、今附於此。

禮學四際約言成。

按年譜、公嘗謂編禮者當以孔子所分冠、昏、喪、祭、射、鄉、朝、聘爲目、而入者止歸於四。蓋有冠、昏而夫婦別、有喪、祭而



父子親，有射鄉而長幼序，有朝聘而君臣嚴。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故曰四際也。又采小學儀節于首，附王政大法於後，合爲此書。後乙酉稿燬。

始構榕村書屋。

按年譜，地在孫氏堡之東北，有榕數株，蔭數十畝，故名。

按文集公自記畧曰，枝谿以爲滄曲折瀠數百頃，復入於谿，水勢依山，自戍隆窪。有榕生其上，舊爲風摧，橫卧澗中，折而復迴，翹然兩橋，可以通涉，扶疎遠望，亭亭然三也。村廣輪二百步。澗之南有方沼二，沼上爲亭，傍亭爲臺，皆就榕陰下臨潭澗，蒼巖遠岫，濯影清漪，水族微鱗，游泳可矚。樹陰深處，榛莽隱隆，周以垣戶，皆吾甥孫氏之所經始。其北月池引入澗流，有長廊疎牕，可以凭俯，蓋余所營也。余又即榕之遠陰砌爲石臺，與孫相望。又却而西北爲小山，山之高可四仞許，自吾軒而至者環徑軗邱，忘爲十畝焉。

余既與孫氏子樂此、而二三親串知厚相要角文其中、意在光時、職思用世、扶樹缺微、嗣音風雅、使榕村之名及後、諸子之志也。○顧按、此地爲閩山之麓、迤邐横亘、開沃平疇、廣輪數百步。公於康熙乙未假歸、改築書堂、面拱東甲諸峯。重構詩云、精心藏秘冊、餘事息微躬。是地方營構茲郊、正起我意營造之始、疑在甲寅以後、庚申以前。山海未靖之日也。今年譜附在是年、恐書堂搆在此時耳。雍正十三年乙卯、

世宗憲皇帝以公舊勳碩德、崇祀賢良祠。復　命有司祭於其鄉。時從兄清植以侍講假歸、乃即書堂舊址改建祠宇、奉公神主入廟、今爲榕村祠堂云。

同里孫思哉襄受業。

按、公寄仲弟詡菴京邸書略曰、倫、佐讀書榕村勤勵、倫即萊圃府君諱倫、佐即允亭府君諱佐。禮老亦共學有志、即孫思哉先生襄。傳英恂謹讀書、



此兒自是寡過。傳卽選堂府君諱。又於己巳年寄劻菴及萊園府君書畧曰、禮老已衰、然學者、認道理及看文字、見識俱覺日進、綂此罔息、孫家書種成矣、兒輩千萬勿懈。○按、季弟臯軒先生光坡序孫思哉文畧曰、孫君精通四術、沉潛奥旨。受業於榕村之門、師弟自爲知己、諸友莫敢望焉。○頤按、孫思哉屬公之甥、手錄有榕村語錄一本、疑在此時及己巳侍公京邸所記。其稿藏彼家數十年、頤於乾隆癸亥從季弟清泰處檢得、云得之其曾孫莊敬藏本。今已錄出、增入榕村續語錄中。

初營闢龍貴山成雲洞。

按、晉江蔡氏震升記成雲洞畧曰、從清溪泝流而上、可百餘里、溪源所出、水淺石頑、舟楫阻焉。翠巘蒼麓、環匝乎其外。炊烟人語、熙穰乎其中、地曰湖山。康熙七年、李厚菴先生登進士、授館職、湖山之名始重。十有三年、閩媾亂、先生

避亂山中不出。閩平、
天子嘉厥節、特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湖山之名益重。先生
以太夫人春秋高、無以爲晨夕歡、假歸、新其門閭、未竣、又
築別業曰榕村、多植果木、以奉太夫人。又置健走者遞海
鮮、晝夜行一百八十里、爲稱觥需。噫、先生忠且孝哉。先生
性寧謐、善易理、又有米癖、好蘊石。客言過溪五六里地名
龍吐氣、其石森森、皆麟龍狀、先生往觀之、嘎然曰、造物如
此匠心、吾生長於斯、顧未能一試攀躋、而爲樵夫牧豎消
受耶。乃出錢買山、粗築茅數椽、不求甚工、顏其額曰成雲
洞、取噓氣成雲意也。
天子綸綍兆來、驗起東山。先生其束裝行乎。洞中著書以獻、
聖明必有合也。嗣是湖山之名又以成雲洞而愈重。○馥按、公
構榕村甫竣工、有族子披尋荒榛、得此處泉石佳致、報公
開築、公於是買山鑿石、粗營精舍其中、名曰成雲洞、疑在
乙丑年。今照原譜附焉。至丙寅公即回　朝、壬申年先考
萊園府君重構之、有成雲洞草堂落成詩并和韻諸作、壁

閒題墨猶在。乙未公假歸，五月游洞，詩有云，巨靈云既許，福地自然與。禹蹟藏何極，遷書寄有承。意將結屋著書，以待來哲。乾隆癸酉春，清馥偕弟姪從元兄清藻，盤桓山曲，追念先公昔日披荒結茅，先考兄弟暨諸羣從侍席講業，憮然堂構猶缺，爰於是秋建築堂寢三楹，臘月迄功。甲戌春，奉安先公神主，額曰成雲洞書院云。

二十五年丙寅，年四十五。春三月，還 朝。

按年譜，母太夫人以受 國殊恩，義當陳力，述贈公本意，屢趣還 朝，公乃行。按，榕村續集，將行時示長兒鍾倫訓言十二目，一曰輸糧，二曰閒政，三曰鄉事，四曰讀書條目，五曰至親禮節，六曰當道交際，七曰親朋往來，八曰家中用度，九曰祖店稽查，十曰京信時通，十一曰委任常人，十二曰濫交雜耍切戒。餘詳集中。

秋七月，召對 乾清宮。

按公自記丙寅　陛見問對畧曰、七月二十日到京、

上命侍讀學士高士奇陪入　乾清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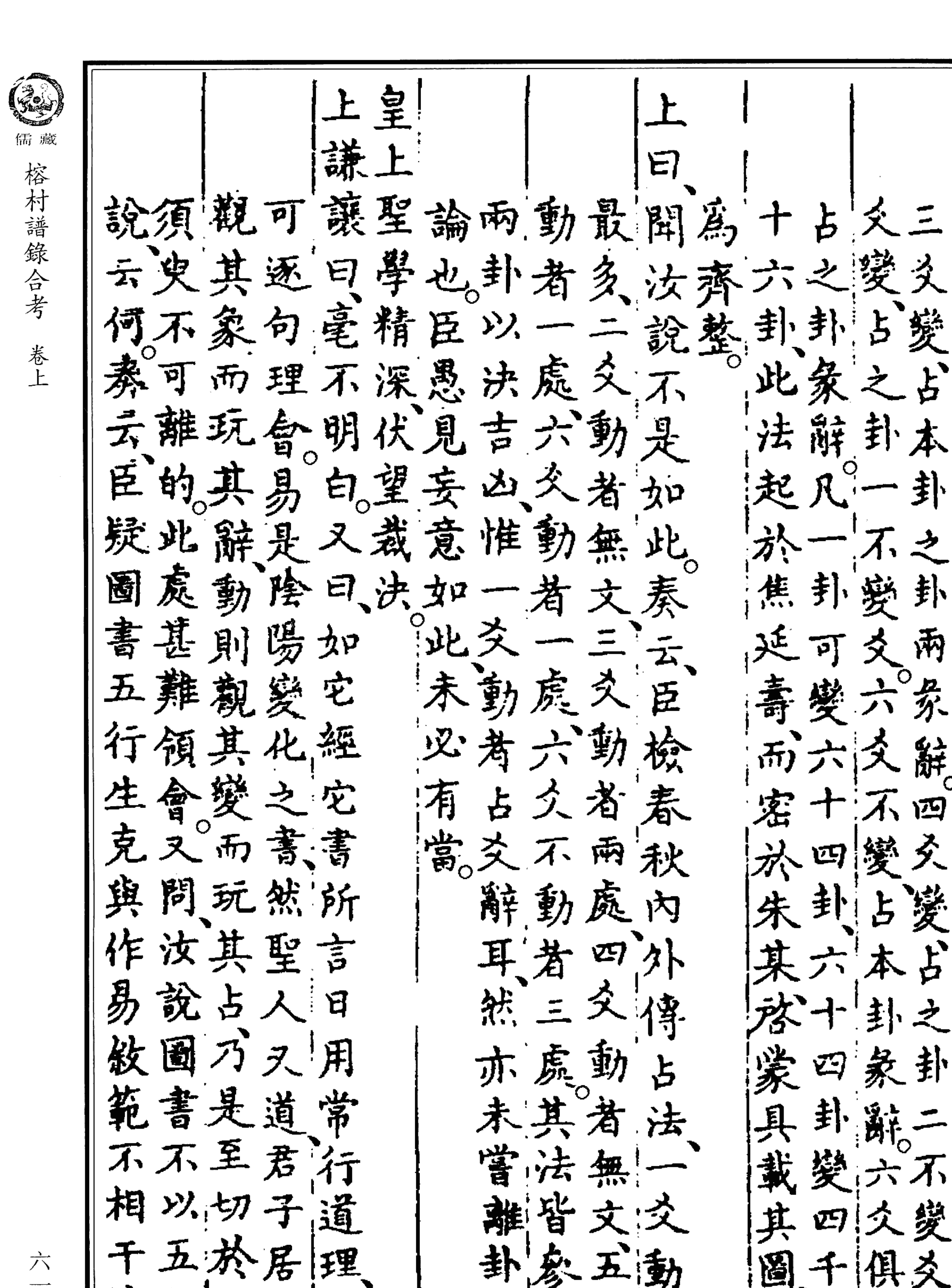
上問、途中水灾如何。奏云、臣到浦城遇大水、幾乎淹殺、親見異常水灾。福建建寧江西饒廣、浙江金衢等府、百姓田廬大半漂没。

上又問、汝在仙霞嶺下阻水幾日。奏云、住十餘天。又問、路上走了幾天、由水由陸。奏云、正因阻水、擔閣、又到杭州犯病、走不得旱路、總計四箇月纔到京。

上曰、聞汝易學好。奏曰、臣幼習此經、所得殊粗淺。年來閩中大亂、舊學荒廢。近蒙

恩回籍三載、然因臣母多病、晨昏左右、延醫服藥、總不得大用功夫、只恐連文義都忘記了。

上曰、卦變之說如何。奏云、易中卦變有兩說、一是因彖傳有剛柔往來上下等語、故朱某立爲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之變、皆自復姤而來、二陰二陽之變、皆自臨遯而來。今本義開首卦變圖是也。一是因揲蓍七八九六之變、所值卦爻之占各有凡例。一爻變占本卦變爻。二爻變占本卦二變爻



三爻變、占本卦之卦兩象辭。四爻變、占之卦二不變爻。五爻變、占之卦一不變爻。六爻不變、占本卦象辭。六爻俱變、占之卦象辭。凡一卦可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四千九十六卦、此法起於焦延壽、而宻於朱某啓蒙具載其圖、甚爲齊整。

上曰、開汝說不是如此。奏云、臣檢春秋內外傳占法、一爻動者最多、二爻動者無文、三爻動者兩處、四爻動者無文、五爻動者一處、六爻動者一處、六爻不動者三處。其法皆參論兩卦以決吉凶、惟一爻動者占爻辭耳、然亦未嘗離卦而論也。臣愚見妄意如此、未必有當。

皇上聖學精深、伏望裁決。

上謙讓曰、毫不明白。又曰、如宅經宅書所言日用常行道理、便可逐句理會。易是陰陽變化之書、然聖人又道、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乃是至切於人、須臾不可離的。此處甚難領會。又問、汝說圖書不以五行說、云何。奏云、臣疑圖書五行生克與作易敍範不相干涉、

故意河圖只是以奇偶顯出陰陽消息次第、故可則之以畫卦。至洛書配三才、亦非臣臆說。鮑雲龍、鄭世子皆嘗言之。蓋四正之數、自一而三、自三而九、自九而二十七、自二十七而八十一、以三數乘之、至於幾千萬億、只是箇一三九七。其四隅之數則逆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以二數乘之、至於幾千萬億、只是箇二四八六。其中間五數、則兩面乘除、俱遇他不着、惟以五自起數、五五便是二十五、五箇二十五便是一百二十五、五箇一百二十五便是六百二十五、亦至於幾千萬億零頭只是箇五數而已。十數不用、恰像如今算盤上底下滿了九箇、但上頭添了一箇、十在算法上原無位也。參天兩地而倚數、三數者爲天、兩數者爲地、參兩合成五數、便似人爲陰陽之合、兼體天地之全一般、故五數者爲人。

上首肯之。又奏曰、洪範分三才、臣少時曾見羅泌有此說、蓋以五行、五事、八政爲地、五紀、皇極、三德爲人、稽疑、庶徵、福極爲天。



上諭曰、此說未見的確。奏云、果然未見的確。但臣取其分配三才之意頗佳。蓋洛書既具三才之象、神禹嘿契其理於心、見得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人是箇天地之主、況人君首出庶物、尤爲人中之主、眞箇是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底。上以承天、下以統理人物。所以洪範把建皇極放在中間。如此說來、覺得於洛書義理相關、意味相入。

上又首肯、曰、如此說便有道理。

上又問圖書中無五行義。歷奏曰、言陰陽、則五行在其中矣。卽如一歲寒暑是陰陽、四時卽是五行。

上曰、然。所以道二五之精、五行一陰陽也。又曰、易中沒有道及五行。歷奏曰、惟後天卦位向來以五行爲說。但孔子解釋、獨有坤也者地也、坎者水也兩句近似五行、餘卦皆不以五行爲說。更以先天卦象求之、坎水、離火、巽木、坤土、此四卦是說得去的。艮爲山、乾爲金、震爲蒼筤竹、勉強附會、還說得去。兌之爲金、並無明文、恐自別有精義。易殆非五行之書也。

上點首曰、乾、天道也、單作金用於義未安。又奏曰、五行之書、古有卜法、備載其理。故洪範曰、卜五占用二。五卽五行、二卽陰陽。自孔子贊易後、筮書孤行。漢文帝繼大統時尚有大橫庚庚之兆、不知何時便湮滅了。

上又問、序卦之義如何。奏曰、卦序必有深意。但如序卦所言、頗有附會處。卽如需本爲待義、中閒偶有飲食之語、如何云需若飲食之道也。所以歐陽脩直說序卦非孔子之言。又如雜卦、更把序卦次第從頭顚倒一番、中閒亦必有箇意思、從來無人說得的確。萬歷年閒蕭良有有卦序圖、先帝時科臣王命岳有雜卦說、看來頗有意思、然亦多有附會穿鑿。

上曰、汝意云何。奏曰、易道精深、自孔子尚且假年以學、臣臆說、亦未必當也。

上又問、皇極經世、汝會看否。奏云、臣看的是蔡元定節要、在性理大全中底。然全書亦曾一見、大槩爭差不多、只是多却編年紀事而已。

上曰、其學如何。奏云、其經緯世數處、治亂興衰不知如何推算得準、此學失傳了。但自孔子後、伏羲先天畫卦次第無人說起。邵雍始唱言之、其功甚大、所以程朱兄弟極尊敬他、朱其亦不敢攻駁時。

上置本義在案前、又奏曰、本義當年次第是依古文分經二卷、傳十卷、今坊刻是依程其易傳次第、乃王弼舊本也。明初兼用程朱傳義、故以朱從程、散開本義附於易傳之下。今單刻本義不宜仍依此次。如乾象傳下注有云、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後凡言傳者做此。今經文並無傳字、注中何故有此解釋、弄得學者都不明白。蓋因當初本義立題有象上傳三字、此注便在此三字下故也。刻本見傳字無來歷、多把言傳者做此傳字改作象字。

上曰、我此間本不錯、仍舊是傳字。

上曰、古今言易、或理或數、有何定論。奏云、言數始於焦貢、京房、言理始於王弼。但王弼已中了老莊之說、故其學不純。六朝唐浮華相尚、未見有深於經學者。直至邵雍傳先天之

圖、立象畫意、其功極大。程頤易傳、義理醇正。朱某折衷二
家之學、理數俱極其歸、而易學始定于一。
上遂默然久之、乃問時事頗多、俱不錄。奏畢、仍　命士奇陪出、
在內書房少坐。
上復命小中官傳　旨云、易道精微、非片言可了。倘須再講幾
天、方得明白、可說與高士奇回奏。奏云、適纔
皇上垂問、皆易之大本大原、仰見
聖學深茂、微臣草野粗陋之學、恐無以贊助　高深也。士奇轉
奏畢、仍出。傳
聖旨云、歸寓舍、可將舊學溫尋、過幾時再　命汝講說易學之
外、倘有獨得之祕、俱可寫出進呈。又　命都察院陳廷敬、
禮部侍郎徐乾學、掌院學士張英及士奇等、汝等與李某
久、不相見、俱陪它在書房多坐一會、閒譚幾句。○按續語
錄、海上初平、時余到京、
上即問曰、如今臺灣已平、姚啓聖、施琅欲郡縣其地、汝來時曾
見之否。奏云、曾見、但議論與之不合。

上曰、如何不合。奏云、臺灣隔在大洋之外、聲息難通、小有事則不相救、使人冒不測之險、爲其地之官、亦殊不情。

上曰、然則棄之乎。奏云、應棄。

上曰、如何棄法。奏云、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納款通貢、即爲賀蘭有、亦聽之。賀蘭豈有大志、彼安其國久矣、事久生變、到彼時置之不顧、便失疆土、與之爭利、或將不得人、風濤不測、便爲損威。

上曰、目下如何。奏云、目下何妨、以

皇上之聲靈、幾十年可保無事。

上曰、如此且置郡縣、何必逆爲遠慮。後姚總督、施將軍又請以萬人永戍、

上面問曰、此事如何。奏云、以臣之見、不可。試問萬人如何永戍法。若令其孤身永戍耶、以萬人之衆、令其去祖宗之墳墓、離父母、棄妻子、彼能安之若素耶。若說遷其父母家室而往、是萬兵一無所係、戀於內地矣、何所顧忌。兵不換而換將、爲將者如傳舍、而兵皆室家相保、婚姻相結、兵爲主而

將爲客、勢必至弁髦其將、且繼之以叛據矣如何行得。

上連點頭曰是是。又曰、然則汝意云何、奏云、不得已、寧不辭勞

賚以萬人戍、而三年一更番歸省一番三千人。

上諭中堂曰李某所奏很是爾們可出與細商、即依此票籤可

也。○又按續語錄丙寅還　朝、明公帶信説

上問過六七次、不便再住。太夫人年雖高、　君親一也、寧可還

朝後再商量子即入都、

上大喜、名入、用待騷達王子禮、　賜坐七重氈、不候缺、即入

閣辦事時大冶東海江都比肩而立於　朝、不久即少宰

缺出。

上將出口、少宰本下。

上問明公李某何如明對曰、李某在内閣久、儘去得。

上曰、去得何消説、但我尚畱之他有所用數日、掌院缺出、開列到

啓奏、

上問及宛平、曰正是此地要緊、必得文章學問實足以服天下、

而又必須時近



皇上知道事體的、方纔不悞事。上曰、固然要學問好、也要人品端正纔好。卽指余曰、我看這個學士就好、就做得。余時急卒不能有話奏辭卽隨班出。

論續綱目。

按續語錄、余閣學時、上一日臨軒、忽問續綱目何如、有遽應者曰好。上又問余曰、何如。奏云、臣平生極不喜此書。朱子綱目義例所云統者、以天下無主、有以主之者、便以統歸之。如秦隋之無道而又不久、亦不得不以統屬之。惟五代地無大小、國無常主、無統可歸、必奪統也。續綱目於元而奪之統不允。元已百年君天下矣、宋之臣子若舉兵起事、還可以忠孝解說。凡百姓有一作亂者、卽謂之起兵。已爲元之子民、而乃以叛民爲義士、可乎。余素持論如此、不謂與上意合。隔數日鈎囚問明中堂止廿餘件、他多者不過十餘件、

問余五十七件。舉朝震悚。以爲殊異。遂陞掌院。忌者由此深嫉。而設法中之。

九月。改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按年譜。公日就館。與諸賢正襟講貫。日昃忘疲。于時上眷遇愈隆。且夕且大用。諸忌爲異已者日益忌之。

充經筵講官。日講起居注。

充方畧館副總裁。

與睢州湯潛菴先生斌講論。

按續語錄。丙寅。湯公潛菴名入爲禮部尚書。數與余往還。湯公簡於言說。而是年每至某寓。輒談論移晷。其中祸實在此。所談者經書之外。豈無及一二時事。次年。健菴秉筆。下詔責潛菴云。曰與二三知己譏議朝政。即指此



也。湯公先時耑意陽明之學，其亦爲湯效愚云，老先生雖然用功於心性，是根本功夫。然天地間幾部大書，不可不讀，不特道理大備，人解得爲聖賢易，即不盡解，如有明一代用程朱之說取士，前半截風流篤厚，俗化甚正，就有功效。湯即感動，爲余借朱子文集，看數日，相過云，向來非不能買一部看，以爲朱子學問都在集註，守此而行亦足矣。今覩文集，誠不可不讀。嘆賞不已。

館課，得陳公遷鶴。

按季弟阜軒文集，公爲教習師，得同里陳君遷鶴太極太虛論，深喜爲吾老友，僦屋相鄰，晨夕必偕，共慨經學之難也。詩、書、三禮，其精微可以共見，其度數可以推尋，惟易與春秋則多言天人之際，學者治之，易入於漂忽。夫道在唐虞，皋陶爲帝者師，其陳謨也，以秩序命討歸之於天，則春秋之旨也。以視聽明威考之於民，則易之要也。執此意以

論二書、惟君與公往復莫逆焉。覆、按陳公宇聲士、號介石、與公相識有年、而受業於公。其長君對初先生萬策後亦受業、從公最久、公贈之詩曰、有嬌之子熒熒暉、曩者木天啓絳帷。尊人白首稱弟子、又華其繼丹雛飛。

館中與仇公兆鼇諸庶常講説。

按續語錄、西銘明理一而分殊、程子因龜山之疑而發耳。後人據此以爲西銘本旨、則非也。張子作書之意、慮人與天地萬物不相關、曰胞、曰與、曰宗子、曰家相、以見一家之中、不可隔形骸而分爾汝。推之一鄉、一國、亦不可隔形骸而分爾汝。所以不能如此者、總由工夫欠缺、其書舊名訂頑、以人之頑甚矣、故思有以訂之。若論理一分殊、何處不是此道理、太極獨不明理一而分殊耶。仇滄柱亦据以爲言、予嘗折之如是。○又按續語錄、先生謂裏曰、主敬諸說、汝讀過都領會、他人見此、却許條緒紛然、對曰、素聞講論、所以畧知指趣。先生顧語鍾倫曰、識得文章條理、亦是積



漸功夫。襄問庶常諸公，曾經開示，想俱了然。曰：也都憒憒。須知致知力行之外，朱子常說立志主敬，不識此意，見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則以爲先行後知。又不曉首章言慎獨包知行在內，則位育爲中庸極功，果何修以致此乎。使一主敬而即能如是，亦何所用致知力行矣。因舉大學慎獨、中庸慎獨是一是二以問，皆莫對。顧謂仇滄柱，嘲翻大全，致知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格物致知爲知，誠意正心修身爲行，然與。答云：誠意自修之首，合當屬行。曰：陽明以敬當誠，公素闢陽明，而不知中庸慎獨即誠意工夫，則猶未離乎陽明之見也。滄柱乃曰：老師說是。

論孟子敘道統。

按語錄，孟子敍道統曰：見知、聞知，道豈不貴行，而云知者，正派要緊。如領路人領差了，行更有害。當下不覺，到歸宿處便大壞。

論周、程、張、朱開太平之效。

按續語錄、周子傳太極與二程、年僅三十、已到聖人地位、眞先覺者、惜不大用。周、程、張、朱皆不柄用、使後人疑其但能爲大言、而未必有實效、可嘆也。然聖賢之生、雖不用於當時、必有補於來世。蘇綽講明一番、開唐三百年太平、府兵諸制、皆本蘇綽。朱子講明一番、開前明二百餘年太平、四書五經皆遵其解。其他亦皆多用程朱之議論。至陽明出、而學者靡然從之、詖淫邪遁、紛紛肆行、而國亦尋亡。所謂程朱當從者、非謂一字不可異同也。如禮記陳澔註、自然不如鄭康成。春秋胡傳、自然不如啖、趙三家之清通簡要。于今折衷而存之、歸於發明聖經、此有何害。固程、朱所心喜者。所惡於陽明者、爲其以四書六經皆是閑賬、直指人心、立地成佛耳。讀書人不思繹義、株守傳註、字字膠執、牽經合傳、甚至并傳意亦失之。如近世某某等、眞村學究、名爲遵朱、何嘗有絲毫發明。在當時名遵朱者已有是病、



陽明因厭薄此等、故反其道以治之。不知其說固隨處但就其說以破之足矣、何至大決藩籬而不顧也。○馥按、公爲教習師、開示庶常、其爲說一遵程朱。今錄數條、以槩附此。

附陳公則震與公舊事。

按續語錄、余亂後還　朝、

上極眷重。及告歸、忌者卽很下手結。陳則震云余本觀望、也使入到　本朝也、自已到耿逆處也。適僞鄭幸而　本朝成事、他如今就算全節。至丙寅年再入、忌者卽以陳則震絶交書送進、仰賴

上聖明、洞照浮言、保全寬釋。余以百口保陳則震本、後來亦曾發部議、部中以無庸議覆。○又按、續語錄、余與陳則震爲庚戌同年、其初最相善。余請假在癸丑十月、陳回在癸丑臘月、余與相訂云、福州荔枝不足吃、明年五月可至吾泉吃荔枝。陳允諾。及滇中亂、耿精忠日日練兵、聲息甚惡。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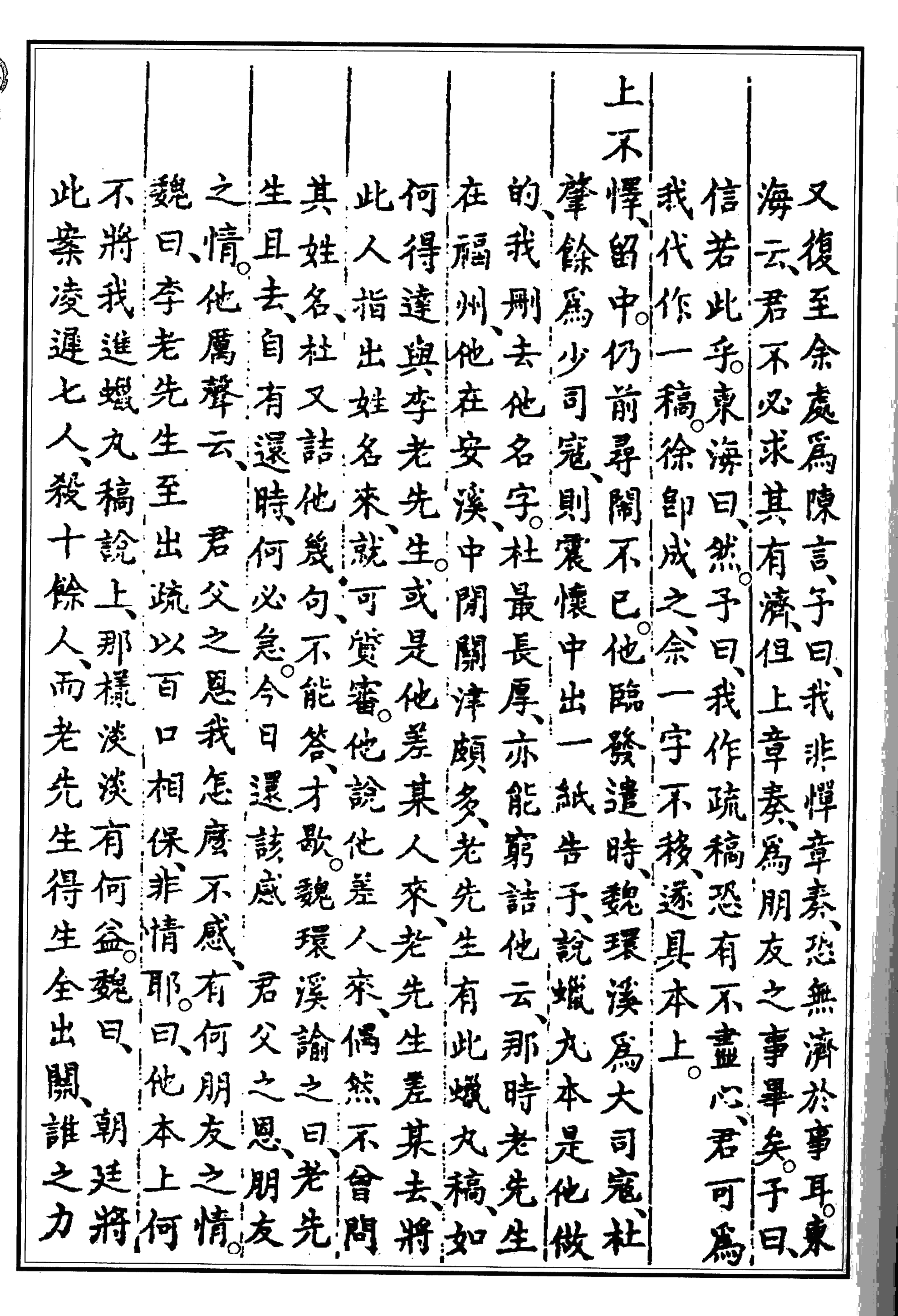
屬家叔春閒至省寫一札與之、言耿精忠甚可慮、省城迫近、恐不可保、君可託諸荔枝之約至余邑、同商保全之道。陳大言云、此豎子焉敢有此。蓋輕耿也。不數日、遂變起、而陳已遭脅從矣。甲寅夏、余家居、爲僞官所迫、將有宗族之禍、不得已至福州鼓山、以信通陳則震。一到陳所耿已知之。先時余與家伯約度至省三日、便以先君病劇遞信、以便脫身。後果有父病劇信至、余遂自造耿、恰好遇其傳宣甚好。是日爲端午日、乃耿逆太妃喪期年、不接賓客。傳事見余詞迫切、即入爲言、竟許余歸。則震復以節日强留、余不欲過急、至次日、則震仍以王提督兵塞路爲辭、予徑回。臨行、則震有我輩會爲　本朝官、終當黄冠野服以相從語、余亦以百口托之、果能相保全者、　本朝恢復日、君之事予任之。不數日、耿逆遣人來追、未見其能保我百口也、徒以當日原有此語、余家既無恙、故後亦營救之甚力。○又按續語錄、乙卯年、余將進密本、遣家人張詰爲渠畫三策、有手書與之。一欸他鼓煽耿逆躡海賊之後、以解海澄



之圍。一救他務適一信從福寧州與李武定、以爲將來昭雪之地。一自己毀形以求退。則震盡闢其説、一字不見答。張詰歸亦叛去。予五月密本説與家叔謀之、送奴夏澤從江西至江南、輾轉到京。至丁巳年大兵入、耿逆降、予至省已陞侍讀學士。余爲則震計、謂閩中恐再亂、以未得安民之要故也。予意欲年兄森喇將軍下以待立功、爲昭雪地。不爾、從予湖頭相與共事。未幾、果賊大起、則震與余回湖頭。方至泉州夜、白頭賊已破城入一半、官兵盡力拒之、幸而賊退、則震膽落。及歸到余家、見余四壁蕭然、謂予曰、似此光景、君家何事。則震堅欲自到京明心、索余書託魏環溪諸公、予與之。剛於戊午春潛至京、而余迎大兵保全泉州、喇將軍本至、

上於本批 旨意褒獎予忠、舉朝稱嘆。魏環溪等命渠急回、曰、如此耑靠貴同年、必能無事、無須余輩矣。則震遂返。先喇將軍上本時、謂予曰、陳君先生好友、惜其不在。如在、君不難以功推之。予曰、若能推與渠、有何吝惜。惜其在京、無緣

相及。共爲惋嘆。未幾、則震回到喇將軍處、召余。余時居憂、
不得已往、渠便欲余上本。其時如何上本、絶無因由、予不
從。則震不喜、便云、此時
上已有命、恕赦脅從、予無罪矣、當赴補。余勸之云、年兄不比常
人、曾爲翰林官、即
聖恩寬大、且俟有補者、君次之、何如。渠大怒、必欲行、迫余作書
與吳撫臺及京官諸友。不得已作書付之。至省、予又遣信
勸當以年兄托姚熙之幕中自効、目今有事厦門、厦門平、
敘年兄功、當大佳也。則震又大不以爲然、回言、余心事不
明、有何心緒治事耶。且以予觀之、厦門平至早亦是三五
年閒事、予明心後再來圖功、未晚耳。吳信予言、與咨至京、
上發部議、 旨云、陳夢雷身爲侍從、率先倡亂云云。吳撫落五
級、則震駭懼、踉蹌復歸。凡其所爲、皆昏悖而躁、歸又執予
仇、仇矣。予服闋、庚申還 朝、則震必欲跟予入、則震甫去
一月、而厦門平、到京日日來尋鬧、又爲東海所揶揄。始以
呼號、既成仇怨、言予不肯上章奏、所言面奏皆詐耳。東海



又復至余處爲陳言、予曰、我非憚章奏、恐無濟於事耳。東海云、君不必求其有濟、但上章奏、爲朋友之事畢矣。予曰、信若此乎。東海曰、然。予曰、我作疏稿恐有不盡心、君可爲我代作一稿。徐卽成之、余一字不移、遂具本上。

上不懌、留中。仍前尋鬧不已。他臨發遣時、魏環溪爲大司寇、杜肇餘爲少司寇、則震懷中出一紙告予、說蠟丸本是他做的、我刪去他名字。杜最長厚、亦能窮詰他云、那時老先生在福州、他在安溪中閒關津頗多、老先生有此蠟丸稿、如何得達與李老先生。或是他差某人來、老先生差某去、將此人指出姓名來、就可質審。他說他差人來、偶然不曾問其姓名、杜又詰他幾句、不能答、才歇。魏環溪諭之曰、老先生且去、自有還時、何必急。今日還該感　君父之恩、朋友之情。他厲聲云、　君父之恩我怎麼不感、有何朋友之情。魏曰、李老先生至出疏以百口相保、非情耶。曰、他本上何不將我進蠟丸稿說上、那樣淡淡有何益。魏曰、　朝廷將此案淩遲七人、殺十餘人、而老先生得生全出關、誰之力

也。朋友上本、至以百口相保、亦云厚矣。如果有冤頭、上青天必有昭雪之日。況蠟丸事、老先生自言亦無憑證、誰敢以無憑證事爲君啓奏。人品蓋棺論定、今日且登車。陳始去其實他說本上何不說蠟丸事、本即徐健菴與他自己做的、我何嘗改他一字。他自己說不上的話、却教我說、可笑。當決叛案時、明公問余曰、徐學詩陳起蛟金鏡三人皆老先生全活之。余遜謝無此事、曰、

皇上看爾情寬陳夢雷、若止寬他一箇、像箇看情面的意思、故此將這三箇陪他不殺。已寬釋耿案已定、次日行本已下閣、

上出海字、夜四川賊亂報到、傳明公至、曰、有此不便殺降。明日、現有張宏弼告首一案、藉此云俟此案歸結。

上曰、好。及賊平、張案審內有陳擬重罪。

上曰、吾前已許矣。乃發關外。後來陳則震自關東回、楊道聲勸他不要鬧、他說我在鐵嶺、

上問、爾屢次告李光地、今日在我前、有甚麼話、爾一總奏來。我



因說他賣友事。

上再問我、因說李某負奴才千般萬般說他負

皇上却沒有。

上色卽和、曰、汝出去罷、我亦未嘗不爲他、楊道聲又云、他要迫

得老先生自認一箇欺君負友之罪、向

皇上說開釋他。余云、這却使不得、倒是欺君了。如今王藻儒、張

京江都還信他的話。京江偶談及陳則震事、尚曰、想老先

生爲他事僞不便並名、故此刪去。我曰、這却不妨。

皇上那時聽得賊有一箇向　本朝者無不喜、我卽不肯與並

名、而本後聲說他一句有何妨也、奪不了我的功、我如何

刪淨了他。大兵一入關、有一筆帖式名博濟、原在翰林院

做筆帖式、認得我與陳則震、見則震錯認做我、與之恭喜、

他茫然不知所謂。次早卽至營、復問博濟、博濟曰、我昨錯

認君作李老先生也。則震爽然自失。後又尋我底稿看、見

無他姓名、乃大恨。那時他無一字及此、且我差張諳與他

進三策、已見上乙卯年將進點九之前。皆被他大笑駁倒、我若强入其名、

事不可知。萬一被人捘着發覺、豈不是我倒害他身家性命、如何敢着他名字。及余丁内艱、渠來京、欲於此時乘隙中之。一日語王蒸儒云、今日夢甚妖異、豈不宜與厚菴作難耶。夜夢余與厚菴隔水而立、余見之、欲過橋與閒、至橋中忽風雨驟至、晦冥不見橋、下波濤聲吼如雷、伏地惶懼。頃轉一念曰、罷、不須與厚菴作難。開目、已天氣清明、橋現五色、厚菴亦不見而寤、是何祥耶。凡其所爲絶交論、皆

上親見之、而其語早達　天聽。一日北門問余云、

皇上也不信、但是人如此說、汝也會求仕於耿精忠、有否。余云、余於　君父前從不敢欺一語。到福州省城、耿精忠處、是泉州府知府王者都薦去的、逼着起身、只得去。後託言父親病危、脱身而歸。如責備我到耿逆處、卽當罵賊而死、余則受罪。如說受耿逆僞命、實無此事。明曰、君無職事城守、何爲求死。文天祥兵敗尚未死、況君無兵柄耶。余曰、雖然、公請爲奏之。明公還奏、

上曰、這何妨、渠無職掌、又不守城、求死何爲。所爭者受僞命、不



受僞命耳。

上意亦解。又按續語錄、前四五年、

皇上在永定河舟中又提起這話云、他要爾一救救他箇完全才快活。予略奏云他說臣別的都可不辨、惟有兩端說臣要做耿精忠教官、爲何不做他的大官、就當一名兵、也是從逆、何苦既從逆、又要箇教官做。又說臣上蠟丸書是他定的稿、實無此事。果然如此、臣亦負心、實無此事。臣卽爲朋友、也不敢捏造無影的事欺　君父。

上往關東、又厲其辭色以問之、屢問而則震不過還是將絶交書上的話回奏。

二十六年丁卯、年四十六。春三月、疏乞終養。　予假一年。

陛辭、　召對、因奏擧德格勒、徐元夢並魏象樞、衛既齊湯斌及一時諸賢。

按年譜、時母太夫人年益高、而城社爭柄、羽翼競營。有布政使某者穢聲彰著、而柄臣囑公爲之薦達、公執不可、大以爲憾。公自度不見容、思歸養以避之、遂具疏乞終養。疏入、

聖意方渥、不許、僅　予假一年、且懸掌院缺、不他授、以速公還。

○按公自記丁卯辭　陛問對、畧曰、三月十九日辰刻、以省覲得請將行、　陛辭、并進易學二本、洪範說一本、歷理新書一本、到　乾清門、交與侍讀學士高士奇轉奏。

上命士奇及內侍李承珪引至南書房小坐、　賜御膳。有頃、承珪領入、

上坐乾清宮房臥榻上、中設書案、左右圖籍盈几、設重氊於地、

上　賜坐。

上曰、向來知汝易學精熟、日日蹉跎、未曾一番講論、今又欲回甚急。此經若只如今講章解義、何當精微、須尋出源頭實際乃佳。我於此經終不明白。奏曰、臣去歲　陛見、蒙問及易、至今猶記。

天語云、他經言理、言事各有指歸、易爲陰陽變化之書、然却是
日用之閒不可須臾離底。此處極是要緊、最難理會。
皇上如此看易、雖程朱吃緊爲人、不過如此。
上曰、此不過空言耳。
上又問、蓍筮之理如何。奏曰、人與天地本是一體、凡理有未明、幾有不覺者、皆形骸蔽之耳。聖人設教、無非欲人明理知幾、則與天地相通、動無不利。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獲天之佑、蓋爲此也。其下不能明理於素、至於臨事、使之虛心齋戒、撤去有我之私、以聽命於神、因幾之動、趨吉避凶、猶愈於貿貿然徇私而作、此卜筮之意也。
上曰、汝試之有驗否。奏曰、閒有驗者。先年侍讀學士德格勒臣使之筮、屢中。
上曰、德格勒於易明否。奏曰、其用心已久。
上曰、漢人似德格勒者多否。奏曰、天下讀書不乏人、以臣所交友朋如德格勒、徐元夢一意很用工夫、辨事之外、無一刻

曠廢、實少其匹。

上曰、徐元夢肯讀書麽、其筆下何如。奏曰、來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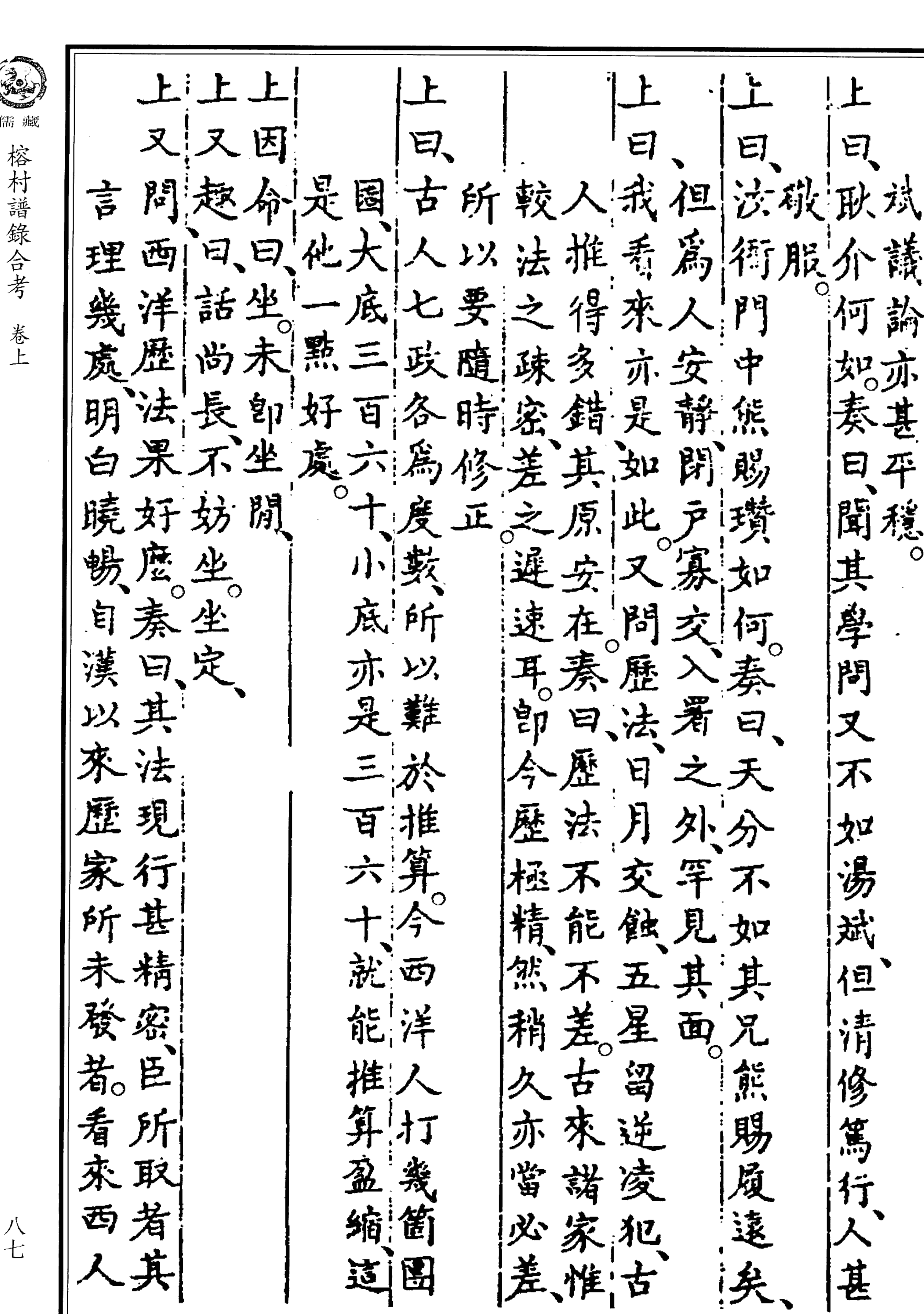
上曰、古文亦來得麽。奏曰、未必古、但亦條暢。

上曰、漢人讀書、大抵役於名利者多、鮮能專心致志、我看來亦甚懶惰。汝知翰林中何者最佳。奏曰、留心實學者果少、筆下可觀有之。

上曰、正爲競於詞華、故無實學耳。此時誰講理學者。奏曰、理學徒講、不濟、須要識得根本、爲子不欺父、爲臣不欺君、爲人不欺天地、此根本也。原任尚書魏象樞讀書不博、臣觀其人、却是有得於學者。衛既齊、湯斌俱是北方佳士、又有陝西李■、李因篤、俱負時名。李因篤留心雜博、惟李■是講性命之學。然臣觀其書、乃是粗淺底王守仁耳。庶吉士中仇兆鰲亦頗有志。

上曰、衛既齊易學好否。奏曰、非本經未能精細、但渠讀書多、志氣大、事事皆欲講貫、將來自不可量。

上曰、湯斌與熊賜履相較何如。奏曰、論讀書熊賜履爲多、但湯



斌議論亦甚平穩。

上曰、耿介何如。奏曰、聞其學問又不如湯斌、但清修篤行、人甚敬服。

上曰、汝衙門中熊賜瓚如何。奏曰、天分不如其兄熊賜履遠矣、但爲人安靜、閉戶寡交、入署之外、罕見其面。

上曰、我看來亦是如此。又問歷法、日月交蝕、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錯、其原安在。奏曰、歷法不能不差。古來諸家惟較法之疎密、差之遲速耳。卽今歷極精、然稍久亦當必差、所以要隨時修正。

上曰、古人七政各爲度數、所以難於推算。今西洋人打幾箇圈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縮、這是他一點好處。

上因命曰、坐。未卽坐、問、

上又趣曰、話尚長、不妨坐。坐定、

上又問西洋歷法果好麽。奏曰、其法現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幾處、明白曉暢、自漢以來歷家所未發者。看來西人

學甚荒唐、而譚歷却精實切當、此乃　本朝歷數在躬、受
命之符也。
皇上戡平禍亂、功德巍巍、臣不敢贊、即制度文爲有兩事、足跨
前古。
上問、何事。奏曰、歷法其一也。又滿州十二字頭、盡合古韻、得天
地之元聲、亦從來所未及。
上問、如何。奏曰、十二字頭除其三非九州之音不用、又除其三
爲入聲亦不用、其餘六頭、一對歌、麻、支、微、魚、虞、齊七韻、一
對佳、灰二韻、一對蕭、爻、豪、尤四韻、一對東、冬、江、陽、庚、青、蒸
七韻、一對眞、文、元、寒、山、先六韻、一對侵、覃、鹽、咸四韻。參之
三代秦漢古書、凡同攝者皆可通用。後世惟韓愈能知古
音、故其贈張籍詩通用東、冬、江、陽、庚、青、謝自然詩用眞、文、
元、寒、山、先、他人不敢也。學士大夫失之、倡優侏儒却有傳
授。今詞曲家有收音六法、與此正同。但古音至魏晉猶存、
其後南北分域、江左自謂中原、割棄北土、故以侏離爲正
聲、沈韻遂行於世。唐家詩賦取士、從而因之、古韻之失、自

此始也。宋藝祖雅韻、明太祖正韻、並有志同文、革正偏音、然終未能深知三代、秦漢之舊、無以復古。近徐乾學毋舅顧炎武、杭州處士毛姓者粗能言之、僅考異同、未究根本。惟十二字頭界限截然、一氣相生、盡洩聲音本原之妙。

上曰、何故不用入聲。奏曰、古韻無入聲也。即如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樂作入聲、便難叶。蓋讀如耀也。今江北無入聲、江南有入聲。北方爲是、南方爲非。

上曰、聞汝究心樂律、可有成説。奏曰、臣草創爲樂書八編、稿本粗卒、未敢繕進。

上曰、西洋亦講樂律、汝曾見否。奏曰、聞其能作聲樂、但未見其書、亦不曾接渠輩講論。因復起跪奏云、近世以來、禮壞樂崩、六經雖經宋人表章、然臣觀永樂間所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未免蕪雜疎漏。當時勤限太逼、又胡廣、解縉輩非積學名儒、規模全然草草。

皇上宜大徵天下知學之士、討論編纂、然後可以蒐羅羣言、垂之永久。以至禮樂制度、皆及時稽古論定、有典有則、貽厥

子孫誠千載一時也。

上曰、虛心公道爲難、大槩挾私聚訟者多。奏曰、皇上親試其能否、親決其是非、誰可以適聖明之鑒。

上曰、我事又多、大抵讀書人不肯公道平心、所以凡事難做。如爾在此、大家都對我說、福建人學識有限、誰道汝好。又命曰、坐着講。坐定、

上又問、欽天監有天文生劉一葵、其學何如。奏曰、看底書亦頗多、歷法粗知大概、但不精熟耳。渠又好講皇極經世、太乙數。太乙是極淺陋之書、信奉之至、便着魔了。

上笑曰、我生平不信此等、皇極經世如何。奏曰、經世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亦不知從何處起。蔡元定言、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此亦空言耳。

上曰、正是無推算處。又問劉一葵頗有好處麼。奏曰、頗有好處、但不如常州處士楊文言其歷法算法皆佳、餘書亦頗涉及、筆下又略來得。

上曰、其人如何。奏曰、父子兄弟杜門高蹈、蓋李之流。當年以貧故應耿精忠藩下人聘爲幕賓、閩亂之起、遂被羈留、耿逆令之爲天文生。大師恢復、方得逃出。

上曰、渠曉幾何原本否。奏曰、似乎通曉。

上曰、西洋書文理不通者多、用渠理法、改成通順、則盡善矣。又問、揲蓍卦變到底是如何。奏曰、朱熹之說、載在啓蒙甚備、臣則欲遵左傳之法、二爻變以上但占兩卦、不看爻辭。

上點首曰、左傳是如此、但左傳所載占筮果可信否。奏曰、卜筮有極應者、不足爲奇、彼載其應者耳。

上曰、占吉凶單看卦爻辭麼。奏曰、古人占法、兼論卦中德體象類、至於互卦、亦取其占、如陳敬仲得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知其後必昌矣。卜其必於齊者、互卦爲艮、艮山也、齊主太嶽之祀、故知在齊也。

上曰、古人心細而靈、故能有驗。因　命李承珪取出蓍策、令布一卦觀之、得賁六爻不動。

上曰、此當如何占。曰、當占彖辭。

上曰、一爻動如何占。曰、占本爻。

上曰、動矣、何故仍占本卦之爻。曰、雖動而未多、故卽以動爻占。卽二爻動亦占二動爻、尚未離本卦也。

上曰、三爻動何占。曰、丢了爻辭、兼占二象。

上曰、四爻動則如何。曰、變至四爻、便離去本卦、占之卦兩不動爻。五爻變則占之卦一不動爻也。

上曰、汝再說一遍、我聽原來朱子占法是如此、卽如今得賁卦、汝試以卦意闡論一番。奏曰、賁、文明之卦也。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賁當得亨。但文貌勝則實意微、若一味浮華相尚、不知還淳返朴、必不可也。昔孔子筮賁、愀然不樂、蓋憂周末文勝、永終知弊耳。

上曰、此卽玉帛鐘鼓之喻、離他行不去、泥他亦行不去。易中有卦爻辭取象極瑣雜、如牛馬雞豚之類者、畢竟作如何看。奏曰、程頤有言、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矣。朱熹謂此等皆占辭也。當時指物取類、其說必具於太卜之官、而今不可復見。學易惟令源頭道理明白、見得天道人事同條共貫、

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若單在象上穿鑿、如近日來
知德輩、殊爲無味可笑。又 命曰、坐。坐定、賜茶畢、
上又問、此等德格勒皆通曉否。奏曰、通曉。
上又指所進書云、此數本他皆能明白否。奏曰、惟歷法未能通
曉、餘皆明白。
上又問此時筆下好底有誰。奏曰、
皇上所知、如徐乾學果是筆下來得。
上微笑、徐曰、詩須陳廷敬。奏曰、詩誠莫過於他。
上又曰、王鴻緒、董訥筆下亦好、人亦佳。汝衙門中還有誰。奏曰、
胡會恩、趙執信、吳苑筆下頗好、翁叔元亦可觀。
上微頷之、遂嘿然。久之、 命承珪復引至南書房吃茶出。自辰
正入 賜對出時午中矣。○按續語錄、余戊午居憂、卽陞
閣學。庚申秋到京、壬戌給假歸、丙寅七月還 朝、丁卯二
月再給假。兩次來皆額外卽補。丁卯、託北門極爲言毋病
之苦、
上卽準假一年、懸缺以待。予辭謝北門、北門曰、君家居七年、來

補八月、而復告歸。雖太夫人年誠高、公議孝、然在他人恐有厚於親而薄於　君之嫌。

皇上以公平日之忠節、進言之誠信、故有此　特恩。予又懇以懸缺不便、實是終養。母年七十餘、而某纔四十餘、其事

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北門曰、公但去、俟假滿或再展限。且某之不留公者、亦別有故。移席促膝曰、不久子亦危、子無所逃。公雖恬退、

上卻嚮用、諸嫌忌者斷不能容。公閩人、視余更孤危、苟可以避矰繳、何為以身當之。○又按續語錄、余去時、

上問通易人、余以德格勤、徐元夢肯讀書對。去後、

上即命德格勤進講、而東海終日以大義責其進言、欲去北門以致太平。逢大旱、

上令德揲蓍、得夬卦。因曰、澤在天上、有雨。但決去小人、便甘霖立沛矣。

上曰、小人在何處。對曰、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

上曰、如何去之。對曰、揚于王庭、自然明正典刑。

上曰、以余觀之、曰健而說、決而和、和而說、似不動聲色而隱然去之、豈不更好。對曰、健與決似、終從斬截也。於是明公偵知之、大急窘、而忌者又借此以傾余、搆禍日急。先是、北門語張雄見囑、欲余於會議中照應、予以正導之、且面語曰、公貴富已極、復何所望、惟全晚節、爲完人、則千秋矣。竊見出入公門者不相惜以名節。恐非愛公者也。北門大感動、逾月不通賓客。余佺廬累造不得見、大惶懼、賄覓其由、得之、大恨、遂譖予於北門、以予日對人罵之。北門先不信、後德子諤在

上前直陳北門大冶之奸、二人乃下手、德子諤竝余亦遭其毒害矣。一日、兵部司官張粥來語曰、粥見索公、索謂曰、李某吃虧、全是明某、汝知之乎。及見明、言及余、明曰、李某是真人品、予所最敬者。他雖學士、予敬之過於大學士。粥愕然、徐問之、明因告以中情曰、豈獨人害之、連學生也有力。蓋德格勤他不過見他講了書、說他有志向上、豈料一到

皇上前、如此亂道。火上學生身、不得不自救。粥曰、然則今老師

雖欲爲之挽回、無及矣。明日、吾亦尋悔。如今在此爲他挽回、我所言者豈能自相反背、但對
上别稱道他的功就是了。

附湯公潛菴遺事

按續語錄、湯潛菴之入、
上意甚重之。時北門大冶與東海爲難、因湯内　召以撑徐、而徐郎發動海關事以陷湯焉。湯至　闕、
上曾問蘇州海關事、湯奏曰、得其人還不至害民。後
上復令九卿議、湯曰不曾立自是不宜立。既立矣、須得其人、亦不妨。至回奏、大家含糊也不入此一段言語、不過是閒論而已。東海入南書房、郎增飾此一段話奏
上、謂湯某言此事民甚苦。
上召明公云湯某是道學、如何亦兩口。彼進京時、余問以海關事、彼云無害。今日九卿議、如何又説害民。爾問他明公宣

旨、湯對曰、何嘗是說不應立、說未立自然不必立、既立只是擇好官去亦不妨。明公曰、如此乎。曰、然。明卽入復旨。是時明亦與徐爲仇矣。

上曰、湯某說的原不差、那一件事不是壞官做壞、因傳徐入、下嚴旨切責之曰、都是汝等蘇州鄉紳欲做買賣、上年公家之利、下漁小民之利、恐立關於己不便、奈何移其語於湯某。徐奏曰、豈惟臣聞之、梁清標等亦共聞之、且言語可造、湯某在蘇州離任時、有用印告示、豈亦臣造耶。

上卽令攜至、果有巡撫印、而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之語。

上怒甚、曰、汝爲封疆大臣、說海關不好、部議不準、我依部議是常事。如果害民、何妨再爭、三爭、誰不許汝言、而乃以此委罪於上。古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今日道學善則歸己、過則歸君。卽令滿洲詹事府尹泰傳旨詰問、湯訥於言、又無辭辨、只搕頭謝罪而已。

上遂怒不可解。此事由南書房轉奏、北門大冶皆不知、徐又向湯云、此告示是大冶送進、北門宛平不相容、而他爲之憤

懣不平、以此安慰於湯、湯至死不知其由東海也。如今人將此獄歸之北門、大冶、又移之翁寶林、王儼齋、余無涉。翁、王不過見

上怒、廷叱之、參劾之以助

上威怒而已、非起禍之由也。湯沒後、東海又激郭華野爲湯報仇、華野乃湯薦舉門生也。○顏按、此段乃下相先生聞之先公者、今輯在續語錄中、尚有一條記此事、乃東海向公口說、因公問湯公得罪之由、東海歷歷言之、末乃云、因

上傳某下嚴　旨切責、此時幾不可保、某遂不能顧潛老云。今謹撮其略、如右。再考湯公墓誌、行狀、皆言起釁之由爲董漢臣上書、忌者欲勿倡異議以抵漢臣之罪、又摘公去吳時敎令中語以爲市恩。大抵歸於執政北門明氏、大冶余氏所爲。郘望溪方公記湯公遺事、亦傳聞異詞、微下相斯錄、則首陷於公者其名容或漏之、而公之屈抑遺讒之由、殆無以別白。嗚呼、讒邪並興、事久而公論愈著。

天心明並日月、不久北門、大冶繼黜、東海、淡人放歸、而公之直

節忠心遂白於天下。先公常云、觀諸公相繼傾覆、君子鑒此、可以自立矣。

是冬、疏請展限。

按續語錄、仲弟訒菴赴京會試、余爲兩疏稿、一展假、一終養、命至京與徐健菴商之。時有同行陳孝廉仲遠者、一路主應上展限本、罵訒菴兩存之非。訒菴一到京、趨至東海家、東海喜動顏色、即定上終養本、而且爲改數語。訒菴心疑、辭出、渠固留訒菴曰、安頓伴友即來寫本一出。陳仲遠至同鄉仕宦家、眾口一詞、謂余大危、爲東海所媒孽。仲遠亟歸、面斥訒菴、訒菴悟與東海狂喜合、因潛避一僻處、達夜寫上展限本、於十二月初四到通政司、十三早奉　旨該部議奏。○按訒菴寄公書畧曰、內閣原是兩擬、一云李某母病未痊、着再料理、俟痊日起用。一係今　旨。竊觀

皇上不用前擬、或恐另有意思。昨面德子諤、子諤云、七月間

皇上曾問云、李光地要來未。渠奏云、母病或未痊、未必速來。

上云、渠兄弟多人、想必來也。足見
聖意惓惓不忘云。○按續語錄、余假歸、忌者不欲余來、曰短余
於
上前、謂日在起居注、德、徐、李三人背衆僚面牆吁嗟、非議　朝
政、日以爲常。
上如此隆重渠、渠卻無半點戀　主心。謂今日非渠有爲之時、
故浩然而歸。此長假、非短假也、至期必展限爲驗。又與余
書、隱約其辭、令余莫進京、余不來、好實其言而殺之。又嗾
同鄉陳介石致書、謂朝士都有老師再來不值一文錢之
語。○按、公壬申年寄訒菴書略曰、昔歲某某之奸、弟首發
之、又能不受其籠絡、去一第如脫屣、可謂卓有識見、大節
不虧。○馥按此指訒菴不受籠絡卽上展限本也。其時忌者
留宿其家、以利達餌之、訒菴固
辭、公言去一第如脫屣、是也。

二十七年戊辰、年四十七。

按續語錄、正月得擬石飾山、大是好景。襄曰、出處之局、亦至仲春方定。曰、安卿（卽訒先生）卷十一月至京、信至在歲終、遲則正月耳。襄曰、至京尚須較議。曰、不過十日。安卿行時、祈籤於關廟、詩云、官事悠悠難辨明、不如息了且歸耕。人情煽惑、君休信、此事當謀親弟兄。十二月朔、太夫人令人祈神、又得此籤。看詩意、似得所請。首二句神教我謹奉教矣、煽惑固不乏、安卿正應末句。諸公見我未去、

聖上問及、未必替我贊成。襄曰、

上深知先生、想讒亦無由入。曰、韓元少豈眞向人跪乞殿試卷、然元少猶得保全無確據、潛菴則告示現存、又是刻的、爲健菴所中、

聖眷已衰。

上罕對學士說話、我爲學士二年、蒙 顧問者百餘次、所言多、不能悉記。前在內閣時、蒙 恩已出尋常、茲爲掌院、寵眷有加、讒言朋興。

上亦披示腹心、爲我言虛公底人少、誰道汝好、都說閩人學識

有限。及求去、諸君子如徐立齋、李湘北有嘆惜之者、或以爲高。其不同志者亦釋然、放而遠之、亦已矣。秉鈞軸者亦有一片好話打發。今出都已久、又不知動作何如、所恃有神靈耳。

春二月、奔赴　國恤。

按續語錄、公在籍、聞
太皇太后大恤、哭臨禮畢、卽倉皇赴京。二月十六日、在家起身、至福州、巡撫張義山延公入密室、語公曰、聞王儼齋奔喪、日夜行三百里、可速行。建溪水險、試助公火炬、人夫、可七日卽出關。至三月廿九日到京、翌日
太皇太后梓宮卽出、而
上已令禮部具參本矣。公行時、忌者將使公會途後期、以成其譴、連札沮公赴　闕。
上令九卿、科道並內閣學士、翰林院同看問口供、且內出侍衛環之。忌者知余知其謀、勢必出其手書、比入、執余袂涕泣



白其無他。余初不信、渠益急、曰、年兄雖不害于、予已是死人、何苦殺余自君手。余曰、君何至此。曰、張汧事發矣、余尚能保首領乎。眼淚如膏。余曰、發私書亦非君子事、蓋亦救死也。君既如此、我不出矣。他又不信、余曰、余不肯、何苦相誑、君能強我乎。時圖納爲大司寇、爲忌者所囑、總不問余還延在家一款、始終只問薦德格勒事。余對曰、臣薦德格勒、只薦他有志讀書、但不曾奏明其爲人狂妄、此是臣罪。時京江據以復　旨、移時出宣　旨、謂李光地從來奏事不欺。如平臺灣、舉朝無有建議者、獨李光地言可平、卒能有成。只有薦德格勒一節錯。今既服罪、還令他到掌院任去。

夏四月、疏謝寬免保舉處分。

按疏曰、臣李光地因去歲三月間請假　陛辭、口奏侍讀學士德格勒、侍講徐元夢文學優長、在漢人中罕匹。及臣

行後、
皇上親行考試、德格勒理體乖謬、不能成文、徐元夢亦膚淺凡
庸、最出廷臣之下。臣以一時愚迷、遂成欺誑之罪。又德格
勒妄奏臣願爲外官、以便養母、彼此互相稱引、更難免朋
比之嫌。九卿　廷問之下、臣惶愧交集、置辨無辭、惟有據
實供吐、俯聽
皇上嚴加處分、以爲臣寮阿好徇私、薦舉不實之戒而已。隨兵
部尚書張玉書、刑部尚書圖納、都察院左都御史馬奇等
傳
上諭、李光地先奏德格勒所學甚博、文章甚優、亦善占易卦。德
格勒又稱李光地若以總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則
來、若以別處任用、必不肯來。因伊等互相陳奏、　朕欲辨
其眞僞優劣、特加考試、迨將德格勒治罪、又有稱德格勒
被　朕左右之人誣陷冤枉坐罪者。今德格勒活口尚在、
李光地亦至。　朕欲明白此事、故令詢問。李光地既自認
妄奏、同考之人又將德格勒不能作文懇求之處供出、九

卿、詹事、科道等官並李光地俱稱德格勤所作之文全無文氣甚屬陋劣。事已昭著、應將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為學士時、凡議事不委順從人。臺灣之役、眾人皆謂不可取、獨李光地以為必可取、此其所長。除妄奏德格勤外、亦別無如此啓奏之事、姑從寬免其治罪、令仍為學士。嗣後勿再妄冀外任、並希圖回籍、宜痛加省改、勉力盡職。爾等可於九卿、詹事、科道官員前將李光地嚴行申飭。臣跪聽之下泗泣嗚咽、不能仰覲。伏念臣奏對失實、孤負

皇上拔擢深恩、自知罪戾宏深、無復　闕廷之望矣。

皇上不惟寬以處分、許之滌慮而且念其從前一得之愚、訓飭之中尚存獎錄。

聖仁高厚、天施地生、眞不知所以報。惟仰承

聖訓、夙夜匪懈、精白一心、以補塞

天恩於萬一、臣不勝感激涕零之至。○按續語錄、戊辰、忌者聞余且來京、熊遜脩亦將至、少後、余因兼程、接熊趣令急進、途日行三百里、先余到京見

上。上問、汝帶去李光地書與汝兄看如何。熊對以不通。上又問書不通人如何。乃造作無影話。又出浙江採得福建門報、說余過省、總督王新命請余飲演戲、余獨點范蠡扁舟五湖一齣。上曰、點此何意。熊對曰、渠不過以功如范蠡自居、一去不復還朝耳、而以皇上爲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又言余在福州、大演戲三日、皆一片荒唐。余過福州、張義山撫軍請飯一餐、次早即行。余到家、王新命並未嘗到任、於熊遜脩不至是、皆忌者之布置造作也。到京前一日、上已命禮部、上參本、余適至而免。初一日、上初聞熊語、怒不可解、曰、李光地何遽歸。左右曰、渠言毋病。上曰、果爾、如何在福州大演戲三日而始歸。○又按續語錄、張右南、施遵侯皆爲余言、忌者力託伊搜余居家事密奏、張廉訪不得施、曰、渠薦我成功、而我害之、不祥。且渠亦無可指者。施已受忌者譖、深怨予、然不肯爲此。後因齋戒、劉子

端語余曰、老先生一到京、勢已解。未至時、合朝皆爲君危、罷官何足道、皆身家性命干係。余問其狀、曰、有人叫做衙門動本、郭華野不肯、學生家人送本稿還在。余雖不知君、但耿逆變時、君之志節人所知者、誤參一好人、余輩終身之累。余問何事、曰、何必言、自然是捏造語、豈患無辭。張義山來京、語余曰、君奔

太皇太后喪時、承杖、顧問君行狀、君緩應之、余趣君行、君曰、何急乃爾。予不便以實告、言君似不宜遲、助君人夫、幸趕一月到京、不然殆哉。其時余大冶幾回趣余參君、言是內出意。後余知其語亦不創自大冶、予亦曾熟思之、不獨不肯爲詹朝舜兩參、已幽沉海底、永無天日之望、得君爲

上一語回春、百日重陰、卽日開霽。自道官二三年卽秉錢、無論張義山是有血性男子、如此舉動、狗彘不食其餘、卽以理揆之、予將參君何事。所得參者、必是耿逆變時守節不固、與賊通氣之事。君之功自有檔案抄報、不是傳聞私語。

上卽怒君亦未必見疏、卽置君於法、必竟差大人審問我既出

疏、是爲原告、仇君者躲在一壁、以觀成敗、而我與君好友而爲死敵、殊無謂也。且事皆虛捏、余雖愚不至此。○又按續語錄、立齋參姚總督、乃其弟爲某所買而爲此、故人不服。姚雖可參而非出於公、若是魏環溪參、誰不服。及參姚不動、乃嫁禍於我。一日、姚熙之長子造予曰、家君與老伯相好。余曰、然。又徐徐問、家君近日有得罪處。曰、毫無。又徐曰、小姪聞前參本甚駭異。余問之、曰、都言稿出老伯手。曰、誰爲君言。曰、先時言者多、小姪不信。及見北門相公亦如此言、始不敢疑。余曰、然則此時予即苦口爲君辯、亦不能令君信、日久當自知耳。及余再告假、北門良心發現、知此言即忌者爲之、何苦令地方一大吏害予、乃諭姚所親趙姓曰、爲我告汝總督、前言大没影、是吳某買出來的、與李某何干。我誤矣、李是好人。

附德公子諤遺事。

按續語録先時德、徐二公得讀至戊辰二月初一日、
上發訊推鞫三木竟日。問、汝易經誰授。曰、易是我本經、自幼誦
習、何必人授。又問、誰教汝妄言禍福、習曉揲蓍。曰、易經前
原有朱子揲蓍法、何須人教。又問、誰同汝在起居注館面
牆而語。曰、一館中教習及翰林人俱在那裏、所言公公言
之、誰爲面牆者。尚拷問不休、德因曰、君爲法司、而用刑不
嚴、予不痛、焉能成招。圖曰、若何嚴刑。曰、君等試夾腦則痛
楚成招矣。衆知其矢死無他語。又
上原諭問官曰、可夾訊、要一个活德格勒還我。故衆官以此復
旨。而三月徐健菴、張汧等案即發、渠亦無暇搜爬及此件、故
亦少緩。善長雖夾、有劉大司寇者、故輕。○按年譜德公格
勒字子謌、滿州人、公同榜進士。性剛毅、事母至孝。通籍時
年少佻達、于同榜無所不狎侮、同榜咸畏而下之、否則畏
而遠之、公獨晉接以禮、雖相犯、未嘗一作色。德公怪之、公
曰、其失在君、吾何與焉。德公大慙謝、公因勸之曰、古人重
改過、不改斯爲過耳。德公感其言、折節學問、氣質大變、及

公遭亂、遣僕上蠟丸疏、德公見僕、嘉其義、爲之下拜。公既還　朝、德公與徐公元夢日就公會講、所得益充邃、公假歸、以德公易學薦于

上、德公遂以侍讀學士　召入侍、甚見褒重。當是時、專竊依附之徒競爲門户、德公既嫉之、有懷未吐、故因筵及之語聞于外、遂共力擠擯、德公竟罷去。德公家本貧薄、奉母居固安、嘗自策牛車、或徒步入都市鬻物、以供甘旨。嫉者聞之、私圖結納、乃具白鏹千者三之、密使款門爲太夫人壽。德公笑曰、豈欲以餘財污良家耶。斥不受、嫉者大恨、嗣而德公以他事觸

上怒、　名至、將杖之、德公躍起曰、臣厠跡士類、今日被罪、戮之可也、義不當行杖。

上愈怒、嫉者遂與柄臣同心下石、且披尋根茹、將搆爲大獄。于是有　旨廷詰所與會講者爲誰。德公雖受刑、而卒無異詞、乃貸其死、使爲騰臣于塞外。至歲丁亥、德公以役一還京師、公遇之蕭寺、道無恙外、即出書一篋、歷有標識、

蓋其連年所疑處也。往復問辨、盡明其說、遂歡然辭去。公嘆曰、德公居塞外、進學不輟、所詣益深卓。患難契闊之餘、曾無辛苦相勞、牢騷不平之嚮、其肝膽之錚錚、不獨今人無是也。至辛卯、竟卒塞外。

冬十月、充武會試正考官。

按年譜、取韓皐等百人。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二十八年己巳、年四十八。春正月、扈從　南巡。

按續語錄、明余既罷相、權歸高徐、徐又見高更親近、日與高相結、謀起孝感。至己巳年、

上南巡、徐先使人語孝感以故、而囑其

上所喜者爲某某、當薦之、所不喜者爲某某、當極力排斥之。及

上駕至江陵、畢　召見、日中而入、黃昏始出。

上問、李某學問何如。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議論。

上曰、聞得他曉得天文歷法。曰、一些不知。

皇上試問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認不得、孝感方出、

上便卒然上觀星臺、衆人奔擠上山、亂石嵯峨、余與京江相攀步上、

上傳呼急、顔色怒氣問余云、爾曉得星麼。奏云、不曉得、不過書本上的歷法勦襲幾句、也不知到深處。至星象全不認得。

上指參星問云、這是甚麼星。答以參星。

上云、汝說不認得、如何又認得參星。奏云、經星能有幾个、人人都曉得。至於天上星極多、別底實在不認得。

上又云、那是老人星。奏云、據書本上說、老人星見、天下太平。

上曰、甚麼相干、老人星在南北京自然看不見、到這裏自然看見、若再到爾們閩廣、連南極星也看見。

上怒猶未平、急傳一欽天監其人在寓飲酒已醉、又傳得急、披馬跑來、到上山跌下來死了。

上猶責怒其遲、有人說跌下馬來了。
上云、着燒酒灌。哈哈駒子附
皇上耳云、已死了。
皇上卽時氣平、言語都低了。因拏出烏金紙畫的星圖來與看、
奏云、眼花、沒帶眼鏡來。
上云、汝眼已花了麼。因講問恒星天的話、奏云、卽古歲差之說、
西洋人方說有恒星天。
上問、誰是。奏云、似西洋說得是些。
上卽回。至回時、便吩咐漢官不會騎馬、各衙門滿州人員夾着
各衙門漢官走、莫使蹉跌。如有事與爾們講話。孝感所語
者余不知、淡人已透曉得。到高家堰看河工、
上問淡人李光地學問如何。高對曰、不深相與、看來還是讀書
人。
上曰、有人說他一字不通。高對曰、或者福建人見聞短淺、則有
之、若謂一字不通、恐亦太過。
上曰、汝言公道。張英也如此講。不特他也、有人說爾不好哩。高

佯不知、云、臣有何學問。

上云、不是學問高云、豈言臣犯.

皇上法耶。

上云、恐是如此。高對曰、臣朝夕在直、何由敢爾、惶悚而已。

附熊公清約與公舊事。

按續語錄、某自幼便有要天下太平、思見好人一點意思。及登第入館、孝感名甚盛、又得　君、竊意致太平者必此人也。孝感氣概似不可遠、窺其底裡、後頻造求見、及見時又不說及學問、及問所疑、又不答所問、但以明末門戶人語說過、心即疑之。嘗擬一書稿、欲上之、大抵要本於至誠、喜正路入。此稿失火後始不見、爲陳則震所止而未投。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熊老師豈道學耶、又是一路作用耳。分房後、予即請假。時

上問孝感選翰林中肯讀書、人品端正者入內備顧問、熊即以張公英、耿公頟、魯及余對。予將歸、辭益都、益都曰、君將大

月矣何言及此。叩其故、曰、今上惟重熊清約之言、頃言學生不該讀鼎甲卷、前番被落、及讀君卷又落。熊曰、老師陋哉、得李某尚何羨狀元哉（馮乃熊教習師。）其推重如此。余言之力、又曰、雖然如此、倒底去見清約、畢竟是知己。因往見之、亦見留。余曰、某必去有三、而貧猶次之。第一、父母老、本意得一第、不殿試、後爲人強勸就殿試、遂入館。夢魂中有一不適、便累日驚疑、精魄消亡、遷延至散館、又分房、已爲忍心害理、今必不可復留、一也。老師疏云、今日借債之人、即他日還債之人。今門生幸賴同鄉借貸、至今尚未借賬、如今歸、尚可爲不曾借債人、二也。思爲朝廷用、亦須些須本領、讀書草草、腹中空虛、如今回讀書十年、再來追隨老師未晚、三也。熊曰、士各有志、君決行乎。曰、決矣。曰、君行意可也。予遂歸。後孝感因閣中擬批錯誤事、索某拉寶坻啓奏、下吏部問、遂落職回。及余爲學士時、東海邀余同求明公一言起之、余爲之强行。及出、東海責余不出一言。余曰、余平生不求人、亦不代人求。若是

皇上問、當以實對。覺得向此老說、何爲耶。後來東海遂去、連結索公、索、熊復合、而北門、大冶懼。大冶爲說孝感有學統一書、有毛病、宜進

上覽、以開釁端。與北門謀、欲得湯潛菴與余二人有不足處論頭、即可爲

上言、而余與潛菴兩人不知也。一日、大冶在朝班、以此書叩湯。湯好陸王之學、而此書問之、已非意所合矣、初亦不置褒貶。大冶屢探之、遂答云、此書偏。大冶已得閒、後明公時常以書中事問余、余隨口答之、亦不疑。一日、與明公遇於塗閒、明又問、余應之云、大概好。又問、有人說此書偏、果否。曰、也沒甚偏處、大概是程朱而非佛老、有何偏。又問、難道盡善盡美。余曰、只是宁開將大聖大賢加之等第、似覺鹵莽些。班孟堅漢書原是極好的書、只是將古今人物分成九等、後人以爲不是。我輩發明前賢之意、偶然評論則可、而遂品題等類、便不妥。明頷之而入。誰知渠即入　告。一日

啓奏、



上獨畱予問此書、予即覺先說大段好。
上問、有人說偏子仍以語明公者對、
上亦似有不滿其中語者、遂退東海、遂以予語加添許多深文
醜詆、寄信與孝感。及熊遜脩典試浙江、南行、
上將予易經說付遜脩曰、有人一部書、帶與汝兄細批來、不可
與一人看。初孝感見
上問予所著易經說、命錄進、孝感囑人來、欲予編入渠幾條。
視其所論無可錄者、仍還之。渠大銜恨。及戊辰三月、予奔
太皇太后喪、遜脩先余到京、繳孝感所看余易經、逐條批駁無
一是者。
上問遜脩、汝兄云何。遜脩遽答云、臣兄言此書一字不通。
上默然、收入。至九月、余與武會試及傳臚畢、
上命孝感及余上殿、命他人都退、問孝感、李光地所著易經
何如。孝感即說不好。
上又問余曰、汝云何。奏曰、臣本閩人、孤陋寡聞、前進時原奏過
不慊意本粗淺、因

皇上說不妨、令進、臣本不敢說是。

上曰、到底有汝作書的意思何妨說出。余略說幾句、孝感搶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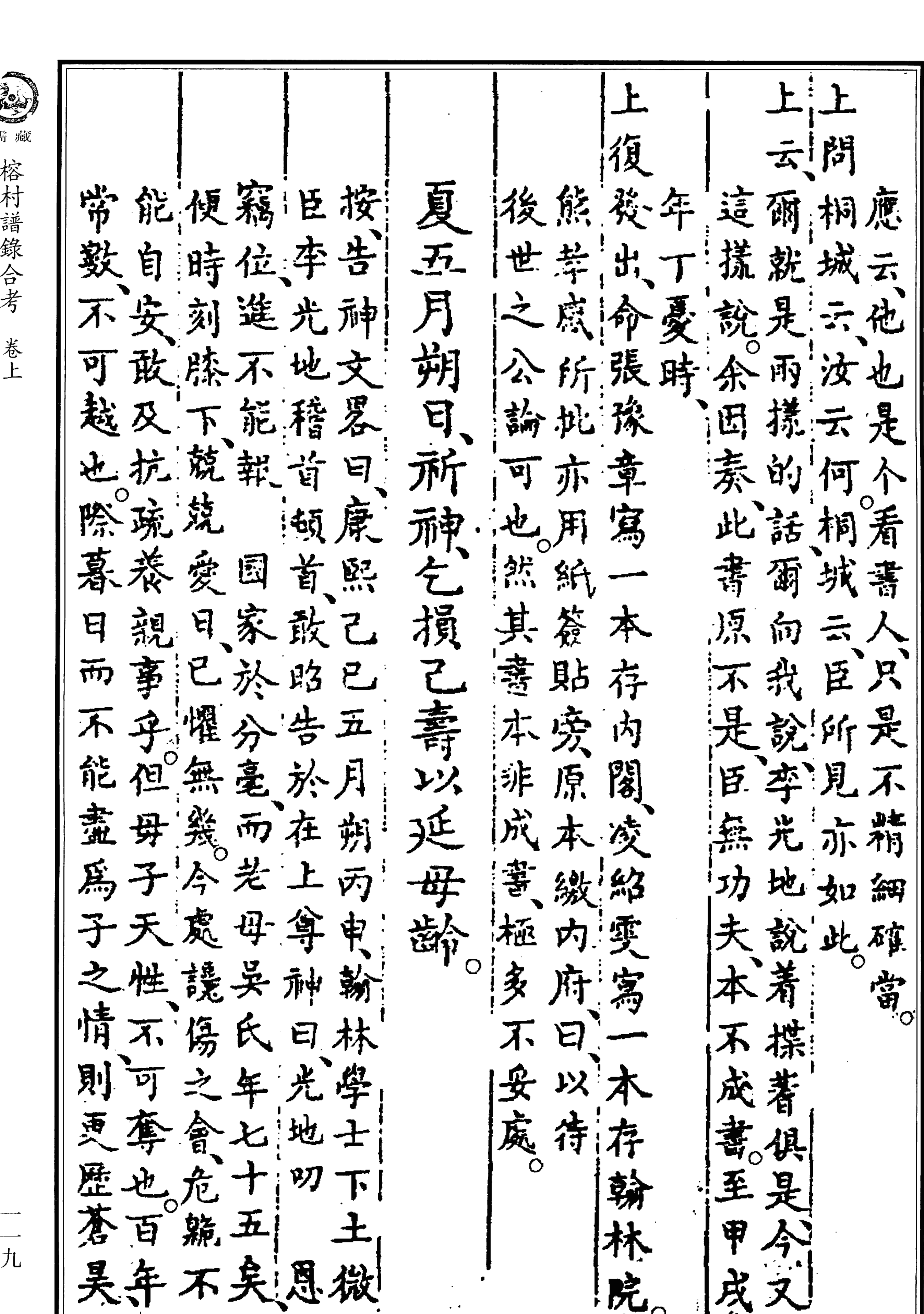
上曰、讓他說完、汝再說、如何不令人說話。余又說河洛之數方起頭、孝感又攔。余曰、此非予說、乃漢儒說。他又說漢儒之說如何啓奏得。

上又嗔其攙亂。余因說洛書一三九七、二四八六、三九廿七、二八一十六、五居中、建皇極、爲君道、處天地之中。

上明白算數曰、這是因 諭孝感及余二人在內閣覲面辨論河圖洛書、謂在 朕前不能盡其詞、奉 詔不得拘師弟之分、 命辨三日、盡錄其語以進。 命王公熙、伊公桑阿如監試者、張公英從旁聽之。孝感一到館、竟似取余的認罪供狀者。余曰、

皇上令辨、老師如何駁、門生如何答、方有是非曲直。熊亦卒不出一語來問。張云、還存師生之分。余遂許之曰、但教熊老師到

上前說我那處不是、我便認就是了。後回 旨、熊又用泛語答



應云、他也是个看書人、只是不精細確當。

上問桐城云、汝云何。桐城云、臣所見亦如此。

上云、爾就是兩樣的話、爾向我說李光地說著揲蓍俱是、今又這樣說。余因奏此書原不是、臣無功夫、本不成書。至甲戌年丁憂時、

上復發出、命張豫章寫一本存內閣、交給要寫一本存翰林院。熊孝感所批亦用紙簽貼旁、原本繳內府、曰以待後世之公論可也。然其書本非成書、極多不妥處。

夏五月朔日、祈神乞損己壽以延母齡。

按、告神文畧曰、康熙己巳五月朔丙申、翰林學士下土微臣李光地稽首頓首、敢昭告於在上尊神曰、光地叨恩竊位、進不能報國家於分毫、而老母吳氏年七十五矣、便時刻膝下、兢兢愛日、已懼無幾。今處讒傷之會、危疑不能自安、敢及抗疏養親事乎。但母子天性、不可奪也。百年常數、不可越也。除暮日而不能盡爲子之情、則更歷蒼昊

此恨無極。惟冀明神默啓吾
皇、翻然放歸田里、奉母餘年、省愆補過、以答天地　君親、斯爲
上願。如其罪疊積深、驟難蠲釋、敢籲明神回天之力、延母
齡算、以光地在世之年、減損益母、俾邀　恩予假之日、母
子一得相見、則光地瞑目無恨。微臣聞天高聽卑、神鑒在
上、螻蟻之誠、動必有感、是用齋戒三日、焚香告神、伏乞垂
靈響答、微臣光地不
勝叩首瞻仰之至。

改通政使司通政使。

按、公寄訓菴諸弟書畧曰、我自調銀臺、職事清簡、媢惡者亦似稍衰。但前程否泰、彼蒼之意、微茫難料、戒懼之學、要不可一日不思也。諸弟及兒輩皆素聞先正之緒論者、當此之時、必能兢業累息、以其要無咎爲心、不似俗情戀前想後、盤纏逐時挨過、至謀諸家、必無聊之極乃議耳。我望汝等安分樂饑、而責以經營長安米、無乃不情之甚乎。我



恩禍福之機、但存敬肆。數年來、叨
上不次之恩、席豐處泰、警動之早、安知非幸也。時將婉言安信、
推廣慰藉於老人之前、老人安則游子安矣。安弟書云、盤
桓者永久之符、貧薄者清安之象。二語吾甚歎賞。大家躬
行實體、夫復何憂。忙中未悉。○按年譜、公虩硊譊譏之中、
駭機之發若相乘、乃並之得晉。心疑之曰、安所得錫馬晝
接事乎。未幾、召問樂律、數日之
閒前後三
覲。及冬而改司馬。

冬十一月、改兵部右侍郎。

按行狀、敬恭職業、不爲苟同、所薦舉必雅士端人、退食則
磨丹漬墨、不釋簡編、門外車馬蕭然也。○按年譜、部胥例
以年杪試判示、中律者以雜職用。公與其事、考核必愼、不
徇私干。干者曰、此豈科場選士耶。何泥之甚。公曰、非也、既
已糊名、而乞方以得之、雖甚細故、其爲曖
昧欺人則一而已。干者服其言、遂不敢請。

始見宣城梅定九先生文鼎、闡歷算之學、以所著歷象本要初稿質正焉。

按年譜、梅定九博涉羣書、尤精歷算、凡中西之學、無不淹貫。爲人忠厚、徹於表裏。口不言人過、與人交和而不同。是時以訪南懷仁入都、公往扣所學、遂與訂交、因得其所著方程論、爲付刻閩中、板藏榕村精舍。公嘗推顧氏音韻、梅氏歷算、自漢以下專門未有也。○按定九文孫副憲玉汝瑴成序歷象本要畧曰、先徵君於康熙己巳歲至都門、主家侍御桐崖先生、公聞而先之、且設館焉。先徵君家世受易、而好治歷、兼通中西之學、欲著古今歷法通考一書、擬列五十八卷、屬稿未成。公曰、先生之書卷帙浩繁、成之難、鏤板亦不易、莫若逐條爲之論說、以發明與義、庶幾經生家亦得而卒業焉。先徵君然之、遂命題設問、成書數十篇、名爲歷學疑問。公讀而嘆曰、郭太史復起、不能及也。錄副



藏之。丁丑、戊寅間、公視學畿輔、遂授梓焉。又出自著一編、屬爲訂証、則歷象本要之初稿也。

二十九年庚午、年四十九。春、察賑大同。

按、公寄訓菴諸弟書曰、巡宣保報　命後、即有書附寄、昨得家安信、知毋氏近無痰患、長幼康吉、懽喜殊甚。又知倫英代安卿弟來郡酬酢。大抵一家事須合謀幷力、人人以得當爲願。如陽明拔本塞源論所云、切不可自私自利、内分爾汝財利小物、豈齊定數、而身之心術、所關甚鉅、家之元氣、所係甚大。汝等須以吾意體認擴充之、雖聖賢豪傑、必從此立根基、不然、徒瞞人耳。居家尤以儉素爲務。吾比着自宣府來歸、見其地環數千里、除一二富家外、人鮮甔石之儲、有穄數斗、稼實兩筐、便稱中上殷戶。蓋土瘠民貧、歷古如茲、不但饑歲也。行歷時頗得雨、近又風霾薄日、浮埃壞稼、勢漸可慮。

主上殷憂、羣僚議無虛日。看來人生粗糲淡飯、儘稱上福。雖然

發言盈廷，而誠心與民同患者，吾見罕矣。舉隅煩費，誰能爲正本清源之事者乎。竭期已邇，倫英肯步我竭者，故當任之。三英須盡心闡業，子弟有起者，父兄庶得息肩，吾甚望之也。

致奠魏環溪先生之墓。

按年譜，時因察賑，道經蔚州，致奠于環溪魏公之墓，感夙契也。

舉奏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縣知縣陸隴其。

上問今天下留心性學之人，舉山東布政衛既齊、靈壽縣知縣陸隴其以對，且云，陸隴其所著書，係有本之學。按陸稼書年譜，先是，李厚菴侍讀、

上又問陸隴其居官何如。對曰，清廉愛民。○按陸公行狀，是年夏，科道員缺，

上面諭九卿各舉所知。時公爲兵部侍郎，以陸隴其論薦，遂奉



旨行取。

附、論魏蔚州、湯睢州、衛猗氏、陸平湖諸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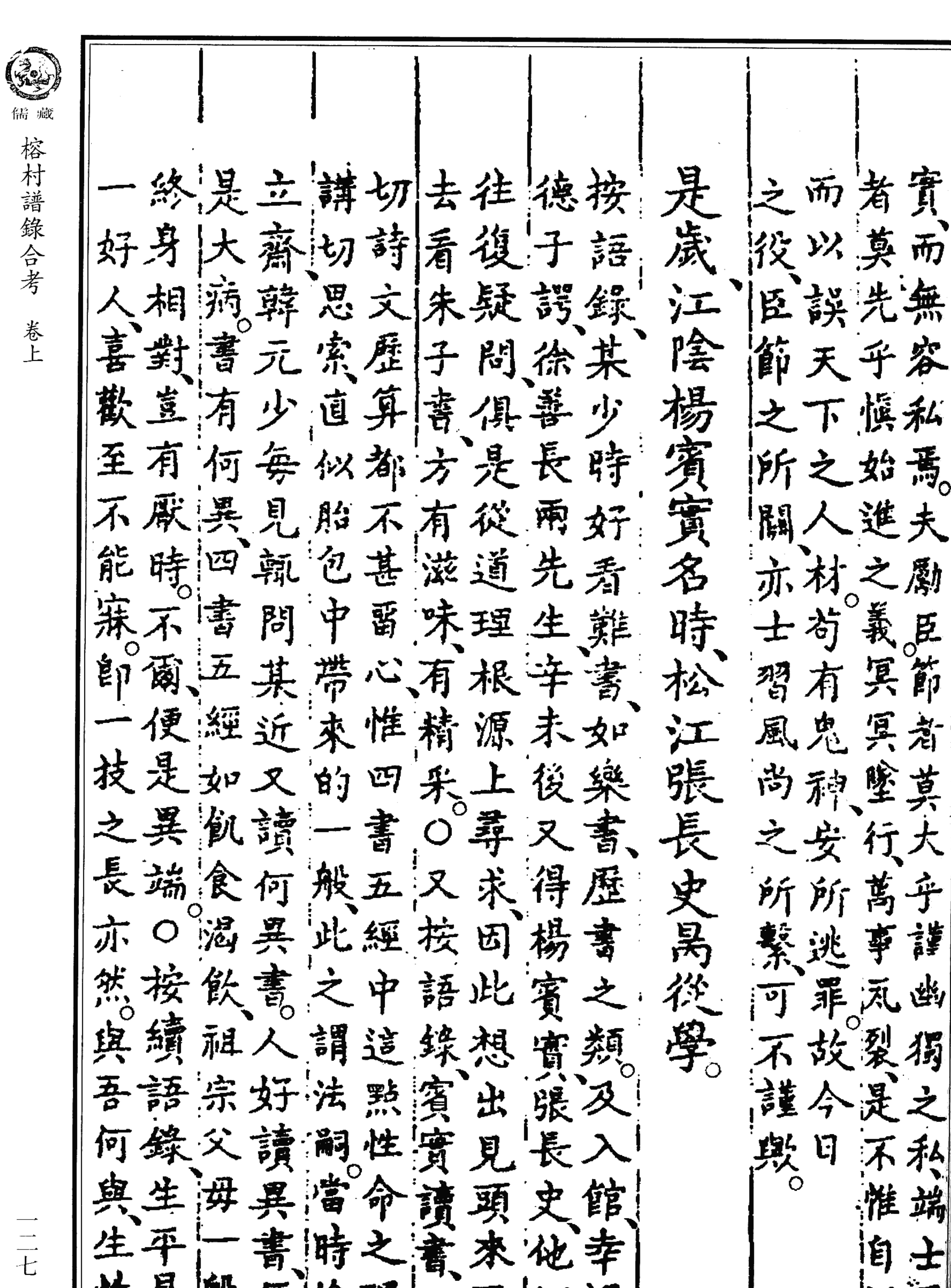
按續語錄、本朝人物、以魏環溪、湯潛菴爲第一流、他兩個實實有要天下好的意思。魏之議論條暢、氣象開明、逢人說法、不擇高下、人感其誠、故樂從之。潛菴爲人朴誠眞率、人亦感其誠、多從之游。衛老師見人輒與講書說理、汝不明、他不休、意思更好。只是後來頹廢急躁、舉措不時、亦不永年之兆。魏湯到會議處纔一語、雖不切、便有一段正經厚道意思。陸稼書便孤清高峻、人難接近、然躬行實踐、立品不苟、故人尊之。數公風度、于今總不見矣。又按續語錄、近時人物、如陸稼書、湯潛菴、魏環溪、衛爾錫皆眞君子也。陸稼書讀朱子書、外此皆不讀、覺得枯槁窄隘、然其立品卓然、人有騙之者、輒詣其處痛罵。姚江子靜一頓、便敬爲上客。潛菴人朴誠、其樂善亞於環溪、衛爾錫師亦好

善若渴，表裏洞然，勇於有爲，只是輕欲自見，意氣風生壞事耳。今時如張運青之清，杜秀水之淳厚，彭羨門之高雅，次之如韓元少之善全身名，吴匪菴之向善，類皆君子也。

三十年辛未，年五十。春二月，充會試副考官。

按年譜，公寬裕休容，獨于科場請託之弊，義形于色，以爲壞人品，傷風化，莫此爲甚。採虚聲與受賄囑，厥罪維均。又以制義者遵守傳註，佐佑六經，使人窮經明理，極有補于世教。才氣騖驅，名爲貌古，而實與經旨背馳，則掎摭糞壤，勢必晦澀蒙昧，若晚明之爲，心蘚如此，治忽何徵？故入闈與共事者同心剔弊，極力還淳。取張瑗等百五十人。○按文集撰會試録後序畧曰：歲辛未，

上命臣玉書、臣廷敬與其事，而以臣光地與臣士正貳。被命之日，工扃鐍，嚴寵糊，騖睦繼以累息。於是二三臣者與臣迭相告誡，古者卿大夫爲天子擇士，必得其德行道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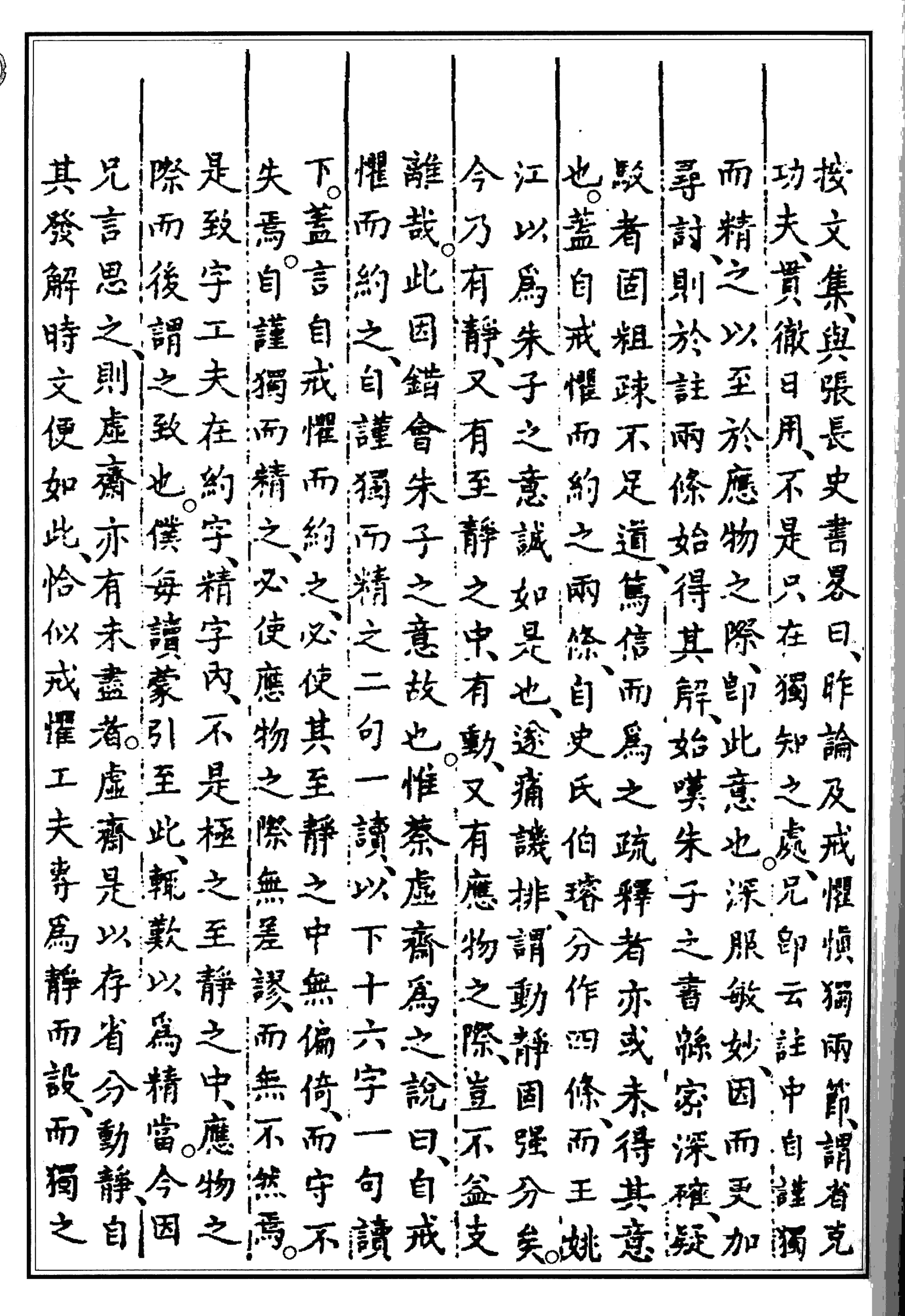
實而無容私焉。夫勵臣節者莫大乎謹幽獨之私、端士習者莫先乎愼始進之義。冥冥墜行、萬事瓦裂、是不惟自誤、而以誤天下之人材。苟有鬼神、安所逃罪。故今日之役、臣節之所關、亦士習風尚之所繫、可不謹歟。

是歲、江陰楊賓實名時、松江張長史㬎從學。

按語錄、某少時好看雜書、如樂書、歷書之類。及入館、幸遇德子諤、徐善長兩先生、年未後又得楊賓實、張長史、他們往復疑問、俱是從道理根源上尋求、因此想出見頭來再去看朱子書、方有滋味、有精采。○又按語錄、賓實讀書、一切詩文歷算都不甚留心、惟四書五經中這點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胎包中帶來的一般、此之謂法嗣。當時徐立齋韓元少每見輒問其近又讀何異書。人好讀異書、便是大病。書有何異、四書五經如飢食渴飲、祖宗父母一般、終身相對、豈有厭時。不爾、便是異端。○按續語錄、生平見一好人、喜歡至不能寐。即一技之長亦然。與吾何與、生性

如此。當日魏蔚州、湯潛菴是如此人、近惟楊賓實是如此。見人之善、如己之善。聞人之不善、如芒刺在背。賓實無瑕溪一段清明開霽和煖之氣、是天稟使然、其實外冷而中熱。其爲時文、散文生成筆氣便似曾子固、氣甚厚、下語甚重。其讀五經、妙在不是好其文詞、爲文章、却有甘其滋味的意思、故能措之於用。○又按續語錄、張長史聰明穎悟、如語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渠說其爲物也者、卽其生物也者。其爲生物之心不貳、故其生物之功也不測。又說無欲故靜、若禪家便說靜故無欲、真是大妙。靜故無欲、勉强要靜也。無欲故靜、自然而靜也。又講西銘極好、諸說已刻榕村講授劄記內。賓實也算細心、讀書能思、有見解、除長史便是賓實。長史小古文、四六亦天然華蒸。惜其無年、松江風土薄、令他受氣如此不厚。

與張長史論戒懼愼獨工夫。



按文集、與張長史書畧曰、昨論及戒懼慎獨兩節、謂者克功夫、貫徹日用、不是只在獨知之處。兄即云註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即此意也。深服敏妙、因而更加尋討則於註兩條始得其解、始嘆朱子之書縣密深確、疑駁者固粗踈不足道、篤信而為之疏釋者亦或未得其意也。蓋自戒懼而約之兩條、自史氏伯璿分作四條、而王姚江以為朱子之意誠如是也、遂痛譏排謂動靜固强分矣。今乃有靜、又有至靜之中、有動、又有應物之際、豈不益支離哉。此因錯會朱子之意故也。惟蔡虛齋為之說曰、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一讀、以下十六字一句讀下。蓋言自戒懼而約之、必使其至靜之中無偏倚、而守不失焉。自謹獨而精之、必使應物之際無差謬、而無不然焉。是致字工夫在約字、精字內、不是極之至靜之中、應物之際而後謂之致也。僕每讀蒙引至此、輒歎以為精當。今因兄言思之、則虛齋亦有未盡者。虛齋是以存省分動靜、自其發解時文便如此、恰似戒懼工夫專為靜而設、而獨之

外無所謂應物者也。蓋朱子之意誠有四節、特不如伯璩、伯安所謂有靜、又有至靜之中者爾。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是自覩聞說到不覩聞也。戒慎恐懼、自是動時事、但到靜中而此意猶存、謝氏所謂常惺惺者爾。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是自隱微說到顯見也。動靜隱見、分爲四節、而非如史、王之所云也。但中庸文意俱從覩聞顯見處說來、以見其功之至純至密、而朱子立言乃如此者、蓋主敬而存天理、是本源功夫、故必返諸寂然、而其體始具、省克而坊人欲、是末流功夫、故必推之萬感、而其用始行。理既如此、又將以兩項分屬未發之中、已發之和、故一則自動說到靜、一則自微說到著。朱子之義可謂精、而詞亦巧矣。準是以觀章句之義、則覩聞、動也。不覩聞靜也。更無所謂至靜者。隱微、獨知也。顯見、對物也。更無所謂應物者。且戒懼卽約也、謂收束此心、非復有更約於此、者。謹獨卽精也、謂辨明理欲、非復有精於此者。致字實義、乃在無所偏倚、其守不失、無所差謬、無適不然十六字之

中。蓋存養省克功夫必至於此、然後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中和乃極其至耳。兄思之以爲何如。

夏五月、銜　命視高家堰。

按年譜、高家堰者、明潘季馴所創天然減水壩也、長六十里、不加高築、鮮有潰壞。至是總河高築之、止留六閘、值水盛口決、大爲民害。公至、總河問曰、舊不築而害少、今築之而害大、何也。公曰、固也。舊以六十里減水、水雖漲、其力散緩。今止留六閘、則逕專而力猛、故所直之方、人畜田廬無不湮盡者、勢則然也。公又嘗言、河性湍悍、堤之則患塌潰之、則患淤、惟引而洩之於窪處、勿事防束、使四平皆容水之區、則雖或泛濫、勢將隨漲隨溢、不至驟滿橫決、有一道崩衝之虞、而河害自減、所謂不與爭地者是也。禹貢、九澤既陂、陂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汩陳之故智矣。然三百年來、不得不講治河之方者、徒以濟運也。攷漕運之法本色之輸、耗幾倍于折色、則其累在民。上運之日、文

武接受、實穴千孔、則其累在官。至旗丁之廪食、運員之祿糈以及漕艘之大修小修、閘夫淺夫之千里碁置、其累揔中于　國。綜而計之、每運米一石、無慮需銀八九兩。更合之以治河之費、蓋斤金不啻矣。若于畿甸之内、濬有泉源處所與窪下之鄉、厥壤塗泥者、倣古溝洫之制、採虞集之說、擇幹吏以與稻田、既可少殺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給吏俸。至各旗甲米、則量歲高下、就近省採買雜糧、以匀給之。如此、則東南漕額漸次可省、每歲量漕以牣　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淺波、不必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勢、引而淺之、一以損漕道歲輓之勞、一以免河防歲修之費、北收溝洫之大利、南減崩衝之甚災、計莫便此者已。

六月、保救御史陸隴其。

按年譜、先時捐納例行、尚立爲保舉之法、以防其弊。時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又别開例、并保舉亦聽捐免、又有捐

納先用之例。適陸公以公薦入爲御史、激吏道之不清也、抗疏請停二例、且請于捐納人員到任三年、未經督撫保舉者、概令休致。公遇諸廷、知其意逆、謂之曰、以爲保舉先用、不可捐納者、理正而詞順。諸已到任、以三年不得保舉而輒奪其職、衆將謂我何。

上寧背失信於天下乎。陸公不聽、疏遂上。○按續語錄、陸稼書當日上捐納本、

上發九卿議。時已依他永不開于振甲爲總憲也、不能消除衆論、而稼書畢竟要將已經選過的官一總限年去之。于時坐次與相聯、語之云、老先生所云、已依行矣。但得永不捐納、還少甚麽。已做官人、兵興時已藉其力。既做官、自有官評。不好的督撫所司何事、好的存之也無害。稼書詭云捐納的官也有好的麽。老先生不曾做外吏、有所不知、半個好的也無、極力爭之。振甲大怒、入奏。

上特命伊桑阿、阿蘭泰兩中堂、獨問予。時李湘北爲大司馬、爲予恐、且曰、若責舉主、必深自引罪。移時、兩中堂出問單、坐

余一人於下、似取口供者然。余曰、某於覆本内已畫題、原說他不是。伊阿問曰、畫題不過是隨衆、到底汝自己主意是何如。曰、陸隴其若論這人的操守、臣今日還敢保他、但是於事上却算不明白。語奏、

上亦無語。于振甲遂將稼書開死罪、減等爲流。陸公年譜作阻誤軍機、擬革職、發奉天安插。

上亦寢其事。陸公年譜作、奉旨從寬免議。至甄別、始革職回。陸公年譜作、奉旨、不稱職、對品調補。時辛未八月也。追後捐納復行、公持不畫押、而怨者亦衆矣。○按陸稼書年譜李厚菴先生來會云、衛京兆既齊面奏出巡所屬地方事、卽有祈奚救叔向之意。○按續語錄、于振甲爲都憲時、勢焰薰燭、獨余與杜秀水、彭羨門不至其門、遇於朝、深拱而已。一日、

上問于成龍、汝對朕說捐納人皆說便、獨道學說不便、是否。于答云、是臣說的。

上呼余名、余出班、

上云、汝說捐納事何如。奏云、

皇上所見極明白。

上曰、汝意中到底有汝的見解云何。奏云、軍與時是權宜應開的、太平時似不宜。

上亦不懌、顧中堂而言別事。可見予之短予於

上前也。初、予振甲為巡撫時甚好、予等甚敬之、對

上曰、天下官都盡賣完了。

皇上但使人將各省藩庫一盤、若有一處不虧空、臣便認罪。他將藩庫銀子買升巡撫、藩司焉敢發其奸。相習成風、都是用

皇上之銀買

皇上之官。

上問是誰賣、曰、不過是滿漢宰相、還有何人。既參北門之後、高、徐引以為黨、時致殷勤。又同馬公齊去審張浙一案、又將高徐等私書帶與

上看、一時俱得罪。後為諸公所中、

皇上時時叫去在宮門前罵說他們幾個同我讀書的人、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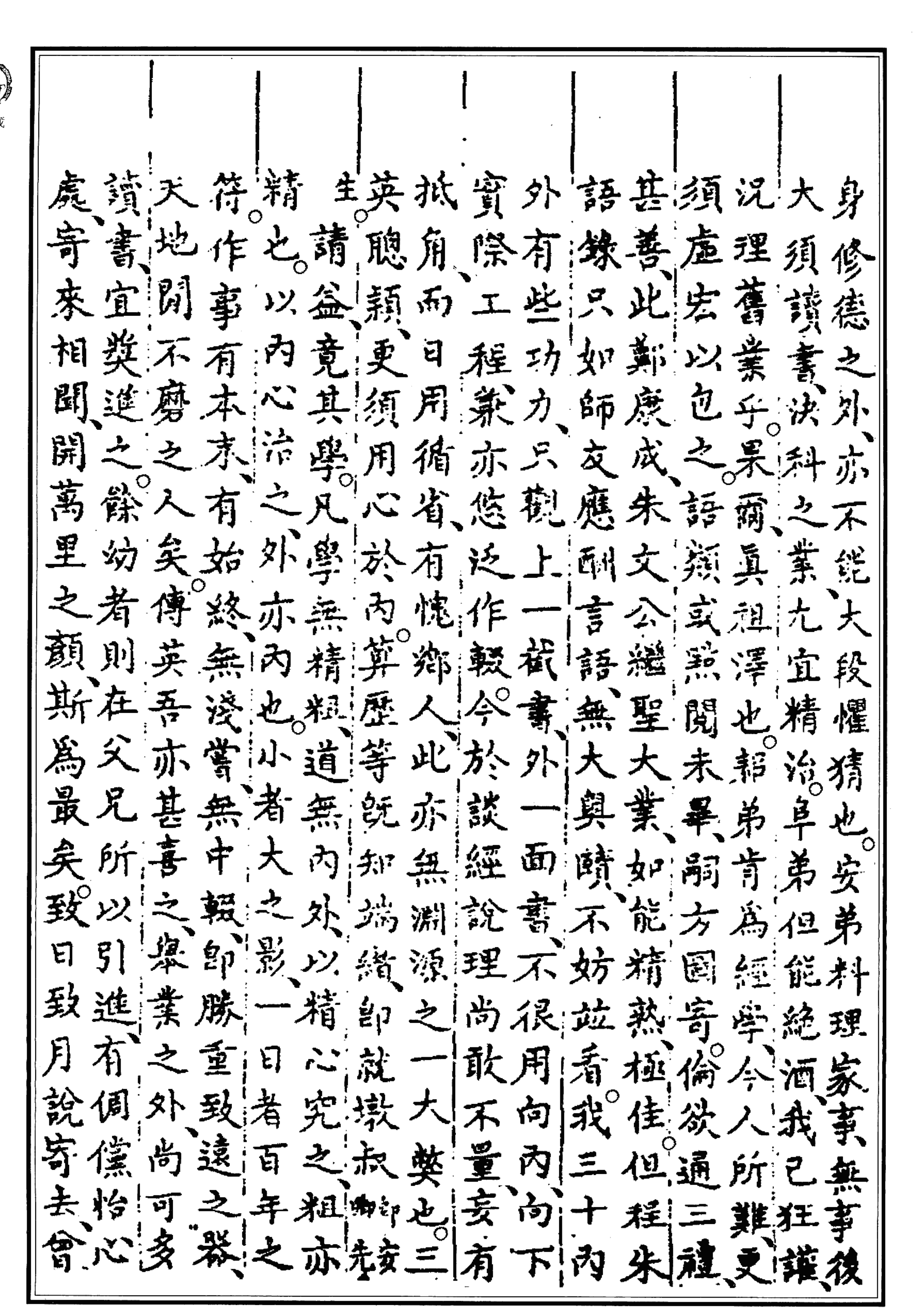
必定都要弄了去、爲甚麼呢。他亦笨笨的回荅云、臣不過是爲要盡忠報　國而已。直到陛做總憲、叫于養志不丁憂、說那个人不盡忠、還算个孝麼。又力主捐納、始失人望。陸稼書於于養志奪情、便上疏參、及捐納事、又上疏參、所以于振甲恨他、議他个死罪、減等爲流、賴

上聖明、寬釋。

冬十月、充武會試知貢舉。

按、公寄仲弟安卿、叔弟阜卿、季弟邦卿書曰、我近况雖勤瘁、風浪稍息。

皇上此亦頗厭漢官機械、彼譖人者迹風揚塵、終當自覆耳。先報　君恩、後盡于職。當日行止、我自有不中節處、兼有相誤之人、而我謂宜以坦白待之、雖時勢所趨、有所必然、而退思亦多可悔。大抵關在積誠致謹、耐事慎交、正好進步也。此時大過大象上句、吾嘗之矣、未能不懼耳。然前輩有言、仕宦以孤立爲安身、少識一人、省生一事、未必非福。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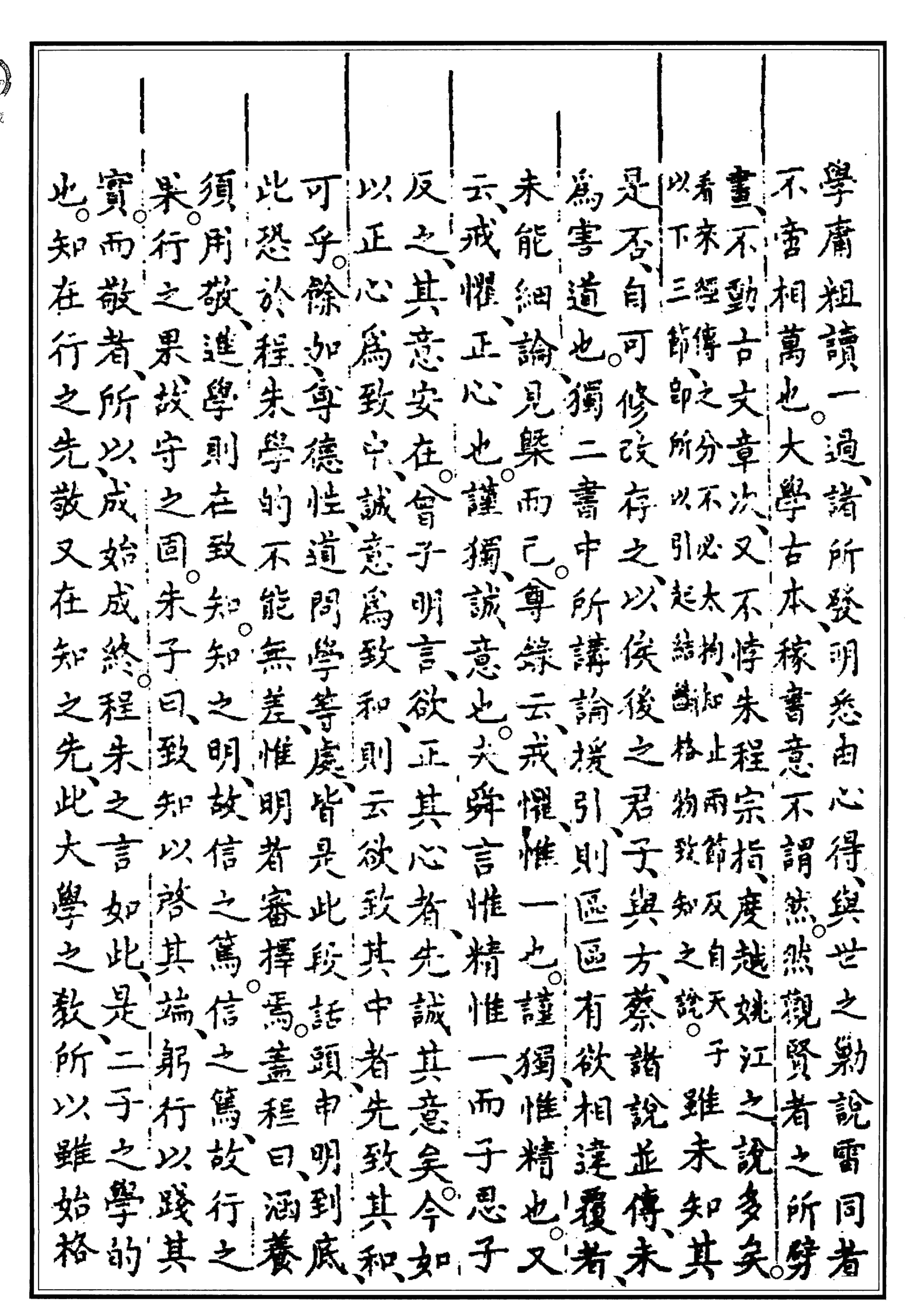


身修德之外、亦不能大段懼猜也。安弟料理家事、無事後大須讀書、決科之業、尤宜精治。阜弟但能絕酒、我已狂讙、況理舊業乎。果爾、真祖澤也。韜弟肯爲經學、今人所難、更須虛宏以包之。語類或點閱未畢、嗣方國寄。倘欲通三禮、甚善、此鄭康成、朱文公繼聖大業、如能精熟極佳。但程朱語錄只如師友應酬言語、無大與賾、不妨並看。我三十內外有些功力、只覷上一截書、外一面書、不很用向內、向下實際工程、歉亦悠迄作輟。今於談經說理、尚敢不量妄有抵角、而日用循省、有愧鄉人、此亦無淵源之一大弊也。三英聰穎、更須用心於內。算歷等既知端緒、即就撳叔耜卿較生請益、竟其學。凡學無精粗、道無內外、以精心究之、粗亦精也。以內心治之、外亦內也。小者大之影、一日者百年之符。作事有本末、有始終、無淺嘗、無中輟、即勝重致遠之器、天地閉不磨之人矣。傳英吾亦甚喜之、舉業之外、尚可多讀書、宜獎進之。餘幼者則在父兄所以引進、有倜儻怡心處、寄來相鬭、開萬里之顏、斯爲最矣。致日致月說寄去會

到否、細思又有未穩處、候再思之。如於理無當、則此說不足戀也。○是月、季子鍾佐卒。○按、公又寄諸弟書曰、前後所寄信想俱到、皆開三英信以後者。吾年來遭際如此、自有定命、無可怨尤、但得倫英壯健堅實、三孫長成、則尤可以自慰、諸弟善照看之。倫英既擔家務、又多所憂苦、可以道諭之、當見其大者、爲祖父母、父母愛身、斯爲能孝耳。阿母積憂之餘、形神當大損、諸弟宜刻刻在旁、博其歡悅。我極至明年必可得　請省覲。年來骨肉天眞頗散、諸弟宜共修復之。我今在遠、墩兄便是子弟之率、大家宜共尊之。就令有偏私闕失、何妨面諍、而含默不言、以傷親親、此世俗之誤也。深惟吾此意、釋去疑嫌、痛絕婦人小子鄙俚惡薄之論、則元氣醇厚、發必無疆矣。

論訂惜陰錄。

按、文集、公與友人書曰、承顧向自未卒所請、然挹清明之氣、用心於內者專矣。所示惜陰錄諸編、未能逐條細檢、惟



學庸粗讀一過，諸所發明悉由心得，與世之勦說雷同者不啻相萬也。大學古本稼書意不謂然，然觀賢者之所劈畫，不勤古文章次，又不悖朱程宗指，度越姚江之說多矣。看來經傳之分不必太拘，止兩節及自天子以下三節即所以引起結斷格物致知之說。雖未知其是否，自可修改存之，以俟後之君子，與方、蔡諸說並傳，未爲害道也。獨二書中所講論援引，則區區有欲相違覆者，未能細論，見槩而已。尊錄云，戒懼，惟一也；謹獨，惟精也。又云，戒懼，正心也；謹獨，誠意也。夫舜言惟精惟一，而子思子反之，其意安在？曾子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矣。今如以正心爲致中，誠意爲致和，則云欲致其中者先致其和，可乎？餘如尊德性、道問學等處，皆是此段話頭申明到底。此恐於程朱學的不能無差。惟明者審擇焉。蓋程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行之果；行之果，故守之固。朱子曰，致知以啓其端，躬行以踐其實，而敬者，所以成始成終。程朱之言如此，是二子之學的也。知在行之先，敬又在知之先，此大學之教所以雖始格

物、而所謂涵養薰陶以立其基者、已於小學豫之、非無根本而直從事於此也。中庸之戒懼、持敬之說也。其慎獨、則兼知行以爲言也。尊德性、道問學意亦如是。然程朱所謂敬云者、立乎知行之先而未嘗不貫乎知行之中、亦未嘗不周乎知行之後。故知則曰篤志審問明辯慎思、行則曰慎獨曰誠意、是敬貫乎知行之中也。大學誠意之後乃有正心、中庸内省之功繼以敬信、是敬周乎知行之後也。聖賢之言敬者、或先或後、或即存乎知行之中、皆有條而不紊、而不可以失其序、亂其名者也。今若稍更尊稱以戒懼爲存心、爲尊德性之事、以慎獨爲致知力行、爲道問學之事、則此書前後通貫、而於程朱本旨亦不相悖矣。此尊錄中大節目、所願訂正而求一是之歸者也。大抵程朱之學、直接顔孟眞所謂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至於文義章句之閒、後賢有作、不妨補備。如朱子於程子、可謂傳心者、然解釋經書、如語、孟、易、詩之類、纖微委折、豈盡同哉。大學、中庸宗程尤篤、而訂正尤多。蓋其精且至者無不同、則雖更相



發明、乃所謂其揆一也。近世於其所遞傳相繼者、往往不盡心焉、而輒爭於一章次文義之更定訓釋、以是爲尊朱、則末矣。此愚所以不識先生古文之作、而惟竊願於其學派加之意也。〇復按惜陰錄爲徐氏爾瀚所著也。徐名世沐、江陰人、見陸清獻公年譜。陸公稱其篤行君子、疑卽此君。徐以庚午歲訪陸公於京師、而先公此札自註云辛未歲。札中稱其用心於內者專矣。考庚午、辛未兩載、邸中與公講論者、陸公而外、張公昺、楊公名時尤多往復、見於文集、語錄諸書。至陸公爲庚戌同年、而聚首於都門者只此兩載。蓋陸公以庚午秋到京、辛未九月卽出都也。

榕村譜錄合考卷下

孫清馥、根侯纂輯

門下士官獻瑶瑜卿

曾從孫玉鳴延璜

曾孫宗文延彬仝參訂

元孫維迪爾啓校梓

三十一年壬申、年五十一。夏四月、名見乾清宮。

按公自記壬申名見問對畧曰、四月初二日、上退朝御乾清宮、命禮部侍郎掌院學士庫傳、兵部侍郎李光地至御榻前、上手持性理太問曰、邵雍問程頤、雷起何處。程頤云、起處起。然

程頤又極贊邵雍，以謂雍之學推其源流，遠有端緒，純一不雜，汪洋浩大。此是何意。奏曰，程、邵淵源雖微有不同，然極相推服。程顥常稱邵雍爲內聖外王之學，邵雍必欲以誌銘屬程顥，皆相推服之至也。

上曰，起處起三字，畢竟何意。奏曰，臣之愚見，謂凡事物動而後可知，雖以雍精於數，亦不能於未動時預爲推測也。昔有問雍庭樹何時生，當何時枯，雍曰，未動，算不得。須臾風飄一葉，雍便從此起算。可見起處起三字之妙，邵雍所以驚服。

上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此理固然。然此三字畢竟實義安在，程邵畢竟是同是異。奏曰，主程學者謂程頤此言譏雍雜於數學也。主邵學者謂頤不能答雍之問，姑抵塞耳。臣謂二人皆大賢也，未必有私心意見，答問之間，良有深理，非臣末學所能窺測也。

上曰，太極圖與先天合否。奏曰，太極、先天俱是以太極生兩儀，先天兩儀生四象，太極則加一而爲五行。四象、五行一也。

如孟子言仁義禮智、而不言信、信在其中矣。從此以生萬物變化、太極、先天似無不同者。

上曰、皇極一元之運何如。奏曰、一元十二萬九千六百、不知如何起算。雍精於歷數、不敢輕議、亦不敢輕信也。

上曰、律呂音聲、其理云何。奏曰、樂律說者極多、要只是據書本上法度推算、若見之制作、實屬難事。

上曰、汝能作否。奏曰、臣於理還說不來、安能作也。

上曰、八卦、九疇、河圖、洛書、汝會向熊賜履相質否。奏曰、未嘗相質。

上曰、熊賜履閑道録中有汝姓名、其書何如。奏曰、其書亦好。

上曰、其所論歷法何如、汝亦有歷理之書、與渠相合否。奏曰、臣於歷甚淺、識梗槩耳。況　本朝歷法超越百代、其閒千條萬緒、臣實不能窮究。

上曰、熊賜履道統之書何如。奏曰、渠平生尊孔孟、闢佛老、至於評論褒貶、人固各有意見。語畢、

上命出。

初夏錄成。

按文集錄中太極篇理氣先後說畧曰、理氣雖無上下先後之可言、然所謂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者、自超然形氣之表性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由此觀之、道器安得無上下。陰陽有終始、天地有混闢、而其性終古不移。故混兮闢兮、終則有始。由此觀之、理氣安得無後先。近代多譏朱子不當以先後言理氣、因之上譏濂溪動靜生陰陽之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然則不獨上下、孔子之言、生陰生陽亦孔子之言也。且上下、先後皆非判然兩截之謂。如無性、何緣而有氣、如無氣、性亦不可得見。以人心論之、無喜怒哀樂、則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故中庸言性道、以四者發未發言之。孟、韓言性情、表裏相應、此所謂不離者也。仁發爲喜、而謂喜爲仁、不可。義發爲怒、而謂怒爲義、不可。情自情、性自性、故聖人言道心、又言人心、此所謂不雜者也。迹近代疑者之意、乃以氣之迭運而適中不

偏者爲理。故羅氏整菴則曰、理在氣之轉折處見。蔡氏虛齋則曰、以太極爲陰陽之本體、不如以爲全體之爲安。二者所見正同。此如以喜怒哀樂中節爲性、語非不是、恐未究其根爾。若眞知性之爲性、則知周子之書、朱子之言爲無獘。○按續語錄、理卽性也、實實有个本體在、卽乾之元。而人之性也、有此、便不得不動、不得不靜。故朱子解太極曰、卽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極精。程朱說來若合符節、此外惟眞西山有些意思、餘不能也。○顧按、公嘗言五十歲以前亦不免疑、朱子理先於氣之說、至五十一歲後乃悟蔡、羅諸說之差、屢見於語錄諸編。今謹錄初夏錄中論訂理氣先後一條、并語錄一條附焉。

論近代蔡虛齋、羅整菴、王守溪言性。

按文集記王守溪性善對畧曰、性之說、自周子以誠言之、程子以理言之、至朱子而辨論反覆、幾無餘蘊矣。數百年



來、凡講論之書、科舉之文、誦書説、摭成言、未有以剛其是非也。中閒有憤悱不自安者出焉、而求以識性、乃反不勝其背馳之甚。然則性之説、其果難明與。近代講性命之學、與程朱異者曰姚江王氏、其同時以學名、而不與附和者、有虛齋蔡氏、整菴羅氏。制舉之學、爲一時楷、而能熟於或問、大全之書者、有守溪王氏。余少讀虛齋蒙引、見其拘拘焉疑於朱子理氣先後之説、大指蓋曰、天地閒皆氣也、無始無終者也、安有所謂理先氣後者哉。至求其所謂理者、蓋曰、凡氣之運行、無過不及者是也。朱子圖説曰、太極者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則欲更之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全體也。意以爲言全體、則運行不偏勝之意可見。而云本體、則不可知也。後得觀整菴困知記、其疑與虛齋同、其大指亦曰、氣之外無所謂理者而已。而又曰、觀理者觀於氣之曲折而已。至其果於自信、遂訾朱子而上及濂溪、則與虛齋之退然存疑者又未可同日論也。夫整菴嘗日號爲直諒於姚江者、而其説乃如此、則其所以失者

何也。曰、失皆在於不敢離氣而論性。王氏以氣之靈當之、蔡與羅以氣之迹當之也。吾之所謂性者、非靈非迹、雖離氣言之、而未嘗無此、則所謂本體、所謂大原、實驗之在陰陽五行之中、默識之則超乎陰陽五行之上者也。守溪之論性曰、天地閉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則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也。姚江之傳、守溪舉是爲稱首。夫釋氏之說、尊靈覺於無上、守溪以爲隨氣而有、其陋必爲佛所嗤也。姚江佛者而亟稱之、亦爲以靈言性之說合耳。虛齋整菴所執、又出其下。然則性之說其果難明與。守溪又引夫子之言曰、心之神明謂之性。以吾所聞、是聖也、非性也、此未知其誰是。然既不出於大傳、論語之篇、先儒未之引用也、則置而不辨可也。

三十二年癸酉、年五十二。春正月朔、始日輟一餐、以祈母壽。



按年譜、自戊辰趨　闕、衆家交攻無寧晷。公雖孝思純篤、而前饞已深、未敢率遽陳情以實饞言、拂
上意、而遺母憂。至是、母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矣、望雲之下、一則以懼、乃日報一發、以是年元日爲始。○是秋、冢子鍾倫舉
福建
鄉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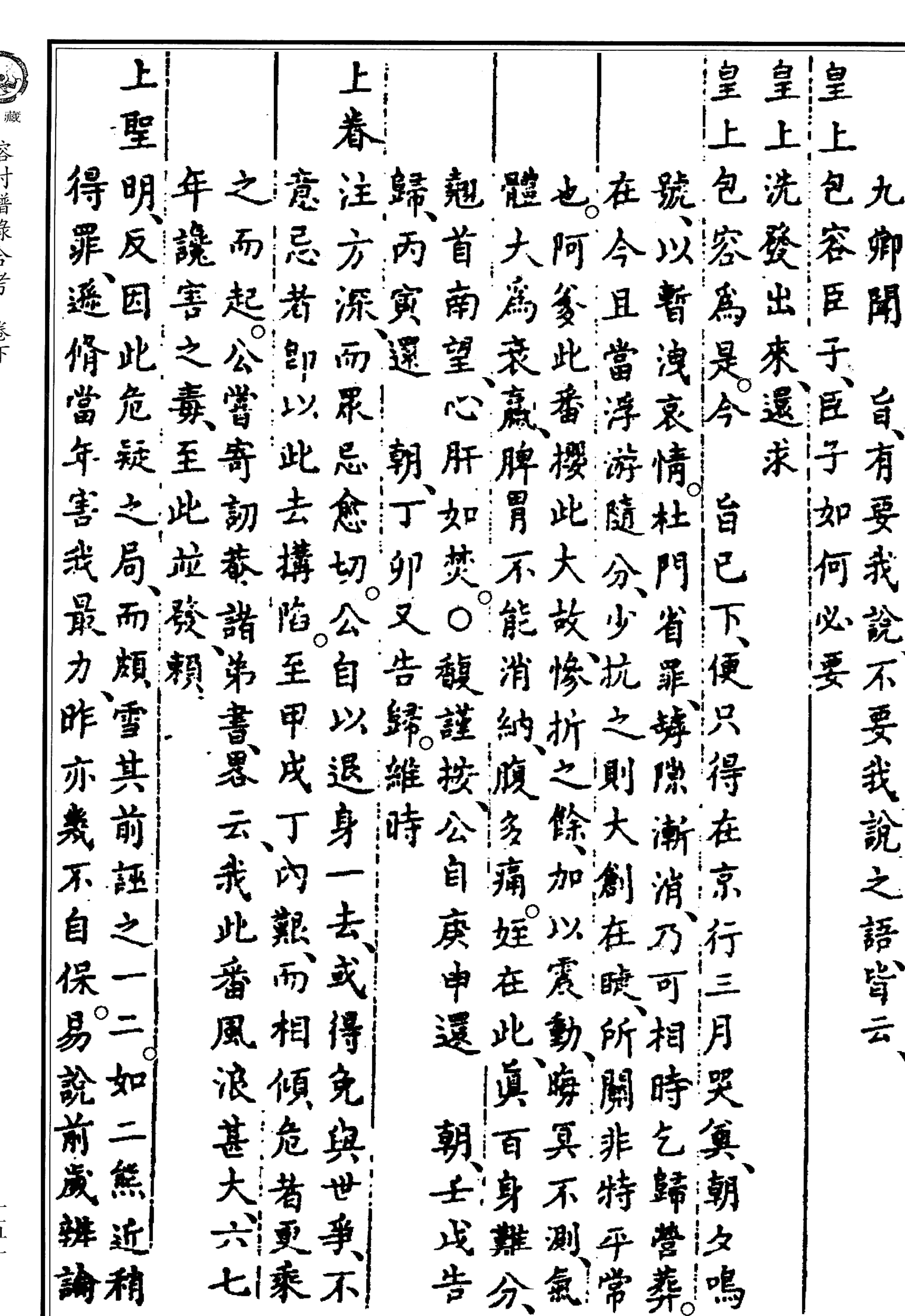
冬十二月、以兵部右侍郎提督順天學政。

三十三年甲戌、年五十三。春三月、丁母太夫人吴氏憂、乞
請奔喪。奉　旨、李光地不准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

按、菜園府君寄叔父訒菴書曰、三月廿七日、祖母訃音一到、肝膽俱墜。阿爹以五十之年、哀毀自傷、不得一訣、爲終
天之痛、晨夕勤動、僅能自持。及報丁憂、則奉　旨在任守
制、繼請假九个月、過家治喪、不　允。而臺垣論者籍甚。天

性之感既迫於中、意外之事復格於外。世變起身後、彭無山前後兩疏、奉
旨會議、茲又該部議奏、尚未結局。要之此着之根生於丁卯一疏、豕塗鬼車、日甚一日、恨歸某某、銜石以塡之耳。彭疏有令其在京守制之說、如今行止尚未能決、但欲望回籍、所謂求什一於千百、心荒悖不能詳稟、且亦不敢正言。阿爹此時景色如此。既遭哀慘、重以憂懼、血氣精神大不如昔。日用起居甚不可少、一至親爲之調度、姪亦難以決去。諸叔父密爲母氏言之、俟事定再稟。

又寄訒菴諸叔父書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無山參本、奉
旨、李光地不准回籍、着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後共兩疏、前疏着九卿會議、
旨問彭鵬爾與李光地同鄉、意欲相爲、適所以害之哉。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
朕豈不曉得三年之喪、古今通禮、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說便難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說、我便說。不要我說、我便包容。彭鵬爾參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着他意思。爾此言豈不是奉承他。於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語、中間窮極醜詈矣。



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
九卿聞　旨、有要我說、不要我說之語、皆云、
皇上洗發出來、還求
皇上包容爲是。今　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鳴
號、以暫洩哀情。杜門省罪、俟隙漸消、乃可相時乞歸營葬。
在今且當浮游隨分、少抗之則大創在睫、所關非特平常
也。阿爹此番攖此大故、慘折之餘、加以震動、晦冥不測、氣
體大爲衰羸、脾胃不能消納、腹多痛。姪在此眞百身難分、
翹首南望、心肝如焚。○馥謹按、公自庚申還　朝、壬戌告
歸、丙寅還　朝、丁卯又告歸。維時
上眷注方深、而衆忌愈切。公自以退身一去、或得免與世爭、不
意忌者即以此去構陷。至甲戌丁內艱、而相傾危者更乘
之而起。公嘗寄訓姪諸弟書、畧云、我此番風浪甚大、六七
年讒害之毒、至此並發、賴
上聖明、反因此危疑之局、而頗雪其前誣之一二。如二無近積
得罪、遞脩當年害我最力、昨亦幾不自保、易說前歲辨論

時、我已讓渠得志此者

上又發示九卿、至回奏曰、

天語謂李書精細、熊駁、但門氣耳、不論理也。此等皆熊徐合謀傾害之迹稍稍發露者也。彭無山、

上亦以醜詆大甚落其職。覩此機關、

天意似有開明之象。顧我此處且宜飲哀銜恤、以遵

君命、家後更當祇畏耳。於此見當時傾陷者雖非一人、而搆首禍之端者貽害方至是爲梗、竟不得遂銜恤之私、然以先

府君二札觀之、是公之心可以昭之白日對之君父矣。

是歲、宿遷徐壇長用錫從學。

按、徐壇長跋榕村語錄畧曰、某年踰三十尚陋、至學明季時文以爲工、於理道一無知識、苦甚面牆。歲甲戌、宗潢容安公祒爲塾師、至都門、獲交德州孫松討勳、賔介子從先生游。先生以氣静見器、許備門牆洒掃之役。嗣是督學

畿輔、旋改巡撫、雖行役多得侍側。洎入閣、留課孫清植、清藻句讀云。

三十四年乙亥、年五十四。朱子語類四纂成。

按文集爲序畧曰、自始讀語類、苦其已多、於是芟宂重錄精要、以備遺忘、或增或省、至是而四云。○按年譜、公尚有手訂朱子文集、循環點勘丹黃陸離、亦摘選其尤粹者、頗年抽易、未及定本。逮乙酉燬於火、以故失傳。○復按文畧内篇摘選朱子文集内數十篇、蓋在戊辰以前。所摘錄者迨晚歲必更精選重訂、惜乎燬火、無存矣。

三十五年丙子、年五十五。程子遺書纂成。

按文集爲序畧曰、程氏遺書讀之又久、手所纂錄又已忘其幾也。蓋句讀批釋比朱稍詳矣。其精蘊所在、輒爲發明一二、及其師友之間淵源明昧、議論出入、後學指爲疑案云者、亦頗用臆測而概亦必其是也。深於此學者不鄙而

講之、而正之、則又幸也。

夏六月、服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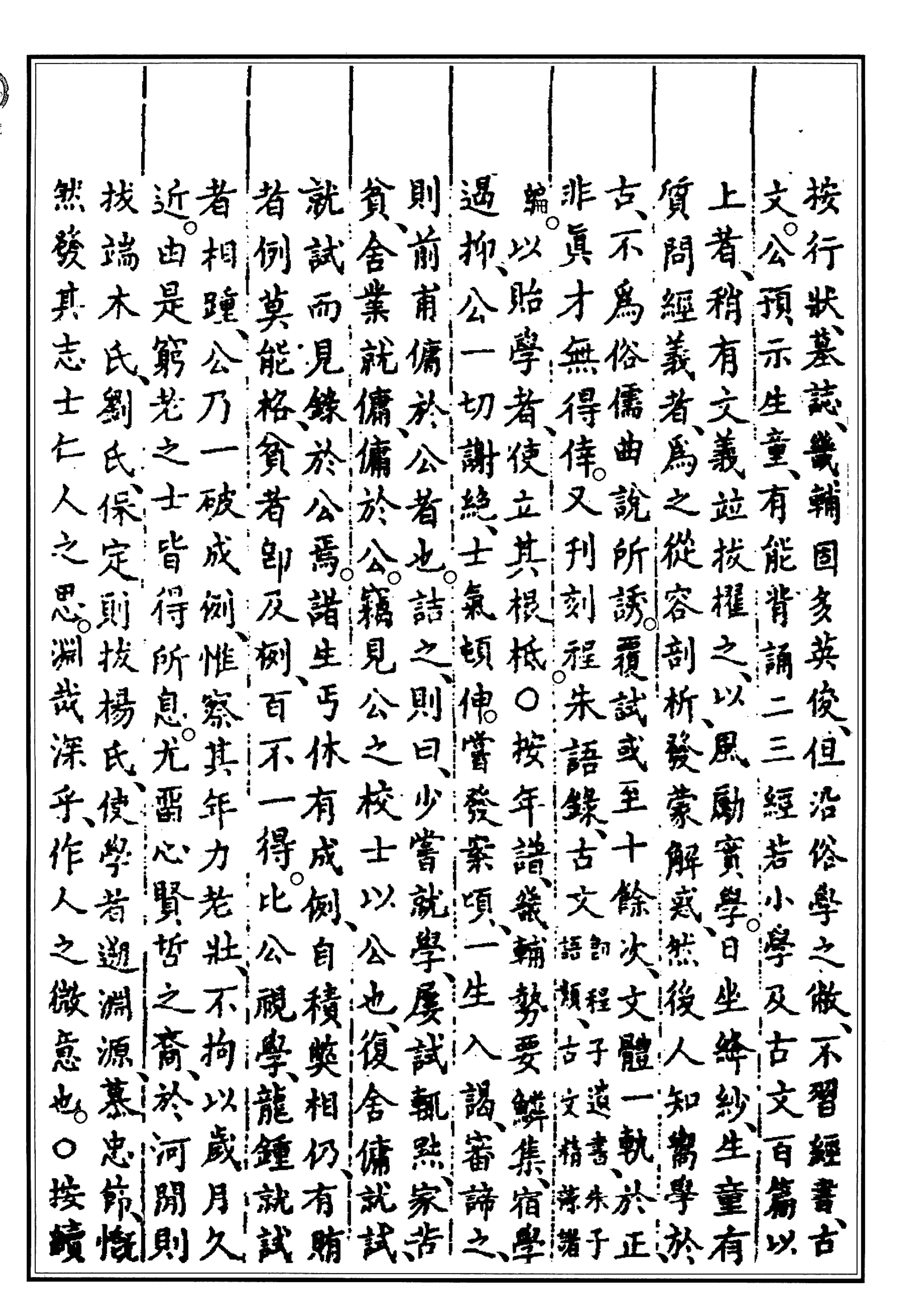
按年譜、是時譖搆公者咸以事敗、或死或黜、公心跡稍白矣。

冬十一月、復以兵部侍郎銜提督順天學政。

十二月、葬妣太夫人吳氏。

按年譜、墓在安溪感化里之南清鄉。公既未得丐歸營葬、曠歲忏忏、至是不得已命訒菴、心惟及季弟皐軒、偕冢子鍾倫襄事焉。

三十六年丁丑、年五十六。



按行狀、墓誌、鐵輔固多英俊、但沿俗學之陋、不習經書、古文。公預示生童、有能背誦二三經若小學及古文百篇以上者、稍有文義、並拔擢之、以風勵實學。日坐絳紗、生童有質問經義者、爲之從容剖析、發蒙解惑、然後人知嚮學於古、不爲俗儒曲說所誘。覆試或至十餘次、文體一軌於正、非眞才無得倖。又刊刻程朱語錄、古文訂程子遺書、朱子語類、古文精藻諸編。以貽學者、使立其根柢。○按年譜、鐵輔勢要鱗集、宿學遇抑、公一切謝絶、士氣頓伸。嘗發案頌、一生入謁、審諦之、則前甫傭於公者也。詰之、則曰、少嘗就學、屢試輒黜、家苦貧、舍業就傭、傭於公。竊見公之校士以公也、復舍傭就試、就試而見錄於公焉。諸生丐休有成例、自積獎相仍、有賄者例莫能格、貧者即及例、百不一得。比公祇學、龍鍾就試者相踵、公乃一破成例、惟察其年力老壯、不拘以歲月久近。由是窮老之士皆得所息。尤留心賢哲之裔、於河間則拔端木氏、劉氏、保定則拔楊氏、使學者遡淵源、慕忠節、慨然發其志士仁人之思。淵哉深乎、作人之微意也。○按續

語錄、阮亭王公士正見公於朝班、曰、公督學京畿、竊有兩語奉頌、曰、以正學端士趨、以寬大培士氣。聞者以爲知言。

冬、就補工部右侍郎。

三十七年戊寅、年五十七。選古文精藻、榕村講授成。

按文集序講授畧曰、吾家子弟輩授諸經畢、卽令稍誦近世儒先說理之文、雖今之學者不崇此、然幼志趨舍繫焉。吾懲夫晚出之爲俗驅、未丱角輒笑宋人之爲腐且陋矣。此殊有關涉、非特講解文字閒也。雖然、前代化治、先輩未有不學此者也。其時之講解文章出於是乎。抑如後之子史雜書旁及異說者乎。理詭於聖、文詭於經、古謂之不雅馴。此集所編、是前輩以配經書者也、故幼學講授自此始。又序精藻畧曰、余始銜 命視學、欲摘刻唐宋四家文畧、以惠遠僻之士。校士一年、甸南旣畢、每見下邑孤村之士、果限於荒僻不能得書、或師承無資、而終身不曾見古文



一字、既見亦不曉爲當讀、則余前序所謂剽剟於郡學坊賈之餘、其氣體卑凡、殆非才之過者、又豈非教者之責與。今欲廣刻、而力未能、且患讀者之未足於日力也、選自史漢以來六十餘首、刻以貽之、使稺年晚出、讀而知好焉、則旨將求覽其全、溥其趣、精蒐熟講、無俟於余也。

留題韓魏公晚香堂。

按公詩曰、駐節當年卧護軍、山河南北此中分。老來喜誦秋容句、歸去還遲晝錦文。紫府洞天應返駕、（雜記、公爲紫府真人。）黄堂風月有餘芬。（晚香堂在府治之東。）我行適值寒花候、歎息超然望五雲。（公登第唱名時、五色雲見。）○顏按、志稱大名郡治東偏有韓魏公晚香堂、謂魏公留守天雄、駐節於此、九日賦詩、有且看寒花晚節香之句。後人頌魏公者、爰建茲堂。明隆慶間、王守叔杲重搆之。公視學畿輔、曾詣其處、留題是詩。耿守文岱製匾懸於楣宇。後四十二年、爲乾隆丁巳、清顏待罪此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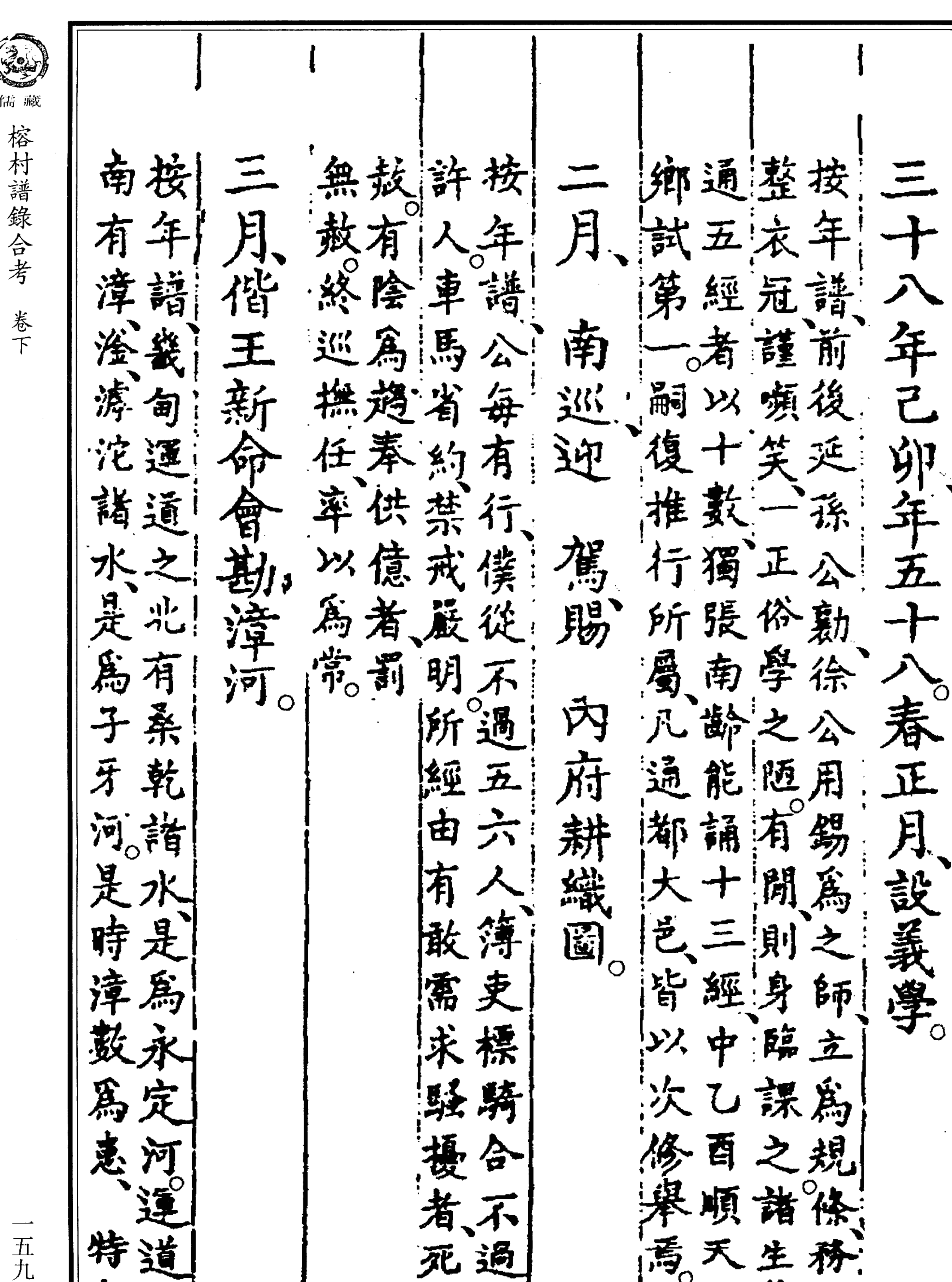
每逢郡邑童子試士之請講五經、三經者不乏。訪其父兄師友，皆述當年先公教人讀經之諭，言猶在耳。今日文教鼎盛，益斌斌觀風矣。吾鄉莊公復齋亭陽寄題堂句云：魏國晚香圖菊圃，安溪遺愛溯棠陰。

冬，就轉工部左侍郎。

十二月，以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巡撫直隸。

按年譜，公考校旗籍，清嚴如一。有以貳室之令至者，公固謝曰：黌序之名額，學臣所司，非學臣所有也。覩所司若所有，而輒徇情以邀私好者，負職之極也。吾之此來，簡書是畏，倘詔旨而外，皆不能以承命語報而罷。於是聲實翕然，內外益相信諒，干請之徒不過自絶。

上深爲嘉奬。公愈勵精，雖過勞被病，呻吟中不廢披閲，方期破俗還淳，以端士趨，興雅化，而巡撫之命遽下，不及究其績效，公嘗以自歉焉。


三十八年己卯、年五十八。春正月、設義學。

按年譜、前後延孫公勷、徐公用錫爲之師、立爲規條、務使整衣冠謹嚬笑、一正俗學之陋。有閒、則身臨課之諸生兼通五經者以十數、獨張南齡能誦十三經、中乙酉順天鄉試第一。嗣復推行所屬、凡通都大邑、皆以次修舉焉。

二月、 南巡迎 駕、賜 內府耕織圖。

按年譜、公每有行、僕從不過五六人、簿吏標騎合不過十許人、車馬省約、禁戒嚴明、所經由有敢需求騷擾者、死無赦。有陰爲趨奉供億者、罰無赦。終巡撫任、率以爲常。

三月、偕王新命會勘漳河。

按年譜、畿甸運道之北有桑乾諸水、是爲永定河。運道之南有漳、滏、滹沱諸水、是爲子牙河。是時漳數爲患、 特命

公會新命往勘之。

夏四月，安輯紙糊套。

按年譜，紙糊套屬贊皇縣，與河南北境，憑依崖谷，游惰叢奸，且爲變。公偵知，遂遣参將胡琨以百人馳往鎮懾之。琨以衆少辭，公曰：「奸民嘯黨莫能相長，及其計未定，急往且無事，多挾人騎，反激奸心。」琨至，果盡戢，嗣復遣知縣成永健入捕其首惡數人，餘置不治。更拯貸以牛種，使自業比平民。

請紅剝船田畝遇災一體邀蠲。

按年譜，紅剝船者，徭户也。其田畝向例以事異民業，雖遇災未嘗予蠲，積困已久，至是始甦。

請平糶霸州、文安、大成、固安等州縣存剩漕米。



按年譜、以被水故。

五月、回鑾、迎駕。

按年譜、始出時供億從簡、比回鑾又然。扈從者慕沸、公不顧。因開奏曰、畿甸翠華時幸、一切供億臣皆遏從減損、以紓民力。上是之、且命隨從有敢罔法擾民者、先按治、後以聞。由是皆息望于公。至僚吏亦藉公之重、得免苛求。即有求者、則謝曰、非不欲相奉、巡撫實不許我也。

六月、督捕蝗蝻。

按年譜、畿內窪下州縣每歲蝻發、是年尤盛。公既親督官吏晝夜捕撲、又募民有捕致一石者、于貲若干、即除災之中而寓振窮之惠。須之復以捕撲未盡自請鐫級、及協捕各官級、以督其效。未幾、捕撲盡滅、歲以有秋。凡官僚所鐫

級、概蒙開復。按榕村續集、書寄季弟耜鄉界曰、近捕蝗、遍歷郡縣、老大殘疾、鞍馬殊危、兼以伏日暑雨、炎濤交蒸、北地泥水深厚、終朝跋躓。然中心安焉、雖冒病不辭者、自惟垂白、功德不豎、督學時粗盡區區、爲有以及人、今則捕蝗蝻已近十萬石、將來當不下數十萬直隸秋成、幸未爲此物所傷、抑亦竊比於禦災捍患之細者耳。考亭至訓、身勞而心安則爲之、利少而義多則爲之、吾輩其奉此以老乎。

秋七月、赴固安聽質、因劾永定河分司吳祿禮。

按年譜、祿禮築堤曠年、不報奏銷。公節其請給、祿禮途詆劾公貽悮工程。

上命侍郎羅察赴固安審質。公既就質、因閱堤工、盡得祿禮靡冒諸弊、抗疏論之。後羅察奏覆時、袒祿禮以排公

上既見公疏、命尚書薩穆哈復出覆審、盡得其情實、祿禮由是褫職。

八月、請以馬見伯爲中軍遊擊。

按年譜、見伯者、寧夏人、馬似龍裔孫也。以武進士授正定守備。爲人整敏、氣侯分明。公督學時過正定、與語、器之、至是拔以自助。公嘗閱河出、夜宿舟次、更既闌、披衣啓艙、見一人左鞬弓矢、右跨刀、閉息坐艙門外、呵之、則見伯也。詰其故、則謹對曰、公野泊于外、警守不可以懈。防過意表、中軍分也。公笑曰、際時清平、復何所怵、而君達曉凝坐、無乃憊乎。見伯曰、凡爲將者日夕警惕、倘床笫偷安、習久益慣、何以備疆埸驅策乎。公深爲嘉歎。後累薦之、歷山西、天津總兵官、擢固原提督、率師克復西藏、凱還、道觸瘴卒。見伯所至整飭軍容、惠撫士卒、不愧其家世。公嘗言曰、昔管子稱小白惕而有大慮。凡龍之蟄、聞雷則惕、惕而升騰、則雲雨作焉。故夫惕者、立事之基也。余始知見伯時、披腸陳義、見伯無不惕然易容者、以是知爲大器也。

冬十月、校刻梅定九所著歷學疑問。

三十九年庚辰、年五十九。春正月、請定常平倉咨部輒發之例。

按年譜、公以青黄之交、貧民待哺、每歲表請平糶、例下部議、動經數旬、遂使良法美意、不得及時以濟農畋之急。請咨部輒發、自今年始著爲令。

二月、子牙河工竣、扈從閱視、賜御製子牙河詩字。

按年譜、公查勘漳流、丁其原委、乃建議堵廣福樓決口、濬閻留二庄河道以分水入淀、築完固口以分水入衛。上報可、因以委公。公乘春作未興、遂竣斯役。濱河居民且千家、公别相基兆、官爲營室以易之。民去水患、得寧宇、歡聲沸

然。

三月、行取李發甲、屠沂等四人。

按年譜後、發甲、沂歷官皆有聲績、累擢至巡撫。

秋七月、請以許天馥知河閒府、經理水田事。

按文集、請開河閒府水田疏畧曰、切河閒昔稱九河下流、近代因運河堤岸南北横亘、出海之口更窄、其水自西南來者、大水如漳、滏、滹沱、小水如大陸澤所受之水及正定諸山水、皆合流并勢、由獻縣、河閒經青縣、靜海以入於淀、而與十五河之水並出於西沽之一線、源大末小、勢易横流、是以直隸水道之宜講者、惟河閒爲最。若能修治溝洫、雜興水田、則水勢漸分、將下流之水勢亦日減、是資水之利、即以除水之害也。查管河同知許天馥籍貫江南、諳曉

農事、前任文安知縣、教民修治水田、閒此數年、文安水田殆且半縣。乞將許天馥特授河間府知府、即令於職事之暇、與舉水利、三年之後、課其成效以爲功過。

八月、條奏科場學校事例。

按文集、時湖廣總督郭公琇因勸學道、並陳場弊、

上遣戶部筆帖式德明齎　諭詢公、公將督臣、科臣、臺臣條陳及九卿、禮部覆奏分學校科場兩項一一議明。其有未盡者、於學校內推廣四條、曰學臣宜經考試、曰教職宜稍清汰、曰士習宜正、曰經學宜崇。於科場內推廣三條、曰容首告、曰嚴外簾、曰儒士宜斥。條奏詳密、槩蒙施行、具載集中。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請撤回王新命、身任河防責成。

按年譜、新命專督河防、累歲靡金錢鉅萬、績用弗成。公請身任其役。

上許之。公念北方三冬土凝，既難疏築，夏秋大雨時行，河淤方泛，而農務正殷，尤非勞民之候，計惟春回凍解，興役爲宜，乃先時飭材，以需乘時庀事。

十二月，勘東翼馬廠，請以餘地聽民墾種。

按年譜，廠地旗民紛爭，已閱數年，公乃確查舊案，履勘實爲奏，畧曰，馬廠餘地有水佔不可墾者，有愚民偷墾，因歉旋拋者，有犁掘坵稜，雖似開墾，而無人承者。其經墾餘地實三萬二百一十晌，蓋愚民因己田墝薄，故舍而墾餘地，原未多佔漏糧。所當寬其偷墾之罪，使各安耕種，照則輸糧。至旋拋及掘坵等地，容臣檄行州縣陸續勸墾，照墾荒之例升科。

上可之。是役也，八旗都統俱銜命會勘，既退還所據民業，而公供饋有節，又不滿其求，各懷憤悒。獨白公某歎曰，有官公正若此，撓之可乎。嚴束所部，毋敢睢盱入城市者。及事

定、旗人猶囂沸。

上命內大臣會公確議、內大臣辭色俱憤、公據事論理、詞氣沖和、內大臣爲之愧屈。

是歲、洪範初稿、孝經註、正蒙註、握奇經註成。

謹按、公洪範稿凡三種、俱鐫刻矣、尚有弱冠稿本、於乾隆甲子年從温陵徐山人簡之處購得。

四十年辛巳年六十。春二月、扈從閱永定河。

按年譜、永定河自蘆溝迤東、兩岸多沙土、歲有衝決。

上親臨相度、命自三聖菴經老君堂折而南出柳岔口、各爲築堤開河、引水入淀。公欽承　指授、於回　蹕後即乘時興工、所集民夫餘十萬人、每十夫給一鋪爲棲止、夾岸以席爲之。每鋪九夫供役、一夫供爨。擇佐襍有幹才者畫界責成、每員轄三十鋪。又擇二大員分南北兩岸兼轄之、而

特薦責性震總理其事。每日與夔赴工，皆以鳴鑼爲之節。程有常規，役無偷惰。公又自駕小舟，駐柳坌口，日肩輿往來，勞來程督之。于時東作將興，役夫中或生怨言，公召父老諭之曰，南河之役，藉以濟運，猶爲有利於 國。至若此役，上煩

聖慮，下勤百官，無非爲父老田廬之計。北方三冬土凝，夏秋水發，計一年中可以興工者惟方春兩月耳，父老義宜仰體

當宁之憂勤，知爲萬民身家之切務，急率子弟，官民一心，及時趨事，以圖永安，不當視爲公家力役之比，妄生怨讟也。語未及既，父老皆應曰，諾。出而相語，役夫皆應曰，諾。歡呼赴事，凡四十日而工竣，附河居民亦代爲度宅，如堤于牙時。

夏四月，永定河工竣，扈從閱視， 賜御製永定河詩字。

御書夙志澄清匾額及 御服衣冠。

上

按年譜，既竣役，爲奏畧曰，上念淀居之民屢被淹澇，特命開河築堤，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釘樁下埽七十餘里，大城縣西隄樁埽工七十餘里，又于牙廣福樓新河接修至賈家口等處堤工五十餘里，并雄縣民堤二十餘里，凡土工、樁工二百餘里，工程竝舉，不日告竣。沿河田疇涸出，二麥豐收，士民謳歌

聖澤，直同覆載。

上見疏，因躬出閱視，喜勞優渥，親解御服衣冠以賜。方役之興也，東作將屆，既虞苦雨以妨河工，又慮恆暘以悞歲事，而四旬之閒，晝則雲陰澄霽，夜則微雨疎零，十萬之衆，罔有疹疾，功以時成，歲亦大稔，論者以爲上下協和之應云。

請放免永定河効力人員。

按年譜，時用部議，名家居督撫以下，道員以上三十餘人至工所，出貲爲助。公以經費已足，不必責貲于下，且諸



臣中多有守職清素者、請一切罷遣。于是高曰騶、汪薇等皆得免歸。

請免開永定河工捐納事例。

按年譜、先時、王新命會開北河捐例、至是諸營進者復謀開之、重賄布託、計在必行。然條請甫上、而工已報竣、于是下公議之。始則部僚輸情、不可、則邸第諷指、又不可、則佐史交遞更請、且曰、

上意已肯、公慎毋違。公不應、密奏已之。時直隸與山西毗連、叢山中綿亘百里、大木數萬章、價浮鉅萬、奸商或借邸第爲目、横罔其利、官皆縮手、民盡呑冤。公聞之、飛檄嚴捕、奸夥悉奔散。

冬十月、請免築廣平縣堤工。

按年譜、時有請築廣平堤工者、公奉　命察勘、爲奏、畧曰、廣平一帶土鬆沙深、而漳性遷徙無定、開河則旋淤、築堤

則旋塌。詢之士民，咸稱不可築堤。且歷考漳河經由之處，其後涸出，俱成沃壤，不過目前被水，耕種維艱。惟有希
恩於被水之歲免其田糧，既涸則勸墾起科。若明年水勢未消，則再免一年，要以荒田墾種之年爲起科之限，則一邑稍蘇矣。由是廣平頻歲邀蠲，民未大病。頃之，又有議開豐南河道，并數流爲一者。公以爲費不可勝計，壞邑廬宅光尤衆，且流合犇猛，害將莫大，密奏寢之，所全尤多。

十二月，勘西翼馬廠，請斥餘地予民。

按年譜，公以勘地必需農隙，故東西二翼分年勘之。既竣，爲奏畧曰：西翼餘地，乃先歲用以準抵城西所圈民地者，不宜圈給旗人，即旗人舊所侵圈，亦宜斥以予民。從之。

列舉楊名時、趙申喬、劉琰、文志鯨等十有五人。



按年譜、趙公、江南武進人、公同榜進士。始仕秋曹、引繩爭事、多所全活、以忤上官、自罷去。公與趙未及相見、有述其事笑於公傍者、曰、世有癡如趙某者乎。以故公知之。楊公、江南江陰人、與文、劉皆公辛未所拔士。楊公篤學力行、立志不欺、貌樸而氣方、言訥而神完。聞人有善、不啻己出、古之慥慥君子也。時特遣中書舍人詢訪人才、公列楊與趙、劉爲特等、自文以下十二人爲一等、密奏以聞。於是以楊督順天學政、趙爲浙江布政使、文督浙江學政、劉督江西學政、皆廉隅清愼、能于其職。

四十一年壬午、年六十一。春二月、扈從省耕畿南、賜御書勸農詔一軸。

按年譜、躬經博野、因念稼穡艱難、躬秉耒器、卽功竟畝、公爲文、勒石以紀其盛。

薦徐元夢。

按年譜、徐公字善長、一字蝶園、滿州人。癸丑進士、選庶吉士。與德公格勤從公講論、偕學無厭。後坐德公事褫革、妻女俱入辛者庫。時徐公父母皆在堂、公恐有差使事、致勤父母心、乃居父母舊處、而自尋屋別居、率其夫人及一女供役、不稍懈。父母見公身雖被累、讀書不輟、意頗歡慰。

命授書諸邸。公每退直趨寢、色養備至、若嬰赤之未離懷。聞者以爲美談。時公因召見、蒙問滿州人材、公曰、無有過徐元夢者。比蹕還途、命補授包衣員外郎。是秋、差充順天鄉試副考官。

夏四月、薦何焯。

按年譜、因便見、蒙諏逸民、公以焯對。焯博學強記、書法冠一時。性峻潔、持議論不爲詭隨、以此爲流俗所嫉。未幾、

名焯入京。明年會試後、恩授庶吉士。○按榕村續集、今與書曰、御試文極酣暢、論亦切題、不作泛語。以後有所作、正當確守宋人𣪚率、即異日藏之名山、亦不過扶窍微、尚體要、去宋以後之冗長耳。又曰、兄志在以學自通於後、科名原不足爲兄喜。所可喜者、出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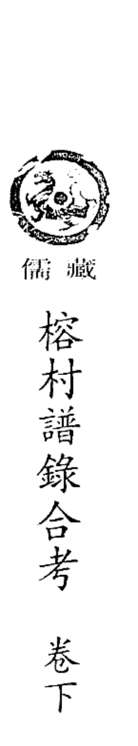
聖明特數、爲　昭代美談。二則爲高堂垂白、苟非以險幸得之、亦古人所以變色動心者也。趨　禁有日、深知愼默容忍、又因此得大精進。賢人君子、歷乎寵辱榮顇之途、處處是學、正爲此等。如必曰矯矯直遂而已、此以肆志山林則可、入世之後、即如千金良藥、亦須泡製幾巡、獨存眞性、然後自度度人、其道不窮。況在我者未必盡是、在人者未必全非、即令全非、又不足校。觀兄近事、眞能以是自檢勒、此又區區之所歎服、誇於子弟、以爲愜我深期者。又曰、見殿試榜文甚喜。雖不在三人之内、然充館職便與才稱。耳將來得箇好學院主司、文章有種子矣。又曰、

聖明一見、即稱奬淹雅、甚有喜色。僕平生頗受友朋之累、然每

諷蒹葭蕩苗之詩、邑所謂舉逸民而天下歸心者、喟然永歎、以爲此太平之基、太上盛德也。故每披誠、不顧其後、良以自笑。近又推行水田、社倉、平糶之事、將來亦必爲人口實。然意謂雖不成、亦且存此端緒、毀譽蓋其外者。王仲淹云、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奈之何以不行而廢也。高明何以敎之。○按續語錄、何屺瞻焯言、師之說經、自宋儒後無此。門生之說書法、亦數十年無講此者。其模樣皆不是。先生云、模樣最是要緊。如今時文、古文模樣先不好。凡事須先定其規模、至於後面施爲作用、有精采無精采、係其人之學力火候。若模樣便不是、後面尚何問其結果處、如湯潛菴、陸稼書等做人、亦是模樣不差、遂已有可觀。

秋八月、請興水利。

按文集、請興直隸水利疏畧曰、查北方土性、往往苦旱爲多。直隸泉源甚眾、隨處可以通溝灌田、若近河鄉地、則又



可築墻逼水、引渠廣溉。至於無泉無河之處、勸令民間鑿井、亦足以濟水利之窮。再如窪下之十數州縣、又苦水多、各有應修應濬大小河道、必并去水之害、然後可以興水之利也。又通溝、鑿井、修河等事、雖出民力、然多有貧民開濬無資者。敢乞

聖俞暫借道庫量行咨給、容臣等捐俸補還。再查近京處所、通衢平野、　輦轂所經、不便多行開鑿。至於各府州縣、窮鄉僻壤、似皆可一例施行。伏乞

聖明裁定。○按年譜、疏入、

上慮興役致擾、密勅姑以官檄行之、需事有緒再奏。公乃檄下所屬、令各條水利便宜、而清苑令浚井三千口、特最其績、以示勸。然以　明旨未頒、各屬觀望、鮮有成效。○按榕村別集飭興水利牒畧曰、北土地宜、大約病潦十之二、而苦旱者十之八。然北方苦旱、遂至於不可支、不能如南人補救者、非獨惰農自安、蓋根在於水利不修、束手無措故也。用地利以濟天時之窮、用人力以補天地之缺、自古爲政、

莫不以此爲先。仰該道司府廳乘茲農隙、令各州縣親履境內、按視山川形勢、何處可通溝渠、何處應修隄障、水之源委何去何從、地之高下何蓄何洩、何處平壤宜勸穿井、何處水鄉應疏河道、一一繪圖具說、務須簡潔詳明、彙繳本部院、另檄飛發、立爲簡便之法、畫一遵行。○按續語錄、開溝洫是一件大好事、使旱可灌田、澇可洩水、嚮馬不得縱橫、菱芡魚蝦多利。禹治水後、大約工夫全在此、故孔子稱之、不曰盡力堤岸、而曰盡力溝洫、不曰盡力江淮河漢、而曰盡力溝洫。蓋盡力堤岸、洪水之所以湮、鯀之事也。盡力溝洫、四隩之所以宅、禹之事也。前年會摺奏借帑廿萬、欲此方開溝洫、

上將此摺交朝分司琦云、爾與巡撫說、這極好事、但千餘年古人不會。做得事、要斟酌看準了再做、莫要做不成惹人笑。其實此事非借　朝廷力量、如何做得。

冬十月、南巡迎　駕、恭進歷學疑問、賜御詩及　御

書聯句。

按年譜、疑問者、梅定九所著也、有　旨索公所刻書籍、因用奏進。是役也、

上行至德州、聞

太后違和、即時返棹、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過天津、得寧復之

奏、

上方稍慰、喜慰之誠、溢于翰藻、輒成律句、親揮一軸　賜公。又

賜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柱句、凡與扈從者無不恭頌

聖孝云。

十一月、調考三鎮軍政。

按年譜、三鎮軍政例由鎮臣考校、至是

上以其軍容遠不逮撫標、　特命公名閱。公爲簡精良、核名實、其以卓異薦及附薦者凡數十人、弓馬有不必稱、而材武偏長者、如黃登以諳習水務舉、郭鎮邦以操守舉、若此比

者又數人，上並優予卓異。其後就中登壇有聲者相望，衆益服公爲知人。

是歲，春秋稿成。

按年譜，逮乙酉燬於火，其未燼者不能及半也。公又有手批春秋大全一部，公身後清植謹掇拾燬餘稿之猶可讀者，而以大全批語附之，刻入語録春秋目中。

四十二年癸未，年六十二。春二月，南巡，迎駕，賜御書太極圖説、西銘及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

按年譜，頻日召對，因指授曆算之要。時方命西人自京師至德州水地平以準天度，計二百里而差一度。上以語公，公曰：里差之算，古云二百五十里，今二百里，正以古尺當今尺八寸故耳。

上大然之。

延梅定九至署、校刻歷算書七種。

按年譜、公蒙　賜幾何原本、算法原本二書、雖經　指授大意、未能盡通、乃延梅定九至署、于公暇討論其說。因發其所著爲付梨棗、曰三角法舉要、弧三角舉要、筆算、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交食蒙求、歷學駢枝。又使諸生從而受學、於是陳萬策、魏廷珍、王蘭生及冢子鍾倫皆通歷算之學。公有詩云、年運遞奔馳、六藝缺復久、諸子興未衰、斯文幸已厚。蓋深喜之也。○按、梅玉汝序歷象本要畧曰、公開府上谷、復迎先徵君至署、爲刊所撰歷算諸書。余小子實侍杖履、事校仇之役、時癸未歲也。公當世大儒、門下皆一時知名士、如景州魏公廷珍、交河王公蘭生、河間王君之銳、晉江陳公萬策、宿遷徐公用錫、咸在署。公子鍾倫以定省至、公悉令受業於先徵君。公退食、即與先徵君會講、或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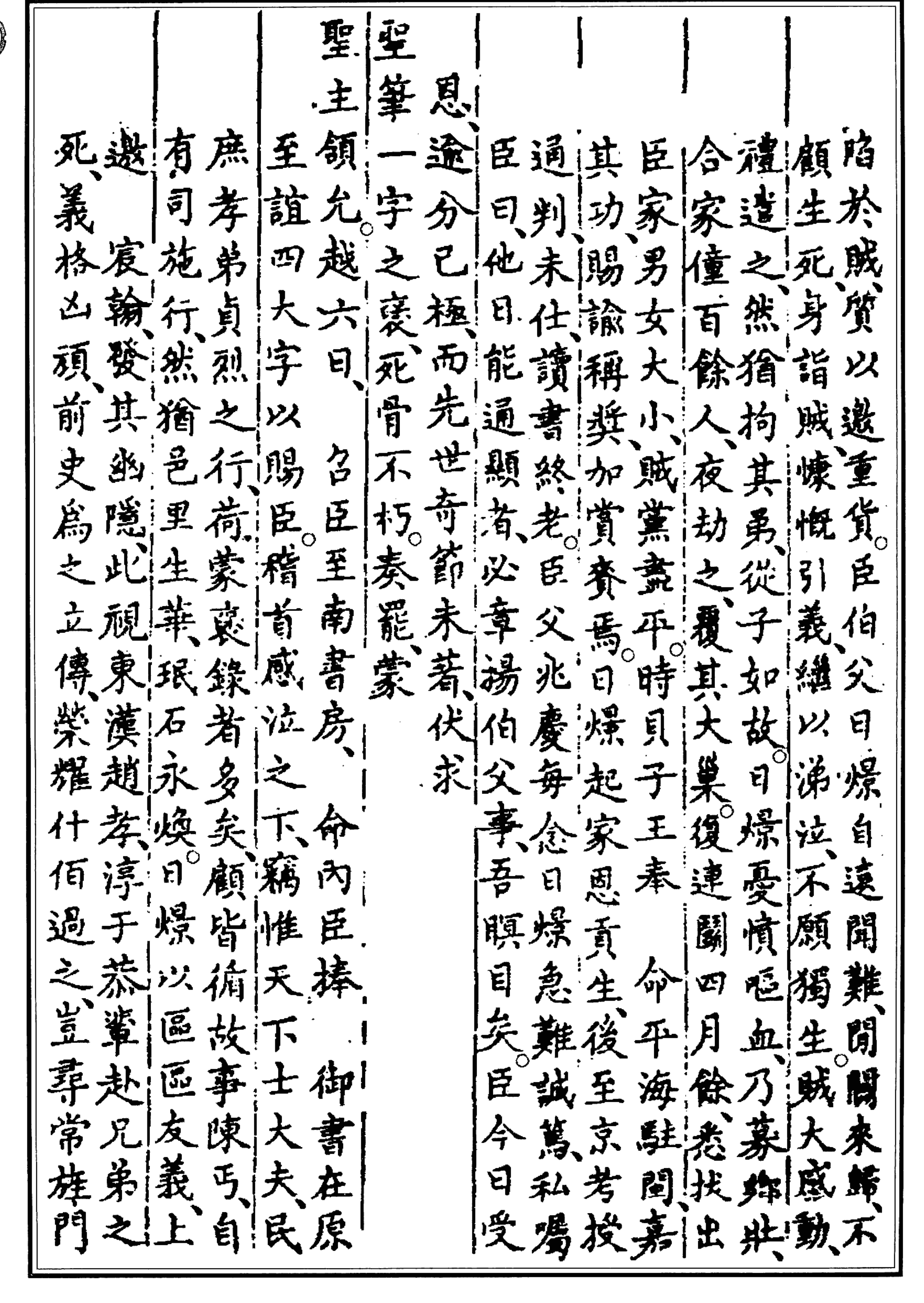
晰經義、商確古今。數成時在坐末、獲聞一二、迄今猶歷歷在耳也。

夏四月、遷吏部尚書、管理直隸巡撫。疏辭、不許。

按年譜、是時太宰需人、
上問侍臣曰、銓衡與畿封孰重。或曰銓衡重、或曰畿封重。
上曰、然則兩兼其職可也。遂以六官之長保釐三輔。

五月、回鑾、迎駕、因赴闕謝恩、追賜御書在原至誼額字。

按文集、恭紀御賜在原至誼匾額畧曰、康熙四十二年、臣以謝陞吏部尚書恩至京。初九日、內殿召對畢、臣乞以私事陳請、
上可之。臣乃稽首頓首奏曰、順治乙未、丙申間、臣一家十二口



陷於賊，質以邀重貨。臣伯父曰爆自遠聞難，間關來歸，不顧生死，身詣賊，慷慨引義，繼以涕泣，不願獨生。賊大感動，禮遣之。然猶拘其弟、從子如故。曰爆憂憤嘔血，乃募鄉壯，合家僮百餘人，夜劫之，覆其大巢，復連鬭四月餘，悉扶出臣家男女大小。賊黨盡平。時貝子王奉　命平海駐閩，嘉其功，賜諭稱獎，加賞賚焉。曰爆起家恩貢生，後至京考授通判，未仕，讀書終老。臣父兆慶每念曰爆急難誠篤，私囑臣曰：他日能通顯者，必章揚伯父事，吾瞑目矣。臣今日受恩，適分已極，而先世奇節未著，伏求

聖筆一字之褒，死骨不朽。奏罷，蒙

聖主領允。越六日，　名臣至南書房，　命內臣捧　御書在原至誼四大字以賜臣。稽首感泣之下，竊惟天下士大夫、民庶孝弟貞烈之行，荷蒙褒錄者多矣，顧皆循故事，陳丐自有司施行，然猶邑里生華，珉石永煥。曰爆以區區友義，上邀　宸翰，發其幽隱。此覸東漢趙孝、淳于恭輩赴兄弟之死，義格凶頑，前史為之立傳，榮耀什佰過之，豈尋常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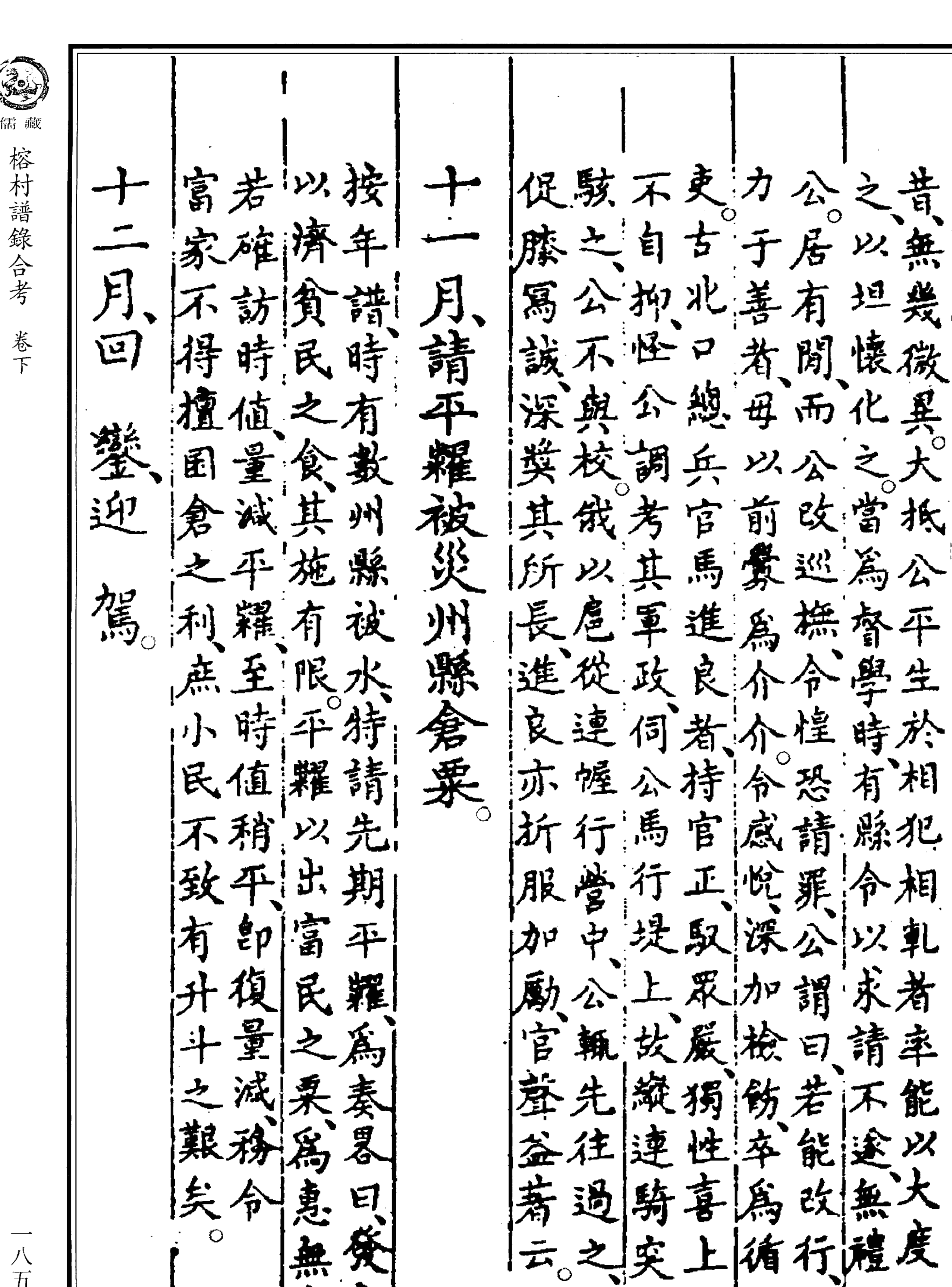
表宅比哉。

冬十月、請汰河工冗員。

按年譜、河歲有十二汛、而桃汛、麥汛、秋汛爲害最劇。公於永定、子牙二河積料於堤、必備必良、先事預防、極爲周緻。鼠穿蟻穴、察視綦詳、暴雨霪霖、飛檄驛至、以故數年中、河防鮮有潰壞。至是以事省員冗爲奏、畧曰、員冗則難覈其賢否、責專則易課其功過。請將正副筆帖式量行裁缺、卽兩岸分司亦可裁去一員、以免彼此隔膜之異。從之。

西巡、迎駕。

按年譜、屬吏有才而險狡者規代公位、陰結禁密、散爲流言、指摘公所薦楊名時、文志鯨等以撼公。公以故公于是役禮遇頓減於舊。或勸公奏黜其人、公不肯、曰、惟其才也。逮後其人別遷、以事敗、歸而謁公、公與修故舊之雅、懽若平



昔、無幾微異。大抵公平生於相犯相軋者，率能以大度容之，以坦懷化之。當爲督學時，有縣令以求請不遂，無禮於公。居有間，而公改巡撫，令惶恐請罪，公謂曰，若能改行，自力于善者，毋以前釁爲介介。令感悅，深加檢飭，卒爲循吏。古北口總兵官馬進良者，恃官正，馭衆嚴，獨性喜上人，不自抑，恆公調考其軍政，伺公馬行堤上，故縱連騎突而駭之，公不與校。俄以扈從連幄行營中，公輒先往過之，促膝寫誠，深獎其所長，進良亦折服加勵，官聲益著云。

十一月，請平糶被災州縣倉粟。

按年譜，時有數州縣被水，特請先期平糶，爲奏畧曰，發倉以濟貧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糶以出富民之粟，爲惠無窮。若確訪時值，量減平糶，至時值稍平，即復量減，務令富家不得擅囷倉之利，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艱矣。

十二月，回鑾，迎駕。

按年譜、山西總兵官王應統者、戊辰武殿試第一人、公所拔士也。蹕過山西、應統扈從、不能滿左右之求。久、

上召應統射、甚見褒許、因召閱其兵弁。凡扈從八旗兵在豹纛後、在所兵在八旗後、于是應統兵弁聞召欲前、左右故令旗兵遮道、勿使得前、

上屢趣而應統兵弁卒無至者。應統侍

上前、莫知所由、神色駭愕。

上震怒、遂以應統下詔獄。毀公者因復指爲公黨。既還京、遂解楊名時督學任、降文志鯨爲知州。

四十三年甲申、年六十三。春三月、請立社倉。

按年譜、公勸募吏民隨力出粟、得數萬石、分貯所在、乃修社倉之法、爲奏畧曰、立法之始、應有成規。可否分上中下歲、上歲加謹收貯、中歲糶舊代新、下歲量口發賑、并令官吏勿預其出入之政、但使主其事者秋後具以檢放之數



報官，俾有鉤考，庶可貽永利，而不至滋群弊。從之。行甫歲餘，而公被　召入閣，未竟厥緒。

記景州重建董子祠。

按文集，爲記畧曰：凡仕宦所至，首考其地之先賢、先儒，以曁名臣、高士，風被於來世者，爲之垣墉俎豆，使邦人有所稱思，禮也。景州舊有董子祠，而窄隘無規撫。歲甲申，知州事周鉞遂更買地於城東偏，斥大其基，出資營葺，又能以扈從自請於

天子，賜以額字曰「闡道醇儒」。吏部尚書、管直隸巡撫事李光地觀祠成而記之曰：韓愈氏論道醇孟子而疵況、雄，當已。然於董子則莫之及，何哉？在漢惟劉向頗知之，以爲王佐之材，伊、呂之匹。劉歆、班固雖頗過其論，然亦謂六經離析之餘，使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則非楊雄以下之所及也。自宋以來，更歷大儒，而其品始定。於三策之書，上疑七篇而與之相接。蓋其曰天性、曰天地之性，則性善之所出也。

其說雖源於孝經、樂記、而漢唐諸儒未有能述之者、謂非有聞於性與天道之傳者乎。其對江都王義利之分、王霸之判、則孟氏所反覆於齊梁之廷、累千百言以悟世者、如此而已。然則謂孔孟既沒、董子之學獨醇、程朱之言不可易也。地適持節於茲、因木石之竣、記識日月、又將使州之人士仰窺

聖代表章之

盛云。

夏四月、以河間府災民流移自劾、請削吏部尚書職、不許。

按年譜、河間以水故不熟。公自以職任保釐而名災異、無以自逭、既多方救賑、仍具疏自劾、蒙　恩慰留焉。先是、直隸舊例有外結事件坐罰贖者、其贖名無碍銀、悉歸巡撫。公于遞年罰贖、俱令貯庫備用、至是數已八萬餘兩。又借帑數萬兩、都爲糴本、遴官四出、設法糴運、煮賑散給、各有方畧、通商勸分、成策備舉、貧民賴以存濟。故歲雖荒、而途



無殍者。

赴寧津縣查察倉庫。

按年譜、山東自去夏苦潦、民流入京、言者以聞。上加恩、令資送歸籍。就中有不願歸者、多托言寧津籍、以免官吏驅遣。寧津壤接山東、口音不可辨故也。至是、蹕過密雲、見流民數百、問之、皆曰寧津人、而寧津令陳大經者、去冬業以老疾丐休、公已疏報下部議、而部覆不以時、及是始奏。上見、以爲近日事、怒曰、寧津民仳離至此、縣令乃臨事規避、罪可逭耶。命巡撫察其倉庫、有虧負即先斬首後以聞。公承　命往察、無銖兩虧負。爲奏原之、僚吏皆以觸怒爲公恐、交迭沮公。公曰、吾爲巡撫、民乃仳離、此罪不在大經、豈可使昇平在運、有殺一不辜之事哉。奏遂上。後因便復面陳、陳大經丐休年月、實無規避情事、

上意漸釋。越年、遂蒙赦宥。公之赴寧津也、寧津方苦旱、公以卓午禱于關侯之祠、入夜即大雨、四野霑足。公爲門符云、我來求麥秋、澤隨地徧。公靈霑華夏、日在天中。

冬十月、扈從閱永定河。

按年譜、是秋大熟、上甚悦、頻仍　召對。公因請宥王應統罪、放還家。

是歲、書寄季弟耜卿、論朱子之學、幷勗修三禮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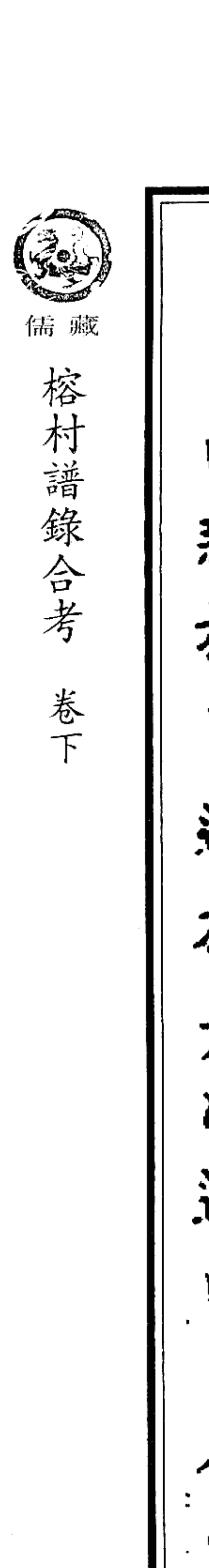
按榕村續集、寄季弟耜卿書曰、近以簿鞅餘暇、覆熟朱子文集、將取其要者彙成數卷、庶便溫繹。須得年譜檢對先後、人來時、弟可搜出封寄。覺得五百年來維持、眞是此人之功、孔子所謂民到于今受其賜也。此人與孔子相爲維繫、百十年來、人莫盡心其學者、故經義之道亦熄、不獨維閑爲土苴、幾於鄒魯亦贅物矣。中閒有幾人自名者、皆是

今日繙閱、明日立論、無爲己之心、而忽以持世自任、祇貽嗤笑、益助衰歇。渠輩蓋不知菽粟之味是凡人飲食、而不知者、故一則惡其說之害於聲利而不事、二則謂其理之庸常無奇而不思也。近如顧寧人、梅定九皆盡終身之力、專門名家、卓然可以自通於後。聞北方尚有一二人同於梅子之學者。至於移其心以事經籍、則吾三十餘年未見一人。蓋彼之學奇奥其外、而此之學精實其內。外奇奥、故有好名之心者歆羡焉。內精實、故無爲己之志者畔援焉。豈知從上聖賢二千餘年心血盡此數編、安有不出一點辛苦、而夢見者不成。周公俯仰待旦、孔子發憤忘餐、是在彼搜奇摭異、眩視駭聞也。歷覽俗尚、殊爲可憂、不過數年、恐更有左道異端乘之而起者。蓋消長盛衰、人心爲之眺兆、其證候先見也。吾儕又無德業足以重吾道、惟挾區區之明、狂嗥一二後生、使事探討經傳、而卒無應者。弟平生與十三經相寢興、而又觀翫閱雜、可謂賢者識其大者。今於孫卿所謂誦數以貫之者、儘已成熟、不足復費日力、惟

一意於精思探討，有得則效橫渠修辭之法，條條劄記，以備遺忘。如前書所說三禮是一件大功程，異日將以相屬，切具其端緒，再作一二年講論，便當幽者明，散者同也。屬有所感，晨起作書相報。

示長兒鍾倫治經須立規模。

按榕村續集，寄長兒鍾倫書曰：途中看梅先生書，其功夫可謂不愧古人。漢人學務精熟，誠兩字妙訣，惜其時以尊門自限耳。看來近代讀書無一精熟者，不獨吾儕也。精熟以治經爲先，能治一二經作本領，然後從吾所好，則不犯程子游騎無歸之病矣。吾嘗欲以暇日取易註疏大全及語類、宋元諸名家，精擇詳裒，萃成一編，既令胸中浹洽，孳言，又以惠後進之業是經者。塵鞅如斯，安能卒就？且自所筆記，亦欲及時改削，粗使條序，不可得兼也。汝便可稍立一規模，逐漸做去，勿忘勿助，歲月可成。若至取舍難決處，共講議之。此功一竣，不愧父祖傳經矣。如有書寄四叔，將



我此意寄曉、賛其起三禮稿。人生至五六十收拾家業、不可悠悠矣。況朱子云、惟此等事尚可從容講論、以慰窮愁也。

四十四年乙酉、年六十四。春二月、 南巡、迎 駕、官署火。

按年譜、公扈從於外、家人婦不戒於火、凡公平生編著盈累箱簏、至是悉燬、今存者多晚年作。

夏四月、回 鑾、迎 駕、追賜 御書女宗挺節及敎忠額字。

按文集、恭紀 御賜女宗挺節匾額畧曰、高祖母林氏遇賊殉節、事在前朝嘉靖癸巳、明季知縣施某曾以旌表詳請於巡按而未上。康熙乙酉四月、 駕南巡歸、臣光地以直隸撫臣迎於舟次、連日 召見、書史、政務、旁及稗逸、靡

所不講。聞以高祖母義烈之事聞、遂蒙賜一額曰、女宗挺節。今立石於赴水之涯。御筆親揮、幽光映耀、比之有司循例爲坊門者、何啻倍蓰。且是地也、士女競渡觀瞻諸問、風化攸關、非獨李氏之舊烈新榮而已。事蹟之詳、具於家傳。又恭紀教忠匾額畧曰、甲寅之亂、父君臣之義甚篤、濡身有萬仞之顛、抗節有俯仰之禍、積病三年、惟憂用殞。康熙乙酉四月、光地扈　駕江干、

聖主頗詢舊事、因　賜父一額曰教忠。乙未告歸、陛辭、爲父求兩柱語、有　命擬進、竊用唐人成句。杜甫云、一病緣明主、王維云、終身思舊恩。以爲父三年蒙難實錄。荷　恩隨奏寫賜。惟古人揚先行者有損無增、故可以存信。親疎及見聞父事者甚多、必知光地不敢一字欺其　君親也。

閏四月、薦處士梅文鼎、　召見舟次。

按年譜、文鼎所著歷學疑問一書、既蒙　御覽、深加奬許、及是　召見舟次者三、皆　賜坐移時、垂問道數精微甚

卷。文鼎出、
上謂公曰、此學今鮮知者、當世一人也、惜乎老矣。連日　賜扇
幅珍饌、又　錫額、字曰績學參微。時
上舟行、連日　召公侍講論。御舟迅、公舟不相及、乃　命繫
舟於　御舟之後、銜尾而進。公因開請曰、府兵制壞、兵之
耗費且千年矣。夫一人不耕、或受之饑、況以數十百萬之
衆坐而食之乎。古制既難卒復、臣愚以爲邊海經制之兵
固不可撤、至腹裏郡縣、爲宜參用民兵、給以半賚。民兵既
有田園廬落、又諳委其俗情形勢、有事鼓而用之、易效臂
指、事已散而歸休、足以力農。如此、費之省者以百萬計矣。
邊海經制之兵、亦宜倣古屯田之意、擇在所餘地、官予耕
種數熟之後、量減其貲糧、惟無地者乃予全給。如此、費之
省者又百萬計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之兵寡然坐食、與
惰游無異、一旦有事、驅使荷戈、作止疲羸、奔走不任、數雖
多何益。若羣之隴畝、以時蒐狩、終歲勤動、必加趫强便捷
也。臣竊謂此可爲復古之漸。又奏曰、官俸累殺、百僚幾無

以自給。遭
上寬仁、憫其祿薄、容隱其需求細過。然臣心竊有未允者、俸以養廉、防官邪也。今乃仰恃寬仁之恩、借口祿薄之故、競爲需求、以陷於邪。其不至賣法黷貨者、即抗顏揚聲、以廉自負。此於澄敘官方之道、似有未盡。臣愚以爲兵費既省、則經費益充、因而量加百官之俸、使足自給、一絕其需求之門、以杜其亂法干紀之路、則庶績咸熙矣。又奏曰、禮樂不興、千載夢夢然。今樂猶古樂也。臣少時見優劇、有爲貞臣孝子、義夫順婦、信友悌弟之行者、當其慷慨悽激、悍卒童孺莫不沾襟焉。然則即今優劇文以貞孝義順信悌之跡、亦足以感風俗而成治道。獨其鄙俚不經、於古無事實者、爲當立以厲禁耳。方今承平日久、禮樂可興、鐘黍律呂難以遽議。若因民間之樂順而導之、此亦用力少而成功大者也。
上皆然之、而重慎改作、未及施行。又奏曰、
上視民如傷、屢賜蠲免。然蠲免之歲、舊逋未與停止、故官吏追



呼不顧、不肖者或緣舊道以罔新額。若遇蠲免之歲、槩停舊逋之征、則民終歲休息、實沾鴻仁矣。

上立予施行、著爲令。

五月、劾治張霖。

按年譜、霖以原布政使廢居家、積貲鉅萬、恃財爲姦、交通東禁。公久聞其惡、但以情跡祕詭、機狀深密、未能得其領要、以故未具彈章。至是

上知其揮霍盤結、稔惡不悛、念非剛正大臣不足明研其罪、乃命公劾治之。

請以李發甲爲天津道副使。

按年譜、天津水陸交湊、商民雜處、號稱難治。發甲至期年、政聲翕然。

冬十一月、召拜文淵閣大學士、疏辭、不許。

按文集具疏畧曰、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微臣叨　恩非分、冒罪控疏瀝辭事。十一月十九日、奉　旨、覽卿奏、知道了、已有成命、不必控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切臣學淺材庸、起家寒陋、早歲叨登科第、歷受

聖朝厚恩、謬列清華、游膺卿貳。自承　特命、提督順天學政、繼以巡撫直隸、前後九載、力小任重、愆過多端、保全始終、

恩光下照。茲乃欽承　新命、俾佐綸扉。　恩出踰涯、懼深覆餗。昨披瀝微悃、仰瀆

聖聽、實出惶怖之私心、非敢襲控疏之陳迹。復荷　恩旨下逮、慰諭有加、載感載慚、措躬無地。顧庸虛之陋質、彌惕淵冰。撫衰暮之微軀、重虞尸素。惟有仰承

聖誨、勉竭駑鈍、依附　天光、幸完晚節、上覯

皇上萬世無疆之盛化、下酬微臣平生未報之恩私而已。○按

家傳、公撫直隸、前後七年、每延見僚吏、温霽咨訪、潔清以率物、謹恪以勤事。絕趨奉以省費、權情理以鋤奸弊。吏則揚清激濁、獎勤勸窳、去其尤不職者。考校將弁、亦必核與論、稽部伍、乃以弓馬程之。所施設甚多。爲政崇實惠、持大體。幕中不延主文之客、惟三數儒者相與講求吏治、按時駿發、必詳必慎焉。○按行狀、墓誌、公以中正和易率屬、進廉餘能、惟恐後時、不爲赫赫之聲、而蒸蒸丕變。用是人懷自勵、六七年閒、吏習而民安之。素不以清儉釣名譽、然少無聲色之好、耐於寒薄。在保陽、相沿一切取給守巡兩道。公於衣食所須、裁取粗給而已。蓋邦畿切近　宸居、公於

聖訓、大事所宜施罷者、常因扈從、仰受

或擬議奏請　睿裁、然後專心一力、務要其成、故事得其理。其所建立更置、至於今賴之。○按楊賓實上公書曰、近者政理翕然騰譽、前此爲矯矯立名之論者、恐此時又盡轉移。要之仁人之用心、唯求物情事理之平、不操一切以干譽、故久而自孚也。視學之始亦然、皆深信悅服於數月

之後、鶴鳴聲聞、誠之不可揜也如是。又曰、夫子誠以動物、愼以謹微、懇至周詳之意、牧民者旣咸孚喻、上下和同、將必至事適於平、物安其所而後已也。又曰、讀夫子諭、知秋禾穎粟加倍常年、仁政名祥、有若符券。意者康田之功、將大盛於畿甸乎。背講經書之法、若天下學使做而行之、文教翕然可興。徒知潔己、而無與於實學之事、卒無裨益。迺者人材、所至榛蕪、咸由率作非人。又寄菜園府君書曰、公新政積習、崇朝丕變、如風鼓物、不疾而速。若漸濡久之、必有成俗美教。又曰、竊觀師於言論之下、輒有感發興起人處。吳永年言、每聞老師言論、仰見其胸中千頭萬緒、莫不各有條理、窺之莫測底蘊、信乎當代一人也。其得之觀感若此。○按續語錄、公在巡撫時、每言州縣官與民親切、若盡心做好、眞實惠及人、中無隔閡、欲立功名於世、儘足不朽。漢時將相無數、至今烜赫者、文翁以教化治蜀、召信臣行水田於南陽耳。黃霸反以爲相減治郡之聲。爲官在自立、豈必達哉。

上曾問吳隆元選、在汝所屬地方、聞此人學問好、果何如。奏云、不知其詳、聞說好。

皇上放他爲有司試驗他、此法極善。即使學問好、會做得一首好詩、內廷裏邊如此等人正不少、不如驗之以百里之任。百里之任稱職未易、若果才守好、即可大用。不特有司爲降黜之階級、就是

皇上考巾的、轉出試之以民社、亦是使他有體有用。國家用人、原不限以資格。

上亦然之。大抵諸人羣聚在那裏忍餓、自必至鑽刺貪緣、不如試之於功名之途、且使他有轉動、或可造就出一二人材來。又曰、如今人材不生、予做學院以至今、留心人才、雖童子有知覺者皆着心、而求成一人物者甚少。有文翁爲之教、須得相如爲之師。梅先生曰、當日蜀中幸而有相如、亦不幸而有相如、倒底有文君事。所教者亦不過詞章之學而已。師曰、正是。又曰、如今五百里以內

上不許人官其地。近者有例、則遠者何獨無例。亦當定例、二千

里以外者不得官其地。如今萬里一官、若不可言。州縣官宜於五百里以外、二千里以內、許其除授。如此、則道路險遠得免、一也。父母妻帑得至、二也。親族音問不至經歲斷絕、三也。且民情俗尚、語音、食物相習而易通、四也。銓部不能疏通、宜用明三年考滿家居候陞之例。如今即不必三年、加一倍六年、亦勝十五六年而尚滯一官、居其位者困於下吏、待缺者又苦其不遷。大官、聽其告休。知道國計、講求治道、朝廷所不可一日離者有幾。其他旅進旅退之具臣、亦當有進禮退義之例、使之有去就、則官方不滯、而廉恥亦生矣。又曰、滿漢分別、滿州生齒日繁、勢不得不圖外地、百畝則失十人之產、千畝則百人、萬頃則萬人失業、此旗人與民人兩敝之道也。天下事莫如打開了做、算定了滿州兵應用若干、則註籍若干、其他盡行聽其自便、弛滿漢之禁令、其佃傭商賈活動則通流、犯法則有司與民一例得而刑罰之。州縣佐二、漢軍可做者、滿州亦可做、亦與漢人一例黜陟、何必拘聚於京師、共怨困頓哉。如此、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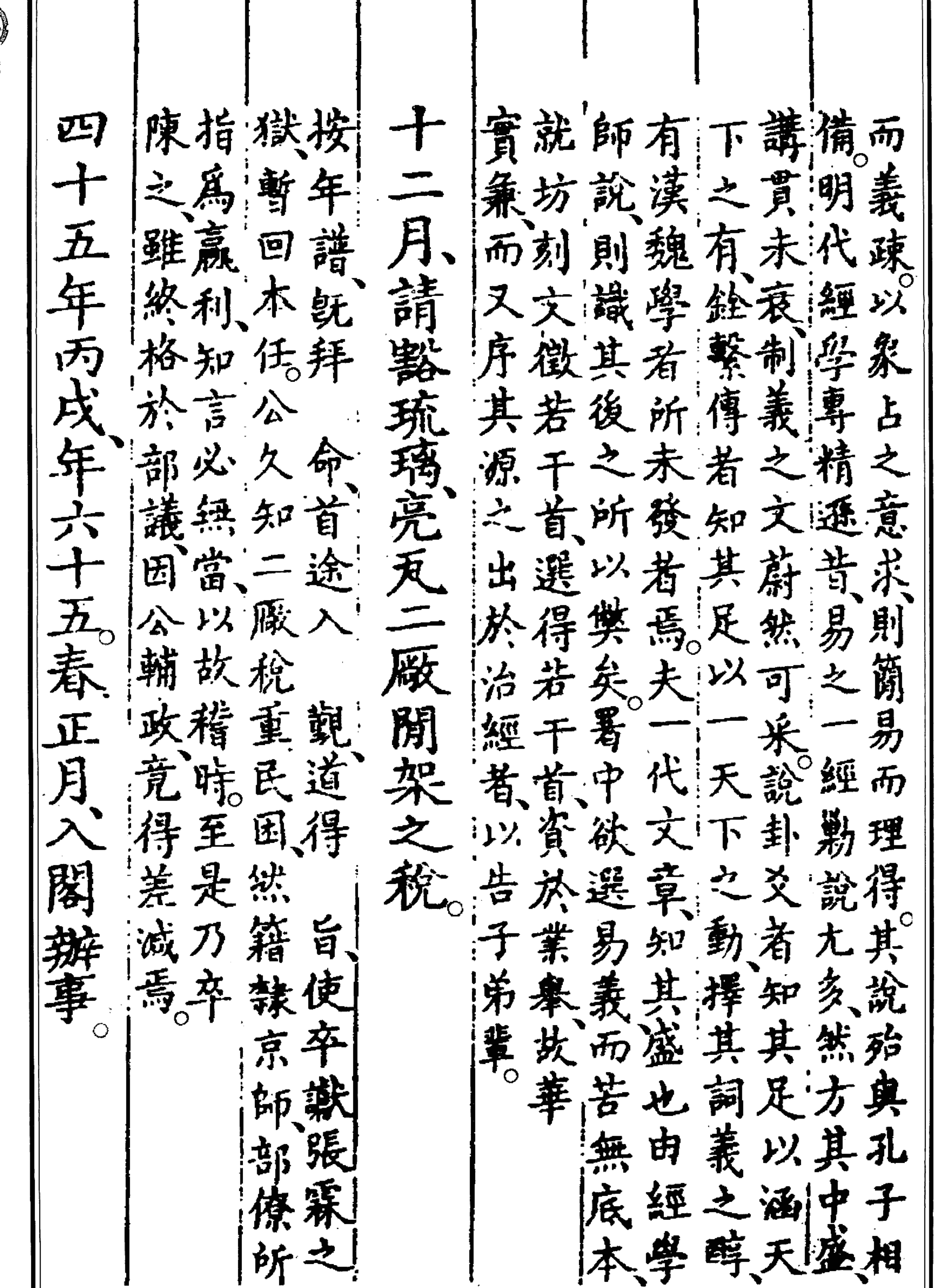


有營生之路，而官失驕倨之資，生計漸廣，而人才亦出也。○按語錄問，簿尉皆用士人，使皆得至大僚，此法甚善。曰：如今吏員出身，自知終身不能望正印、長官，亦知其無復遠大，賤而陵之，他們自然一心圖富，安得不奸貪百出。若概用士人，勿以資格相限，必知自愛，以俟進取矣。親民之官得其人，天下便易治。宋時簽判尚在通判下，惟一甲大科得做。

選刻名文前選、程墨前選、易義前選成。

按年譜，公嘗謂制義所以詮經，蓋箋疏之流，實通經窮理之梯逕。舊有選本，至是鞅掌之暇，更廣爲搜集，刊校成帙，以爲文的所自著。曰榕村藏稿凡數百篇，皆發明經旨，知文之士爭相傳誦。○按文集序名文前選畧曰：前代自洪永之閒，設科取士以經義爲先，至於中世，王、錢諸家輩出，而其道始盛。今擇其至者，則不過熟讀章句，或問、大全之

書、尊精於儒先之說而已。以故其取材甚雅馴，非洙泗濂洛之精華不收也。其持論甚敬謹，非孔孟程朱之謦欬不貌也。其傳神甚微細，非聖賢之語脈文意則不敢擣合控勒，而縱橫以鶩驅也。後之讀者以爲質，此如成周之季，謂先進，野人耳。以經義初指撥之，既極彬彬，無以加已。嘉隆以後，異說盛流，師傳毀棄，至於破體壞法，踔躪顛倒，彼不知經義設科之意，初不如此也哉。　朝始復表章經學，尊重儒先斯文之運，跨越前代。雖然，觀前代制科晚盛之際，蓋古人所謂採風聞樂，正變之林，治忽之徵也。讀者其可無辨乎。是選也，得於正嘉以前者多，而隆萬理法未漓者附焉。目曰前選。又序易義前選畧曰：前朝取士尚經義，治經崇師說。易之先傳義竝行，後乃朱說獨用。或問余曰：獨用其可乎。曰：周、程、張、邵起而易道明。朱子之書紹述乎四家，參尋於方外，而又自得於心，申之以卜筮之說也。自朱氏之說行，然後知易者象也，因依象類以喻凶吉而已。易者占也，繫之占決，以斷違從而已。以言理之文讀，則牴牾



而義疎。以象占之意求、則簡易而理得。其說殆與孔子相備。明代經學專精遜昔、易之一經勦說尤多、然方其中盛、講貫未衰、制義之文蔚然可采。說卦爻者知其足以涵天下之有、銓繫傳者知其足以一天下之動、擇其詞義之醇、有漢魏學者所未發者焉。夫一代文章、知其盛也由經學師說、則識其後之所以獘矣。署中欲選易義而苦無底本、就坊刻文徵若干首、選得若干首、資於業舉、故華實兼、而又序其源之出於治經者、以告子弟輩。

十二月、請豁琉璃、亮瓦二廠閘架之稅。

按年譜、旣拜　命、首途入　覲、道得　旨、使卒讞張霖之獄、暫回本任。公久知二廠稅重民困、然籍隸京師、部僚所指爲贏利、知言必無當、以故稽時。至是乃卒陳之、雖終格於部議、因公輔政、竟得差減焉。

四十五年丙戌、年六十五。春、正月、入閣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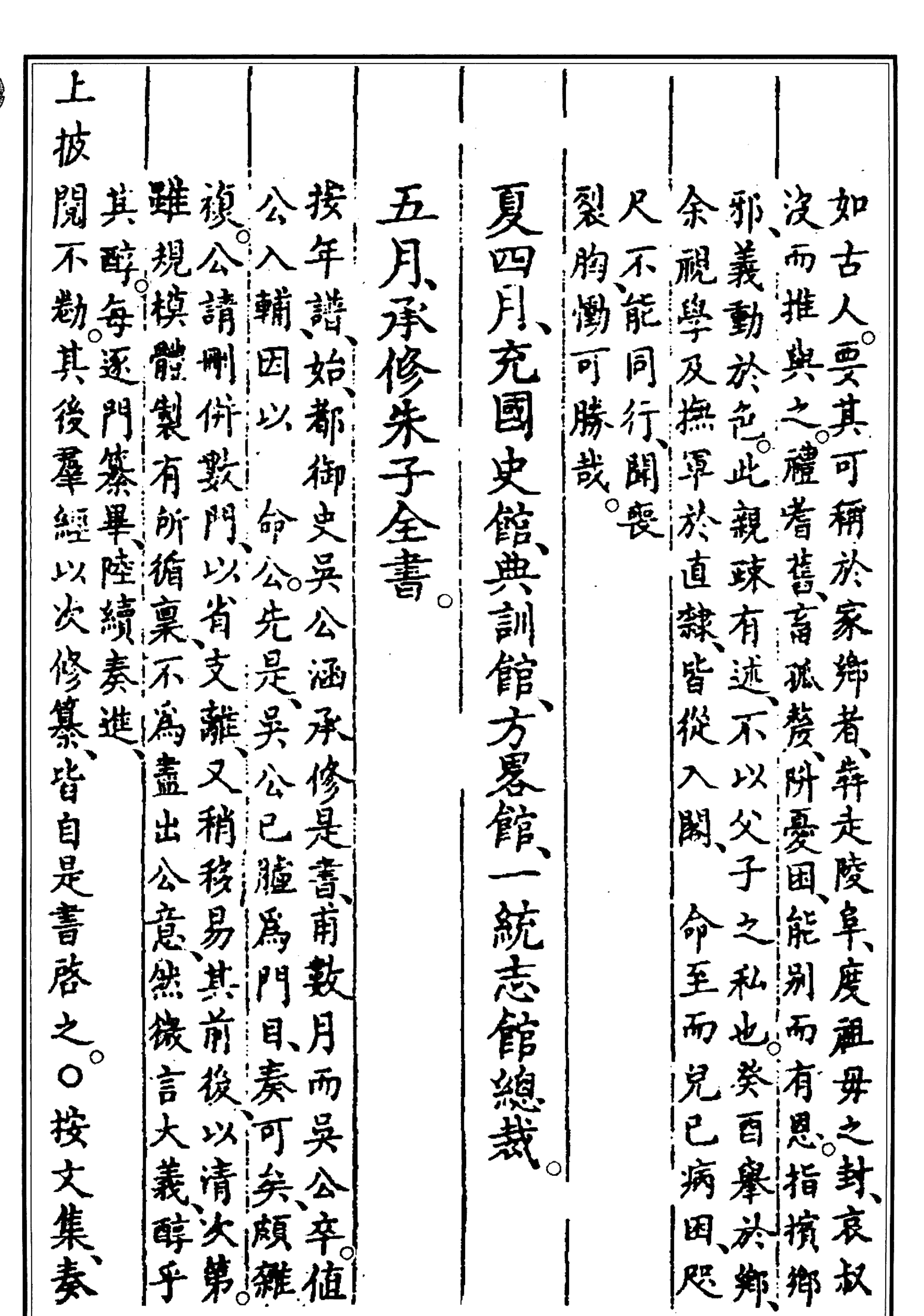
二月，復薦徐元夢。

按年譜，徐公既補部郎中，未幾，復以媒孽去職。至是公又薦之。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有一策對云：假廉吏不如眞貪官。同事欲高置之，公固執不可，黜置下列。及入讀卷，因奏曰：吏至眞貪，惡已極矣。廉者即假，何至反有加罪？今於廉者而故爲逆億誅心之論，於貪者則倡爲眞率平恕之談，天下之廉者懟而貪者肆矣。大廷颺對，而持議若是，其於世道所關非細。

上深然之。○是月，冢子鍾倫卒。馥謹按：菉園府君卒時，先公在京。後公會撰墓誌，畧曰：兒性至孝，凡其父母疾病，婢僕侍者夜闌皆憊，獨不解衣，扇爐下，需湯藥立應。二十能時文與詩，甚不屑爲俗體。志亦向學，而夙多病。及余官於官，又代事祖母，勞家計。年四十四而夭，故有姿性而不能充之



如古人。要其可稱於家鄉者、奔走陵阜、度祖毋之封、哀叔沒而推與之。禮耆舊、畜孤嫠、所憂困、能別而有恩。指擯鄉邪、義動於色。此親疎有述、不以父子之私也。癸酉舉於鄉、余覗學及撫軍於直隸、皆從入闕、 命至而兒已病困、咫尺不能同行、聞喪裂胸慟可勝哉。

夏四月、充國史館、典訓館、方畧館、一統志館總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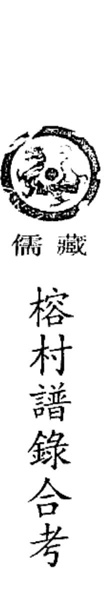
五月、承修朱子全書。

按年譜、始、都御史吳公涵承修是書、甫數月而吳公卒。値公入輔、因以 命公。先是、吳公已臚爲門目、奏可矣、頗雜複。公請刪併數門、以省支離、又稍移易其前後、以淸次第。雖規模體製有所循稟、不爲盡出公意、然微言大義、醇乎其醇。每逐門纂畢、陸續奏進、

上披閱不勌。其後羣經以次修纂、皆自是書啓之。○按文集、奏

進朱子全書首卷並請改定書名畧曰、臣於四月十一日蒙
皇上面發朱子全書首卷一冊并稿本一冊、命臣接原任左都御史臣吳涵編次、仍與原任大學士臣熊賜履商議酌定者、欽此。臣等即會同重加校勘增改、今另將首卷繕寫進呈。恭惟
皇上躬膺千載之道統、默契列聖之心傳。於近世儒者、尤特重朱子之書、自深宮以至巡省、無不留神覽閱。其選擇之精、折衷之當、誠非臣等愚陋所能仰窺萬一。伏候
皇上睿覽裁定、發下臣等。又伏思御纂之盛意、蓋分別門目、以便學者諷習、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明切也。書名應否改爲類書、統候
聖裁、以光大典。

訂榕村詩選。



按年譜、首摘體與三百篇相近者爲古體詩一帙、繼以自漢迄宋諸家之作、更欲選歷代賦自屈子訖東坡爲一帙以殿後、寄商那之意、竟未暇也。又以歷代文篇多有關于學術、經濟者、將欲精選一集、已命門人陳汝輯摘出四漢文目、亦未及竟端。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爲厰旗人因公遷去、復與民交爭。

上命學士赫公覆勘之、將行、公謂曰、萬世瞻仰、在此行也。學士感其言、請部案勘實予民、事遂定。

議猺人田畝年罪狀。

按年譜、是年湖廣總督劾猺人田畝年僭越事、遣官審鞫、法宜斬、

上御門議之。公曰、猺人去　闕萬里、卽負枉、固難以自陳。
上方廣綏遠之德、寧再命方直有威重者三加明察、使服罪而甘死、則邊境帖寧矣。
上乃命大學士席公覆審、果得舜年見誣狀。於是罪誣者而赦舜年、猺人說服。

陳救陳鵬年。

按年譜、陳公鵬年、長沙人、公辛未所得士、官於江南、聲實甚美。○按、包雨蒼撰陳公罷官事畧曰、公於官中不受一錢、又常逐羣娼而以其處懸　上諭、月吉與吏民講讀大府據此特糾、落職聽勘、有司以建亭於娼室故址、懸　上諭爲大不敬、當罪在大辟。一日、
上問、江南督臣何如。公曰、素頗得譽、邇來頓減、爲其參陳鵬年故也。
上頷之。獄辭上、　特原之、　召入武英殿。



四十六年丁亥、年六十六。夏四月、校刻韓文考異。

按年譜、坊刻韓文皆散注考異文於各篇下、開有刪脫、無完書。時得善本、刻之以傳於世。

請購募朱子遺書、名翁季錄。

按文集、爲奏畧曰、朱子當日有手自記錄與蔡元定講論之語、名曰翁季錄者。此書自宋人罕見之、然近年浙江布衣家有此書、後因兵火失落、則是猶傳於人間也。恭遇聖駕南巡、乞 旨下獻此書者給賞。倘幸而復得、以備朱子之微言、則萬世學者幸甚。

購顧寧人音學五書。

按年譜、顧氏是書既成、厚自珍祕、世無知者。顧氏既沒、其版沉埋於揚州坊賈。開坊賈將削其版以鐫宅文、適有見

者以告公、公爲贖歸、傳於世。

冬十一月、朱子禮纂成。

按年譜、先命季弟皐軒遍檢朱子文集、語類中之言及禮者、分彙裒集。公復選其尤粹及衡權斟酌、足爲古今之衷者、訂爲此編。

舉武帥吴郡。

按年譜、公明習兵韜、熟諳海務。上稔知之、故每用水師提鎮、多見諮訪。時定海總兵需人、公薦吴郡。嗣是數年閒、所薦大帥以十計、大抵皆戢兵愛民、克舉其職。若吴陞之清操、歐陽凱之死事、尤武臣中之表表者也。

陳湖南撫臣趙申喬被誣。

按年譜、趙公申喬是時巡撫湖南、劾提督俞某浮冒軍實、致交章繼又以學士某銜　命入境、供應不厭其欲、横被誣奏。

上既稔知趙公清節、而公將順　諭旨、備陳巡撫善狀、幽明黜陟、白黑如照、善類皆爲伸眉。

四十七年戊子、年六十七。春二月、奏對　乾清門。

按年譜、時青萊間有訛稱朱三太子者、吏捕致京師。

上使繫置别室、疊遣內監逮事崇禎者反覆詢以當年事、所對皆舛、乃下刑臣、如吏議、而　御門諭羣下曰、我　朝滅闖定鼎、爲明報仇、於明無怨也。假令餘裔尚存、何妨禮而厚之。無如姦徒影託、自　御極來、官吏所捕如此比者三十許矣。公因奏曰、滕國之遺、秩以三恪、周德所以盛也。我

朝之待前代、就其陵寢歲修祀事、爲設守户。遭上南巡、展拜孝陵、且有加禮。四海臣庶皆知上盛德在躬、實能方軼有周、如周子南君之事、不足以云也。上深領之。

夏四月、選韓子粹言成。

秋七月、註樂經、樂記。

按年譜、公於樂事備得其條理、舊纂爲八編、乙酉燬於火。至是乃定周官大司樂篇爲樂經、小戴樂記篇爲樂傳。又採經書中言樂者以附經、史傳中言樂者以附傳、篝燈至漏下二刻不輟。閱數旬致病、故附編未及卒稿。今所存附傳之聲律篇、實出手訂。至附經及附傳之樂教、樂用二篇、僅有遺稿數紙、清植謹與門人王蘭生編而錄之。

冬十月、獨對　乾清宫。

按年譜、時口外回　鑾、於道帳殿夜驚、傳聞洶洶、同僚或詢公曰、事將奈何。公曰、吾與公未親危從、莫與見聞、而事起昏夜、眞僞未辨。

上既　天保孔固、惟有益廣

聖心、徐核其實、使蔽厥辜、毋傷天性之恩、以塞萬世之議而已。比　駕至御門、　諭旨憂憤、舉朝惶懼、莫知所對。公進曰、

國家不幸而有此、然堯舜處此直等閒耳。

上因注視公、公復奏曰、以

上聖德、不宜有此。然稽前史、何代無之。惟

上平怒觀理、徐爲處置、但使

聖躬有萬年之安、斯國祚有萬世之固、此不足以玷

聖明也。

上意稍釋、遂還　宮。有頃、　召公獨對。公頓首請曰、帳殿之驚、

上果稔知其主名、必無刺謬乎。

上默不答、悵然久之、曰、此直爲鬼物所戲耳。何喪心至是。公曰、臣幸荷爵祿、鬼物猶不敢干犯、況　天潢之胄乎。人情會

榮則驕、安舒則肆。驕肆之行、神志日昏、始則偷安、繼而惡正、聞一善言、如刺在背、惶惑顛倒、若或憑之、則昏之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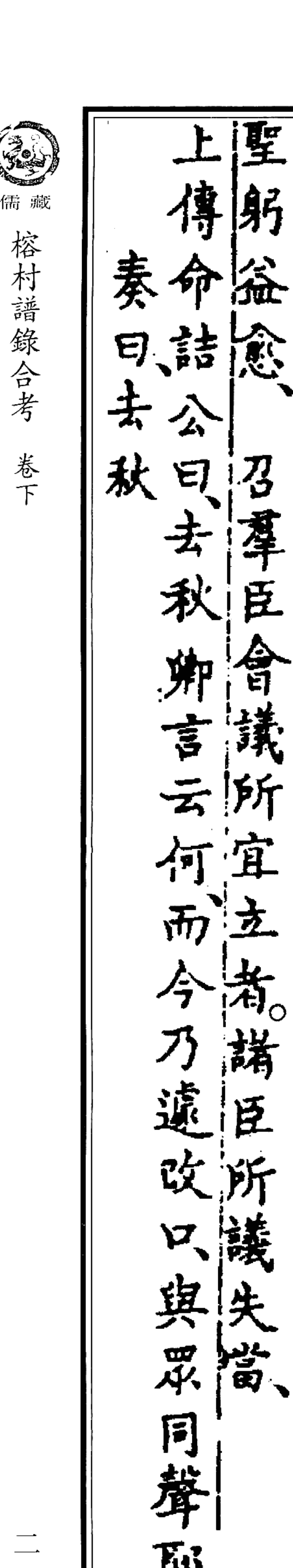
上曰、跡其生平、誠如卿言。然則有瘳乎。公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若屏其聲色、使凝志寧靜、滌神清虛、平旦之氣益生、則本心之明漸著矣。

上爲首領者數四、未幾、

上以憂憤乖和、輦下物論一日數變。公辦事、纂書、程課一如平常。有以採訪之言、摩揣之見告者、甫啓口、公輒抑之、不使竟其辭、或私請其故、公曰、爲大臣、遇大事、惟當燭之以理、裁之以義而已。紛嚣萬喙、不足聞也。○按榕村續集、寄何屺瞻書畧曰、季方在此亦半載、讀易及宋人諸書、契悟殊徹、此人淳意未澆、而又不以義理爲厭、長此不懈、殆書種也。餘則大山時常過語、寂寥時藉此數人當山泉雲物。愚自度年邁、略有晷刻、不敢虛過、易稿又改數次、與前後復不同矣。封印後、又草就百餘帙、略如歐公童子問體、與正編相補備。今既脫稿、更加細改一番、畢日相正。渠雖不曉、

然紙上譚兵、略能剖其條理、紀其算數、故亦就舊業修完、工程亦幾六七。然身心不理、雜好無窮、真正無派頭學問、如博弈然、猶賢乎已。洪範依經重改一遍、仲穎倣音韻五書字體寫出付刻。去歲曾奉寄否、今再去一冊、幷爲改駁其不中倫處、得以換改。擅長近文能入理、但恨生澀、倘非區區持衡、恐猶難覬邂逅。曩年曾以詩、文宋史三事相屬、未審暇時亦曾爲之兆否。側聞銜恤杜門、有司加重、至願有所周爰而不可得、高矣美矣。或虛懷而至造廬、則片席而禍枌榆者、亦古人所不恡也。

四十八年己丑、年六十八。春正月、會議西苑。



按年譜、時聖躬益愈、召羣臣會議所宜立者。諸臣所議失當、上傳命詰公曰、去秋卿言云何、而今乃遽改口、與衆同聲耶。公奏曰、去秋

上問云云、臣對云云。夫建儲大事也、義當決自
聖衷。今
上使臣舉一州縣、臣竟舉之矣。使臣舉一方面、臣鄭重而乃舉
之矣。若使臣舉一閣部、臣躊躇而未敢舉者、位分與臣相
埒故也。今日之事、惟宜
天心獨斷、臣何敢遽贊一辭。語奏、乃罷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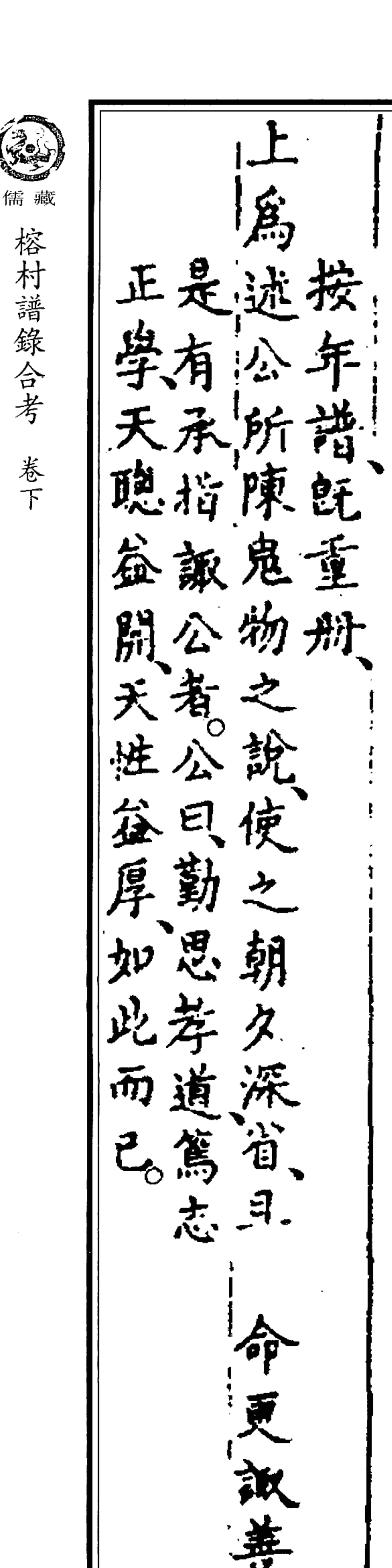
二月、充會試正考官。

按年譜、取趙熊詔等三百三人。公以科場積弊久、極力挽之。既竣事、錄文進呈序之、畧曰、學者存乎己、遇者存乎天、知命則知倖之不可徼、愛身則知行之不可苟。後世之士、則薄積焉而未售、則怨尤生矣。又其下焉無挾而逐於外、則將無所不至矣。公卿大夫乃士之表也、尤不宜急急然望其子弟爲速化之術、以落其學殖而喪其志氣、豈所謂愛之護之、竢其熟而食之哉。爲士者既以是而自進、爲有司者又以是而相先、積習之久、或遂視爲固然、有欲矯之者、

反目之以不情、疑之爲不信。此非其待人之淺、其自待者薄也。且又見世之以干得者、莫不貌德而心非。蓋直道之在人、終不可泯也、則亦何爲隱伏崎嶇、以樹此不可告人之恩哉。公卿之未能免俗者、誦斯文、莫不動容知愧焉。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薦蔡世遠。

按年譜、公留意人才、每遇館選、於宿學必加推薦。漳浦蔡世遠者、於經史、關洛諸編無不淹貫、從其父講學鼇峰書院、粹然一出於正、故公特薦之。



充冊立正使。

按年譜、既重冊、

上爲述公所陳鬼物之說、使之朝夕深省、且　命更諏善道、於是有承指諏公者。公曰、勤思孝道、篤志正學、天聰益開、天性益厚、如此而已。

夏五月、薦陳璸。

按年譜、陳公舊爲臺灣知縣、有聲。是春、充會試同考、公益得其爲人。會臺灣道副使缺員、遂薦用之。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歷象本要成。

按年譜、既脱稿、郵致宣城、就正於梅定九、然後付板。○按梅玉汝序歷象本要畧曰、先徵君養痾坐吉山中、公書問不絶。至己丑冬、又致書曰、歷象本要於此道未能萬一、然經高明增改、故不忍毁棄。夏間復點竄字句、君璧、仲穎重爲繪圖繕寫、雖竊取疑問通縫其闕、終是窺影尋聲、古人所以重口授親炙也。煩穀三五日正務、正其訛謬、非欲以示他人、聊以決疑晳而隱之於心耳。先徵君得書太息、反覆是正、盡善而歸之、即今本是也。嗚呼、公此書之成、歷數



十年、且已授之梓矣、而勤勤參訂、至再至三、務期慊於心而後止。如是以爲書、豈尚有毫髮之遺憾哉。數成自及公門、每見公吟批編纂、終日不倦、然不自滿假、精益求精、故著述極富、莫不可信今而傳後。此一編也、亦足見其一班矣。

四十九年庚寅、六十九。夏四月、韻箋成。

按年譜、韻部一依顧氏古音表、至括眾韻爲六攝、通用上去二聲、尤得古意。

秋閏七月、中庸餘論成。

按文集、爲序畧曰、中庸餘論者、不敢以其論麗於經者也。凡四十六條。又曰、閏秋錄者、昔壬申之夏雜記所得、名初夏錄、今增損爲中庸餘論、而其成也、庚寅之又七月也。嗚呼、昔之意氣猶盛、五十學易、自謂未晚、故曰初夏也。今老

而衰，歲云秋矣，讀聖賢書，自視不能爲繼序嗣音之人，庶幾日月之光，賡以微芸，四時之統，綴以餘分，及遲暮奇扐之年，以終竟其不忘之志，故又寓意于茲名。

八月，洪範再稿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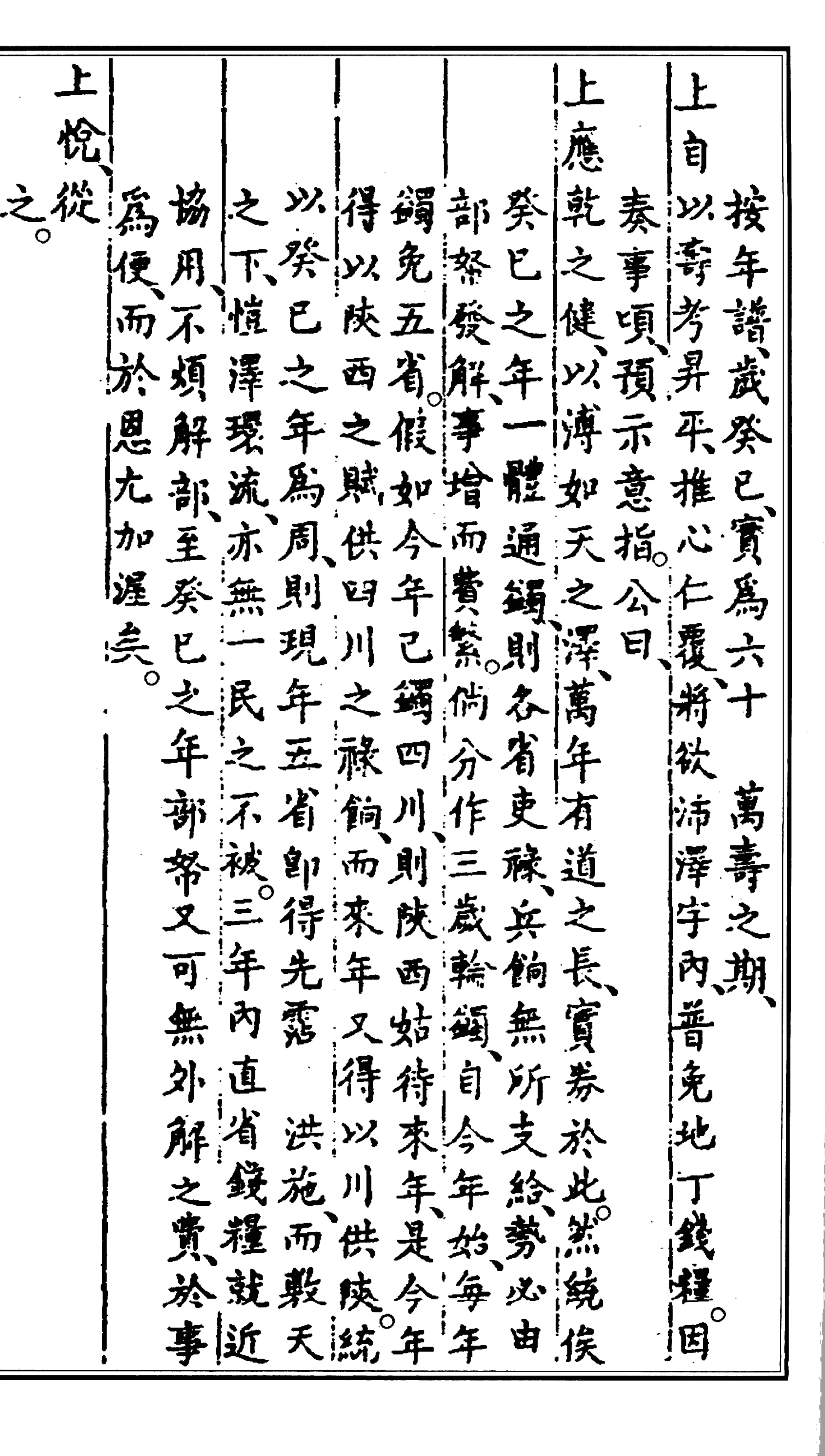
按年譜，以初稿多於經外發揮，非古人釋經之體，於是再成是編。

薦王思軾。

按年譜，一日，吏部以推陞事列王思軾之名以進。上曰，思軾督學聲名殊減，豈可用耶。公進曰，思軾典試山左，所

按士顒公當初未膺督學之任也。上顧問吏部，乃知果誤也。未幾，遂擢用至侍郎。

五十年辛卯，年七十。春二月，奏定爲輪鐲錢糧之法。



按年譜、歲癸巳、實爲六十　萬壽之期、
上自以壽考昇平、推心仁覆、將欲沛澤宇內、普免地丁錢糧。因
奏事頃、預示意指。公曰、
上應乾之健、以溥如天之澤、萬年有道之長、實券於此。然繞俟
癸巳之年一體通蠲、則各省吏祿、兵餉無所支給、勢必由
部帑發解、事增而費繁。倘分作三歲輪蠲、自今年始、每年
蠲免五省。假如今年已蠲四川、則陝西姑待來年、是今年
得以陝西之賦、供四川之祿餉、而來年又得以川供陝。統
以癸巳之年爲周、則現年五省即得先霑　洪施、而數天
之下、愷澤環流、亦無一民之不被。三年內直省錢糧就近
協用、不煩解部、至癸巳之年部帑又可無外解之費、於事
爲便、而於恩尤加遲矣。
上悅、從之。

秋八月、摺丐休致、不許。

按年譜、公自甲戌守制、禁不敢言歸。其始入輔也、會於便殿之省墓、

上卽悄然易容。至是以年屆懸車、義宜引退、又自三月病瘍、曠不入直、心益不安、乃具摺陳乞。得　旨慰留焉。逾月、

上自熱河回　鑾、適戶部尚書趙公申喬以查核銅商事與左右侍郎不相能、抗章乞去。

上以其詞氣憤怫、失大臣體、意不懌。公爲奏曰、申喬詞雖過激、而意實無他。

上翻然爲之霽容。

冬十二月、自湯山入　覲於暢春苑。

按年譜、湯山在昌平州之東南、山出溫泉、故名。公病瘍久、乞假洗沐、以是月朔赴苑陳謝。

上知公當來、預爲適館、設帳具於暢春苑後、禮遇甚渥。是秋江南鄉試穢聲騰聞。公入　覲頃、

上慰藉訖、問曰、江南有對語云、左丘明雙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卿聞之乎。左與趙、其二主司姓也。公曰、聞之。然此非特主司罪也、有編修楊者與趙實相表裏、此風不革、科場安得眞士而取之、大廷又安得良臣而用之乎。

上曰、閩賊陳五顯雖平、民情得無病乎。公曰、五顯之發、非設心爲亂也、迫於饑饉耳。荷

上垂恩、船米三十萬往哺災民、泉漳間菜色盡蘇。

上行政若此、蒼生之福也。

上曰、有言　朕者曰、五顯饑民耳、何厪慮之甚耶。　朕應之曰、若言非也。前史民亂率起於饑、禍多生於所忽。洪武獨非饑民乎。公頓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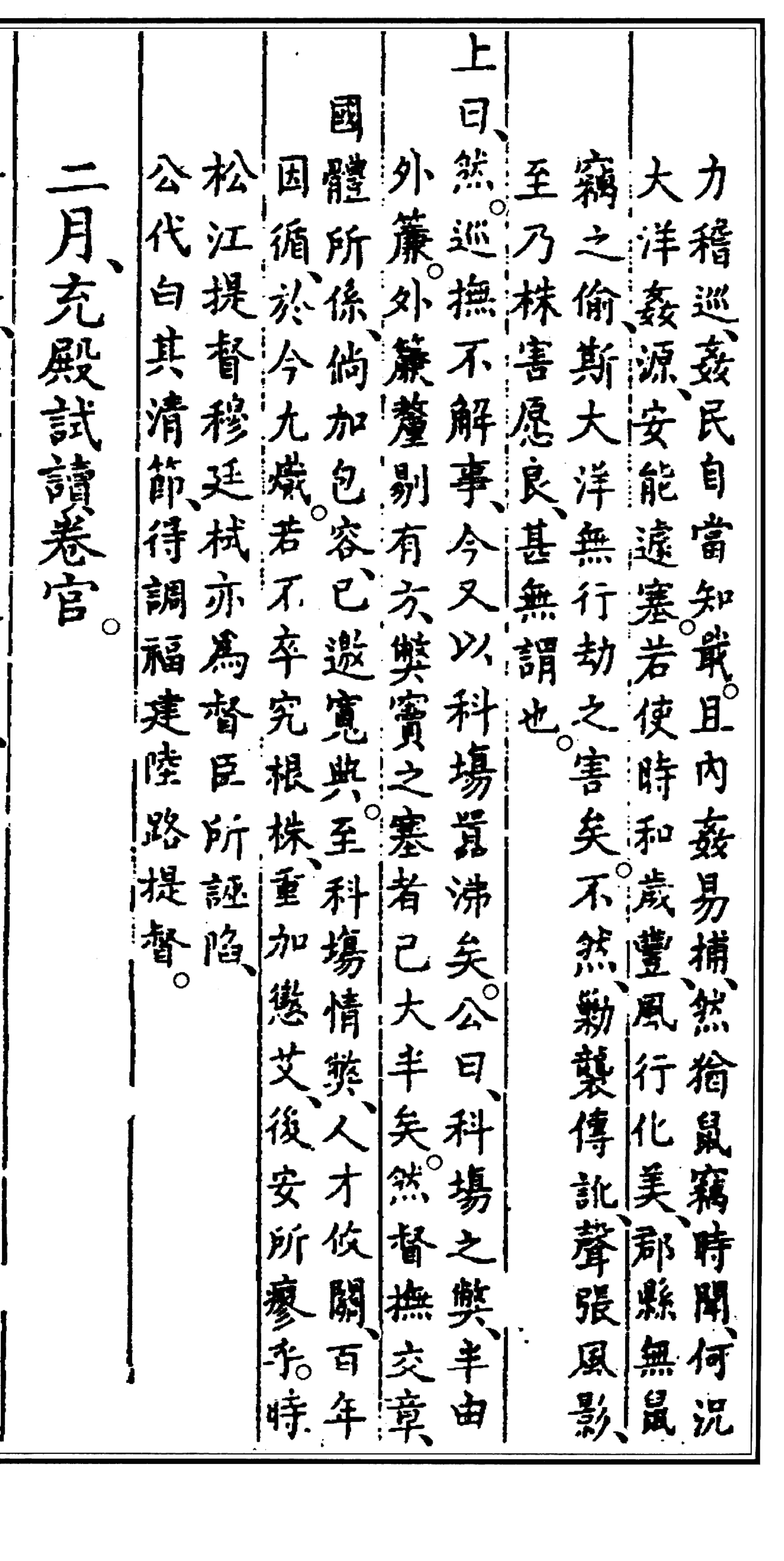
上言及此、是舜禹兢兢業業之心、社稷靈長之本也。

上曰、程朱諸賢以闢佛老爲一大事、以　朕觀之、奉之者固非、闢之者益增其瀾耳。自古帝王如梁武不足道、即有禁人爲僧尼道士者、未及數年、其教輒復、復則益以披猖。　朕惟置之焉能有無之閒、斯其氣燄必然銷歇矣。公奏曰、此

孟子經正民興之旨也。上表章程朱、乙夜勤學、六經之道、爛若中天、彼二氏者、自可不攻而破矣。公退、編修揚遂被斥革。

五十一年壬辰、年七十一。春二月、奏對南海子。

按年譜、江南塲獘、督臣多所干預、撫臣論之、遂致交章督既布置深密、撫乃以身當之。上雖未有軒輊、而撫臣別疏論海賊事者誤信傳訛、有所株害、上不悅。適駐蹕南海子、　名大臣問曰、巡撫言海賊徒黨萬計、信乎。公曰、沿海島嶼悉駐兵防賊、安所得巢穴以聚萬計之徒黨。巡撫生長西北、不諳海務、以臣論之、此不過什佰不逞之徒、截搶三數商舶、因以出沒行劫耳。夫鼠竊以三兩爲羣、行劫大洋、不容以單隻成姦、故雖什佰糾結、較其情事、乃與鼠竊相等。頗聞此輩南風輒出、出則依船爲營窟、北風一吼、即潛遁歸帷。嚴飭沿海兵弁謹視風候、悉



力稽巡、姦民自當知戢。且內姦易捕、然猶鼠竊時聞、何況大洋姦源、安能遠塞。若使時和歲豐、風行化美、郡縣無鼠竊之偷、斯大洋無行劫之害矣。不然、勦襲傳訛、聲張風影、至乃株害愿良、甚無謂也。

上曰、然。巡撫不解事、今又以科場鼎沸矣。公曰、科場之弊、半由外簾。外簾釐剔有方、弊竇之塞者已大半矣。然督撫交章、國體所係、倘加包容、已邀寬典。至科場情弊、人才攸關、百年因循、於今尤熾。若不卒究根株、重加懲艾、後安所夔乎。時松江提督穆廷栻亦爲督臣所誣陷、公代白其清節、得調福建陸路提督。

二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凡殿試有違式者、例并褫其舉人。公請止革進士、仍準會試、著爲令。

夏四月、周易通論成。

按年譜、公既依經釋義、爲觀象一書、其推本源流、根據圖象、統論綱領指趣者、不欲雜附經中、以淆正意、乃别釐爲此編。

薦朱軾。

按年譜、朱公以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公與同事、得其爲人。試事竣、輒以其清慎恪勤之節聞於
上。嗣而朱公自郎署出督陝西學政、名聲益振。至是任滿家居、公密薦之、起家爲光祿寺少卿。

五月、夫人林氏卒。

按年譜、集中有誌墓文。

六月、摺救江蘇撫臣張伯行。

按年譜、時已丙　命大臣審覆、而督臣燄氣薰熾、雖負公望、爲桂石者亦偏辭以擠巡撫、巡撫旦暮且危、公乃密摺別白、

上是之。至九月、有　旨奪巡撫階、留本任。督雖不褫革、而　名入、京于散秩。彰闡得宜、風聲樹於四方矣。

秋七月、朱子全書成。

按年譜、既裝潢呈進、公奏勸曰、

上平生爲學必務終始、雖律象微蹟、罔不窮極杪忽、未嘗中輟、此誠壽考無疆之徵也。

上悅、因曰、朕性喜溫故、自童年所習書以及退筆、皆捆藏笥篋、閒復玩覩、不忍棄也。公頓首曰、

上念勳恩舊、雖細物不捐、敦厚之性、與天地參、宜乎勳勤諸臣、皆得以功名自保、德盛恩明、軼漢唐遠矣。公前後復進文學諟愿之士魏廷珍、王蘭生、梅瑴成等入侍講席、每晡後

幾務畢、上輒出御經座、引諸臣論誦書文、逐段披對、講論尋繹、寒暑不廢。未幾、有旨、朕閱朱子全書、粹然孔孟之傳、宜躋位四配之次。公奏曰、朱子造詣、誠與四配伯仲、但時世相後千有餘載、一旦位先十哲、恐朱子心有未安。乃定列祀於十哲之末。

八月、獨對西苑鎮門。

上詣鎮門、名公獨對。公叩首請全父子之恩、按年譜、是時復行冊廢、上曰、將如朕何。公曰、上既削其名號、芟其羽翼、以上神武威明、又何慮焉。從之。公既退、私嘆曰、數年之閒、是事三變、豈一毫意料之所能參。付託事大、天命不欺、尤不當阿順目前、妄生希冀。吾前後三對、不過權情度理、歸之於是而已。若少挾瞻徇、希望之私、則波瀾翻覆、孰能執其禍福



之柄哉。

九月，薦劉謙。

按年譜，劉公累官清靜，且篤志正學，老而益勤。上既名見適閱朱子全書，命擬爲序文，大見褒許，遂加超擢，至左都御史。

冬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薦方苞。

按年譜，會詞臣汪霦卒，公以它事入對，上忽嘆曰：汪霦死，無復能爲古文者矣。公曰：必如班、馬、韓、柳，誠急未得其人。若如霦者，才固不乏，即若某案中之方苞，其古文詞尚當勝之。時苞方以事繫詔獄，由是

上憐其才。明春、釋之、命入直蒙養齋、修纂羣書。

五十二年癸巳、年七十二。春正月、薦徐用錫。

按年譜、徐君以耆宿名彥、又精於字學。時方刊刻朱子全書、特薦任校讐之事。徐君從公最久、每講論畢、輒筆記所聞、積歲盈捆、逮後編成語錄三十卷。○馥按、語錄三十卷、下相徐先生所纂記者。其中從兄清植採公遺書、評語及先從祖光坡、從父鍾旺幷兄清植所自記、各註明條下。至交河王君之銳、高陽郭君珣皆公及門士、間記所聞、亦概附入。雍正癸丑、兄刻於浙江使院。○按、徐壇長跋榕村語錄畧曰、先生文孫清植鋟先生語錄三十卷、五月竣工、寄樣本來、且序纂記之功、推用錫爲多。發篋讀之、悵歲月之已晚、喜意氣之如新。當今日　文教鼎盛之會、此書將以垂世行遠。自念文行不立、得挂名簡末、以免君子沒世之、疾、用爲寵榮。又曰、先生居官、精敏絕人、於職事鉅細弗遺



凡所興除、率因時隨事、順其機緒、張弛不外形、而究多所裨補。至於談道講藝、殆無虛日、英賢環座、各有質請。蓋先生於儒先要義、讀之熟、思之近、辨之明、得之深、加以養之粹、辭之達、領受之下、無一不冰解的破、洞徹心脾、驚喜愛重、汲汲退而錄之。先生乙未假歸、用錫繙閱寫稿、富溢囊箱、稍撿去冗複、覓鈔胥清謄。比先生還朝、稱完帙矣。戊戌將出都、徑以清稿呈閱。閱一二日、先生招餞、喜動顏色、迎謂曰、子所記誠佳。前年歸舟著講義、竟遺去不患人之不己知章、疑尹氏註一條、幸爲我載之。想集中類此者尚有、得余爲子汰存十之五六、似竟爲可存之書。遂慨然以無暇自嘆。今先生曳杖後已十六年、海內學者頗知景嚮、天地久長、賢哲相望、必有如先生其人者出、而纂先生之書、以遂先生之志云。

二月、請止捐納事例。

按年譜、時營進之徒布置囑託、自郎第以及衙舍、無所不徧、所開事例濫雜多端、雖素竪正論排讚郎者、亦皆畫押、莫敢格其議。公獨持不可、密奏曰、今四海昇平、正愼重名器之時、而條議捐納、殊失懲儆官邪、愛惜民生之意。

上是之、事以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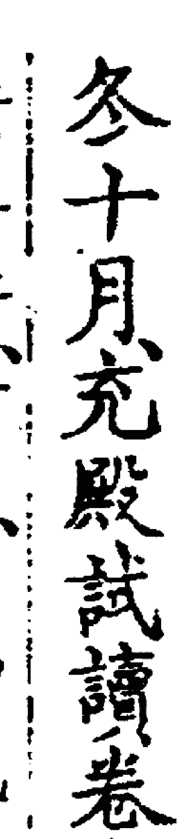
三月、恭逢萬壽聖節、賜御書匾聯及御服衣冠。

按年譜、匾曰夾輔高風、聯曰太平有象占霖雨、庶事惟康勑股肱。又例賜諸大臣衣帽。

上獨解躬所服用以賜公、用示優厚。

秋七月、周易觀彖大指成。

按年譜、公謂易更三古、四聖一心、詮解者多不能融洽、而離異視之、乃每卦括其大指爲一篇。



冬十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一日，自西苑封還公所奏摺于內夾 諭旨一紙，乃因內監交結近臣，有所咨訪。 諭中引用諸葛亮親賢臣、遠小人語，公捧誦慰服，即具摺覆。翌日，遂遠治內監，人心悚然。嗣因便見，復頌我 朝宮政嚴肅，凡給事內監，不假名秩，奔走而外，無使干預。

上又明飭刑法，雖辭色不少借，宦豎之禍，庶幾可絕其源。

上深然之。俄又有甄別學臣之命。原粵東學臣樊者名聲最下，而交結情熟，公卿列署議狀，卒不及其人。公閱狀訖，索筆續署之，廷

論大服。

復薦何焯。

按，何屺瞻行狀，先生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時崑山徐學士乾學、常熟翁祭酒叔元方收名後進，其

所善科第立致。先生亦遊兩人門、而慎自持見、事不特義、且加譏切。其後交絕於翁、復干徐之怒、故累躓京闈、而名益重。四十一年、駕駐涿州、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語、詢草澤遺才、公以先生薦、遂召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試禮部下第、復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兼武英殿纂修。及散館、得旨再教習三年。明年、丁外艱歸服闋、丁後母艱。凡家居六七年。五十二年冬、再以公薦、召赴闕、仍直武英殿。明年、授編修。又明年秋、駕在熱河、有構飛語以聞者。

上還京、先生迎道旁、即命收繫、并悉簿錄其舍中書、付直南書房學士蔣廷錫等視有無狂誕語。檢五日無有、聞有譏笑士大夫著作、黏籤以進、而書中所刪辭吳縣令餽金札稿、并進焉。

上閱畢、怒漸解、且嘉其有守、命仍直武英殿、遂復原官。卒、特贈侍讀學士。

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先是、念次公及贍公代有疝疾、公壯歲即苦此、醫者以是爲遺疝、不可治。及年愈衰、下脫愈甚、時因武殿試、侍班失調、疝疾劇發。

上聞、即遣魏廷珍、王蘭生省疾、所傳 諭至有義雖 君臣、情同朋友之語。隨遣太醫診視。翌日、有 旨擢徐公元夢爲內閣學士、免出辛者庫。又翌日、有 旨召楊公名時入京。又翌日、文志鯨以月選知州、隨班引 見、有 旨復其翰林職銜。公聞之、曰、此皆

上所以療我疾也、感悅之餘、病候爲之輕減。

十二月、承修周易折中。

按年譜、先是、

上以易爲六經之源、欲成一書以惠萬世、而鄭重其事、未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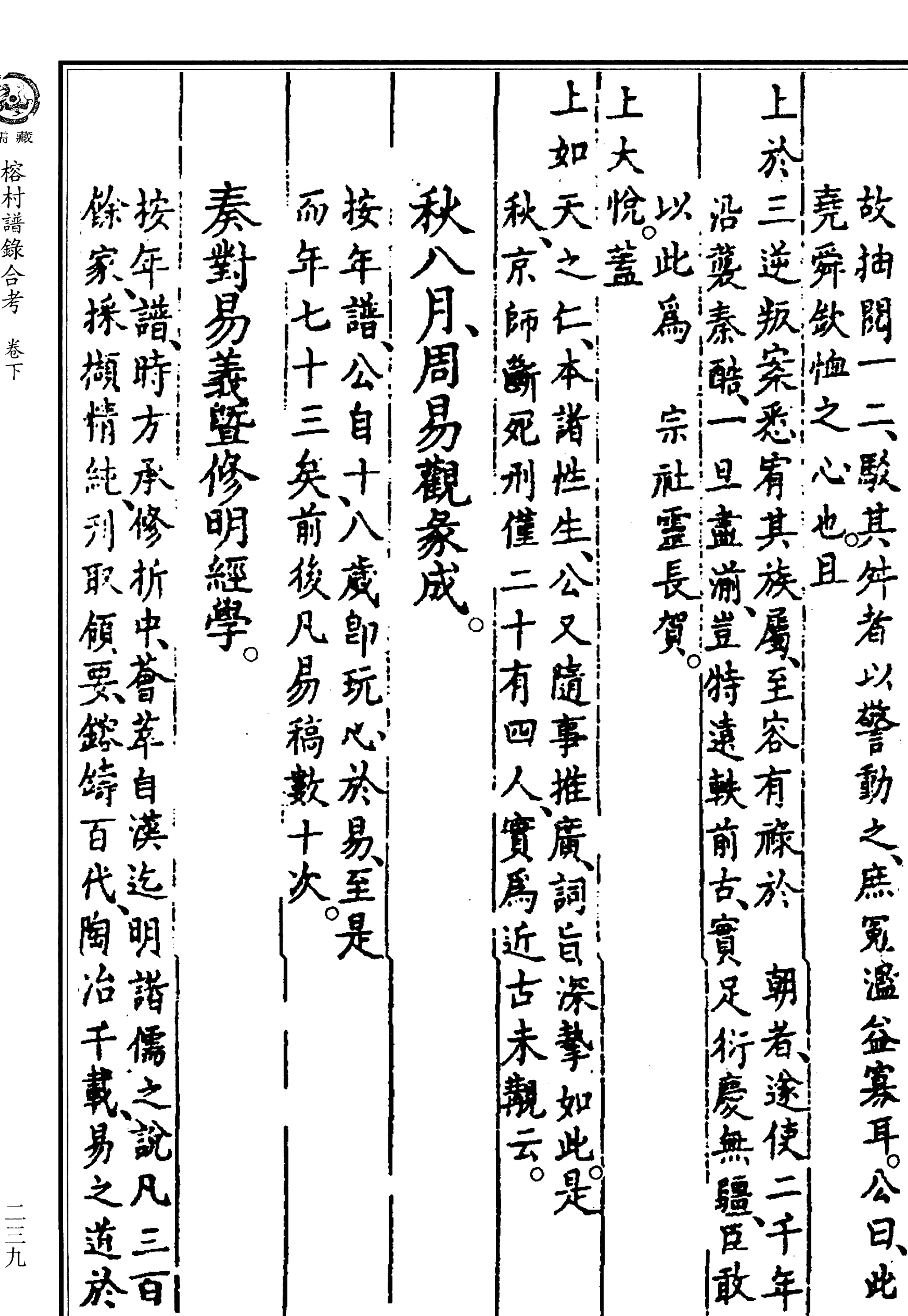
上意合。乃下諭曰、卿留心河洛久矣、見來書、愈知理明識遠、此事非卿萬不能辨其是非。遂命修之。

五十三年甲午、年七十三。夏四月、奏免閩賊陳五顯餘黨家屬流配之罪。

按年譜、是獄也、以公奏明其因饑釀亂實情、與懷逆背叛者有閒、故惟五顯首惡五人坐斬、其餘悉得免死。而地方承審之員猶務苛羅株及家屬、擬充發關東者凡男女千三百餘人。公因閒奏明、蒙恩槩予放釋。一日、刑部以彙題具奏、得旨駁正甚多。公因入見、請曰、彙題之奏、其厚盈尺、杖徒以下之案、臣等亦不能遍覽、頃見

上所駁正、雖杖徒不遺。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良非臣等所及。

上曰、朕非能逐案查閱也、直慮刑獄之臣有忽畧細案之患、



故抽閱一二、駁其舛者以警動之、庶冤濫益寡耳。公曰、此堯舜欽恤之心也。且

上於三逆叛案悉宥其族屬、至容有庥於　朝者、遂使二千年沿襲秦酷、一旦盡滌、豈特遠軼前古、實足衍慶無疆、臣敢以此爲　宗社靈長賀。

上大悅。蓋

上如天之仁、本諸性生、公又隨事推廣、詞旨深摯如此、是秋、京師斷死刑僅二十有四人、實爲近古未覯云。

秋八月、周易觀彖成。

按年譜、公自十八歲卽玩心於易、至是而年七十三矣、前後凡易稿數十次。

奏對易義曁修明經學。

按年譜、時方承修折中、薈萃自漢迄明諸儒之說凡三百餘家、採擷精純、刊取領要、鎔鑄百代、陶冶千載、易之道於

是大備。每奏進、

上御經筵引儒臣講論、其勤如讀朱子全書時。嘗從容問鼎覆餗之義。公曰、易例以九四應初六者多凶、爲居大位而昵匪人也。以九四承六五者亦多凶、爲位近君而任剛德也。鼎四既犯二例、又卦中三陽者、鼎腹至四則腹滿矣。物不可滿、滿則必覆。祿位固爾、功名亦然。卽學問而有自滿之心、德必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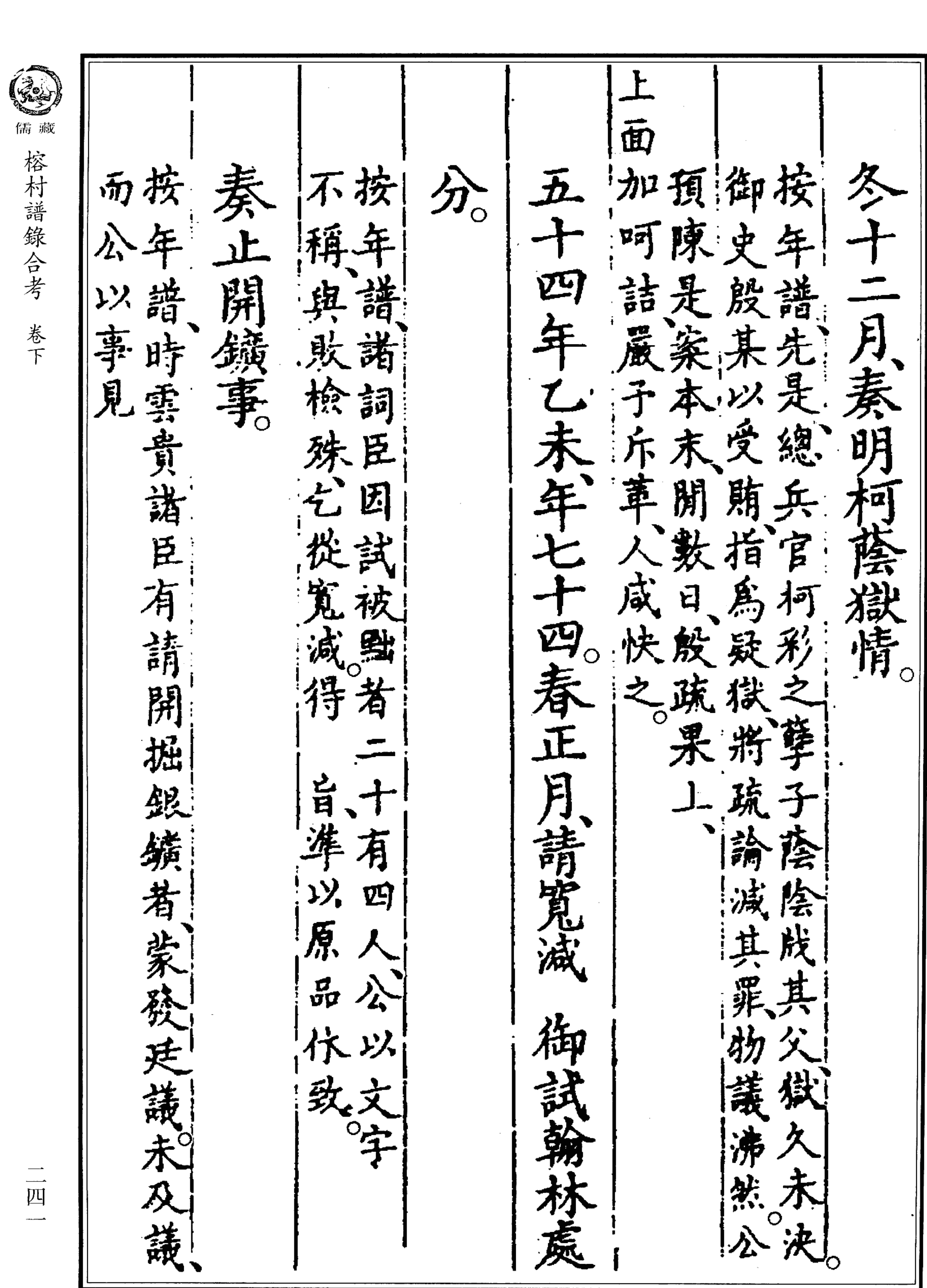
上爲悚容嘉許者久之。公因復奏曰、甲寅之亂、臣夢三烏犯日、卒占太平之兆。自削平來、海宇乂安。然臣竊窺

聖意猶以吏治未清、教養未備爲念、欲使家給人康、風行化偃、則太平之象固愈進未艾也。

上瞿然曰、所謂讀書者、凡以此耳。蓋公遭遇

聖明、自牖輸忠、以須爲規、言婉而意至、多加此類。○按行狀、公又頻奏經學修明則國運休盛、案諸史策、燭若龜鑑。

上深然之、遂分簡諸大臣修纂詩、書、春秋、又别纂律呂正義諸編、皆命就公是正焉。



冬十二月，奏明柯蔭獄情。

按年譜，先是，總兵官柯彩之孽子蔭陰戕其父，獄久未決。御史殷某以受賄，指爲疑獄，將疏論減其罪，物議沸然。公預陳是案本末。閱數日，殷疏果上，上面加呵詰，嚴予斥革，人咸快之。

五十四年乙未，年七十四。春正月，請寬減御試翰林處分。

按年譜，諸詞臣因試被黜者二十有四人，公以文字不稱，與敗檢殊乞從寬減，得旨準以原品休致。

奏止開鑛事。

按年譜，時雲貴諸臣有請開掘銀鑛者，蒙發廷議，未及議，而公以事見

上、因奏曰、開鑛一事、臣有以知
聖心必非欲牟其利也、直以邊黎貧匱、或得借此資生耳。然鑛從聚之極易、倘將來鑛盡、此輩將何法以散之。奏未及畢、
上已數四點首。蓋明季鑛徒之禍、
上所素稔故也、於是
特旨不準行。

二月、承修性理精義。

按年譜、公以前明所輯性理卷帙繁多、門目宂複、欲裒精要、以便乙覽。値
上亦以科場論題僅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數冊、沿習既久、勦說雷同、欲勒一書爲論目、於是　命修此編。按從子艮湖恭紀　恩命分修性理精義詩序曰、乙未春、世父奉總裁性理精義之　命、摺奏侍講楊賓實名時、檢討彭石源維新、庶常蔡聞之世遠、舉人陳對初萬策、暨姪生員立侯清植同充分修、而鍾旺以公車在邸、亦幸獲與。既荷

僉允、日從楊、蔡諸先生蒐採而次第之、以待世父裁定、恭請
聖鑒云。

薦李紱。

按年譜、因進見頃、蒙問詞臣中學問之優者、
公以紱對。翌日　召見、遂自編修擢庶子。

三月、乞免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公自以年過懸車、老不引退、於古人之義缺然。每
奏事畢、踽身、陳乞者屢矣。至是
上始意可、公即欲拜疏、而值西陲有警、　廟算方殷、未敢以請、
乃丐休沐、在家修纂性理。會殿試、固請不與。
上勉從所
請焉。

復薦楊名時。

按年譜、公念將告歸、無以報國、因議樂章事入對、奏曰、揚名時篤學力行、於今無輩。臣嶮巇景短、無以自効其末盡之志。此人若蒙任用、必不負恩知。臣雖歸骸泉壤、

上猶得以考其然否也。

上連爲首肯。

周易折中成。

按年譜、公之承修是書也、每奏進、

上有疑義、輒下公所、公解剝敷陳、

上常意歡、有所批糾、即應時改定。

上嘉其沖挹、益虛己盡下。至是書成、命校刻內殿、又與朱子全書俱頒付直省、各別刊布、以便士人購誦。

夏四月、奏駁復行例生之法。

按年譜、先是、三逆初平、所在支費不繼、不得已聽人輸貲充名譽庠、號曰例生、特卿貳中有欲修復舊法者、公方以詞林散館、閱卷於西苑之別署、其人袖所具疏向公自述其意、公立斥之、語極峻厲、旋復入奏、是法妨學害正、非
盛世所宜行、由是疏入、得嚴旨譴駁焉。

六月、疏乞休致、 予假二年。

按年譜、爲奏畧曰、臣久嬰殘疾、老而彌劇、三年前具摺乞休、蒙 恩慰留、五十二年 萬壽節後、復申前請、又蒙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 命臣承修易經性理、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故敢瀆懇、允臣休致。
上雖已垂 恩許、及見疏、終惜其去、乃下 溫綸、予二年假。

陰符經註成。

按年譜、時方裝敘、從門人王之銳請、遂成是註。

秋七月、性理精義成。

按年譜、是書亦校刻內殿、欲用爲論目。適公丐歸、異議者沮之、不果行。

八月、赴熱河辭陛、賜御書匾額及御製餞詩。

按年譜、將至、遣魏廷珍迎于道次。既至、又爲適館設具、連朝召見。再錫宴於內苑遊遨處、賜匾字曰謨明弼諧、且傳諭曰、朕心藏久矣、欲俟卿屆八旬用以壽卿、今卿將歸、故特寫賜。又賜餞詩曰、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揖廟謨。辭闕憂君千里外、引年捧日萬方數。秋霜昔歲明臣節、崑玉沖襟決勝符。暫別恩榮宸翰

餞、匆勞遠念慰長途。復 命王公以下皆爲和章。于時

世宗以視膳隨侍、所錫詩曰、舊學耆年本鉅儒、綸扉勵翼奉

皇謨。老臣報 國清風著、 龍章直與日星符。蒲輪

聖主崇文湛露敷。鳩杖暫尋巖壑去、

竚望還 朝早、莫令 宸衷念遠途。

上又推 恩追 賜公六世祖森匾字曰、急公尚義。父兆慶聯

句曰、一念懷明主、終身思舊恩。別 賜公叔父原任永州

總兵官日煋匾字曰、方重淳深。弟歲貢生光坡聯句曰、道

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閒。公造膝有所陳請、

上以公耳重、慮嚴垣語洩、手書作答。公捧讀訖、

上即手燬之。如是數四、外廷莫得聞也。已又曰、人老苦耄、國

家事大、而 朕年高、旦夕惴惴、深以爲慮。公曰、老而耄者

神志損耳。此在庸人則然、自古賢聖、年益高、德益卲、烏有

是哉。

上曰、奈非賢聖何。公曰、不自聖者、聖益聖、不自賢者、賢益賢。

上兢業若此、斯清明在躬之本也。此公將歸、復 召見、握手爲

別。公叩首請曰、函師之役、臣每欲有云。然臣事

上久、知

上更歷持重、必無輕舉妄動之事、惟乞深爲審慮。

上許之、乃曰、卿雖家居、政事有不便者、當密以聞。公頓首謝。隨

進篆文五經一部、乞更　賜刊刻、以廣篆法之傳。

上即頒付　內殿、如其請。是日、復　賜公肩輿、遍遊內苑、禮遇

莫比。

九月、出京師。

按年譜、門人蔡世遠從、因指授龜卜古法、遂成卜書補亡凡例、欲勒成一書、未及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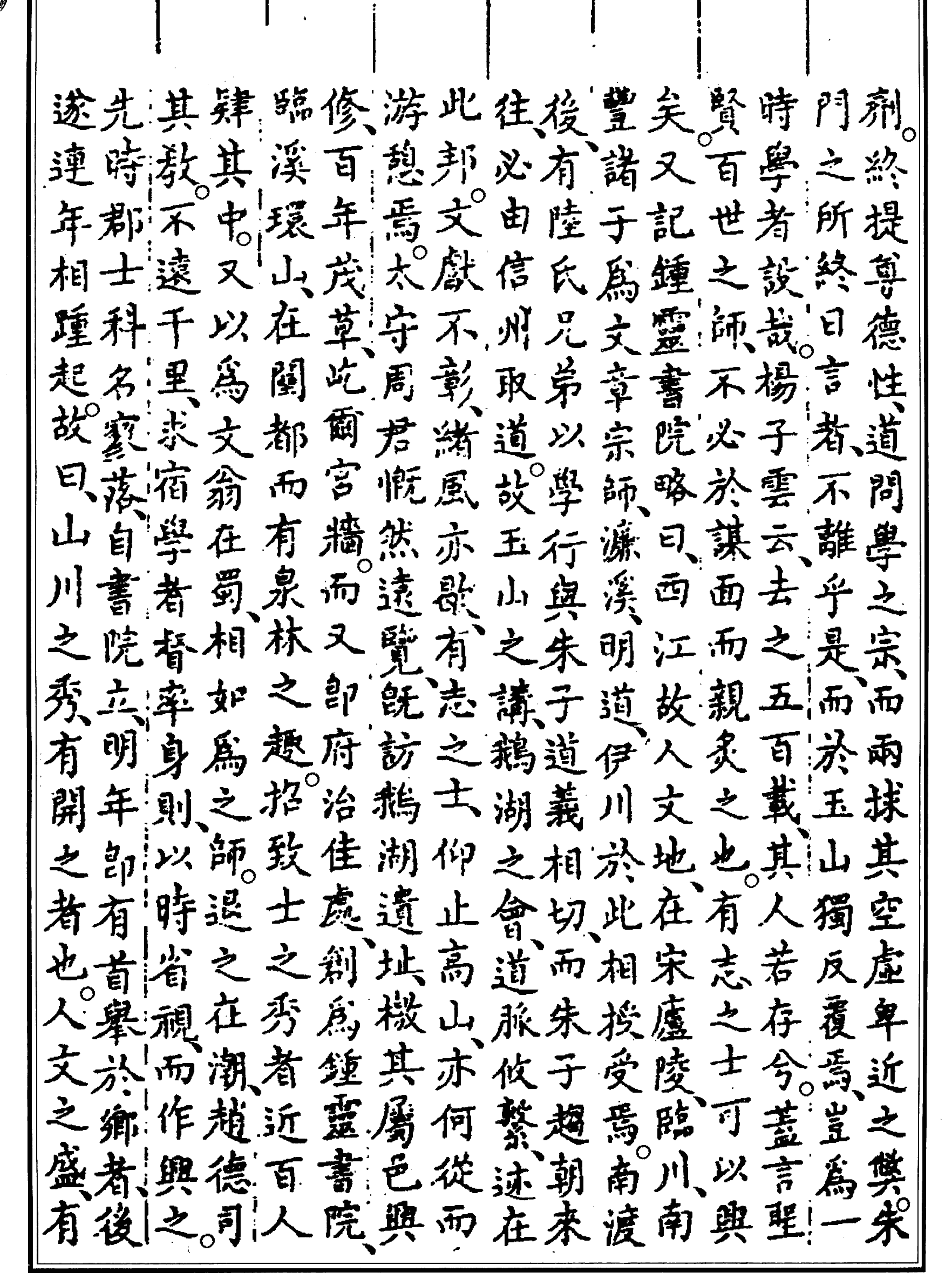
冬十月、道出鉛山、謁鵝湖書院。

按文集、記鵝湖書院略曰、鵝湖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學處也。昔東萊呂氏與朱子交善、又於陸子有塲屋之知、

見二君子平日操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鵝湖之會、而朱子及陸子兄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祀四賢、起於宋淳祐間、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於古者配祔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門誨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白鹿講章、朱子至爲之避席、上手謝焉。陸之於朱、則有泰山喬嶽之嘆。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功夫者、吾與子靜兩人而已。原其講辨豪芒之指、一則慮玩心高明之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眞、二者於末學誠皆有弊焉。雖朱子亦謂宜捨短集長、庶無墮於一偏也。昔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譬警。二程、張、邵相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辭。今語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敍道統淵源、並以周、程、邵、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爲病。然則朱陸之共俎豆而處閟宮也、而又何猜乎。今

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爲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學者

誠宜稟　皇極之彝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潢絶港之差也。而又當知張、邵及陸之於程、朱、其學雖微有同異、而實相成、非若孔、墨、孟、告之不同室。無陷於膚末者吠聲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又記懷玉書院略曰、爲政者以新學校、育人材爲先。然學校之新也、必先聚集人士、而啓告以聖賢爲學之意、幸而其地爲聖賢所生長、所遊經、則遺敎流風、往往而在。於是有賢者涖政於兹、咨諏舊迹、興起墜緒、感動奮發、必倍於他邦。班固有言、可貴哉、仁賢之化也、詎不諒與。子朱子生長建州、趨朝歸山、則信州其孔道也。是故玉山之會、鵝湖之爭、傾動一時、見於止齋陳氏之書、而其故址皆在於信。以今考之、鵝湖辨論、其言不傳、抑止齋所謂刻畫深而傷易簡、矜持過而涉吝驕、是一時學者猶有疑、而未概於心焉。獨玉山講義、剔決詳明、雖因問而答、而已盡乎義理之根源、功夫之切要。嗚呼、首疏仁義之目、而警以著察之效、中揭性善之旨、而進以瞑眩之


劑。終提尊德性、道問學之宗、而兩捄其空虛卑近之弊。朱門之所終日言者、不離乎是、而於玉山獨反覆焉、豈爲一時學者設哉。楊子雲云、去之五百載、其人若存今。蓋言聖賢百世之師、不必於謀面而親炙之也。有志之士可以興矣。又記鍾靈書院略曰、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爲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鵝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游憩焉。太守周君慨然遠覽、旣訪鵝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郎府治佳處、剏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闤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郎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

倡之者也。①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余所爲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

聖人之世，被　聖人之澤，當勉爲德業之彥，共定太平之基。此去盧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之惓惓。

十一月，次武夷山謁仁智堂。

按年譜，作詩寄諸石。詩曰：昔年長老逐遊興，從問何處名山盛。迤邐莫須數淺原，由深第一武夷逕。尋幽易步衆壑殊，獻奇觸眼羣峯競。宋家南狩西山西，光移婺女開賢聖。居于夫子似鄒魯，來往未曾拜舊宇。此行棄舍浙江舟，取道迴邅西水滸。採源莫憚九折深，仰止方知萬仞古。飄風爲謝武夷君，不是看山非采苦。高山巋然哲人邁，猶有手整六經在。章句初年成習心，專門白首歸模楷。下筆淺刺寒溪風，肅佩上趨精舍靄。相看來裔寢微茫，誰念前修久



相待。公見堂宇多圮，倡修之，總督滿公保董其事，廟貌一新。

十二月，至里。

按：年譜，姚太夫人之喪，公既抑情守制，至是折中古義，望鄉變服，行奔喪禮于墓次，乃後謁廟歸家焉。

具摺報到家日期。

按：摺奏載文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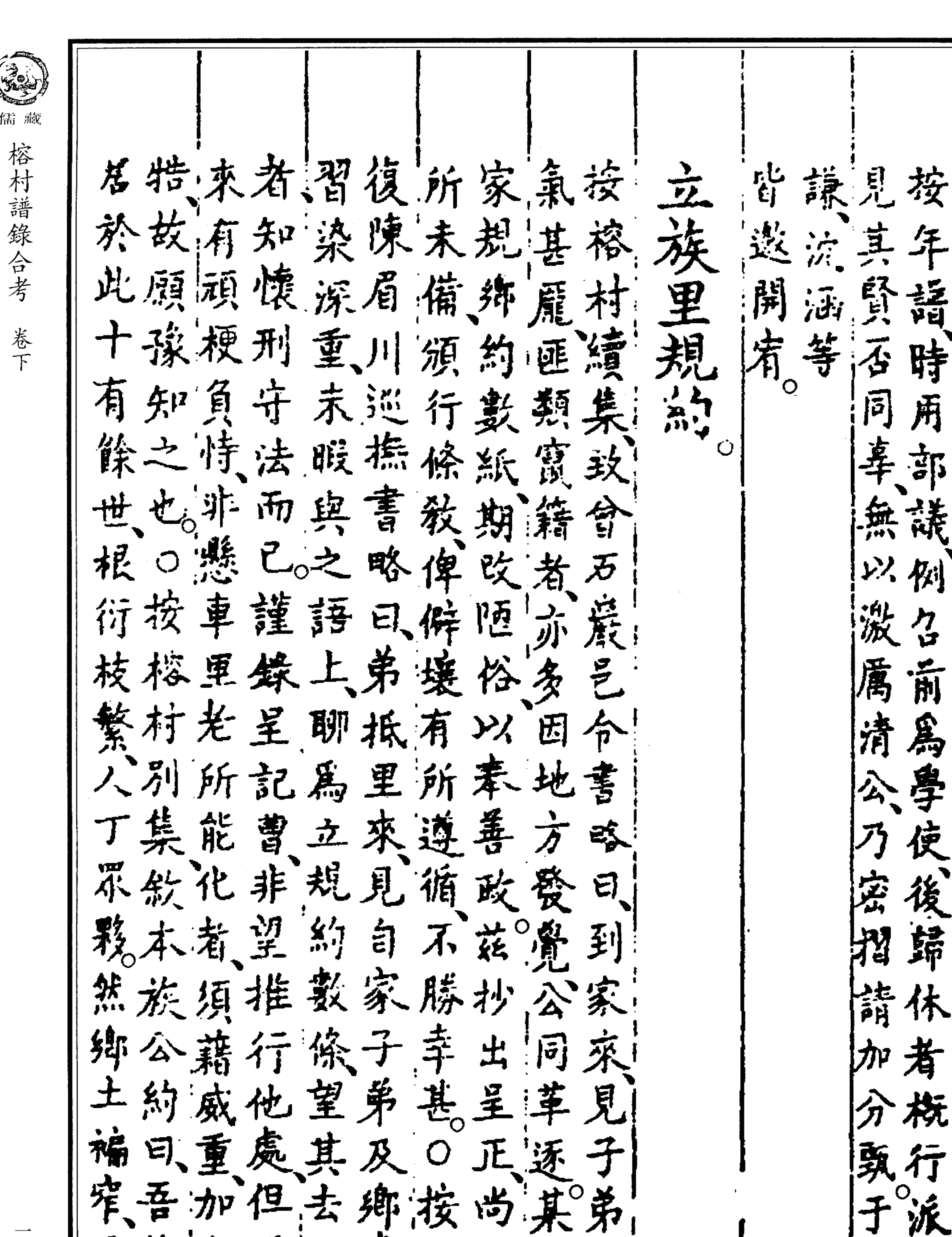
五十五年丙申，年七十五。

按：榕村續集，寄徐壇長書略曰：途次遲滯，又一行衆多，幾度夫船未易卒得，歲暮趲程，除夕僅得抵里，與發棹時計日，竟差万莢也。過吴門，恰聞于思公事，一路關心，至皖省乃知消息。生

聖明之世、何患蔀覆此　恩乃磊落無他之效也。紫陽貽龍川書云、願老兄退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大道之禍、而所以涵養本原、以爲磨礲事業、發輝文章之地者、益高大而光明矣。雪後陽春、長養加茂、豈非愛助者之惓惓乎。又曰宦途古比波浪、我輩惟以言行九悔自循、更無彌縫補救別法。一日夜坦然、便是畢世千秋形影。身雖投老、未免憂畏、亦祇以此意自檢勑、故欲公諸同人、守此護符也。○按、文集、寄魏君璧廷珍書略曰、自客歲重九張家灣解纜直至除夜方入里門、所喜

聖明在御、海宇清平、山行水宿、毫無顧慮、所至人民熙攘、雞狗聲聞、詩書弦誦之風、迥異疇昔。到浙江、途取道江西、歷觀玉山、鵝湖朱子講道諸處、至武夷瞻拜　御匾紫陽精舍以歸。雖筋力罷倦、而耳目蕭爽、自幸老作太平之人、兼載　恩華榮耀祖宗、忘乎疾病支離之在身也。

春三月、摺請分發學使之無罪者。



按年譜，時用部議，例名前爲學使，後歸休者概行派差。公見其賢否同軰，無以激厲清公，乃密摺請加分類。于是劉謙、淙、涵等皆邀開宥。

立族里規約。

按榕村續集，致會石巖邑令書略曰，到家來，見子弟輩習氣甚麗匪類竄籍者，亦多因地方發覺，公同革逐。其隨出家規鄉約數紙，期改陋俗，以奉善政。茲抄出呈正，尚祈廣所未備，須行條教，俾僻壤有所遵循，不勝幸甚。○按文集復陳眉川巡撫書略曰，弟抵里來，見自家子弟及鄉黨間習染深重，未暇與之語上，聊爲立規約數條，望其去太甚者，知懷刑守法而已。謹錄呈記曹，非望推行他處，但恐將來有頑梗負恃，非懸車里老所能化者，須藉威重，加之豶牿，故願豫知之也。○按榕村別集，敘本族公約曰，吾族聚居於此十有餘世，根衍枝繁，人丁眾夥。然鄉土褊窄，恆産

無多、又不能守分勞力、勤儉成家、遂有不肖子弟日與情游無賴之輩妄覬非分之財。小則賭蕩、以至於穿窬。大則霸據溪港、行市、擾人之利、使賓旅裹足。又大則假借名色、出沒招搖、不可窮詰。其尤可恨者、或聚凶徒百十輩、公執器械、與鄉鄰格鬭、或妄斷曲直、不聞官府。原此等惡習之所自來、蓋因先年閩亂、山海猖獗、奸民倚盜賊之勢、鉞而作威、豪家壓鄉里之柔懦而武斷、而官府莫之能問也。今山海蕩平已三十餘年、

天子神明、照及萬里。當路執法、大小寅恭。民間赴愬、自有所司、非官家所宜預。即自家門户事、有應申理者、亦應憑官府公斷、豈可恃强糾衆、以自陷法網哉。凡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席蔭驕矜、衰落立至。況抵扞文法、便有目前顯然之禍。君子懷刑、如何勿思。不佞壯離鄉井、皤老歸來、念桑梓之恭敬、喜故老之僅存、閔童雛之頑憍、慮餘風之未殄。吾聞之、教人以善之謂忠、愛人以德之謂君子。況乎一家之親、豈可自蹈姑息、納之於不義之域。是犯王法而替祖澤、自

我始也。自今以往、有犯規條、我惟有從公檢舉、聞於官、而與衆共棄之、不能徇私庇護。他日成家立業、澤及後人、爾等閱世之久、自知吾今日之言是親愛之至。此時雖冒刻薄之名、所不辭也。又敘同里公約曰、鄉俗自當年寇亂以來、習染最深。今雖泰平三十餘年、流風猶在。吾家子弟及他姓土著寓居之人、不肖無賴實繁有徒。除逆犯人倫及抵扞官府文法者另有禁約外、今將目前顯爲鄉里害者摘出數條、公行嚴禁。嗣後如不悛再犯、分別懲治。條列于後、餘詳集中。○按年譜、公之居里也、約束鄉族、課訓子弟、和而毅、寬而栗、所獄獄董勸、不少假借者、自孝弟始。農畝晴雨咨嗟、公出禱、無不立應。由是姦盜屏息、狙獪失恃、工賈咸若、風雨大和。方是時、知泉州府事者山東劉君侃、知安溪縣事者江西曾君之傳、皆承公意、於府則重修府學、於縣則特建朱子祠、各爲延師教授。○按文集記重修泉州府學略曰、泉在前代、文章科名爲天下蔚、學者諱說至今藍之。然其世升降、俗湾澆、士術人心之變、則有舉然波

逝其中而莫之嘗省者。蓋自化治閒，虛齋蔡先生醇品邃學，洛閩是承，親炙之士則有陳、林、張、史諸君子，皆所謂守章句，蹈規矩，不謬於古人明經篤行之意，泉之最盛時也。其後傳、李、許相繼魁天下，爲時文師，科第途歷列郡，然而華繁實披，學又一變。及其季也，則有猖狂以壞士習，怪詭以亂文體者，餘風在莆而吾郡亦寖衰矣。夫泉僻處海濱，爲九州風氣裔末，然虛齋以經解，錦泉晉江以制舉業，李贄以橫議，天下皆靡然宗之，則豈非世道學術之高下，占諸吾泉而可知與。嗚呼，學校者四術所從出，故曰學術也，其廢其興，昔人重之。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蓋言學校之盛，待文王而後興也。又曰：佻兮達兮，在城闕兮。蓋言學校之廢，爲賢人君子所憂憫也。今

天子恭承道運，以六藝漸摩四海，必世而再矣。周王壽考，則應在作人，固宜其令行風流而蒸蒸者眾。吾郡劉侯侃來自齊魯，有名南素絲之操，顧瞻郡學頹敝，憮然傷之，此亦風詩城闕之志，欲望學者以嗣音也。落成有期，請記於余。夫

學校之設遠矣、古之知道能文者、學記備矣。重言累陳、無以爲也。蓋周禮在魯、則問舊章。諸于賦詩、不除鄭志。泉故先儒舊遊理學名壤、雖晦明有時、然得賢牧守師儒作而興之、廨宇既脩、必將延名宿、招誘有志之士、課其道藝、成其德業、所以贊

聖天子而育才廣化者、非僻陋荒遐、素未耀乎人文者比也。故爲道前代學術源流所以關鄉國汙隆者、使返其始而維其初、庶幾援古劌今、其則不遠矣。又記安溪考亭書院略曰、昔朱子舉進士、筮仕同安簿。同安西北壤接安溪、故朱子常往來安溪道中、喜其山水幽奇、以爲絕似建陽佳處、有詩在集中、可撿也。北地於乙未年冬告休抵里、拜邑父母曾侯、寓其新葺文昌祠中。因請侯曰、俗祀文昌、蓋古者司中司命之遺。雖然、星辰河嶽、必以人配。五百年來、朱子人師也。今

天子崇重之優、風聞天下、斆學者知所嚮往。地之歸也、取道西江、凡玉山、鵝湖朱子信宿講論焉者、其守土類能修舉吾

邑爲朱子奉檄往來、品題名勝之區、法得立祀、非其人不興也、其有待於吾侯乎。侯曰、茲吾素志也。祠成、邑之人士感侯興起倡明之意、相與請余記其事以示來者。余惟侯之派自東魯宗聖、而南宋南豐先生亦其別族也、文行之承、遠有端緒、則其爲政而知所先後也。固宜攷朱子平生爲學、精察力行、謹守曾氏家法、其文章則一以南豐爲敎率。然則侯於朱子之道、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矣。明道先生爲顏亭銘曰、千載之上、顏惟孔樂。百世之下、顏居孔作。蓋有取乎淵源世講、相爲表章之義。余於侯之茲舉亦云。

夏五月、旨趣還京、摺請展限。

按年譜、公至里未半歲、上念公、乃命魏廷珍密傳上意、促還京。公念身爲耆老大臣、雖被恩深、不敢硜守常節。然進退有體、嚮聽攸關、若遵密傳戒道、外聽莫審所由、便

疑於貪慕、以羞　朝廷。乃請展限、并乞明勅

督撫敦趣。時方訂正家禮、得　旨、遂不果。

六月、葬冢男鍾倫。

秋八月、大學古本私記、中庸章段成。

按文集序大學古本私記畧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子各有更定、朱子因之、又加密焉、訂爲今本。然五百年來、不獨持異議者不允、自金華諸子、元棄丞相、明方學士以至蔡虛齋、林次崖數公、皆恪守朱學、而羣疑朋興、遞有竄動。所不能泯然於學者之心、補傳其最也。地讀朱子之書、垂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氏先天之傳、呶呶紛拏、至今未熄、皆能燭以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而黙契者。間考鄭氏註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況知本誠身二義、尤爲作大學者樞要所存、似不應使溷於衆目中、而致爲

陸王之徒者得以攘袂扼掔、自託於据經誥傳、以售其私也。緬惟朱子平生用力此書爲多、持此有年、迴惶倚閣。又念朱子之道、非一時之道、蓋將取信於天下萬世焉爾。自當時晚出陋生挾難競質、沛然如江河之決、無閉拒者、則今日之聽瑩於胸、而撥鶉已遠、爲宜直其所見待方來、之朱子而折中焉。又序中庸章段略曰、子思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觝然、猶不能遏其衝。迄於周衰、諸子雜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二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躪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寢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拔之末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於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即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於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地讀章句五十年、然後



能明首章之說。覆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蓋自宋元之間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間，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薦翰林蔡世遠掌鼇峰書院事。

按年譜，巡撫陳公璸因鼇峰書院之舊而作興之，請師於公，公薦蔡公世遠以董其教事。○按文集，復陳眉川巡撫書略曰：明府厲行清修，得儒者澹泊寧靜之要，而且克廣德心，以教人成俗爲務，移茲來茲，真九郡士民之福也。前翰垂問，未有以復。蓋敬化風俗四字，自明季而不講，禮義廉恥自士大夫犯之，讀書者荒於業而不檢於行，齊民亦情於游而習於奸，風聲日下，殆非旦夕所能遐返也。司士者學使，司民者郡縣令，

聖上侍重其選、意有在矣。明府莫若引學使、郡縣諸君與之上下議論學校、則清貲賄、絶請謁以外、如何可以成材興學、郡縣則謹簿書、飭簠簋以外、如何可以厚俗移風、令之各盡其心、而各條陳所宜行者、明府虛心採納、而實意鼓舞之、精誠聳動之、下自然有風草之勢、比之就士民而家諭戶曉者、萬不侔矣。區區老生常談、聊以備高明之擇、惟裁教之。至書院師長一席、在宋元間實與當路者相扶持、誠得其人、造就不淺。昨歸途見南浙、江右所延致者粗讀書不放蕩耳、求稱其任、難之又難。閩中先正風流久已墜歇、學植淺薄者固無以服衆、即稍有聰明聞見、而習爲華贋、無高志遠識者羣居終日、其誤學者更深也。漳浦蔡翰林世遠有寥寥慕古之志、與俗下秀才一片名利心者不同。所讀書又知以程朱爲宗、經史諸家漸能涉獵、所見紳士未有過之者。明府若欲引與共事、更盡前輩切劘之義、庶幾於學交收其益也。又曰、价回、多煩裁答、儒雅風流、溢於墨楮。敝鄉自蔡虛齋、陳紫峰、林次崖諸先生後、實學衰

歟、至明季而大敝、欲興之者、舍崇經書、勵行義、則復古終無望矣。若徒課文賦詩、爲制舉之羔雁而已、雖使科名盛如吳越、恐非明府所以振起育成之本志也。蔡開之志尚不凡、既掌招致、惟援以規撫、次第賓主相與設誠而致行之、期月而變、三年而化。弟老矣、庶幾猶見閩學之興、豈非數百年而一時與。與不宣。

重構榕村書堂。

按文集、落成、用朱子卜居韻詩曰、休居且慰意、誰復憶蓴秋風。候南中異、家山事事幽、況此豐樂歲、晨夕展西疇。翻思三十載、身如不繫舟。暮鳥各有歸、三逕豈無求。夙歲徒經始、今朝再爰謀、鑿池通澗道、抗榭出山頭、斜陽交積翠、漲雨亂寒流。

皇肯棄顦顇、甘爲汗漫遊。勞生分有息、寡過是吾憂。賓朋多雅話、學子念藏修。古人世耕讀、所望在箕裘。○馥按、時公在里、叔父白軒、仲弟詡菴、季弟皐軒皆康年耆德、日與公聚

首從容，而從遊門徒有蔡梁村世遠、陳謙季萬黃、莊元仲亨陽、婿富允讓、姻戚暨子姪數十輩，追隨請業。閒日或到崧村、戒雲洞，論道講藝，嘯咏泉石。而族中文會，每月亦一修舉，公皆手自批閱，由是族黨人士多興起者。

冬十二月，葬夫人林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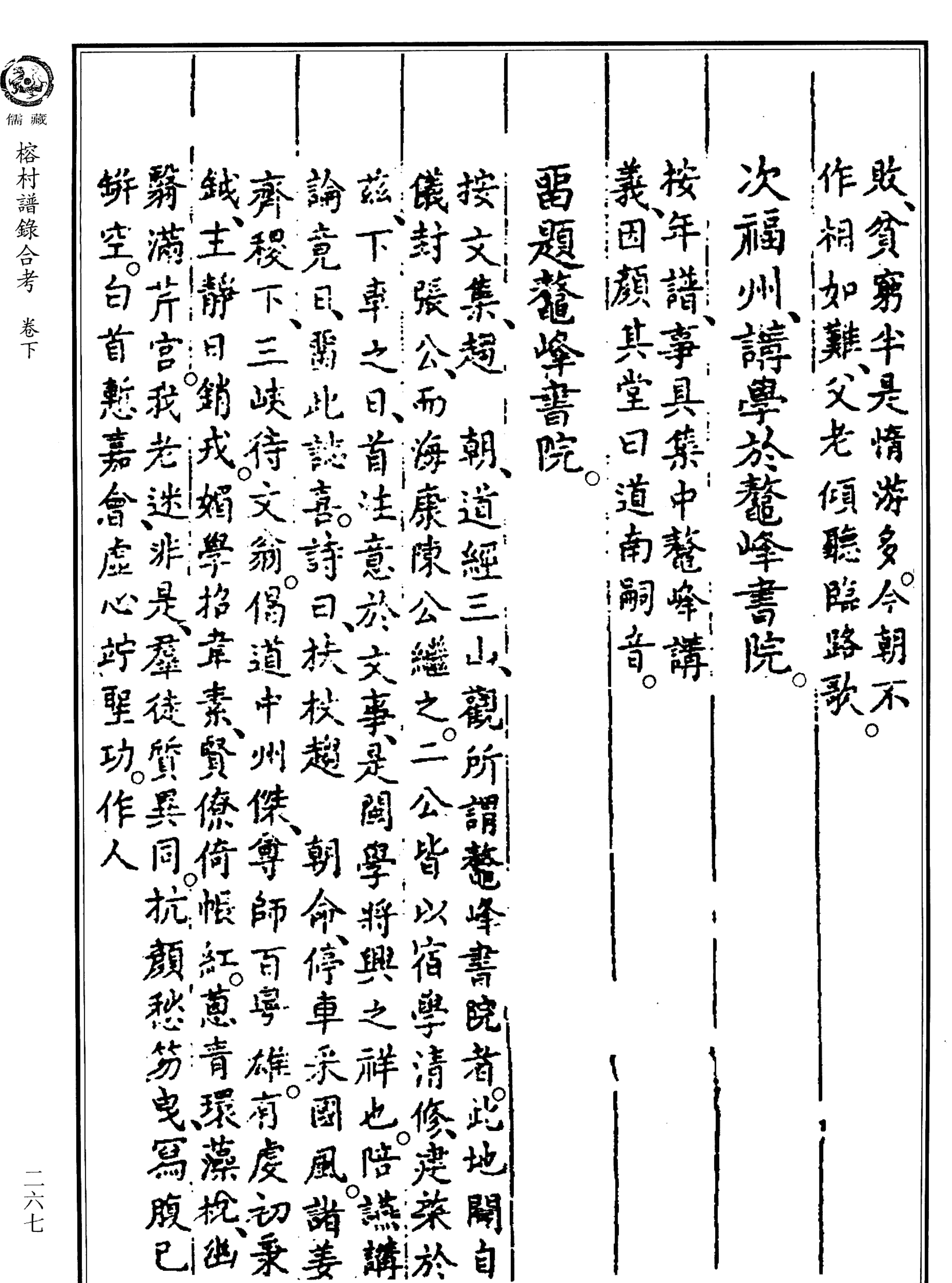
按年譜，墓在安溪光德里之仙苑鄉。

五十六年丁酉，年七十六。春二月，還朝。

按年譜，公既摺請，旨下督撫敦趣，遂以是月戒行。

臨發，申定鄉規。

按文集規條末附以詩曰：山水淨明淑氣嘉，那堪俗化任澆訛。人非本業皆無賴，里有仁風即太和。富貴長因驕佚



敗、貧窮半是情游多。今朝不作相如難、父老傾聽臨路歌。

次福州、講學於鼇峰書院。

按年譜、事具集中鼇峰講義、因顏其堂曰道南嗣音。

留題鼇峰書院。

按文集、趨　朝、道經三山、觀所謂鼇峰書院者。此地闢自儀封張公、而海康陳公繼之。二公皆以宿學清修、建茶於茲、下車之日、首注意於文事、是閩學將興之祥也。陪讌講論竟日、賦此誌喜。詩曰、扶杖趨　朝命、停車采國風。諸姜齊稷下、三峽待文翁。偈道中州傑、尊師百粵雄。甫虔初秉鉞、主靜日銷戎。媚學招韋素、賢僚倚帳紅。蕙青環藻梲、幽翳滿芹宮。我老迷非是、羣徒質異同。抗顏愁笏曳、寫腹已辦空。白首慙嘉會、虛心許聖功。作人

天子意、翩羽

庚朝桐。

夏五月、論孟劄記、離騷、九歌、參同契註成。

按年譜、諸書舊稿盈捆充篋、未及詮次、至是於舟閒訂成之。

六月、至京。

按年譜、時因避暑、駐　蹕熱河、公將趨　覲、
上以三庚水潦、命俟處暑後。公具摺謝、并奏明未　覲
天顏、不敢入直辦事。○按榕村續集寄示清植清蕤諸孫書曰、今於六月初七日入京、有二次　旨意令伏暑且勿衝雨水赴熱河、俟處暑後出口。又　賜官房一所居住。皆　本朝來未有之曠典也。我病已痊愈、但殘疾益甚、不能坐起爲苦。又寒暑陰晴皆入腠理、鼻長塞而耳全聾、要是老態及之、無可奈何。壇長輩於旬日前爲我筮、得乾之小畜、玩

一式字，似非持久之兆，乞身非遠，未可知也。過蘇州後病稍差，即於舟中草出論孟劄記，四十餘日而脫稿。向後閒時，并學庸舊稿刪改，便可謄清家藏，以酬宿願矣。孫輩此時想己在省讀書，做文章之外，淹速莫非命定。若果有志大業者，發洩愈遲，成就愈遠，切不可以俗情罣於胷懷也。十二伯事辦明，便可撒手，服而舍之，人益悔感，爽是佳子弟，正當以厚德培養之。其不溫經書，不誦古文，乃俗下派頭之誤。一舉人、進士，便當作天來大事看，其材淪溺於無師友之助，良可惜也。賓實分巡，乃　當宁試可之意。餘事須汝等體吾意，不能一一。

秋七月，赴熱河。　陛見，丐休，不許。

按年譜，禮遇如辭。　陛辭，公力丐休，且曰，老臣戀
主之心，何忍遽離　闕廷，直以進退有道，而疲老趨蹌，一有失墮，便爲上辱　國體。義宜引去，非但私爲骸骨計也。
上命且入直辦事，俟回　鑾更議之。

冬十月，回鑾，丐休，不許。
按年譜，迎觀於湯山，陳丐益切，
命明歲萬壽節後更議之。
十二月，遭
孝惠章皇后大恤。
按年譜，自
太后違豫，
上移次於蒼震門内，衣不解帶，憂瘁成疾。羣臣見
上春秋已高，恐遭大恤不任哀勞，凡議喪禮，乞從省節。而
上至孝純誠，必欲勉强自力，不爲俯允。公乃酌古準今，爲奏曰，
漢儒鄭康成精於禮者也，其論國有大憂，而君有疾者，使
子執事。朱子嘗據以議於朝。即朱子平生最謹於禮，及老
不任拜跪，亦惟坐視子孫行禮而已。臣等雖愚，豈不知

主上孝思維則，爲萬世師。然此皆先儒之明論，前輩所已行，似宜稍抑

聖情，遵昔制。

上乃從之。嗣而

太后大行，

上以思慕過甚，所患益加。內發

諭旨，命頒示中外，其中多有可駁句。諸大臣皆知宣之不可，無不惶愕失措者。公徐捧

諭旨，就坐處別訂一稿以進。

上怒，以擅格

詔旨下部嚴議，仍發原稿，立命頒行。諸大臣益震。公又再訂一稿以進，復奉

嚴旨如初。於是有欲順

旨頒行者，公固持之，密謂馬公齊曰：此事當以死爭。又更訂一稿以進。奏入，

上亦意悟，因留中不發，事獲寢。俄以議

太后廟號事，公已定式付所司，同僚中或强作解事，陰改之，式與禮違。奉

旨切責，羣公皆深咎改者，公無一語，惟例入謝罪而已。寮列無不推服。

五十七年戊戌、年七十七。春二月、廷議三次。

按年譜、時　國儲未頒、

上孝慈嬰疾、章奏倚閣、百僚惶震。公堅卓凝定、獨持正論、不爲浮說所搖。每入班　列、無遠言、無厲色、謇不至激、和不至隨、懇懇獨挈以求建　國是、朝野胥倚重焉。方廷議時、有扶覬倖之私、倡爲邪異以撓僉謀者、公卿相顧、莫敢抵其吭。公侃侃與辨、既三日、議不合、公即繕摺別奏、異議者方屈。前後如是者三。已而

上閱之、歎曰、大臣中毋寧爲我家計萬世者、獨此一老臣耳。大學士蕭公永藻謂公曰、公計不遺義、辨不傷氣、是何識力之定、涵養之深也。居頃之、閣臣有以摺請建儲、詞不別白、被議褫職者、諸閣臣入請、

上顧公曰、請立　國本、大臣分也。卿比年口奏屢矣、此何罪。

命置之。衆由是始知公之造膝非一、且深服其愼密云。

三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年譜、時

聖躬益愈、駐蹕湯山。嘗奏事頃、以湖南巡撫需人顧問公、公薦吏部侍郎張公廷玉。

上曰、此人朕所稔知、但銓衡要職、難以他授也。公復薦雲南布政使劉公蔭樞。

上曰、滇方用兵、藩司亦難易其人。因語及江南總督某、山西巡撫某。公對曰、此二臣者、臣實未聞其善聲。後二人俱果以贓敗。

詩所成。

按行狀、時奉旨看閱諸大臣所纂詩、書、春秋三經、自度文義生熟、不得與易經比、乃溫習舊編、紀其所見、庶以對敭羣言、獲有條理。上副

聖天子稽古尊經至意。詩經以次脫稿。○按、陳對初識詩所略

曰、龍西公詩所入卷、始於康熙丁酉之冬、而脫稿於戊戌之春。

夏四月、復乞休。

按年譜、爲奏略曰、去冬臣在湯山乞休、奉 旨俟 萬壽後具本。嗣値 國有大恤、神人悲慟、豈臣子言私之時。且聖躬憂瘁成疾、臣日夜恐懼、亦無暇爲草芥微命計矣。近者仰瞻聖上神明粹清、氣色温潤、微臣纔私自狂喜、知天祐邦家之意厚也。伏念臣年七十有七、若老不引分、則招惹物議、恥辱必至、下玷晚節、上負深 恩。此微臣之所惴惴危懼、如臨淵谷者也。時閣臣王公掞以病在告、上命俟其入直、當遂公所請焉。

尚書七篇成。

按年譜、尚書甫成七篇、而公薨矣。

○按行狀、禹貢一篇、乃絕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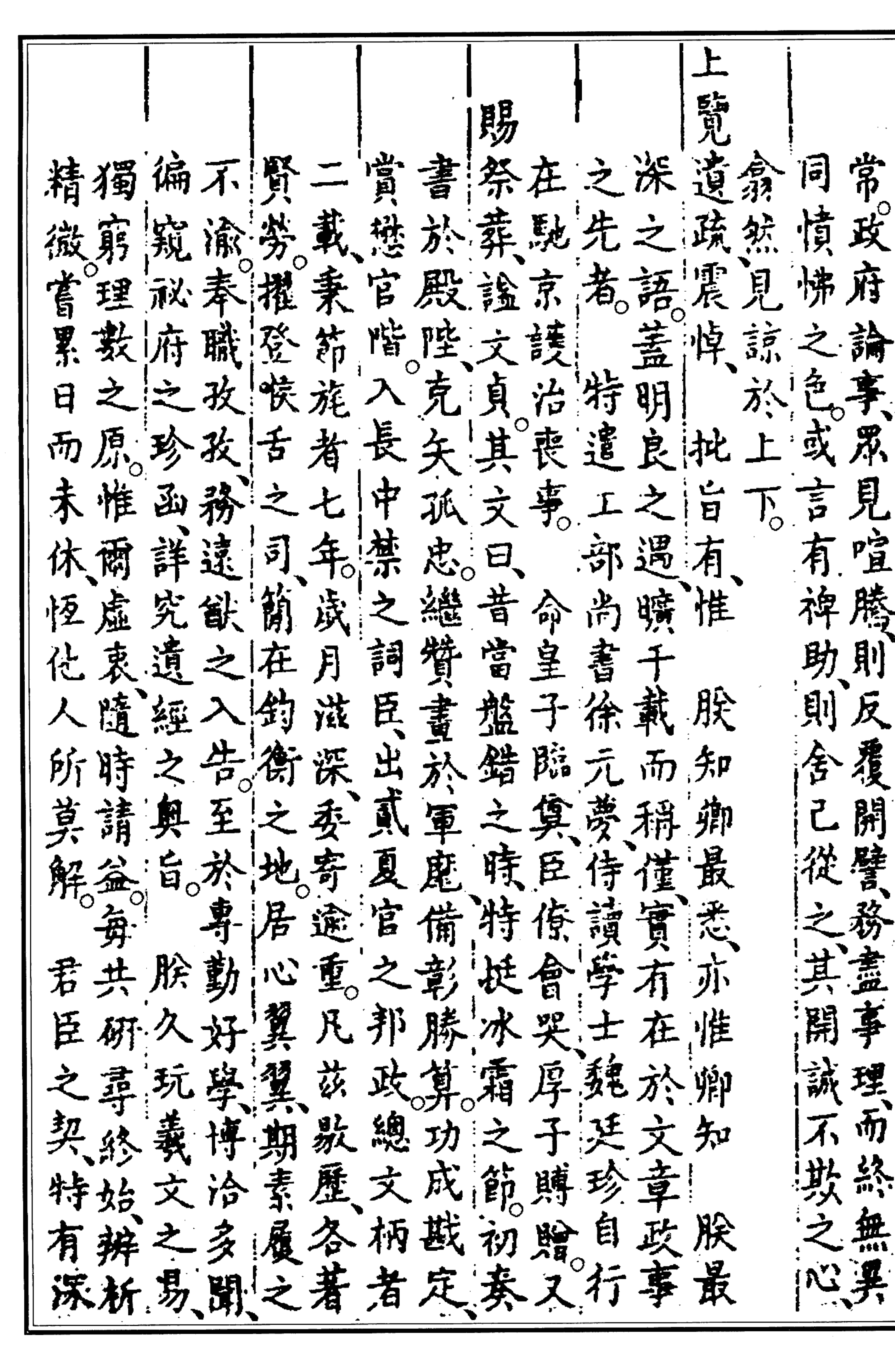
五月丙子、公薨。

按年譜、前一日改定洪範說、慨然曰、吾年二十三始註洪範、今又詮此、大體猶是、但覺意融理洽、不必多著註釋耳。有頃、痰疾大發。翌日午時、薨于正寢。公自幼嗜學、耄而益勤、雖政事鞅掌、稍暇即憑几編摩、丹鉛未嘗釋手。自羽翼經傳而外、凡諸子百家下及星日命卜之流、莫不旁涉會通、以滋其神明之貫。常以牖後集諸生講論、答問析疑、亹亹循循、漏下二三刻不倦。每有述作、輒令諸生傳視、有能發其覆、申其義者、則喜動顏色、與相參酌、往復應時改訂、沛如也。天秉易直、與人交、讓美分過、無所矜吝。至心樂善、聞一善言、見一善事、則顏開神愉、稱道不啻口出。於方正有學之士、薦而引之、惟恐後時。公或未識其面、其人亦不知公之實薦己也。所薦士多不諳俗、每以舉主蒙譏、而終

不以替其好賢之心。平生履險涉機，切自磨厲。自兵革倥偬，以逮朝端[illegible]硊，雖鑒別內朗，白黑瞭然，而一被以春和，未嘗犯壯頄之戒，即至眾咻叢輕，岌岌乎有漂折之勢，亦皆處之以艱貞，加之以惻度，曾不少留爲芥蔕，故終其身清夷平曠，對之者皆躁平矜釋，有接席頃而慮蠲神蛻者。性本畏謹，然至於赴會肩鉅，則精識自斷，卓然不揺。每諷朱子所誦佛語云：「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蓋其內力厚矣。晚遭

主上清明，聖學日新，而公又積誠啓沃，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每逢　萬壽，羣下多進古玩，公獨以舊板名編奏備乙覽。逮壬辰後，簡編日御，遂益以羣籍爲厨，經書爲繕，道教休明，揭於中天焉。至襄贊機務，考覈官評，責實布公，敷奏詳雅，其所尤加意者，推廣德心，扶持善類，用以益培邦本，厚樹國楨。

上往往俯從其言，所全尤多。少時持己剛方，英氣嶄嶄。及年益高，德益邵，則終日怡然，雖遇事而怒，而辭氣雝和，不改其



常政府論事、眾見喧騰、則反覆開譬、務盡事理、而終無異同憤怫之色。或言有裨助、則舍己從之、其開誠不欺之心、翕然見諒於上下。

上覽遺疏震悼、批旨有、惟　朕知卿最悉、亦惟卿知　朕最深之語。蓋明良之遇、曠千載而稱僅、實有在於文章政事之先者。　特遣工部尚書徐元夢、侍讀學士魏廷珍自行在馳京護治喪事。　命皇子臨奠、臣僚會哭、厚予賻贈。又

賜祭葬、謚文貞。其文曰、昔當盤錯之時、特挺冰霜之節。初奏書於殿陛、克矢孤忠、繼贊畫於軍麾、備彰勝算、功成戡定、賞懋官階。入長中禁之詞臣、出貳夏官之邦政、總文柄者二載、秉節旄者七年。歲月滋深、委寄逾重。凡茲歷歷、各著賢勞、擢登喉舌之司、簡在鈞衡之地。居心翼翼、期素履之不渝、奉職孜孜、務遠猷之入告。至於專勤好學、博洽多聞、徧窺祕府之珍函、詳究遺經之奧旨。　朕久玩羲文之易、獨窮理數之原。惟爾虛衷隨時請益、毎共研尋終始、辨析精微。嘗累日而未休、恆他人所莫解。　君臣之契、特有深

焉。隨宣索平生所著書、錄藏秘省。閏八月、發引南歸、復
命皇子臨奠、百官咸會、遣行人王道成護送歸里。以五十九
年庚子夏四月葬於安溪興二里之百葉林。至期布政司
堂上官銜　命設祭墓次。先是、
世宗皇帝在藩邸時、已心重公名德、會雨　賜匾字、一曰清虛
恬簡、一曰昌時柱石。至雍正元年春、首錄舊臣名節之尤
驗白者、　特贈公太子太傅。十一年、
復加　恩崇祀賢良祠、　賜祭一壇。

按

公事蹟載行狀、誌銘、神道碑、家傳幷孫清植撰年譜、詳且
備矣。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七月、孫清馥復將兄年譜底
本重錄、再攷未備者於續語錄中。其有異同者、亦加增

損、目曰譜録合考。粗掫草稿、尚祈就正有道、刪削爾。清馥謹識。

校記

①人：當作「夫」。

榕村譜録合考跋

榕村譜録合考二卷、安溪

太傅李文貞公文孫清馥根侯先生纂輯本、道光丙戌春公

元孫維迪拔萃將付開雕。賢湘從公來孫志衡學博獲讀、

恭爲之跋。夫以太傅盛德大業、賢湘何人敢加論議。顧念

徐壇長先生跋榕村語録、得挂名簡末、免君子没世之疾、

用爲寵榮語、因竊效法焉。蓋管窺蠡測、竊謂太傅懼以終

始、自强不息之學、蓋由尊朱學易、以上契

通志定業斷疑之

至聖知。世以解經淵邃相推奉者、爲語末而遺本也、請得而覼縷之。其生平進對也、責難之恭、當道志仁。易曰、納約自牖、啓公用圭。太傅有焉。其戊子、己丑、壬辰三對、戊戌三議、丁酉三擬稿也、權情度理、歸於一是、定識定力、忘身與家。易曰、獨立不懼、藉用白茅。太傅有焉。其薦進人材百數也、並力學行、忠亮老成。易曰、東南得朋、西北喪朋。太傅有焉。其在京守制也、危疑震撼、反經合道。易曰、明夷、蒙難艱貞。繫

曰、巽以行權。太傅有焉。其修明經訓及諸書也、反之於身、寫之於心、孜孜矻矻、老而不倦。易曰、君子進德修業。乾三之誠、坤二之敬、太傅有焉。綜計公居敬持志、讀書窮理、由朱泝孔、推之守官行己、全體用易。故

御前往復、言易最夥。奏進文字、罔非道德。承修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九釐所學、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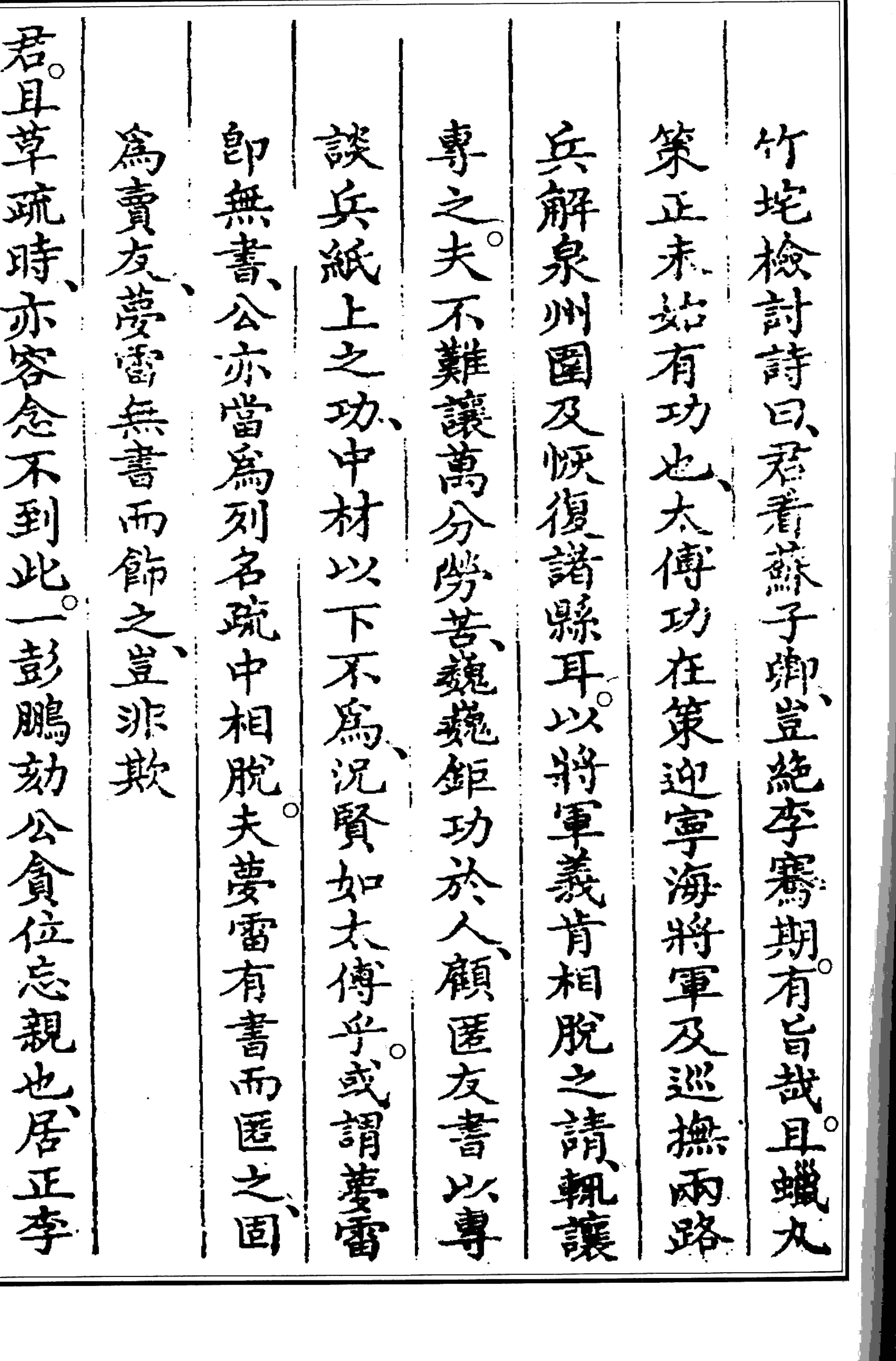
高深。乙未假歸、

賜額謨明弼諧、則

聖祖仁皇帝顯以皋陶見知待公也,休哉休哉。公蘄、賜謚文貞。夫貞正而固,以之起元,其備四德,君子哉。萬世之論、定於

聖人矣。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嘉平朔日,後學寧化吳賢湘再拜謹跋。

世議太傅公二事。一陳夢雷絕交書,誣賣友也。賢湘嘗見其書,意脅公援己進用耳,躁而妄也,語皆文致,識者辨之。太傅未嘗一辨,百口疏保,全生出關,於夢雷可謂厚矣。朱



竹垞檢討詩曰、君看蘇子卿、豈絶李騫期。有旨哉。且蠟丸策正未始有功也、太傅功在策迎寧海將軍及巡撫兩路兵解泉州圍及恢復諸縣耳。以將軍義肯相脫之請、輒讓專之夫。不難讓萬分勞苦、巍巍鉅功於人、顧匿友書以專談兵紙上之功、中材以下不爲、況賢如太傅乎。或謂蔓雷卽無書、公亦當爲列名疏中相脫。夫蔓雷有書而匿之、固爲賣友、蔓雷無書而飾之、豈非欺

君。且草疏時、亦容念不到此。一彭鵬劾公貪位忘親也、居正李

賢、至今齒冷、誰肯蹈之。乞假九月之請、蓋有大不得已焉矣。孟子言論其世、然哉、然哉。當九卿會議彭前疏時、

旨問彭鵬、爾爲同鄉李某、不知適以害之。蜀他在任、自有深意。所以蜀李某之故、恐一說便不能保全。九卿奏求包容、於是

旨下不準回籍、解任在京守制。蓋非議朝政及范蠡難共安樂諸讒誣可想矣。故葬母太夫人不敢言歸、望鄉變服、行奔喪禮於墓次、直待後二十一年假歸之日。鄉使悻悻求去、



則大劒歐刀、上煩
聖主、下禍身家、豈所謂守經歟。桐城汪稼門師督閩時、思爲太
傅入祀兩廡、奏不果。然久當論定也、後日必有爲之者。玫
國史所爲公傳及彭二林居士集中公傳、並列二事不寘辯。
蓋以公道德閎崇、有學術、知道者皆當燭其誣、而識公用
晦之志。爲之寘辯、則識既下、而論古、胸次亦復不寬、非直
碍傳體裁已也。根侯先生詳附湯公文正、德公子諤、態公
清約及陳夢雷事、俾友善者得考焉、眞太傅文孫哉。賢湘

再跋。

邵念魯年譜

姚名達 編撰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重排

《邵念魯年譜》，姚名達編撰。一九二〇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中國史學叢書》本。

邵廷采（一六四八—一七一一），字念魯，原名行中，字允斯，清紹興餘姚（今屬浙江）人，理學家、史學家。受業於韓孔當，又問學於黄宗羲，曾主講姚江書院。年五十餘，猶鄉試不中，遂不仕，講學著述終其身。其學重經世致用，强調讀史以救當世之失，力斥宋明諸儒空言之弊。調合朱陸，主經學與心性之學本出一源，不當分離爲二。於明儒推崇王守仁、劉宗周，以爲皆能傳孔孟之學。著有《姚江書院志略》、《治平略》、《東南紀事》、《思復堂文集》諸書。

姚名達，民國初清華研究院學者，生平事蹟參《王靜庵年譜》提要。

是編作者自述其編纂緣起云，欲研究章實齋之學術，而不得不蒐討其根柢淵源所自出之邵念魯。而邵念魯之所以爲邵念魯者，「有個性焉，有境遇焉，有家學焉，有師傳焉，紛然雜出」，故欲加蒐討，則「年譜之作，非得已也，應種種需求而爲之也」。可知此譜乃標準之儒學學術年譜。

此譜資料翔實，詳略得當，敘次井然，堪稱上乘之作。其最善者二端：體例完備，取捨精審。體例方面，先作《譜前》，述譜主出生以前有關之事及家世、學術淵源；末作《譜後》，述譜主卒後有關之事；於徵引各家記述歧異者創「攷異」一例，以説明從違之由；於事有可疑者創「商榷」一例，加以辨析推論。上述各項，於年譜編纂實屬「創例」。取捨方面，凡記載各書互異、一書而各篇互異、同一人而自相出入者，「徵信之標準，大抵取譜主之自述，而棄他人之代言。取當日之書篇，而棄後人之紀録。取譜主少年之作品，而棄其晚年之追記」。凡引用之史料，每條一律注明出處，即推論亦然。凡事蹟之未攷定者或真僞不清者，皆用疑詞，以示待攷。凡此之類，皆足徵作者之審慎。《序例》言：「念魯之没，距兹二百一十五年，相隔日久，書闕有間，兹譜之不能概念魯生平於無遺，勢也。然即此五萬餘言，倘盡係念魯之真，而無一言之或譌或濫，則區區乾惕之心，亦庶幾稍得安慰矣夫。」以此編水準，距作者願望或不甚相遠。

邵念魯年譜

姚名達著

序例

讀章氏遺書且半載、思以研究所得撰爲章實齋之史學一書。自信性情相近、功力易施、日夜尋繹、指顧成就。不謂資質鈍愚、光陰迅速、雖有一二新解、無由融貫爲篇。乃知讀古人書心知其意亦復不易、而淵源所自、不爲蒐討、尤非治學者之所宜。以章實齋之卓犖千古、其先爲之基與夫後爲之輔、所以成其造詣者、是其人必自有其不朽之質、在爲吾人所不可不與知也。實齋史家、於其所以成學得力所在自知甚明、故其示子書有曰、子女之生、必肖父母、雖甚不似、而必有至肖者存、此至理也。學問文章、亦有然者。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黨、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柢則出於邵氏、亦庭訓也。其所謂邵思復文、蓋清初邵念魯著思復堂文集、其所謂朱先生、蓋同時人朱笥河。一則爲實齋根柢所自出、一則爲實齋討論修飾所從得。吾人治實齋之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學而至於有成、非易事也。迨其已成、以漠不相干之人、從千百年後欲知其所以成學之故、其事之非易、較成學不甚軒輊焉。史家之得成爲專門學者、其機蓋胎於此。推之凡百事物、莫不欲知其所以發展至此之故、斯非史學無以善其事矣。章實齋之所以成學、吾已略知端倪、更溯其源、則邵念魯之所以成邵念魯、吾烏可以不知。吾欲知之、吾烏從知之。有個性焉、有境遇焉、有家學焉、有師傳焉、云云紛然雜出、吾將何以真

知之年。譜之作、非得已也、應種種需求而爲之也。

時間之敘次、史亦第一要義也、而於年譜尤爲密切。故當時正朔、天干地支、西曆紀元、譜主年歲、以次敘述於每年之第一行。

次行低一格、敘述譜主之性情、志願、行爲、思想、著作、境遇、家教、師傅、友箴云云等等、分條別載、不必混淆、亦不限長短。其事蹟之紀載、有各書互異者、有同一書而各篇互異者、有同一人而自相出入者、徵信之標準、大抵取譜主之自述、而棄他人之代言、取當日之書篇、而棄後人之紀錄、取譜主少年之作品、而棄其晚年之追記。

時輩事蹟、國家理亂、直接間接有關譜主者、擇要敘述、次於譜主事蹟之後、另行標寫、亦低一格。時輩之生沒、亦擇要敘述、並概其生平、於其沒年之下、但必低二格。

徵引譜主言論、著作、悉存原文、並標篇目、删繁錄要、低三格寫。

事蹟每取裁多種書篇、陶鎔變化、非盡一端。雖仍標明出處、但非悉抄原文、讀者切勿誤會。其去取之徵有非詮釋不可者、則別作考異、附繫該項事蹟之後、低四格寫、冠以考異二字。

事蹟之無可繫屬者、或繫之於近似之年、或以類附、皆以疑詞述之。其最無可屬者、則存之於譜後。又有事之真實與否、尚未可知者、亦用疑詞、並附錄商榷於其後、如考異例。

先作譜前、敘述譜主未生以前而又有關之事、並及其學術之淵源、宗派、先世之名字、生平。焉末作譜後、敘述譜主已死以後而又有關之事、而譜主之兒孫及著作、亦著錄焉。所以窮源治流、其法莫善於此。視昔人

年譜以譜主生前死後之事入諸譜內、有乖體例者、似有進矣。凡茲創例、悉以義起、求適如其事而已。計自念魯之沒距茲二百一十五年、相隔日久、書闕有間、茲譜之不能概念魯生平、於無遺、勢也。然即此五萬餘言、倘盡係念魯之真、而無一言之或謁或濫、則區區乾惕之心、亦庶幾稍得安慰矣夫。

民國十五年二月十二日、在清華研究院作。

邵念魯年譜

譜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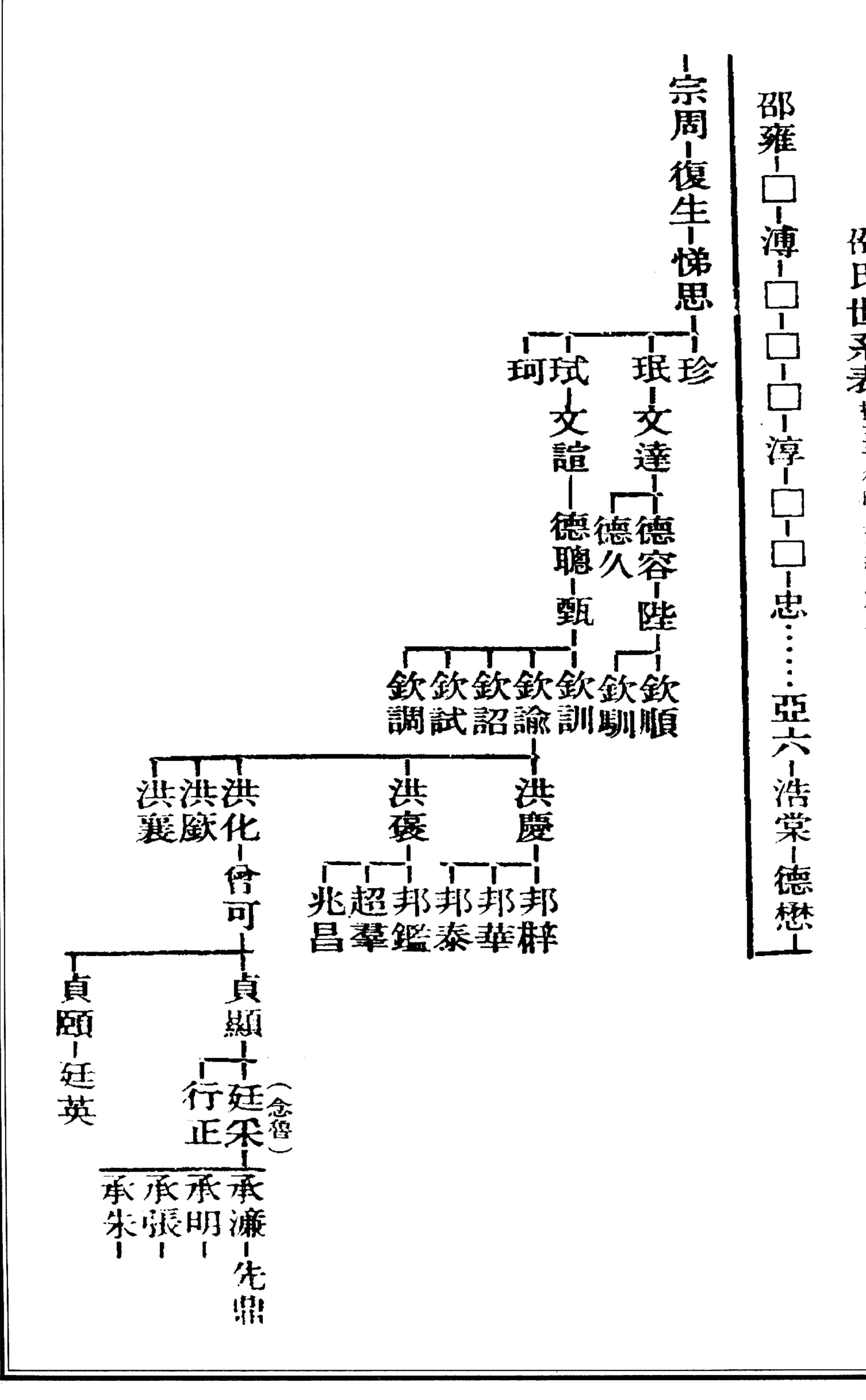
邵學淵源圖以人名之高下定輩行之先後、左右分學派之左傾右傾。以横線示同時講學。以垂線及斜線示直接傳授、以虚線示間接傳授。據思復堂文集及王守仁學派諸家著述。

姚江書院宗派表 縱橫經緯、俱有關係。據思復堂論文集

地址	名稱	年代	主講者	主講者講學之宗旨	會講者	會講者講學之宗旨	參與者
浙江紹興城內	證人社	明代天啓崇禎之際	劉宗周	誠意愼獨	陶奭齡	以四無爲宗	主誠意愼獨者董瑒、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王毓蓍、熊汝霖、黃宗羲。主致知者王朝式、史孝復、葉廷秀。自成一家者沈國模、史孝咸、惲日初。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半霖村	義學 通稱姚江書院	明崇禎己卯至丙戌 清順治癸巳至丙申	沈國模	以求仁當下直證良知爲宗。	王朝式 管宗聖 史孝咸 史孝復	史孝咸以立誠爲第一步、管宗聖以躬行實踐爲則、王朝式史孝復皆主致知。	沈國模嫡派王朝式、張廷賓、邵資仁。其餘韓孔當、萬元璞、鄭錫玄、邵元長、俞長民、蘇方伯、蘇玄度、邵以貫、邵振韶、史標、陳正衎、吳棶、呂滋禹、錢九鼎、邵曾可、邵貞顯云云六七十人。
		順治丁酉至己亥	史孝咸	以名教爲宗、主致知改過首須立誠。			
		自順治己亥至康熙己酉、姚江書院中微、輟講十年。釋氏臨濟宗大盛。					
	姚江書院	康熙己酉至辛亥	韓孔當	以致知爲宗、求友改過爲輔。	邵元長		徐景范、邵廷采六七十人
		康熙壬子至壬戌	俞長民	以文章號召			
		康熙壬戌至癸酉	史標	以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因文而進之道。			
		康熙癸酉	徐景范				
餘姚城內		康熙甲戌至辛卯	邵廷采	以愼獨爲致知存心致知不分爲二。			陶思 邵國麟

邵氏世系表

據五世行略及萬經所作念魯先生傳



譜主之祖先 據五世行略

維邵之先，出姬姓召康公之後，功在周室，紀於甘棠。及漢青州太守休，加邑爲邵，代有名字，世遠難譜。宋新安伯康節先生雍，以樂天知易，齊德周敦頤、程顥頤。孫徽猷閣待制溥扈蹕南渡，家臨安。玄孫新昌令淳自臨安徙會稽。曾孫揚州都巡忠復自會稽遷餘姚通德門之清風里，於是餘姚始有邵氏。邵氏之在餘姚，不能與孫、王、謝三姓次，而科甲之目，獨盛於明。浙東明經取高第者，以邵氏爲最。邵氏文章勳節不甚傳，而吏多清白，子孫慎守經術，以儉爲師，雖累世貴宦，而族無富室，此其家風之可稱述者。念魯先生六世祖名遠，遠更名甄，字世昭，號鑑水，明嘉靖壬子舉孝廉，由固始知縣陞知海州，卒於官。其學出於兄培，培字世德，號芑泉，以禮記爲經生師，江以南言禮記者，推餘姚邵氏，而培經義傾縣，自江南甄次子欽諭更名伯棠，字克良，號廓原，高才睿思，默通大意，爲文書然冰解，萬曆間教諭安肅，陞國子助教，出知靖州，性薄世資，善處豐約之際，生平禮數安簡，不修苛節，几窗明暇，與知交薄飲清談，友孝篤誠。溟道昆輩皆千里修贄。

不以俗情長幼倫次離隔恩愛，晚年歸老玉田之莊，玉田莊，父所置產也。

欽諭第三子洪化，字品生，號易菴，九歲從父之玉田，習樂北方，性行慷慨，萬曆三十六年夏，上府應學使試，大雨，試廠皆飛，感疾，尋卒，年二十四，妻翁氏，娠身方七月，殉節不果，及期生子曾可，曾可生子貞顯，事皆詳於年譜。

譜主生前有關係之事 據東華錄及思復堂文集

明崇禎十七年甲申西紀一六四四、三月、流匪李自成陷北京、明皇帝朱由檢死之。五月、清睿親王多爾袞率師入關、李自成敗走。明福王朱由崧立於南京。十月、清皇帝福臨入居北京、改稱清順治元年、遣兵徇中原。是年、邵念魯先生之父貞顯娶妻陳氏。

清順治二年乙酉一六四五、五月、清兵陷南京、虜明福王、下薙髮令。六月、劉宗周不食死節山陰。八月、明魯王朱以海監國紹興。秋、浙東大水、潦饑、越人衣食於舟。

清順治三年丙戌一六四六、五月、浙東兵潰、魯王南奔。六月一日、清兵渡浙。二日、入紹興、旋入餘姚、邵貞顯全家避兵山中。三日、乃達蔣嶴、盜晝剽掠、顛連流寓、困躓萬狀。貞顯妻以此憊病、歸而隕其孕。冬、明桂王朱由榔立於肇慶。鄭成功起兵於廈門。

清順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明桂王永歷元年、浙東潰兵散走山澤、餘姚人王翊兵最強、盤踞四明山、遥應魯王。

年譜

清順治五年戊子、西紀一六四八**正月五日先生生**。據龔翔麟所作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邵、名行中、字允斯、更名廷采、字念魯、浙江紹興餘姚縣人。據萬經所作理學邵念魯先生傳

父名貞顯、字立夫、號鶴閒、時年二十三。據五世行略

母陳正衎之女、時年二十一。據五世行略

祖父名邦琳、字林玉、更名曾可、字子唯、號魯公、時年四十一。據五世行略

祖母孫應楫之女、時年三十八。據五世行略

曾祖母翁時宣之女、時年六十四。據五世行略

時明魯王駐兵琅琦、浙東戒備未息。據東南紀事

六月二十九日、母陳夫人卒。據五世行略

陳氏家世忠孝清德、延及子孫、陳夫人雖女子、亦漸染遺教、少而性成、恭順、年十七、歸邵氏、奉姑孝、雞初鳴、盥沐、立寢門外、敬問安否、日中視膳如之、昏定又如之、其笑容言面無以出於中人、而溫恭淑順之氣、承舅姑而宜室家者、人莫之及、丙戌夏、清兵渡浙、舉家避兵山中、顛連困躓、能不失婦姑內外之禮、姑以是知其賢、僨病重跰、歸而隕其孕、又二年而生念魯先生、病轉劇、先生之所以不克育其兄與依其母、皆丙戌避兵之由也、陳夫人之彌留也、瞪目視其姑者三、曰、新婦不能事姑矣。略欲絕、已凝眸還顧、若有所囑、姑會意、召保母立先生於其前、則翹首曰、以累姑。略言終而卒。據五世行略及張五皐所作邵

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祖母撫先生、十易保母、乃得乳以迄於成人。據五世行略及邵國鱗所作念魯先生本傳

是年、沈國模年七十四、史孝咸年六十七、韓孔當年五十、孫奇逢年六十五、黃宗羲年三十九、顧炎武年三十六、史標年三十三、毛奇齡年二十六、湯斌年二十二、李顒年二十二、陸隴其年十八、萬斯大年十六、顏元年十四、閻若璩年十三、萬斯同年六。據各人本傳

是年、王守仁卒已一百三十一年、西紀一五二七歐陽德卒已九十四年、一五五四鄒守益卒已八十六年、一五六二錢德洪卒已七十五年、一五七三許孚遠卒已四十四年、一六〇四管宗聖卒已七年、一六四一史孝復卒已四年、一六四四劉宗周卒已三年。一六四五　據各人本傳

順治六年己丑一六四九**先生二歲**。

從曾祖母翁夫人肩輿由通濟橋入餘姚城、謁孫氏祖姑於東門蔣氏之園。祖姑撫先生曰、兒亡母良苦、然汝余母家曾孫也、宜端慧可爲後。命表叔畹仙字取一巵壽外祖母翁夫人、歡甚、侵暮乃歸。據贈表叔孫畹仙先生序

是年、魯王駐兵玉環、進屯南田。七月、至健跳、旋至舟山。王翊再破上虞、與魯王兵遥應、浙東閭里迄未得甯。清兵始盡得福建、江西、湖南。據東南紀事及黃宗羲所作行朝錄、蔣良騏所輯東華錄。

順治七年庚寅一六五〇**先生三歲**。

繼母章夫人來歸。據五世行略



章夫人出慈谿縣十八都之甘谿。父申甫、耕讀守家。當避兵時、入餘姚城、因定婚焉。申甫公樸而忠、每入城省女、攜山中果芋、未嘗不顧先生而欷歔。據張五皐所作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是年八月、王翊合兵陷新昌、北越、餘姚、拔滸山、斷紹興、寧波之通道。清兵大舉、分道入四明山。冬、清兵取廣州、桂林。據東南紀事及東華錄

順治八年辛卯　一六五一　**先生四歲**。

弟孝生。據張五皐所作邵立夫先生墓志銘

曾祖母翁夫人卒。據五世行略

翁夫人父時宣、明寧遠衛經歷。祖父大立、南京兵部尚書。夫人年十八來歸、六年而夫卒、姙身方七月、躄踊決以身殉。宗老喻止之。及期生子曾可、乃不死。曾可公幼多病、百端調護、禮管宗聖於塾、教子飲食言語居止、悉規視其師。以故曾可公少成而莊、德性深厚、弱冠即具儒者家法。夫人亦多病、曾可公方藥周篤、旁及醫學、稍起復病、病劇輒愈、竟至六十七歲而卒。生平稟性剛棱、忠亮明著、推天誠以待人、或有挾詐相欺者、則矜憐曰：當非本心、出不得已耳。遇僕婢爲小偷、輒先引避、恐驚之。追遠奉先、時久愈殷。忌辰月正、面舅姑像而哀鳴。繼姑病、叩神乞以身代。自夫亡後、斷葷長齋、念楞嚴究竟堅固四字、然未嘗近精廬。女冠既卒、黃葆素謚之曰貞懿。有女適孫籍洵。據五世行略及謝孔淵所作邵母貞懿翁太孺人傳

管宗聖、字允中、號霞標。爲人孝友忠亮、強氣自克、謂人心不正、在學術不明。於是沈國模、史孝咸、史孝

復會講陽明之學，以躬行實踐爲則，一言一動，必準乎禮。邑中後生先達皆化之。於翁夫人祖見海公爲外孫，故翁夫人禮聘以課其子。明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四。趙公貞稱宗聖淵海之學，山嶽之行，水鑑之識，金石之品。今日郭有道云。據姚江書院傳

是年八月，清兵破四明山，王翊死之。九月，破舟山，明魯王南奔浙東，漸次寧靜。據東南紀事

順治九年壬辰一六五二**先生五歲。**

五六歲時，稟祖父之訓，受孝弟忠信爲人之方。據謁毛西河先生書

是年，明魯王在金門，依鄭成功。張名振陷崇明，覲兵金山，清江南江北戒嚴。據東南紀事

順治十年癸巳一六五三**先生六歲。**

六七歲時，祖父率詣城南五里半霖義學，繙示先儒書，曰：小子今未能讀，異日庶幾沈思靜觀之。據陳祖法所作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聘妻龔氏。據五世行略

龔夫人同縣侍郎輝之裔孫，父名執卿。邵出從甥也。先生祖姑嫁孫氏者，待之如孫。氏甥故執卿公指先生而言曰：舅母賢而惠我，而教孫也有義方，是兒率謹，必能成立。遂以女字先生。據五世行略及張五臯所作邵立夫先生墓志銘

弟孝殤。據張五臯所作邵立夫先生墓誌銘

是年，明魯王去監國名號，張名振敗清兵於崇明。據東南紀事



順治十一年甲午、一六五四**先生七歲**。

張名振再入鎮江、旋敗去。據東南紀事

順治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先生八歲**。

始從僕負攜、至外祖父陳正衎之家。時先生亡母八年矣、外祖母撫之流涕、曰、是外孫也、生而哀越。日值外曾祖母八十、置宴設鐘鼓。正衎公與其兄正行公捧觴上壽、跪拜之數甚恭、以久諸父肅進、宗人以次致敬畢、外曾祖母命工歌奏梁太素故事。越旬、又值外曾祖父丹冶公諱日、正衎公兄弟皆白衣冠、孺子泣而臨祭。卒事童稚無嘩。先生時方爭啖棗栗、見外祖父家門如此、亦垂泣知念母氏。據外大父陳蜀菴先生墓碣

八九歲、四子書漸已卒業。祖父曾可公便欲提撕本原、出入教以孝弟忠信、語之以必爲聖人、所隨舉語、多詳經而略史、屢告以客座私祝、邵康節詩與朱子家禮、非儒者之書、勿使見。

【考異】先生文藝序自述、八九歲從王父魯公府君受陽明客座私祝、贈表叔孫畹仙先生序引表叔語則云、君六七歲時、隨入姚江書院、受陽明客座私祝。年載自相參差、他人記憶模糊、雖出先生之口、究不若先生自述更爲可信、故以八九歲爲記。雖一二歲之差、亦不可苟也。

【商榷】此段採自文藝序與刻姚江書院志略端由。其受邵康節詩與朱子家禮無確實之年載。然志略端由謂與受客座私祝同時、而文藝序謂受客座私祝爲八九歲、則可以知其亦爲八九歲之事也。

是年始記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及陳獻章、王守仁、徐愛、錢德洪、鄒守益、王艮諸君子姓名。據文藝序

從祖父至半霖義學，見沈國模、史孝咸、國模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尚書。」國模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在安民。」祖父呼先生拜受，先生至老不忘斯言。據師訓序及謁毛西河先生書及萬經作先生傳

順治十三年丙申一六五六**先生九歲**。

【商榷】先生師訓序自述云：「爾邵晉涵家念魯先生行狀謂先生九歲，祖魯公先生從他邑教授歸，召先生省所治書，因教以先儒語，先生欣然曰：『其人何在乎？何不令兒早事之？』祖聞而大悦，爲具衣冠、具書幣而擕之入姚江書院。似近真事，但其上下文謂先生九歲讀史，即操槧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又謂先生聽沈國模講學，執所業尚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韓孔當受業云云，則全屬子虚，有其不可信者，且并疑其可信。故其敘先生祖孫相語一段，吾所不取。

弟行正生。從五世行略推

是年，沈國模卒於石浪，年八十。史孝咸繼之主半霖義學。據姚江書院傳

沈國模，字叔則，處求，如餘姚人。憤舉業陷溺天下之人，不知聖學，奮然棄諸生，倡明之。初入嵊，見周汝登，既與劉宗周會講證人社，歸而建義學於半霖，同志者管宗聖、史孝咸、史孝復。其學以求仁爲宗，教人當下察取本心，擴充克治。當時議者有禪學之目，遇有向道者，必泥首鼓勵，雖在齠齔，提耳訓告，故

姚江講學之盛、前稱徐錢、後稱沈史焉。崇禎末、築室石浪、聞劉宗周死節、哭之慟。自謂後死作人、明道之意益篤、使門人重繕義學、月旦臨講、曰陵谷變遷、惟學庶留人心不死。先生祖父曾可公、父貞顯公皆沈先生暨史孝咸高弟也。據姚江書院傳及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談遷卒。據明遺民所知傳

談遷字孺木、海寧人、好觀古今治亂、注意明代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尚不見其裏、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載筆者皆宦逆奄舍之原誤作之舍人。至思陵一十七年、憂勤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實錄、搜崇禎邸報、補其遺闕、書成、名曰國榷。有盜夜入其室、盡發其藏稿而去。遷從嘉善錢士升家借書、復成之。先生爲敘其生平於明遺民所知傳云爾。且曰、明季稗史雖多、而心思漏脫、體裁未備、不過偶記聞見、罕有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兩家具有本末、谷應泰並採之、以成紀事、而遷於君臣朋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皆覆覈、不矜奇闢、文以作者自居、故爲儒林所宗、追配荀悅漢紀焉。張岱者、山陰人、字宗子、性承忠孝、長於史學。丙戌後、屏居臥龍山之仙室、短簷危壁、沈淫於有明一代、紀傳名曰石匱藏書、以擬鄭思肖之鐵函心史也。至於廢存興亡之際、孤臣貞士之操、未嘗不感慨流連、隕涕三致意焉。順治初、豐潤谷應泰提學浙江、修明代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公之谷君、得其人矣。年七十餘、乃卒。先生蓋嘗從之詢史料也。卒年大約在康熙間、因不能定、姑置於此。據明遺民所知傳及東南紀事諸篇。

是年、清軍始取廣西、明桂王奔滇。據西南紀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一六五七**先生十歲**。

先是紹興劉宗周陶奭齡會講證人社餘姚沈國模與焉。及歸與管宗聖史孝咸孝復捐棄舉業、因雙雁里半霖沈氏宅肇營義學烝邑中士有志節者寢食其中月季小大會是爲姚江書院之起原始建歲在崇禎己卯越二十年即是年重修乃額名姚江書院與證人社對峙往復相和天下學者稱越中證人祀尹焞姚江祀王守仁皆其地講學之祖推揚餘徽郡邑人士斐然各有成就。據姚江書院記

是年清兵始平貴州。據東華錄

順治十五年戊戌、一六五八**先生十一歲**。

從祖父講業於皇山翁氏莊受先正制義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皋訓以孝弟忠信夜則共臥寬嚴得中。誦說有法爲作蒙說以課先生。據文藝序、後蒙說及萬經作先生傳。

史孝咸病於半霖祖父曾可公無方就養旦走十餘里叩牀下省其疾不食而返如是月餘因亦困病冬自皇山扶病歸家遂篤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年五十一祖父卒之前一日繼母章夫人亦卒年二十七。據五世行略及陳祖法作邵魯公墓誌銘、張五皐作邵立夫墓誌銘、萬經作先生墓誌銘。

曾可公在娠七月而孤終身孺慕有曾子養志之節迨除母喪沒齒素食饔飧纔具而惠於三黨師友宗之賢者交之貧者䘏之婚喪無告者無不假也不責其償下至傭夫莊戶並感其義少時頗好書畫一日讀孟子伯夷聖之清語即渙然釋去半霖義學初立姚中有禪學之目家人咸以爲疑公厲色曰不如是便虛此生徑往從之月旦院會請業者各持成見殆同紛訟公獨正襟斂容如不能言退而書所答問近



思精擇期於動息有合。諸先生喟然曰、今英才滿前、如魯公之孝友端厚、五倫無闕者、未見其多比也。於是皆愧服焉。初年功專主敬、後乃深詣致知、曰吾今而知知之不可以已、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不爾日用跬步俱貿貿矣。思以魯得之故、自號魯公、曰成吾學者魯也。教二子讀儒書、近高賢、持身渾樸、莫漫馳思經濟。母翁夫人終、欷歔謂二子曰、吾生而無父、四十餘年、微吾母豈至今日。不圖經遇家國之變、視息此世又何求哉。承吾志者、古今寬廣可自得師、勿徒作沾沾舉業爲也。生平不見喜怒之色、不服闇、不登危、與韓孔當交篤、勤受規諍、多貯明儒書、自薛敬軒、吳康齋、陳白沙、王陽明以下、徐曰仁、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及院會請益教言、稽古質疑等、蠹餘隻字、力闡師傳、無或謬缺。坐臥北樓、手鈎玄要、常爲後生開說、提撕本原。其後先生修姚江書院志略、皆出遺笥所留云。據五世行著、謁毛西河先生書、刻姚江書院志略端田姚江書院傳、邵國麟所作念魯先生本傳、陳祖法所作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先生受祖父之感化極深、祖父之死、先生學問頓遭打擊、故先生念之甚、方弱冠而自號念魯。從陶思朏先生墓表及各文推

繼母執婦道者竟九年、家人大小內外無異詞、事姑孝、撫先生無異己出、弟生而愛不衰、服食居處雖出自祖母、先生常得豐。繼母亦曰、吾子何敢與陳氏姊子比。病耳恆失聰、父念前妻不永年、優遇之、彌縫其闕、然竟以弱疾終。據五世行略及張五臯所作墓志銘

父貞顯公時年三十三、遂不復娶、弟行中自是半依外祖母於甘溪。據五世行略

是年清兵始得四川。據東華錄

順治十六年己亥、一六五九**先生十二歲**。

祖父既沒，家計益衰，父去之石門庭訓曠廢。表叔孫畹仙見先生，必動色相戒。既乃從外祖父陳正衎學經義，遂受左傳、國語、史記、漢書。正衎性嗜佛，往往爲先生談說禪學。據文藝序外大父陳蜀菴先生墓碣、贈表叔孫畹仙先生序。

李琎生。據李恕谷年譜萬經生。據本傳史孝咸卒，年七十八。據姚江書院傳

史孝咸字子虛，號拙修，和平光霽，以名教爲宗主。家貧，日食一粥，泊如也。嘗謂良知非致不真，證人改過則聖，吾輩頭頂儒冠，家畜妻子，學宗孔孟，教遵先哲，何至借徑於禪？令學者鞭辟近裏，以立誠爲第一步。曰：「學問自有向上功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又曰：「空談易，對境難。但將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深佩而力行之。」當半霖義學之初起時，人頗共迂怪。沈國模識行超卓，教人當下識取良知，故議者有禪學之目。及見孝咸衣冠言動一準儒者，醇潔之士，徐稍歸之。然劉宗周稱沈國模之斬截，管宗聖之篤實，史孝咸之明快，一時共相伯仲云。據姚江書院傳

先生祖父服膺史孝咸最篤，先生之父亦師事之。自孝咸既沒，姚江書院輟講竟十年。據姚江書院傳、五世行略。

【考異】餘姚邵國麟念魯先生本傳云：「康熙初，姚江講學諸儒若沈、史、韓輩朔望集書院講學，先生均師之。」按沈國模順治十三年已卒，史孝咸至是順治十六年亦卒，不能待康熙初矣。且韓孔當乃沈、史弟子，後十年始講學，亦不得與沈、史輩也。邵國麟去先生不久，又爲本地宗人，記載之差猶且



若此則決擇去取、可不慎乎。

是年六月、鄭成功圍南京、江南北州縣漸有下者。秋、敗去。清兵始平雲南、明桂王奔緬甸。據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及東華錄。

順治十七年庚子、一六六〇先生十三歲。

十三四歲、學時文、所聞見不進。曾一蹴鞠、祖母孫夫人召之、泣曰：汝祖父能薄、不任蹴鞠。汝今才過汝祖父矣。先生頓首出血謝。據文藝序、五世行略。

【考異】按蹴鞠一段、出自先生五世行略、最可信。邵晉涵於先生沒後六十年爲之作行狀、則云是七歲事。可見轉述傳聞、未有不差。此其一端也已。

順治十八年辛丑、一六六一先生十四歲。

清遷界封海、海上大困。鄭成功移兵外向、取臺灣自立。明桂王被執於緬甸。自是不復有揭明幟者矣。據東南紀事、西南紀事。

康熙元年壬寅、一六六二先生十五歲。

通易、詩、書并左氏春秋。據文集末龔翔麟所作先生墓誌銘。

【考異】萬經作傳、以爲二十二歲以後之事、誤。

鄭成功卒、子經嗣。

康熙二年癸卯、一六六三先生十六歲。

自己亥至是五年之間，父貞顯公授經石門教諭陳祖法之家，先生年幼不能追侍。是歲始從父石門旅居讀書。見馬晝初《皇明通紀》，悅而録之，戲爲編次，立中山、開平、曹國諸傳。父覘視微哂，若爲不知而不之責。後遂貪閲《綱目》、《史記》暨《吾學》、《從信》、《憲章》等書，自覺性與史近。又得交陳聲大字相契，稱爲生平三友之一。據《友誼序》、《文藝序》、《與陶聖水書》。

【考異】按：此段本於先生《答陶聖水書》及《文藝序》最可信，而轉述之久，竟近神話。龔翔麟《先生晚年友也》，作先生墓誌銘，自謂根據行實，已移録書立傳一事於十五歲，且謂一日閲馬晝初《通紀》，即仿立劉誠意、徐中山、常開平各傳，見者奇之。年既參差，辭亦兀突。朱筠於先生没後六十年爲先生作墓表，則竟目爲九歲之事，謂先生九歲讀史，即操槧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誠若是，則先生不幾於天縱生知者耶。

是年，明魯王卒於金門。十月，清兵破金門、廈門，始奄有十八省全部。據《東南紀事》、《東華録》。

康熙三年甲辰　一六六四　先生十七歲

始受業韓孔當先生之門，講王陽明之學。韓先生所以責望先生者甚厚，示以入門梯級，謂聖人可學而至。據《師訓序》及陶思淵所作《理學邵念魯先生墓表》。

【考異】按：先生《師訓序》自言：年十七，始受業先師韓夫子之門。韓夫子即韓孔當，萬經《理學邵念魯先生傳》則謂年二十委贄姚江先輩韓孔當，朱筠《邵念魯先生墓表》則謂九歲略祖父即爲之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略，自是從孔當受業。萬、朱所記皆誤。又邵國麟《念魯先生本傳》云：康熙初，姚江講

學諸儒若沈史韓輩、朔望集書院、先生均師之。一日問韓孔當曰、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將無同。孔當答曰、子知良知矣。萬經亦云、年二十委贄姚江先輩韓孔當略。一日、孔當問曰、堯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盡、夫子尚言未能、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說云何。先生對孩提之不學不慮即堯舜之不思不勉。否孔當怡然悅曰、良知宗旨被汝一語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邇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歸而求之、真有餘師矣。似受業孔當、澈悟良知確有其事。但朱筠云、九歲略祖略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尚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尚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綜此三人所記、殊有可疑。一人的問題、邵萬目爲語韓、朱筠目爲語沈、朱說固出傳聞、邵萬亦不必親見、此可疑也。二年的問題、邵指爲康熙初、然沈史已沒於順治、不逮見康熙矣。萬指爲年二十、然師韓實在年十七時、而年二十則正從解齊上人、爲禪坐之時也。朱指爲九歲、則念魯先生可謂生知之聖矣。然王陽明姓名、先生八九歲方初知、記良知宗旨遽已澈悟乎。邵朱固屬無稽、萬說又豈得當。三語的問題、少年嘗作此語、先生未嘗自述、先生又固非不道少年求學之事者。直至六十三歲作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始曰、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本體同、而求端用力在於致。前此未嘗作此語也。統觀三端、則澈悟良知、似非弱冠以前事。三人所記、舉未可信。萬說雖稍近情、肆諸闕

疑待證之列可矣。

病於石洞林屋，父以肩輿入山，舁之歸邑，泣禱於石洞之神，三命三吉，病痊。父復攝蹻四十里，走四明山，隻雞稽謝。據遺命

劉汋卒，年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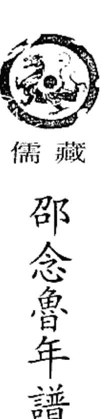
劉汋，字伯繩，山陰人，父宗周，發慎獨誠意之學，歷仕明代神光熹懷赧五朝，犯顔極諫，卒死殉國，海內稱之曰蕺山劉子。汋幼習父訓，以不苟取與、進退爲家法。許元溥、宗周贄師，孚遠之子也，遺書汋，稱儒佛爲一。汋闢之，言儒佛之異，不在於用，而在於體，慎獨而中和位育，豈彼佛者所有？其能篤守父師之説如此。父没，遂杜門絶人事，坐卧蕺山一小樓，竟二十年。故人自史孝咸、張奠夫、惲日初數輩外，希復見面。爲人溫栗，居閨閫，未嘗有惰容。及卒，同門私謚之曰貞孝先生。先生於丁丑年爲作貞孝先生傳，稱其有合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云。即據先生所作傳

是年，明遺民張煌言死節於杭州。據東南紀事、明遺民所知傳

康熙四年乙巳　一六六五　先生十八歲

在家無師，始私啓父篋，縱觀古今書籍，然不精專，訖無所得，自謂緣是不能爲古詩文，有媿先人家學。父每自石門歸，見牙緗縹動，則召先生面之，怒既乃太息曰：「先人口澤止此，吾今成壞，當由汝矣。」據文藝序、五世行略

十八、十九兩歲，喜抄閲明代史書，無間晝夜。每一朝，輒記其良臣、聲績、所遭際厚薄，然無師指授，空自勞



攘。又牽率俗儒聞見、牴牾應試、無以自堅。據與陶聖水書、謁毛西河先生書、黄忠宣公祠堂記

康熙五年丙午 一六六六 先生十九歲

娶妻龔氏。

【商榷】按龔夫人于歸去世之年載思復堂文集及其關涉諸書俱無明文。而先生六歲之聘、聘而未娶則已有徵、不能目龔之于歸即在先生六歲。究係何年、未可定也。先生遺命有曰：追數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以外艱承重不應試者再、元配龔産亡適當試時不應者一、又授經山左不應者一。其餘無試不與。則龔夫人之亡以産子、而其時適當舉行鄉試之際、可知也。吾於是遍檢浙江通志選舉志、則自先生己酉補縣學生以迄先生辛卯之没、其間鄉試恰爲十八科、與先生所謂蹉跎舉試凡十四科、不應試者四科之數目相符。先生之就婚陶氏凡三十餘年而享壽六十四歲、必前妻既死、乃娶繼妻、則龔夫人之亡、先於先生三十餘年可知也。就婚陶氏亦無確年、然陶出長子承濂、生於壬戌、先生三十五歲。承濂未生之前、陶氏尚生一子、殤、則婚陶至遲亦在三十四歲之時可知也。先生三十一歲應試不售、返自舉場、祖母迎之而泣、先生伏地哭不能起。倘非龔氏已亡、祖母形單影隻、則淒凉相吊果何爲者。龔氏之亡至遲不出先生三十歲、而婚陶至早不出先生三十一歲、從可知也。先生己酉補縣學生、即應鄉試、壬子丁父憂、尚未除服、不應試。自是以後、惟己卯科、丁巳恩科兩科耳。丁巳、先生年三十、龔氏之亡既適當鄉試之期、則其年雖無可考、吾敢決其非乙卯必丁巳矣。龔氏執婦道者凡十二年、從乙卯或丁巳逆數十二年、則甲辰或丙午、先生

年十七或十九正結婚之時期也所以姑置娶妻龔氏於先生十九歲之年者言乎最遲不出此年也總之若謂非甲辰或丙午則不可矣。

弟行正殤先生哭告繼母神主曰正之不延天也采固母之子也其毋以前後易意父自石門歸責先生曰汝弟將死而汝不知是汝性不足也先生無詞據五世行略及張五皐所作邵立夫先生墓誌銘

弟自繼母亡後半依其外祖母家七八歲時即令獨宿然早識孝弟爲道母氏輒慘然變色先生嘗失意私過越城弟遍走兩城求之暮歸告叔母曰阿兄出門未嘗持金此時不知泊何所矣因泣下稍長曉世務從外祖母家來泣謂先生曰舅氏怒我嘗持鐵椎椎我以我他姓子也先生持之而泣據五世行略

【考異】按先生甲子作五世行略云自廷采生六月而先母陳孺人卒戊子越三年先君受繼室於章庚寅又八年章孺人卒卒之明日先祖魯公府君卒戊戌又八年行正以痘殤丙午又四年先君告終庚戌自先君之亡至於今年甲子又十五年而大母孫孺人卒甲子先生方三十七歲年富力強記憶當無差誤其後萬經撰先生傳及墓誌銘所述年載皆同可信而陳執齋撰先生祖父母墓誌銘張五皐撰先生父母墓誌銘皆云弟行正年十三殤張氏且明謂康熙七年戊申行正殤且云先生口述如此似亦確鑿有據但陳氏作誌先生年四十六張氏作誌先生已有四子二媳二女一孫三孫女矣縱出先生口述難免偶差不敵少壯載筆之翔實不移也雖一人生卒參差三二年有非可苟爲詮次者焉。

是年孫奇逢講學蘇州湯斌受業門下。據孫夏峯年譜

康熙六年丁未、一六六七先生二十歲。

從角聲苑解齊上人爲禪坐。據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黄宗羲等復舉證人講會於紹興古小學、先生亦往參與。據東池董無休先生傳、遺獻黄文孝先生傳

王正中卒。

王正中、字仲撝、保定人。爲人强力好讀有用之書。明魯王在紹興時、攝餘姚縣事、貌寢不及中人、而敢於斷事、屢以計捍衛餘姚。事後隱居、與史孝咸、黄宗羲、呂章成及先生祖父交好。幅巾寬袖、時相往來、常宿先生家樓、與祖父語至夜分。通曉律呂星象壬遁。乙酉冬、嘗進魯王丙戌年曆。先生嘗從之學西曆。據明遺民所知傳及朱筠所作先生墓表

康熙七年戊申、一六六八先生二十一歲。

見毛奇齡於紹興古小學。即證人社此時劉宗周高弟、如張奠夫、徐澤蘊諸先輩咸在講座、而奇齡抗言高論、出入百子、融貫諸儒。先生雖無所識知、已心儀而目注之。據謁毛西河先生書

黄宗羲、皋比甯波府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底、於是甬上始有講經會。據遺獻黄文孝先生傳

康熙八年己酉、一六六九先生二十二歲。

父仍授經石門。先生往省覲。乃籍桐鄉、補諸生第一。旋應舉試、不售。據前上慈谿方明府啓、謁毛西河先生書、遺命及邵國麟作先生本傳

【考異】邵國麟作先生本傳又云：己酉、父授經嘉禾云云。嘉禾當包括嘉興府而言、意指石門、非指

嘉興縣、否則錯誤。又朱筠作先生墓表云年二十、爲縣學生、亦誤。

遇遠道人、道人令觀安身立命之宗、先生此後遂喜讀龍溪語錄及張子韶論語頌諸書。據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自沈國模、史孝咸既沒、姚江書院輟講十年。是歲韓孔當主講、以挽其遺緒。舊人新進、咸翕然來問學、弟子至七十餘人。月季再會、重續沈史之席。持論較師說爲闊、恪遵濂洛、兼綜羣儒、以名教經世指勖學者。先生亦肄業焉。同門最著者、里人徐景范、字文亦、有學識、純潛和正、光采動人、先生與之最相契、稱爲生平三友之一。據姚江書院傳、謁毛西河先生書、姚江書院記

康熙九年庚戌 一六七〇 **先生二十三歲**

八月十五日、父貞顯公卒、年四十五。自是先生學業益廢、事祖母益闕侍養。據五世行略、與陶聖水書及陳祖法所作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誌銘

貞顯公少讀書半霖義學、即沈史之姚江書院也。師友皆宿學名德長者、講求古嘉言懿行、忠孝大節、公輒向往、神志超上、日益詣進、諸老先生咸器之。乙酉明亡、始冠、有哭劉宗周百韻、遂絕舉場、一意爲古詩文。詩祖李夢陽、何景明、文祖茅坤、歸有光、尤好王慎中。爲人直義、效忠敦質、務存大體、屏去機利之事、唯篤孝行。幼患胃疾、體貌寢枯、鬚髮先白。課塾首重經義、曰此起家之本、當念先人九原相待、無泛迂稽誤時日。若立身揚名、光大前業、更有進於此者。每閱父書、顧先生嘆曰、汝質本厚、可與向學、惜汝祖早世、所以至此。又謂汝近日非不能作道學語、止欠一誠字耳。先生或稱說偶當、喜曰、吾亦知汝



持論頗正，但踐履不可不實。竟十二年，假館石門，歸省母，輒依依牽衣如孺子。遺先生事，韓孔當曰：入於薄則忍人而不可爲也，習於利則市人而不可爲也。於時俊推黃梨洲、呂秋崖，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臨没，執先生手曰：先人經學不可廢，吾遭亂離，舊業未卒，所録宋明諸儒、王文成書、魯公先生遺教，行業具矣。餘先正古文、詩、左國史記評節、月峯今文選等抄，出自吾意，雖亦學之支流，要當存之，毋用覆瓿。若更自求向上，非吾所及也。先生涕泣，跪牀下拜受。據五世行略及謁毛西河先生書及張五臯所作邵立夫先生墓誌銘

【考異】按：邵國麟撰先生本傳云：己酉，父授經嘉禾，往省覲，乃籍桐鄉，補諸生第一。顧先生不屑屑制舉業，篤志聖學，旁及唐宋韓歐古文詞。是時陳祖法教諭石門，先生屢往質問，所業益進。嘉禾今嘉興，石門今崇德。先生之父自己亥迄庚戌皆假館石門，教諭陳祖法之家，足跡未逾石門一步，邵氏言授經嘉禾者誤也。且先生請益於陳祖法，即在省覲其父之時，如邵氏意，則若父與陳不相關涉也者，亦誤也。又謂先生篤志聖學則可，謂先生不屑屑制舉業則不可。先生生於清代，不與其父祖之隱抱遺民之痛者相同，故其父且殷殷以留心舉業爲囑，而先生遺命亦謂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於舉業亦嘗究心殫力研磨。蓋先生本意非好科名，而欲用世者不由科舉則無由出人頭地，何必篤志聖學，旁及古文爲貴，而究心舉業爲諱乎。

庚戌、辛亥間，讀書會稽道墟，教章因培、芬木兄弟二人，持弟子禮，祝撰彌謹。

【考異】此段本於章氏宗社序，原文云：庚戌、辛亥間，余年二十二歲。按：二十二當爲二十三之譌。

康熙十年辛亥一六七一先生二十四歲。

在道墟倣史漢論贊著讀史百則。友人見而戲曰、未作紀傳而先爲論贊、才方古人遠矣。先生重爲慚恧。歸正韓孔當師。師忽病卒。同門徐景范夢師曰、允斯文理全未全未。且教之讀易。旦日發師遺書得先生所業、編咸大驚詫。

【商榷】此段本於答陶聖水書最可信。龔翔麟撰先生墓誌銘云、年二十、遊學在外、於經史諸義有所得、輒手抄口誦無停晷。而尤究心史學、著史論。復訪求宋元以來遺民軼事、爲記傳以傳之。所爲各體文皆具古法。朱筠撰先生墓表云、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作論贊者。先生欿然謝不敏。始吾譜年至此、得二觀念。一、先生自云倣史漢論贊著讀史百則、朱筠則云撰明史論百篇、亦係論贊體製。今思復堂文集存史論十篇、亦係擬明史論贊之作。因疑讀史百則即明史論百篇。二、先生自云在道墟著讀史百則、友人見而戲曰云云、朱筠誤嫁友人某之言於徐景范。其實景范於韓孔當沒後乃見讀史百則。則朱筠所載未必可靠。因此此譜初稿姑目讀史百則爲明史論、而疎別朱筠之誤於考異、以呈於梁任公師。師謂現存史論十篇、文筆老到、見解精闢、不類少年作品。倘少年有此、念魯先生必不自慚淺陋。而其於史學之造詣、當不止於現存諸書之所有矣。且後人追記之辭、能保其不有影響模糊者乎。重自省思、疑朱筠所載既誤以友人某之言嫁之徐景范、則其所謂明史論百篇者、安知其非讀史百則之誤稱乎。是蓋少作之讀史百則、而非今存之史論也。龔翔麟所謂史論、轉有近於現存史論十篇。觀其上下文義、似未



確指史論爲少年作品，亦未言其有百篇，則似與讀史百則之爲少作非同物也。邵國麟撰先生本傳有曰：辛卯夏病膈彌留，大聲呼中子承明操筆口授改訂所著史論、薛文清一則，曰：吾恐長後起君子訾議也。薛文清一則現存史論，尚有其文，臨没而不憚改訂，則其致慎可知。史論縱係少作，而歷年改訂當不下一次，亦既非少作之原面目矣。今兹敬尊師意，不復徵引現存史論於此，以昭慎審。

韓孔當，字仁父，號遺韓，餘姚人，沈國模弟子。其學以致知爲宗，求友改過爲輔，久之自得，兀然忘言。正己率人，狂愚俱革。教學者援上蔡謝良佐透得名利關是小歇腳處，及敬軒薛瑄舉孟子告景春大丈夫之説，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早歲學於禪，知禪之害，曰：佛氏與聖人異，大端在君父。又曰：佛氏意主了死生，陽明子所謂自私自利也。聖人天地萬物一體，學者無自狹小其居。貧長約，敝衣藿粥，終身不改，無向人稱貸事。痛近世吉凶不遵古禮，延僧道，盛宴會，鼓樂風俗既敝，財力亦空，曰：志聖人之學，須從立身處家始。不節用，則取與進退造次妄投，何處尚有學問？因出陸梭山居家四則，命門人各書一通，曰：能做此亦自足用，不必出見紛華而悦也。又曰：否泰剝復，乃天行消息，知易者惟仁山金履祥、白雲許謙。其爲人也，怡然退然，中懷無事，大類李延平。病亟，謂門人曰：吾於文成宗旨夢醒覺有新得，努力察識，擴充此心，簡點形跡，終無受用。卒年七十三。俞長民繼主姚江書院。據姚江書院傳，參取謁毛西河先生書。

【考異】師卒之年，答陶聖水書作辛亥，姚江書院傳作康熙十年，最可信。謁毛西河先生書作庚戌，

當係晚年記憶偶差之誤。

先生自十七歲受業韓孔當之門、稱高弟。近歲旅居外縣、始稍隔離。自孔當沒、衷心皇皇、遽無有依歸。據師訓序、謁毛西河先生書

外祖父陳正衎自石門歸、疾終於家、年六十四。據外大父陳蜀菴先生墓碣

正衎公字嘉仲、號蜀菴。性好梵夾、喜禪悅。閒涉書史、行己方直、能面折人過、亦殷受規諍。爲文好孫月峯今文選、獨宗周漢、以百鍊字句爲工。性行忠孝、每宴會集說崇禎甲申乙酉事、輒俯首淚涔涔下。朔望詣家廟、申飭家法、祭祀、齊衰行禮。終身不改衣冠漢儀。至五十餘、假釋氏巾服。其時文舉業大有本原。門人經指授、多用取進士高第。潛心性命之學、而於諸儒堂奥未有入也。及沒、先生爲作墓碣。其後又爲外曾祖丹冶公作墓碣、爲陳恭介公作傳。

康熙十一年壬子 一六七二 先生二十五歲。

三年父憂未滿、不應鄉試。據遺命推

康熙十二年癸丑 一六七三 先生二十六歲。

授經嘉興、獲侍施博約菴於放鶴洲烟雨樓。博爲言河北孫奇逢當代真儒、欲遣兒輩負笈往事。因出孫氏語錄、大約言朱子之後、疏爲支離、故陽明當藥之以虛。陽明之後、流爲佛老、在今日當藥之以實。損益盈虛、此理具易象中。先生至是始識儒佛之分、始識王畿四無之近禪。博耿耿故國之懷。先生偶舉成化、弘治名臣諸奏疏、請正納頭便拜、曰：「僕愚衰老、幸兄厚自愛、爲世道留意、追蹤昔賢。」先生自是意願漸廣、



交遊道雜、勇俠輕非之士、漫相標重。據徵君孫鍾元傳、謁毛西河先生書、謝陳執齋先生書、明遺民所知傳

【考異】此段本於徵君孫鍾元先生傳、明遺民所知傳及謁毛西河先生書、皆先生作品也、宜可信。朱筠撰先生墓表云：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略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向正學自愛。由其所載，則先生與施博論學，並未受業，殆同平輩，而非師生。且博之所以獎進先生乃爲論四無而非論奏疏，漸與真象違悖矣。

施博號約菴，乙酉明亡後，常寓家東塔寺，終身長服儒冠，以知明處當爲慎獨切要工夫，與黄宗羲有往復論學書，而心服孫奇逢之爲人，於師承不要苟附，曰：蕺山其吾師乎！然未嘗親贄蕺山也。海内稱施先生爲先生生平二師之一。據明遺民所知傳、謝陳執齋先生書

時有號稱講學，以私憾與王學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縱、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汝所學，誠學汝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汝尚不知毁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耶。據朱筠所作先生墓表

是年，尚可喜請撤藩，吴三桂反雲南。

康熙十三年甲寅 一六七四 先生二十七歲。

讀書會稽陶某之南湖，授其二子文焕、峒經義，自是館於陶家凡六七歲。據贈陶克幾先生序及陶母章孺人墓誌銘

未、館陶家之先、避寇入紹興、始謁董瑒。瑒詔以既宗蕺山之人、不可不知蕺山之學。先生後數年讀書陶家、喜讀蕺山全書。據東池董無休先生傳

董瑞生、字叔迪、更名瑒、號無休、會稽人。明亡後、斷髮緇衣、讎錄蕺山劉子全書。誡其子學在居敬、能守曲禮、由是而之程朱之門不遠矣。自蕺山完節後、證人之會不舉者二十年。康熙六年、瑒請蕺山高第弟子張奠夫、徐澤蘊、趙禹功等、集古小學、敷揚程朱王劉家法。於是黃宗羲、宗炎、毛奇齡、蔣大鴻字等、皆挈其弟子自遠而至。值督學使者按越下縣、會者近千人。越中士習復蒸蒸起矣。瑒向學之情老而彌篤、告學者以體用必全、守身經世。嘗授先生以黃本學陣圖、學者稱爲東池先生。沒年無考、故概其生平於初見之年。據宦者王永壽傳、東池董無休先生傳及朱鈐所作先生墓表。

在董重山所、始得見毛奇齡文集、而驚其雄博。重山常爲言越中忠義果敢之士。據謁毛西河先生書、翼明劉先生小傳

冬十二月、始合葬父母、舊攢啓殯改櫬。先生痛不能視、踊不成拜、自謂獨子弱貧、又值山寇薄邑、有類藁葬、冀子孫昌大、更卜吉域云。據張五皐所作邵立夫先生墓誌銘

邵元長卒、年七十二。

邵元長、字長孺、餘姚人、沈國模弟子。爲人言行無枝葉、意象豁如。嘗稱古之學者爲己、今無此實心、雖云談道、實長浮競、終身長自暴墮、可惜也。進門人較量志行、商榷取與、曰此外無學、久而益熟、自有異境。須虛心廣見、師古聖賢人、不可安於近今淺薄、在能者自取之。自沈史沒、諸高第弟子張客卿、蘇玄

度、邵以貫等相繼逝、姚江書院中微、而釋氏臨濟宗大盛、高明者輒往濟宗門下、爭詈道學、而仇視儒者。同人或不能自守、議論往往出入釋氏、惟韓孔當與元長屹然爲儒者宗主、力扶正學、消邪説、諸狂誕者皆避色去、遂復姚江書院之舊。據姚江書院傳

是年耿精忠反福建、鄭經助之。據東華錄

康熙十四年乙卯 一六七五 先生二十八歲。

應鄉試、不中。據遺命推

四月二十一日、孫奇逢卒、年九十二。據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其學以慎獨爲宗、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言生平年愈進、功愈密、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後生非務躬行、唯騰口説、徒增藩籬、於道無補、蓋多爲世之紛嘵、爭朱王者下砭也。學者稱夏峯先生。據徵君孫鍾元先生傳

是年清兵伐吳三桂於湖廣。據東華錄

康熙十五年丙辰 一六七六 先生二十九歲。

過董瑒、瑒爲言陶克幾之賢、因三往叩見、退而嘆曰、明末越中處士知大義者、先生及潘子翔先生二人而已。贈以序。即據此序

耿精忠降清。據東華錄

康熙十六年丁巳 一六七七 先生三十歲。

妻龔夫人以産亡、適當丁巳恩科、先生以此不應鄉試。龔夫人生一子殤、繼生一女、後適蔣申。其生年皆無考、據遺命推。

考異。

【商榷】龔夫人卒年、無明文可考。以吾推證、非此年則係乙卯年、決不出二年之外。其説詳丙午年

是年、清廷詔内外諸臣各舉博學之士。

康熙十七年戊午、一六七八 **先生三十一歲**。

返自舉場、祖母孫夫人乃泣曰、吾忍死待汝成立、今老矣、度不能更待、門戶將復何持。豈小子不内念祖宗、因循歲月以至此。先生伏地哭、不能起。據陳祖法所作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誌銘

吴三桂稱帝、國號周、尋卒。孫世璠襲。據東華錄

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 **先生三十二歲**。

祖姑適孫氏者卒、年七十四。據祖姑孫孺人傳略

清廷開博學宏詞科、詔修明史。毛奇齡等與選。據東華錄

康熙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 **先生三十三歲**。

就婚會稽陶氏。外舅陶子良、外姑王氏。自後每年必歸餘姚一次、而家會稽爲贅壻。據遺命及邵國麟作先生本傳

【商榷】就婚陶氏年載無考。遺命有就婚三十餘年之語、而前妻卒於乙卯或丁巳。戊午返自舉場、



祖孫對泣、則婚陶至早在己未以後、殆可斷言。又自甲寅假館陶氏南湖、凡六七歲、在此六七歲之最後二三年內、確已就婚陶氏。觀陶母章儒人墓誌銘、可知自甲寅至今年庚申凡七歲、則婚陶至遲不出今年、亦可肯定。陶出長子承濂、婚於後年壬戌、承濂有兄殤、與此亦無悖謬。故婚陶確年不出己未庚申兩歲。惟究係己未或庚申、則無考耳。

康熙二十年辛酉一六八一**先生三十四歲**。

春、始遇張五皐於會稽之樊江、相契。

【考異】壬戌贈張五皐序云爾、而張五皐於二三十年後作先生父母墓誌銘、云是庚申秋之事、是當年遠記差也。

秋、應鄉試不中。據遺命推

鄭經卒、子克塽嗣、吳世璠敗死、周亡。據東華錄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一六八二**先生三十五歲**。

子承濂生。承濂有兄殤、據後蒙說之序。

冬、作贈祕湖山人張五皐序、自謂既長、讀書頗以經世自負、久而益困、困復振勵、以爲即未得君而事、亦當求友、而交意欲涉江淮、溯大河、徧觀中原、沿漢東下、庶幾一遇天下奇士云。即據此序及其題下注

自韓孔當沒、俞長民繼主姚江書院、至是長民卒、先生與諸同志聯名奏箋、請史標承之、標奮然應諾。據

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俞長民字吾之、餘姚人、沈國模弟子。義學之立、司文課、月旦講會、發難常數千言。康熙十年、韓孔當卒、嗣舉月會、以文章號召、門士多歸者。每語今之霖間、昔之河汾也、諸生有能爲董、薛、房、魏其人乎、爲萬世開太平、此沈先生志矣。嘗序刻陽明王子全集行世。年八十餘卒。據姚江書院傳

【商榷】俞長民卒年無考。姚江書院傳言長民繼韓孔當、半霖史顯臣先生傳言韓仁甫、俞吾之相繼逝、而史標於康熙二十一年。繼長民則長民最遲、亦於今年去世也。且長民與邵元長年齒相若、元長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二、則長民至是八十餘歲、宜老死矣、故姑目爲卒於是年、以俟考證。

顧炎武卒、年七十。據張穆所作顧亭林年譜

先生似未得見炎武、而於其人格甚致景仰。明遺民所知傳傳云、長洲顧炎武、字寧人、乙酉後高尚其事、乃去大江以南、徙家淮、豫、燕、晉、屯田耕牧、尋訪舊人、哀意至則讀書、讀竟輒哭、或不能竟讀。每年登天壽山、謁諸陵、有十四陵長歌、名聞海内、奉爲宗師焉。附跋曰、遺民風節播遠者、無過寧人、蓋其性摯而才足以發之、宜乎後人瞻望而興起也。越人則多沈鬱、亦山川之氣凝聚使然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一六八三 先生三十六歲。

九月、客病嘉興、已不知人、幾死、鬚髮咸白。據宋中興吳門友人書

到光相、與黄咸士登快閣痛飲。據贈陸卜甌序、又偶見一書、知光相在紹興城内。

作送紹興通判楊侯擢守上思州序。即據此文題下原注

萬斯大卒、年五十一。

萬斯大字充宗、鄞人。承父志不事科舉之學、精研五經、尤邃春秋三禮、其宗法八篇、師黃宗羲嘆爲超前軼倫。至性剛質、疾惡好義、常如不及。張煌言死節杭州、藁葬荒山、醵金百兩、屛作之封樹、歲上巳重九日、必裹鷄絮酒、拉同志聚哭之。子經、先生晚年嘗遇之北京。據明遺民所知傳及萬經所作先生傳

是年、清兵破臺灣、滅鄭氏。據東華錄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一六八四 **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十八日、祖母孫夫人卒、年七十四。據五世行略、宋中遺吳門友人書

孫夫人年十三來歸、明年姑病、衣不解帶、不入私室者竟兩歲。少警慧、能悉其家世、舉以教子及孫。性明肅、夫婦居室、相對如畏友。終身自奉甚薄、獨明大義、篤任卹、育先生寢食服用、並有恆節。前五十年中當盛隆、然自勤勞、無即安時。後二十四年中、遭際陵夷、經歷變化、哭三女、一子、一孫、一孫婦、七十垂暮、僅抱一曾女孫。孫婦陶氏久贅不歸餘姚、曾孫生三年未面、皆遺恨也。生平常以立身貴早、要於孝、喜怒必以類、要於和且平、留意保身、以承先祀爲囑。先生生六月而喪母、以教以育、皆出祖母、薰陶感化爲極深焉。

孫夫人子二、長貞顯、先生父、次貞頤、字上由、壬戌燕遊、癸亥還至江西、無確音。女三、長適翁年覲、次適孫浚、次適徐南有、俱早卒。據五世行略及陳祖法所作孫孺人墓誌銘

後作五世行略、自謂祖父母、父母、兄弟無一人在者。大母之亡、撫柩擗踊、形影單孑、回念二人、祖母及父手澤猶新。曼卿之喪未歸、岡瀧之阡難表、日月如馳、冉冉將暮、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斯以知談性命爲

虚誣而慕功名爲誇誕，大本不立，志節奚伸？故蓼莪有鮮民之痛，小宛抱所生之恨，以古況今，其悲殆一，恐後生無聞，故略敘先人行事，著其內痛之自具於篇云。他日，嘗作刑部左侍郎梅墩公家傳、邵氏玉田縣莊記，皆述其家世者也。後數年內自述家訓、師訓、友誼易數文，藝結撰甚富，並有序。今但序存，文已佚。

八月，歸德知府胡國佐書幣至。十一月，合葬祖父母於餘姚，返會稽。陶家獨赴歸德，作重修文雅臺記。據宋中遺吴門友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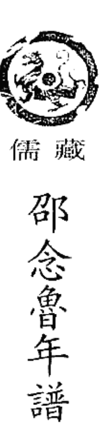
是年，不應鄉試。據遺命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一六八五先生三十八歲。

在歸德郡塾，委蛇混俗，非所好也。閒暇無事，輒與陶子千俯仰憑弔。

陶子千，先生生平三友之一，勸善不倦，施惠不怠，存沒可信，以要於成。先生與之交尤篤且久。其字號生平未詳，籍貫則似係會稽。據宋中與吴門友人書與友誼序。

自渡淮以北，覺精力可用，間亦試之鞍騎，與北方之果蓏黍麥，猶足相勝。據宋中與吴門友人書 有宋中遺吴門友人書原注：乙丑作，謂：往在姚中，憶有厭薄道學之說，長兄真學道人，能爲此語，然自是關氣運衰盛。自漢而下，治不復古，皆因苟就功利，逢迎時務。酇侯、留侯將無應受其責。凡事極盛自難爲繼。六經既明，而有美新；四書既出，而有訓詁、經義、制科，而有講章。道學實繁，而有名士。今之修飾邊幅、號主講席者，皆名士也。若並惡道學，則不可矣。



又有代湯斌壽河南巡撫王公序、重修文雅臺記。據原題下注

春夏間、次子承明生於會稽。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一六八六 先生三十九歲。

在歸德。因清廷詔訪天下遺書、作擬徵啓禎遺書謝表、其略曰、

伏以筆削紀前朝、賞罰出大君之命。是非明異代、文章持萬世之公。事慮久而漸湮、徵求宜豫。道與天而均重、編次非輕。古者一史自出於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業。後世衆傳分成於衆手、至以崇卑而監其官。馬遷分散數家、刊落猶多未盡。范氏淹通後傳條例。且虞過煩、晉書經瀛洲之十八士而始成、宋史費歐陽之百萬言而尤雜。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時固欲自成一家之體。然述一事而先後不同、敘一人而彼此不同、遂至踵壞百代之書。又況周臣不立韓通國嫌、宜慎唐錄難私、張說公道誰明。魏則爲王、蜀則爲寇。名儒且與陳壽同譏。按之入地揚之上天。何物敢與魏收作色。總之本朝自尊其人物多稱賢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後王追定其權衡、當討大夫而并及天子。

有明略一代無奇功、故百姓蒙其休養、累朝多教澤、故縉紳皆重廉隅。第正德嘉靖以前之書足徵文獻、天啓崇禎以後之事半散冰灰、蔡伯喈之逸才、恐其亡形江海、鄭所南之心史、亦虞緘襲金函、若不及此蒐羅、何以終其條貫、紀表志傳傳原誤作得。當如班掾固之精嚴、毋仍谷應泰紀事之體、予奪貶褒、願學朱文公之平恕、勿等李贄續書之偏。

臣等向未窺中祕之藏、早留心於著作、今幸值承明之選、反汗面於編摩。因思作史之難、非獨其文不

易以韓昌黎之強直、尚避譏彈。如廬陵歐陽修之博通、猶辭參閱。所以野史得行其獨見、而素心難證、於同修。宜開忌諱之門、大肆專家之學。伏願除俗弊而布寬政、若明太祖之聽劉基、無欲速而致太平、法明孝宗之用劉大夏、復建文之號、不必別立革朝之名、存宏光之年、使得概從亡國之例。略

【商榷】此文作年無考。吾初疑其非少作、或係晚年旅京、因萬經在史館、有感而著其辭、嗣於篇末主張存宏光之年、使得概從亡國之例。則斯時清廷猶未允存宏光之年也。考七年前己未、清廷詔修明史、已許福唐魯桂四王附懷宗紀年。先生至此後三年己巳、始知其事、故此文必作於己巳之前、非在己未以前、亦非晚作、可肯定也。擬體必有所感而爲、不必必見真事、與代人擬作不同、故姑附之詔求遺事之年、以俟考證。又篇內宋史二字、當係唐書或新五代史之訛、歐陽未嘗作宋史也。

又有代歸德胡明府徵文啓。

是年、清兵伐俄國、圍雅克薩。據東華錄

冬、作陶母章孺人墓誌銘。陶母二子、文煥、峒、即先生自甲寅迄庚申所課之弟子也。此墓誌銘有曰、誌人之墓而期於信而有徵、雖古人以爲難也。有其不信者、且并疑其所信。夫揚人之善於身沒之後、而不能信其文以及於可傳、見之者束勿覽、而立言者亦自以爲酬用之作、不足留集中、藁甫成而輒削之。然則今之所爲銘狀如此、不亦舉可廢歟。今之誌陶母章孺人則不然、孺人之夫子於余爲執友、其二子嘗授經義、而余之妻於孺人又爲姪、兩家欣戚與共、余之知孺人也宜悉、而爲我友誌其內也宜不敢以即於欺。略



考異案此文題下原注戊辰二字、似係康熙二十七年所作。但文中有丙寅冬余客雪苑、陶子寓書曰吾妻亡略惟吾子誌之。余嘉孺人之名德、又陶子所以交余者、孺人之輔爲多、其何忍以不文辭云云。則丙寅即已作此文、不待戊辰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一六八七**先生四十歲**。

自歸德返會稽、病於外弟陶士偉書室。據遺命

應鄉試、不中。據遺命

秋、始偕妻陶夫人歸餘姚舊宅、旋回會稽。據五世行略

湯斌卒、年六十一。

斌字孔伯、號潛菴、又署荊峴、睢州人、官至工部尚書。其學宗仰陽明、不爲當時程朱學派所懾。先生近年頗與之交遊焉。據代湯睢州壽河南巡撫王公序及彭紹升所作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一六八八**先生四十一歲**。

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杭州、遇先生於西湖、相與縱談沿海要害、奇之、請與俱北、先生謝不行。據施德馨所作施襄壯公傳、朱鈞所作邵念魯先生墓表。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一六八九**先生四十二歲**。

課徒於語溪沈氏之南雅堂。忘其出處、待考查。

自癸丑遇施博、勉以經世事業、獎許甚至、意願日廣、交遊漸雜。至是、乃自悔先人醇厚之轍、豈宜頓易、退

與樸茂者居處、重理初志、欲肆力於史、而草茅饑凍、不能自振。一代浩繁、茫無措手、躊躇瞻顧、見馮再來隨筆云：己未上勅史館、奉有福唐、魯、桂四王許附懷宗紀年之命、因著手撰輯西南紀事一卷、中間抱病、又迫生徒課業、未得一心編録。據謁毛西河先生書

欲取姚江書院往蹟、勒成一書、久而未能。是年冬、偕同人請董瑒爲諸先生立傳。瑒曰：書院之立、所重惟學、諸先生之學、余聞之夙矣。抑其制行之卓、語言之妙、子其裒次以佐余討論、所未悉、先生因於笥中出祖父曾可公所手輯義學緣起、院規、請益、教言、稽古數十則、並俞長民學要徵略、呈瑒。瑒乃即舊本所載、合之劉子全書、洎於譜志及諸門人之稱述諸先生者、博採而慎收之。凡帀月、中成大傳六、小傳十七、復爲之記、並條次諸先生所著序言紀事、爲上下二卷、總名之曰書院志略。據刻姚江書院志略端由

是年元夕、黄宗羲會講於餘姚姚江書院。先生當然參與、但無明文可考。據黄炳垕所著黄梨洲先生年譜。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一六九〇　**先生四十三歲**

春、餘姚知縣安邑康如璉大新學宫、復募完葺書院、出其祿、修前楹先師堂。月吉、親詣、縉紳大夫濟濟一堂。小子譽髦、歌趨以和、耆人聚觀、莫不愴泣。方迎新主、鳩工度後樓、秋大潦饑、工輟。據姚江書院記

董瑒既撰志略、猶未厭意、命先生返餘姚、再蒐書院往蹟。同人無以應、先生仍繙先人存稿、復得沈、管、史、韓四先生遺大父書、及趙不疑與邵安元欲爲沈、管兩先生立傳書、學會質疑諸紙。既又得孫少保楊中翰與管、史兩先生唱和詩札、邵得魯與邵奠維始創義學緣起。瑒因以增訂志略、志略遂成。先生等出貲刻之、作端由、謂於以起文成之絶脈、並闡蕺山之微言、蓋是書非一邑之書、而天下之書、抑非一時之書、



千百世之書也。采竊心喜、以爲祖父所欲成而未及爲、二十年圖之不遂者、一旦得受成書於隱君董瑒、何幸如之。既又念大父貯明儒書甚富、自文成壬子以下、徐曰仁、錢緒山、鄒東郭、歐陽南野及蒙泉、燕詒之錄、靡不鈎串提要。每月學會、必手書先儒語、共相問答。略大父之於學勤矣。王子有言曰、程朱沒、後師友道亡。夫師友之道亡、則學亡。祖父之澤亡、則師友亦亡。世有念師友而思祖父者、諒不以是編謂余小子擅也。略之云者、隱君曰、此亦因所見而粗集其梗概耳。其諸未備、冀有心院事而深契諸先生之宿昔者爲加詳焉。

應鄉試、不中。據遺命及前上慈谿方明府書

作翼明劉先生小傳。據題下注、又見於東南紀事

冬、以先塋被侵涉訟、慈谿未經讞結。據前上慈谿方明府書

清帝親征噶爾丹。據東華錄

康熙三十年辛未一六九一**先生四十四歲。**

又大病、荷外弟陶士偉以生。自後或一年、或三四年、無不病、病多在夏秋之間。據遺命

冬、讀書陶氏鏡佩樓。新病初瘥、嬾事制舉業、閒取架上詩傳授長子承濂。承濂亦病、纔起輒又病、不能竟讀、或半日一讀、一輟。陶君笑謂先生曰、吾子與先生子才頗相當、年與病又不相下、業專易矣。且業詩、懼不勝、盍節略以爲易受地乎。先生於是晨夕講誦、隨手抄錄、月而積之、得豳風、豳雅、豳頌爲一帙、鄉飲酒升歌、鹿鳴至合樂、返雎爲一帙、郊廟樂章爲一帙、戎祀燕享之類爲一帙、周自后稷迄於文武先後世系

爲一帙、宣王中興之詩爲一帙、衛武公三詩爲一帙、十五國風正變爲一帙、魯頌商頌又自爲一帙、凡十卷、得三百篇三之二焉。十月錄成、授承濂及陶子金鐸、名之曰詩經兒課、並作小引（即據此文並參取萬經所作傳）。

承濂方十歲、次子承明方七歲、先生作後蒙說以教之、其要略曰：

（略）欲傳聖人之道、不可以不知聖人之學。

（略）所謂學者、學賢人學聖人、必以孔子孟子爲師。孔孟之道、孝弟而已矣、仁義而已矣。不愛親非孝也、不敬長非弟也、居心殘忍非仁也、處事失宜非義也、非孝非弟非仁非義非人也。所謂學者學爲人而已矣、小子識之。

欲學爲人、須識人倫。人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天命之性、生來有此五者、所以異於禽獸而爲人也。庶民去之、斯爲禽獸、君子有之、斯爲聖爲賢、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此五者之性也。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此五者之經也。親義序別信、要而言之、止是一誠。故誠於事父即孝子矣、誠於事君即忠臣矣。誠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誠者人之道、則復性之功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此而已矣。老佛二家、離卻經綸大經、高言立本知化、所以都無根蒂、全屬虛假。先儒言其用、誤者其體未有不差。又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聖賢之真傳也。

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則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婦皆有性之人、即皆有才情之人、但人之才情當用之於忠孝、不當用之於詞章藻繪。漢之諸葛武侯、唐之郭汾陽王、宋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

之人也。宋之施全、明之補鍋匠、東湖樵夫、亦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節義、各率其性、無大小一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所以爲武侯也。克復二京、夷險一節、汾陽之所以爲汾陽也。全師歸朝、恪共君命、忠武之所以爲忠武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文山之所以爲文山也。是數人之豐功烈行、與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一而已矣。是真有才情之人也。彼文家之司馬相如、揚雄、詩家之沈佺期、宋之問、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而世方以才人情人目之、亦見其惑也。有志之士、寧樸無華、思力返其天真、不苟同於時好、毋爲世之稱才情者所惑、庶幾養一身之元氣、以培祖宗之元氣、且合天地之元氣。盡性至命之學、何必不在是乎。易曰保合天和、此之謂也。略聖人之學、在躬行、讀書其一端也。然欲發明心理、知古今、識事變、濟時行道、揚名顯親、自非讀書皆無由致。故程子曰進學在致知。朱子曰讀書起家之本。

略

讀論語者、須先識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體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之方也。克己復禮、既竭吾才、顏子之勇於仁也。以爲己任、來而後已、曾子之弘且毅於人也。此顏曾二子所以得聖學之傳、而仲弓子貢以下諸賢莫能及也。

博施濟衆、不欲無加、終身可行、夫子三答子貢、皆教以強恕求仁、教仲弓亦如此。

千聖之學、人心惟危、略四言盡之矣。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持人心之危也。其曰性善、則所以明道心之微也。後世商鞅之變法、李斯之助虐、王莽之肇篡、揚雄、王安石之僭經蔑聖、皆由一念人心之危而熾。堯舜三代之治功、濂洛關閩之學術、亦由一念道心之微而開。吁、可畏哉。

讀學庸者須先識誠、誠者天道也。人必學天、方盡人道。故曰無所爲而爲之爲天理、有所爲而爲之爲人欲。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合天人而貫之者其誠乎。未發之中、誠之復也。中節之和、誠之通也。天命之不已、隱然行於喜怒哀樂間、人自日用而不知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是誠之體也。君子知其在我而畏天命、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其中以生和、氣極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求誠之功皆於未發處實用其力。未發一差、見於七情、動於九容、施於百行、無不差者。故曰天下之大本也。所謂獨也、慎者慎此而已。蕺山劉子以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雖與朱子異然、按之經文、印之先儒、其說皆合、千聖萬聖從事之途、未有不從立大本起者。若以所發言而曰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其途之相去、不亦萬里乎。略

先儒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先知顏子所好何學。夫子自言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不改其樂。自言不如丘之好學也。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爲好學。孔顏同爲此學、即同有此樂也。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固是學問盡頭。曾點已見大意、是見及此、顏子直詣及此矣。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篤志從事乎此者、亦尚在好之界上。然工夫切實、點或反遜於開。觀其屢以哂由爲疑、是自家信不及處。

畢竟如何好學。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如此之謂好學。更約其實、則一言以蔽之曰主忠信而已矣。必有忠信如丘而不能主、所以不免爲鄉人。而主忠信者可以爲聖人也。忠信即誠也、天之道也。主忠信即思誠也、人之道也。忠信即道心惟微也、不主忠信則物交牽引、必有非所主者、

即所謂人心惟危也。何以主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是精以主之。篤行之、是一以主之。孟子七篇之中歷敘道統者三。幾希章言人禽之關、吾心存亡之所由繫也。好辯章言治亂之運、世道存亡之所由繫也。末章見知聞知、則自堯舜以至孔子、而後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矣。要之此道非知不開。故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能覺則能存此幾希。始見惟人萬物之靈。有以異於禽獸。彼庶民去之、直不知不覺、嗤然與鳥獸伍耳。然業以先覺自居、則此身便與世道相關。故伊尹幡然應湯、伐夏救民。禹抑洪水、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討亂賊、孟子距楊墨、皆是此意。旋轉乾坤功業、從幾希中做出。即從知中開出。方是聖賢之出處、有體有用之學。萬物一體、生來原是如此、不容絲毫虧欠。此之謂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略

凡講書、都要從天命之謂性句看下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德與民皆受於天、故能盡其性、則人性物性合下俱在內。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不得分明德爲內、新民爲外。修己以敬、即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自是歇手不得。性至是不離乎氣、而實不雜乎氣、純乎天理而無人欲。故明明德、新民、皆當求盡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孟子願學孔子、不安於具體而微。諸賢以其明明德之未止於至善也。治不若唐虞三代、而僅如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宣孝、新民之未止於至善也。故止於至善者、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人而天矣。

一切學問工夫、都不論未事臨事、總無可間斷。以存心之功而言、靜時存養、動時又要省察。以致知之功而言、平時考究、臨事又當研審。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可見。略

新民止欲民共明其明德、故下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剛柔緩急、民之氣稟異矣。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聖人制禮樂刑政、以平其氣稟、節其嗜欲。人心風俗、歷久必敝、如琴瑟之不調、必解而更張之。其大者井田以養、學校以教。至世變風移、教化浹而王道成、則新民之明效也。

學文以明其理、修行以踐其實、主忠信以立其誠、心行合一、知行合一、是夫子之教。文是言語文章、明道之事、非求工於言語文章者所能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其大者也。孝弟忠信、一一體諸身而盡其精微之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是爲躬行君子行道之事也。略

偶教濂兒小成卦畫、問畫卦自下始乎。曰然。天下事無不從實地起者、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行遠自邇、下學上達、皆是此意。其職則子臣弟友、庸德也、其功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也。如此方是中庸之學。無聲無臭至矣、此之謂下學上達。略

畫從一起、圖從中起、故學貴知本。略有不善未有不知者、顏子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舜也。顏子見得善惡分明、舜則渾然皆善。微有先後生熟之别。三人行必有我師、要識主善爲師意。劉子人譜云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師者師此而已。故曰獨知主之。擇字下便著從字、改字、此是慎獨實際、此是致良知實際。略

作文如用兵、練意、練格、練詞、皆在平日。平日不辨、何以應猝。故將與敵習、臨敵易將、是無將也。略凡人於題必有所短、略善用兵者、避吾所短、用吾所長、則前無堅敵矣。又必能正而後用奇。略亦有不持寸刃、御不習之卒、遇大敵而輒克者、忠義之氣勝也。略故知見性者、又作文之本也。

是年、又作閱史提要一篇。篇首論經史之異同、曰、

六經中之尚書、春秋、經而史也。自春秋後、宋司馬溫公採十七史、編資治通鑑、朱子因之作綱目、略史而經矣。

次言讀史之法、與讀史之益、曰、

讀史者、當閱綱目。然後是非審而條例明。童子始學、則先記時代之先後、更識歷年之長短、而以次求之上下古今。日積而多、可以開廣聰明、拓充志氣。

以下便略述唐虞迄明之始末。蓋爲學童說法也。即據閱史提要

康如璉去餘姚書院弟子、請於新令冀更修書院後樓、不果、有撓其議者、曰、既作泮宮、書院宜後、先生闢之、因感慨歔欷、作姚江書院記、有曰、

夫書院輔學校、宋以來有之。自帖括義興、學校之設、名隆實微。若夫求論幾深、徵覈日用、動靜有養、德藝不遺、其人其學、多出書院。書院得人、皆學校光。夫成己成物、紹往哲、開來者、不在上、則在下、不在父兄先生、在其子弟。當仁不讓、此吾黨責也。況諸先生經始養士之意、其又何可沒。因感慨歔欷、爲志其興替如是。略

【考異】此文因闢反對之論而作、自非此年不爲。若韋鍾藻既至餘姚、則無所用其欷歔矣。原題下注云、丙子所作、實誤、不知係誰所注。

頃之、黄岡韋鍾藻知餘姚縣、大開義學、延邑中士、稽論文藝、月季親詣臨之、簡不率者、而登其率者。據姚

江書院後記及復韋明府啓題下注

清帝受喀爾喀諸汗之朝於塞外。據東華錄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一六九二**先生四十五歲**。

陸隴其卒年六十三。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以進士歷官嘉定、靈壽兩縣，多惠政。其學以居敬窮理爲主，力闢王守仁爲禪學，崇程朱者翕然宗之。據柯崇樸所作行狀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一六九三**先生四十六歲**。

陳祖法執齋歸自晉州，先生遵父遺命，求作祖父母墓誌銘，因執所業請益，語及父祖輒流涕。祖法凝眸久之曰：邵氏有子矣。教曰：君於古文詞能爲大家，必傳之業，慎勿近名，近名者名亡。先生嘗從黃宗羲受史料，祖法不以爲然。既別，又遺書先生曰：某君指黃文藝位當高置，而足下津津道譽，似不僅服膺其文者，吾所不取。足下著筆宜爲將來徵信，而是非倒置，可怪也。據陳執齋先生墓表及祖法所作邵魯公先生墓誌銘。先生復書謝之曰：

略託梨洲先生評語，誠係好名，逐外凡此隱微，咸願洗滌。十餘年前嘗以讀史百則呈正黃先生，後又蒙授行朝一編，殷勤提命，難忘是恩。立名真僞，學術異同，海内後賢自有定論，吾黨不任其責。至於隨事得師，虚心廣見，何德不宜？傳曰：高下在心，瑾瑜匿瑕。若近梨洲門庭者，便謗晚邨；依晚邨門庭者，專毀梨洲，且非毀陽明以和之。先生以其人爲何人也。



癸丑、寄讀禾城、獲侍約菴施先生。前後二十年、則侍先師遺韓韓先生。采所師事、惟二師耳。今皆即世二十年矣。道喪文敝、風俗人心、澌滅無餘。天下皆奉時文爲經傳、以講學爲聲名、穢汚垢鄙、不可祓濯。比年以來、并是兩者未之或見。矜其捷足、明明奔走於苟得之途。非先生峻厲之氣、直慤之衷、孰能挹而清之、扶而正之。略更若恢宏大度、翕受衆聽、使慕義而來者易知易從、非先生誰望耶。即據此文

晚邨者、姓呂、名留良、字莊生、又名光綸、字用晦。善屬文、與張履祥等發明程朱子學。明亡後、著書多種族之感。削髮爲僧、取名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據中國人名大辭典

秋、應鄉試不中。據遺命及前上慈谿方明府書

慈谿太平湖陽先塋又被侵、因走慈谿伸訟。會知縣方某公幹赴郡、乃走寧波叩見。久之未晤、上書方某、自述其現狀曰：

采略在泮二十五年矣。足未登長吏之庭、日記數千百言、口囁嚅當事之問。上無寸椽、下無塊土、窮年坐讀。曾祖以下、僅有同祀兩弟、今去其一、四世二身。貧而兼病、零丁不堪、妻孥旅棲會稽、先人時祀未有所屬。憂心如焚、瘖瘵涕泗。食口十餘、獨藉硯田、一日臥病、十口無依。略即據此文

方某諭以尚宜讀書、不克訟而歸。往來甯紹兩郡、凡四閱月。餘姚諸賢、皆以此爲先生遺憾。據後上慈谿方明府書、與人索米書

十一月、史標卒、年七十八。據半霖史顯臣先生傳

史標、字顯臣、餘姚人、沈國模弟子。始國模紹陽明之學、高明醇篤、渙然冰化。天童密雲悟欲羅致之、國模不肯、曰、吾是儒者、戶庭特與師爲方外交、必欲引之入釋、是信道終未弘耳。密雲亦不敢強。國模乃歸、與管宗聖、史孝咸、史孝復建姚江書院於半霖、從遊者至六七十人、其教以求仁、當下直證良知爲宗。惟山陰王朝式、餘姚張廷賓、深契其旨。而史標英才妙思、於同門中年最少、請益之下、神明頓悟。國模顧而喟曰、知吾學者、此子也。丙戌後、侍國模退居石浪、又嘗入雪竇妙高峯、坐溪流中、觀雲起月高、三年不出、學益邃。詣康熙二十一壬戌年、繼俞長民主書院。自爲諸生數十年、以經義舉業指授學者、多所開誘、因文而進之於道。至是欲正者翕然、尋患足疾、臥小樓三年、門人羣就榻前來問學、標津津提告、神氣愈勁。臨革、問何言、曰、此事何處安排耶。譬操舟入海、但將柁把定、不顧波濤洶湧也。安坐而逝。先生後爲作傳、稱其學識超邁、而言動守規矩、居家應事、不隨不激、引遇後進、一以純誠、略淡於利欲、勇於任道、流風餘澤、姚人士至今思之。據半霖史顯臣先生傳。原文康熙二十二年壬戌、誤、今正。

韓孔當之弟子徐景范繼主姚江書院。忘其出處、待查。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一六九四**先生四十七歲**。

是時已有四子、仍僑家會稽陶氏、老病侵淫、鬚鬢盡白。據後上慈谿方明府書

以先塋涉訟、再走慈谿。有後上方明府書篇末云、

采幼遭不造、坎坷未遇、然生平自命、不肯後人。尚思專意爲古文詞、遠窺班馬之堂、近探韓歐之室。師臺不以葑菲擯之門牆之外、使得隨陪間讌、翻卷臥聽、未必不少有裨益。倘更關邦家興廢、典禮考究、

亦欲虛心諏度集成一編、以附稗史之末。略即據原文

餘姚兩歲大水、稻蟹不遺、有與人索米書自謂

僕幸附邑里、行微能薄、以誦讀爲耕農、無少休舍。家無四壁、寄孥戚黨、歲入不足以贍朝夕。少遭凶閔、未艾而衰、四子皆幼、正在就傅、自顧頗與世俗不相宜、而心希古人、好效顰其著述、坐是日益困落。計其家貲、豐年猶長歉也。略

僕神宇未暢、言論風采不足以動人。然胸中頗含蓄、留意古今之事、擬之於先民、誠不足比數、若猶自近時而論、此亦姚中所希矣。而使之饑餓不能出門戶、執可貧不可賤之說、而不以情告於賢豪長者之前、亦見其果於自賊、薄於與人、諒而不可爲也。略即據原文

陶聖水字遺書先生、以史事相推、且欲執贄黃宗羲求師天下、又自周秦漢唐宋明古文源流正變一一詳詢。先生嘉其意、復以長函據原文題注及小序。首謂

君志古、進取不安於時、欲從當世之賢人君子遊、意甚厚、言必稱父師仁孝之情、邑邑何已。僕求友於里中豪俊有志行者而難其人也。今乃得之、則何敢匿其蒭蕘之千慮、不一出以求正。

僕少違父祖教訓、學問未加、氣質卒難磨礱、兼以遭際迍邅、乍進乍退、奄忽四十七載、迄以無就。至於文章一道、夙罕專宗、老師宿儒羅布天下、不克負笈往事。即如梨洲先生、託處同邑、亦未執贄。年來益復放廢、知交零落、無所切劘、得過日多、自分永棄鄉黨。不意辱承惠問、過相推重、私意疑足下之誑我。何獨背流俗之所謂清議而有取於此。抑氣類所感、取捨自持。僕內愧雖非其人、不敢不因吾子之望、

勉進於善。吾子之賜於僕、豈淺鮮哉。

此下略述生平對於史事之興趣及事爲、即繼之曰、

夫文章有本有原、況於史事、尤非易。至才如馬班、亦賴家有賜書、祿賜充斥、交遊豪俊、到處逢迎、繕書之手、賓從滿座、且猶父子再世、弟妹(原誤作姊。)繼出、僅乃卒業。今或不自度量、取此自程、學識未充、形勢又逆、雖勤奚濟。

此下略述唐宋明文章家數、又曰、

足下既志古、不安於時、務追古之立言者、體則根於道學、用則擬諸世務、雖未即實見之行事、亦必能口誦而心運之、然後發之於文、精微而弘博、剴切而開明。

今來教所云高自位置及強作解事者、其人大抵厭薄道學、簡遺世務者也。氣運之不復久矣。四十年來、後生不獲接先民矩矱、恥爲淳樸、競爲輕剽、佛老之後、將復繼之以申商之禍、蕺山劉子嘗言之流涕、歷今益驗。其一二老成尚在者、倦於荒耄、轉習圓熟、以取容時俊。倣模無自、議論俱空。舉世皆然、何獨一鄉一邑。有志之士、以憫憂世道爲意、不足屑屑與之較量、但使舊人遺老、操尺寸之柄、示以趨尚、十年之內、此習又將自變。

且吾越中自文成王子倡明絕學、橫山、緒山、龍溪、彭山講述茲土、洎乎劉子、集諸儒之成、流風餘思、至今未歇。以故後生稍有知識、尚多激發。孟子稱私淑諸人、其人不必過於後人。要其綿綿延延、尋已墜之緒於千百之什一、不可謂之無功。而天未喪斯文、應有傑者起、當斯任。庸可高自位置、不急引進



事固有前不必承之祖父受之師後不能私之子若孫出而求之弟子若一人而前後之責交迫則其樂誠大焉然古人於此不以爲樂而方以爲憂憂夫吾之行未成德未立終其身煢煢若無所歸無與副前後之望而以傳之師者發之弟子也是二樂者兩遇之兩失之其可乎

足下能自得師無以求師之篤而漫於執贄顔子陶然陋巷與太史公周行天下所得孰多古人晚而著書非關世道決不苟作故凡内之不足而假之於外道之不勤而爭於文此在先哲有以爲恥者不可與文士言也僕欲足下不以文士自限又懼無以答足下之意故敬述向之聞於師者爲足下告要之於僕之身固無所得足下得無笑其言之失實已乎節錄原文

以所爲文呈政叔祖得愚字因請指教據題下注知係此年七月得復書略曰

細讀記序明潤雅暢意近歐蘇傳志幾入班范快甚老人抱鬱弭口不說文字者久矣禆益不尠

吾邑自孫司馬鑨本歷下瑯琊倡明古學先君子與桐柏先生實或承之呫嗶家始知有秦漢之文厥後不專於文而勤於討論則姜重海先生款緒風而規隨勿失獨呂秋崖耳

愚幼失學常聞長老先生言文貴鍊鍊則潔而峭而簡味腴而氣厚譬如金銀出礦必經火鍛而後寶色璀璨非然雖材勿工又言不讀尚書左傳不曉鍊法鍊篇鍊調鍊句鍊字慎思勿措久而入妙吾嘗讀禹貢敘述九州山川田土水道貢賦産植後人充棟未了不千餘字而眉目較然斯何道歟

吾輩爲文病於好繁而不能簡秦漢長文如屈原離騷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賈誼治安策累數千言繁矣然而無句不簡以簡用繁斯多多益善也即如用兵必自一人始以至於千百步伐止齊仍一人耳

鞭子玉之三百乘、錯綜王翦之六十萬、則茅勁如一、五花八門、無不可矣。不然、其不爲孟德之赤壁、苻堅之淝水者幾希。

子曰、辭達而已矣。吾輩爲文、每患勿達。複詞疊句以求達、終勿盡達。易曰修詞立其誠。詞之勿達、要亦誠之不立乎。古人才稟英靈、胸中具有一篇大文字、措作發揮、淵泉波折、匠心裁古、自然可傳。今人得題始尋議論、摭拾典故、且以書生心眼、時文聲調、捃綴成篇、護惜疵瑕、好自矜詡、享敝帚以千金、襲碔砆而拱璧、修詞如此、誠乎否耶。略

古云、文以氣爲主、然吾謂必以識爲先。蓋識高則寄想曠雋、不落常徑、發言樹論、本經術、合聖理、足垂世教。且識高則品卓。他不悉數、即近代空同、大復、于鱗諸公、皆風骨矯矯、不苟逢世、以之操觚豎議、即文弗盡佳、猶以人貴。況迥出藝林、俯視人表者乎。近日錢虞山則又人以文存、未可概論。吾輩文過蒙叟可也、若立品則當以古人有志節者自期。由此言之、非特文貴鍊、人益當鍊耳。

嗟乎、兵戈饑饉垂五十年。儒者不坑而靡、卷籍不燒而盡、先賢之文采風流、澌滅莫問。至今日而沾沾於蓬蓽破甕間、抵掌而談舊學、豈非癡絕。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念魯足下本從祖父爲儒者之學、今又沈浸千古、不欲苟以經生自處、宜子文之日進而不能量其所至也。略即據此文

餘姚知縣韋鍾藻具書幣、請先生主講姚江書院。據姚江書院訓約及邵國麟作先生本傳

先生述所聞於師者、條次訓約十則、榜於堂楣。以下全文據文集卷十姚江書院訓約、並以萬經作先生傳所引者參校。

一曰立意宜誠。

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純、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真晟謂誠意是大學鐵門關、蕺山劉子揭慎獨爲宗旨、拙修史先生每警門人以立誠爲第一步。一念虛假、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即今諸生讀書是真讀書、做人是真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淺深、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講忠信進德、云如項羽沉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心。須辦此志向方得。

二曰勘理宜精。

人情、物理、事勢、皆聖人之學。故曰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著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行堅言辯、亦謂之誠、可乎。拙修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功夫、勿以萬無此四字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正是此意。

三曰倫紀宜敦。

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之本萬無此二字。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未膺民社、萬無此四字。晨夕出入、但有萬引作倘於。愛親敬長兩事。此處萬無此二字。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即今靦然人面、坐擁書史、友朋相對萬無此四字。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

四曰威儀宜攝。

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請事斯語，其次循規蹈矩，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下功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心萬作情，又無下惰字。惰慢不設，乃恂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萬有也字。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者對癥之藥略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之牆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

五曰識量宜弘。

世間多少難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較量較量萬作計較。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可不具此氣概。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兼此兩者，乃能覆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不以天地爲心。至如人品、學術、交遊、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俱要掃除。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萬經作先生傳，此句在天地爲心下，而無此後三句。安得道聽口傳，坐論他人是非同異，坦懷相遇，平心觀理，何彼何此，會見萬物皆備於我。

六曰取與宜嚴。

韓夫子每述師訓，言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窒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汙，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貪爲本，於駟千介一切此上六字，萬經作千駟一介是也。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豈容私小陷溺？當務萬無此二字謹身節欲，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正是自家豎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倣而行之。



七曰學術宜端。

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皆汚世揉雜之説。每見近來扶乩、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習，老佛所唾棄，賢者亦嘗爲之。蕺山劉子改了凡萬經作袁黄。功過格爲人譜，專紀過，不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爲主，事君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須卓然信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己正人，移風易俗，誠吾輩分内事。

八曰讀書宜進。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收放心、徵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不行，手足既閒，身心俱軼，迨乎應務、動獲窒礙，談性命則入於空虚，慕功名則流於誇大，離道器爲二，明德、新民、大學之功俱無安頓處。迨後專習舉業，終其身敝精神於無用之文，是以人材遠不如古。此八字萬經在動獲窒礙後，而無談性命以下至此之文。兹姑無甚高論，即於讀書中尋取本原，略倣山陰徐伯調課以五經、左國、史漢、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家古文分爲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頁、古文五六頁，約年可一週。至看書之法，先虚心涵泳四子本文，次繹傳註、或問及大全中朱子之説，寢食於斯，恍有湊泊；及至下筆，汩汩然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半半萬經作每，誤。日静坐、半日讀書，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

九曰舉業宜醇。

自制科取士以來，名臣良吏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此，何得僅視爲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

生、終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西漢唐宋大家之文、寫程朱之理。理是生法、氣是生才。二是字、萬經作自。氣貴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老不貴平、才貴橫不貴巧。四者同出一原、昌黎所云遊之仁義之門、養之詩書之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法才氣一時俱到、理不傷氣、法不掩才、斯爲大雅。家長孺先生萬經作姜赤書師。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與日逐看語録同一心思、而調度各別。既是文章、與日以下至此萬經未引。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要分外出奇、而又不必苦苦著意、求之艱難。只是看題扼要、段段見作意耳。而又以下萬未引若胸無根柢而動言歸唐金陳、耳食何異。

十曰功課宜勤。

業精於勤、敏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辟廢學、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凌亂、泛閱、毋進鋭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疏密、心之存否、即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而善、要各各竪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弔博奕、傳奇小說、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固當恥而不爲。安石圍棋、何如士行運甓、似此惜陰、方有功課。據先生原文並引萬經作先生傳所引互校

跋謂右十條、非託空言、務期實踐、並勉諸生自愛愛人、補己不逮云。

【考異】朱筠所作先生墓表云此是歲辛巳之事、大誤。

有復韋明府啓、略謂

廷采顧屢違時、才難稱志。自謂荒疎、其甚未登謁於公庭、名讀聖賢之書、常有慚於獨寐。惟是近居接



世耳食天泉傳習諸編寐寢興餐思復姚江書院之地（略）總之師惟希聖何紛紛朱陸之異同道在證人詎僅僅文章之工拙經史子集淹貫惟今喪祭冠婚典型由古凡士習民風之大並人心天理之微要歸當事之施行寧止書生之空論愧一得無芻蕘之獻深負門牆而先容非左右之人難忘知遇自砥所學指衾影以爲期共觀其成如蘭芝之俱化（即據原文）

七月黄宗羲卒年八十六（據遺獻黄文孝先生傳）

宗羲字太沖號梨洲先生與同里親炙之見其貌古而口微吃不能出辭及夫意思泉湧若決河東注頃刻累百千言續屬不絶著述文章不下百種大者羽翼經傳細逮九流百氏靡不通貫嘗示先生乾坤鑿度象數等書先生望而不敢即蓋其弘覽博物多得之黄道周而理學宗劉宗周以故雜而不越其爲人有奇氣所交遊勇俠劍客遭遇貞元未伸幽憤始終無忘先公詔獄之痛大肆其力於典墳苦身焦思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家仇黨禍舟車茅店之内手不去編寒夜抄書必達雞唱暑則穴帳通光以避蚊蚋早受先公命就贄宗周然竟崇禎世十七載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及宗周夢奠擔簦避寇匿影憂讒海澨山陬饑寒顛踣而後乃一意於師門之學然碑版記述天官星曆勾股壬遁夙所精兼未能棄也以爲世知宗周之忠清節義而已未知其學也其學則集有宋以後諸儒大成聖人復起莫之易也於是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有四

一曰靜存之外無動察

木之培必於其本省察即存養中切實工夫今專以存養屬靜安得不流而爲禪省察屬動安得不

流而爲僞又於二者之間方動未動之際求其所爲幾者而謹之安得不流而爲雜

一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

傳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指所存言也如意爲心所發孰爲其所存者乎豈有所發先所存者乎心無體以意爲體意無體以知爲體知無體以物爲體物無用以知爲用知無用以意爲用工夫結在主意中離卻意根更無格致可言

一曰已發未發以內外對待言不以前後際言

喜怒哀樂即仁義禮智四德非七情也一心耳而氣機流行之際自其盎然而起謂之喜仁也元也春也油然而暢謂之樂禮也亨也夏也肅然而斂謂之怒義也利也秋也愀然岑寂而止謂之哀智也貞也冬也是四氣所以循環不窮者賴有中氣存乎其間而發之爲太和元氣是以謂之中和性之德也人有無七情之時未有無四德之時存發止是一機中和渾是一性

一曰太極爲萬物之總名

易畫一奇太極之象因而偶之陰陽之象太極即在兩儀四象八卦中理因形氣而立其要歸之慎獨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是爲太虛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寂然不動之處唯此不慮而知之靈體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見聞情識紛起雜而非獨慎之無及矣可知獨即意意非念也氣即理非理生氣也謂理生氣與佛者有物先天地之說何別也

武進惲日初仲升編劉子節要訪宗羲於其家臨別握其手曰今日窺先師堂室者唯吾與子議論不



可以不一。但於意非所發、宜稍融之。宗羲不答。康熙丁未、復舉郡城證人書院講會。戊申、皋比鄞城、謂學問必以六經根柢、於是甬上始有講經會。先後主海寧、紹興講席、而所就經術湛深士、以甬上爲最。雖時文淺說、亦知崇本蕺山。宗羲倡明之功大焉。洎乎耄年、而智益明、神益強。累際徵辟、迄不爲名所累、固辭老病。有司承詔、取其所論著資禆明史者繕寫宣付史館。是時宗羲年八十矣、屹然一代學者宗師。及卒、私謚文孝。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毀之。三十餘歲、以讀史百則呈政宗羲。宗羲授以行朝錄、先生因之更輯聞見、作東南紀事。宗羲自稱得劉宗周之真傳、先生於其靜存之外無動察之說不非之也。其後作遺獻黃文孝先生傳、特徵其文焉。據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謝陳執齋先生書、朱筠所作先生墓表

他日另嘗爲宗羲父黃忠端公作傳。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一六九五 先生四十八歲。

七月、走謁陳祖法。祖法爲道三世之交、且恤先生之貧、以爲力不能振、嘆曰：吾晚而知子、恐旦暮先入地、則子誰與語者。既別一月而祖法卒。據陳執齋先生墓表

祖法字執齋、教諭石門。先生之父假館其家、與共晨夕竟十二年、詩酒酬和、惠好甚密。先生祖父則於祖法之妻爲中表兄。祖法以孝友諒直之性、挺然介立、不苟同於俗、不求人知、先生頗敬服焉。據墓表及謝陳執齋先生書、孝友堂集序及祖法所作邵魯公先生墓志銘

丁丑、爲作墓表、論之曰、

於乎出處之際難矣。士不幸遭革命之運、迫於事會、不獲守其初服、惟有愛民循職、庶可以免清議。若沒沒貴富、入而不返、更數十年面目俱易、則君子羞之。明亡遯荒之盛、超軼前代、如方密之、熊魚山諸君子、皆託於浮屠、至於章格菴之徒、既逃其迹、旋掩其名、下逮繩樞甕牖、抱遺經不試、窮老無聞者、所在多有。而老親在堂、門戶爲重、遭俗蜩沸、寇攘肆横、不得已紓節以應新朝、遴辟泊乎服官臨政、和平愷悌、使遺黎得蒙更生之澤、當途猶見儒者之功、因時順流、爲福匪細、詎謂謝皐羽、金仁山外、遂無正人端士聲流於後哉。

從兄莪園知儀隴縣、將行、先生作序送之、其末段曰、

采迫饑病、弗獲偕兄行、顧自念稽古不成、志猶未已、方將讀蜀都及長楊、上林諸賦、近逮升菴、大洲著述、題其高下、而揣其世變。俟兄報最還家、與談西土勸來安集之勤、耕桑絃誦之盛、尚思載筆、從兄紀之。並搜甲申、乙酉間逸事、詢諸父老傳聞異詞者、以慰山人貪多務得之望、補稗史所未備、兄行固弟行也。略即據原文及其題下注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一六九六 **先生四十九歲**。

先生此數年嘗作學校論、其上篇曰、

古之學者必有學、自家而黨、而州、至於天子諸侯之國都、莫不廣其教之地、使之朝夕進德習業於其中。古之學者必有師、延鄉大夫之賢而老者、坐閭門、教鄉之子弟、其法領於司徒、遞升其秀以上於學。而又爲之小胥、大胥、小學正、大學正、以分掌四時之教、其教之之具、則禮有揖讓仰俯之容、洒掃進退

唯諾之節、以固其筋骸、安其坐作。詩有諷誦反覆之音、以發其情志而平其剛柔緩急。樂有宮商清濁六律之奏、八風之舞、以聰明其耳目、和平其血氣。所以教之之備如此。故其時天子公卿大夫士之材無不出於學、爲國家天下之理無不由於學之中。故道德茂而俗化成、天下之政教會於一。周衰、先王之法廢、學校首壞矣。老莊申韓公孫龍鄒衍之言、潰決四出。下及秦儀起臏鞅斯、以詐力勇戰生民肝腦塗地、聖賢以爲其故在學校之壞、而庶人處士激溢橫議。故從爲之說曰、謹庠序之教、言乎春秋戰國之際、庠序猶故存、而所以教之者不謹也。教之非其人、與非其具。爲之師者莊荀、而爲之具者陰符韜略。人欲熾而邪說恣、縱其說洋洋遊談於天地之間而莫之遏。是以庠序雖存猶之無庠序也。

由漢以後、黃老莊佛神仙道家之教、與孔子更盛衰。上之所以治士、士之所以學、舉不由學校。又非獨其具亡而已。

宋熙寧初、王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蘇軾議以爲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唯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是徒爲紛亂以患天下也。其持論如是。安石迄不能有所施爲。

夫孔子論三代之禮、有因有損益。孟子述井田封建、止曰大略。然則今日之學校、亦惟因仍近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而獨其修身、正心、爲天下國家之道、則必得其人以講明而振興之。

若今之爲學，則止爲科目之徑而已。以科目爲學校病，已非一世，而又有甚者，學術至孔孟程朱，無以復尚，而不意人心之僞，即流伏於孔孟程朱之中。其平居則言與行相背，及入仕而臨政，則原誤作自。養與用相違，舉夫言語、政事、德行、文學，罔不歧爲二。數十年以來，士風靡濁，有馬弔、游湖、混江諸戲，賢愚耆幼，百唱千羣，視晉宋六朝清談麈尾唾壺之習，其高下豈直想懸萬萬而已。更有甚者，苦爭學術以樹身名，幾與甘陵南北部黨人踵繼，彼漢、唐、宋、明四代之朋黨，一時同事，近而不相得，猶有說也。若朱熹之去今已五百餘歲，王守仁之去今亦百有六七十歲，兩人傑然各爲一代功宗，今之議之，則何爲也。故愚謂學校之敝，未有如今日之甚，而今日學校之敝，未有如講學之甚。士息講學而務返其本於孝弟忠信，則人心漸醇，浮言虚譽無所用，而流競消，天下方有實行真品，而治化可興，聖道可明矣。昔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縣過鄧，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嗚乎！今日講學而學亡，其誅猶在馬弔、游湖、混江之上者也。

其下篇曰：

或曰：夫子憂學之不講，而子爲是言，無乃戾於名教乎？曰：吾以扶名教也。夫古之所爲講學者，有爲己之心，講去其非而明其是，以致其瞬有養、息有存之功於己耳。今本無是心也，無是功也，譬則溉木者不培其根，而理枝葉，異於的然而日亡者幾希矣。

且先儒有云：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將亂，則人必尚言。漢自昭、宣以前皆尚行，故治理清明，元、成後則尚言矣。匡衡、谷永、杜欽之徒出，極於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卒成新篡。宋真、仁、英時皆尚行，至安石行



堅言辨、馴致徽欽之禍。將亂而尚言、二代者其明徵也。

道不可一日不明、而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惟凡民、雖士亦然、所謂不可使知者、乃上焉。

性與天道之事、非謂日用行習之中、第使之貿貿以由而可安於不知也。苟其不知、則亦何所爲由哉。

學者循下學、每事精察力行、若驟進夫人而語之所以然、則自堯舜至湯、湯至文王、至孔子、五百年之

內、見知聞知、間得數人耳。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皆使人由之之事、非使人知之之事。其教顏曾、中人以

上亦不外此、非有上之可語也。顏子深體斯教、故喟然見道也。

唯老佛之爲教也、必語上、故不立語言文字、則文可去矣。去君臣、逃父子、蔑朋友兄弟夫婦之倫、則行

怪矣。蕩然泯焉、守其空無、以爲忠信。傅奕、韓愈、歐陽修諸人嘗出力以排之、而卒不勝也。程、朱深探其

本、欲窮其彌近理而大亂真之窟、故說之不得不精、語之不得不詳。既精且詳、則人多馳入於幽深惝

怳之途、而老佛之黠、或反用吾之軍號旌旆、以逼吾之中壘。於是高明之士、爭務於知而憚苦於由、始

也以儒攻佛、既也以儒攻儒、而朱、陸、朱、王之辨、嘵嘵以迄於今、不可解矣。略

前此蘇軾嘗憂焉、謂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

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黄道周亦教學者先讀

孔門言論、求之躬行、毋原誤作母。早讀宋儒書、啓助長揠苗之病、是即引而不發、無輕語上之意也。

今之講學者、患在喜於語上、而所以由之者疎、故吾欲以夫子之四教糾而正之。自宋以後、語録諸書

一切束且勿觀、而惟從事於六經、孔、顏、曾、孟之教、行之二十年、而故習漸忘、士風龐厚、然後參用漢世

取士法、復方正、賢良、力田、孝弟、徵辟、舉察諸科、期於實行實用、確然有得、即唐虞三代之俗其漸可致乎。

嗚乎。吾說而得行、尤我者必以爲道不明自不講學始也。夫文中子之意、非欲近焚經者也。然與夫斷斷於朱陸之間、紛拏於石渠天祿之論者、孰爲去名而實存也哉。抄原文

是年、應鄉試不中。據遺命

僑家會稽近二十年、每正月祠祀、寒食上塚、一再返餘姚、必獨登祭忠臺而哭。是冬、攜十五歲子承濂歸止宗祠。父子抱書擁被讀、讀竟、嚙承濂臂出血而告之曰、汝知痛乎。知痛斯知學矣。學非止痛者也、將有樂焉。吾非無樂乎此、而吾痛轉深、固不暇以樂乎此也。人之生、一本也。天無所之而不覆也、祖無所之而不附也、然其神則有主焉。吾之祖與吾之天、主乎姚矣。往漢都關中、魂魄猶樂思沛、作邑以新豐。名朱文公居建陽、故稱新安、一本之誼也。雖野夫弱妾、戀戀悲故鄉。況持書卷論學問者乎。冬至、烝祭畢、乃登龍泉山、尋祭忠臺、指點祖塋、以告承濂、且教且慟哭。歸作祭忠臺慟哭記。末段曰、嗚乎。文信國文山有云、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斯言非知道哉。人情鮮不愛其子孫、逆而上之、斯孝子、斯仁人矣。無遠乎天、是謂本天。無遠乎親、是謂本祖、此人道之極也。念之復之。其序略曰、余哭爲一身一家、既莫解其憂、又慮後人無解。余憂憂雖可言、固難且倍於謝皐羽先生也。嗚乎。慎思其難、厥惟賢子孫、厥爲賢子孫哉。據祭忠臺慟哭記

【考異】邵國麟作先生本傳云是甲戌之明年之事、又分爲二事、皆誤。



是年，清帝親征噶爾丹，降其諸部。據東華錄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　先生五十歲。

丁丑、戊寅，假榻紹興府城東池兩水亭，輯東南紀事一卷，手校未竟，故疾大作。據謁毛西河先生書。又偶見一書，知東池在紹興府城内。

【商榷】朱筠所作先生墓表云：作東南紀事略、西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則今行之本，乾隆間固未爲朱筠、邵晉涵章學誠所見，治史者宜一考究之。

是年，作明儒劉子蕺山先生傳。據萬經作先生傳。其略曰：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紹興山陰人。父秦臺公，坡死五月而先生生，因念父，號念臺。居貧，依外祖父章公穎，章公儒者，趨步繩尺，常爲開説忠孝，以是少成而莊，卓犖有聖賢志度。略

自嘉靖中葉以後，學陽明之學者多失其真，唯敬菴許孚遠恪宗程、朱，居敬窮理，言動皆有矩準。略先生侍杖屨纔月餘，終身守師説不變。略

先是，顧憲成講學東林書院，以激揚名教爲任，朝野翕然，竈著其言，而用事者不便，思中傷之。略先生憂國，是上疏，略曰：東林云者，先臣憲成倡道其鄉，以淑四方之學者也，何至被以黨名，且攻東林可黨，崑宣不可。憲成學朱子者也，世日尚奇，朱子以平；世日尚圓，朱子以方，合方與平，和之至也。夫王守仁之言良知也，無善無惡，其弊也爲佛、老頑鈍而無恥；顧憲成之學朱子也，善善惡惡，其弊也爲申、韓慘刻而不情。佛、老之害，得憲成而救，臣懼一變復爲申、韓。虞廷授受曰中，孔門得之爲傳心要法，斯則有

進於東林者矣。略

光宗立、遺書首輔葉向高言宰相職進賢退不肖。始閣下參政、姑用調停、釀成二十年叢脞之禍、願以

前事爲鑒。略

時上書者多言客氏而魏忠賢之糾、自先生始。略

天啓略四年、略楊漣等略被逐、國事大變。葉向高致仕去、趙南星、高攀龍尋亦罷。略緹騎四出、削籍徧天

下。先生居里中、與諸生會講蕺山、痛言世道之害、釀於人心、人心之惡、以不學而進。今日亟欲明人心

本然之善、他日庶不致凶於而國、害於而家。略已逮黄尊素過郡、先生餞於郊、灑淚與别。返謂門人：吾

常自信於生死關無動、今利害當前、猶爾怦怦、知向者乃依傍也。固獨契周濂溪主静立極之説、存省

交用、詣力益進。略曰：堯舜之道、仁義而已矣。出乎仁義、則爲功利、爲刑名、其究也爲猜忌、壅蔽、與亂同

事。略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爲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數語。略於焉默證此心之出於道者、止此仁義之

良、而精以擇之、一以守之、則隨吾心所發、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我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

也。略

曰：吾心當其清明在躬、獨知之地、炯然而不昧者、得好惡相近之幾、正所謂道心也。致此之知、即是惟

精、行此之知、即是惟一、精且一、則中隨吾喜怒哀樂之所發、無往非未發之中、而中其節。此慎獨之説

也。雖聖如堯舜、不廢精一執中、以此後之學聖人者、亦曰慎獨而已矣。自聞北變、崇禎帝殉國。遂蔬食以

身餘一死爲憾。略



乙酉六月丙寅、聞會城杭州降、慟不食。略戊辰、出居郭外水心菴、略食少糜以俟。略庚午略復不食。略丙子、辭墓赴西洋港、久不得溺。旁人扶之出。略自是勺水不進。戊寅、就秦祖軾於楊枋、略口吟絶命辭曰、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朝死、了我生平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略因謂祖軾曰、爲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良知之説、鮮有不流於禪者。又曰、日來靜坐小菴、渾無事、浩然與天地同流。又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吾今而後知孟子所言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明乎此於道也幾矣。訓子汋曰、常將此心放在寬蕩蕩地、則天理自存、人欲自去。略戊子、先生考終。前後絶粒二十餘日、勺水不入口十三日、年六十八。略學者稱蕺山先生。

先生篤實類朱文公、而言誠意慎獨與朱不合、曰、意者心之存主、所謂道心惟微、即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獨體在是、慎者慎此而已。然未發之中、下不得個靜字。李延平教人靜觀氣象、終落偏枯。至龍溪王畿以心意知物并歸無善無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

時俗學宗傳註、王學宗四無、先生説出、多未服。惟濮州葉廷秀、餘姚史孝咸、孝復兄弟遺書往復相叩、學者漸知歸向。

袁黃功過冊有做爲遷改格者、其人爲陶奭齡。善與惡對、先生曰、是功利之學。有意爲善、皆惡也。論本體有善無惡、論功夫則先事後得、直無善有惡耳。於是作人譜、專紀過、始獨知、次七情、九容、五倫、百行、曰行此知道不遠人矣。略

曰、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吳康齋醇乎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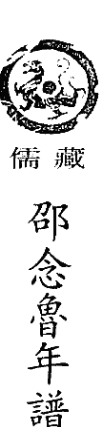
論王文成曰：先生承絶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爲知，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功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天假以年，盡融其高明踔絶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不待言矣。

先生之學，出許敬菴，已入東林首善書院，博取精研，歸於自得。專用慎獨，從嚴毅清厲中發爲光霽粹然，集宋明理學諸儒之成。天下仰其人如泰山北斗，所著數十種，載文集。略

論曰：有夷之清而不絶無，有干之忠而克全歸。君子而不仁者有矣，若先生仁者也。告君必陳堯舜，由執中慎獨，引而合之時務，一一可立施行。微獨世主未悟，至後學亦尚有憚其説者，豈功利之沒人哉。嗚乎！道之行不行，寧獨一代之存亡乎。

他日嘗作請建蕺山書院啓，略謂：

伏見郡城蕺山劉先生者，性成忠孝，學述孔曾。立朝則犯顔直諫，臨難則仗節死義，真清真介，乃狷乃狂。洎乎晚年，詣力精邃，揭慎獨之旨，養未發之中，刷理不爽秋毫，論事必根誠意。固晦菴之嫡嗣，亦新建之功臣。若其正命而終，尤見全歸之善，死非傷勇，何從容慷慨，真易難道。集大成，總玉振金聲，俱條貫。海内稱之曰子，來者仰之如山，特其全書藏在子孫，未經刊布，知其學者絶少，撮其語者無多，若不大爲表章，何以闡兹微奥。略



又嘗有復友人書曰、

病寢寧神、生死事大、功夫覺有進處。而兄俗情喃喃、滿紙難了、適亂人意、非益我也。劉傳教正、出於虛公然、事關學術、不得不辨。天下最患是非黑白、喜從蒙混、以致人心不正、世道不平。如近世之三教紹聖之調停、南宋之和議、中於心術、而治亂從之。陽明之學、爲二溪（王畿、王艮）周（汝登）陶（望齡、奭齡）相沿多弊、佛氏遂入而鼓其幟。今之攻陽明者、無得於中、專藉先賢標榜取勝、固非天下真學人、乃餘人猶沿流守舊、妄以心意知物四無爲宗主、而所爲真陽明者失矣。足下之好陽明、得無葉公之畫龍矣乎。蕺山之世、教衰學微、雖其門人亦罕獨信。天下或以陽明爲佛氏、或以佛氏爲陽明。故如蕺山忠憤正直、而於深辨學術處、則獨承之以謙、守之以平、使其義明、其旨不失、而我無過於先賢、斯已矣。要之、明儒雖衆、必推王劉爲一代。程朱、王近明道、劉近晦菴、而功勳節義過之。朱王之學、得劉而流弊始清、精微仍見。兄不見蕺山全書、未識其學之醇乎醇而集大成者、是以極言而公辨之。

是年、又作有貞孝先生傳。貞孝先生、蕺山長子汋也。（據原題下注）

劉門弟子傳序、亦作於近年。首引其先人之言曰、世之論王子者、概之以事功、不知其事功由學而出。王子之事功、斯真事功。真事功、斯真學也。論劉子者、概以節義、不知其節義本學而成。劉子之節義、斯真節義。真節義、斯真學也。從而斷之曰、蓋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之爲能真知而實踐也。又曰、余錄劉門、取其死義者得若干人。其次張奠夫、惲仲升諸君子、皆能兀守故廬、不交當世之權貴、亦足多矣。至其纂言提要、發誠意愼獨之旨、則梨洲黃氏與有力焉。是以次而列之。（傳文今不傳。原序末註云、未成。）

姜垚爲先生作宋元明紀事序、謂吾友邵子念魯幼遵庭訓、究理學。長而志盛、謂事業可立期。忽忽五十、鬢髯如雪、乃潛思著述、先成宋元明紀事一種、屢易其稿、心良苦矣。大約取資於馮司寇定遠見聞錄、毛太史奇齡後鑒錄、黃徵君宗羲行朝錄。益以董隱君瑒之口述、綱舉目張、可稱信史云。

【商榷】按宋元明紀事未見成書。先生自述亦從未及之。細考姜垚此序上下文、俱論明末亡國之故、與其所以必作史以記之之理、而於宋元之事無與焉。僅崖山未覆四字偶及宋元、亦引爲比喻、非正文也。其所謂宋元明紀事、蓋即東南紀事、實同稱異、非別有成書。甚或宋元二字爲訛衍之文、未可知也。觀夫東南紀事作於是年、而姜序亦云年已五十、東南紀事取材於馮毛黃董、宋元明紀事亦取材於馮毛黃董、則其實爲一書明矣。

李塨九月抵桐鄉、十一月抵杭州、問樂於毛奇齡、旋返桐鄉。據馮辰所輯李恕谷年譜

是年清帝再親征噶爾丹、朔漠悉平。據東華錄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一六九八**先生五十一歲**。

作贈表叔孫畹仙先生序、略謂、

先生外給公賦、內迫艱食、而奉祖姑曲盡孝養、凡定省、溫清、抑搔、扶持、棗栗、滫瀡、柔色以溫之類、內則所載、學士習以爲常談、弗行者、先生則躬蹈之。蓋自采生五十一年以來、所見儒者直義溫潤、兩美並具、不資榮祿而畢竭親歡、終身孺慕、化感僮婢、小大內外、罔不夙暮承志、吾王父魯公夫子而外、獨有先生而已。略嘗以書抵采曰、君不培其本、專事文藝、吾舅氏不以文藝重也。略君今雖嗜古執勤、所讀



書多枝葉、交遊朋濫、介節不立、匪金石是守、而喜怒任情、貽遠近疵厲。鄉舉若行、君必見遺。夫言行樞機、千里違應、榮辱之主、皆不徒然。不可咎人。又君安家會稽、背離祠冢、吾每入邑過舅氏舊廬而泣。其若之何。明年春謁先生於上林、則執手喜曰：君教子尚持義方、此事足恃。舅氏之澤不於君身於君諸子、君必勉之。采拜起泫然。書前後之語以具志不忘。即據此文及其題下注

是年正月、李塨自桐鄉到杭州見毛奇齡、論學旬日、復返桐鄉。據馮辰所輯李恕谷年譜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 一六九九 先生五十二歲

應鄉試不中。據謁毛西河先生書及遺命

在杭州時、懷刺叩毛奇齡之門求見、有謁書、自稱門下。采略謂今年己卯被放、益慨窮達有命、不可力爭。而壯心未衰、不甘與古人潛德遯世者同甘淪沒、輒欲繕寫是書西南紀事與東南紀事、呈當世之高賢、以考鏡其是非、推求其心術。既見、則討論學術。別後有候毛西河先生書、其略曰：

致良知三字、實合致知存心一功。所謂察識於此、而擴充之、直是任重道遠、死而後已之事。俗儒認作石火電光、所以曲議橫生、而腳踏兩頭船者、又用調停以爲姑諱此三字。如吾師直標宗旨、即今無第二人。向見潛菴先生湯斌答陸稼翁隴其札、與吾師有同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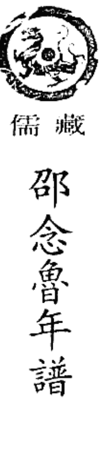
蕺山不沿良知、而揭慎獨、謂獨是未發處、不是已發處。功夫專在未發處用、獨體下不得個動字、未發下不得個靜字。共睹共聞、自有不睹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以蔽之曰妄。復則不妄矣。不妄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少有纖過、正如紅爐點雪、隨著隨銷、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蕺山之

所謂獨蓋即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文成殊特變易旗幟改換名目以新號令作士氣耳。少時入姚江書院見淺學紛紛讀得致良知三字滑遂成骨董其賢者罔不高論禪宗去先賢曾幾何時流弊至此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蕺山恐學者荒忽於靈明興衰起墜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後先固一也。略

又元人修宋史於儒林外別立道學傳此後遂爲定名似當去之吾道一貫孰非道學中事而以此立儒家標幟乎同父陳亮所以謂人不當專學爲儒正爲此也略

天下有千萬人訾謷不足輕重吾道者如今世之議陽明及東莞陳建之異幟是也。獨怪顧涇陽憲成東林君子之首而攻排王學仇王者至今依歸然以陽明視涇陽直支子耳涇陽崇直節而孔孟之道不止於直節也。又其於朱子之學未之全見止以墨守扞邊圉爲衛朱見有一言之及簡易則以爲涉於陸一言之及經綸則以爲涉於陳故從而爲之說曰今有人兼象山永康而具之朱子復起憂更何如。嗚乎象山豈異端乎永康豈蘇張范蔡乎是何異游夏洛蜀之門人相譏而藉老佛以下莊刺虎之會也。故采嘗妄謂學陽明者毋而反議朱朱之人固泰山喬嶽而朱之學固曾子子夏也。至綱目一書則直繼春秋而懼亂賊陽明子所未暇作也。略

劉蕺山雖不言良知然補偏救弊陽明之學實得蕺山益彰本朝大儒如孫徵君奇逢湯潛菴斌皆勤勤陽明至先生而發陽明之學乃無餘蘊而天下之人或以微議朱學爲先生病竊見先生立身處家細行大德無悖於朱子家法特欲揭陽明一原無間之學以開示後覺淺識之徒拘於舊而未能入又



佐以時文盛其焰而助之攻、遂以爲左朱右王者有矣。略采受恩深隆、一日未死、尚欲闡崇師說。竊念守先待後、百世之公、無犯無隱、事師之誼。昔人稱心齋王氏不肯輕服陽明、心向往之、是以不避狂瞽、極思明辨、務於解去平生之惑、使天下後世曉然知聖道昭垂、殊途一致、則王門見知聞知之任、非吾師誰屬。略節錄原文

作盛將軍傳。據題下注繫以贊曰、明世絀武、一代無功、迄於南渡、益煽其風、跋扈者降、忠良遯荒、王師乘之、蹄載而亡。視彼宋高、韓岳吳劉、賊檜議和、百六春秋、非和之能、翳戰之力。賢奸並庸、文武互翼、孰如明季、獨賞惟奸、襲盜而公、專兵阻賢、發言盈庭、多庸無識、虎臣悲憤、傭保匿跡。略抄原文

到蘇州、上書江蘇巡撫宋犖、牧仲求見。據上江蘇宋撫軍書有云行年五十有二、又據江南通志職官表。

冬、過安徽盱眙、周橋訪施自西、眺洪澤湖、作盱眙縣丞周橋廳壁記。即據此文

是年、始交丁若蘭。淇園、據丁母章太孺人傳

正月、李塨到杭州、別毛奇齡北返蠡縣。據李恕谷年譜

清帝南巡、開河、講治水策。據東華錄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一七〇〇、先生五十三歲。

作序寄贈李塨。案此序今不見於文集中、殆已佚。九月、李塨復以書曰、塨前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鴻章遠賜、謂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

於塨盛有稱引，何以克當，然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求教焉。塨少承先孝慤明性家學，即欲自立爲一儒者。及弱冠，從顔習齋先生遊，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歧，其内地功力皆參雜佛老，而所謂問學者又祇誦讀訓詁，迂闊無用，將周孔兵農禮樂之實學一概蔑略。教塨力求古聖舊轍，置日譜以糾察身心，學禮、學射、學韜鈐、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於經史子集，皆翻閲之，以爲實行之考證，非務佔畢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毛奇齡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於釋老，以及儒者蕺山欲以干羽平賊諸謬，而於素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書詩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世儀書，見其言戒慎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於是無動無静，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加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間，無一時可間，一疏一密，即多出入，前途惴惴，不知擠落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所傳程朱陸王之歧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非棉力所能搘撐。今足下卓然有志於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塨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據李恕谷年譜

先生從毛奇齡得是書，不敢空言抵復，遲之五六年，始獲報命。據答蠡吾李恕谷書

作叔父母合葬壙志、蘇賡言歸櫬記。據原題下注

叔祖大成恕庵知廣東和平縣，構新王文成祠堂，遣使屬先生作碑記。先生推論經生者流不求論文成持身經世本末，猥治桂萼誣説，訾其學術不已，至並議其事功，甚不可也。據原文及題下注



康熙四十年辛巳、一七〇一先生五十四歲。

饑驅將適廣東已辦裝病作臥郡城江橋香城僧舍沈謙三來視請移館其家爲親和湯藥竟五十日未愈又欲南走魯仲賡安貞高則之章泰占丁淇園皆阻之陶容士言尤切七月陶子千將之赴曹山爲榻酬梅閣曰以是間山水藥君遺民高宜卿時釣山頭年八十矣載酒相問投竿於池巨魚躍出先生之病遂愈因作辛巳移榻始末謂

略進德之途非日新即日退余之退未有涯以質靡而不剛健名浮而不篤實消磨剷消幾至迷復如隕深淵則思呼號求助於朋友剛健者吾不得見願得篤實者友之事之需之上六入於穴有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蹇之九五亦曰大蹇朋來此聖人所以轉人事之窮濟天行之厄傾不反剝爲生民立命也由是言之病在此不在彼即據此文

作送田濱遇之番禺序論名之爲害據原文及題下注

范蘭作序送先生南行據原文及其題下注

是年清帝遊幸塞外據東華錄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一七〇二先生五十五歲。

先是康熙辛未餘姚知縣韋鍾藻大開義學稽論文藝久之史在官邵焻蘇滋忭偕同志數十輩請曰是藝也必求諸道略陽明故姚江前哲特有書院祠焉盍即并移義學於書院斯實守先待後可垂百世鍾藻曰書院在城南濕下旁居人稠處木朽且折略欲更書院於城中爽塏何如捐兩歲俸買新城東南門

內角聲苑、出佛像、將遷主。而鍾藻因事言篆去、邵蘇亦旋沒、其子弟及司院者亟董成之、四方來襄役者甚衆。是年十月乙酉、遂奉孔子神主至、陽明迄於同門私淑肇建前院者、咸入角聲苑。改題角聲苑爲姚江書院。乃大召工、起前庭廓後樓、旁立學舍。公推先生作記、是爲姚江書院後記。其末段曰：

自此姚江人士、既有其地。當講其學、務追千聖一傳、磨砥躬行、無徒剽騰良知口說、爲也。夫學者天下爲公、哲愚同歸、自生民以來、未有奇詭非一邑之事、一先生私授矣。即據此文

作孝友堂集序、章氏宗社詩序、全氏譜序、全氏譜後序、陶及菴墓表、丁母章太孺人傳、雍劉言配王孺人傳。皆據原文及原題下注全氏譜序末段云：

今其譜凡例曰：正昭穆、嚴合食、詳葬地、通賀弔、後外姓、必告遷居、必錄脫遺者、闕之歷盛衰、勿之有改。是孝弟之道、爲譜之良法也。余嘉閶生全煒之意、異夫世之矜貴胄、羞寒士、矯託傅合、以瀆其宗祖者、故爲之序。

是年萬斯同卒、年六十。

萬斯同、字季野、斯大弟、黃宗羲弟子。博學、尤嗜文獻、最熟明代掌故、自幼即以著明史爲己任。康熙十八年、明史館開、顧炎武甥徐元文官總裁、力請斯同北上。斯同以官局徵材易、便乃應聘、請以布衣參史事、不受官祿、館元文家、纂修初稿、彙送核定。元文去、歷任總裁禮遇不閒、旅京十餘年、成明史稿五百卷。嘗自述其旨趣曰：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才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假館總裁所者、惟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之迹闇昧而不明耳。



其作史首重實錄、以爲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察之、則其本末十得八九矣。明史稿外著書尚十餘種、既沒、藏書數十萬卷悉爲人攫去、明史稿亦爲王鴻緒冒沒。據黃百家、全祖望、錢大昕所作萬斯同誌傳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一七〇三 先生五十六歲。

作姚江書院傳、據原題下注及萬經作先生傳 其序曰：

昔南宋之世、儒者盛於東南、國統中微、斯文彌烈。晦菴朱子集諸儒之成、傳四書、詩、易、修通鑑綱目、老佛之流息、孔子之道著。猶窮河源者、溯崑崙、沿江漢者放東海、到於今五百餘歲、未有跨而越之者、良由體大而思精、力全而用博也。然當其時、金谿之陸、永康之陳、已自侈談經濟、喜言覺悟、遂有鵝湖、鹿洞之派。一再傳、何、王、饒、輔、頗傷詞費、沿及於明、用經義取士、浸以性理開利祿之門、人心苟趨、科目不以修身體道爲事、庠序之設、雖賖先賢餘澤、衰矣。

浙東承金華數君子後、名儒接出。正德、嘉靖之際、道統萃於陽明、陽明氣象類孟子、明道、至出處、就功之跡、知覺先民之意、則往往近於伊尹。閔學者久牽文義、特本原性善、開迪良知、良知加之以致、必有事焉。曾子弘毅任重、固曰死而後已、顏子欲從末由、猶云未見其止、然則先難之功、畢生不輟、道心之發、一日可獲。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陽明祖述孔、孟、直示以萬物皆備、人皆可爲堯舜之本、曲成誘人、於是爲至。其與朱子存心致知之教、蔑有二也。

然當是時、禪宗盛行、門人不能謹持師說、每以禪宗所得舉歸之師、而墨守朱傳者、則悉聖人之精微

讓之佛氏。又陽明天資踔絕高明者、自聞其說、輒不喜爲積累集義之學。矯枉則直必過、固當爲後人受其咎也。

若大攻禪者反戈攻王、而即以攻王爲衛朱、則兩背也。象山稱元晦太山喬嶽、陽明功勳節義卓爲一代宗臣。此見於行事之實、其揆固一。經生家舍己之田蕪穢不治、而越其疆畔以疵求前哲、空復何施。至於本遠原分、微言大義、各有流極、固賴學者補偏起敝以振興之。昔石渠虎觀諸儒講文煩密、遂啓老莊糟粕六經之說。陽明自天泉論大學、亦貽二谿二王之弊、使仲尼復生、文行忠信兼以爲教、寧有斯失哉。

崇禎末、沈管史諸公特起姚江書院、講陽明之學。其人皆能嚴立志節、循理處善、世以輩金許之於朱。雖未涉崐崙之顛、傾雲漢之波、要亦涉其末流、不至於溺焉者。後之人放尋遺緒、固於此有取爾也。惜其文章語錄久多湮落、又師資所承、頗衆不能詳載、特著其關世教裨聖路者見於篇。

入傳者凡九人、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韓孔當、王朝式、禹元璞、邵元長、俞長民、及先生之祖曾可。傳末繫以贊曰、一邑之教、千聖之文。卜氏西河、王通龍門。德性學問、其流孰分。洋洋優優、以待其人。懷此先哲、敘我彝倫。

贊後附語曰、略 致良知功夫全在爲善去惡。宗旨四語、特本其寂感一機、體用共原者言之耳。此等源流關係、蕺山劉子洗刷最精。吾輩當虛心諦觀、庶洛蜀本是一家、無容鬩牆見譏外人矣。據原文

秋、作重修舜江樓記、謂繼今姚人勿忘先澤、博聞敦善、行以前修自勗。曰相業如文正、理學勳烈如文成、



就義、如忠襄、忠烈、古學、如文恪、強諫、如忠端、銓政、如清簡、恭介、餘各以類求、其倫則登斯樓也、有慨然而興。念昔先民、頑廉懦立者矣。據原文

作祖姑孫孺人傳略。據題下注

作何侍御傳。據題下注毛奇齡評之曰、念魯論理議事之文、俱本經術、而於傳志紀述、又登堂入室、才大如此、何患不傳、爲之稱快不已。據原文後評跋

是年、嘗到陝西三原、訪三原知縣李三山、有重修三原縣東嶽廟記。即據此文察關中田野、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據朱筠所作先生墓表

是年、黄淮隄成、清帝親巡。據東華錄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一七〇四**先生五十七歲**。

在山陰、石泗遺書仲子承明曰、汝力作中、須節勞、無令頓億。東漢諸君子、有傭賃數日、讀書數日、後來多至公卿。近者士人名爲讀書、實皆游惰、人才從此隳壞。大舜於田、供職漢置孝悌力田、均務實事。魏晉清談、齊梁靡麗、自是以後、士大夫大都習爲高簡、雖以宋之崇尚理學、不能悉改也。汝讀書求古今、當自知之。極憐汝勞勩、第恐動念、故爲此說。若能於此中打出、方是孝子賢孫、方是聖賢豪傑。據萬經作先生傳所引

近年、有送周凱三寧親松潘序、自謂衰年儒夫、壯心未歇、輒喜談兵事云。即據此文

閻若璩卒、年六十九。

閻若璩字百詩，別號潛丘居士，太原人，寄籍山陽。年二十，即發心著古文尚書疏證。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辯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常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可危，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一義未析，反復窮思，必得其解而後止。尚書伏生所傳二十八篇，東晉梅賾獻古文尚書，得多二十五篇，題孔安國傳。自唐以降，治尚書者皆用梅本，著爲功令。中間雖經吴棫、朱熹、吴澄、梅鷟稍稍懷疑，猶未有敢昌言目爲贋作者。至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經四十餘年之努力，搜集種種證據，始盡發其覆，證明二十五篇與孔傳皆東晉人僞造。毛奇齡不以爲然，往復論辯，各有和者。疏證問世，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以難之，抗爭甚烈。先生接近奇齡，不然閻說，特未揚攻訐之波耳。據後蒙說、候毛西河先生書及錢大昕所作閻先生傳、張穆所作閻百詩年譜

顔元卒，年七十。

顔元字渾然，博野人。二十歲前後，好陸王書，未幾又從事程朱學。三十以後，覺堯舜周孔教學著於事物，與後世專務記誦，或静坐冥想者，門庭迥乎不同。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治與道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以爲離事物則無學問可言，求學問於事物，則非實習不可。故其生平最重習字，因名所居曰習齋，學者因稱習齋先生。所著書僅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隱居自學，不涉聲氣。門人最著者蠡縣李塨，字剛主，號恕谷，高才宏願，有名當時。學風獨樹，自成一家，稱顔李學焉。據李塨所輯顔習齋年譜及顔李諸傳記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〇五先生五十八歲。

夏讀書會稽龍眉山。據河南布政使許公傳

秋作河南布政使許公傳、劉子敬六十序。據原文

刻思復堂文藁前集後集成。謂吾所以不揣而刻此者、懼泯師友祖父之淵源私襲以置諸笥、抑又未必能子孫之守我也。十一月初六日、山陰劉士林序之、略謂

略君嘗爲余言、行文貴有原本、內無所窺於心性、外之不關家國天下之務、徒敝精神、窮日夜以求其似、雖成亦何所用。不如所云、略觀大意、雖非其至性情之地、微有存焉。余喜稱斯語以戒子弟之騖於文者。原無者字文之中有德有功、則可謂之立言。是兩者君兼盡之。其本原心性、經濟大略、見於書院傳記、先賢諸傳、小之出爲酬應、亦不輒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是亦可以信其行遠矣。略

【商榷】此刻本殆已失傳、非今存之徐氏叢書本。王陽明傳、王門弟子傳、治平略、尚未著作、不在其內。又是年刻書、未見先生自述、此段所記本於徐本卷首劉士林序。

答書李塨、其略曰、

足下學問得之趨庭、自幼即有必爲聖賢之志。後又從遊習齋、力驅佛老、講求兵農數禮律諸務、綜古者小學大學之教、以治其身體全用。凡所言行、直本孔孟。舉後世之所爲程朱爲陸王、紛紛角異、如衣敗絮行荊棘中者、概置勿顧、於聖人之道、真有廓清摧陷之功。用工之勇且實、未有過於足下者。若弟

因循蹉跎、日復一日、行隳學裂、視足下真愧且畏也。

第有一言、從足下就正者、足下之所爲戒慎恐懼、存養交進、自既明其善而加之存養乎。抑惟堅守其心、篤實其行、不受外物之搖侮、而遂以爲得聖人之精微渺忽乎。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擇乎中庸、得一善。孟子曰、其中非爾力。則聖學固以致知爲終始。故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以見始之、終之、時中之詣、一以知爲鵠而已矣。設聖學不統於知、則孝悌力田皆得與聞一貫、鄉黨謹愿躋於狂狷之上矣。胡爲聖門呼唯、乃俟其人。抑與彼不與此、又何也。由是言之、陽明致知之教誡不可議矣。

顧猶有説焉、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即審端一貫。朱子之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歸、反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杳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世而不能相合也。

至蕺山先生專主誠意、以慎獨爲致知、歸宿擇執并至、而不補格致於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於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多傳其節義。至其爲承千聖絕學、尚罕有知之者。向讀孫徵君奇逢理學正傳一編、寫蕺山纔百餘字。弟是以不揣、蒐輯公傳於誠意慎獨之要略爲梳櫛。合之黃梨洲惲仲升兩先生節要行狀、可窺半豹。弟於明儒心服陽明、而外獨有蕺山。雖使前輩向慕不同、且從所好。略

夫論學當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處。若博聞強記、講求刺刺、窺年勞攘、總歸喪失。昔孟子論井田

封建、止述大略、此之謂善於師古、知時務之要。後此荀淑不爲章句、淵明不求甚解、外期經世、內養性情、兩賢雖未達聖功、要爲窺見體用。弟見今之儒者、討論太劇、徵實太多、未免如謝上蔡所云玩物喪志之戒。自顧精力既衰、不能搜羅詳核、惟有省心省事、期無悖乎先聖先師之意。早夜之間、惟有存住如是而已。

要之談何容易。程子見後生靜坐、便歎其善學、此意可思。

又湯潛菴先生答陸稼翁有云、從來講學、未有如今日之直以肆口嫚罵爲能事者。蓋其人置身功過之外也久矣、言之不怍、則爲之難。有二三作俑、以爲逢世捷經、後生渺無知識。奉其譏評、用當經傳、四十年來遂成風氣、牢不可破。乳臭者能闢陽明、自詡沾沾、並爲聖人之徒也。是故攻王以衛朱、朱不受、斥朱以附王、王亦不受。足下南宮三試、策問有議及陽明從祀之語、不對而出、卓然傑者、如此舉動、古今之內能有幾人、弟已增入此事於前序中。無論世之以我爲狂、不以我爲狂也。

夫學術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之後、惟錢緒山德洪、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能守師傳。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於王學。而斯時密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輒混佛儒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蕺山先生承其後、不肯稱說良知、是實因衰激極、補偏起廢之道、正可謂之王門功臣、未嘗相左。故愚於蕺山傳端有嘉靖中葉以後、禪學毒天下、大旨依託陽明三語、謂是當時實錄。西河師頗不然其言。吾兄寬中精學、敢以爲商取。略

夫經學與心性之學本出一原。聖人作經、皆以發揮心性。易道陰陽、易簡、書記政事、詩別勸懲好惡、禮

順秩敘、樂滌邪穢而蕩渣滓、春秋辨是非。今於經學之外別有心性、則道無統紀、而不得聖人之心。於是乎逐事物、溯源流、求同異、解愈繁而經愈晦。譏朱子末流之弊、其弊乃甚於朱子也。故先賢不可苟訾、必歸之心得而體先賢之心、并不可過爲之護。訾先賢者固非、即過於護先賢者亦非。故習齋先生謂學術至宋儒而歧、誠闢論、非苛論也。何也。宋儒謂靜觀未發氣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中體落於偏枯、混入佛老而不自知矣。而所云問學、又止於誦讀訓詁。凡禮、樂、兵、屯、經世實用、一切蔑略、動而輒括。故終宋之世、競議論而罕成功。當南北橫裂、未有出一技以相加遺者。其已見之行事、爲兆者、前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後則李綱宗澤、而皆不列於儒者之林。伊川有一蘇長公不能容、而晦菴亦力排陳永康爲功利之學。且多推本朝人物、而卑抑漢以以、原誤作亦。下諸賢。謂自孟子沒、宋儒出而始接其統、千年架漏。百世聖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爲何如也。若孟子之論則不然、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雖不得與集大成之聖同科、乃儼然相提並論。然則孟子而在今日、則諸葛忠武嚴光徐穉郭汾陽韓范李宗岳鵬舉必得與于夷尹惠之倫矣。天設一格以名儒者、距千百世之英傑于理學心性之外、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蓋爲此也。若此類、豈敢爲宋儒諱、又何獨爲陽明護乎。

夫諸葛忠武嚴光諸人、處身經世、未始不合中庸之道。所以遜乎時中者、正以其知之未至耳。足下云、中庸之道不可能一語已盡千聖學脈。而加以戒謹恐懼之功、知及之、仁必能守之。海宇雖乏人、得如兄、足以幸聖學之有承矣。



弟非能承聖學者，今所述答半騰塗說，語次不倫，自知狂惑，終無長進。又年齒衰落，白髮盈首，多爲家道薄俗所汨沒。程子所云不學則老而衰，今親歷之。夙慕岱宗闕里、鄒魯遺躅，思一履躡其地，此願十年竟未之逮。無簞瓢之儲而不能樂其所樂，我生長途未知胡底，惟道兄篤切匡之救之，不宣。節錄原文

李顒卒，年七十九。

李顒字中孚，號二曲，盩厔人。拔自孤微，終身隱逸，篤宗王學，不尚空談。教學者以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以洞斯道大原，專以返躬實踐、悔過自新爲主，一力從切身處逼拶，故其感化力入人甚深。著四書反身錄。據明遺民所知傳及李顒之著述

全祖望謝山生。一七〇五——一七五五。據董秉純所作全謝山年譜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先生五十九歲。**

五月，昌邑知縣邵柯亭字遺弟坡遺書聘課其兒，先生遂往昌邑。柯亭握手如舊識，待之無異友生。據贈宗叔柯亭先生序及萬經作先生傳、朱筠作先生墓表

一日驟病，尚手抄宋史，柯亭過視，有愠容，曰：「古所云好學不倦、耄期強力者，止於是耶？」先生默然無以應。據贈宗叔柯亭先生序

七月，作陶先生必昌退園記。據原文

在昌邑二三年，作有贈宗叔柯亭先生序、送虞廷宗叔令西川序、孫子杜廟記、代張昌邑壽萊州署守高公序、代人壽萊州司馬梁公序、登州觀德亭記跋、紀養說、黄忠宣記祠堂記。皆據原文推定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〇七 **先生六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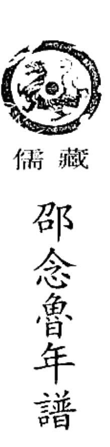
正月初五日、六旬誕辰、隱祕不宣、惟燃燈爇香、俯伏而號曰、嗟乎。廷采生之歲、吾母死之年也、其誰死吾母乎、而尚生爲。據邵國麟所作念魯先生本傳

是年似到萊州掖縣、曾爲兵備道白某作重建萊州府文昌閣記。即據此文及萬經所作傳

久欲集宋遺民傳、是年始獲周草窗、陶久成二書、朱約傳字雅有同志、與其門人王修竹受禎、弟裔梅山師生三原誤作二。人、徧搜越中書肆、博訪故家、得手抄殘缺十餘頁、合前賢詩詞碑述、惓惓郵寄昌邑、先生因於病餘屬草、名曰宋遺民所知傳。入傳者自謝翶以下、王炎午、張千載、鄭思肖、王英孫、唐珏、林景熙、鄭宗仁、凡八人。據原傳及其跋語

另嘗作宋將作監簿修竹先生傳、書會稽宋陵始末。明遺民所知傳亦正屬草。入傳者凡四十八人、章正宸、熊開元、張利民、劉汋、徐枋、姜埰、金堡、李顒、陳恭尹、楊湛露、余增遠、徐復義、張廷賓、呂章成、施博、陶復、陳洪綬、楊正經、陳貞慧、沈壽民、巢鳴盛、王一翥、包捷、邵泰清、汪渢、鄭鉉、張岱、談遷、于穎、王正中、劉永錫、王弘、魏公韓、張遺、張不二、朱兆殷、朱之瑱、鄧凱、萬斯大、顧炎武、嚴瑋、葉振名、魏禧、韓位、鄧大臨、謝泰臻、戴易、周茂蘭。

【商榷】丁亥復龔侍御書云、遺民傳尚未刻、新正又續寄六篇歸、皆非酬應者。大約後刻先完、而前刻仍須自出資耳。此六篇未知是宋是明。宋遺民所知傳僅有八篇、此云又續寄六篇歸、則前此已寄歸必甚多、明遺民所知傳亦必在內。既確知宋傳作於是年、亦可定明傳作於是年。



關於明人志傳、有明戶部尚書死義倪文正公元璐傳、明都御史李忠文公傳、明副都御史謚忠介施公傳、明巡撫蘇松副都御史世培祁公傳、余陳陳三公傳、少師恆嶽朱公傳、明督師白谷孫公傳、明侍郎格菴章公傳、明侍郎遂東王公傳、瑞麥里二高士傳、明江陰縣典史閻應元傳、宦者王永壽傳、書思陵始末諸篇。

作序贈膠州知州龔樸菴字、略曰、

略念曩時師友略盡、每支枕太息、安得有置身千仞、引百丈竿、挽我崖塹而上之。以此行游南北、竟未一得。豈氣運日漓、士之鍾生者特少耶。抑其前本無師承、雖有才性、伏而不出耶。則又念古人交友、尚賢貴貴、上下統謂之義。宋洛社耆英、主之者文彥博富弼二公、而處士堯夫邵雍與焉、當時以爲非得此不光。今去此世非遠也、人猶古也。布衣之徒、求士於布衣、公卿大夫之賢、論交於公卿大夫、而外是輒掉頭去不顧、其何以盡天地生才之境、而罄忠益之途。皆所謂狹也、非僅僅道德不彰、而聲譽不流之謂也。今布衣之交、采略已歷之矣、不能無意於公卿間、請質之先生、以爲容有其人乎。誠有其人也、彼郭林宗徐孺子常栖栖也、雖無所假援手於氣勢、標幟於聲名、猶將束生芻提贄巾而往焉。或負其崇高、以公禮相格、則有退屏祕圖之石、行歌樵逕之風、與麋豕長逐已耳。夙奉教於先人、違昔賢未同而言之戒、又有所不敢也。略

始識龔翔麟於昌邑、遂訂交。據龔翔麟所作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旋得其來書、復之、略曰、

鄙人略自分衰慵、永絕人世、今遇先生、勃勃復有生氣、感能以道義成我也。

遺民傳尚未刻、新正又續寄六篇、歸皆非酬應者。大約後刻先完、而前刻仍須自出資耳。脱忘米桶、爲此騐事、知友皆笑狂愚、獨先生不然。内省病根、祇緣壯心未已、名心未除、是一生痼疾。昔宗中先輩曾下頂門針云、凡有好高立異之念、皆自生障礙、究竟成一好名之士、於真正學問全然不得力。此話迄三十年不能出其範圍。略

無本之文、明知當棄、未能超然捨去、亦差愈於市廛白望諸人耳。正恐彼營實利、此騖浮名、相誚還無已也。雖然、金銀銅鐵總出山、限要在良冶分別而均鎔之、則鐵猶金也。今日爲采良冶者、非先生其誰。略

書内附致朱彝尊一函、請龔翔麟轉交。即據復龔侍御書

有一子隨侍昌邑。據復龔侍御書

近年作治平略、有序。序曰：

仁和章士斐淇上訂補豫章朱健子強治平略、爲三十五卷、學該而力勤、於明事尤核。長洲蔡方柄九霞先有是書、然措意止在舉業、而明事不具。余思取章先生書輯之、惜其目緒太繁、文亦少鎔鍊。如望滄海三山迷原文作迷三山、誤。、漫不得要領、乃轉尋己意、以貫串古事、半存舊文、手抄三月、得文十二篇。皆時所當先者。不欲仿蘇氏直入議論、仍名之曰略。蓋政與世移、旬月之間、情勢萬變、吾之所論、未必遂可施行、而今所難行、又未必不可施於後。故每兩存其説、令識時務者會心而自擇取之。不然、書陳陳充棟、如不能用、何益。嗟乎、吾曩者有意天下之事、今老矣。此十二篇中亦多雷同勦説、然致用豈在高

奇何必黄石之書爲祕、而老生常談爲闊乎。受業弟之旭或是柯亭之子。及龔生培學請鏤板、省傳抄。余笑曰：是又將爲舉業用耶。之旭曰：舉業固以經世務。先生無輕量天下士。次其語簡端、付梓人。即據原文十二篇者：一田賦略、二户役略、三國計略、四農政略、五倉貯略、六水利略、七鹽法略、八錢幣略、九關市略、十刑律略、十一弭盜略、十二河防略。今錄其倉貯略曰：

管子曰：守國者守穀。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饑。聖人知天地之反。先爲之備。周禮三十年之通制、用常有十年之蓄。天子、諸侯、春秋補助、下至公卿有祿、咸取陳食。農人不待饑而後糶賑。自巡狩述職廢、井田壞、天下之民聽其自生自死、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雖蠲租賜復、而貧弱不與。有心者無運世之柄、第可隨時補救、則積貯爲急。

平糴之法起李悝。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使民無傷而農益勸、莫如平糴、所謂任地力是也。

常平倉之法由耿壽昌。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後世用之。

義倉之法自長孫平。隋開皇中、平奏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秋成量上中下户、勸輸粟麥、委社司收支。歲饑以給社人。取之民、薄給之民。近有常平以平價、而又有義倉以行賑。唐貞觀中、戴胄亦請行之。

廣惠倉之法始於宋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無粥、沒入户絶田而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給州縣郭内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王安石用事、以常平廣惠之糴本爲青苗錢。蘇轍爭之、司馬光以爲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安石皆不聽。

社倉之法、詳於宋乾道四年。時建安饑、浙東提舉朱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每年斂散取十二之息、積十四年、以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六百石、以爲社倉、不復受息。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亦行之。

明洪武元年、詔天下府州縣立預備倉。

永樂宣德中、南直巡撫周忱置濟農倉、蘇松常各貯米三十萬石。會是年旱、盡出以賑、猶不足。忱與蘇州知府況鍾等謀、三府故運糧百萬石、貯南京倉、給北京軍職月俸、率六斗致一石、獨不可使彼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節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具聞於朝、從之。明年又旱、大發濟農倉米賑貸。忱之力也。

弘治中、都御史林俊請募民輸資入粟、補散官、贖罪、爲常平本。又募民各以私立義倉、義學、義冢、爲三義。詔州縣儲粟三年必周一年之餘、計里積穀、吏以其事最殿。

嘉靖中、以州縣積穀無濟實用、有欲罷之者。或以不可輕議變法爲辭、乃詔減其額。然州縣大者猶數萬石、小數千石、所在取盈、有司作威生事、反失濟民初意。又斂散失時、多至紅朽。又當行賑、非奏請不敢擅發。

隆慶初、戶部奏免積穀不如額、葭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六人。吏部以非正賦、宜差別輕重、持之甚力。

於是官民並以積穀爲厲、而積貯之政不可爲矣。

靳學顏深計士也。隆慶五年巡撫山西上疏曰、

國家建都於燕、北極窮邊、更無郡縣守在、強隣雖有東齊西秦、勢不相及。自京南至江淮、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所恃爲股肱心腹者、惟河南山東江北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贅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八府遇荒則走山東、山東遇荒則走江北、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往事蓋屢驗之。然弭之之術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而已。

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敖倉、唐以前有洛口諸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隨地貯穀、不專在京師。今徐州、臨清、德州雖有官倉、止爲寄囤、原無存積。唐義倉、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準正稅額、二十分取一、以爲社中歉賑、極貧以次及中戶、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

請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爲則。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利歸於民、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官。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根本在此。今之計者、不憂穀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不足而泉貨代之、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

時不能用、論者惜焉。

與治平略同性質者有史略六篇。惟一則上下古今、一則注重明代耳。史略篇目一治體、二兵制、三宗藩、四宦侍、五海防、六太學、七州郡。其治體略曰：

建武重名節，建隆崇儒術，庶乎遠功利之習。明太祖承元後，參用刑辟以輔德禮，其時文學諸臣進以忠厚寬大祈天永命之論，上稽首受昌言，曰吾以救世也。内斷於心，持之三十年，然後人紀肇修，彝倫攸敘，歷世相沿，遂成治體。成祖、世宗師其遺意，用壹威權。萬歷初，張居正作相，天下清明，邊陲乂安，由其力修實政，屏卻空文，以嚴爲治。前後相業，未有能越之者。自後朝綱叢隳，委任貂璫，遂養光熹之禍。思陵謀振之以英勵，而絀於知人之明，所用非養大君孤立、賢親無輔，遂以隕祚。此後王不能率由之過，非作法之有失也。然則秦人之與明人，用心不殊而收效大異者，一主於德禮，一極夫刑名也。明祖鑄刑書之子產也，然而猶有遺愛焉，斯意也孔子表之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一七〇八 **先生六十一歲**。

自昌邑入京，館商丘宋至山言家。宋至、萬經欲邀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據萬經作先生傳及墓誌銘、朱筠作先生墓表。

熊賜履卒，年七十五。

熊賜履，字青岳，又字敬修，號素九，別號愚齋，孝感人。仕至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十五年罷官，卜居江寧。著有閑道錄、下學堂劄記、些餘集、學統、學辨、學規、澡修堂集等書，以推宗朱子，攻訐陽明，爲康熙帝寵遇，與李光地、孫承澤輩標榜聲氣，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陽明爲異端，以



能毀陽明爲有功章句集註。先生深疾之、以爲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康熙三十四年、賜履弟賜瓚以捐納舞弊、奏對欺飾下獄、御史龔翔麟劾賜履僞學欺罔、請并治罪、有旨勿問。翔麟、先生晚年摯友也。採國史儒林傳之邵廷采傳、龔翔麟之邵念魯墓誌銘、孔繼涵之熊賜履年譜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一七〇九先生六十二歲。

春、自北京啓程回里、清和節舟過濟寧。據贈陳匯萬序

五月、歸自北京、伏疴郡城能仁寺。門人董思靖時來問訊、介陸卜甌飲以湯藥、病愈、作贈陸卜甌序。即據此序及萬經作先生傳及墓誌銘

作贈陳匯萬序、探珠集序、子志劉先生七十序、蔣烈婦墓誌銘。據各題下注及内容又爲萬經之父作傳。據萬經作先生墓誌銘

朱彝尊卒、年八十一。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與修明史、旋告歸。著有經義考、日下舊聞等書。據陳廷敬所作朱彝尊墓誌銘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一七一〇先生六十三歲。

作明儒王子陽明先生傳。據萬經所作先生傳略曰、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講學於陽明洞、自號陽明子。略

弘治略十七年、略湛若水略一見定交、相期倡明聖學、門人始進。

正德元年、略明年、提學御史席書聘主貴陽書院、率諸生問學、始論知行合一。

居龍場三年、動忍增益、中夜得致知格物之旨、默證五經、無不合、著五經臆說。

四年、略始論晦菴象山之學。

七年、略從遊學者日衆、始教人靜坐閑天理人欲之分。

九年、略始揭致良知之教。

十年、略居南昌、求錄陸象山子孫、集門人於白鹿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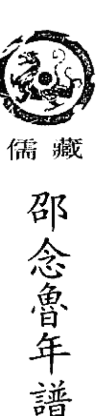
嘉靖元年二月、丁外艱、居越、弟子益進。

三年八月、宴門人天泉橋、四年、會龍泉山中天閣、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紹興。

六年、略卒、年五十八。

自宋世理學昌明、程朱大儒擇精語詳、有國者至以五經四書制科取士、可謂盛矣。然人人崇用朱傳、而不知反驗之身心、口之所能言、筆之所能書、顧茫然也。先生思振其衰弊、以爲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本體同、而求端用力、在於致。大學致知在格物、中庸致中和、致曲、推而極之、畢天下之能事、至于天地位、萬物育、而非有加良知也。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不得謂良知之遠且難也。曾子曰、仁以爲己任、任重道遠、不得謂良知之近且易也。良知即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焉盡之矣。故謂象山爲尊



德性而墮於禪學之空虛，非尊德性也；謂晦菴爲道問學而失於俗學之支離，非道問學也。非存心無以致知，後人自分而晦菴象山自合耳。

顧晦菴之學已皎然如日月之麗天，先生欲表章象山，以救詞章帖括之習，使人知立本求自得，故其言曰：朱陸二賢者，天資頗異，途徑微分，而同底於聖道則一。其在夫子之門，視如由賜之殊科焉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于美玉，奚爲也？

至于四無之說，流失在龍溪王畿，而天泉夜論其師不以爲不然，故滋後人口實。然其中正有可詳求者。陽明之所爲四無，固異於龍溪之所爲四無；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蕩而失歸，恍惚者託之矣，故其後爲海門周汝登、爲石梁陶奭齡，而密雲悟之禪入焉。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也。前乎此者，濂溪之無極而太極；後乎此者，蕺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不可名者也。故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統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循循焉俱由此二言入。教人有序，雖卓立喟嘆之顏子，不能出其範圍，固當以緒山錢德洪之所守爲正矣。

致良知實功，唯爲善去惡，故曰致知在格物。其小異於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并攝入格致中，舉存心致知不分爲二，是固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之本旨也。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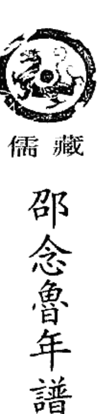
論曰：道固一貫，其流則萬析焉；既精支離，是患。儒者之學，固以經世務爲驗者也。昔孔子作春秋，空文當行事，孟子游事梁齊，闊其言弗用。漢董、賈，宋周、程、張、邵、朱諸賢，未得大展所爲。陽明遭際運會，值昏亂之朝，而能以勳名完立，卓然爲一代安國家、定社稷元臣，即其初謫龍場，亦有一紙書剪安之烈、

使天下見儒者經綸、無施不可。蓋皆其學之厚積有以發之。忌者顧從而指爲僞、甚矣。石齋黃公道周稱先生氣象類孟子、明道而出處建功之跡、近于伊尹、知人知言哉。據原文

王門弟子所知傳似亦作於是年。其序曰、

周室既衰、治教分統。文武以前、有王者必有名世、相與裁成輔相天地、以興治平。其後匹夫當素王、亦有門弟子、講聞切究、明先聖之道、以覺後學。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徒、遵揚謨訓、大義不乖。戰國時莊、列、申、韓、異同堅白、三鄒子之學、可謂棼亂矣。然及秦末漢初、百家皆息、而孔子之道獨明、以有顏、曾、子貢、游、夏、思、孟之家法、世世傳守弗衰也。孟子之門、有師無弟、設爲問答、篹著七篇、大闡仁義王伯之辨、其教與孔子之引而不發殊矣。所以然者、以無顏、曾、子貢、游、夏諸賢親與鈞陶成就、不得已存語言文字、俟後之君子以心相接。越千百年稱爲絕學。以知道有統、會學有師承、寧非自天鍾生、五百年隆運相須以起、不可多遘哉。漢董子大儒、門人未有著錄。馬融、鄭玄傳經絳帳、何與開繼。王通河汾之教、殆其庶幾。自是至有宋程朱宮牆號稱多士。程有尹、楊、遊、謝、朱有輔、蔡、黃、蔡、饒、覃及金華、東陽、亦能敬守所聞、開明治之盛。由此言之、道之不行而得明、不可謂非從游有助也。陽明之世、門士多矣。其師實能開誘、吟風立雪、浴沂詠雩、灑然窺孔顏樂處。時雖有僞學之禁、而信道彌堅。後稍龐雜、隆極而微。持盈砥砫之功、可不謹哉。故於其有功傳習、徐愛、錢德洪、鄒守益若而人、而審別其未醇者。若夫澤遠、志勤、識操純確、則亦附之私淑、以見聖道之大、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固前哲所樂引也。

入傳者凡十九人、徐愛、錢德洪、鄒守益、季本、羅洪先、南大吉、董澐、朱節、徐珊、夏淳、胡瀚、范引年、柴鳳、孫應



奎聞人銓、趙錦、張元忭、王畿、王艮，末附宗王畿四無之説者五人周汝登、陶望齡、陶奭齡、羅汝芳、楊起元。而孫鑨、陳有年、施邦曜、孫嘉績皆另有傳。熊汝霖入劉門弟子傳。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史孝復入姚江書院傳。論曰：

於乎。王、劉道同也，弟子豈各分門户哉。然而致知、誠意，因時指授，取其篤信，不必定宗一家也。據原文

作蔣節婦童孺人墓志銘、贈會稽胡謹菴先生序、寧波萬氏世傳。據原志文、序文及萬經作先生墓誌銘

康熙五十年辛卯一七一一 **先生六十四歲**

春，刻治平略十二篇。據萬經作先生傳

夏，訪龔翔麟於杭州，爲其父立傳，並作田居記以贈。據龔氏所作先生墓誌銘

四月，膈疾作，渡江歸會稽。據龔氏所作先生墓誌銘、邵國麟所作先生本傳、萬經所作先生傳

預立遺命，其序曰：

余本有清明之質，又承祖父教育，師友皆賢良，向是聖門路上人。後值家勢艱難，因循叢隳，日削歲剝，喪厥生平。今歸期就近，復覩此心，恍還故我。作遺命以誡四子。

遺命朱筠所作墓表誤稱爲遺訓。略曰：

略追數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以外艱承重不應試者再，元配龔産亡適當試不應者一，又以授經山左不應者一，其餘無試不與。於舉業亦嘗悉心殫力研磨，豈非行薄不獲蒙當世之榮味乎。然吾本意初不在此，此意亦難與外人言。既身爲此事，又説不欲，人以我非迂則誣，所以不欲而仍業

此久不割棄無非念祖宗門戶遂爾姑試十擲其擲去中不中自己全不主張至今日則曰天之所以玉我者在此不在彼也外人不知其以是言謂我病狂喪心矣乎汝輩則決不可爲此言設此想擲必命中亟須修行祖宗即天念祖宗即念天修行即念祖宗汝父行薄無令吾之遺囑延及汝曹重獲罪於天。

易菴公臨沒時尚無子翁太君植遺腹以迄於今又四世此事極不可忘魯公先生纔二子其季余叔後惟實公鶴閒先生兩子止留一爲余余哀念無兄弟恐一旦不可諱而斬先人後故兢兢保守於衽席間尤慎。略

吾又自度虛生於世雖不取榮不至大辱被人譏彈有之尚未交手唾面及遭刑戮固感上天祐憐亦由我懷刑蒙垢始終戒畏大抵謙恭下人高可集福次亦寡怨消尤易曰崇效天卑法地書曰謙受益滿招損聖謨洋洋教人立身處世之道胡不勉之。

客冬語承張云吾不以兒子待汝直以祖宗待汝斯言痛絕又寄承明云時事未定天命可畏八字聖賢心法亦千古定形知時事未定可絕無妄之求知子孫即祖宗則愛非私恩孝可不念遠哉。

至於卜居一事死必首丘內斷於心不以二三婦人言易吾先人祠墓欲留會稽者任自謀之不汝禁也。

吾爲祖宗之意無窮靖州公易菴公六佐公三主廟食須六十金大父父兩世布衣不可開此變例須祔食小宗或子孫能封三代則時至義起更可恢廓規模東野公海州公各須增祭田此皆不欲託之

空言者。吾已老廢、汝曹能續吾心乎。汝行之、即吾行之矣。又吾略就婚汝母、三十餘年、撫噓汝曹、一女四子、皆外祖母王太君之德。欲於陶祠附田數畝、長佐粢盛、汝曹亦必識之。略

余之所爲、不可以告於帝、對人言者多矣。古人知非而化、猶云寡過未能、況余小子乎。

吾之不獲已而刻思復堂一編、誠以師友之傳習在是、且推魯公先生爲後進所忌、吾實非阿其祖先、賢先師之靈可質告也。身既被放、故藉此以表先人懿德、冀當世有推挽者。此編幸而獲留、亦邵氏一家之事也。吾豈敢希千載之遇於吾子孫哉。惟幸不毀、固藏此板、便爲善養吾志。

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勉旃各自愛、早克樹立、無貽畢生後悔。令妻孥啼號之憾、與歲月并也。繫之句曰、我年配易數、慚與昔賢同。文章經世業、天地共虛空。抄原文

五月二十六日、先生卒於會稽陶氏甥館、年六十四。據龔翔麟萬經所作先生墓誌銘

彌留、顧仲子承明曰、死後不作佛事、瘞大父墓下、無違吾言。據萬經所作先生傳已指思復堂文集曰、吾生平心血多耗於此、最足貴者、勿漫示人、汝貯存之。已又大聲呼仲子承明、操筆口授、改訂所著史論、薛文清一則曰、吾恐長後起君子訾議也。據邵國麟作先生本傳

既卒、宗黨暨從游者私謚之曰文孝先生。據龔翔麟作先生墓誌銘

譜後

譜主事蹟之無年可繫者

先生未得見張煌言而曾讀其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劉翼明、葉振名問悉煌言生平。據東南紀事張煌言傳。嘗三過山陰湖塘里訪振名、被其容接。振名出濁醪酌先生、語及興亡之際、言隱而慮深、同坐者不解也。據東南紀事葉羅兩客傳

先生嘗遊吳淞、遇梁化鳳部將管某、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管某述己亥在南京城外與鄭成功戰事頗悉。據東南紀事鄭成功傳及朱筠所作邵念魯墓表。但朱筠以吳淞爲鎮江、誤。

董瑒與陳恭尹交、詢其父邦彥遺事、先生又從瑒聞之。及得馮再來隨筆、益信邦彥家庭師友所受不苟。據西南紀事陳邦彥傳

先生纂金堡傳、凡數改稿、卒乃存其奏議、略其彈文、以俟後之君子討定焉。堡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訾之。先生初未信、及問之長老、皆云。據西南紀事金堡傳

先生嘗得鄧凱也是錄、讀之不勝悲悼、後採之入西南紀事。據西南紀事鄧凱傳

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據國史儒林傳本傳

先生貌甚豐、髯早白、衣冠類古、言動有禮。據龔翔麟作先生墓誌銘

先生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生平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喜言硯蠡之術、固乞先生東脯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有隣婦詘聲出於



闤闠、邵先生過輒止。一年而改。鄉里童子遭先生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藐、敬而心迂之、竟莫肯傳其學。據朱鈞所作先生墓表

譜主之兒孫及其著作

先生生子四、長承濂、次承明、次承張、季承朱。據龔萬所作墓誌銘 平日訓子必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貴、暫境也。暫不必羡也。惟家庭不可不孝友、書不可不讀。不孝友、見惡於父兄、何況疎者。不讀書、見鄙於州里、何況遠者。乃書承先惟孝友、昌後在詩書十字誡曰：子孫錫名、其準諸此。其後有孫九人。據萬經、邵國麟、朱鈞所作先生墓志銘、本傳、墓表

【考異】龔翔麟、萬經撰先生墓誌銘皆云四子：承濂、承明、承張、承朱。萬經撰先生傳又改爲師濂、承明、繼雲、繩朱。邵晉涵撰先生行狀、朱鈞撰先生墓表又云四子：承濂、承明、繼雲、承朱。略有參差、想係異名別號也。

女二：一、龔夫人出、適蔣申、先卒。一、陶夫人出、適陶原達。據龔萬所作墓誌銘

所著書有思復堂文藁前集、後集、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宋遺民所知傳、明遺民所知傳、治平略、詩經兒課、禮記節要等編。據思復堂文集各篇。此其生前所刻單行之書也。今僅前三種尚單行、第四至第六種併刻入文集、最後二種則已佚亡矣。

【考異】萬經謂先生嘗作五世年譜、不見先生自述、殆即今存五世行略之異稱也、在文集內。又姚江書院志略一書、乃先生蒐輯史料、付董瑒作述者、志略序已明言之、非先生自著之書也。諸爲先

生作誌傳者皆謂先生著姚江書院志略、誤。

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據朱筠所作先生墓表及國史儒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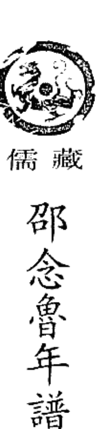
批評先生文章、其姓名語句見於今本思復堂文集各篇後者、今仍其舊稱、錄存姓字於下：朱夏夫先生、張敬可先生、簡吳逸茉先生（又稱吳逸茉。）、吳次張先生、陶及甫先生（又稱陶及甫。）、叔祖培風先生、潘文水先生、孟蓼村、單楚林、金赤霞、叔戒三先生、章刻華、何玉羽、王介三、金冢臣、孟孔木、章錡、湘維、吳紹文、姜介三、祁慎原、朱穎倩、胡載歌、李恕谷（又稱李剛主。）、王志宣、毛西河老師（三見）、陶士偉、金赤蓮（三見、又稱先生。）、弟寧遠、高則之、黃主一、俞康先（又稱先生）、史華青、叔子異、叔虞廷、朱約傳、許子敬先生、毛姬潢、章宗之、弟夏時、黃咸士先生、弟之旭、陶克幾先生、范石書（二見）、陶子千、弟向榮、弟履嘉、姑夫孫德遠先生、龔樸菴先生、龔培學、叔柯亭先生、仁和王百朋、吳洵冲、劉信侯、王克安、弟宣猷、金素亭先生、祁舜可先生、莫掌綸、萬授一先生（五見、又稱萬授一。）、胡導九、姜汝高先生、王維四先生、黃梨洲先生、姜公縞、弟咸甫、倪載屏、陶穎叔、弟越先、張夢符先生、王子如、壽佳峯、堉、蔣申、沈謙三、孫南屏、朱用輝、李天山、諸卓山、倪元功先生、馬籛侯、陳芹溪、任左璧、陶式南、朱約傳、劉序思、弟元榮、叔父天章先生、陶德燾、呂遠思、叔崑琰、童慎樞，凡九十人。

譜主死後有關係之事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一七一二）　先生卒後一年。

雲南俞公卿擢守紹興、爲先生立傳、載於紹興府志、略謂：

先生字九思、（略）好求經世大略。每談忠孝節烈事、奮袖激昂、神氣勃發。（略）於明末諸臣尤能該其本



末、搜訪掇拾、欲成一書。稿初就、未竟而卒。據萬經作先生傳及紹興府志

【商榷】先生字九思、不見他處。俞公卿作傳、距先生沒纔一年、不應有誤。竊疑九與允形似、思與斯音同。紹興府志重修數次、難免文字之訛誤也。又先生生關於明末諸臣之書、皆已脱稿、且大半付刻。此云稿初就、未竟而卒、豈先生晚年又有所述作耶。不可考矣。

山陰王撰祇如作思復堂文集序略謂、

念魯先生自言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極、亦不妨作。龔翔麟作先生墓誌銘亦有此語嗟乎。此先生是編之所以作也。今世之善古文詞者、類皆習於淫靡、務於美觀。工於奔競、而其性情汩沒焉。先生恥之、一洗庸碌鉛槧之羞、起衰救弊、先生之功偉焉。先生性恬退、不求聞達。當道縉紳爭羅致之、爭交譽之、先生勿顧焉。故以諸生老。其文章高古樸茂、雅與身相等。世必有識之者、餘可無論也。略據原序及其自題年月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 先生卒後二年

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夫人於慈谿二十都太平湖龍山廟左祔先塋之次。據墓誌銘。友人龔翔麟、萬經各爲作墓誌銘。門人陶思崩爲作墓表、表有曰、

往時余從先生游、先生執余手、娓娓道文成、天泉夜論時光景、及横山、緒山相繼之統、曰、人心不死、端賴斯脈。昔遺韓先師教我如是言訖、淚琅琅下。夫王門師弟之功過、在先生原未嘗偏執依附於其間。特以衛孔孟者攻二氏、衛君父者攻楊墨。王門非二氏、楊墨比、則吾亦第有謹持師説、以體驗

於毫釐而已。若夫執兩用中、聖人復起、自有歸宿。略

先生上窺下逮、自封建、學校、農屯、軍政、天官、輿圖諸書、無所不讀、而獨不雜於神仙、浮圖、蟲魚、小說、其他則皆發爲文章、顧尤覃精史事、嘗自謂生平頭白汗青、西清東觀、差堪以老布衣與聞掌故、自先生沒後、豈惟東南道學一傳、景響頓絶、即欲求三百年遺案與夫勝國軼事、而訛舛隱諱、亦無從徵信於萬一已。略

惟是百十年餘、學者聞風興起、慨然欲從金華四君子以追閩洛、因而求先生之文以溯洄陽明遺緒、則先生固抱祭器之冢子也。數小宗大宗者、其必由是矣。略

先生當科舉盛熾之時、獨以其所得於父祖師友者、服膺弗失、迄白首寒餓而不改。柯若張子厚之欲自爲井田、經營試驗於一方、心彌苦矣、空言何補。然而先生自五世祖暨其後嗣、綿綿延延、有完行而無闕德、則先生之道、亦不可謂不明不行已矣。

邵國麟作念魯先生本傳論曰：略先生爲陽明辨心體、爲蕺山證慎獨、則知先生非徒文士、蓋取舍宗乎孔孟、議論擇其精微者也。又曰：先生樹品師大父魯公、公多聞識古文辭、師徵君黄宗羲、翁山屈大均。據原文

萬經亦爲先生作傳。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先生卒後四年。**

章大來書先生傳後曰、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傳頗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爲傳後
或言不當爲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來嘗與之辨曰漢非有先生傳寓言也在唐則毛穎李赤爲戲梓人圬者郭橐駝爲諷非真欲傳其人也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獨不聞鄧宇之傳范蔚宗固有本乎古者太史輶軒每采家乘稗官紀載實裨史宬龐娥高士初非國書也而皆爲傳傳可也。
先生恨舊唐書闕漏而新書躓夫劉蕡切直僅叨文苑陽城卓異槩居隱逸思邈清高只傳方技李許奸邪同登無忌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而先生曰寧取舊無取新。
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嘗欲併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串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魯桂禍亂頻仍起末了了嘗屬來網羅舊聞獲緬瓦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購之無門故迄無成書。
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井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匄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

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即塞，則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予謂倣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間，乘除消息，無平不陂，此天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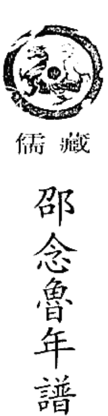
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頌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事也。

先生嘗得閩人趙本學陣圖，日夜講不輟。散地無戰，輕地無止，爭地無攻，交地無絶，衢地交，重地掠，圍地謀，圮地行，死地戰。此皆孫子語。至老猶言之娓娓。

教來占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爲候，從前未有也。

每走四方，潛以狼牙棍自衛。門人陶金鐸覘之，以問先生，曰：往在吳淞，與梁化鳳部將管某游，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棱，弓刀矛戟有時鈍折，而此不壞。顧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横不窮。

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髯蒼筤，目光睒睒如箕，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壬辰過我，則曰：吾自長安北京。掉頭興盡矣。飲之酒，及脣而不釂，曰：吾苦咽。數杯輒頽然假寐，鼾齁徐發，聲如雷震。有頃即覺，歎：不料困憊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



厭與妻孥對常寄居蕭寺中、草剏傳記及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爲中夜悲哀、涕淚隨筆下、寺僧驚起。

予友人坐慘法死、書再至、趣予爲傳、曰何賣文以求苟活、而知己弗哭也。

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見疏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

爲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趨、知爲有道人也。

一冠如篛笠、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鬢皓然。

後生慕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畏謝、剡剡去、顧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

讀其書、想見其爲人。

先生沒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盡者、列於右。據國朝耆獻類徵所引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一七一七**先生卒後六年**。

先生第三子承張應鄉試中式、其後嘗爲陝西西鄉知縣。據朱筠所作先生墓表

乾隆三年戊午、一七三八**先生卒後二十七年**。

會稽章學誠實齋生。據姚名達所著章實齋年譜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先生卒後四十四年**。

鄞縣全祖望卒。其鮚埼亭文集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曰、

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爲是集、其意甚欲表章儒先、發揚忠孝、其意甚美、然而讀書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後生或見其集而依據之、貽誤不少。當時如吳農祥之誕妄、直是欺人、念魯非其匹也。然其爲不知而作則略同。今偶拈數條以奉答。略據董秉純所輯全謝山年譜及全祖望鮚埼亭文集。按其所批駁凡十四條、茲不引。

乾隆三十年乙酉、一七六五 **先生卒後五十四年。**

章學誠與先生族孫晉涵同客京師、輒問先生後嗣、形諸太息。時抱先生之文號於衆曰、百餘年無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學者乎、不能舍先生而有他求矣。錢大昕稱學誠爲先生後世桓譚。忘其出處、待查。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一七六七 **先生卒後五十六年。**

先生孫先益改葬先生於餘姚九壘山、贖思復堂文集刻板於質庫。據朱筠所作先生墓表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一 **先生卒後六十年。**

冬、邵晉涵見章學誠於太平使院。學誠又盛推先生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晉涵謙挹、學誠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鑪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因告晉涵、朱先生筠語及思復堂文集、欲爲表章。晉涵因就所記憶者作先生行狀、請朱筠作墓表。翌年二月朔、朱筠作墓表成。據朱筠所作先生墓表及其笥河文鈔原文後自注年月日、又據章氏遺書邵與桐別傳之跋。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先生卒後六十二年**。

春、章學誠訪邵晉涵於餘姚。晉涵謂曰、近憶子言、熟復先念魯文、信哉、如子所言、乃知前人之書竟不易讀、子乃早辨及此。至今未經第二人道過、即道及、亦無人信也。先念魯得此身後桓譚、無憾於九原矣。因屬學誠校定思復堂集、將重刻以行世、以原刻未盡善也。時全祖望鮚埼亭集漸傳於世、於思復堂集頗有排詆、學誠因言、

全祖望通籍館閣、入窺中祕、出交名公鉅卿、聞見自宜有進。然其爲文、雖號大家、但與思復堂集不可同日語也。全氏修辭飾句、蕪累甚多、不如思復堂集辭潔氣清。若其泛濫馳驟、不免漫衍冗長、不如思復堂集雄健謹嚴、語無枝剩。至於數人共爲一事、全氏各爲其人傳狀碑誌、敘所共之事、複見疊出、至於再四、不知古人文集雖不如子書之篇第相承、然同在一集之中、必使前後虛實分合之間互相趨避、乃成家法、而全氏不然。以視思復堂集全書止如一篇、一篇止如一句、百十萬言若可運於掌者、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矣。至於聞見有所出入、要於大體無傷、古人不甚校也。王弇州之雄才博學、實過震川、而氣體不清、不能不折服於震川之正論。今全氏之才不能遠過弇州、而思復堂集高過震川數等、豈可輕相非詆、是全氏之過也。晉涵深契其論。據章氏遺書邵與桐別傳之跋

乾隆六十年乙卯、一七九五**先生卒後八十四年**。

章學誠劄記云、

全謝山文集近始閱其詳、蓋於東南文獻及勝國遺事尤加意焉。生承諸老之後、淵源既深、通籍館

閣、聞見更廣、故其所見、較念魯先生頗爲宏闊。而其文詞不免冗蔓、語亦不甚選擇、又不免於複沓、不解文章互相詳略之法。如魯王起事、六狂生舉義始末、見於傳誌諸作凡三四處、又所撰神道墓碑、多是擬作而刻石見用者、十居其五、是又狃於八家選集之古文義例、以碑誌爲古文中之大著述也。汪鈍翁琬輩、且欲以漢書諸傳削去論贊而增以韻銘、作好碑誌、同一惑矣。乃嗤念魯先生爲迂陋、不知其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然近人修飾邊幅、全無爲文之實、而競誇作者、則全氏又遠勝之矣。據章氏遺書丁卯劄記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先生卒後八十五年**。

邵晉涵卒。章學誠急欲踐夙約、就其家求索思復堂文集藏板、不得。後二年、學誠目廢、深以其事爲恨。

據章氏遺書邵與桐別傳之跋

嘉慶六年辛酉 一八〇一 **先生卒後九十年**。

阮元輯兩浙輶軒錄、其補遺卷三有先生詩二首。山行詩曰、

入山路已深、不辨出山路。隔岸有人家、一徑春煙護。隱隱雞犬聲、橋欹不能渡。流水引殘紅、漁郎幾回誤。

居巢老人詩曰、

白頭苦死依重瞳、手刃義帝投江中。西師縞素輕借力、赤龍高舉朝羣雄。亦知財物無所取、何不當時直諫羽。雲中五彩豈足論、咸陽一炬空自苦。居巢老人真大愚、玉斗撞碎夜捐軀。鴻門巵酒飲壯



士、項生大度相歡娛。據兩浙輶軒錄序及補遺

是年章學誠卒，先生之學中絶。據章實齋年譜

道光二十五年丙子 一八一六 **先生卒後一百〇九年。**

唐鑑著清儒學案小識成，其餘姚邵先生傳曰：

先生諱廷采，字念魯，諸生。與徐景范受業於韓先生孔當，講致良知之學。著有思復堂集。其學校論二篇，竟敢謂人心之僞伏於孔孟程朱之中，是孔孟程朱之言皆足以害於人心，狂悖亦至此乎。後又謂宋以後書一切束且勿觀，從事於孔顔曾孟之教，蓋欲廢孔孟心有難安，姑且廢程朱乎。何其肆無忌憚若此。我朝崇尚正學，朱子升堂，豈容有此横議之人。可知致良知之流禍，不至於李卓吾不止，豈不大可懼者。竊考餘姚支派，由錢德洪傳沈國模、管宗聖、史孝咸，再傳爲韓孔當、邵曾可、勞麟書、念魯傳其家學，其後莫可考焉。據清儒學案小識

同治四年乙丑 一八六五 **先生卒後一百五十四年。**

十一月十八日，會稽李慈銘閱思復堂集，其日記曰：

全謝山譏念魯爲學究，頗抉摘是集之謬誤。念魯腹笥儉隘，其學問誠不足望謝山津涯，而文章峻潔，則非謝山所及。

又明日記曰：

念魯私淑梨洲，自任傳姚江之學。尤懃懃於殘明文獻，耆拾表章，不遺餘力。雖終身授徒鄉塾，聞見

有限讀書不多，其所紀載不能無誤，要其服膺先賢，專心壹志，行步繩尺，文如其人，前輩典型，儼然可想。鮚埼以固陋二字概其一生，其亦過矣！至以王遂東爲不食而死，陳玄倩爲山陰產，鮚埼皆糾其繆。然禮部死節，越人相傳。孤竹名菴，采薇署號，揆其素志，蓋已不誣。或江上之潰，適遘寢疾，固非絕粒，不失全歸，死際其時，無待引決。首邱既正，夫亦何嫌？自不得以生日稱觴、曖昧之事，妄疑降辱。太僕里籍，向無定著，明史以爲會稽，齒錄以爲仁和據崇禎丙子同年錄，而祖居山陰，亦載於錄，正命小赭，始終其鄉。迹其生平，居杭可考者，惟與陸鯤庭相訏一事，是則鮚埼杭有後人之說，滄桑遷徙，亦未足憑。舉此二端，正不得謂記事之疏也。據越縵堂日記

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　先生卒後一百七十三年。

邵武徐幹得先生東南紀事、西南紀事各十二卷，皆抄本，九月序而刻之。其先浙江巡撫馬新貽端愍公擬刻此二書，懸百金求之，不可得。據徐幹所作東西南紀事跋

徐幹所刻東南紀事，有唐王聿鍵及其弟聿鐭、聿鍔、魯王以海、黃道周、蔣德璟、路振飛、曾櫻、傅冠、金聲、楊廷麟、萬元吉、曹學佺、姜一洪、吳聞禮、鄭爲虹、王士和、胡上琛、蘇觀生、張國維、徐石麒、熊汝霖、孫嘉績、錢肅樂、朱大典、余煌、陳潛夫、陳函輝、張肯堂、吳鍾巒、鄭遵謙、劉穆、王之仁、王正中、于穎、吳易、王翊、王江、邵一梓、俞國望、陳天樞、王善長、章欽、鄰王毓蓍、潘集、周卜年、倪舜年、高岱、沈之泰、徐復儀、張煌言、羅綸、葉振名、黃斌卿、周崔芝、張名振、鄭芝龍、鄭成功、鄭鴻逵諸傳，又趙天麟、華夏、馮京等三人有目無文。

西南紀事有桂王由榔、永寧王周宗郞、西王常湖、寧靖王術桂、何騰蛟、堵胤錫、瞿式耜、嚴起恆、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王興、李乾德、楊展、王祥、皮熊、金堡、鄧凱、沐天波、楊畏知、李成棟、李定國、劉文秀、金聲桓、孫可望諸傳。

光緒十八年壬辰一八九二**先生卒後一百八十一年**。

紹興徐友蘭刻成紹興先正遺書內有思復堂文集十卷。卷一陽明、蕺山、王門弟子、劉門弟子、姚江書院、明末四忠臣各有專傳。卷二明末諸臣傳十五篇。卷三世傳二、學者傳四、宋明遺民所知傳各一、又六篇亦傳體。卷四姚江書院記二篇、自述三篇、又十篇亦記體。卷五送人旅行序五、贈序九、壽序七。卷六譜序二、詩文集序五、家訓、師訓、友誼、易數、文藝、治平略之序各一。卷七書十一、啓五。卷八正統論四、學校論二、史論十、又四篇亦論議體。卷九治平略十二篇、史略七篇。卷十五世行略二篇、姚江書院訓約一篇、後蒙說一篇、閱史提要一篇、詩經兒課小引一篇、刻姚江書院志略端由一篇、遺命一篇、考古之作二篇、讀史傳之作四篇、擬表一、說一、題跋二、傳二、擬傳二、傳略一、墓誌銘、壙志、墓表、墓碣之屬七。十卷之外附錄一卷、彙他人爲先生父祖而作之傳、墓誌銘三篇、爲先生而作之序二篇、書一篇。集末一卷、彙他人爲先生而作之傳三篇、墓誌銘二篇、墓表二篇、行狀一篇。據此本目錄徐友蘭作跋、頗得先生之真。校其書者爲蔡孑民先生。

附錄

邵念魯與章實齋

近人漸有治章實齋之學者、此史學界之好消息也。然以吾淺陋、未聞有知實齋之學出於邵念魯者、故發憤而爲念魯作年譜。年譜已引實齋自述之語於敘例及譜後、足徵念魯所以影響於實齋者至深。今復不厭詳明、推究邵章之關係、以告讀者。

一曰實齋之父極重思復堂文集、深愛邵念魯之爲人。實齋因是定所趨向、終身用功於史學。參考章氏遺書家書三

二曰實齋服膺念魯文章有關世道、不可不作、文采未極、亦不妨作之訓、不敢無所撰著、故思想有得、即刻操筆、決不自祕、而力主言公之説。與邵二雲論學書、言公。

三曰實齋景仰念魯、自愧不及、盛推其文集自成一家、有班馬韓歐程朱陸王之長、而無史學文學哲學之別、實五百年來所罕見。故其所著述、咸欲採取英華、删除枝葉、歸入文史通義一書。而文史通義惜未及撰定而身先死、否則必成極有條理有組織之書也。然今本文史通義亦已包括哲學文學史學三者矣。邵與桐別傳、跋與胡雒君書。

四曰念魯宗主蕺山、盡除程朱陸王之門戶、中年又得李塨之切磋、其哲學愈益健實、不趨風氣。實齋固顯然與念魯取同一步調者也。其史學所以經世之主張、與道即萬事萬物之所以然之見解、吾人試細按之、可知其出於念魯與李塨。浙東學術、與沈楓墀論學書。

五曰、念魯嘗言文貴謹嚴雄健、其文集亦極謹嚴雄健之致。實齋極守其律、發爲文貴清真之說。吾人比讀兩家之書、其文筆固有血統關係。與邵二雲

六曰、念魯所作傳記、極盡文章之能事、梁任公先生推爲中國第一、親對我說實非諛辭。實齋謹守其法度、貫通其體裁、遂成史家名手。至今作合傳事傳者、尚未有能超越邵章者也。

七曰、念魯實創文化史學術史之體例。其所爲治平略、史略、儼然文化史之雛型。姚江書院傳、王門弟子傳、則一部分的學術史也。實齋頗稟其遺意、創造種種新體例、不復拘守舊法、遂爲史學大家。

即此七點、實齋所受於念魯者、已極可驚。其餘則讀其書者可自得之、余亦懶於一一指出矣。

雖然、此言乎邵之影響及章者也。邵氏之學、固以得章而益彰。然即無章、邵之爲邵仍自若。彼其吸收力之大、組織力之強、運用力之巧、在史學上固有其地位。在吾他日作史學史、將詳述之。今姑不贅。惟讀者諒焉。

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姚名達在清華研究院作。

查他山先生年譜

清・陳敬璋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審稿
蔣宗許 終審

民國二年刻本

《查他山先生年譜》一卷，清陳敬璋編撰。民國二年南林劉氏刻《嘉業堂叢書》本。

查慎行（一六五〇—一七二七），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改名慎行，字悔餘，號他山，又號初白。清海寧（今屬浙江）人。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進士，特授翰林院編修。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因弟查嗣庭訕謗案，以家長失教獲罪被逮入京，次年放歸。查慎行受經史於黄宗羲，精於《易》；受詩法於桐城詩人錢澄之，長於詩；又與朱彝尊為中表兄弟，得其獎譽，聲名早著。其詩工於刻畫鍛煉，又多採用白描手法。他以空靈創新為尚，兼學唐宋，成為清初效法宋詩最有成就的作者。從内容看，查慎行的詩多記遊吊古之作，反映民間疾苦的篇章不多。他平生作詩不下萬首，後經删定為四千六百餘篇，編為《敬業堂詩集》四十八卷，《續集》六卷。另有《周易玩辭集解》、《蘇詩補注》、《黔中風土記》等。

是譜編者陳敬璋（一七六四—一八一三），字奉莪，號半圭，海寧人。郡庠生。日可寫萬字，見異書輒手鈔，後毁於火，晚歲猶插架層疊也。敬璋爲慎行外曾孫，素通書史，熟諳家世舊聞。自幼耳濡目染，側聞緒論，輒謹而識之，積以歲月，以成是編。吳騫序稱其「攷核詳審，紀載謹嚴，可謂簡而有要，不蔓不支。」民國間吳興劉承幹嘉業堂校刊本，前附沈廷芳所撰《行狀》及方苞所撰《墓志銘》。後又有《年譜補遺》數則及劉承幹《跋語》一則，於譜中疏誤，又有訂正，蓋可與正譜參讀。

初白先生年譜序

吳騫

查初白先生年譜一卷、予友陳君奉峩手輯。奉峩爲先生外曾孫。母查孺人、先生弟某女孫也。夙通書史、熟諳家世舊聞。奉峩幼孤、稟慈氏之教、以有成、居恆耳目濡染、斷蕙截髮之餘、側聞緒論、輒謹識之、積以歲月、而成是書、故於先生出處事跡、皆信而有徵、無少文飾。先生學博而志宏、少年足跡半宇內、於書無所不窺、卓然爲當世儒宗。所著周易玩辭集解及敬業堂全集、並錄入欽定四庫全書。而詩學尤爲海內談詩家首屈一指、長洲沈文慤公輯別裁集、亦極推許。近武進趙雲松觀察撰十家詩話、國朝惟推梅村、敬業二家、且謂先生

直可繼香山、劍南之後。二公非如世之徒徇鄉曲之見者、葢天下之公言也。古之人誦其詩必論其世、此年譜之所由興。香山年譜有陳伯玉及汪立名本傳世、放翁年譜則雲松著之、而錢竹汀宫詹亦著之。獨先生未有年譜、不無闕典。顧從來作年譜之弊、繁者每失於蕪、簡者又嫌於漏。奉戡是書、攷核詳審、而紀載謹嚴、可謂簡而有要、不蔓不支。既以慰北堂之思、又可爲讀敬業詩者得知人論世之概、其與陳、汪、錢、趙諸公書並垂不朽、無疑也。是爲序。從愚谷文續集錄出。

翰林院編修查先生行狀

彌甥　沈廷芳　譔

先生查氏、諱慎行、字悔餘、初名嗣璉、字夏重、年四十始更焉。查氏海寧望族。六世祖秉彝、明嘉靖進士、官給事中、以劾嚴嵩父子廷杖謫邊、終順天府府尹、事載明史。高祖志文、明廬州府同知。曾祖允揆、明贈武庫司主事。祖大緯、明武庫司主事、皇贈禮部侍郎。父嵩繼、明縣學生、皇贈禮部侍郎。自武庫以下、三世皆負才、未顯于時。先生爲贈公長子、幼不令習科舉業、故得肆力於經史百家。從黄徵君宗羲游、長行四方、至金陵、作爲歌詩、傳詠人口。同邑楊侍郎雍建開府貴州、入幕府。時吴

三桂餘孽未殄，豺虎塞途，決機命將，轉戰崖箐間。凡兵謀先生多與焉。歷三載，貴州平，欲論功以聞于　朝，固辭。乃之京師，公卿大夫咸以國士禮之。嘗過齊魯梁宋，渡彭蠡，登匡廬之巔，所至聲望益起。更溯大江，造田間錢先生，秉鐙講論，以是詩日富而益奇。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越九年，方赴公車。

聖祖詔選耆儒，備顧問，用享執薦，召入南書房。

恩遇特重。明年成進士，故事，庶吉士教習三年，散館始授職。先生入館甫四月，特除編修。扈從塞外者三，凡歲時、風土、人物悉紀以詩，每經進，輒稱善。一日天寒雨雪，先生方藏白題偕諸臣侍左右，

上顧之、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爲儒臣冠。即撤
御饌以賜、恩賚有加。尋兼武英殿修書總裁、直廬同僚
各任采集、而先生董其成。平生恬退重名節、有在事者
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搆訐焉、遂告歸。羣
公留之不可、饋之贐弗受。既歸里、杜門著述。而山水之
興未衰、復南游閩粵、久之始歸。後以其弟禮部侍郎嗣
庭獲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
世宗因籍嗣庭家、得先生詩集、覽其紀恩諸作、謂侍臣
曰、查某忠愛拳拳、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暨其子
克念放歸田里。先生感
國恩、痛家難、歸即卧病、以雍正五年八月三十日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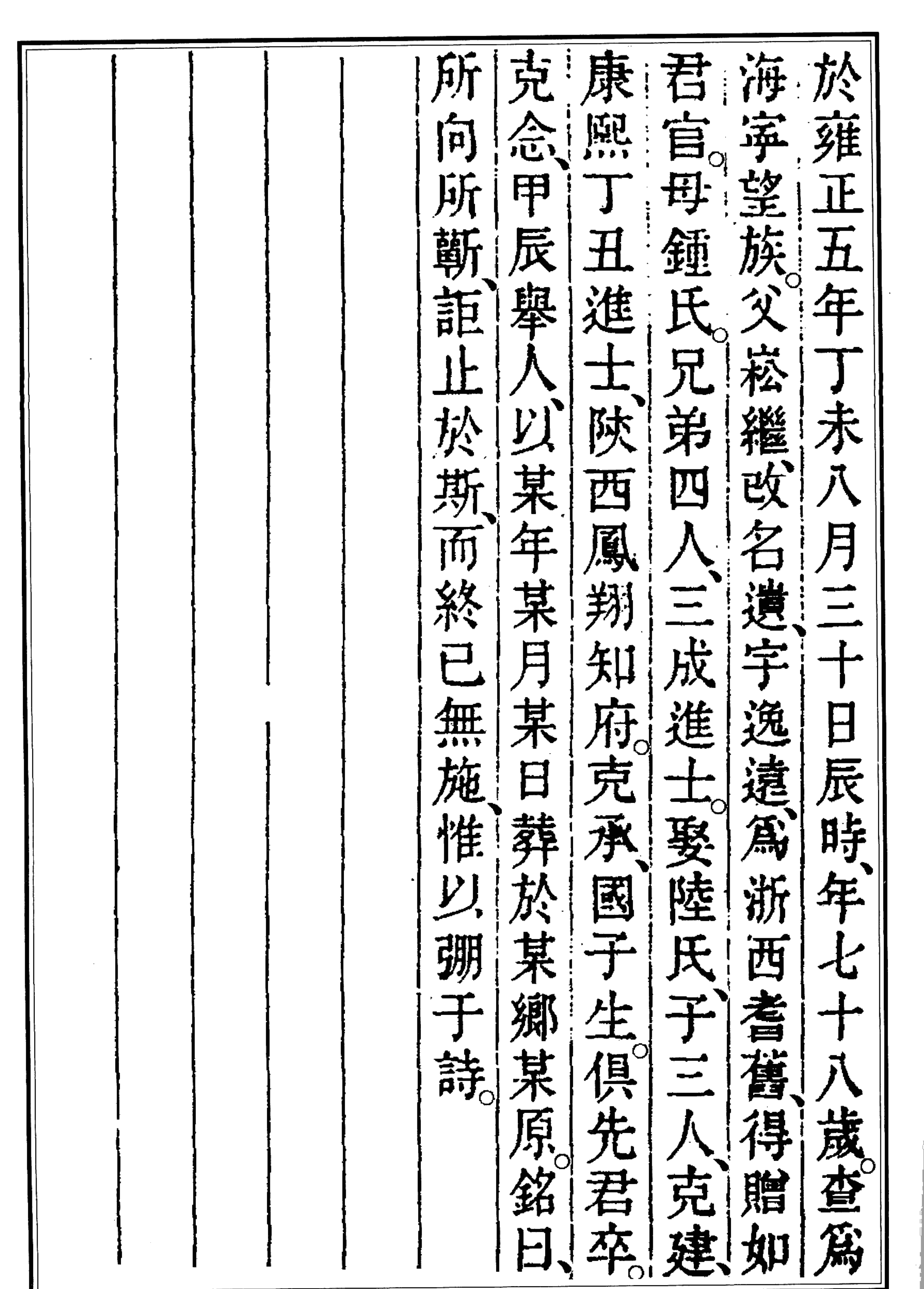
七十八卒之日、櫬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先生品詣矯然、學問困顯、文章麗則、而尤工於詩、匯韓白蘇陸之長、以發攄性靈、海內咸宗之。所著有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周易玩辭集解十卷、蘇詩補注五十卷。夫人同邑徵君陸嘉淑女。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府知府。克承、國子生、皆先先生卒。克念、甲辰舉人。孫徇、昌祈、昌禧、岐昌、昌禴、皆世其家學。先生宏獎後進、多成名士。廷芳愧無學、而承提誨十餘載、規爲謦欬、聞見頗悉。既請於方子銘其墓、而其歷官行事之概有未備者、謹撰次如右、獻諸史館。謹狀。

翰林院他山查公墓誌銘

桐城　方苞　纂

君諱嗣瑮、字夏重、號他山、後更名愼行、字悔餘、浙江海寧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名、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焉。君少時聞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即泝江繫舟樅陽、造田閒講問、逾時而歸、錢先生時爲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燄赫然者朝夕至、必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畏風玆、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

慎行質性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噫、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獲罪、牽連被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
先帝無幽不燭、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愍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
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問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蹟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生於順治七年庚寅五月初七日酉時、卒


於雍正五年丁未八月三十日辰時，年七十八歲。查爲海寧望族。父崧繼，改名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得贈如君官。母鍾氏。兄弟四人，三成進士。娶陸氏。子三人，克建，康熙丁丑進士，陝西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向所蘄，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弸于詩。

查他山先生年譜

嘉業堂叢書

外曾孫陳敬璋撰集

先生諱愼行、字悔餘、浙江海寧人。初名嗣璉、字夏重、後更今名、號他山、又號查田。晚築初白菴以居、學者稱初白先生。

六世祖秉彝、字性甫、號近川。明嘉靖戊戌進士、官戶科給事中。以疏劾權相杖謫、後起官刑部主事、歷順天府尹、有覺菴稿。事詳海寧州志名宦傳。

高祖志文、字鳴周、號岐峰。明隆慶丁卯應天舉人、官廬州府同知、管無爲州事、加四品俸、誥授奉政大夫。

曾祖允揆、字舜佐、號斗南、明邑諸生。

祖大緯、字公度、號蘧菴。明崇禎癸酉順天副榜、官兵部武庫司主事。以孫官貴、贈通議大夫。查氏族譜約編、蘧菴公負才名、有膽略、遇大事可咄嗟立辦。

父崧繼、字柱浮、更名遺、字逸遠、號學圃。明邑諸生。以子官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詳州志隱逸傳。母鍾氏、名蘊、字眉令、仁和人、明河南巡撫鍾忠惠公化民女孫、司理公名臣女、累贈孺人、晉贈淑人。

黃宗羲誌墓、逸遠爲諸生、卽忼慨有志、喜讀史、得其大意、以經濟自期許、雖鬱鬱無所施爲、而溝渠保甲、

社倉諸法、講求通變、未嘗不行之一方也。逸遠短小精悍、久處囊中、人亦謂其英鋭之氣當伸之於歲月、不得於彼者必得於此。乃一旦乖郡歸、卒於舟中、屈伸之數、有不可解者。年五十三。子四人、皆有俊才、逸遠不令爲科舉干祿之學、而讀書爲詩、古文、士林望風推服、天之伸逸遠者、其在兹乎。

族譜約編、逸遠有文名、工書翰、不求聞達。祖業銷落、胸次浩然、益知其後之必昌也。

選佛詩傳、太淑人熟精文選、工詩、古文、詞、著長繡樓集百卷。疾亟時、自以風雅流傳非女子所宜、悉焚棄之。伯祖初白老人默識、追錄詩詞六十餘首、題曰梅

花園存稿。敬璋案、是稿爲家母所得、珍藏篋衍。璋謹錄副本、兔牀吳丈爲刊入海昌麗則行世。

國朝

世祖章皇帝順治七年庚寅五月七日酉時、先生生於海寧花谿龍尾山故里。

八年辛卯、先生年二歲。

九年壬辰、先生年三歲。

春二月二十九日午時、仲弟嗣瑮生。字德尹、一字朗山、號查浦、又號晚晴軒主人。少先生二歲、與先生情好尤篤、終身無閒言、無忤色。族譜約編、德尹亦有異資、詩名與兄相埒、塤篪唱和、一時稱爲盛事。兼工書翰、健談論、鋪陳終始、聽者忘

倦、此一絕也。

十年癸巳、先生年四歲。

十一年甲午、先生年五歲。

始入小學。先生天資潁悟、母太淑人課之讀、授唐人詩數百篇、即解切韻諧聲大義。

十二年乙未、先生年六歲。

通聲韻、工屬對。太淑人勤紡績、先生侍旁誦讀、命屬對曰、伊軋布機聲。先生應聲曰、玎璫玉佩響。太淑人奇之。

十三年丙申、先生年七歲。

十四年丁酉、先生年八歲。

受學於家庭。時逸達公宴客，卓偶欵，侍者以物鑿之，公命即事爲破題。先生對曰，平所不平，則各得其平矣。客驚異稱賞。

十五年戊戌，先生年九歲。

十六年己亥，先生年十歲。

作武侯論，反覆數百言。邑先輩范默菴見之，歎曰，援經證史，論斷精卓，曠世才也。

十七年庚子，先生年十一。

十八年辛丑，先生年十二。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壬寅，先生年十三。

二年癸卯，先生年十四。

三年甲辰，先生年十五。

春正月二十一日子時，叔弟嗣庭生。字潤木，號橫浦。

四年乙巳，先生年十六。

冬，季弟謹生。字濬安，號信菴，出爲叔父眉石公後。

眉石公名眉繼，逸遠公同母弟也，有文名而早世。生子叔寶，公嗣珪，亦能文而夭。逸遠公痛兩世發居，煢煢無依，而本宗無應繼子，乃以濬安爲兄叔寶後，奉眉石公爲祖，權也。逮先生既生次子，逸遠公命名克承，曰：此兒稍長，出爲汝兄嗣珪後，以承宗祀，世系不可紊也。後二十年，先生集宗郤曰：叔母葛太君撫吾

弟自幼迄成人，恩勤備至，義難復歸大宗。然倫序不可不正。據禮緣情，應以弟繼叔氏爲小宗，而以弟所生子代承兄祀，吾不忍，仰遵成命，分所有以利吾子也。宗議遂定。是時叔母葛太君尚在堂，告廟之日，破涕一笑曰，五十年飲泣嫠婦，今喜有子有孫矣。蓋先生公正居心，不苟徇利以傷義，類如此。

五年丙午，先生年十七。

六年丁未，先生年十八。

春正月，陸安人來歸。安人爲辛齋徵君弟三女，少先生一歲。先是，逸遠公與徵君同里，同志，故徵君遂以安人字先生。締姻時猶在襁褓中，至是始來歸。合

卺之夕、徵君手書致逸遠公曰、練裳竹笥、牽犬繫羊、弟并無之、所恃知我耳。兩翁情好脫略殆如此。

七年戊申、先生年十九。夏四月二十二日、長子克建生、字用民、號求雯。讀書武林吳山、從慈谿葉伯寅先生學。逸遠公初不令習舉業、至是始爲隱括之文。

嚴門詩話、大父嘗舉先太淑人詩示予兄弟曰、才名終世態、學業有家傳。此吾讀書棲水時曾祖母寄示之句、願汝曹亦毋忘斯訓也。敬璋案、據太淑人示兩兒讀書吳山詩、當係順治十六年己亥。

八年己酉、先生年二十。

九年庚戌、先生年二十一。

十年辛亥、先生年二十二。

應童子試。 先生受知於郡守淮南嵇公、未及終試、而太淑人疾篤、遂輟筆硯、專心侍奉、延醫師饋湯藥、寒暑晝夜不遑寢食者、凡十閱月。

十一年壬子、先生年二十三。

春三月、丁太淑人憂。

夏五月、奉逸遠公命、與仲弟析箸。 時新舉大喪、饔飧或不給、先生督率老婢子鋤中庭隙地、種茄續食、陸安人亦課蠶桑、勤紡織、以佐不逮。

十二年癸丑、先生年二十四。

十三年甲寅、先生年二十五。

夏六月、先生服闋。

十四年乙卯、先生年二十六。

十五年丙辰、先生年二十七。

十六年丁巳、先生年二十八。

秋九月九日、次子克承生。字坤元、號寄郝、國子生、工詩文、兼書畫。

十七年戊午、先生年二十九。

春三月一日、丁逸遠公憂。

十八年己未、先生年三十。以下慎旃集第一。敬璋案、詩集編年自此始。蓋先生編己未以前詩古文稿悉燬去、不欲以少作傳世、故斷自己未始。

夏、至荊州、入以齋楊公幕。楊公名雍建、先生同邑

人、以副憲出撫貴州、招先生入幕。時吳三桂餘孽未殄、警急烽煙、聞者心悸、先生浩然長往、絕無難色、同人莫不壯其行焉。

十九年庚申、先生年三十一。

春、客楚中。

夏、自辰州至黔陽。　先生性耿介、非義之財不妄取、即過分之施、亦卻而不受。時調遣徵發、羽檄旁午、如便宜除授、搜捕僞職二事、賄賂大行、先生皆峻拒之。楊公諗知之、益加敬禮、事無大小、皆諮議而行。然納降僞官、情有可原者、必力爲之請、所全甚衆。

六月服闋。

二十年辛酉、先生年三十二。

在黔陽。

夏、謁王陽明書院。

二十一年壬戌、先生年三十三。五月以後爲遄歸集弟二。

秋、歸自黔陽。 先生聞仲弟北游、遂束裝而歸、與季弟同居里中。

從姚江黃黎洲先生學。敬璋案、據州志、寓賢傳、黃公至海寧、在康熙丙辰。

黃公名宗羲、餘姚人、山陰劉念臺先生弟子、著述等身、力辭徵聘、海內推爲東南遺逸之冠。嘗至海寧、邑侯許公三禮戒邑中人士胥會於北寺、聽其講學。先生往從之游、自是深得體要工夫、博極子史、約歸一

致。

張子游遠爲作槐陰抱膝圖。

二十二年癸亥，先生年三十四。十月以後爲西江集弟三。

夏，游吴門。

冬十月，赴西江，入族父廉訪幕。廉訪公名培繼，字

至望，順治壬辰進士，由兵科給事中出巡江西饒九

南道副使，時攝臬篆，邀先生至幕中。

二十三年甲子，先生年三十五。四月以後爲踰淮集弟四。

春三月，歸自西江。

夏四月，入都游太學。

秋闈，下第。

二十四年乙丑、先生年三十六。以下爲假館集弟五。

在都中、先生秋闈被放、將出都、適中丞楊公內擢少司馬、留先生邸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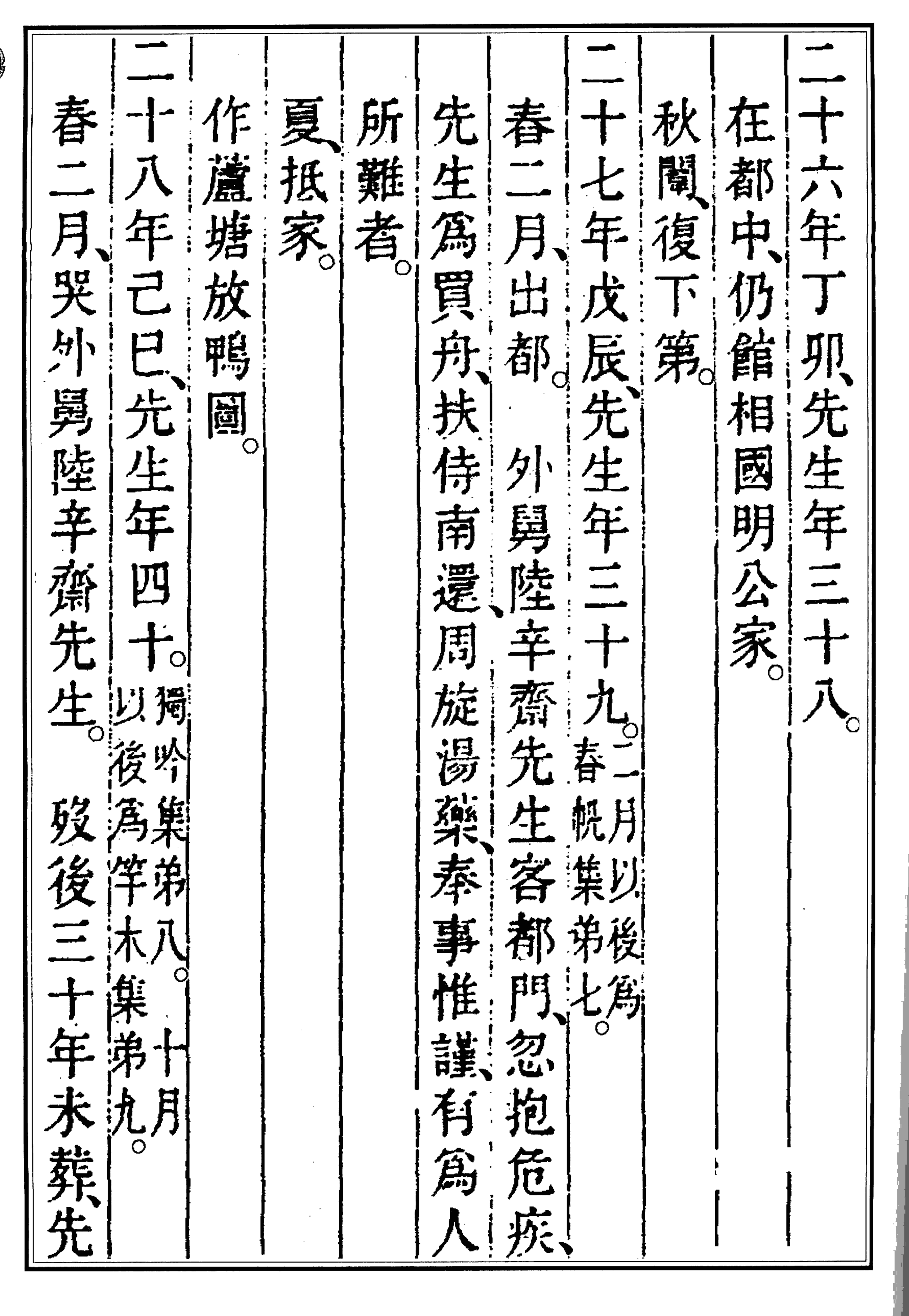
秋夜、集朱竹垞先生古藤書屋。

二十五年丙寅、先生年三十七。十一月以後爲入海集弟六。

在都中。

冬、館相國明公家。時楊公以乞假養親出都、相國明公珠延至私第、下榻自怡園、令其子愷功揆敘受業焉。有欲致殷勤於相國、賂先生爲先容者、先生正色曰、吾師也、豈以此自汙耶。其人愧謝而去。

著入海記、凡四卷、雜記都中事、皆得之聞見者。



二十六年丁卯、先生年三十八。

在都中、仍館相國明公家。

秋闈、復下第。

二十七年戊辰、先生年三十九。二月以後爲春帆集第七。

春二月、出都。　外舅陸辛齋先生客都門、忽抱危疾、先生爲買舟、扶侍南還、周旋湯藥、奉事惟謹、有爲人所難者。

夏、抵家。

作蘆塘放鴨圖。

二十八年己巳、先生年四十。獨吟集第八。十月以後爲竿木集第九。

春二月、哭外舅陸辛齋先生。　歿後三十年未葬、先

生爲之經營合藏、志壙焉。

復入都。

夏、集竹垞先生槐樹斜街寓。

二十九年庚午、先生年四十一。二月後爲題壁集弟十。入秋爲橋社集弟十一。

春二月、出都。先生以飲酒獲罪、與趙秋谷宮坊執信同被吏議。時大司寇玉峰徐公子告南歸、仍領書局出都、邀先生及姜西溟宸英偕行。

秋、在橋社書局。橋社在洞庭東山之麓、劉氏取以名園、徐公於此假設書局、先生與焉。

冬、自書局歸。

三十年辛未、先生年四十二。勸酧集弟十二。

家居。
春、幼子克念生。字維聖、號雙峰。
二月、長孫恂生、克建出。字其武、號勤補、國子生、考授縣尹。
三十一年壬申、先生年四十三。溢城集第十三。又雲霧窟集第十四。九月以後爲客船集第十五。
春、客九江太守恒齋朱公幕。先是、庚午春、朱公由刑部郎出守九江、貽書見招、至是始往踐約。
輯廬山志、凡八卷、又爲廬山紀游一卷。
秋、游匡廬。
九月、歸自九江。

三十二年癸酉、先生年四十四。並響集第十六。

春、入都、復下榻自怡園。

秋、舉順天鄉試。　時先生長子克建亦捷南闈。

三十三年甲戌、先生年四十五。十三月以後爲白蘋集第十七。七月以後爲秋鳴集第十八。十二月以後爲徹裘集第十九。

春、出都。　時以禮闈報罷出都、座主侍讀青谿徐公亦將南歸、買舟通潞、招先生同行。

秋、游越州。

冬、復入都。　撲侍講愷功馳書見招、遂北行。

三十四年乙亥、先生年四十六。酒人集第二十。七月以後爲游梁集第二十一。

在都中。

春二月、孫昌祈生、克建出。字度昭、海寧諸生。

秋游汴梁。同學許霜巖北炎赴陳留縣令任、招先生同往、於是涉滹沱、循太行東麓、歷趙衛梁宋之郊、吟眺殆徧。

冬、還家。

三十五年丙子、先生年四十七。皖上集第二十二。五月以後爲中江集第二十三。

春、客皖城。應青谿徐公之招也。與其孫任可偕往、由四安鎭取山路、經宣城池陽抵黃溢口、始渡江、皆向來游蹟所未到也。

夏、自皖上至九江、復客太守朱公幕。

冬、由九江入都。

三十六年丁丑、先生年四十八。得樹樓集弟二十四。

春、出都。　時長子克建捷南宫、先生仍下第、遂挈之還家。

夏、築得樹樓、著雜鈔、　積之得二十卷。

三十七年戊寅、先生年四十九。近游集弟二十五。賓雲集弟二十六。　五月以後爲炎天冰雪集弟二十七。七月以後爲垂槖集弟二十八。

春至禾中、復游苕上。

夏、偕竹垞之閩中、及秋而還。

三十八年己卯、先生年五十。杖家集弟二十九。

家居。

秋、仲弟德尹舉鄉試。

冬十月二十五日、陸安人卒。安人體素羸弱善病、至是漸劇、聞先生將出游、則掩衾而泣。先生憐之、然固心知爲不祥。葢先生頻年往來萬里、安人從無離別可憐之色也。卒年四十有九。安人善事舅姑、曲盡婦道、食貧茹苦、一以勤儉佐其不及、絕無幾微愠。先生心感之、殁後垂三十年、不置一婢、恩義兼盡、尤爲人所難。

冬十一月、入都。

三十九年庚辰、先生年五十一。過夏集弟三十。

在都中。仲弟聯捷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先生

復下第、族兄編修荆州公嗣韓留之、下榻寓齋。
秋七月、出都。
九月、次女歸于朱、爲恆齋太守子婦。
冬、復入都。
四十年辛巳、先生年五十二。僦存集弟三十一。五月以後爲緇經集弟三十二。
春、屬禹司賓之鼎作初白菴圖、取東坡身行萬里半天下、僧臥一菴初白頭詩意也。
夏四月、出都。
四十一年壬午、先生年五十三。十月以後、爲赴召集弟三十三。
春、游湖上。
蘇詩補注成。凡五十卷。先生性好蘇詩、素不滿王

氏注、謂其疏漏固多、繁蕪復不少、有改竄經史、妄託志傳以傅會詩詞者、有與他集互見、反割截他集半首、誤爲全篇者、甚且唐人詩亦有闌入者。爲之駁正瑕疊、零丁件繫、積久成卷。復購得施氏元注、與吴中新刻多所異同、遂審定年表、搜輯逸詩、自癸丑迄壬午、歷三十年、始成是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初宋犖刻施注蘇詩、急遽成書、頗傷潦草。又舊本徽黯、字迹多難辨識、邵長蘅等憚於尋繹、往往臆改其文、或竟刪除以滅迹、併存者亦失其眞。愼行是編、凡長蘅所竄亂者並勘驗元書、一一釐正、又於施注所未及者、悉蒐采諸書以補之。其閒

編年錯亂及以他詩溷入者，悉攷訂重編。凡爲正集四十五卷。又補錄帖子、青詞、致語、口號一卷，遺詩補編二卷，他集互見詩二卷，別以年譜冠前，而以同時倡和散附各詩之後。雖卷帙浩博，不免牴牾、其譌漏之處，爲近時馮應榴合注本所校補者亦復不少。然攷核地理，訂正年月，引據時事，元元本本，無不具有條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現行蘇詩之注，以此本居最，區區小失，固不足爲累矣。

夏赴保定。先生長子克建以進士謁選，得直隸束鹿縣令，迎先生就養署中。

冬十月、蒙
恩詔赴行在。　是歲、恭遇
南巡回鑾、駐蹕德州、特以先生姓名問相國京江張公。
　玉書。時安谿李公光地巡撫畿甸、同在
行殿、以學問人品奏對訖。十七日、旋奉
召見之旨、李公傳帖下縣、先生即由東鹿馳赴
行在、
召對良久、隨
賜御書程子視箴楷字一幅。
　二十八日、
召試南書房、　與長洲韓元少菼同試、唯仁人為能愛

人、能惡人制藝一篇、再試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一首。遂奉
旨、查慎行、汪灝著同查昇每日進
南書房辦事。先是、
內廷皆詞臣輪班入直、專命之榮、蓋自此始。
四十二年癸未、先生年五十四。五月以後爲隨輦集第三十四。
春、入直　南書房。
三月、捷南宮。　座主爲相國孝感熊公賜履、大宗伯
許公汝霖。
夏四月、　殿廷對策、成進士、　先生名在二甲第二
十五日、　保和殿引見、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特免教習。二十日，
文廟釋褐。二十一日，赴
暢春園謝
恩。
五月，隨
駕幸口外避暑山莊。先十日，傳
旨，南書房翰林七人俱著隨行。七人者，諭德查昇、編修
陳壯履、勵廷儀、錢名世，庶吉士汪灝、蔣廷錫及先生
也。將行，患腹疾，蒙
恩賜西洋上藥，復遣内侍傳示
御札云，調飲食最爲緊要。醫書有云，非濕熱不作瀉，非

停食不作痛。又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人皆知其調理、至飲食之時則不能矣。先是、上幸南海子捕魚、賜羣臣、先生賦謝恩詩、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詞意稱旨。一日忽奉旨傳煙波釣徒查翰林進見、一時以爲嘉話。自是每御試詩、古文詞、上親定甲乙、輒以先生爲第一。仰和聖製、未有不稱旨。有作呈覽、未嘗不

稱善也。

六月、奉

旨編輯歷代詠物詩。

二十日、

召對行殿。先生已出、至直廬、復

命内侍傳

諭云、汝于在東鹿縣居官甚清、朕已稔知。

秋、自口外還都中。

著陪獵筆記、凡三卷。

四十三年甲申、先生年五十五。直廬集弟三十五。

春、入直内廷、寓城南道院。

奉

旨分輯佩文韻府。冬十一月、奉

旨特授編修。故事、庶吉士教習三年、散館始授職。先生入館四月、即除編修、其

恩遇爲特重焉。

四十四年乙酉、先生年五十六。

夏五月、扈

駕幸古北口。先是、四月先期引見各省試差、例由本院開送吏部。先生啟奏云、臣身依

禁近、且現在隨

駕之列、不願作鄉試主考。奉
温旨云、汝所見極是。以後遂爲定例。
六月、蒙
恩賜御書敬業堂扁額及
御書對聯、句云、硯寒金井水、簷動玉壺冰。
秋、叔弟潤木舉鄉試亞魁。
四十五年丙戌、先生年五十七。五月以後爲甘雨集弟三十七。十月以後爲西阡集弟三十八。
春、叔弟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五月、復扈
駕至古北口。一日秋至塞外、天寒雨雪、先生方戴靑

氈大帽、偕諸臣侍左右、
上顧之大笑曰、查某風度爾雅、洵堪爲儒臣冠。撤
御饌以賜、恩賚有加。自後一日常五拜賜、侍宴賜坐、嘗
命中使勸飲。
秋八月、
皇太子睿賜初白菴扁額。
九月、乞假葬親、奉
俞旨不必停俸。先生性至孝、己未以後游學四方、暫
歸省覲、未嘗不詣兩親柩前號呼飲恨。既登仕籍、俸
入僅供薪水。是年蒙
恩賜白金二百兩、卽寄與仲弟、規計葬地一區。至八月

隨
幸至烏城旅舍、接家信、知得吉壤於龍山西麓、便欲乞
假。同列咸勸止之曰、
君恩方重、且俟後期。先生曰、吾老矣、
皇上以孝治天下、不於此時銜土安葬、是
君親兩負矣。
回鑾之日、力奏得請、遂星夜遄歸、經營窀穸。
冬、葬逸遠公暨鍾太君於龍山西阡。先生與兩弟
德尹、潛安焚黃祭告、哀感行路。自是每遇先世忌辰、
致齋設奠、不與讌會。新阡羅城後向有徑通世戚
家墓門、堪輿者指爲本穴龍身、宜靜不宜動、議樹松

楸以護之，闢路於植木之外。世戚恃强毁樹開溝，計刑地脈，戚友皆不平，欲直於官。先生憮然曰：「傷戚誼，搆世怨，非所以寧吾親也。」乃築牆爲界，以息爭端。後其家戚悔謝過，先生終不與相見。先生外王母羅太君，太淑人生母也，殁後無子，權厝仁和縣北陸郵。太淑人疾亟時，遺命同歸一域。先生志之不敢忘。西阡規制甫畢，即移葬新壟之西北隅，春秋省墓，享祀必先之。且恐後世忘所自出也，立碑置產，俾子孫致告勿替云。

四十六年丁亥，先生年五十八。迎鑾集，弟三十九。

春，渡江迎

鑾、恭遇
仁皇帝閱河南巡、先生買舟渡江、迎
駕請安畢、
上命移傍
御舟、遂扈蹕而南、自淮揚抵江寧、達杭州。
夏五月、至高郵送
駕、復請展假。先生送至邵伯埭、因葬事未竣、跪請展
假。
上點首云、知道了、卽從這裏回去罷。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年五十九。還朝集第四十。五月後爲道院集第四十一。
春、入都。先生家居一年、展限已滿、州縣敦迫就道。

一術士語先生曰、君欲賦遂初、其在壬癸之交乎。先生笑而頷之。

三月、重直　暢春園。　暢春園向未有直廬、自癸未正月、先生與汪紫滄及族子昇始奉

召入直、後遂爲例。

冬十一月、奉

旨暫停入直。

四十八年己丑、先生年六十。槐簃集弟四十二。

春二月、復直　内廷。

夏四月、奉

旨赴武英書局、分纂佩文韻府。　二十四日、

上諭云、汝學問好、可赴武英殿督纂韻府。先生受
命後、即偕錢亮功、汪紫滄兩同年竭力蒐采、每卷帙排
日進呈、一字一句俱依
旨定奪。
四十九年庚寅、先生年六十一。八月以後爲橐東集第四十三。
秋、移寓橐東書屋。
五十年辛卯、先生年六十二。
在武英書局。時同官某爲殿中總監所侮、先生從
旁呵斥之、其人憚先生正直、無以難也。
冬、得風疾。
孫昌禧生、克承出。字開祖、號花南、邑增生。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年六十三。長告集第四十四。

春，因病乞假。 先生於上年臘月左手患風，今春漸及右臂，奏請停免內直，始得乞假，前後已滿百日，病猶未除。奉

旨在京調理，仍赴翰林院供職。

秋九月六日，孫岐昌生。克念出。 字藥師，號巖門，邑諸生，工詩。

五十二年癸巳，先生年六十四。待放集第四十五。七月以後爲計日集第四十六。

在翰林院。

秋七月，乞休歸里。 先生素甘恬退，宮坊員缺，必引

分求免開列。時適有在事者待同僚以非禮、先生起爭之、其人將搆釁焉、先生遂引疾告歸、羣公留之、不可。將行、文端公撰敘具千金爲贈、且致辭曰、先生初白菴未成、期以此規爲之。先生感其情重、手取百金曰、舟車乏費、藉此爲治裝計。至圖中光景、久已夢想置之。今得歸丙舍、以畢餘生、志願足矣。使者往返再三、卒不納。

仲弟德尹由編修陞侍講。

叔弟潤木子克紹舉順天鄉試。

五十三年甲午、先生年六十五。齒會集弟四十七。

居里中。

春三月、宗伯許公招爲娛老會於矽石鎮、同會者楊宫贊晚研中訥、陳侍御棣谿勳與先生、凡四人。

秋、族兄季方珹招爲五老會於西林菴、同會者族兄觀延嗣鑑。曾三人斌。芝田璹。兩弟與先生、凡五人。

族譜約編、自佗山兄以友愛聞、棣萼聯芳、一門自爲師友、濟濟如也。雖經衰落、其風尚有存者。庭前有老桂、色本白、每遇秋闈有發者、白輒變爲丹、人以爲花瑞云。

季弟濬安舉鄉試。

登秦駐山。

游吳門。

冬、續舉眞率會。先生與同宗兄弟勸酬齒序、杖履肩隨、較農桑、量晴雨、閒與田父野老詠歌盛世。且舉家課、集子弟之能文者試之、有志者期以上進、自棄者勉其改行。

五十四年乙未、先生年六十六。步陳集第四十八。八月以後爲吾過集第四十九。

春、游閩中。

夏、自閩中還西江。

四月九日、長子克建歿於都門官署。克建字用民、號求雯。少有文名。康熙癸酉與先生同舉鄉試、丁丑成進士、授東鹿令、有廉能聲、邑民感之、至今廟祀弗

替。內擢戶、刑二部主事、歷官郎中。出知陝西鳳翔府、命下甫一月、未之任、卒於京邸、年四十有八。

秋九月、孫昌禍生、克承出。字含章。

冬、宗伯許公復招爲五老會。同會者楊晚研、陳宋齋、許梅谿與先生、凡五人。

五十五年丙申、先生年六十七。五月以後爲夏課集弟五十。

居里中。先生性嚴肅、燕居儼若朝典、待弟子嚴而有恩、有過雖成人不少貸、與人交雖後輩必成禮而退、不衣冠不見也。

五十六年丁酉、先生年六十八。望歲集弟五十一。十月以後爲粤游集弟五十二。

居里中。

冬十月、赴粵東　應中丞佟陶菴法海之招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年六十九。正集編年止此。五月以後爲漫興集弟五十三。

夏四月、由粵西旋里。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年七十。

秋、赴西江、入南昌書局　白近薇中丞、先生故人也、

延修江西通志、往焉。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年七十一。

在南昌書局。

春、游廬山。

江西通志成　凡一百七十卷。又輯廬山志八卷、纂

湖書院志二卷。

冬、歸自西江。

六十年辛丑、先生年七十二。

居里中。　先生自癸巳長告後、依棲丙舍、一切世故不與聞、至關祖宗祠墓事、則存貯公產、嫌怨不避、經理出入、勞苦不辭。贖祭田、修祠宇、家雖貧、必竭力捐助、恆比豐厚者倍之。有時獨力舉行、雖困甚弗顧也。嘗訓示子孫曰、一官半職、皆祖宗功德之報、寸土尺椽、皆祖宗福澤所貽。追遠不誠、未見能長保富貴也。

曾孫奕麟生、孫恂出。　字師九、國子生。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年七十三。

居里中。先生退休橫谿之上，所居室曰𥨸軒，貯書萬卷，坐臥其中，記事纂言，惟日不足，殆不知老之將至云。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年七十四。餘生集弟五十四。

居里中。

叔弟潤木由編修陞學士，兼禮部侍郎。

二年甲辰，先生年七十五。

春三月，周易玩辭集解成。凡十卷。先生於書無不讀，而最深於經。於經無不窮，而尤精於易。晚年專嗜易理，謂聖人非因河圖以作易，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身，遠取物，於是始畫八卦，夫子固明言之矣。窮卦變

之説、疏闢序卦、説卦之義、推中爻互體之備、推八卦相錯之象、攷圓圖方圖順逆加減之法、極深研幾寢食俱廢、皆體驗先儒諸説、以折衷於聖人、於程傳、本義互有發明、凡五易稿而後成。

訪佟陶菴於江寧試院。

秋、招諸弟爲眞率會。

幼子克念及叔弟潤木子克上同舉鄉試。

作四杖圖。　沈松年作也。

三年乙巳、先生年七十六。

居里中。　先生通籍十年、歸仍布素、家居足迹不入城市、當事或以公事造廬、徑往報謁、竭誠以告。時制

軍滿公保、撫軍佟公法海皆山水舊游主人、及莅吾浙、先生引嫌退避、不敢輕懷一刺。即遣使存問、亦不緘書報謝、懼人疑以私干也。

四年丙午、先生年七十七。十一月以後爲詔獄集，弟五十五。

居里中。

春三月、作敬業堂銘。先生集黃文節公齋銘語、作敬業堂銘以示子孫。其詞曰、學未竟、日西入、明追今、終弗及、慢游者日失一日、敬業者不速而疾。

冬十月、曾孫奕會生、昌祈出。字涉三。

十一月、被逮入都、詣刑部獄。叔弟潤木由學士擢少宗伯、坐訕謗罪、削職逮問。先生以家長失教、牽連

人獄。

族譜約編、潤木讀書不多、領悟最捷、有文名、由編修視學河南、以清廉大獲聲望。爲人跌宕不羈、卒自罹於法。

五年丁未、先生年七十八。六。五月以後爲生還集第五十五十七。七月以後爲徃劫集第

春、在獄。

三月二十二日、弟潤木有罪自殺、作詩哭之。時横浦公與弟三子中翰克上同卒獄中、中翰婦浦孺人與其姑史夫人在家聞變、俱投繯而死、一時哀慼行路。

夏五月、奉　赦出獄、南還。是案罪名越半年始定、生者俱邀寬典、減等發遣、信菴以出繼獲免。

世宗覽先生詩集至紀　恩諸作、顧謂侍臣曰、查某忠愛惓惓、固一飯不忘君也。乃獨見原先生及其幼子克念俱蒙

恩放歸田里。先生感激涕零、諭家人曰、

聖恩高厚、涓埃難報、幸不虧體辱親、全而歸之、死無憾矣。

秋八月三十日辰時、先生卒。先生自遭家難、鬱鬱不樂、雖荷

國恩寬宥、而骨肉播遷、門祚零落、怛焉傷悼、觸暑南還、

中途疾作。七月抵家後，卽患脾泄，神氣衰耗。踰月，病漸劇。先是出都時，向同邑至戚稱貸以行。既歸，謀所以償之。易簀前二日，售玩器得數十金，力疾手緘致謝。時薓藥乏資，孫岐昌以後期爲請，先生正色曰：我自反生平無一事負人，脱有不幸，爾輩焉能如期踐約耶？及卒之日，㰌無新衣，囊無餘儲，惟手勘書萬卷而已。

余識太史公年譜既成、客有告者曰、敬業詩集編年次第秩然、太史公一生出處事蹟略具、何復有年譜之作耶。余應之曰、公之出處固莫詳於詩矣、而其志節炳然足以垂示後人、爲不朽之典刑者、烏可以不傳也。況詩集編年自己未始、則己未以前、自少及壯、尤不得不先論世。乃爲攷其行實、采其軼事、詳著於篇、而以全集之名繫於每年之下。誠恐學識蕪陋、多所挂遺、而公之出處大略、展卷犂然、或亦讀公集者之一助云。乙丑長至日、謹書於硤石紫薇山房。

查他山先生年譜一卷、外曾孫陳敬璋撰。他山先生入國史文苑傳、少受學黄梨洲、於經邃於易、然所長尤在詩。方爲諸生、游覽牂牁、夜郎之境、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過洞庭、涉彭蠡、登匡廬峰、訪武夷九曲之勝、所得一託於吟詠、故篇什最富。康熙三十二年順天舉人、其未通籍、即名聞禁中、四十一年、　聖祖東巡、京江張公、安谿李公隨扈、以人品學問薦、召對、即入直南書房。次年捷南宫、點庶吉士、四月、授職編修、以舉人值南齋、不待散館授職、均異數也。時族子昇以諭德同值内齋、宫監特呼老查以別之。　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他山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俄宫監傳

呼煙波釣徒查翰林、時以比春城寒食韓翃、傳爲佳話。四十五年、乞假還山、遂不復出、優游林下、嘯歌自適。遭弟嗣庭案株繫、闔門就逮、罪且不測。　世宗素識其端、謹特原之、放歸田里、遂卒。他山之詩、黃棃洲比之陸放翁、王漁洋則謂奇創之才、他山遜陸、綿至之思、陸遜他山、時以爲知言。趙甌北十家詩話舉唐之李、杜、韓、白、宋之蘇、陸、金之遺山、明之青丘、　本朝則梅邨與先生、可謂推重之至。然列於諸君之後、無媿色也。此譜之撰、在先生身後數十年。然先生以孝廉入直、史傳以爲陳澤州相國薦、此譜則云由張京江、李安谿兩相國薦。史傳以爲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此譜則云捷南宮、殿試

二甲二十五名，引見改庶吉士，均此譜爲是，不特如跋云讀公集者之一助矣。癸丑五月，吳興劉承幹跋。

年譜補遺

春、在里中。在癸亥三十四條夏游吳門前一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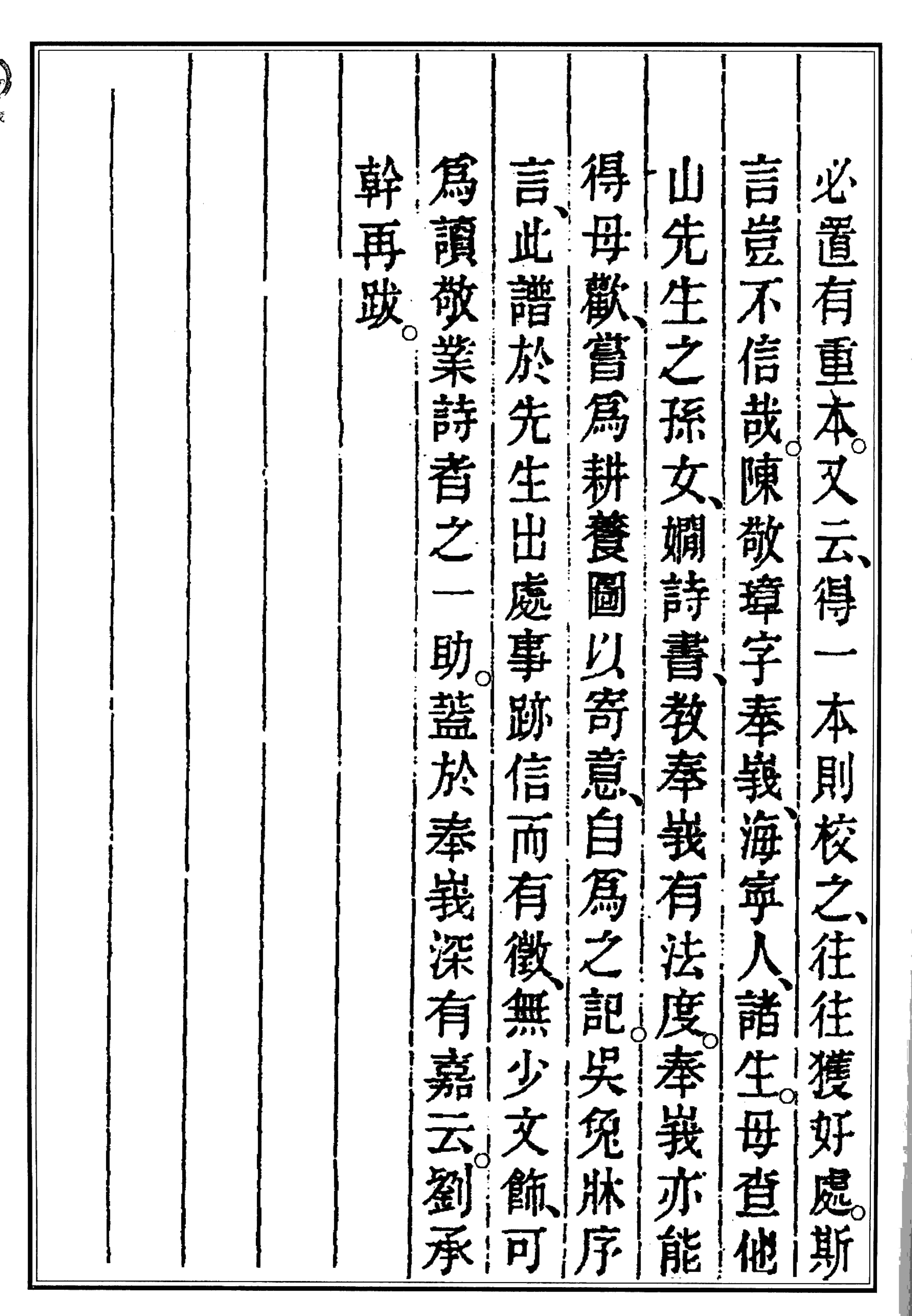
集朱竹垞寓齋。先生嘗隨外舅陸射山先生集竹垞寓齋、竹垞詩有爾汝何甥謝舅、飛揚季虎頭龍之句。在甲子三十五秋闈下第前別一條。

三月晦日、飲朱竹垞先生槐樹斜街新寓、先生同粲藥亭、吳震方作詩云、槐街舊與一峰鄰、酒甕重開爲洗塵。最喜今年春帶閏、遲來又作看花人。兩株桃樹手親移、紅影紛紛落酒巵。特與幽庭添曲折、秫稭樓簃縛笆籬。古藤枝下三間屋、爛醉狂吟又一時。惆悵古人重會飲、小箋傳看洛中詩。原注見竹垞年譜。在乙巳四十復入都後別一條。

正月二日、　賜砥山綠石硯、有賦。在甲申五十五條奉旨分韻鳳文韻府前。

正月、先生壻李暘谷暄卒、有墓志、見文集。又有哭李壻暘谷詩、見漫興集。在庚子七十一第一條。

他山先生年譜刻既竣、有持鈔本假余者、取以檢校、前後志狀跋文、俱從燾闕。刻本撰人外曾孫陳敬璋、鈔誤作彌孫、固不如此本之善。其中曾祖母寄示之曰、曰當作句、主飲食之時、主當作至、舟車之費、之當作乏之外、如戊甲年夏四月二十二日長子克建生、字用民、號求叟、依全書通例、當列正文、不應附作小注。是鈔本之勝於此本者。春在里中數條、此本脫漏、今錄如右、並附於後。黃復翁云、書



必置有重本。又云、得一本則校之、往往獲好處。斯言豈不信哉。陳敬璋字奉峩、海寧人、諸生。母查他山先生之孫女、嫻詩書、教奉峩有法度。奉峩亦能得母歡、嘗爲耕養圖以寄意、自爲之記。吳兔牀序言、此譜於先生出處事跡信而有徵、無少文飾、可爲讀敬業詩者之一助。蓋於奉峩深有嘉云。劉承幹再跋。



張清恪公年譜

清・張師栻
張師載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郭　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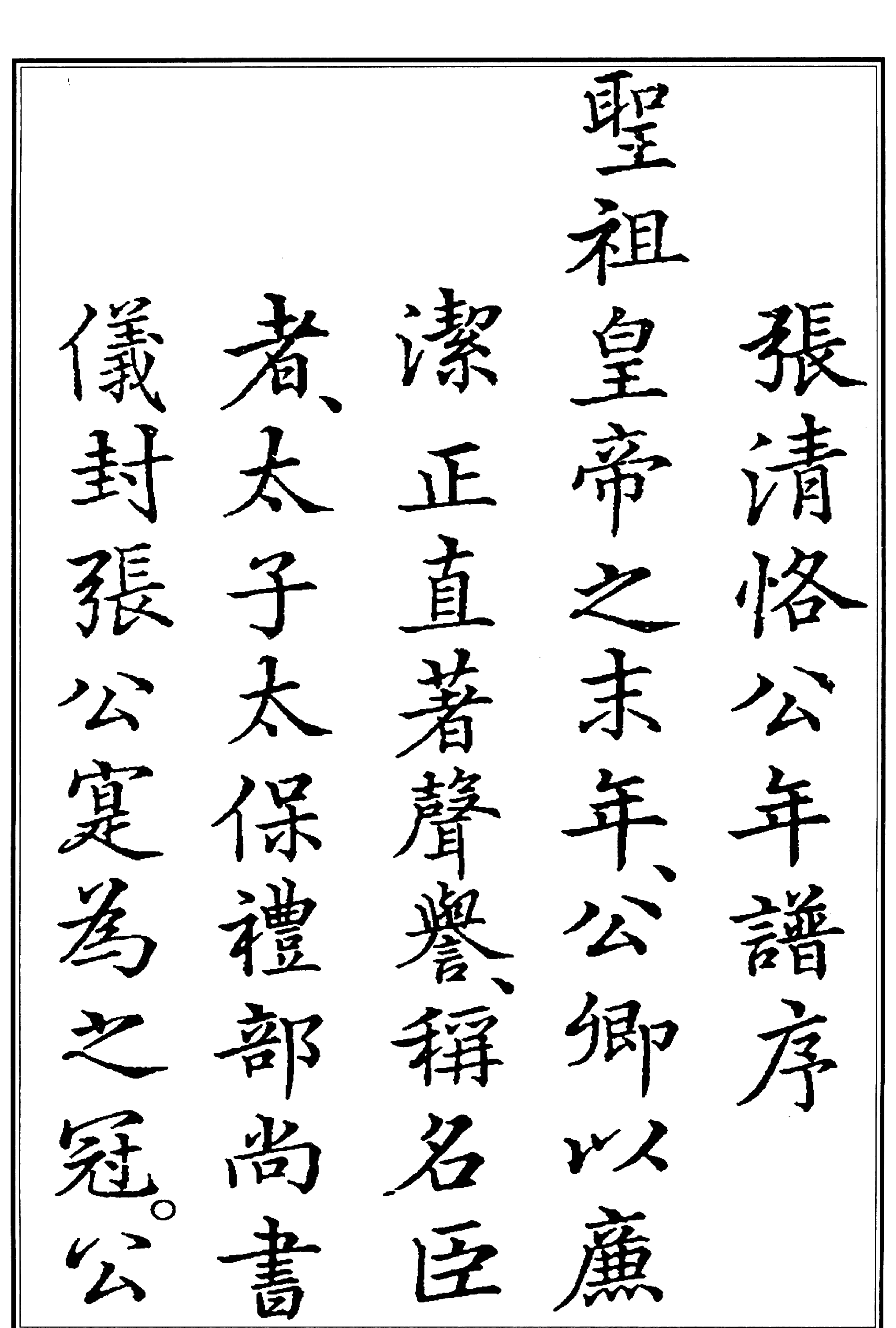
清乾隆四年刻本

《張清恪公年譜》二卷，清張師栻、張師載編撰。清乾隆四年刻本。

張伯行（一六五一—一七二五），字孝先，號恕齋，晚號敬庵，河南儀封（今河南蘭考）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累官禮部尚書。仕宦二十餘年，在朝則忠心事君，剛直不阿；外任而摧抑豪横，噢咻民瘼，不爲勢利易節。卒謚清恪。其學宗程朱，及門受學者凡數千人。伯行著作宏富，有《正誼堂集》十二卷及《道南源委》、《道統録》、《伊洛淵源續録》、《居濟一得》、《小學集解》、《二程語録》、《續近思録》、《學規類編》、《性理正宗》、《廣近思録》、《濂洛關閩書》、《困學録集粹》、《濂洛風雅》等，並傳於世。

本譜爲伯行長子師栻、次子師載同編。師栻生卒仕履皆無從考知，從譜中但知嘗承蔭賜知州銜、伯行病卒京師時師栻正居家奉侍祖母。或其一生未仕耶？身爲編者，不當其生年亦未入譜，何以忽略若是？或譜本出師載之手，因尊兄而列名其上以致疏漏？次子師載（一六九六—一七六四），字又渠，康熙丁酉科舉人。乾隆十五年與高斌同協理江南水鄉河務。十八年因徐州張家馬路漫決罷職。後復起為河東總河。二十一年孫家集漫口，入湖害運，與運河道李清時共宿河岸，疏築並舉。又因河南河工多暗險，於是廣開引河，積土培堤，自此堤防稍固。卒謚慤敬。著有《改過齋文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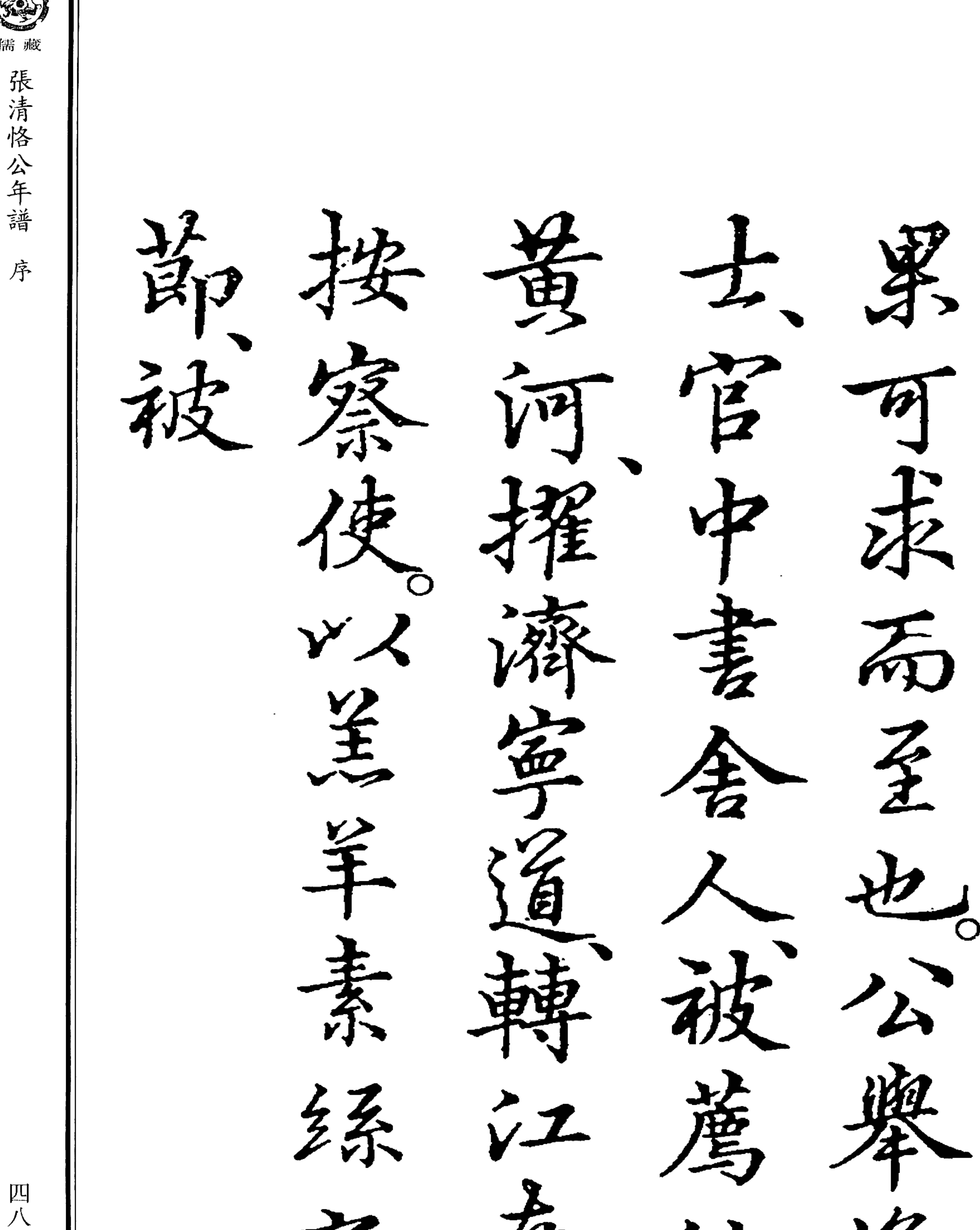
本譜前有任蘭枝、雷鋐所撰序文，譜後有師栻兄弟及程正家之識語。形式以綱目體，凡生平大事皆大字，相關細節則以雙行小字附注於下，眉目清晰。年譜述及譜主家事、受業、科第、仕歷、學行、政績等，頗爲詳密。



張清恪公年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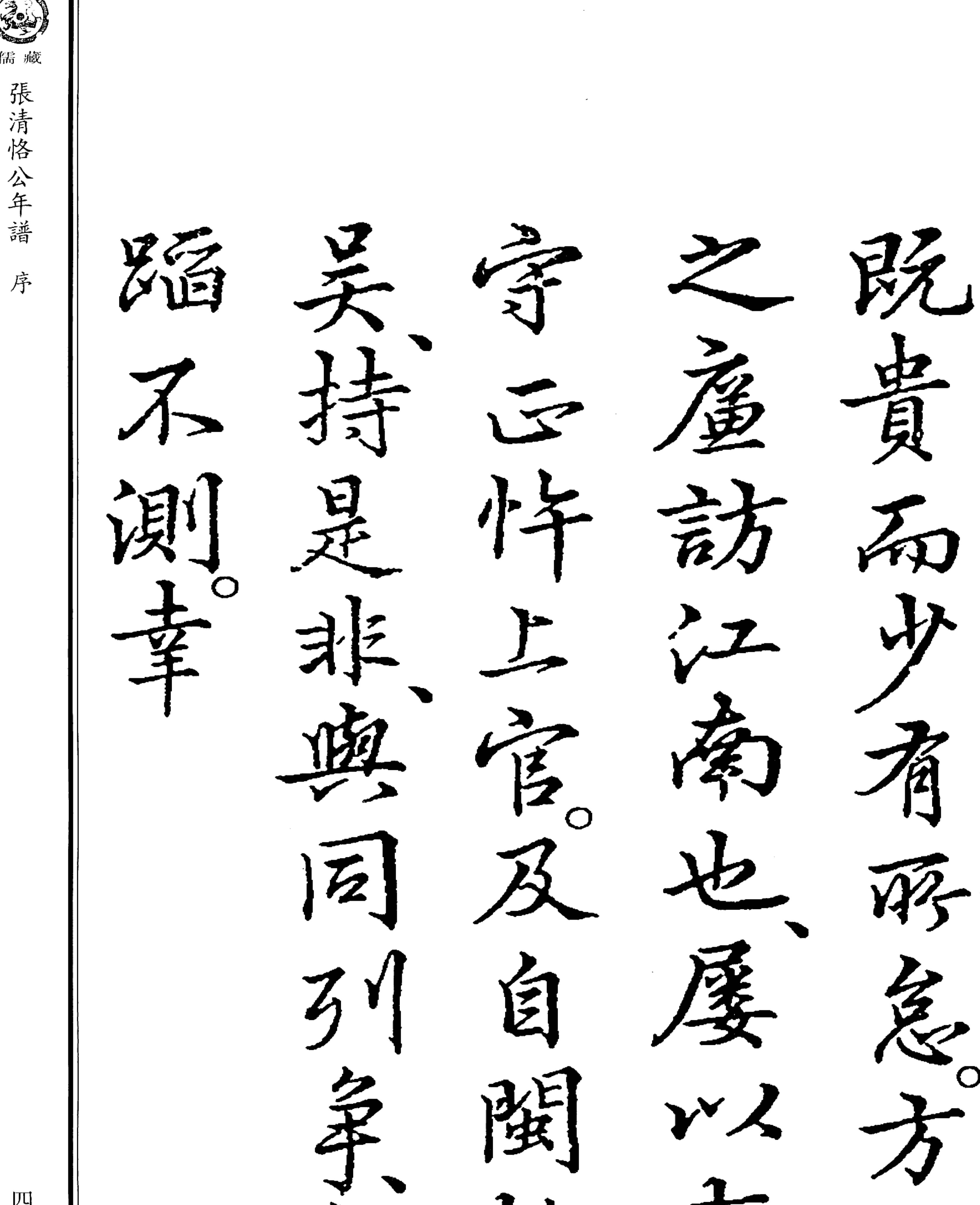
聖祖皇帝之末年，公卿以廉潔正直著聲譽、稱名臣者，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儀封張公寔為之冠。公

世居河南、自其少時、始讀書、已卓然自任、當爲儒者。既入庠序、爲諸生、益勤志於學、曉然知利祿之不足慕、而聖賢之



果可求而至也。公舉進士、官中書舍人、被薦治黄河、擢濟寧道、轉江南按察使。以羔羊素絲之節、被

聖祖皇帝深知遂至大用。當是時、公清白之名聞天下、天下言廉吏者、雖隸卒販負皆知稱公。公於學尤勤々、未嘗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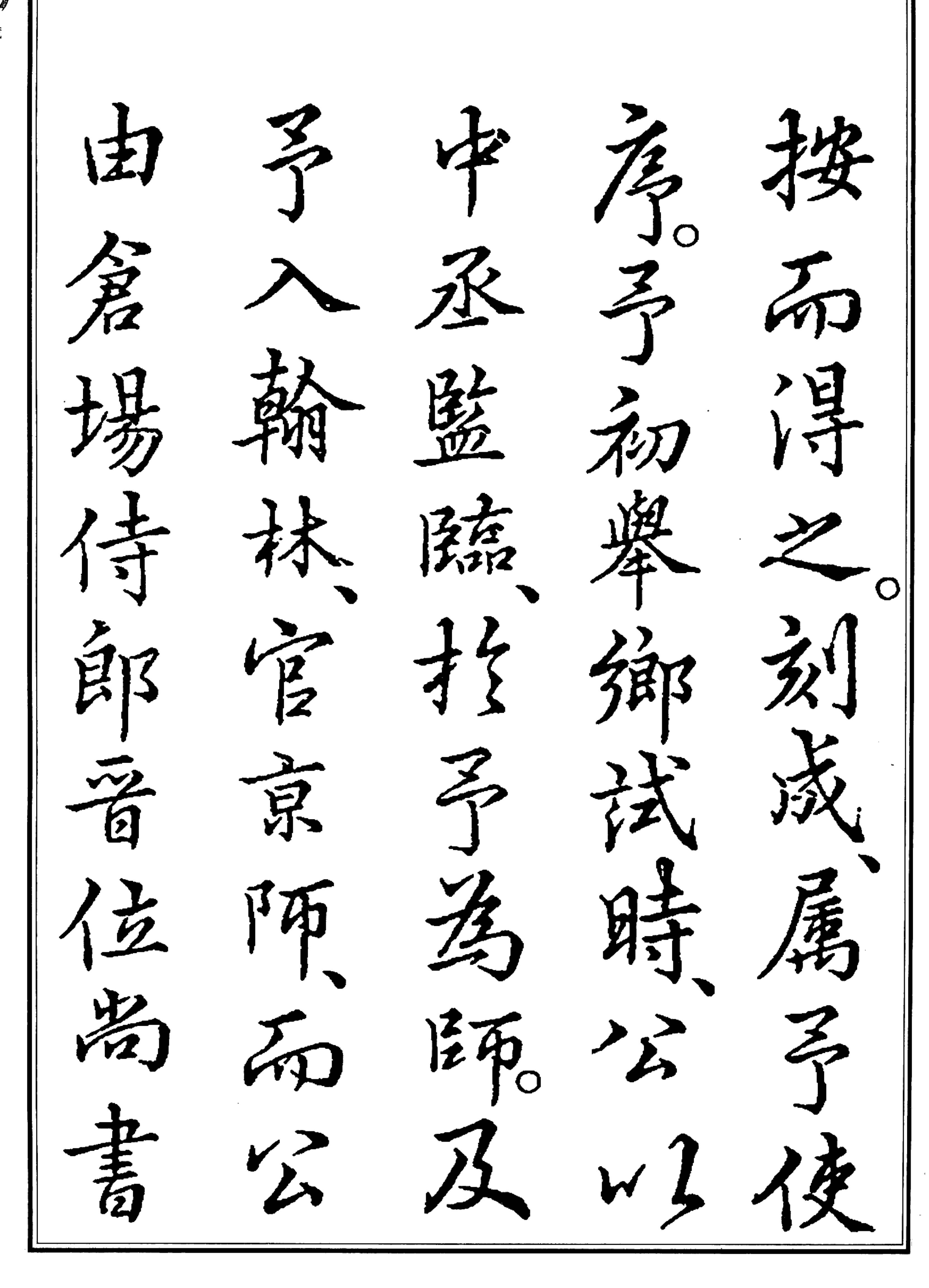
既貴而少有所急。方公之廬訪江南也、屢以事守正忤上官。及自閩撫吳、持是非、與同列爭、幾蹈不測。幸

天子知公久、為昭直之、得以無罪。顧公數遭擯困、出險巇憂患之餘、其行益以完、而其所守者卒未嘗變。嗚呼、是非有以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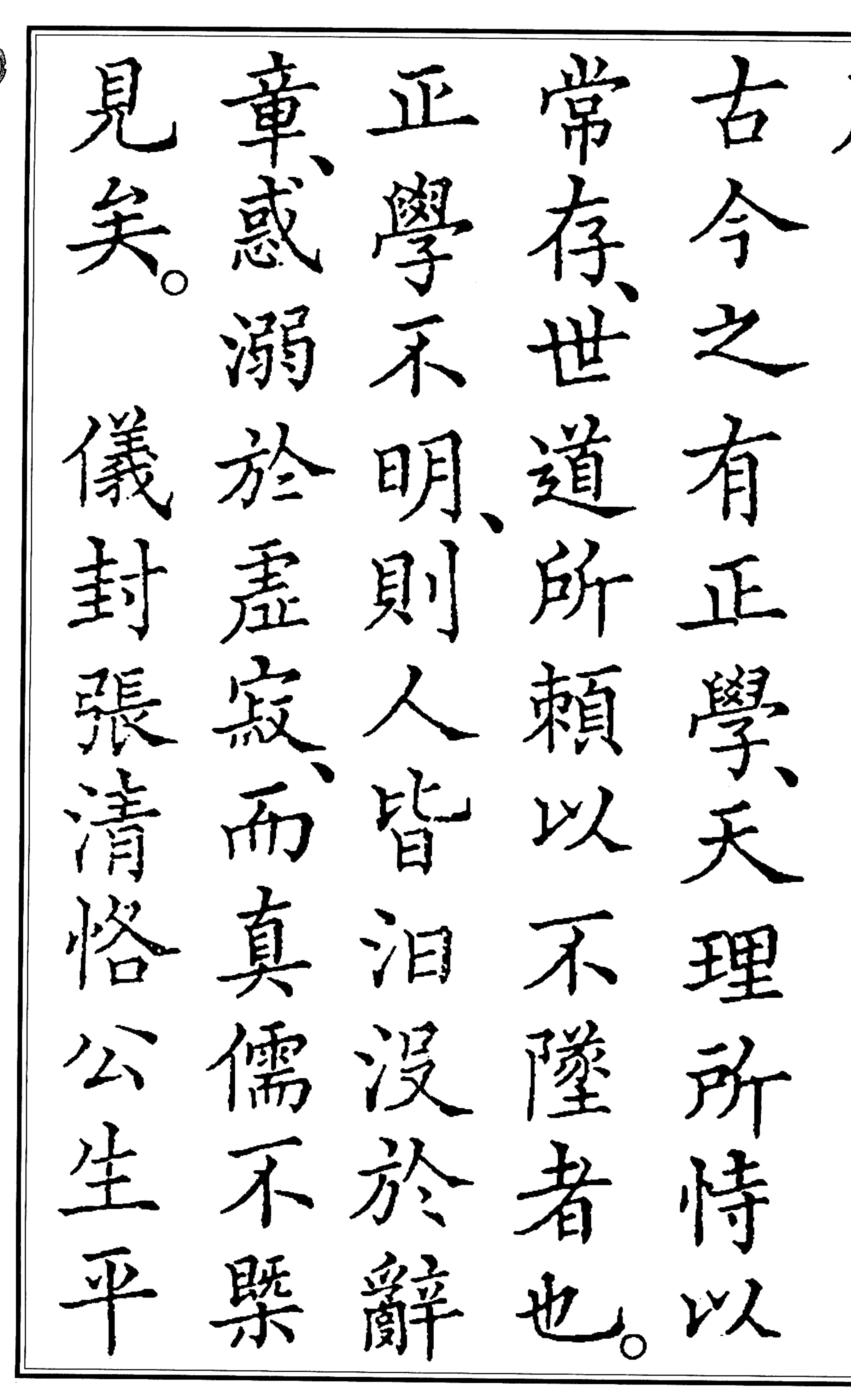
乎中而無所撓乎外者、其亦安能若是。乃知公之所爲自治者、果與人異、而其得於學者識深也。公既沒、公子副使君

持節江南、既編錄文集、復輯生平行事為年譜二卷、將使天下之士欲知公為學之大、凡與夫先後涖官之節者、皆可



按而得之。刻成、屬予使序。予初舉鄉試時、公以中丞監臨、於予為師。及予入翰林、官京師、而公由倉場侍郎晉位尚書

禮部、嘗從公趨朝、歎公之不可見、而未能忘也、於是乎書。時乾隆四年夏五月、溧陽受業任蘭枝識。



序

古今之有正學、天理所恃以常存、世道所賴以不墜者也。正學不明、則人皆汩沒於辭章、惑溺於虛寂、而真儒不槩見矣。

儀封張清恪公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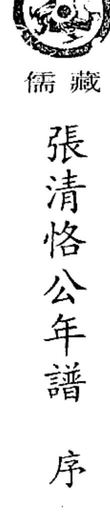
事蹟載在年譜、世皆得而見之。其居鄉居官、在在以表章正學爲先務。蓋公之素所自得者深、故其望於人者至切也。嗚呼、世固有口談道學而躬行不逮、當利害禍福之界、

束手色變、氣餒而不克自持者、以視公之篤志力行、歷患難顛沛而不渝、相去爲何如哉。公秉道嫉邪、權奸反噬、議者深文詆公、我

聖祖盡斥讒言、直公操行、委任益

篤。以此知公固道力堅定、不以利害禍福動其心、而卒得出險處亨者、亦幸遂

聖人御宇、正學昌明之日也。公巡撫吾閩、首闢鼇峰書院、遵程朱之正矩、一振海濱鄒魯之



遺風。維時漳浦蔡文勤公實得其心傳、追文勤公嗣主鼇峰講席、鋐往受學、因得讀公所刊儒先諸書。癸卯以鄉薦入都、從邸第謁公、公引誘後進、惟恐或失。迄今十有七載

矣、道貌法言、恍如昨日。鋐自顧愚懦、惴惴焉懼辜教澤而無以自立。茲嗣君屬序年譜、益用愧悚。然而淵源所漸、正學繫焉、鋐亦安敢自外哉。後之君子尚論當代人物、必以

不獲見公爲恨。按其年譜、默契公所自得者、而躍然奮興焉、是則公之所厚望於人也夫。時

乾隆四年正月人日、門下士寧化雷鋐謹序。

張清恪公年譜上卷

男師栻 載編次

公諱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晚號敬菴。由儀封縣學廩生中康熙辛酉科舉人、乙丑科進士。初任内閣中書、調補中書科中書舍人。河院知公有治河才、題請來工効力、授濟寧僉事道、歷任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福建巡撫、江蘇巡撫、倉場總督、管理錢法堂事、户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加二級。

誥封光祿大夫、

特贈太子太保、

賜謚清恪、給全葬祭、加祭一次。

皇清順治八年辛卯冬十二月初五日、公生於河南開封府儀封縣。

公先世出自上蔡。明洪武中、始祖彥實公為儀封文學、遂家焉。曾王父警吾公諱自新、王父肖警公諱醇、俱邑庠生、續學未遇、為里黨宗師。父東岡公諱岩、少即能文、有聲庠序。既援例考授州同知、植德勵行、尤汲汲維持倫紀、利濟生民、當事暨縉紳先生仰之如山斗。至是東岡公年三十有一、感有異徵、誕公於嘉平之五日。後因公貴、曾祖考三代累

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曾祖考妣累

贈一品夫人。公梁太夫人出。

九年壬辰、公二歲。

十年癸巳、公三歲。

十一年甲午、公四歲。

十二年乙未、公五歲。

十三年丙申、公六歲。

十四年丁酉、公七歲。

始入塾、從秦先生明弼學。

先生邑庠生，見公入塾，恂恂專志誦習，不與同學嬉戲，甚器之，以甥女王夫人許字焉。東岡公亦喜公有儒者氣象，語之曰：宋朝周、張、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傳者也，他日務讀其書。公誌不忘，每過書肆，必問有周、張、程、朱之書否。

十五年戊戌，公八歲。

儀舊有飲泉書院，在西郊里許，相傳孔子至衛，嘗飲泉於此，其後李公和即其地建書院，楊公時薦又於井上建亭，肄業者甚盛。是時書院存而生徒四散，公偶至其處，問同遊者，知爲講論地，慨然曰：吾他日必讀書於此。

十六年己亥、公九歲。

從李先生文實學。

先生邑廩生、人品端方、學問充裕、公敬事之、歷二十餘年如一日。

十七年庚子、公十歲。

十八年辛丑、公年十有一。

康熙元年壬寅、公年十有二。

二年癸卯、公年十有三。

始作文。

四子五經以次讀畢，乃習爲時藝。甫試筆，即敷暢有條理，先生長者咸異之。公嘗自言，初學文時，隨俗誦習時選墨程，屢試輒斥。乃從先王父言，取前輩八大家文習之，果獲售。公爲文思如泉湧，下筆立就，稍有未慊，即自改竄。嘗云，文愈改愈佳。故有一題而數易稿者。統計前後所作四書文數千首，詩經文四百餘首。迨後潛心理學，並封藏篋笥，不以示人。

三年甲辰，公年十有四。

秋九月，丁梁太夫人憂。

公呼號躃踊，哀毁骨立，有成人所不及者，其天性純孝如此。

四年乙巳，公年十有五。

事耿太夫人以孝聞。

五年丙午，公年十有六。

春二月，東岡公續娶王母耿太夫人。公事太夫人恪盡子道，不異所生。

六年丁未，公年十有七。

始婚。

公德配王夫人、前明少保兵部尚書諱廷相公元孫女、處士諱嗣京公長女。初

勑封孺人、

加封宜人、

晉封一品夫人。與公相敬如賓、公居外任、未嘗携家、留夫人奉養耿太夫人。每歲輸金輸粟并家園瓜果、衣服、器皿於任、以給日用、二十餘年猶如一日。

七年戊申、公年十有八。

八年己酉、公年十有九。

九年庚戌、公年二十。

讀書蘭陽。

公讀書於表伯傅彝仙家、同學有表叔豈凡、表兄戴公、表姪匡山、互相起發、學業大進。

十年辛亥、公年二十一。

讀書蘭陽。

十一年壬子、公年二十二。

讀書北樓。

公慮酬應紛繁、有妨學業、移館於此、專心誦習焉。

十二年癸丑，公年二十三。

讀書北樓。受知於邑令倪公。

倪公諱長犀，江南贛榆人，由翰林改授縣令。初涖儀振刷吏治，作養人材，賢聲大著。一日往義塾，見公文，謂塾師曰：此大成之器，非爾所及也，我當親教之。遂名面試，文勝於前。公大喜，命執弟子禮，公餘指授不倦，試輒冠軍。後倪公遷筑陽令，卒於任，清貧無以爲家。公感知己，歲輸粟以贍其後人。

夏五月，長女生。

後適同邑國子生馬晉，己亥科進士，浙江象山縣知縣諱騏長孫，候選州同諱爾璘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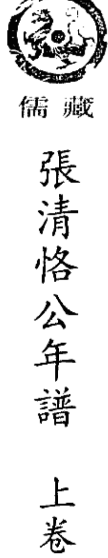
十三年甲寅，公年二十四。

讀書柘城。

十四年乙卯，公年二十五。

秋八月，入邑庠。

是歲，鄉闈揭榜，始發童子案，公名在第四，未獲入闈。科試時在省城，有某與某詬厲，將結訟，公素未相識，問之，二人乃同學夙契，貧者以物強售，富者峻郤之，遂起釁。公曰，此細事耳。乃密取銀若干，書富者名送至貧者處，爭遂息。



十五年丙辰、公年二十六。

十六年丁巳、公年二十七。

補增廣生。

十七年戊午、公年二十八。

補廩膳生。

督學閔公文昌明博大、知是遠到之器、拔置第二、籙於庠。

秋八月、鄉試、未獲雋。

十八年己未，公年二十九。

十九年庚申，公年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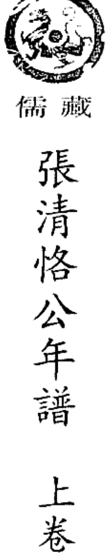
二十年辛酉，公年三十一。

秋八月，次女生。

後適同邑今江南太平府同知曹元夢，康熙壬戌科進士，兵部職方司郎中，諱樸子。

鄉試中式第二十名。

是科正主考宣城施公閏章，號愚山，副主考眞定劉公元慧，號怡齋，房考商水縣知縣晉江郭公天



錦、號舒霞。公以詩經

中式、闈墨一時傳誦。

二十一年壬戌、公年三十二。

春、赴禮闈。

三月、下第歸、讀書城南陳皐岡。

二十二年癸亥、公年三十三。

二十三年甲子、公年三十四。

夏六月、三女生。

後適同邑附監生孔毓璁世襲國子監學正諱與發子。

二十四年乙丑，公年三十五。

春，赴禮闈。

公過滑邑，道有殍者，謂土人曰：「盍埋之？」對曰：「屍無主，恐招尤，且誰爲出資者。」公即購棺，令土人報縣，而爲之殮。

二月，會試中陸肯堂榜第五十五名。

是科大總裁通州張公士甄，號繡紫，婁縣王公鴻緒，號儼齋，平原董公訥，號默菴，歸安孫公在豐，號

屺瞻。詩三房房考吏部考功司主事梁公鈫構、號羽宸。公文醇正典雅、不隨時俗、至今爲式。

三月、

殿試三甲第八十名。

賜同進士出身。

夏四月、公歸、構園於南郊讀書。

殿試後、

聖祖傳論、新進士田家依舊讀書、不可荒廢學業。公聞、益自勵、歸即禀命東岡公、闢小園於南門外、中構書屋數楹、藏書數千卷、日夕博覽不輟。既讀小

學、近思錄、程朱語類、文集、恍然曰、此孔孟正傳也、入聖門庭盡在此矣。乃於濂洛關閩之書口誦手鈔、佗佗如將不及。嗣後官閩官吳、所輯諸書大半於家園讀書時裁定者也。

冬十一月、娶副室王夫人。

公是時尚無子、嫡配王夫人稟命東岡公、廣求良媛、聞處士德卿王公女有賢德、乃聘爲副室、後生子師栻、師載。夫人淑慎有才、一切家政嫡夫人總其大綱、而夫人經理之、事上接下、各盡其道、宗黨咸敬服焉。

二十五年丙寅、公年三十六。

讀書郊園。

以家粟平糶。

東岡公有田百餘頃，雖瀕河瘠薄，自奉節儉，頗有積儲。時值歲歉粟貴，東岡公欲減價平糶，以利鄉里，公力贊成之，後以爲常。

二十六年丁卯，公年三十七。

讀書於園。

平糶如前。

二十七年戊辰、公年三十八。

讀書於園。

平糶如前。

二十八年己巳、公年三十九。

秋九月、赴吏部考中書。

公以獨子、不欲久離膝下、恐選縣令或值遠地、迎養未便、故就中書。

得濂溪先生全集。

是書刻板久湮，購之不獲，茲於京都報國寺得之，寶愛不忍釋手，後遂付梓，以廣其傳。

二十九年庚午，公年四十。

讀書於園。

歲大饑，佐東岡公施粥賑之。

公啟東岡公設廠煑粥，以飼災黎，日數千人，累月不休，出粟數千斛，全活無算。凡死無棺、瘞無資者，悉助之，貸而不能償者，即焚其券。闔邑製萬民幛以頌德，又立碑於門曰，父子賢德萬人碑。今碑現存。

冬十二月、師栻生。

師栻字又南、公長子、以即用知州效力河工、協辦江南徐州府宿虹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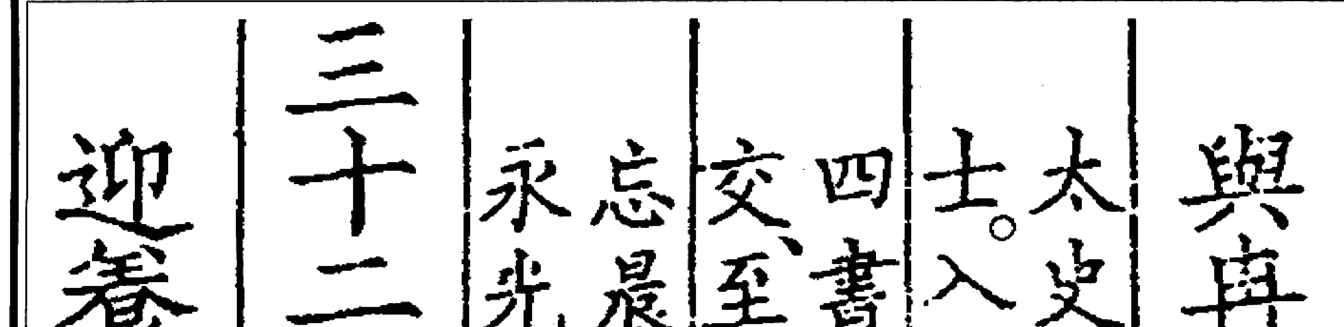
三十年辛未、公年四十一。

讀書於園。

三十一年壬申、公年四十二。

秋九月、補授内閣撰文中書。

時選期已屆、公念東岡公春秋高、欲留侍養。東岡公不可、屢促之曰：爾方強仕、吾尚矍鑠、何爲不仕。



乃北上就選。

與冉太史永光講學。

太史諱覲祖，中牟人，康熙癸卯河南解元，辛未進士。入翰林，向與耿逸菴先生講學嵩陽書院，所著四書五經詳說一以朱子爲宗。公初慕其名，未與交，至是同官京師，一見即契合，相聚講道論德，幾忘晨夕。公嘗言，吾與冉永光交，而所學乃大進。

三十二年癸酉，公年四十三。

迎養東岡公於京邸。

東岡公二月抵都、八月歸、念孫故也。

冬、遇

覃恩、

勅封爲徵仕郎、父母俱

封贈如其官。

三十三年甲戌、公年四十四。

夏五月、改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復迎

東岡公攜眷至京。

冬十二月、丁東岡公憂。

公改授中垣、即迎東岡公攜眷至京。八月二日、爲東岡公誕辰、同官偕來稱觴。東岡公大悦、杖屨周旋、終日不倦。至十一月、忽患中風、公衣不解帶、頃刻不離、祈禱醫藥、殫厥心力。至十二月六日、卒於京邸。公哀痛幾絶、凡附身者必躬必親、都人士咸稱孝焉。

三十四年乙亥、公年四十五。

春三月、扶柩歸里。

東岡公之喪至自京、鄉邦士庶感昔日之惠、郊迎數十里。公至家、即奉遺命、凡向通緩急而未及償者悉焚其券、延邑之耆儒商確治喪、一遵古禮、訃於四方、親友届期弔者填巷、司賓執事各得其人、送往迎來悉從其厚。公居苫次、歠粥面墨、擗踊盡哀、弔者莫不嘆服。初議治喪之禮、或有疑於所費不貲者、公泣曰、不孝平生未嘗治產、皆先君子所遺留也、以是而用之先君子、於心獨無愧乎。及喪畢、公不飲酒、不茹葷、不入內、哀毀三年、以迄於葬、如一日焉。

夏五月、師載生。

師載字又渠、公次子、中丁酉科本省舉人。雍正元年、公任禮部尚書、

特旨授一品恩廕。時師拭已授知州銜，遂讓次子承廕候補員外郎。後以特旨補户部廣東司員外，歷本司郎中、揚州府知府。現任江南河庫道。

設義學，聘邑孝廉繩其相為之師。

公閉户守制，而成就後學之心甚殷，乃設學延師，俾有志者偕來，膏火膳脩皆公力辦。有僕弟蘇萬民者頗知向學，公名至命之坐，萬民辭不敢。公曰：以子好學故也，第坐何傷。萬民乃拜謝，遂留而飲食教誨之，待以弟子禮。未幾入泮，頗著文名。

三十五年丙子，公年四十六。

家居讀禮。

讓河地。

邑有貧民周士及等逋賦無償，强以河地二十五畝售於公，公不得已售之，報税輸糧有年矣。忽有蘭陽某官越境冒認，具呈當事争之，公畧不與校，即呈縣願讓。於是當事高公義而不直某，某亦内愧中止。有讓地呈、河地説，載文集中。

聘蘭陽進士傅豈凡爲義學師。

時繩先生辭去，赴部候選，故復延傅先生。是年，來學者益衆。

三十六年丁丑，公年四十七。

冬十月，葬東岡公暨郭太夫人、梁太夫人。

肖譬公塋在陳、阜岡，公以地窄，另卜吉於藕河村祖塋之傍。時郭太夫人、梁太夫人先已厝於鄉庄，至是遷於家中同發引，或云，棺出而復入於家，不利。公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知盡情盡禮，稍伸人子之心而已，豈計利不利乎。葬禮一遵家禮，凡芻靈明器百物咸備，會送者千餘人，公臨穴盡哀，親自封土。時服闋已半載，未嘗即吉，至葬後乃釋服。墓四圍移栽楊及柏三四百株，多擇高大者，其長或至三四丈，圍徑二三尺，人咸以爲樹大無活理，及春，並長茂，無一萎者，人以徵純孝之感云。

建家祠。

建祠於家，以奉禰，便於朝夕瞻拜，盡事死如生之道。

三十七年戊寅，公年四十八。

春二月，請見書院成。

儀舊有飲泉書院，歲庚申，邑令某毁之，人不敢諍。公此時即有興復之志，後官中垣，與冉太史交，時論及之，太史亦爲慫恿。既遭大故，喪葬不遑，故先設義學，而未及書院。至是，乃於請見亭之傍買地二十畝爲基，前建大門，中立講堂，後架高閣，東西建兩廂房，閣傍有兩耳房，繞以垣墻，墻内外植樹

數百株、闔中聚書數千卷、招同志共肄業焉、名之曰請見書院。公自有記、載集中。是年、公有自勉詩曰、強仕年逾八、居然一老翁。白駒愁迅疾、青簡費研窮。寡過思蘧相、勤修羨武公。遺巖猶未遠、努力在人功。後以作詩有妨正學、故公詩不過數首、不以示人。

夏五月、入京、候補中書。

冬十二月、歸。

公此時已無志功名、欲退而修明先儒之書、引掖後進、以廣傳正學、故歸。

三十八年己卯、公年四十九。

聘太史冉先生掌請見書院教。

是時太史告假回家，應登封令之聘，主教嵩陽書院。及公謀書具禮敦請，太史與公深契，又有舊約，遂來儀。既而登封令力請回嵩，不得已，乃兩就。太史好以太極、西銘指示後學，一時儀之士皆知向道，不專以帖括爲事，彬彬乎稱盛焉。

夏六月，水決城堤，公築復完。

時大雨，水決儀邑北關堤口，幾入城，城中大恐。公多覓布囊沙，僱民堵塞，堤復完，民得無恙。總河遂寧張公閱河工，詢知爲公力，又過請見書院，聞公與冉太史讀書其中，深加歎美。

三十九年庚辰，公年五十。

秋八月，河督

題請令公河工効力，辭弗許。冬十月，赴工。

河督素未與公相識，其具

題亦不以相聞。公自謂未諳河務，不欲往，赴河撫告

病，不准，又赴部告病。部以河工緊急催赴，不得已，

乃如清江。

上治河條議。

初陳分黄洩湖策二條，一於清口對岸開支河一

道，以分黄水之勢。一以運口底置伏龍洞，引清水

以漑民田。又陳淮黄河務十條、一、黄水之强宜分其勢而使之弱。一、淮水之弱宜合其勢而使之强。一、清口宜建安瀾閘。一、請復天妃閘。一、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一、運河宜及時大挑。一、高堰周橋翟壩之堤宜堅築。一、攔黄壩宜盡拆。一、黄河兩岸之遥堤宜堅築。一、運河之下流宜疏通。共數千言、詳具文集中。

四十年辛巳、公年五十一。

春二月、督修黄河南岸堤。

堤工二百餘里、往來催督、無時即安、而日用車馬皆自備、毫無所染。

夏六月，著困學錄。

公自序云：予幼受嚴父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頗知自愛，毫不妄爲。嗜讀書，苦不能記，凡隨時所閲，可檢束身心、陶泳性情者，必内自省察其善者，我果有之否？其不善者，我果無之否？一一考驗。又懼其遺忘也，則從而筆之，或於談論間，或於静坐間，或於清夜平旦時，意與觸發，偶有所得，亦附於内，凡以備他日之參觀，亦薛文清公讀書録、胡敬齋先生居業録之遺意爾。按：公始於河干迄於典禮，無一日不有記録，共得前録二十四卷，續録二十四卷，讀之見公無頃刻之忘學，亦無一言之非正學也。

秋九月，搶護馬家港東壩。

時尾埽走去，水勢沖刷甚急，公偶催工過此，遂與同知金守倫姜竭力搶護。十晝夜而水勢不衰，公焚香虔禱於河神曰：某等職事怠玩，罪不容逭，獨朝廷之工程不可壞，無辜之小民不可虐，惟神至聖至靈，尚祈佑此一方。禱畢，下埽得無恙。催工寓鹽城，主人之西席梁鳳老於童子試，公索其文觀之，曰：尚可入學，今正當科試，何不往。梁答以無資，公即贈銀，趣之行，果入泮。

郜德政碑。

有客進德政歌，并欲爲公立碑，公辭之。客曰，先生催工年餘，上不食
朝廷之俸，下不受分胥之餽，日用飲食，取之家中，夫役居民，并加體恤，感恩頌德，出於至誠，何辭爲。公曰，所言皆某職分應爾者，奚頌之有。客曰，職分固應如是，然在工多人，誰能如先生之勤勞王事，清苦自甘者乎。公曰，若子言，則更不可。我方以職業未盡爲憂，而子乃謂在工數十百人皆不如我，以我之長，形人之短，人縱不忌我，心何安。其人乃嘆息而去。

閨中寶鑑成。

輯古今女訓、女誡，共二卷，未刻。

四十一年壬午、公年五十二。

春二月、奉委督催高堰石工、蝦鬚灒河。

冬十一月、

題補山東濟寧道、隨本入京。

公在河工、清勤大著、總河遂寧張公題補公山東濟寧道。其薦語云、盡心河務、勤敏趨事、爲人誠實、卓然有守。及到京、選司陳某索厚賄、時濟東道與公同入京、亟厚餽之、先得引見、而公逢選司怒、遏不得進。至二十三日、

聖祖忽諭吏部、總河所題濟寧道何久不來。選司不

能隱、乃傳公引
見。時值歲暮、故遲至正月。
四十二年癸未、公年五十三。
春正月、引
見、蒙
溫諭。
正月初八日、引
見於大西門。
聖祖問何科進士、又問狀元何人、又問習何經、俱一一奏對。又問何處人、奏云、河南人。及出、

聖祖目送之、遂
准補濟寧道。

二月、赴濟寧道任。

濟寧道職司河庫支銷、每歲陋規約可得數萬金、公悉裁革、毫無染指。又前任於催漕督工諸要務、俱另委員、不行親察。公勤勞河干、無間晝夜寒暑、雖鞍馬舟車、皆帶書籍、暇即披覽、故學業日進。

運家粟賑饑。

時山東大饑、公從河南運穀兩船、將以賑濟饑民。總河謂賑民恐不敷、命賑河標兵。公又運錢及綿衣至濟寧、傾資賡恩、衆賴以濟。

議發倉穀賑兖州府屬荒。

總河奉

旨遴選賢能官十員、會同藩司、兖守公議賑濟、公與陳公鵬年與焉。公賑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餘石、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餘石。久之、接藩司移文、責公擅動倉穀、取職名題叅、遂以敬陳賑濟等事具詳河撫兩院、其畧曰、賑饑乃奉

諭旨、非本道敢於擅動也。發倉穀以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當日

奉

旨賑濟、不發倉穀、坐視各州縣之百姓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莩、本道之罪其可逭乎。且如此救濟饑民、而兖民之死道路、散四方者尚不

可勝數。使當日不動倉穀，不知更當何如。昔漢汲黯過河内，以便宜持節發粟賑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被叅，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爲重，民命爲輕，一任鵠面鳩形，輾轉溝壑，而不加卹，害有不可言者矣。上臺無以難，得免賠補。　公賑汶上時，一婢以領米來，舉止稍異，詢之，良家女也，有壻未婚，亡父母，其叔以貿監生孔某爲奴。問其價，如數償之，召其壻至，給衣成婚。

條陳賑濟法。

有救荒事宜十條，載文集中。



遇

覃恩加一級、

誥封奉政大夫、父母俱加贈如其官。

四十三年甲申、公年五十四。

建清源書院於臨清。

臨清爲東省大都會、公出巡駐此、捐俸建清源書院、請本地鄉先生主教、命士子讀書其中、資其供給。公餘、輒至書院與諸生講道論文、造就甚衆。及陞任、猶留銀二百兩置田、以爲永久之計。致書東

昌守、令其管理、使無荒廢。

夏鎮書院成。

夏鎮爲江南、山東接壤之地、人文甚盛。公奉河院命、捐俸建夏鎮書院、請本地秦主教、撒二省士子讀書其中、一時人文蔚起。

白鹿洞學規衍義成。

以朱子所定學規爲綱、而集經史及諸儒之論以實之。後於福建刻學規類編、此書未授梓。

校定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原本。



此書陸稼書先生刻於靈壽，公得原本較之，以爲上截旁註俱未詳刻，且末後增入朱子調息箴，似不如原本之盡善，乃校訂原本，亦未及付梓。

四十四年乙酉，公年五十五。

春二月，

聖祖巡閱河工，公赴臨清接

駕，

召對，

賜御書匾額、扇一、詩二。

匾額布澤安流四大字。

扇書舊作倣二王墨蹟、

春暮芳菲滿禁林、鑾箋暇展學來禽。銀鉤運處須師古、象管揮時在正心。案上露凝銅雀潤、簾前花照墨池深。却思隸篆原羲畫、精理圖疇細討論。

五言律詩一首、

三載齊民饑、多方濟一端。後先盖在茲、晷刻心難遣。

南巡舟行會通河雜咏四首之二、

七言絶句一首、

金馬詞臣賦小詩、梨園子弟唱新辭。君恩還似東風意、先入靈和蜀柳枝。

臨米芾。

夏四月、

聖駕由鑾、設法蓄水、

御舟以濟。

時運河南旺以北水勢甚小、公乃相度形勢、量水淺深、知利運閘之水可以北注、令閘官堅閉寺前舖閘、并啟柳林、十里、開河三閘、而開利運閘放水北注、其勢暢流。及公赴臺庄接

駕、閘官不用命、數啟寺前舖閘板、以致水盡南流、南旺以北水勢仍小、

御舟未可遄行。公乃閉開河閘、袁口閘、靳口閘、候
御舟至、乃啟板、竟得無滯。方
聖駕在五里鋪下營時、見河水甚小、內侍一夜數次至閘問水淺深、衆河官紛紛議論、有謂利建閘濟南運不濟北運者、有謂當閉利運閘者、有謂當閉柳林閘者。非公精察水勢、不爲衆議所淆、則河官以水淺獲戾者多矣。

復建濟陽書院。

濟陽舊有書院、歲久傾圮。公捐貲修葺、煥然一新、集士子講道課文、興起甚衆。

補刻泉河史。

此史胡伯玉先生所作，志十有一、表三、文簡古，而記載詳備，爲治河者必需之書。舊板散軼多缺畧，公訪舊本，訂其缺者，與同知蘇君共補刻之，其書復完。

著張廸宜配享啟聖祠議。

夏，因催漕至臨清，謁文廟，見啟聖祠配享宋儒先人周、程、朱、蔡而無張子之父，心竊疑之。以爲張子歷代尊崇，與周、程、朱同，而配享啟聖祠獨缺張子之父，似屬未備。後至闕里亦然，是向者禮官失於詳考也。因作張廸宜配享啟聖祠議，載文集中。

四十五年丙戌，公年五十六。

春三月、奉

旨設法蓄水、量塘放船。

聖祖開山東運河水小、乃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赴

山東封閘、兼催漕運臨行、

諭之曰、山東濟寧道張伯行熟於河務、爾與他設法

蓄水、量塘放船、盡心協理、自可無悮。德公到山東

傳

諭、公即恪遵

聖訓、晝夜河干、凡蓄水之方、放船之法、無不盡心竭

力、委曲詳盡。是年、漕船隨到隨行、並無阻滯。

居濟一得書成。

公將蓄水放船之事，考往古成法，驗當今地勢，推類發明，成運河條議一書，後更名居濟一得。

補刻北河續記。

嵩岳閻公所作，板藏張秋公署，歷久散失。公訪其舊本補之，亦治河之一助也。

夏五月，陞江蘇按察使司按察使。

秋八月，歸省。

自濟寧赴江寧，道經里中，省耿太夫人，詣先塋，行焚黄禮，留十餘日，即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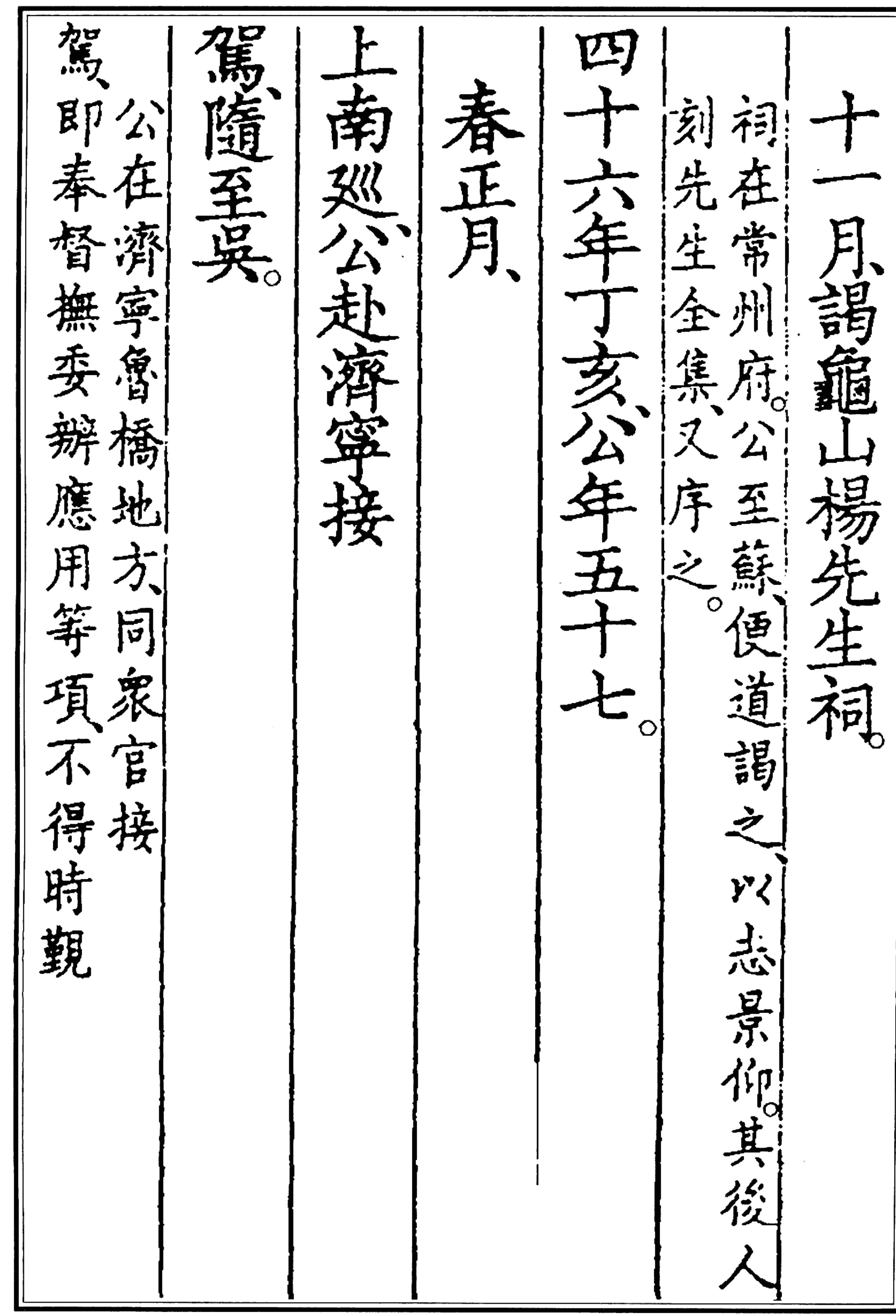
冬十月，公赴任，減謁上禮。

抵江寧，吏呈往例，饋督撫贄見、食禮、幣禮等，約需銀四千兩。公曰：我爲清官，豈能辦此。乃以笥中所攜繭紬、扇帕等物值數十金，分饋督撫，俱不受。又初詣撫軍時，面諭云：揚州府有秀才六人犯罪，應褫衣巾，責司即當具詳。公退，閱其案，不過因事憤激，獲罪於知府，實無大故，遂據詳代辨。撫軍怒，駁回。公愀然曰：以窮秀才衣頂違迎上官，我不爲也。再詳力辨，凡三四而後得請。然撫軍滋不悅。公見直道難容，慨然有告歸之志，既以

聖駕南巡，不便遽請，姑待之。

謁敬脩熊先生。

熊公諱賜履，公座師王儼齋先生之座師也。時致仕僑寓金陵，公謁焉，論爲學居官之道，深相契合。



十一月，謁龜山楊先生祠。

祠在常州府。公至蘇，便道謁之，以志景仰。其後人刻先生全集，又序之。

四十六年丁亥，公年五十七。

春正月，

上南巡，公赴濟寧接

駕，隨至吴。

公在濟寧魯橋地方，同衆官接駕，即奉督撫委辦應用等項，不得時覲

天顔。至清江閘、同江蘇布政司宜公思恭伺候
御舟過閘、
聖祖問你是何官。宜遽奏名、
聖祖曰、誰問你。目視公曰、問你。公奏曰、臣江蘇按察
使張伯行。
聖祖頷之。隨
駕由三岔河至龍潭、督撫派公修治江寧道路、時夜
大雨、路多水、隨奉
聖諭、朕在口外打圍、泥水俱慣走、但騎馬可走即是、
不必精工。
駕將至南京、督撫忽傳公、速持令箭親到城中傳本
地鄉紳眷屬曾受
誥命者同出接
駕。公曰、向無此例。且婦人接

駕、亦不成體。若必行之、祈另委員、本司實不能奉命。督撫怒曰、爾爲屬官、不受上司指使、不畏忝乎。公曰、本司不合於時、原自知不久於任、即以此事去官、亦無不可。督撫無如之何、事竟已。

駕至江寧、將幸雨花臺、又派公修理、奉

聖諭、朕去得急、修路不必精工。時

聖祖命督撫保舉江南賢能官、公不與。一日引

見同知以下官十三員、應由藩臬隨督撫持綠頭籤引進、單上並列上下兩江藩臬、而督撫獨不許公進引。公請進、督撫云、爾身子太胖大、到

聖上面前惹下禍來、算誰不是。公曰、我接過兩次

駕、並未曾惹禍、今決無妨。況單上無名、即不進去亦可。今並開兩江藩臬、而我獨不見、萬一

皇上問及、豈不反有不合乎。督撫無以對、乃同進至

聖祖前、
聖祖獨向公曰、朕原認得你、你叫張甚行。公奏曰、臣叫張伯行。
聖祖曰、朕一到江南、卽知爾做官好。隨問總督云、他做官何如。曰、好。又問巡撫、他做官何如。曰、好。時京江張中堂侍側、
聖祖又問之、亦曰、好。
聖祖曰、他實不要錢。引見各官訖、
聖祖又問督撫、江南還有如張某一樣好官乎。對曰、無有。
聖祖曰、既無有、何爲爾等不保舉他。今朕自保舉他、將來做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他將來有貪贓壞法之事、天下笑朕不識人。公謝

恩出。

三月、陞福建巡撫、拜

命於松江

行在。

至松江、

聖祖召公諭曰、福建地方着你去料理。遂謝

恩出、即下巡撫福建之

命。

夏四月、於杭州

行在

賜御書匾額、對聯、詩、扇、眼鏡暨家祠匾額。

扈蹕至杭州、

賜御書蘪惠宣猷匾額、又

賜御書巖疆遠握南天節、海嶠勤宣北闕恩對聯、又

賜詩扇一柄。公求祠堂匾額、

聖祖即面書積善餘慶四大字以

賜、又

賜眼鏡一枚。

駕回蘇州、

聖祖曰、福建地方要緊、不必遠送。遂請

聖訓。

聖祖曰、各處風俗不同、不可變更、到地方只要安靜。奏曰、臣才短、無以報

皇上。知遇恩、今斷不敢要錢、以負

聖祖曰、人俱如此說、今看爾做去。又四奏云、臣父向常訓臣報効

朝廷、不可要錢。臣若要錢、不惟不忠、且無顏見臣父於地下。

聖祖又諭云、屬官不好、先教導之、不可就叅他、倘不改、然後叅之。臺灣地方時時鼓譟、爾須留心。其餘顧問及奏對不能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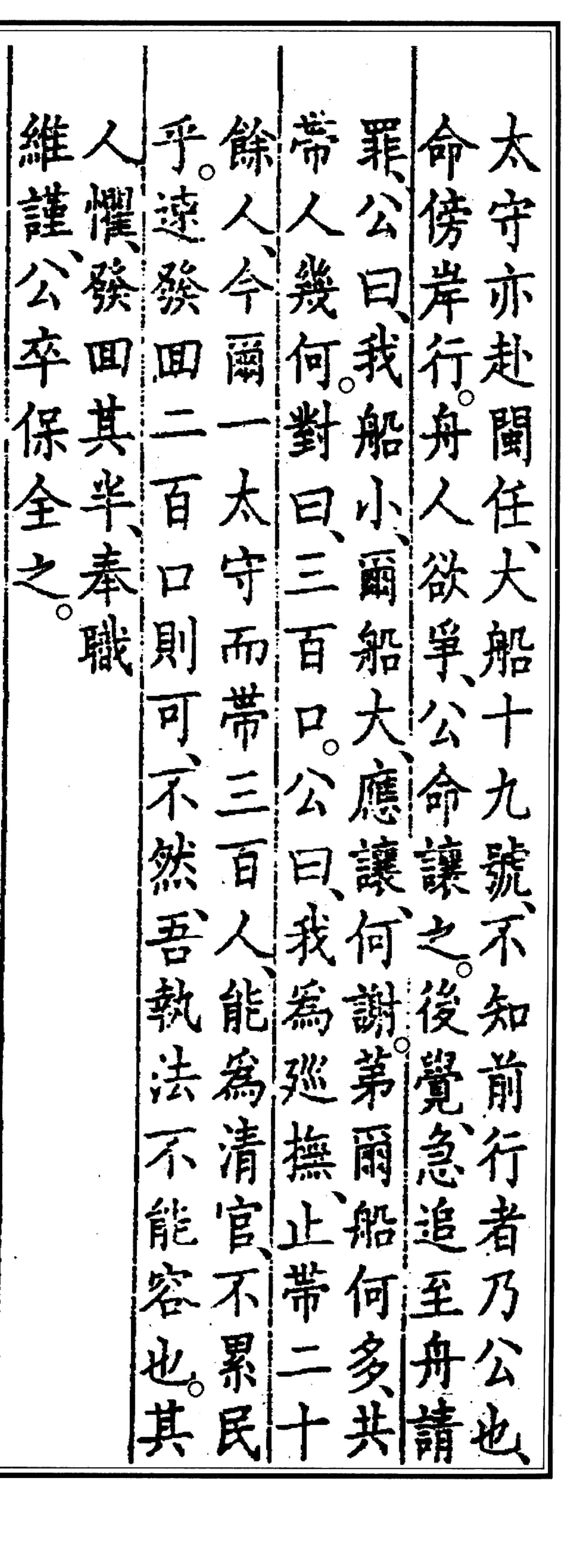
駕到鎮江、遂陛辭赴任。

作延陵書院碑記。

書院在常州府，乃吳發祥所創建。又置贍田四十畝以贍學者。寧都魏冰叔、安溪李厚菴、德化毛心易皆嘗講易其中。

五月，過嘉興，求故御史陸稼書先生遺書，盡得之。

公素慕當湖陸稼書先生之學，乃程朱嫡派，爲薛胡後一人。赴閩過嘉興，乃託別駕項君至其家求遺書，得讀禮志疑、讀朱隨筆、問學錄，皆向所未刻者，後并刻之，且爲訂正其年譜。有來問學者，每舉先生學術辨示之，謂天下賞心快事，未有如此等書者也。　公僱民船四號，由錢塘江入閩，路過某



太守亦赴閩任、大船十九號、不知前行者乃公也、命傍岸行。舟人欲爭、公命讓之。後覺急追至舟請罪、公曰、我船小、爾船大、應讓何謝。第爾船何多、共帶人幾何。對曰、三百口。公曰、我爲巡撫、止帶二十餘人、今爾一太守而帶三百人、能爲清官、不累民乎。速發回二百口則可、不然吾執法不能容也。其人懼、發回其半、奉職維謹、公卒保全之。

六月、抵福建巡撫任。

公至署、見鋪設甚盛、金銀器皿、錦繡帷幕炫燿於目、召吏問之、曰、往例、撫院新任、行户協備。公曰、吾生平未嘗用此、豈可過分。況行户即百姓、可濫取乎。命各具狀領回。家人欲酌留數物、公弗許、盡撤

還之，取前任存留舊物以備用。

除撫標隨任兵糧，募壯丁補之。

撫標向有隨任家丁兵糧五十名，以家丁充數，實則糧歸巡撫。公到任，中軍呈往例，公曰：我家人一二十人，皆庄農，不諳弓馬，豈可冒食朝廷糧餉。即令另募壯丁補額，并咨明兵部。

禱雨，得甘霖。

時閩亢旱，公齋戒虔禱，各屬先後得雨，遂有秋。

飭行保甲法。

戢盗安民。莫善於保甲。向皆有名無實。公詳具條約。飭地方官力行之。且於保甲中寓鄉約。使民讀法勸善。其制盡善。載文集中。

勸置社倉。

每鄉各置二倉。每年一存一放。遇荒歉。或平糶。或賑濟。即於鄉約保長中擇有才行者主其事。官吏不得干與。

冬十月。題報臺灣旱災。

臺灣秋旱。又遇颶風。故田禾被災。公即具題。得蠲糧三萬餘石。

題請買米平糶。

閩省人衆田少、豐歲所入、尚憂不足、耑賴商船帶米接濟。是歲夏旱、商船少、米價貴、後得雨、稍平。公恐來年春夏之交、商販不至、米價驟長、請動備賑監穀銀於湖廣、江南、江西、廣東買米平糶、奉

旨准行、米價得平。

禁米入海。

閩省環海、海寇潛來、糴米、內地商牙利其重價、私運出海、勾通汎弁、明知故縱、因而米少價增。公嚴禁之、其出海諸弊訪除殆盡。

授安戢臺灣兵法。

臺兵跋扈、時上山鼓譟。公受
聖祖諭、留心安戢。適崔總兵相國赴臺灣任、公密與計曰、鼓譟必有頭領、到鎮必需細訪、若待有事處置、彼必鼓衆撓法。須於無事時、遇有别項不法之事、將爲首者送至省城重處、除其頭領、餘人亦無能爲。崔依公計、終公之任、未嘗鼓譟。

建鼇峰書院。

閩自龜山載道而南、四傳而得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其後師弟之授受、朋友之講習、羣然興起、理學獨盛、故稱海濱鄒魯。公謂此邦人士可與進道、力欲振興遺緒、乃建鼇峰書院於九仙山之麓、

俾有志者入院肄業，資其供給、衣服，并給往來路費。一時有志之士慕道偕來，幾數百人。公餘之暇，輒爲學者指道統之源流，示入聖之門路，諄諄亹亹，士皆鼓舞奮興，卓然有立。又出先儒語類、文集諸書，命分任編輯，親爲校正論定，付之剞劂，使正學流傳後世。所刻諸書，分年詳載於後。又有共學書院，令有志於道而未能忘情舉業者居之，亦循循善誘之意也。又旁置社倉，以備荒歉。丁酉歲，

聖祖賜御書匾額曰三山養秀，又

賜御纂書籍。

學規類編成。

書院初開，公以爲學之道首重規程，規程不立，恐後學不知用力之方，於是首列朱子白鹿洞學規

而博採先儒論學格言、凡為學之目、與夫從入之途、用功之要、無不畢舉、名曰學規類編、首刻之以惠學者。

養正類編成。

公又以蒙養弗端、則過時後學勤苦難成、輯古昔嘉言若干卷、名曰養正類編、以佐朱子小學。

四十七年戊子、公年五十八。

春正月、郤琉球貢使私餽。

琉球使人到閩、往例餽送彼國土物、公郤之不受、且檄屬員一體遵行。

三月，除永安盜。

時因不雨米貴，永安縣盜首陳首魁等糾彩槍米，擾害地方，聞捕遠颺，時出没於山徑叢雜之中。公設計擒獲，正法，寬其餘黨。又有積盜朱章四處竄逸，亦細訪擒之，地方遂安。

毁福州五神祠。

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遍鄉里，土人惴惴崇奉，若死生禍福俱懸於香楮牲醴。公命毁其祠。或云：「不可，前任遲太守以獲戾於神而卒。」公曰：「偶然耳。」卒毁之。後改爲義學，祀朱子於其中。

禁度女爲尼。

省城多尼僧皆買貧家幼女髡之號佛子盈千百不可問公嚴禁之盡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尤貧者更爲設法贖之數月間怨曠得所輿情大悅

勸民葬

閩俗惑於風水有停柩在家多年不葬一遇祝融化爲灰燼公出示曉諭限期安葬有不遵者許鄉保報官治罪又送葬親朋輿馬之費有累葬家并禁之

飭註釋

上諭十六條

命各屬縣令會同教官聚淹博士子，將
上諭十六條援引經傳律例并實以事行，逐條註釋，
朔望講解，
以興民行。
欽賜人參。
提塘賫
御賜人參二觔至閩，即繕摺遣家人謝
恩。
題廣鄉試解額。
福建每科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額外中五經三
名。乙酉科欽奉

恩詔，增中十名，未爲定例。公以人文日盛，請嗣後照乙酉科八十四名取中，永爲定例。

題請帶徵臺屬舊糧。

臺灣自上年被災，奉恩蠲免之外，所屬三縣尚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公以臺灣一郡孤懸海外，民鮮蓋藏，新舊并徵，民力不給，疏請分年帶徵，民咸德之。

秋八月，監臨鄉試。

入闈，與主考、同考立誓神前，務期宿弊一清。其内簾官必擇素有品望及文字未荒疎者。是科遴選公明，士心悦服。一士卷污違式，應貼出，公閲其文頗佳，給卷另謄，後中式。

冬十月、主試武闈。

往例、試馬步箭分三道、主試居中提調、監試分左右。公慮一人耳目有限、且意見公私各别、乃合爲一道公同察覈、必衆口交稱、乃爲合式。鎖闈試策論、亦集同考公閲、其嚴慎過於文闈。有從提調來薦一人、公曰、此朝廷名器、非我所可假也。又言、往日撫軍無不曲從者。公曰、惟自有私、故徇情。今我無私、亦不徇情、當爲我謝之。及榜發、僉云武闈從未有如此之公明者。

欽賜鹿乾三十束。

塟房師郭公。

公鄉闈房師庚戌科進士河南商水縣知縣郭諱天錦，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人。時已没，貧無以塟，公捐已資二百兩，爲誌而塟之，且令伊子　經理書院事。

註解

上諭，頒於各屬。

公既飭各屬註釋

上諭十六條，與民講解，乃復自爲訓解。凡三帙，一帙引經據典，剖悉精微，所以訓廸秀民。一帙方言俗語，明白易曉。一帙歌詩，尤詳明警切，所以啟廸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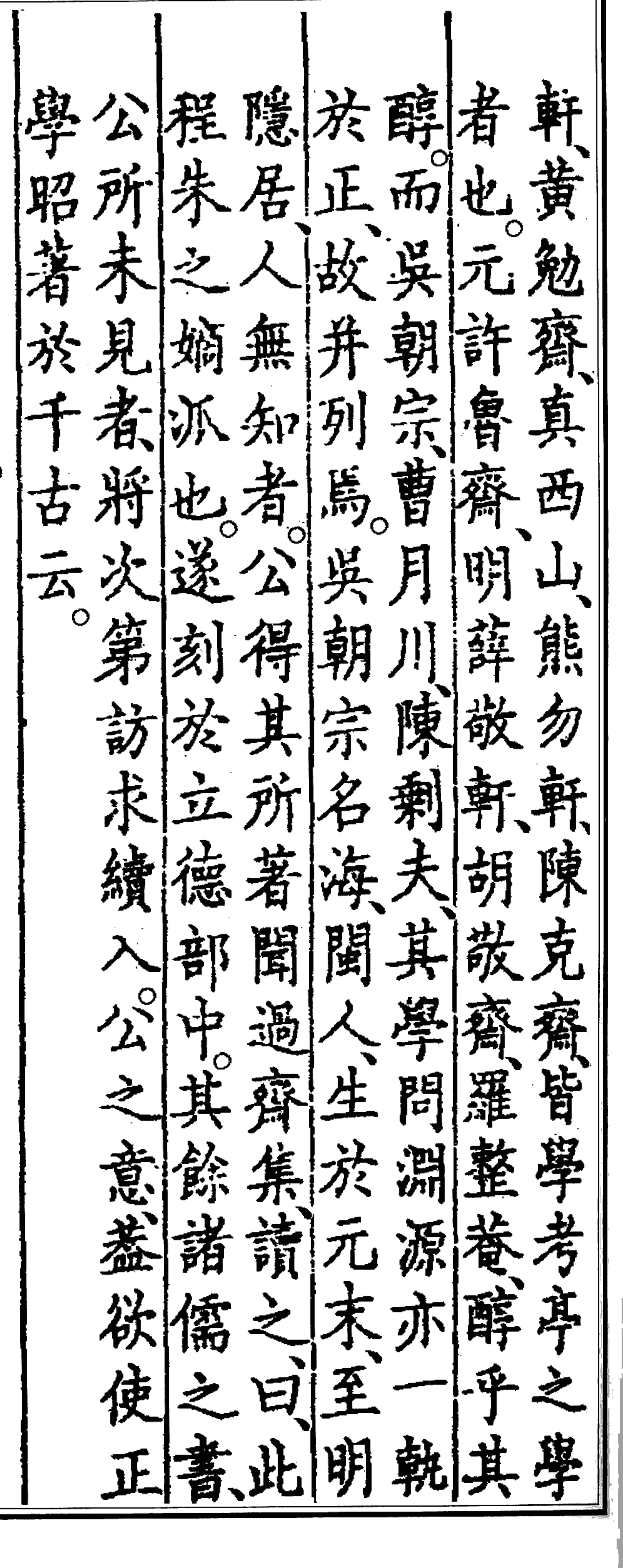
民。刻成，頒於各屬，使朔望講解。

道統錄成。

舊有道統傳一書，仇君熙所編，上自堯、舜、禹、湯，下及周、張、程、朱，所列頗慎。公以一畫開天，斯道之傳自伏羲始。孔子繫易，稱伏羲、黄、農，尚書所載契敷五教，皋邁種德，益稷有謨，伊尹有訓，傅説有誥，有命。而孟子敘見知，並及萊朱、望、散，無非道統所屬，皆不可畧，故作道統錄。

立德部文集成。

立德部以周、程、張、朱之集爲宗，而楊龜山、尹和靖、謝上蔡、羅仲素、李延平皆得伊洛之傳者也。張南



軒、黃勉齋、真西山、熊勿軒、陳克齋、皆學考亭之學者也。元許魯齋、明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醇乎其醇。而吳朝宗、曹月川、陳剩夫、其學問淵源亦一軌於正、故并列焉。吳朝宗名海、閩人、生於元末、至明隱居、人無知者。公得其所著聞過齋集、讀之曰、此程朱之嫡派也。遂刻於立德部中。其餘諸儒之書、公所未見者、將次第訪求續入。公之意、蓋欲使正學昭著於千古云。

家規類編成。

取月川曹氏家規輯畧、更益以前哲訓言易知易行者、使人人知修齊之道。

濂洛風雅成。

公平日不教人作詩，此集編濂溪以至整菴諸大儒之詩，以爲吟詠情性，得詩之正，讀之可以陶淑身心，無取乎剪紅刻翠，劇目鉥心以取悦於人也。

陸稼書先生文集、問學録、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陽講義皆刻成。

公於嘉興得先生遺書三種，到閩中并其文集、講義皆刻之，至是告成。

王學質疑刻成。

此書張武承先生所著，陸稼書先生稱其窮盡陽明根株，曾刋布之。公以流行未廣，學者無從得見



又刻之閩中。時有聞公刻是書而怒者，致書於公，欲令毀板，公弗從。

四十八年己丑，公年五十九。

題請移四川學道陳璸爲臺灣道。

陳公甲戌進士，廣東番禺縣人。初任古田縣，隨任止五人，布衣蔬食，廉聲大著。後改調臺灣知縣，兵民悦服。

特陞四川學道。時臺灣道員缺，難其人，公特疏請移補，

聖祖允之。

秋九月，

欽賜鹿乾三十束。

十一月、署浙閩總督事。

公方籌畫海疆、整飭文武僚屬、訪求所以造士養民者。旋奉撫蘇之命、設施未竟、士民咸以爲憾。公素嫉邪崇正、尤汲汲以培植人才爲務。爾時公餘之暇、擬有鄉舉里選、糜斥天主教等稿、將次第條陳。旋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俱未及上。今載文集中。

十二月、賜榛子五斗。



移撫江蘇。

聖祖一日諭大學士京江張公、安溪李公曰、張伯行居官清正、江南重地當移撫之。李奏曰、閩省近來方有起色、須留整頓一二年。張奏曰、江南頻年災祲、民不聊生、非此人莫可。

聖祖笑曰、汝兩人不必相爭、朕爲天下地方總計、當慎簡一人以畀閩。遂移江蘇巡撫、并

命馳驛赴任。士民數萬遮道扳留不得、乃塑公像、立祠於鼇峰書院之旁。

濂洛關閩書集解成。

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公生平所寢食寤寐不厭不倦者也。嘗謂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

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性體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之所淆惑。必周、程、張、朱之書日經於目、如耳提面命、常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傳、以上溯乎唐虞三代、道無不一也。兹擇其語之精醇切要者、分爲四集、以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又出其平日所詮解者、與門人互相參酌而存之、名曰濂洛關閩書集解。蓋公之學得力於五子者最深、而生平纂輯之功、於此書亦最勤且久、故兩朝皆以進呈。

立功部文集成。

此部編漢諸葛武侯、唐陸宣公、宋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文集。五公非無德可稱、而功爲著、故名曰立功部、欲有志於事功者知所景仰也。

立言部文集成。

此部編韓、柳、歐、曾、蘇、王之文。公以八家文時有合乎道者、然因文以求道、猶與道爲二、故僅傳以文、欲學者學其文、更求其上也。

氣節部文集成。

節義之士、其氣配乎道義、讀其文可使頑廉懦立、有功世道人心、故立氣節部、集凡五人、曰文文山、

謝疊山、方正學、楊椒山、楊大洪。

道南源委成。

明少宰鎮山朱公視學閩中，編道南源委，載閩中道學始於龜山，迄於明儒。公復於其未備者補之，稍異者刪之，且以二程冠其首，以爲道南之發端，而名仍其舊，不欲掩朱公之美也。

名儒粹語部成。

公以先儒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而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故於文集外又彙刻名儒粹語部。其書爲二程語錄、二程粹言、朱子語類、朱子學的、上蔡語錄、薛敬軒讀書錄、胡敬齋居

業錄、羅整菴困知記。

伊洛淵源錄刻成。

是書向有刻本、歷久漫漶。公取考亭舊本重訂付梓、以廣其傳。

思辨錄刻成。

婁東陸桴亭名世儀、國初與陳確菴瑚講學於吳中、稍雜陽明一派。後悟其非、一以朱子爲準、著思辨錄。公以爲體用兼具、乃選擇刻之。

編次歷朝文集。

立德、立功、立言三部爲初集，兹又得二十一家文刻爲二集。始於是年，其後次第告成。

四十九年庚寅，公年六十。

春正月，馳驛赴江蘇任。

時總督噶禮亦甫莅任。噶前撫山西，有貪殘聲。及督兩江，人人惴恐，聞公將至，七府一州人心差安。蓋公之廉明，子惠已於任臬司時概見也。公未入境，先行牌禁止科派，行户鋪設衙署。及入署，四壁蕭然，公恬然安之。嗣後日用所需，一切皆取於家。每年約運三千金，而家貲因以日匱。無錫縣依往例送惠泉水至署，公初受之，後知亦派民載送，即不受。



請

陛見、不允。

募補撫標隨任兵糧如前。

撫標隨任兵糧守兵三十六名、馬兵五十名、其額更多於閩、悉照閩例、募兵補足。

禁止餽送。

時總督貪污、屬官以餽送之多寡爲優劣。公獨行禁止、其畧曰、一銖一黍、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污。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本部院氷蘖夙

盟、各司道亦激揚同志、務期芑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總督爲之側目。

題請賑濟淮、揚、徐三郡。

淮、揚、徐去夏水災、前撫于公已題請賑濟。至秋而海、高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復被水災。是時春氣尚寒、麥秋未屆、小民覓食無從。公移咨總督、會稿具題賑濟、總督不欲以地方災祲上聞、力阻之、公即獨具疏、竟得請。總督於是不悦。

三月、至無錫、講學東林書院。

書院舊爲楊龜山倡道之所、而有明顧、高兩先生所脩復、以接引後學者也。公至瞻拜遺主、招耆儒

高愈、錢仲選、顔培、顔鰲等講學其中、闔邑人士多所與起。

題請帶徵江蘇各屬漕米。

四十七年、江蘇松常鎮五府屬被災、經前撫于公題將被災田地漕米緩征一半、至四十八年一并征收。公以一年而完年半之糧、民力不給、請兩年帶征、亦准行。

題請借庫銀買米平糶。

江南生齒殷繁、民鮮盖藏。又連年歉收、米價高騰。公恐小民難以度日、疏請於江蘇藩庫借銀三萬兩赴隣省買米、分撥各屬減價平糶。又恐俟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一面具題、即一面動支、購

運發賣、
聖祖嘉之。

赴淮揚監賑。

初、公會稿請賑、總督不許。及
特旨允行、總督欲同監賑、凡文移告諭、俱欲督撫並
行、公悉從之。於是總督
監賑徐州、公監賑淮揚。

講東南水利。

公以蘇、松向稱澤國、農田全資水利、凡水道之通
塞、閘堰之興廢、應疏應築、莫不細心諮訪。
禁奢華。

蘇郡習俗華靡，衣飾、宴集奢豪相尚，凡遇婚喪，遝勝爭奇，靡有底止，民以重困。公出示禁止，且躬行以率，家人悉布衣，署中供給不過腐菜脱粟而已。

夏五月，旱，步禱得雨。

公禱雨於元妙觀。是日午時即雨，司道府俱請撤壇。公曰，未霑足也。又躬親步禱，連得雨，四野霑足，乃撤壇。

禁米入洋。

松之上海，并接壤浙屬嘉興府之乍浦，皆係出海之處，海寇每年以厚利誘楓橋牙行運米下海，一

時米價高騰，小民艱食。公嚴飭汛防，又訪奸牙痛懲弊，稍息。

六月，公赴常州，覈審田，具疏告病。

詔留公。

赴常會審

欽件，多所平反，與總督納鑒不相入。公直行其道，務興利除弊，舉廉懲貪，不容稍緩。而總督每事掣肘，公素志莫伸，遂發怔忡之疾，因疏請解任調治。奉旨：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正資料理，不得以衰病辭。因勉強視事。

理少司農張公喪歸京師。

司農諱世爵、字克繩、奉
命往閩賑濟、事竣還
朝、至蘇病卒、舟中無親族一人在側、公殮之以禮、經
理其喪、歸於京師。

禁遊民。

蘇人好遊、每遇佳辰、畫舫雲集、士女雜沓、演劇飲
酒、名曰勝會、所費無算。公嚴立禁示、是年、名勝之
地遊人
絕少。

秋九月、赴鎮江會審屬庫案。

江蘇藩庫歷任相承虧空數十萬。四十八年、總督
噶禮題叅藩司宜思恭、於是前撫院于亦罷任、

聖祖命公移撫江蘇，而以蘇州知府陳鵬年署藩司事。至是、
欽差户部尚書張鵬翮會同督撫審理虧庫一案。總督憲陳鵬年廉能、與公一心、并擒入劾之、看守於
鎮江城隍廟。總督欲致之死、公力保全之。陳公在
鎮江三年餘、賦詩飲酒、淡如也。後奉
旨入南書房、
不次擢用。
冬十一月、
欽賜鹿乾三十束。
飭除漕弊。

江南漕糧甲於天下，而收糧之弊亦多。公細訪嚴禁之。自公在任，官吏、旗丁無敢不奉法者。

上大計疏，盡除屬吏貪殘不職者。

時七府一州屬吏多爲督臣噶禮私人，大計多所袒庇，公欲盡去之，以除民害。督臣不可，藩臬兩司往返幾匝月，公持之堅，卒不能奪。疏出，江南士民鼓舞稱快。

赴上海，會議巡海。

海賊鄭盡心等在洋肆行，復至盛京、錦州地方登岍搶掠，被官兵追勦，餘衆遁走。聖祖命各省搜捕，公因總督來蘇，欲從上海下洋，乃同赴上海會議。既以撫標無戰船、水師，而民船又

不可用，乃公同會議將軍、總督下海，而公與提督沿海巡緝，以防内地潛藏，具摺奏明。

查究通洋巨棍張元隆。

張元隆者，名豐，號羽可，又號御可，上海人，以監生考授州同，又充海洋船行，行號元隆，故稱張元隆。多集匪類，廣置洋船，立意要造百隻，以百家姓爲號。頭船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餘俱照此編號。又與各處洋客冒領照票，每縣數十張，姓名籍貫任意揑造。其船出洋，或稱遠洋未歸，或稱載貨往東洋，原貨帶回，又往他處，船票多不遵例報銷。是年七月，鄭盡心等來往盛京，敗走之時，擄船户張元隆具報，上海縣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牌照，裝載

客商、前往遼東貿易、行至山東文登縣馬島嘴地方、遇賊船二隻、擊刦貨物、縱火燒船、營汛坐視不救。又詞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倘宵小日多、盜風日熾、將為地方隱憂等語。公以一船戶而口出大言、且似預知鄭盡心等欲往奉天者、心竊疑之。及公與總督至上海同議出洋、元隆以洋貨來餽、值幾千金、又欲為公鋪設海船。公却之、細訪其人、得其廣置洋船、冒領照票等欵、心甚駭異。而元隆先有族弟張令濤在總督幕內、引餽洋貨、拜門生、總督大喜、令濤即令總督託元隆僱洋船、覓舵工、水手。元隆於是罄所蓄積為總督鋪設洋船、值幾萬金、炫耀十餘日。後下洋回、使令濤押赴江寧、入督署。比時有蘇松鎮兵在洋盤獲閩人佘元亨等赶繒船一隻、人照不符、良奸莫辨、

解地方官究訊。其船票供係張元隆在華亭縣冐領、公於是發常熟知縣章曾印、署上海縣通判周對訊問口供。元隆恃總督交好、託病不出。兩縣親至其家錄供、元隆踞上坐、兩縣坐其旁取供。公聞大怒、即命拘拿、而兩縣莫敢攖其鋒、止具收管在家。至次年正月、公回蘇提訊、上海縣遽報元隆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並無里隣甘結、亦無醫生報狀、乃具揭摭實奏聞。

編刻歷朝文集成。

立德、立功、立言、氣節四部、所刻文集已數十家、公檢所應刻者尚多、乃有歷朝文集之刻。於是石守

道、呂東萊、崔後渠、魏莊渠、海剛峯、汪仁峯、蔡洨濱、陳確菴、陸桴亭、張楊園、魏貞菴、熊愚齋、湯潛菴、耿逸菴、施誠齋、吳嶽仲、汪默菴、應潛齋、魏環溪文集次第告成。

近思錄集解成。

公服膺是書有年，嘗以葉公采所解尚有未備，廣集諸説，與門人更相叅酌校定付梓。嗣因板失，嵯使尹公會一重刊於維揚安定書院。

古文載道編成。

選宋元以迄本朝儒者之文與道相發明者，欲學者不爲浮夸虚誕之詞也。

續近思錄集解成。

考亭門人蔡氏已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又有文公要語，瓊山邱氏又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又有朱子節要，江都朱某又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前後搜輯朱子之書者甚衆。而公往歲所輯濂洛關閩書集解，摭拾亦云勤矣，然朱子之書卷帙浩繁，精微難盡，兹復按近思錄集解條目而續之，又爲詮釋，與前錄并行。葢公於朱子不忍有片語之或遺也。

五十年辛卯，公年六十一。

夏六月，師戴入泮。

題報海洋被刼三案。時鄭盡心等已被閩督緝獲，審供解部，并將所供揭送江南督撫。公查江南上海縣張元隆海賊刦貨等事一案、華亭縣張永昇海洋被刦等事一案、蘇松鎮水師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互異一案，歷訊口供與閩督所揭送鄭盡心等口供皆可互証，公題請勅部審問鄭盡心等有無在洋刼貨及與張元隆等曾否相識，以結江省懸案。

秋九月，題報蘇郡士子擡財神入文廟。

是年、鄉試副主考趙晉與提調馬逸姿内外交通、廣放關節。又總督亦欲於科場取利、是以毫無忌憚、賄賂公行。榜發後、各府譁然。正主考左必蕃不自安、乃以場後風聞等事、疏糸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吴泌、以希自首免罪。而蘇州士子千餘人憤懣不平、共擡財神入　文廟、供明倫堂。蘇府詳報、公據實奏聞。

冬十月、赴省主武闈試。

公率各官對神自誓、外場俱公同校閲、必衆論稱善、方入闈試策論。榜發一時咸頌公明、謂勝於文場百倍云。

十一月、赴揚州會審科場作弊事。

左主考疏題場後風聞時、原與總督關通、總督索銀五十萬兩、許代爲周全、是以左疏中有或提京廷試、或發督臣嚴訊之語、蓋懼公執法故不及、而督臣向有定議、可就商也。疏上、奉

旨着户部尚書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蘇、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而公題報撫財神一疏、亦發會審。公於是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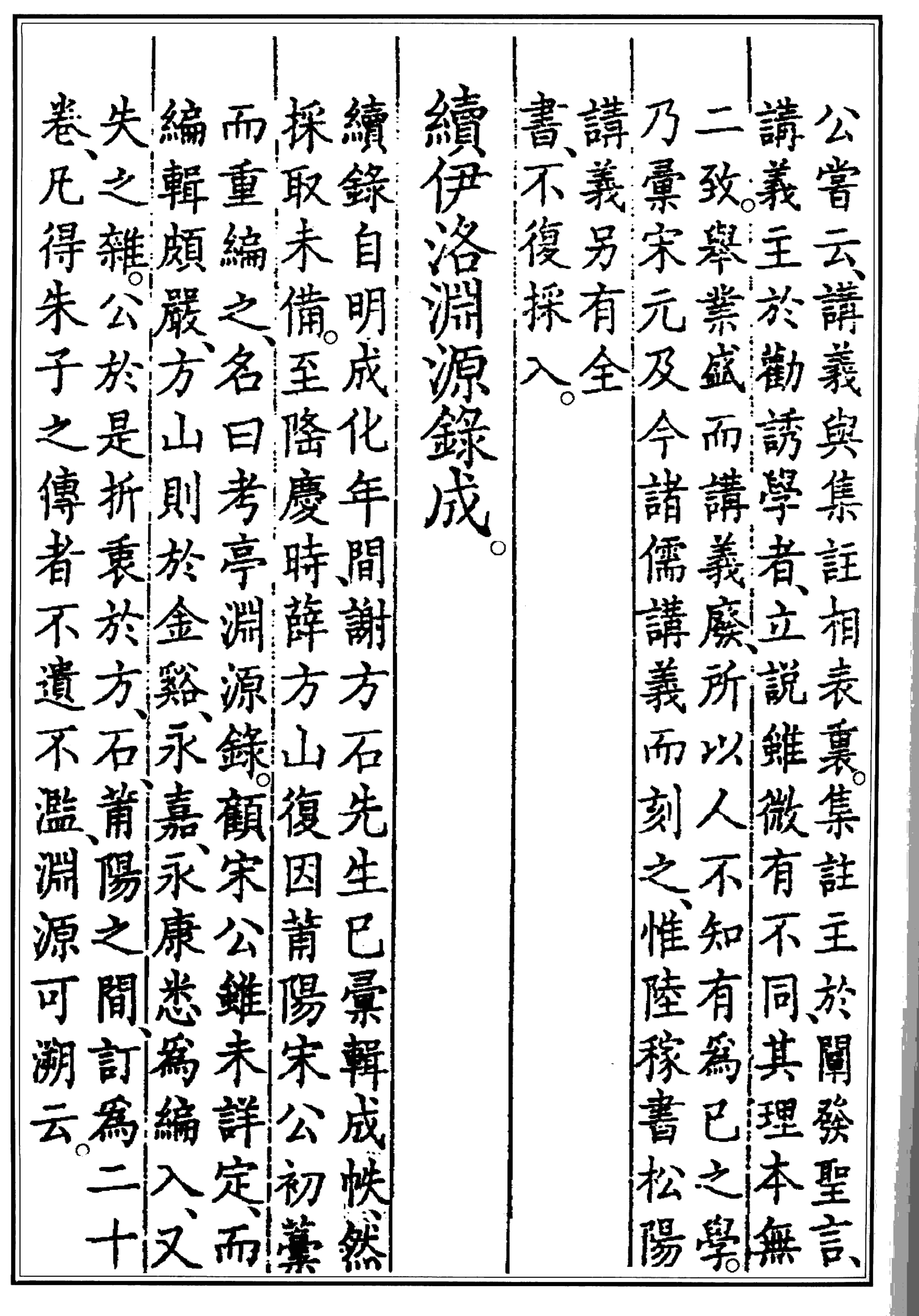
旨赴揚會同審訊。時吴泌買舉案内之俞世臣供出安藩司書辦李啟門路、李啟又供出馬藩司家人軒三付關節收金子、証供鑿鑿。總督大怒、護庇馬藩司、欲刑斃李啟以滅口、又不肯提軒三赴訊。公正言相勸、總督時時發怒。及軒三到案審訊、顧馬

藩司云、王子救我、誰使了銀子、叫我替你捱夾棍。又云、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任、還來問我。所供多怪異。公欲詳問、總督不可。欽差大人畏其勢、不敢逆。嗣後總督每託病不出、所提犯人亦一名不到、在揚州月餘、竟未成招。

廣近思録成。

是編集南軒、東萊、勉齋及許、薛、胡、羅之語、皆近裏着己工夫。學者取資於正續二編、而又讀此録、入聖之階梯備矣。

諸儒講義刻成。



公嘗云、講義與集註相表裏。集註主於闡發聖言、講義主於勸誘學者、立說雖微有不同、其理本無二致。舉業盛而講義廢、所以人不知有爲己之學。乃彙宋元及今諸儒講義而刻之、惟陸稼書松陽講義另有全書、不復採入。

續伊洛淵源錄成。

續錄自明成化年間謝方石先生已彙輯成帙、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方山復因莆陽宋公初纂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雖未詳定、而編輯頗嚴、方山則於金谿、永嘉、永康悉爲編入、又失之雜。公於是折衷於方、石、莆陽之間、訂爲二十卷、凡得朱子之傳者不遺不濫、淵源可溯云。

五十一年壬辰公年六十二。

春正月疏劾兩江總督噶禮。

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畧曰、

皇上臨御以來、内外臣工無不奉法。兩江督臣噶禮

受

朝廷豢養不爲不久、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

當仰體

聖懷、以圖報効、而其大端無過進賢退不肖、養一代

之人才、以培

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履任後、所轄兩省文武屬官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皇上洞鑒之中、無容臣再爲贅瀆。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
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經正主考左必蕃題叅、疏内有或發督臣嚴訊之語、又風聞總督有要銀五十萬保全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徹底詳察、嚴加審明、而會審時藩司書辦李啟供出藩司家人軒三賄賂情實、督臣輒大怒、欲將其脛夾折。臣勸督臣、今日會審儼如
朝廷在上、爲臣子者不可動氣。況

皇上要徹底詳察、若拑其口、曷由明白。因與
欽差大人據所供人犯稍加夾訊、而語多曖昧、事涉
督臣。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不敢復訊、軒三矣。夫
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
斯
朝廷之上有直臣。我
皇上諄切訓誡、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
制科以來、未有如江南辛卯科之甚者。竊思此案
關係非小、奉
旨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旨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
人、以後要銀五十萬保全無事之說、情真事實、不
爲無稽之輿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口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併發審、則通同作弊之人同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
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能得、皆由督臣驕横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
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煩瀆
聖聽耳。至
欽差大人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強禦、又因伊子張懋誠現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總督藩司皆得而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遭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則督臣欺

君壞法之罪、何能直達於
聖天子之前哉。我
皇上。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照、而督臣尚敢於欺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
朝廷之官、賣
朝廷之法、復賣
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貪殘暴横、兩江之人知之、在
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亦無不知之。祇緣督臣權勢
赫奕、莫敢攖其鋒以買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
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臣自念一介監儒、候補
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
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

敢於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為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
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
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
聖明在上、督臣即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
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噶禮即行解任、一併發
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
庶真情得出、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
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
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出、一時抄誦、爲之紙貴。

二月、奉

旨解任聽審。

總督密購得公參疏、亦揑欵星馳誣奏、遲發五日、而先達

御前三日、奉

旨俱解任、着審事大人審明具奏。部文未到、公又上瀝陳被誣始末疏、其畧曰、臣因前會審江南辛卯科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

旨。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間立議之李啟等供出安藩司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

而督臣曲意庇護，不容究訊，與臣從前所聞督臣通同賄賣，并要銀保全之輿論相符。是以不敢徇隱，先疏題參。乃督臣聞臣具題，撫拾虛詞，欺罔聖聰，欲圖報復。但誣妄過甚，合就其誣臣各款分晰，爲我

皇上陳之。如第一款謂臣止督臣不必下洋，恨不聽從，遷怒於爲督臣催倩舵工之船行張元隆，陷以通賊，既致元隆被逼身死於前，復拖斃元隆胞弟張五於後等語。查四十九年臣准部文，帶領官兵搜緝海賊鄭盡心等，臣標並無戰船，聞督臣由鎮江來蘇，臣出郊迎接，同至上海。臣向牙行催募民船，而民船止可裝載貨物，不堪用以捕賊。臣商之督臣，據云船上既無器械，又無水師駕此出洋，豈不有損

國威。是臣欲出洋而督臣止臣、豈反止督臣不必前往也。後以無船可乘、恐沿海、內地或有潛藏、具摺奏明、與提臣分頭偵緝在案、何爲違旨逗遛。至張元隆的名張豐自置洋船、立意要造百隻、以百家姓爲號、又冒領照票、在華亭已有楊日升等二十餘隻、一處如此、別縣更不知多少。聞鄭盡心敗走、恐致破露、令伊弟張令濤賫入督幕、將洋貨賄督臣。督臣在上海縣十餘船鋪設、皆元隆以素所蓄積罄餽、與其庇護、伊弟張令濤押船、沿海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借出洋之名、爲裝運貨財之計也。比時先有崇明水師在洋盤獲佘元亨等、照票籍貫互異、供係張元隆代領。臣飭上海、常熟兩縣提訊、元隆托病不出、兩官親至其家取供、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於旁。臣聞

駭異、嚴飭拘拿。而兩官見元隆與督臣交好、遂延不敢、止具收管申送、聽其在家逍遥。迨臣回署發審、遽報元隆病故。是元隆之死與不死尚未可定、即曰果死、亦係久病而亡。其黨張思永等現在並未報、故案內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而誣臣以逼死元隆、拖斃張五也。二欵誣臣與上海知縣許士貞同窓好友、將四十八年四月所獲徐君洋失事案內之犯改爲十一月、并將久已拖斃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尚譌以現存咨題、冀免士貞處分。查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咨叅武職年限、先據按察司揑詳四十八年十一月獲犯、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揑飾、據詳咨部也。迨五十年二月、會同督臣咨叅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日期。臣因巡撫

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捏改日期，並以拖累盜犯，謊稱現存，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爲冀免士貞處分也。三款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富户，竟寢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鎮江同知施世驃捕獲盜首，臣隱囑陳鵬年不行究聽，致斃在獄，反桼施爲誣良等語。臣查保甲之法，涖任亦經嚴飭，至今奉行無誤。至臣屬七府一州四十八年共報盜案一百十件，四十九年共報八十二件，五十年止報五十一件。若止就臣駐劄蘇州而計之，四十八年共報五十七件，四十九年共報三十八件，五十年共報十七件。是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消弭，何反謂盜賊充斥。至施世驃所訪拿陸鳴欽案内盜犯夏麻子所供夥盜，查拿並

無其人、所供賍物亦與原報不符、實非陸案真盜。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即審釋、以致病斃。臣先具疏題叅、如謂臣囑陳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叅鵬年、鵬年何以甘心默受乎。四欵謂蘇糧道臧大受上年四月尚在松江、而題叅貝二等七案盜案、竟揑作大受因公出境、與免大受處分。查疎防盜案道員例止罰俸、前據按察司開報、該道因公出境、臣以此時正值催漕過淮之時、據以叙稿、移送督臣畫題拜進。督臣題叅按察司焦映漢案内已將此爲映漢狥庇大受、奉旨勅臣究審。審明之日、臣應自行檢舉。第督臣與臣會同具題失察、當同受處分。若臣狥情、何以會題之時不即指明駁飭、及連名入

告之後先叅臬司、又叅臣作弊乎。五欵稱蘇松糧船過淮遲悞、非鎮幇開遲阻壓、指臣揑飾欺罔等語。臣查漕船例係頭幇受兑先行、而尾後幇船續後赶幇交兑、故尾船開行較頭幇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就尾船而言、非通幇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鎮幇開遲阻壓、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鎮船於四月初四日起、十五日完、常船十六日起、二十日完、蘇船二十一日起、五月十六日完、松船十六日起、六月初六日完。皆先後緊接挨次過淮、並未脱幇攙越、又何虚揑欺罔也。六欵誣臣與方苞好友、延署著書。昨刑部行文查提并南山集刻板、並不差一員一役提拿。且南山集板藏於蘇州書坊、伊豈不知等語。臣查上年部差筆帖式王六嚴拿方苞、尤雲鶚、值按察司焦映漢在蘇、臣即傳

該司并蘇州知府孟光宗飛騎至江寧、會同知府劉涵密拿，眼同王六差遣。續據該司呈獲方苞并雲鶚兄雲鵬、臣專差庫官王鴻賫交劉涵轉交。王六解部、有案可考、王六可詢、何誣臣不差一役。至滇黔紀聞並刻板、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督臣署安撫印准到部咨亦未移會到臣。後方雲旅供板在江寧、始准督臣知會、而書板已經方苞交出、並不在蘇州書坊。臣與方苞雖曾一見、並未延請著書。今臣所刻之書載有同校之人、絶無方苞名字、不過以戴名世一案現擬重辟、故借著書之説誣臣黨惡、以動

聖聽耳。七欵稱臣專以賣書爲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駁訊、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不斃命等語。臣查命盜關係重大、有疑不得不

飭行嚴審、期無枉縱、而臬司衙門駐劄省城、距蘇五百里、由院而司、由司而府、縣、往返程途輒至逾限。此亦時勢使然、何誣臣混行嚇駁。至開期放告、酌量批准、不過數紙、何爲濫准詞狀。若謂臣拖累斃命、臣查前撫任時、四十八年共監斃三百五名、而臣任内四十九年共一百七十一名、五十年共二十四名、皆有案可考。至臣著書賣書、臣自愧學問空疎、止攄先儒之成書而表彰之、又因閩中刻匠、至蘇、無以資其飲食、曾令刷賣。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横之人同處、又不得不留心瞻顧。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爲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愚忠自失、奮不顧身、此又不敢糊塗也。總之噶禮之蓄怨於臣、起於臣之

發覺大棍張元隆、而乃曲庇馬逸姿撫拾前欵、欺君陷臣、且云難與臣俱生、其意必欲致臣於死。幸荷皇恩寬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欵據實陳明、仰祈鑒察。此疏後亦發

欽差大人併審。是時百姓聞公解任、罷市撤業。迨奉到部文、即日交印、數萬人擁入公館、哭聲震揚城、請暫停送印、欲相率赴京師叩闕。公出諭云、自我到任、以來、事多掣肘、並無一點好處到百姓。今因公解任、實屬浩蕩之皇恩、曲直有大人公斷。若遲遲送印、則我抗旨之罪不可逭矣。爾等各歸安業、亦不必上京。衆皆環泣不肯去、自辰至申、人擁擠、印不得交。後至鹽院衙門懇求代題、鹽院見人衆、許之、乃稍散、得交印。翼日、維揚士民扶携集公館、具果蔬以獻、公弗

受皆滕行而言曰、公現任止飲江南一杯水、今將去、無却子民一點心。皆跪泣不起。不得已、乃收腐一塊、菜一束、而蘇、松等郡罷市、紛紛報至、相率呼籲保留。

三月、降三級調用、部另推巡撫。疏留中。

公於糧船遲悞一案自行檢舉、部議降三級調用。凡大臣議處、内閣擬

旨、必另行提出、俟

上閣親定。時内閣以公已解任、即離於循常應批依議之本中以進。及吏部開缺、

聖祖乃下

旨不必開缺、俟張鵬翮

審明互參之日再奏。

夏四月、聽審畢、回蘇州。

初、會審科場事時、公與總督抗辯、欽差大人頗有中立調停之意。後公叅總督疏內有欽差大人因子張懋誠現令懷寧、不無瞻顧等語、大人不悅。及審、遂左袒總督。時揚州闔郡士子上大人書、其畧曰、生等沐閣下栽培之日舊矣、去年吳泌等賄通關節、及於敗露、聖天子赫然震怒、欲挖掘根株、擴清士類、鞫問之任、不以委他人、而委閣下、知閣下明允公直、爲可倚毗也。閣下奉玆命以駐節維揚、淹滯冬春、既有日矣、內懷忠信明決之姿、外寡片言折獄之效、致督撫圜枘方鑿、先自牴牾、忿爭之疏聞於

北闕、復勞
聖天子屢九重之憂、
詒閣下結兩事之案。生等一介草茅、何敢越俎、但平日誦法書史、於邪正勝負之機三復其事、或以衝冠、或以流涕者、性所激也、今真見之矣。邪正之勝負、即世道之消長。而閣下不幸間在瑕釁、執此紐樞、勝負之決、將在一言。若使正人勝而邪人負、則上安國家、下答民望、然而不免於身之危。將使正人負而邪人勝、則上欺君父、下得罪萬民、然而或可苟容其身、甚爲閣下憂之。昔宋璟勸張說不証魏元忠之事、願以百口爲殉、且告之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張說從其言、卒不見禍、而榮掛青史。生等念閣下少即顯達、歷任清要、至今遲暮、富貴之樂既饜且飫。何不以遲暮之年、甘心無妄之禍、爲

國不顧其私。彼區區以愛子爲切、豈可動哉。且
聖天子明照萬里、爲正終以獲福、爲邪終以受戮、近事昭昭、海宇思服、此閣下所知也。閣下負泰山北斗之望、盛名之下、未易可處。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萬世之名、在於今日、少一蹉跌、則不知税駕之所矣。閣下熟思而善處之。此外歌謡、文檄遍布揚城、而大人不省。審公所奏全虛、應革職、問徒折贖。總督所奏有實有虛、應留任。命公往蘇州候
旨。將發、揚城士子上書請留、言途中事不可測、公不聽。數萬人集江干護送。公聞之、曰、以我故勞民至此、吾不行也。越數日、五鼓登舟、比天明、百姓仍集、而公已渡江矣。至楓橋、入寓所、蘇人尚未知。明日、士民雲集、送菓品菜蔬者源源而至、一如維揚解

任時。

秋七月、赴揚州候審。

欽差大人張鵬翮疏上、聖祖以未得真情、命户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遂赴揚候審。至八月、欽差大人將至、鹽院李公來晤、手持欽賜詩扇、内有官箴乏恊恭之句、謂公曰、此一句爲老先生與制臺而作也。上意俱欲保全、又恐兩人不和。老先生仰體上意、自認些小不是、我當啟奏、必兩復矣。葢總督所使也。公曰、

聖意正未可知、我既參奏、豈有調和之法。李又曰、彼黨衆、必遭害。公曰、
聖明在上、我何懼焉。
欽差大人至、候審於公館、大司空曰、二位皆
皇上所愛惜者、
皇上最喜同寅協恭、何不兩家各相讓、免爭競乎。公曰、某何嘗不讓、自涖任以來、我所讓多矣。今因
朝廷大事參奏、亦無可讓也。總督不發一言、乃各退。
九月、復回蘇。
大人止取親供、不質對、所審畧如前議、議公革職免徒、總督免議、故仍回蘇候
旨。至蘇之日、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每家各排香案恭迎、兒童父老塡塞街巷。

冬十月、復巡撫任。

吏部覆江南督撫互叅一案、如

欽差大人議。奉

旨、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及守、果係無能。噶禮雖才具優長、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叅之案、各因私隙、聽信人言所致、誠為可耻。朕臨涖天下五十餘年、粗通政事、自滿州、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噶禮屢次具摺欲叅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為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叅、手批不准、其親筆現在噶禮處。這所議是非顛倒、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矢公據實再議具奏。九卿等覆奏、

皇上評定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確當、天下臣民無不悅服。又奉

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内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州所參大抵多漢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視河工時、適彼爲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畧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操守則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彼目前碍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乂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

自安乎。如蕭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全。昔趙申喬任偏沅巡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畏其口直。及與俞益謨互相訐參，彼時亦有言趙申喬爲非者。朕細加詳訪，即彼所轄武官及陝西人良心不昧，但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爲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趙申喬條奏黄河堢地免糧一事，朕亦不准行。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情，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参他。各省督撫具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批付之，從未有

令其叅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藏有據。朕恐異日貽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内有爲督撫及現在大臣具摺者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邱詩二首奏、稱内有悖謬語。朕閲其詩、並無干碍。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鷗盟一句、不過托意漁樵。凡作詩者喜時則語多歡娱、失意則辭多抑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鵬年詩現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之心公矣。噶禮曾叅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内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因彼總督所叅之人並未下旨。今李麟現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彼時朕已心疑噶禮矣、倘噶禮先具摺奏聞、朕必不准其叅奏也。互叅一案、初次遣官往審、彼噶禮

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朕保全清官、不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激。如師懿德、江琦、額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爲正人清官者無所畏懼、則人皆欣悦、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

九卿復奏、

皇上天地爲心、大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爲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亘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張伯行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輙因私隙、聽信人言、互相訐奏、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噶禮、原任巡撫別案降三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

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留任，伏候
聖裁。十月十二日奉
旨，張伯行革職留任，嘀禮革職。是時，吳中士民聞公復任之信，歡聲雷動，牓於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訂於月之二十七日齊赴圓妙觀焚香結綵，拜謝
皇恩。屆期士民扶老携幼，填集觀中，幾不能容。江南士民在京師者於長至，月朔復集數萬人持香至
暢春苑跪奏，各願減年壽一歲，添祝
聖壽萬萬年，以申真實感激之意。
聖祖大悦。又福建全省士民聞公解組，奔惶籲呼，如失怙恃。及聞復任，頌
皇恩，祝

萬壽，與江蘇不謀而合，亦古今僅見事也。

十一月，請

陛見祝

萬壽，未奉

俞允。

訪劉仁寶。

在揚時，有如皋劉仁寶名道明，以所著語錄四書補註求見。公適有事，辭之。及復任，閱其書，所學醇

正。亟訪之、則已沒矣。公深爲惋惜、刻其文集。

小學集解成。

公云、小學者、大學之基。朱子此書、有功聖學不小。自異端但求速化、舉業惟求倖獲、而小學遂塵封高閣。今

特旨頒行課試作論、甚盛典也。乃坊間刻本無慮數十種、纂註標題、但爲試論剽竊之地、絶不示以躬行實踐之方。且每見註家於所引經書之下云、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實同歸、而語各有當。故集諸家註釋善本、彙爲是編、使學者知爲大學之基、不徒爲試論之資云。

三朝名臣言行録成。

朱子纂輯本朝名臣言行録，分前後二集。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録之，分續集、别集，並傳於世。公以卷帙分散而無統，乃約而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迄於王文憲公栢，合一百五十三人，爲宋朝名臣言行録。既又纂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迄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爲元名臣言行録。又纂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迄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人，爲明名臣言行録，總題曰三朝名臣言行録。是時已有定本，以卷帙浩繁，未即授梓。至乙未夏罷任，倉卒中遂致散失。今宋明兩録各存四卷，而元録竟無有。後欲補輯，而迄不能就，殊可惜也。



張清恪公年譜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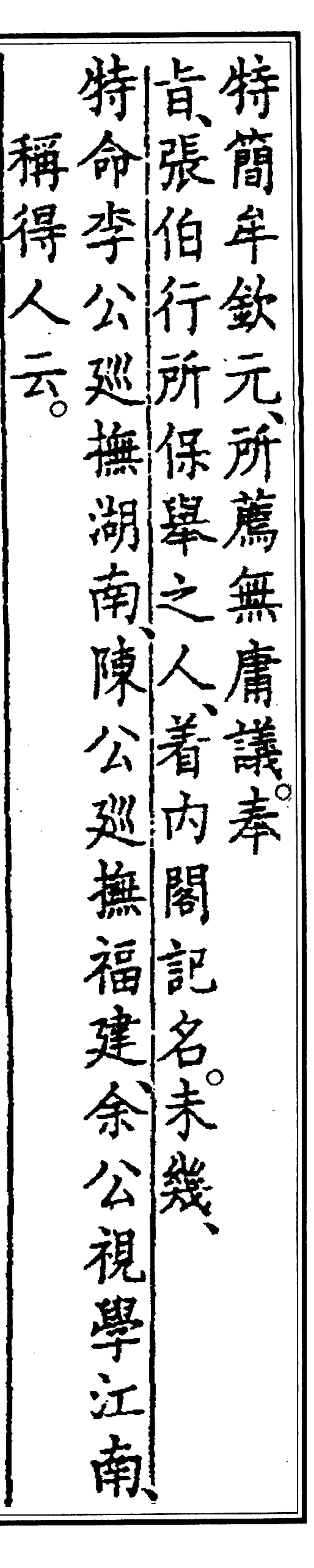
張清恪公年譜下卷

男師栻
　師載編次

五十二年癸巳，公年六十三。

春正月，疏薦閩藩司李發甲、原任祭酒余正健、臺灣道陳璸。

時江蘇布政使金世揚丁艱，員缺。公以藩司乃屬員之表率，必得行已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乃保舉三公，求
聖祖簡用一員。部議謂已


特簡年欽元、所薦無庸議。奉
旨、張伯行所保舉之人、着內閣記名。未幾、
特命李公巡撫湖南、陳公巡撫福建、余公視學江南、
稱得人云。

二月、公赴省監臨

萬壽恩科。

公懲前科之弊、防閑嚴密、而體恤備至、士子愛公如父母焉。時正主考河南呂公履恒、副主考山西喬公雲名亦俱矢公矢慎、發榜、輿論翕然。

三月、遇

萬壽恩詔復原職。

陸宸徵來見。

宸徵，稼書先生子，性淳謹，無他能，時尚未青其衿，爲族人搆訟連累，事涉詞尾。平湖令必欲困苦之，或以陸先生爲請，令曰：雖孔聖子奈我何。宸徵窘，乃至蘇見公，公使居於青浦陸氏之祖居，而囑青浦令善視之，且與鹽運司李公陳常共捐貲令入太學，責以勉承父業，勿墜家聲。

夏六月，與同年仇少宰講學。

仇公諱兆鰲，字滄柱，祝萬壽回，過蘇，公以其向有盛名，欲留蘇訓廸後進。及

相與講學不合、仇歸浙中。

秋七月、公赴松江、會同總督驗戰船。

聖祖以廣東米貴、命以江南營船運米十萬赴粵平糶。於是會同總督赫壽往松看驗營船。總督見營船俱不堪出洋、願捐俸另僱民船、請公會稿具題。公曰、沿海設立戰船、原以備緩急之用、今不堪載米、何以禦賊乎。此事難以上聞。不肯畫題。總督又委兩司來云、聖人在上、海不揚波、戰船雖不可用、無妨。公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若以爲可不用、則沿海水師皆應撤矣。兩司又傳總督意曰、是我主稿、縱有議處、亦督重而撫輕。公曰、我論理之是非不計

處分也。

八月、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聖祖諭、有當進之書、着進呈朕覽。乃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九月、公赴鎮江、會同將軍、總督、提督、總兵驗戰船。

民船運米之疏、總督果奉

嚴旨、並

命將軍、督撫、提鎮齊集查船。公見營船大小不一、船式互異、深駭焉。總督問營船捕盗曰、營船與民船有分別乎。對曰、無分别。公曰、若無分别、則營船亦可以爲民船、民船亦可以當戰船矣。將軍默然不

答。蓋此時張元隆案內已供出將軍家人吴良領票走洋，而當日看驗之船取民船充數，非盡營船也。

冬十一月，再進《濂洛關閩書》。

公更加訂正，奉表恭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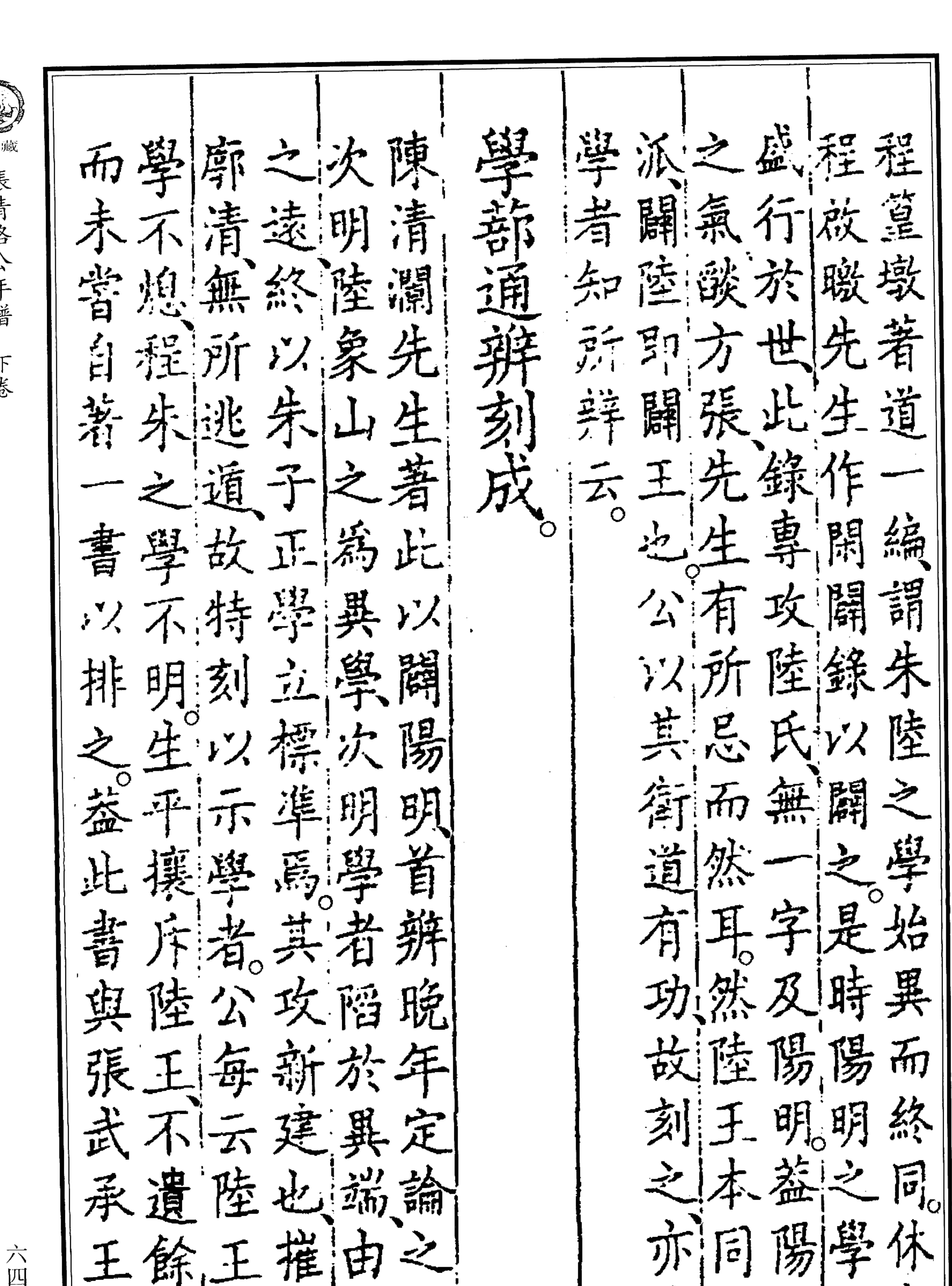
建紫陽書院。

蘇州向無書院，時來學者衆，公命於滄浪亭讀書地窄不能容，乃於府學東建紫陽書院，拆吴江淫僧水北菴材木以供用，又籍其田三百餘畝以爲諸生膏火資。

十二月，條奏海船編號。

其畧云：民船宜令與營船有別，而民間之漁船亦宜令與商船有別。營船前後刻一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標、某營、第幾號船、捕盜某人。商船前後刻一大商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縣、第幾號船、船户某人。漁船前後刻一大漁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縣、第幾號船、船户某人。漁船止以捕魚，不許裝米酒下洋，亦不許載貨物進口。奉旨，所議甚是。遂命沿海地方遵行。

閑闢録刻成。



程篁墩著道一編，謂朱陸之學始異而終同。休寧程敏聰先生作閑闢錄以闢之。是時陽明之學已盛行於世，此錄專攻陸氏，無一字及陽明，蓋陽明之氣燄方張，先生有所忌而然耳。然陸王本同一派，闢陸即闢王也。公以其衛道有功，故刻之，亦使學者知所辯云。

學蔀通辨刻成。

陳清瀾先生著此以闢陽明，首辨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爲異學，次明學者陷於異端由來之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摧陷廓清，無所逃遁，故特刻以示學者。公每云陸王之學不熄，程朱之學不明。生平攘斥陸王，不遺餘力，而未嘗自著一書以排之。蓋此書與張武承王學

質疑辨之已悉、不必更著書也。

五十三年甲午、公年六十四。

春正月、奏免揚州落地税。

其略云、揚州設有税課大使、每年額徵税銀一千二百餘兩解司、而正項之外、羨餘竟至無算。臣查各商貨物已在城外揚關輸鈔、迨入城復納落地税、似屬重科。今商民紛紛具呈、臣批江藩司會同兩淮運司查議、挖詳請於運庫經費項下節省代捐、以足税額、永免徵收。查兩淮鹽課每年有臣衙門規例銀二萬兩、臣蒞任五年、絲毫不取、已爲鹽商省銀十萬兩。今止每歲代捐一千二百餘兩、實

可免商民無窮之累。稅銀既免，大使一官亦可裁減。部覆准行。

禳火災。

是春，蘇郡日厄於火，公爲文親禱，其患頓熄。

三月，紫陽書院成。

前堂設朱子神位，中建講堂，後建大樓，兩旁建書舍，以崇明縣教諭鄔正宗、吳江縣教諭夏聲董其事。時浙江、福建、江西、山東多有負笈來者，不獨江南人士也。生舍至不能容，公欲廣之，未果。

夏五月，蔡布政司年欽元。

初、上海人張令濤係張元隆之族弟、在前任督幕用事。及總督罷、令濤又改爲孫以仁、寅入牟藩司幕內。公奉部駁審余元亨等海洋三案、又崇明穆總兵盤獲李崇御海船賫有金銀、照票不符一案、案內皆供出張元隆屢飭屬員審明詳結、而司道府縣合成一局、不遽結也。時又有上海縣人顧協一、閔三等控告張令濤、並供其潛匿藩幕等情。公容飭上海縣訊其子張二、果如所云。又其家送信到藩署囬、稱不在、而信卻收受。公以令濤爲元隆黨羽、謀入藩幕、不無從中布置、使

欽案不得完結。且伊被告發、亦應審究、因面問牟年云、向有孫某、辭往粵東矣。公命其遣人覔囬、牟雖面許、而終不令出。海洋各案亦漫不經意。公摺奏、

聖祖命具疏來、乃題叅該司庇惡匿犯、請暫革職奉

旨、年欽元着暫革職、該督審追。

致書浙撫查東江故道。

其畧云、江浙地勢相爲依倚、素稱澤國。浙中諸郡之水半瀉太湖、由三江以入海。今婁江、松江俱通、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曾閲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即今之乍浦、向經其地、果有舊閘及天妃宮故址、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東江故道其閘址雖存、水道已塞。年先生憂國愛民、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爲膏腴、功非淺鮮也。

致書河撫請賑饑。

河南歲饑，公家所有庄田盡蠲其入，又致書河撫並司道府縣，請設法賑濟，以活饑民。

與徵士王心敬講學。

王心敬號豐川，講學關中、湖廣，制臺延至江漢書院，又薦以博學弘詞。時來蘇講學，與公談論，以靜坐澄心爲入德之要，謂不必分門别户，詆誹前人，蓋陸王之學也。又與公門人吳澍、金潮輩往復辨難，彼此牴牾，遂辭去。

秋九月，公赴省主試武闈，公明如初。



冬十一月、欽差審事大人張鵬翮、阿錫鼐到鎮江、公赴鎮請聖安。

初、公糸奏張元隆、余元亨等、爲寧靜海洋起見、而總督噶禮誣奏公爲挾仇、大司農張鵬翮審事時、左袒總督、而擬公罪。其後公復任、部議以前署撫王所擬元隆之弟張恩永等徒杖之罪尚輕、駁行公再加詳訊。此時適有李崇御一案、又詞連張元隆等、公乃嚴飭府縣、務欲審明。而若輩揮金布置、屬員相結、呼應不靈、乃不得已、糸藩司庇惡黨奸。至是、

聖祖仍命張大司農同副都御史阿錫鼐審理張令濤、李崇御、余元亨三案。大人至鎮江、公往請

聖安、并請候大人審供。大人命面蘇。公面蘇、將各案叅奏始末、審出真情、備文咨送、大人並不審理、而容叅公藏匿海賊。奉

旨、海洋有無盜賊之處、着張鵬翮會同巡撫張伯行親詣賊穴、勘明具奏。大人藏

旨不發。至十二月、竟入京面奏公藏匿海賊、應革職。

聖祖曰、曾問口供否。大人曰、未曾。

聖祖曰、且問口供。仍復來蘇。

小學衍義成。

是編共八十六卷、以朱子小學之目爲綱、而下另爲之目、取經史中之嘉言善行以實之、與大學衍

義及衍義補互相發明。公命門人纂集、而親爲訂正焉。始於閩、成於吳、以卷帙浩繁、尚未付梓。

陳北溪集刻成。

北溪先生所著字義及嚴陵講義、似道、似學二辨向傳於世、其全集不可見。公於織造曹公寅處得抄本、即錄之選刻焉。

勤齋考道日錄刻成。

玉峯諸莊甫勤苦力學、至老不衰、所著考道日錄頗有見道語。陸稼書先生嘗訪之。公至吳、問其人已没、一子年三十餘、貧不能婚。公命屬吏求儒家女妻之、而選刻其書。

道命錄刻成。

李微之先生作道命錄，備詳程朱生時與廢，身後追崇。公是年刻之，所感深矣。

五十四年乙未，公年六十五。

春正月，養正先資、訓蒙詩選刻成。

公以士習之端必先蒙養，因取陳北溪先生養蒙三言、四言諸韻語刊爲一冊，名養正先資；又取其五言詩及胡鈞更七言詩數十首，繼梓成編，名曰訓蒙詩選。親至紫陽書院，命教官給發。是日，總角之童肅容而進者數百人，領書拜謝，公爲答禮，并傳諭要書者以月朔爲期。後因事不獲屢行，亦吳

中盛
事也。
欽差大人張鵬翮、阿錫鼐復來蘇問供、公被摺參。
大人至蘇、宣傳
聖旨、字句多有遺落添改。謂公云、
皇上問你要海賊。公曰、海賊有無、請大人研審張令
濤等三案可見、我實不知海賊去處、祈大人詳察
轉奏。大人即住鎮江、具摺參公狂妄自矜、不肯給
供、應革職看守。奉
旨暫停革職、
看守審理。
二月、上瀝奏實情仰祈

睿鑒疏。

時准吏部咨文知照，方知大人恭奏，奉

旨不允，乃上此疏謝

恩，并陳實情。大人於二月復親往京師摺參。三月十五日，

旨未下，又摺奏，奉

旨令公明白回奏。

夏四月，上明白回奏疏。

其略曰，張元隆係蘇鎮臣在洋盤獲之余元亨所供，經前署撫王度昭審擬具題，部駁覆勘。臣飭府縣究審，據詳元隆已故，伊弟張思永將元隆自置洋船，以百家姓編號，要造百隻，及代客冒籍領照，

招集無賴出洋之處供認鑿鑿。內有趙元發一船遭颶打壞不返、有無在洋爲非、不可不查問明白。乃案內楊君茂等三十八名拘提日久、並抗不到。臣兩次題參、承審遲延、俱叙原供入疏、部案可稽。李崇御一案、係崇明鎮臣在洋盤驗照票人數不符、船中滿載金銀、不帶絲毫貨物、委千把總押發崇明縣審問。據府詳該船閃爍挨延、半月方至吳淞江口、催船潛泊元隆後門、搬運金銀、一夜至崇邑、又賄囑該縣、聽其暗運半月等情。通詳到臣、崇御等如果良商、何難到官置辯、乃遷延顧慮、行賄賣法、是在船金銀謂非來路不明、其誰信之。張令濤有顧協一、閔三等首告通匪被害、告發者十餘紙、抗匿不出、懸案莫結。令濤縱非通賊、亦係豪惡、何得挨延半載、藉庇抗官。即謂首告不實、應於顧

協一坐誣。臣雖愚昧寡援、而身爲地方大吏、寧能
置之不問乎。臣屢將元隆、令濤等惡跡咨明
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
聞、案件自見明白。乃將各犯悉爲開脫、獨叅臣以狂
妄自矜之罪。臣雖歷官巡撫、而服食起居未脫寒
酸故態、以爲迂腐則有之、何敢於
君父之前自蹈狂妄、以取罪戾乎。然臣止知有
君父、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
益深、此區區微忱不敢有一念之或欺者也。
欽差大人於三月二十九日過蘇、往上海放行福建
米船、四月初十日來蘇、又問供。公所供俱非大人
意、又叅請革職看守。

又上歷次親供據實奏明疏。

先是、三請革職疏上、奉
旨、欽交事件應盡心審明原委具奏。張鵬翮等屢次
前往、未能徹底審明、希圖朦混完結。今又請將張
伯行革職、繕摺具奏、殊玷官箴。這事情仍着前往、
徹底審明具奏。而公奉
旨明白回奏疏、奉
旨、這回奏情節交張鵬翮等一併審明具奏。公跪聆
恩旨、感激涕零、將先後口供瀝陳上奏、而大人之怒
益甚
矣。

六月、奉
旨革職、看守審理。公任鎮江。

五月、大人復訊揑飾口供牽連事件、摺請革職看守。盖至是已七疏矣、

聖祖乃有是命。大人接部文、恐即於蘇州取印、必致士民喧嘩、乘公熱審往常州、遣蘇藩司到船取印、隨將公交常州營遊擊房世淳押赴鎮江。十七日、轉交鎮江營叅將徐元勳、看守於城隍廟。即於是日黄昏錄供、逼公認罪、多方摧折。公據實上供、大人俱擲下。如是者三日、忽謂公曰、爾有幕賓乎。對曰、無。大人曰、豈有巡撫而無幕賓者。公曰、我向來無幕賓、止有書記一人。大人即命傳至、問其姓、曰沈。又問何處人、曰浙江嘉善人、翰林沈辰垣之侄也。大人曰、我有世誼、久聞爾才學人品俱好、與爾主人相得甚久。今主人年老眼昏、不能寫供、爾可代寫。沈錯愕不知所爲、旁又有人名語以威脅之

沈恭如大人所指書之。既出、大人招公上曰、爾已有供矣。公以此沈某所寫、非我親供。大人曰、爾幕賓所寫、即爾親供。爾他日將叩

闕不服乎。房遊擊、施同知現在、彼皆明証是爾口授幕賓者也。阿大人笑曰、今尚想叩

闕乎、須來世耳。是夜公自度不免、及晨、阿大人忽奉

旨名入京、後不復審、竟據幕賓所書之供擬重辟。審供時、公嘗從容問張大人曰、當日何所見而特薦我、今何所見而必欲置之死。大人曰、當日爲官好應薦、今日不好應叅。公曰、我爲官曾有貪贓壞法之事、負

朝廷、辱薦舉乎。大人曰、爾以爲不取錢即是好官乎、好官當爲

朝廷辦事。公曰、然、我誠不能辦事、但例應革職、何必

致之死。大人曰、爾但認罪、只須問徒折贖便可回家。既而大人嘆曰、我薦爾一番、究竟於我何益。公曰、我當日只知大人薦賢爲國、報
朝廷即所以報大人、初不知更有所以報大人者。若必欲另有所報、當日即不敢受薦矣。大人默然不悅。公初至鎮江、旁遊擊看守嚴密、家人亦不得出入、百姓來見并有獻果蔬者、輒斥去及易徐參將諱元勳者、其人平日重公道學、而公亦嘗以其廉靜亟稱之、至是極力保護、公門人子弟聞難來省者、輒問名引入、相與講道不輟。

著四書講義纂輯四書正宗、輯學易編。

公在寓、每與子姪、門人、講四書、輒作講義一篇、平正通達、大有益於學者、共得二十五篇、今附刻文

集中。正宗抄本七十餘卷、學易編抄本六十餘卷俱未詳定。

重選讀書錄、困知記。

二書向已選刻、公以爲尚未精當、故重選之。書成、未刻。

秋九月、大人擬公重辟疏入留中。

冬十一月、奉

旨入京。

特奉

特旨、命大人同公入京。揚州士民聞公將於初一日

過揚、集廣陵驛前會送者幾萬人、至晚不來、乃散。越明日午刻到揚、猶有數百人執香請停舟一見、伴送同知胡璉不可、士民追送四十里。嗣後過部伯、高郵、夏鎮、濟寧、凡州縣市鎮俱有市民焚香拜送。初四日至淮安、總河趙公迎會、見公舟甚微、大驚曰、我有小船頗穩當。送公至濟寧、乃易舟。至黃河、天已昏、時細雨霏霏、周天如墨、濤浪洶急、人對面不相見。公欲泊清口、胡同知急趣渡河、公幸以總河舟得濟、而從行一舟竟覆。公弟文蕃、姪玉光、壻孔鍾山及友田崑生皆溺、急救得不死。大人聞知、遣人慰問、且云、已深咎胡同知矣。公謝之。 至河間、有副將魏公經國具官服迎於道左曰、我武夫、不讀書、然聞當世仁人君子無如公者、仰慕久矣、嘗恐不得見。今幸至斯、敢不求見乎。公下車與

歘洽。握手而別。未幾調通州副將。公適爲總督魏
公巡察倉場甚力。大人在途中。每遇人輙使致
意。欲公往見之。公曰。吾犯重罪。豈敢私見乎。及將
近京師。忽使胡同知請見。公乃往。至則以邸報示
公。公閱畢。大人曰。湖南陳撫軍素著清名。今被
嚴旨。可知做官貴有才。徒清無益。公對曰。我向者但
知其清。不聞其有才。
大人目視者久之。
陛見於
暢春苑。
二十二日至長新店。公欲隨大人至
暢春苑

陛見、然後入京、使胡同知道意。大人曰、彼今有罪、豈可與我同去。即命胡同知送公至吏部衙門、交文選司滿郎中姚光祖看守、而自往暢春苑啟奏。聖祖問、張伯行來乎。大人曰、進京去矣。聖祖曰、明日同來見。乃遣一司官拉公去。天明至暢春苑、聖祖名見、大人奏曰、他並不認罪。聖祖曰、他原無罪可認。公叩頭謝恩曰、臣有生之年、皆皇上之賜也。聖祖又曰、此人朕還用他、查有錢糧衙門與之。復謝恩出。大人仍命姚司官看守。



名對

乾清宫、奉

命於南書房行走。

聖祖既入宫、忽蒙

名對問話。

上云、人要無私心方好。奏云、臣無私心。

上云、人無私心就是聖人了、如何還有人怨你。奏云、仁者無私心而當理、臣雖無私心、而所行未必當理。又問、如今講理學有人麼。奏云、臣鄉有冉覲祖、是遵程朱之學而不闢陸王的。

上云、前輩不必闢他也罷了。奏云、論人品自然當尊

敬他、論學術則不可不辨、恐貽悞後人。其他奏對甚多、自午至申方出。蒙

諭在南書房行走。翌日、又

命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又

命講太極圖說、俱繕摺進

呈。是時公雖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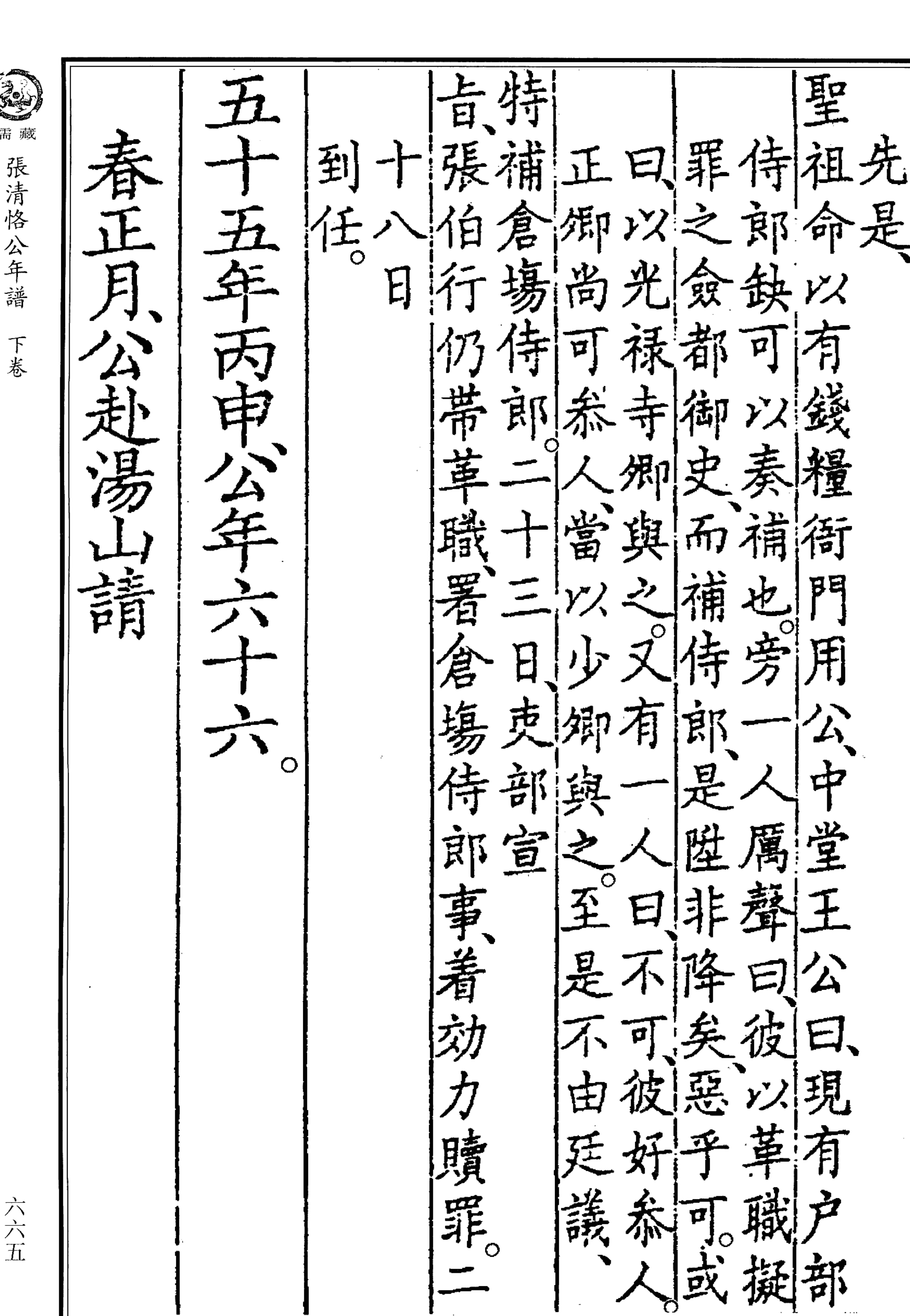
御前、而張大人仍使姚司官在寓看守。姚爲人真誠謙讓、與公相得甚歡。至　日三法司議覆大人

本上、奉

旨從寬免罪、姚乃撤回。

十二月、

特旨補授總督倉場户部侍郎。



先是、
聖祖命以有錢糧衙門用公、中堂王公曰、現有户部侍郎缺可以奏補也。旁一人厲聲曰、彼以革職擬罪之僉都御史、而補侍郎、是陞非降矣、惡乎可。或曰、以光祿寺卿與之。又有一人曰、不可、彼好叅人。正卿尚可叅人、當以少卿與之。至是不由廷議、
特補倉場侍郎。二十三日、吏部宣
旨、張伯行仍帶革職、署倉場侍郎事、着効力贖罪。二十八日
到任。

五十五年丙申、公年六十六。

春正月、公赴湯山請

聖安。

聖祖在湯山、公同衆大臣請

安、

聖祖命寫名進

呈。時開列户部侍郎後、即應書公名、以倉場原帶户部侍郎。銜、且有衙門在京也。張大人曰、彼仍帶革職、不可、乃盡書小九卿、而附公名於末。

二月、公赴通州任、旋回京。

倉場有兩署、一在京師海岱門外、一在通州。定例每年四月出巡通州、九月回京辦事。兹値二月、漕船尚未抵通、故赴任即回京也。嗣後每年依例四月赴通、九月進京、有會議進奏事件、仍不時來往。

公奉

旨發倉米平糶。

聖祖以通州、覇州、天津諸處去年秋收稍歉、命先發倉米二萬石平糶、不足再奏、仍不時巡察使小民得沾實惠。乃往通催發各倉米石、並親往天津、覇州等處巡察盜賣之弊。

三月、公奉

命查順、永二府賑濟。

時發倉米賑濟二府、

聖祖命公同滿倉場荊公山不時往返巡察、仍派副

都御史阿錫鼐、通政使楊椿帮助。

夏四月、

欽賜松鼠硯。

公赴順天府各屬查賑。

五月、公勉受萬民衣。

山東兗州府屬十五州縣士民黄培業等數十人進萬民衣一、冠一至通、曰：前者灉河之水當秋汛泛溢，淹民田數百萬畝，公爲濟寧道時，疏濬弘深，使十五州縣之水皆安流，由灉入運，由運入海，向

之壑澤，令爲膏腴。稟邱之西五岔口迂曲爲患，公捐貲築堰，引水盡入灘，十五州縣士民皆蒙利賴。議立公生祠，農夫欲建於野，舟子欲建於河，爭不決，乃建於五岔口。今落成，敢獻衣冠，展瞻戀之私。公謙讓再三，不得已受之，賜之飲食，更訓以事親敬長、守法急公之道，皆拜謝去。

公祈雨。

時畿輔亢旱，公在邇，虔禱城隍廟，乃獲甘霖。及查賑在途，聞京師祈雨，仍蔬食。

秋七月，出查永平各屬賑。

永平守謝公名賜履，清操愛民，至是請於公曰：某所屬州縣向有社倉積穀，今春民皆乏食，令悉借

出，民頗賴之。公聞大喜，令乘秋成豐熟，廣爲勸輸，多置社倉，以備凶荒，并爲商議斟酌收成之分數，以爲捐輸之多寡。每年出陳易新，至今永賴。

八月，田通州。

九月，田京、上社倉事宜。

八月，自永平回京，將永平社倉具摺奏聞，并請將留漕四萬石分貯永平六州縣一衛，以爲常平倉。每處各立東西貳倉，每年一存一放。如此則民有社倉，官有常平，既有凶荒之備，亦無紅朽之虞。至九月，復條陳社倉事宜共十六條，又增二條，又補遺二條上之。



聖祖命九卿會議。

冬十月、奉

旨赴永平料理社倉。

九卿議覆社倉事宜、

聖祖意以爲社倉自古備荒良法、但奉行甚難其人。今知府謝錫履既行之有益於民、即着親往永平、與知府商酌舉行。公於是復往永平。至十一月回通。明年、謝守報捐過米三千一百九十四石。

十一月、通州接

駕。

聖祖問社倉如何、公一一奏對。又問話良久。公有奏薦、

聖祖以爲然。

五十六年丁酉、公年六十七。

春三月、隨

駕至河西務看河。

夏五月、上陳餘米摺。



其略曰、臣查紅斛進倉、平斛放米、每石原多二斗五升。今該書攢止報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四抄、其餘隱匿不報、云是給丁之項。臣查所不報者雖止一斗五合六抄、以通漕合算、每年約有三十餘萬石漕糧、關係重大。乞

勅部查明收受成例、畫一定議、以便遵守。奉

旨發部議。

秋七月、再陳餘米摺。

其略曰、臣前以隱藏之米三十餘萬石啟奏、蒙

皇上已發部議矣。臣再加訪查、紅斛一石進倉、止有平斛一石約餘二斗五升、每年約六七十萬、全無着落、隱匿不報者已有三十餘萬、謂之飛米、俗所

謂飛轂轆丁者是也。外又有長米二三十萬，名曰旗丁交剩餘米，或令旗丁領出，謂之照米，俗所謂黑擋米者是也。或令旗丁賣於他人，謂之買餘抵補。臣到任以來，槩不准行，所以倉中米甚多。若再加隱藏之三十餘萬，其米愈多。部議若有不合，祈令九卿再議。倉場之弊甚多，此其最大者，臣故瀆奏云云。因與滿倉場阿公意見不符，九卿以公所奏無庸議，事遂寢。

八月，

特召主順天鄉試。

倉場係出巡之員，主試例不開列，茲出自特簡。公入闈，與副主考翰林鄂公爾奇並矢公正，以



士子關節多藏於文之破承，公先將白紙密封破承，然後發各房。又主考、同考共聚一堂閱卷，不得帶入私室。順天係士子爭名之地，弊竇難絶，而怨望又易生。獨是科榜發，弊絶風清，無一怨望者。舉子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於勢利云。

九月，師載中式本省鄉試舉人。

公赴通州。

冬十月，公回京。

十二月，哭

太皇太后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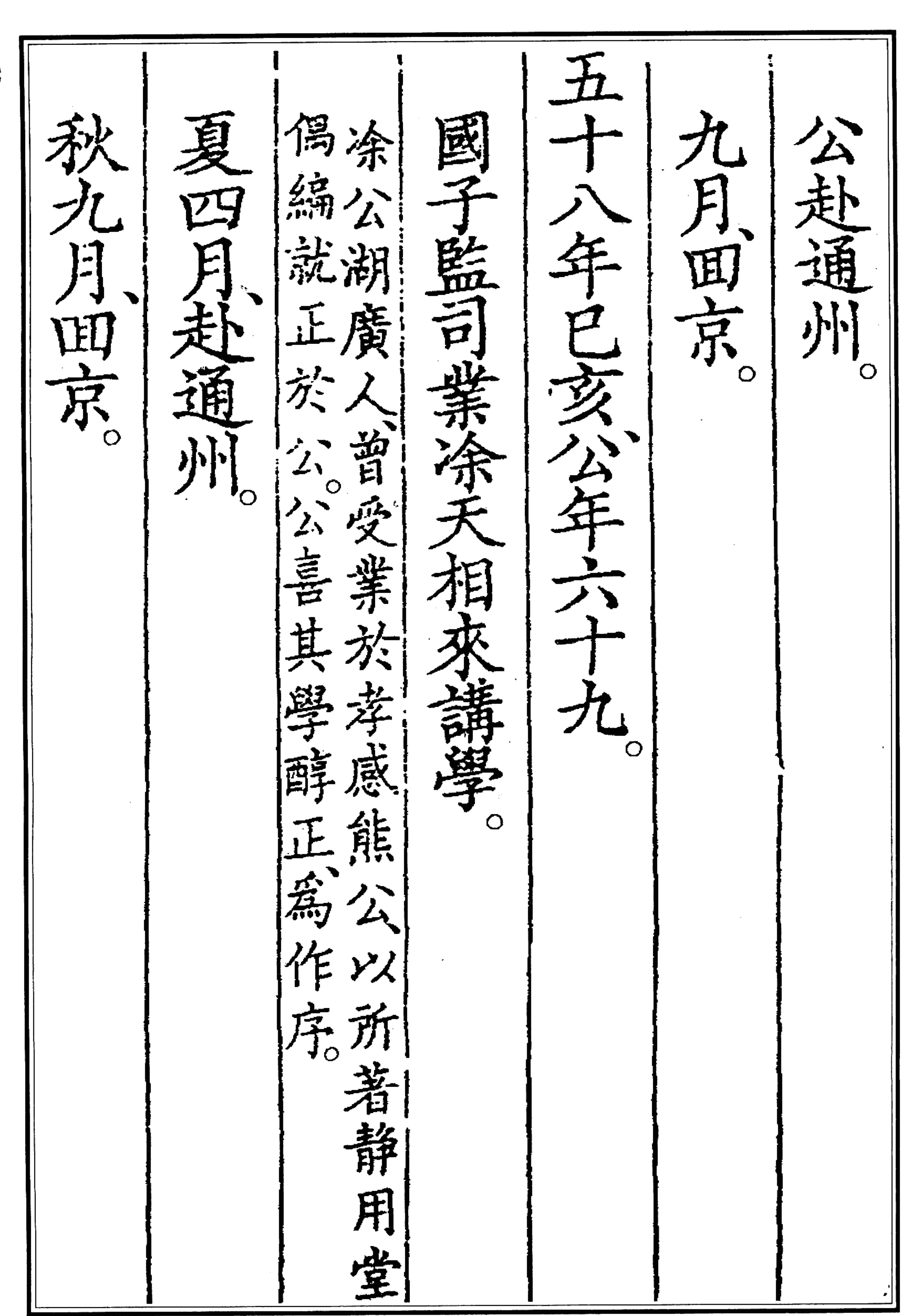
五十七年戊戌，公年六十八。

春二月，

欽賜康熙字典、周易折衷。

夏四月，太史王承烈來問學。

太史，徵士王豐川之弟也。公閱其所著省身錄，雖未能盡脱豐川習氣，而所學較正，且爲人篤實，造道無難，深器重之。



公赴通州。

九月、回京。

五十八年己亥、公年六十九。

國子監司業涂天相來講學。

涂公湖廣人、曾受業於孝感熊公、以所著靜用堂偶編就正於公。公喜其學醇正、爲作序。

夏四月、赴通州。

秋九月、回京。

冬十月、赴石漕接駕。

五十九年庚子公年七十。

夏四月、公赴通州。

薦沈近思、陳守創、吳隆元監督倉塲。

公常懷以人事君之義、汲引人才若將不及。然或摺奏、或口奏、不令所舉者知之、即子弟亦不與聞。

冬十月、公回京、奉

旨管理錢法。

錢法堂定例屬戶部右侍郎管理。至康熙五十年、
聖祖特命大司農趙公申喬領之。至是趙公卒、
聖祖以屬公、於是兼
理錢法、倉塲二事。

奉
特旨補授戶部右侍郎、仍兼管倉塲事。

公既奉
特旨補授戶部右侍郎、吏部遵例將倉塲總督開缺
另補、本留中。至十二月、中堂啟奏、
聖祖曰、倉塲緊要、自然仍是張伯行管理。於是倉塲、

錢法盡公一人職掌，政務殷繁。公感激
皇恩，竭力圖報，晝夜勤勞，廢寢忘食，精神耗甚。

太史孫嘉淦來講學。

太史山西人，以雜著數篇請正。公許其有體有用，異日事功學問必大有可觀。未幾，遷司業，督學安徽。

六十年辛丑，公年七十一。

春二月，

欽點公會試總裁。

先是、正月二十日、
欽點隨
駕祭
陵。至二月初六日、已出永定門、禮部遣官追回、遂入
朝謝
恩、赴宴、入闈。是科總裁四人、大冢宰張公鵬翮、大司農田公從典、公與少司馬李公紱也。

夏四月、上疏請發倉米平糶。

時京師米貴、而錢更不敷。公與九卿議、請預發秋季各官俸、并議軍餉半錢半米、則民間錢米俱得充裕。九卿多異議、公力主之。疏上、從之、并命會同戶部派出賢能司官六員、照時價減五分糶賣。公

身自親查米價果平。至秋收後，奏請停止。

五月降三級留任。以會場内印記不符，失於覺察，大學士等議總裁降調，革職有差。奉旨與張公鵬翮、田公從典皆從寬降級留任。

公赴通州。

九月，公回京。

條奏黄河水勢。

時河南馬營衝決、
旨問、河南人有知水勢者着具奏。乃上摺。其略曰、臣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向曾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遇衝決後水行新河、舊河必淤、而缺口難築。若舊河仍行、則新河不過因水勢泛漲、洩有餘之水耳、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此必然之理也。今武陟決口、因黃、沁並長、泛濫溢漫、洩其有餘。聞南來人言、黃河仍舊東行、俟入冬水落、稍加堵築、即可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源、遇天時亢旱、泉源乾涸、寸步難進。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泉之運。今歲黃、沁交會、冲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而糧艘遄行、盡得抵通、是今歲之運賴此冲決以濟之也。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便成萬

世之利。

聖祖命與九卿會議。

公赴湯山接

駕、面陳河務。

公接

駕、

聖祖一見即云、前日條奏河務、與朕意甚合。次日同

九卿請

安、

聖祖召公近前、

命將河勢再說一遍。公奏曰、臣愚以爲河南每年有

黄河之患、皆因黄、沁交會、水勢甚盛。臣意欲於交

會之處建閘一座、草壩二座、重重關鎖使不泛濫。一引沁由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以濟運、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以濟運。張秋河東涯有五空大橋、空皆用板閘閘住、水小使水皆入運、水大則啟板使入海。至於濟寧運河之西、再建閘一座、水小引沁入運、水大下板引沁入湖。如此、不但漕運有利、而臨河之田盡成膏腴矣。

聖祖云、所說皆是、但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對曰、臣前任濟寧時、曾遣人往看、有舊河形跡。

聖祖云、現有地圖在此。隨將地圖指看曰、此不是嘉祥縣山乎。對曰、臣實不曾親見、只據人說。

聖祖曰、然。時滿少司馬牛鈕在側、奏曰、張伯行不知河務、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聖祖曰、他所說有是、有不是。畢竟是他留心、即書亦

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牛鈕遂不敢奏。○公奏事畢、出

宮門、大司空海寧陳公元龍迎謂公曰、余侍直

禁庭垂四十年、每見承

恩召對、諸公語多含蓄、或吶吶如不出口、從未有似公之愷切詳贍者。上下交泰、而臣能盡言、於今日始驗矣。衆大人

聞之、以爲信然。

冬十月、告假省　親。

二十三日、公接家信、知　耿太夫人有恙、遂連夜具摺告假省親。

聖祖傳諭問公往返得幾時、公奏乞

聖恩許臣家住一月、往返途中再一月。而奏事汪大

人回奏誤傳一月往返、
聖祖曰、不太遲乎、再寬五日、至十二月初一日來京。
且武陟決口、是其便道、並着看視。遂於二十四日
黎明起程。先是十一月初四日、 耿太夫人病中
忽顧次孫師載曰、爾父來矣、紫
特恩許假、兩三日必到。至初五日、果得出京之信、初
六日到家、拜 太夫人於床前、曰、兒離膝下十六
年矣、今蒙
恩給假、使母子相見。 太夫人喜甚、曰、吾聞爾到家、
病已愈大半。於是延醫診視、咸云即日向愈、公留
侍湯藥數日、 太夫人聞限期甚迫、催公啟行、曰、
君命不可違也。遂於十二日拜 墓、十五日自家起
身赴武陟看河。時決口現在堵塞、公於馬營決口、
秦家廠、木欒店各處審視。十二月初一日、回京謝

恩，奏對良久而出。

斯文正宗成。

公以古文載道編尚有未慊處，故另訂是書。

六十一年壬寅，公年七十二。

春正月，與千叟宴，恭和

御製詩進

呈。

新正初五日、
命集滿漢年老大臣
賜宴。宴畢、至
乾清宮謝
恩。
聖祖命大臣能動履者俱進見。
聖祖曰、今日閒暇、不必跪、俱坐下說閒話。因
諭衆大臣曰、凡爲大臣、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巡撫時、凡地方情形、米麥價值皆不時奏
聞、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是日、
聖祖御製千叟宴詩、公恭和二首、彙送南書房進
呈。是月、
賜克食十餘次、蓋千古
異數也。

三月，公祈雨。

奉

旨查京通各倉米色。

聖祖命照去年發米平糶，公奏請查倉照米色定價，奉

旨依議，遂同孫公渣齊、阿公錫鼐往查京通各倉。

查勘米廠。

時京師、通州各設賣米廠數處，將各倉變色米減價賣出。公往來巡查，自四月至九月，勞苦特甚。

製嶶州紫陽書院誌序。

嶶州紫陽書院誌、施誠齋先生稿本也。原任大司成吳公苑纂成未刻、令嗣生員吳某至通州求序。公雖政務殷繁、喜先賢遺澤未泯、序之。

冬十月、

名對淡寧居、偶疾、蒙

恩命大臣扶出、尋愈。

初三日、同諸大臣

名對、諭陝西虧空事、公忽口角涎流、不能自持。

聖祖望見、命少司寇阿公、總漕張公扶掖出。有頃、起居如常。

聖祖又問隆大人云、張伯行病勢何如。隆大人回奏曰、頃在外、見神色如常。

聖祖始釋然。明晨、仍往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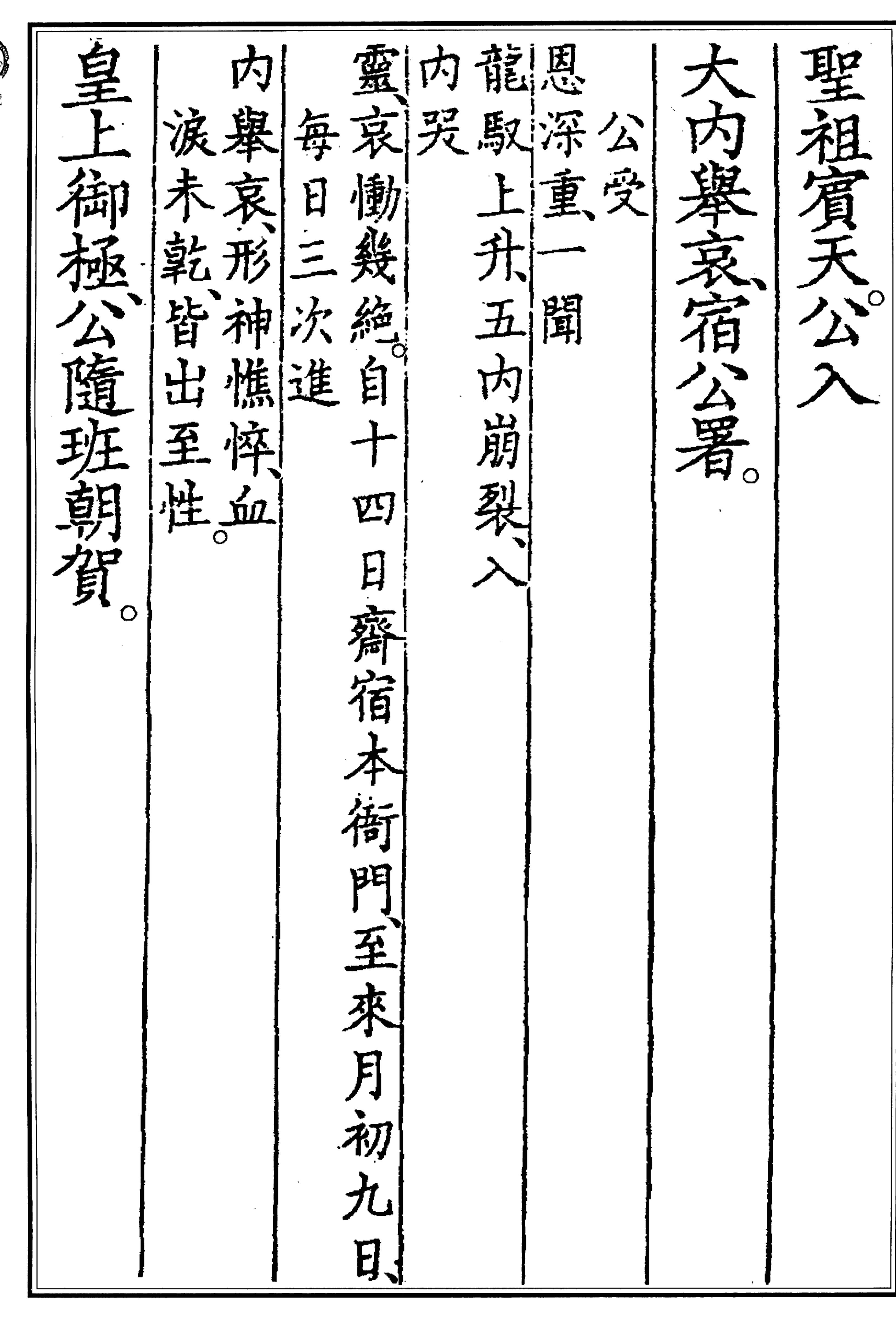
赴通查倉。

初五日、

聖祖命同總漕張公查倉。是日赴通、至初八日入京回

奏。

十一月、



聖祖賓天。公入

大内舉哀、宿公署。

公受

恩深重、一聞

龍馭上升、五内崩裂、入

内哭

靈、哀慟幾絶。自十四日齋宿本衙門、至來月初九日、

每日三次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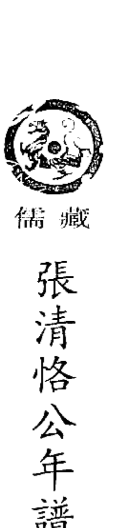
内舉哀、形神憔悴、血

淚未乾、皆出至性。

皇上御極、公隨班朝賀。

謝倉場事、專任戶部、并管錢法。

上以公年老兼理重務、力不能勝、故另簡倉場、而公專管戶部及錢法事。○先是十月、
上奉
聖
祖命查看通倉。十二日、
駕至通、公祗迎、即傳
諭張總督年老、不會騎馬、在後不妨、不必隨行。至
行宮、公請
安、
名入問話、霽顏温語、禮遇優渥、二更回署。翩隨
上查看各倉。十七日、送
駕至京、啟奏、又往通州、直至楊村催漕船。二十五日回京。



十二月、

欽賜

聖祖所遺素珠。

奉

旨命同滿漢大臣十三人至

聖祖梓宫前舉哀畢、

賜素珠一掛、曰此

先帝所遺留也。嗣後會議大政、保舉大員、時

命隨親王、大臣在

乾清門預議、并奉

諭、年老大臣得由東華門騎馬至箭亭下。公與焉。

保舉兵科掌印給事中陳世倕稽察錢局。

吏部開列稽察錢局科員、

上以公司錢法、

命公保舉、公舉陳公世倕、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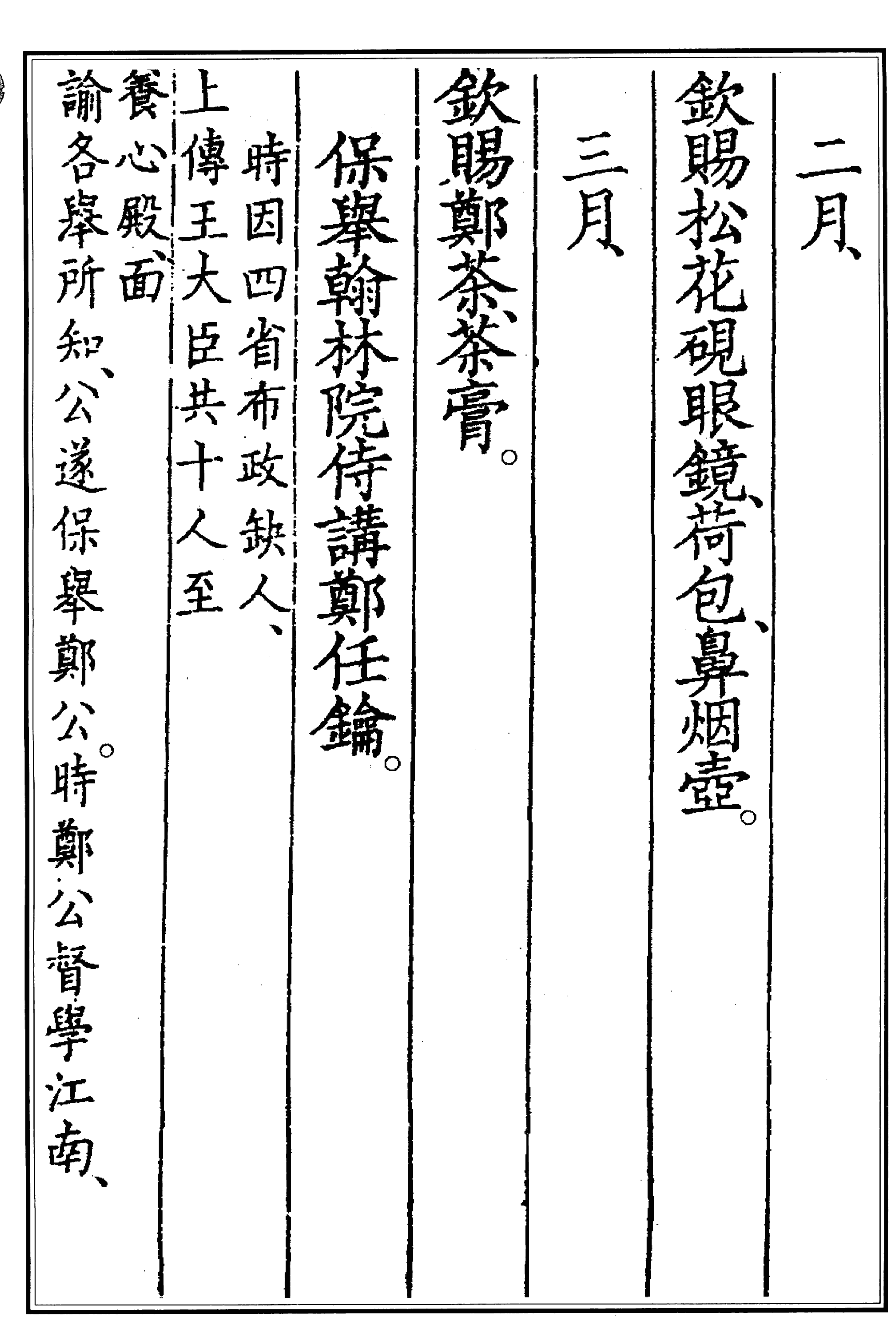
旨俞允。

恩詔開復降級。

雍正元年癸卯、公年七十三。

春正月、

欽賜人參四觔。



二月、

欽賜松花硯眼鏡、荷包、鼻烟壺。

三月、

欽賜鄭茶、茶膏。

保舉翰林院侍講鄭任鑰。

時因四省布政缺人、

上傳王大臣共十人至

養心殿、面

諭各舉所知、公遂保舉鄭公。時鄭公督學江南、

特旨補湖北
布政使司。

四月、公疏謝河南散賑。

上以北直、河南、山東去歲歉收、
特遣大臣散賑、故集同鄉在
朝者具
疏謝。

五月、

賜香袋、紫金錠、離宮錠。

奉

旨搜閱科場遺卷及考試迴避官生。

特恩賜一品封典、追贈三代。

侍郎應得三品

誥封、吏部照常開列、奉

旨、張伯行着給一品封典追贈三代。於是

誥封公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公之　曾祖考三代

俱

贈光祿大夫、戶部右侍郎、　曾祖考妣三代俱

贈一品夫人、　德配王夫人

誥封一品夫人。

皇太后賓天哭

鹽。

秋七月，公疏謝緩徵三省。

上以北直、山東、河南年穀不登，小民輸將不給，

命緩徵。公同三省在

朝官員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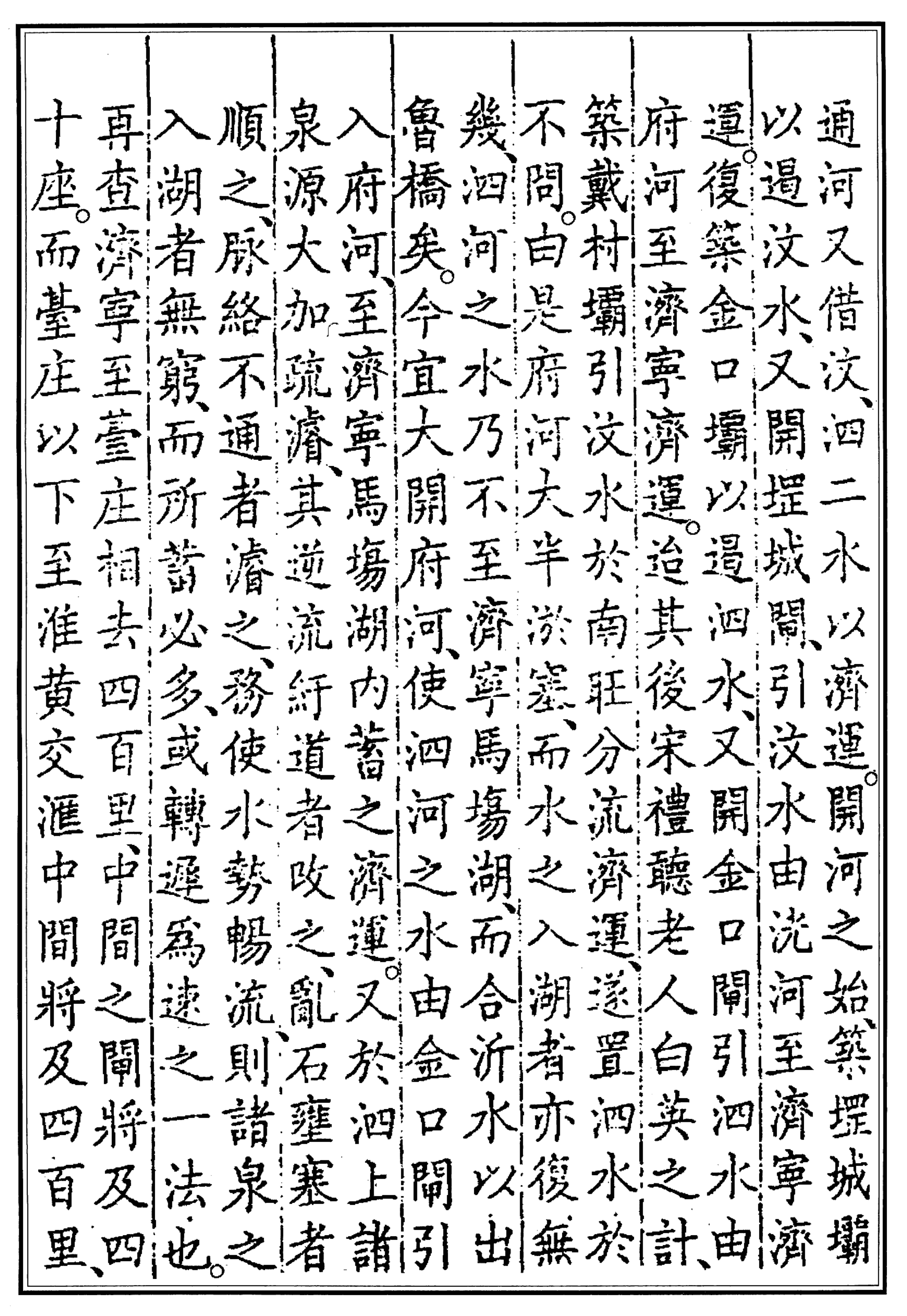
疏謝。

欽賜鮮荔枝。

八月，公條陳河務。

其略曰、

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



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開河之始、築堤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置泗水於不問。自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引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轉運爲速之一法也。再查濟寧至臺庄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四十座。而臺庄以下至淮黃交滙中間將及四百里、

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大旱之年、臺庄上下不無淺阻之患。似宜於臺庄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其地宜、建閘一座、其於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也謹據實奏明。

欽賜詩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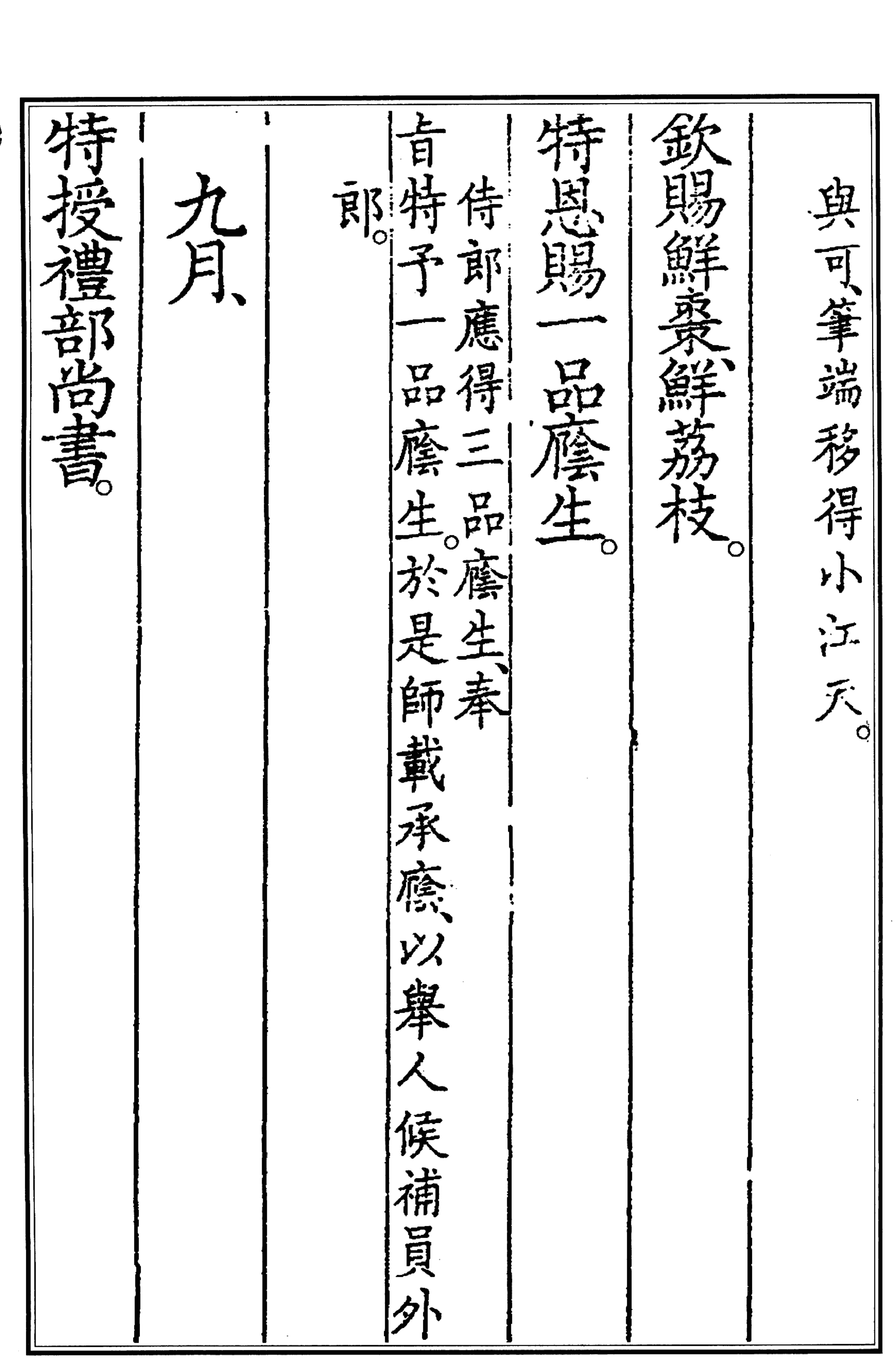
扇一柄、書咏竹詩四首。

莫輕叢篠緑陰瀓、迸筍方抽嫩玉枝。結實他年臻瑞物、最宜栽向鳳凰池。

幾竿青影映牕紗、篩月梳風帶雨斜。相對此君殊不俗、幽齋松徑伴梅花。

不厭東谿碧玉君、天壇雙鳳有時聞。一峰曉似朝儤處、青節森森倚絳雲。

一溪流水玉涓涓、溪上修篁棲暮煙。誰倩能詩文



與可、筆端移得小江天。

欽賜鮮褰、鮮荔枝。

特恩賜一品廕生。

侍郎應得三品廕生、奉

旨特予一品廕生。於是師載承廕、以舉人候補員外郎。

九月、

特授禮部尚書。

太史蔡世遠率鼇峰書院肄業諸生來問學。

蔡公少年豪邁自雄、卓犖不羈。及公撫閩、倡明正學、蔡公向慕請業、自此檢束身心、收斂切已、服行不怠。陳公璸、呂公猶龍相繼撫閩、皆聘主鼇峰講席、振興遺緒、肄業諸生多獲雋、入試南宮者、蔡公率之謁見、公手授以書、誨廸諄諄。如今太史雷君鋐、曾君豐知有程朱正脉、以爲依歸焉。

冬十月、恭進濂洛關閩書集解。

公於
聖祖朝曾兩進此書、至是復恭進之。蓋公生平服膺五子之書、以爲脩齊治平之道不外於此、故尤惓惓云。

困學錄成。

師栻、師載請壽諸梓、公曰、古人學問與年俱進、故恒不敢自是。吾姑錄之以存家塾、異他日所見或有進於此者。公績學有年、虛懷謙退、猶夫伊川先生易傳成、不以示人之意也。

欽賜禮樂名臣四大字。

奉

旨同搜閱會試遺卷。

是科遺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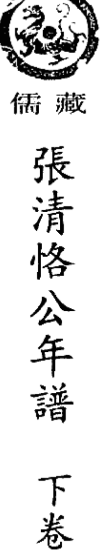
特命大臣搜閱中式若干、公與焉。

上手賜木爪一枚。公奏對時、上賜以手中木爪。翌日、又奏對、上謂王大臣曰、張伯行近來愈強健矣。

十一月、上親祭

天壇、

特命公視牲。



郊前三日視牲、向皆王公大學士行之。至是
特以命公、蓋異數云。
校閱庶吉士散館試卷。
十二月、
上親書大福字以賜、又
賜鹿、羊、雞、魚、番薯、粉、掛麵、瓜果等物。
二年甲辰、公年七十四。
春正月、

命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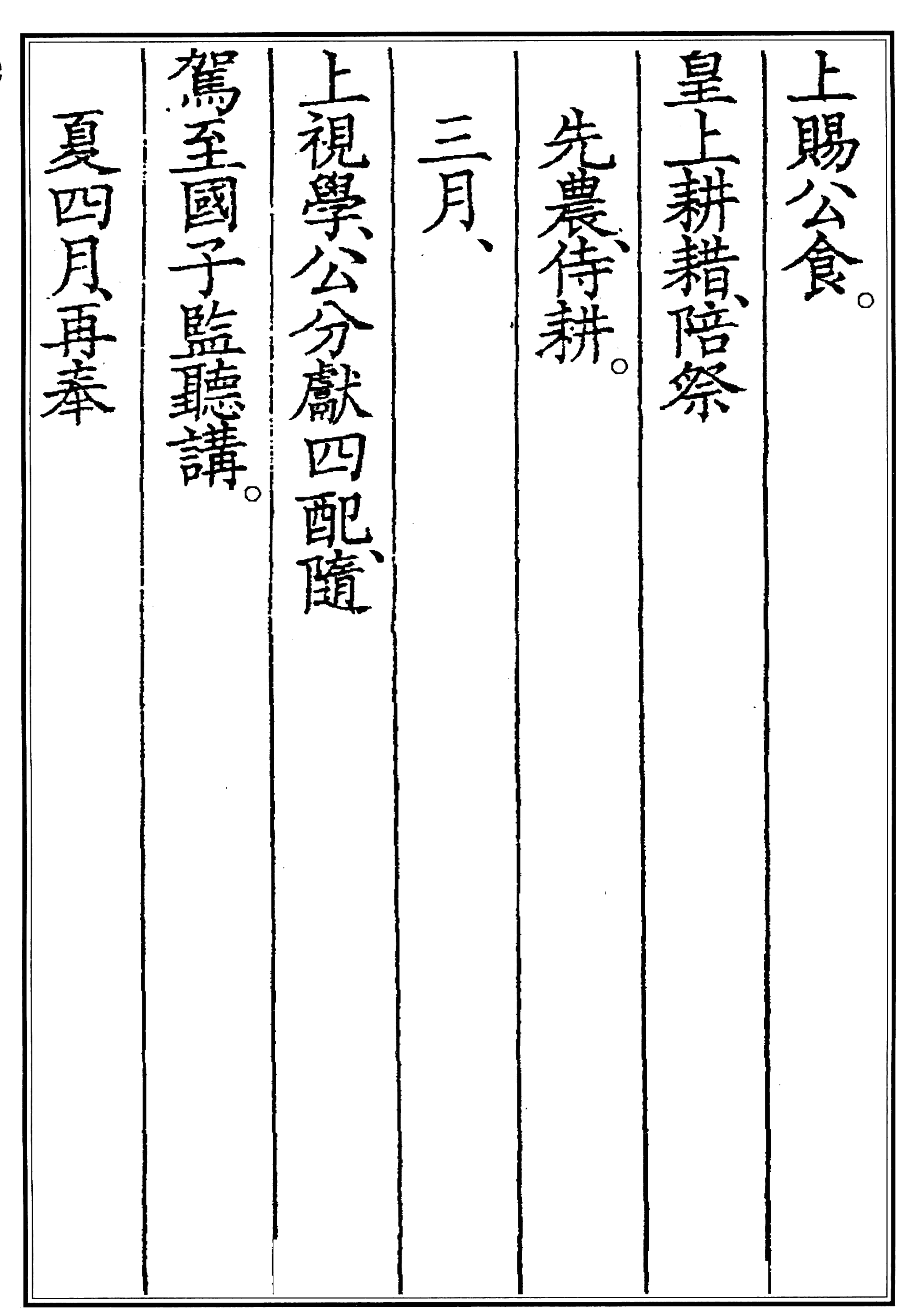
崇聖祠。

公副室王太宜人卒。

時師栻在家，師載隨公京師，聞　太宜人有疾，命星夜遄歸，得侍湯藥，奉含斂焉。後以子官，得

誥贈恭人。

二月，恭進續近思錄集解、廣近思錄、張南軒集、陳北溪集、許魯齋集。



上賜公食。

皇上耕耤、陪祭

先農、侍耕。

三月、

上視學、公分獻四配、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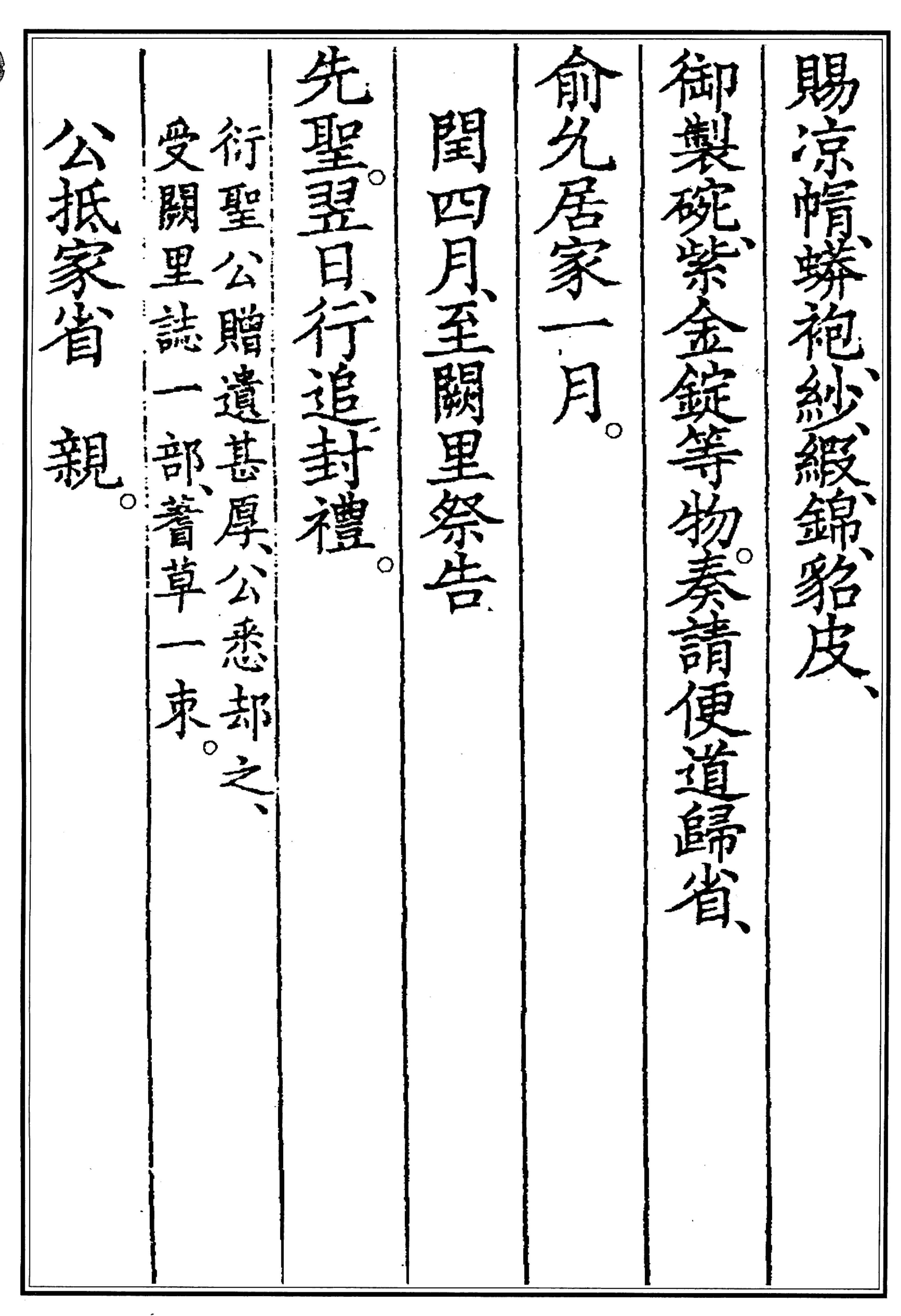
駕至國子監聽講。

夏四月、再奉

特恩賜一品封典。

前任侍郎時，已奉
恩賜一品封典，茲再遇
覃恩，部中照尚書品級開列奏請，奉
特旨，張伯行着給與一品封典。於是又受光禄大夫、
禮部尚書，封
誥追贈三代。

奉
旨，往闕里追王
至聖五代。



賜涼帽、蟒袍、紗、緞、錦、貂皮、

御製硯、紫金錠等物。奏請便道歸省、

俞允居家一月。

閏四月、至闕里祭告

先聖。翌日、行追封禮。

衍聖公贈遺甚厚、公悉却之、受闕里誌一部、蓍草一束。

公抵家省 親。

時　耿太夫人康健如舊，公至，詢問起居，陳列君賜，以悦親心。

公展　墓，行焚黄禮。以一品封典告。

公宴親友。

公宦遊日久，每念故鄉親友。兹暫歸，喜得相叙，而劉學山、孔照九、孔際可、孔時可等諸君尤爲公少年同學，悉延至家，杯酒道故，歡然相得。

議復請見書院。



時請見書院因無人經理，幾絶絃誦。公命師栻、師載修葺墻屋，且面訂孝廉劉學山先生主教事。次年遭公喪，又值水災，不果行。歲丙午，始得遵遺命，延劉先生主教，徧招邑之英才就學，書院復興。

五月，公復

命，

降一級留任。

時議禁止入廟燒香一案，禮部行文錯誤，吏部議降一級調用。奉

旨降一級，從寬留任。

六月，奉

旨議 文廟從祀。

文廟從祀諸儒，奉

旨詳議。會議得復祀於 廟者六人，增祀者二十人，入 崇聖祠者一人，增置博士者四人。其中如宋儒張載父迪、應照周、程、朱三子之父例，陪祀

崇聖祠，前明羅欽順，

本朝陸隴其，皆學術醇正，人品端方，爲聖道嫡傳，允宜從祀兩廡，則出公一人之卓見也。俱奉

旨准行。

八月，

欽賜御製朋黨論。

冬十月，奉

旨加二級。

公命師栻、師載𦵏副室

誥贈王太恭人。

𦵏於陳臯岡祖塋之次。

十二月，

特旨開復降級、

御書大福字以賜又

賜鹿羊、雞、魚、番薯粉、掛麵瓜果小菜等物。

性理正宗成。

公以性理大全成於永樂年間、當時纂輯尚有未當。如蘇子瞻、陸子靜等係別派、而混行採入、如邵子皇極經世、蔡氏皇極內篇、律呂新書因數言理、非身心要務、又如詩賦、字學亦非學者所急、故另爲綱目、編成是書。又以薛、胡、羅三子爲明醇儒、今應補入、而

本朝大儒則倣續編。公是時部務殷繁、不遑寧處、每遇休沐、即行編輯、閱三年而後成。

三年乙巳、公年七十五。

春正月、疏謝免分賠銀兩。

先是、戶部歷年虧空銀兩百餘萬、

上命歷任堂官、司官分賠、部開列請

旨。

上諭銀庫所缺銀兩與馬齊、徐潮、張鵬翮、田從典、張伯行等無涉、俱豁免、公特疏謝

恩。

公檢生平所著書籍。

時未開印、不辦事、盡日在寓觀書、忽檢點生平文集及所纂輯著述諸書、以未刻者授師載曰、此吾生平未了事、汝切識之、當成吾志、次第刻成、不可畏難而輟也。師載意公老年好學、孜孜不倦如此、初不料竟爲遺命。　又一日、忽問師載曰、程二夫子年幾何。對曰、七十三。又問曰、朱子年幾何。對曰、七十一。

公默然。

二月、奏請上陵。

陵、初四日、公自請上

上以公年老、命勿往。至初六日、公又面陳、臣從未謁陵、積誠願去。上曰、有年紀人在太廟陪祭、與往陵上一般、不去罷。初八日、往先農壇演耕、初十日、陪祭社稷壇、十二日、陪祭太廟、皆康健如常。

十三日、公疾。是日、忽有微疾、不能上朝、翼日未瘳。

十五日、公疾亟、口授遺疏。

是日巳時、忽痰氣上湧、神色昏迷。師傍徨無措、亟延醫入視、云痰盛不便進藥。至二更神清、命師載具紙筆代書遺疏。師載泣曰、大人何遽至此。曰、非汝所知也。口授師載、命速書。其略曰、臣中州鄙儒、由進士候補中書、歷陞巡撫、賦性迂直、不協同官、屢干吏議。蒙

聖祖曲賜保全、署理倉場、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

皇上登極、

知遇深恩、曠古未有、陞授禮部尚書、一品

龍章、榮及祖父、恩廕下逮臣子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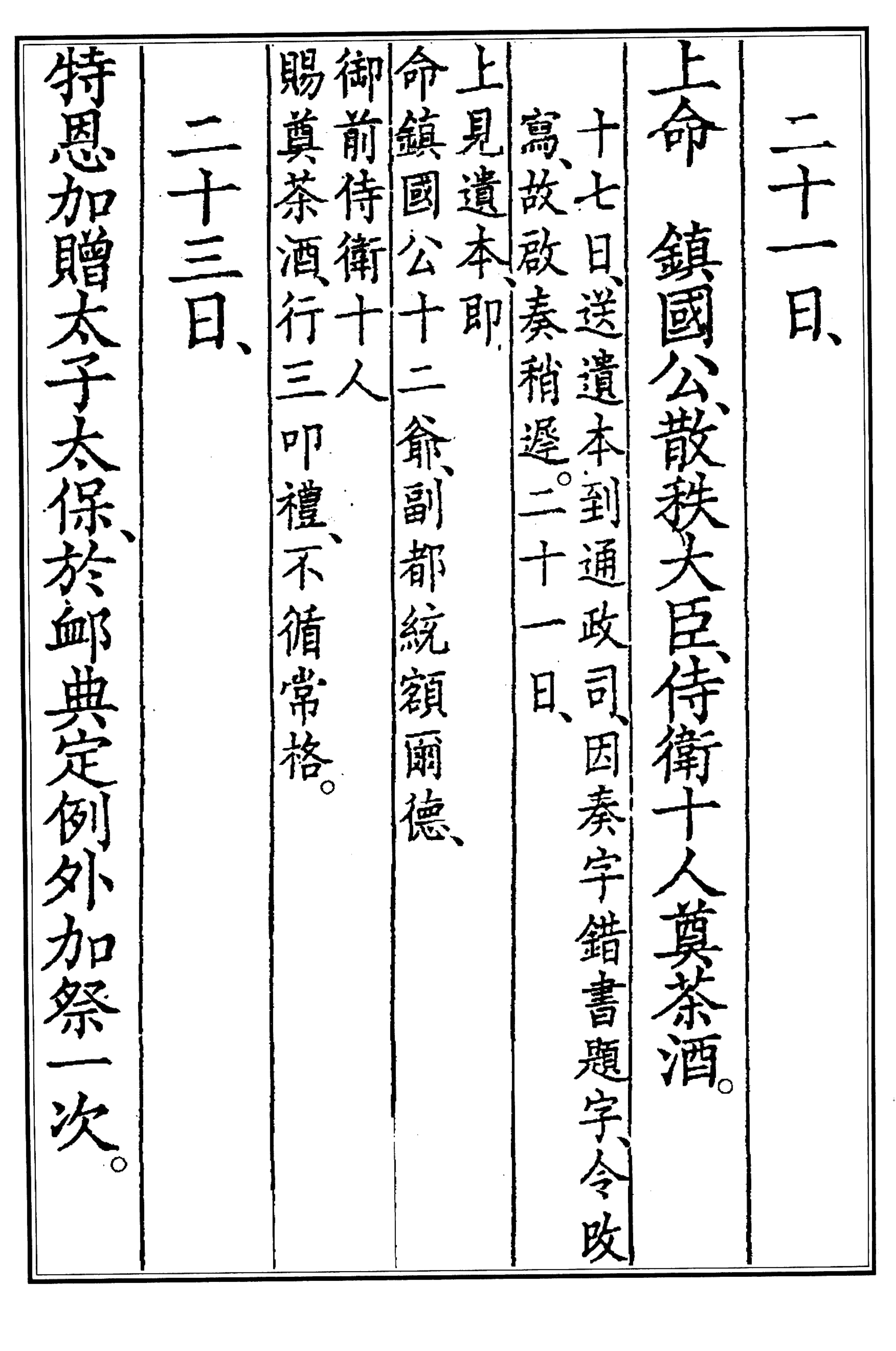
命祭告、

恩假回家、

欽賜疊頒、
隆恩難報。臣雖年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又以龍
鍾衰老、口耳不能從心、屢欲奏對、中懷惶悚、寤寐
難安。不料今月十五日忽得痰症、延至十六日、愈
加沉重、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
主之恩未已。仰見我
皇上聖學聖治、媲美帝王、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
不周。伏願
聖性
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糈以養廉吏、明法
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爲千古第一首出
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惓惓禱祝之至。

十六日戌時、薨。

遺疏書畢封固、命師戴善亨　祖母、神氣覺時清
時昏、云明日不知可能至
乾清門再見
皇上否。至五鼓、欲起身上
朝、師戴稟云、天尚未明、大人姑待。又屢欲上
朝、師戴見言語不清、又稟云、已遣人告知本部不必
去。乃止。未時痰又上湧、語言難辨、或說
乾清門或說
朝裡、或持師戴手、若有所囑、但不能明。大約命師戴
善侍　太夫人也。至戌時甍甍。後德容藹然、不異
生時。○先是、師栻奉公命留侍　耿太夫人、父離
膝下。二月中旬、稟命太夫人入都定省、未及中途
而訃至、倉皇易服、於三月初二日抵喪次、竟不獲
聞遺命、奉含斂。終天之痛、寧有極耶。



二十一日、

上命　鎮國公、散秩大臣、侍衛十人奠茶酒。

十七日、送遺本到通政司、因奏字錯書題字、令改寫、故啟奏稍遲。二十一日、

上見遺本、即

命鎮國公十二爺、副都統頷爾德、

御前侍衛十人

賜奠茶酒、行三叩禮、不循常格。

二十三日、

特恩加贈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加祭一次。

諭大小漢官齊集送喪。

遺本奉

旨、張伯行効力年久、持躬孤介、簡任秩宗、恪勤供職、忽聞病逝、朕心深爲軫惻。着加太子太保、於卹典定例外再加祭一次、以示優卹舊臣至意。又奉内

閣傳

上諭、原任禮部尚書張伯行家諭祭之日、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等官俱着齊集、出殯之日俱着送殯。

夏四月、蒙

恩給全葬。

禮部具題爲
賜卹事、准吏部咨稱、禮部尚書加二級張伯行病故
等語、應照定例、按其加級、品級給與全葬之價。該
布政司給與一次致祭銀兩、遣司道官一員讀文
致祭、祭文該衙門撰擬。應否與謚、伏候
上裁。其
特恩加祭一次、由戶部給發祭銀、遣臣部堂官讀文
致祭。出殯之日、遵
旨傳大小漢堂官、給事中、御史俱齊集可也。奉
旨依議、還與他謚。
賜謚清恪。
內閣擬謚上
呈、

欽定清恪二字。

五月、

諭祭。

上遣禮部右侍郎景日昣致祭，其文曰：抒誠宣力，人臣盡職之經；賜卹施榮，國家酧庸之典。必服休亮采，令望克著於生前，斯增秩易名，厚予聿隆於身後。爾張伯行秉心誠實，賦質端凝，幼學壯行，砥廉隅以立志；家修廷獻，勵公慎以居官。由監司而歷任封疆，行多清操；自閩嶠而旋移江左，政有賢聲。久持農部之籌，兼司天庾；洎擢春官之長，允稱秩宗。正倚毗之方殷，詎沉痾之忽遘，遽聞奄逝，深用

軫傷。贈宮保以晋階，遣天潢而賜奠。既逾常格，特表殊恩。載考彝章，更從優卹。於戲，想履聲而眷懷耆舊，風度猶存。須祭醊而咸集官僚，哀榮備至。爾靈不昧，庶其祗承。

六月，柩出京師。

六月，師栻、師軾扶公柩出都門。先是，奉有大小漢官齊集送殯之旨，至是齊集，親送郊門，觀者如堵。

秋七月，柩至儀封。

出都門後，因一路大水，於七月二十日乃克抵儀封。沿途各官以及經臨府縣致祭於道，迎送於郊

者不可勝數，且有仰公正學慕公清德，幸一展拜柩前者。至豫省，官長暨紳衿、戚族郊迎路奠，白衣冠而至者幾千人。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紳士奉公栗主入東林道南祠。

錫邑紳士感公前撫蘇時講學東林書院，敦請師儒，作養後哲，一時人文振起，遺澤常新。爰乃公籲置主，崇祀院中，得請。於是月之二十七日，闔邑官僚、紳士奉公栗主崇祀道南祠，永樹多士儀型於南國云。



九月、

諭祭。

上遣河南布政司分守開歸道沈廷正致祭、其文曰、國家重禮樂之司、寅清攸賴。人臣勵靖共之節、恩卹宜隆。生被殊榮、殁膺異數、聿須綸綍、寵及泉扃。爾張伯行厚重凝姿、恪誠立品。巍科早擢、既經術之夙優。仕籍旋通、即政聲之克懋。由監司而敷化、節鉞頻加。歷中外以宣猷、度支尤謹。潔清自好、凛終始之不渝。澹泊可甘、徵涵養之有素。朕眷懷成績、命長春官。方冀克享遐年、詎意忽聞奄逝。考彝章而賜祭、稽謚法以易名。於戲、舊德猶存、永垂休於竹帛。新恩載賁、誕被澤於松楸。爾靈有知、庶克

祗
承。

公既没之明年丙午四月，師載至省城布政使司，

恭領

御製碑文。

文曰：朕惟人臣勵篤棐之忱，靖共匪懈。國家重股肱之誼，恩卹攸隆。生則異數頻膺，没則嘉名用錫。煥丹誥而樹青珉，誠盛典也。爾張伯行秉姿耿介，立行端嚴。監司夙試，著勤慎於河防。觀察旋遷，奏公平於獄讞。秉海疆之節鉞，携琴鶴以相隨。駐澤國之旌幢，凛冰霜而自勵。洎乎董天儲之出納，掌



邦賦之度支，常稟小心，彌敦素節。朕眷深毗倚，擢長春官。不圖疾病之偶嬰，遂軫老成之奄謝。晉加宮秩，沛以褒崇。載考典章，謚曰清恪。於戲！襟府常澄，用著潔清之操；朝端宿望，尚傳儼恪之心。永勒豐碑，昭於奕世。不亦休歟。

五年丁未春三月十五日，葬公於城東南之藕河村。

初奉旨給公全葬，悉遵儀制，建坊、鐫石、器品如數。至是年，工始竣，乃於三月卜兆於本縣城東南之藕河村，奉公柩葬焉。屆期送葬者遠近畢至。

九年辛亥春二月，奉公栗主入鄉賢祠。

闔邑紳衿以公道德事功冠絶一時，公籲當事具題，俞允入祠。於是月羣迎公主入鄉賢祠，僉云俎豆千秋，可無愧云。

夏四月，闔邑紳士奉公主入專祠。

公居鄉里，幼學壯行，求志達道，德被桑梓，惠施婣睦，出處悉合儒先，洵爲鄉邦模範。闔邑紳士感公德澤，籲請春秋專祀，食報蒸嘗，以興後人之觀感焉。

張清恪公年譜下卷

先公生平事蹟炳著宇內，天下人無論知與不知，無不仰公如神明焉。師栻、師懿、篤點鈍質，學植無成，未能窺測高深於萬一，何敢敷陳巳事，妄爲編輯。顧念趨庭之下，日聞嘉言，日親懿範，未嘗不默識於心，以爲終身法守。尤願後人克承祖德，罔有廢墜。攷之家乘，巳有餘師，是不可以無紀。爰仿朱子年譜例，自公始生以迄於歿，事無鉅細，咸敬書之，彙爲一帙。編年紀月，不敢紊也。條分縷晰，不敢遺也。質而無文，直而不諱，以昭信也。至若公出入禁闈，論思密勿，所奏對皆朝廷大事，不以語人，人問亦不答。間或篝燈夜分，草奏牘數百言，錄就即焚其藁，以故師栻兄弟無由知，譜中蓋從略焉。非直缺疑而已，或不背

先公初志也夫。男師栻、師戴薰沐拜手謹識。

吾師

清恪公張先生學業彪炳於寰區、政事懋昭乎

國史、古人所稱三不朽、蓋兼備焉。此無事後賢之顯揚盛美、而後可以聲施奕世也。惟是 先生以身任斯道之傳、一言一動無不可爲天下法、而其與世齟齬方困窮抑塞時、擠排以致之危地者拔猖突兀、百變而未有窮。而 先生巍然屹立、聲色不動、卒致陰霾掃盡、見白日於青天此其定識定力、肩荷斯道、豈史官所能盡載。一時學士大夫能推究其淵源者哉。嗣君年譜之編、有由來已。譜既成、正 家與同門費子 元衡先後與校讐之任、乃知先生一生立心行事、無一不本於至誠。其於橫逆之來、可生可死、終不可以貶吾道。嗚呼、聞風者當奮然而興矣。爰敬述編次之由、而并附所見、告天

下之有志學先生者。雍正十二年九月，受業門
人程正家謹識。

尋樂堂日錄



清・竇克勤　自撰

清・竇容莊　竇容邃　同編

楊世文　校點

郭齊　一審

蔣宗許　二審

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尋樂堂日録》二十五卷，清竇克勤自撰，其子容莊、容邃同編。清康熙六十一年壬寅朱陽書院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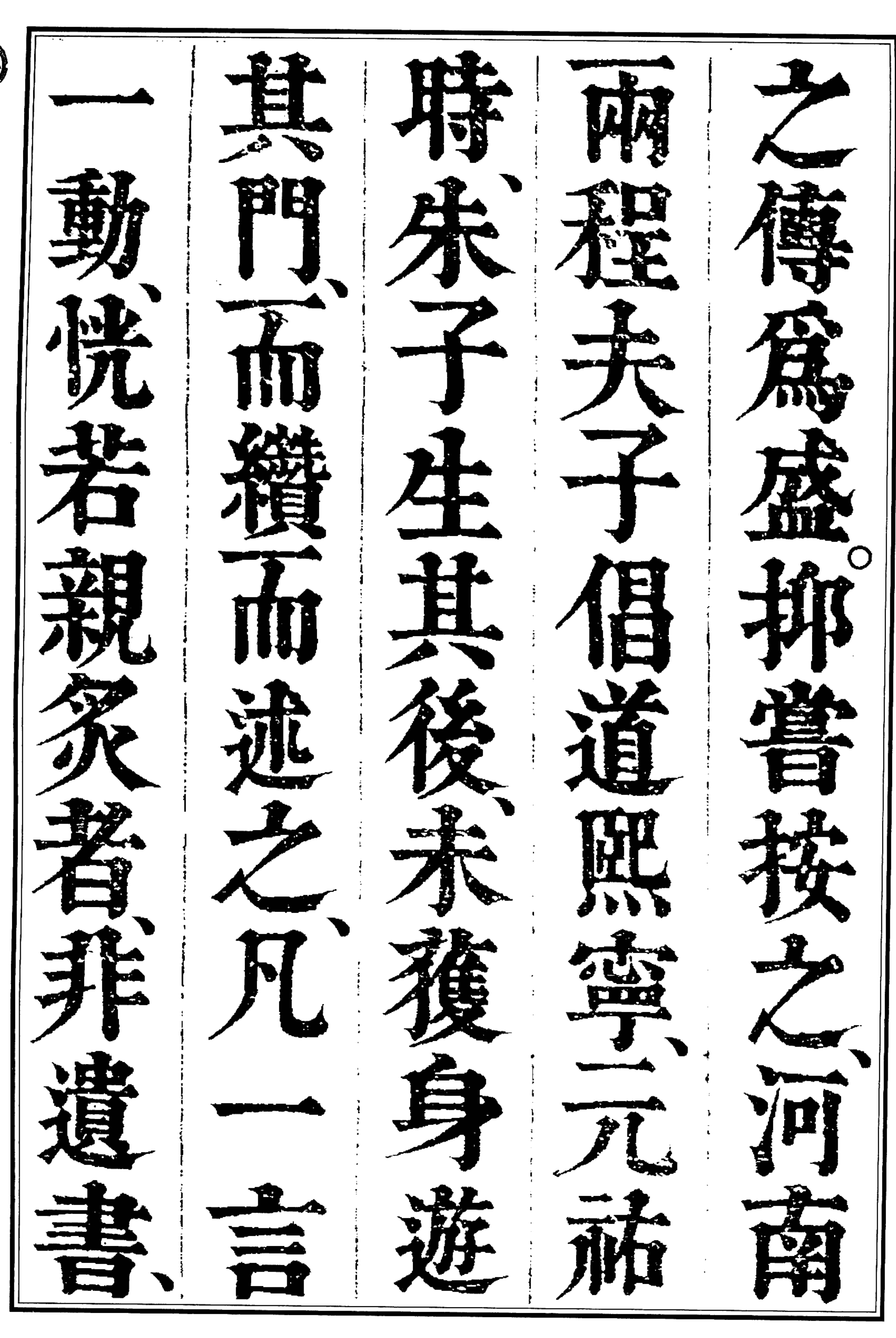
竇克勤（一六五三—一七〇八），字敏修，號静庵，河南柘城人。初從耿介傳百泉之學，從遊嵩陽，後應鄉舉至京師，謁湯斌，選泌陽教諭。於泌陽立五社學，仿《白鹿洞遺規》，訂《泌陽學條規》，設「規過勸善簿」，月朔考核。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康熙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爲康熙所器重。乞老歸，於柘城東郊立朱陽書院，倡導程朱理學。卒，年五十六。克勤爲學，强調明學術、正教訓、立人品。教學上經史並重，旨在知古今之變，明理應事。與儀封張伯行、上蔡張沐及湯斌、耿介等，俱爲一時名儒。訂有《尋樂堂家規》，著有《理學正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等。

此編爲克勤自撰，按日記事，自順治癸巳（一六五三）至康熙戊子（一七〇八）凡五十六年，大抵一生讀書問道、講學交遊及仕履等，原原本本，畢具於斯。雖名爲「日録」，而非雜記瑣事，且不乏追記者，故其體實近年譜長編。其子容莊、容邃以爲《日録》乃其父「一生文行實蹟」，故爲編輯刊行，「其中事關名教，學分誠僞，則大書以提綱，而分注其節目」，並載詩文及門人所録講學筆記，細大不遺，於克勤一生進學經歷及清初儒學復興之蹟，得以考鏡焉。篇末所附行略、傳狀、挽詩、祭文等，自可以「附録」單列，而統置於二十五卷之内，有欠妥當。統而觀之，是編雖資料豐富，然全録所著詩文等，仍不免失於裁剪。

實先生日錄序

中州天地之中也，嵩岳峙其南、洪河流其北、儲精毓靈、徃徃篤生大儒、斯文寄焉。夫道統之遞承遠矣、論

者謂洙泗集羣聖之大成、紫陽又集諸儒之大成，固然。然落落歷千餘年、其間紹先啟後、俾斯道長明而不晦者、遡厥淵源、惟伊洛



之傳爲盛。抑嘗按之、河南兩程夫子倡道熙寧、元祐時、朱子生其後、未獲身遊其門、而纘而述之、凡一言一動、恍若親炙者、非遺書、

語錄之有存、何憑尋其歸趨焉。乃知任道在人、而載道又在書、此日記之所以不可已也。艮齋先生中州篤行君子也、早與湯、耿諸

先生遯、毅然以斯道爲己任、所著理學正宗、事親庸言等集、皆與經傳相發明、信今傳後無疑也。其於出處難進而易退、讀書中秘、

未幾時即以侍養歸。過庭之暇，建立朱陽書院，弟子遠近從遊者日益衆，因人施教，講磨無虚日。予嘗聞而心儀之，竊謂伊洛風規



復覩於今矣。及來撫是邦、因敬題扁聯於書院、非敢謂足以發先生之蘊、亦慕道與學之意、樂爲多士勸也。日者令嗣淑子聞子復

攜先生日錄全集、將授梓、一而問序於予、予益信有道君子不徒見之言、而實措諸躬行乃如此。昔人有年譜之作、私竊倣其例、謬爲

一編、以自考鏡。而屈指生平、苦無善狀。今讀先生日記、細大不遺、皆與道俱。蓋其夙養之精且密、抑可知矣。讀是書者、卽記言記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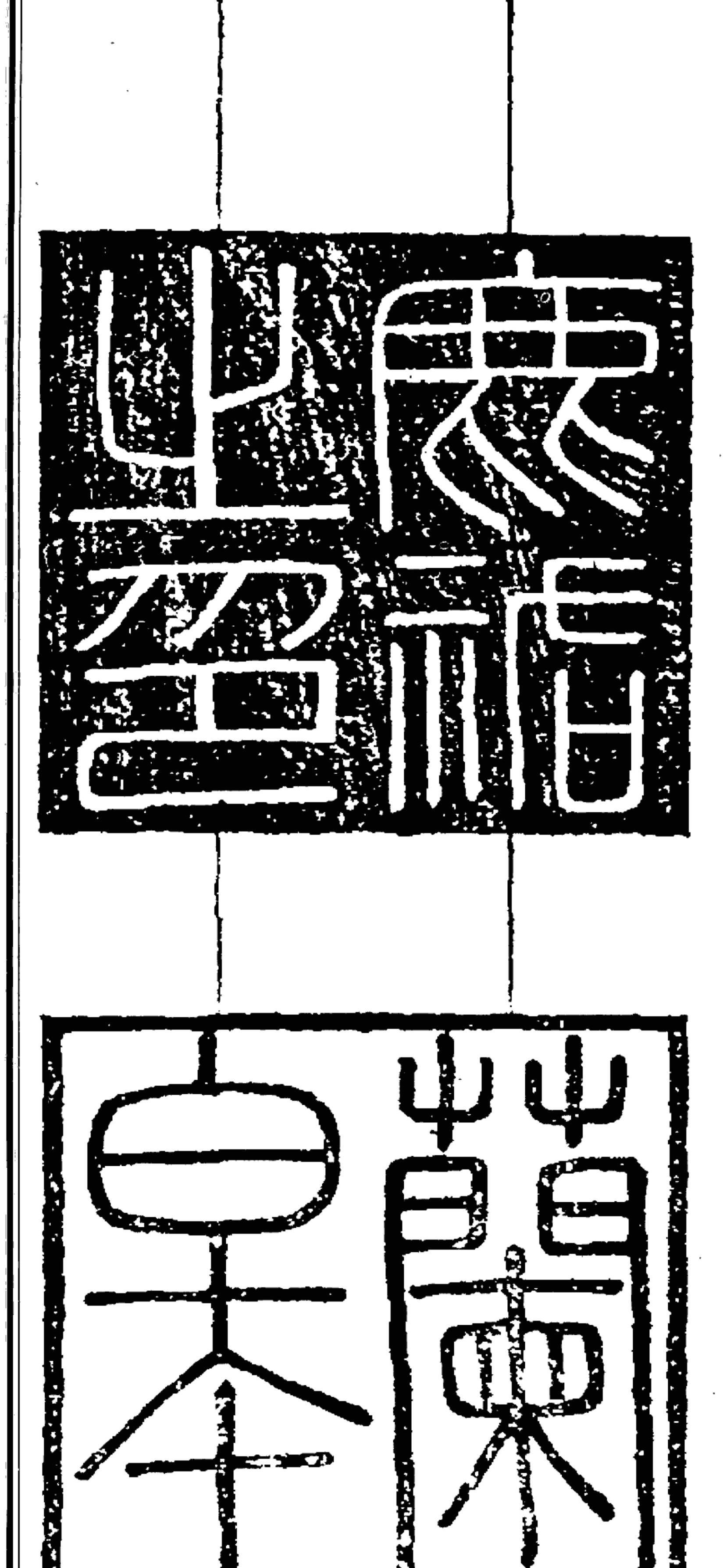
以想見先生之爲人、中原文獻於是乎在。聖賢之道、儒先之學、夫豈遠求哉。有志之士、心體身踐、善所取法焉、可也。是爲序。



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孟夏穀日、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十級年家眷弟鹿祐頓首拜譔。



序

余家自曾大父箬峯公倡道於明季正學淆亂之餘、一時學者宗之、稱爲西河夫子。大父道康公紹承懿範、恪守矩矱、而遇際迍邅、未克大顯所學。世父太史公纘兩世之緒而光大之、毅然以斯道爲己任、平生致力、在居敬窮理四字、而喫緊爲人處在誠一无妄、存心

制行。久而彌篤。一日讀大學章句序。躍然有得。沉潛反復五閱月。不忍釋手。自是一言一動。應事接物。日劄記之。以驗學之得失。命曰日錄。歷五十六年如一日。約二十有五卷。蓋無一刻非爲學之時。無一念非爲學之事。昔司馬文正公嘗言。一生無不可對人言者。趙清獻公云。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於帝。不

敢告者、卽不敢爲。古人存心之審、制行之嚴、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故言之肫摯切實、足爲後學法程。今以世父之嗜學樂道、懃懃懇懇於日用動靜間者、方之、其所爲主敬存誠者一而已矣。恂 自束髮以來、卽受學於世父。自論泌陽、教授朱陽、官京師、終始攜 恂以往、撫育訓誨、而 恂 於立身行己之際、痛自刻

勵，不敢有悖於前賢者，皆世父曲成之力也。自世父没，距今十有四年矣。今年秋，莊遂兩弟以書來屬曰：校刋遺集工竣有日，欲識當年面目，無踰日録一編。兄倘序其顛末，以示將來。予盥手讀之，撫今追昔，潸然淚下。嗚呼！文以載道，日録一書，誠載道之文也。近以紹前人之緒，遠以接先儒之傳，凡省身寡過之

要與性命精一之旨、皆備於是焉。學者欲求濂洛關閩之學、以上達乎洙泗、而不問津於是書、殆如韓子所云、猶航斷港絶潢、而望至於海也、豈可得乎。莊遂兩弟克世家學、而又能廣其傳於來茲、世父可謂有子矣。聊傾笥遺剞劂氏、用襄茲役、並誌無窮之感云。

康熙六十年歲次辛丑辜月、從子客恂書於

燕京邸舍。

校刊日錄紀畧

尋樂堂日錄乃先子一生文行實蹟計自順治癸巳至康熙戊子凡五十六年其中一言一行詳記顛末手澤如新也。先子棄世莊及同懷弟遂即謀壽棗力未克遂。庚子冬諸同學謂先生道醇學正接洛閩正派披閱此編恍若親炙講席鋟版不宜緩遂助貲以刊

閱歲餘工乃克竣。嗚呼、集中所載、甲子以前

莊甫離襁褓、罔所知識、丙寅以後、畧能記憶、

然於存心之密、制事之嚴、及與諸子講學大

義微言所在、猶未之悉也。逮辛未入邑庠、時

年十有三歲、時伏臘、屢隨先子里黨周旋。嗣

是或居官日下、或闡教朱陽、以至遨遊秦晉

吳楚、莊皆隨侍左右、乃有以見夫作止語默、

無非至教、不但耳提面命已也。竊以爲警惰發蒙、自幸不至終歸廢棄。夫何音容日邈、遺編僅存、此數年以來日夜飲泣、惴惴然以不克負荷析薪是懼。茲賴同學盛舉、使先集得以不墜、校刊之下、悲與喜並、敬紀其畧如左。

先子一生乾乾不已、於學居敬窮理、躬行實踐、成己以成物、瞬有存、息有養、晝有爲、宵有

得、逐日省記、積二十五卷、而名之日日錄、亦猶先賢日省其身之意也。其中事關名教學分誠僞、則大書以提綱、而分注其節目、詳而不厭、判若列眉。至於詩以抒寫性情、文以闡明正學、皆得具載。外此講習有錄、雖門人之所分記、劄記一集、隨所會心、已繕寫成帙、而其歸趣亦皆會萃於是篇。紀動紀言、細大不

遺觀其備矣。學者誠潛玩於是而有得焉、豈第遇先哲於羹牆而造道有方、進德有序、於以處家庭、居鄉黨、事君涖民、悉有所標準、及一切婚喪祭享諸禮儀、俱可於此折其衷。事不外日用尋常、而道已可徹上徹下。范陽張氏謂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由今思之、不且先後同揆與。先子體羸、

爲病縛之日多、然輾轉牀褥間、藥餌侵尋、而書卷未嘗釋手、有聞斯行、不徒以空言覩也。嘗遡所得力、始定志於讀大學章句序、繼切磋於耿逸庵先生、卒乃創建朱陽書院、加惠後學、闢聖道之荆榛、指下學上達之途轍、條約倣白鹿洞規、而斟酌加詳。故論泌者期月、倡道朱陽者十有九年、教化大行、從學者益

數十百人。說者謂朱陽崛起，媲美嵩陽、信夫。莊不敏，愧未能讀父書。今者繙架上之遺集，閱同時之輓詞，更不禁潸然泣下也。謹於卷末附錄傳紀、詩歌、誄章諸篇，抑亦見先子之文行足以孚鄉邑，而見許於當代仁人君子。若夫同學之參閱、助梓，備載卷端，以志不忘，兹不復贅。

康熙壬寅初春仲男容莊敬紀。

校刊日錄志言

日錄一書,先子太史公讀書闡道、應事接物、出處本末,畢萃於斯。蓋自興感於大學章句序,奮志爲聖賢學,精察力行,隨在體認,日劄記之,積二十有五卷。殁後十四年,乃克授梓。工始於康熙庚子仲冬,竣於壬寅季春。叔男容,遂隨仲兄後肅裝成册,拜於祠下,告厥成,

不禁涕泣嗚咽而言曰，先子其不没矣。夫天生人而賦以理，人承天而繼以學，非理不生，非學無成，理本一原，學無二致。自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淵源有自也。仲尼天理所在，集羣聖大成，生安也而篤於學，其歷叙進德之序，則曰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

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意、至矣、盡矣。朱子謂日用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深得夫子好古敏求、純亦不已之心矣。顏子稱明健才、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曾子弘毅、任重道遠、日省惟勤。子思以戒懼慎獨爲位天地育萬物之實功、其不離道者常嚴於須臾。孟子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而尤致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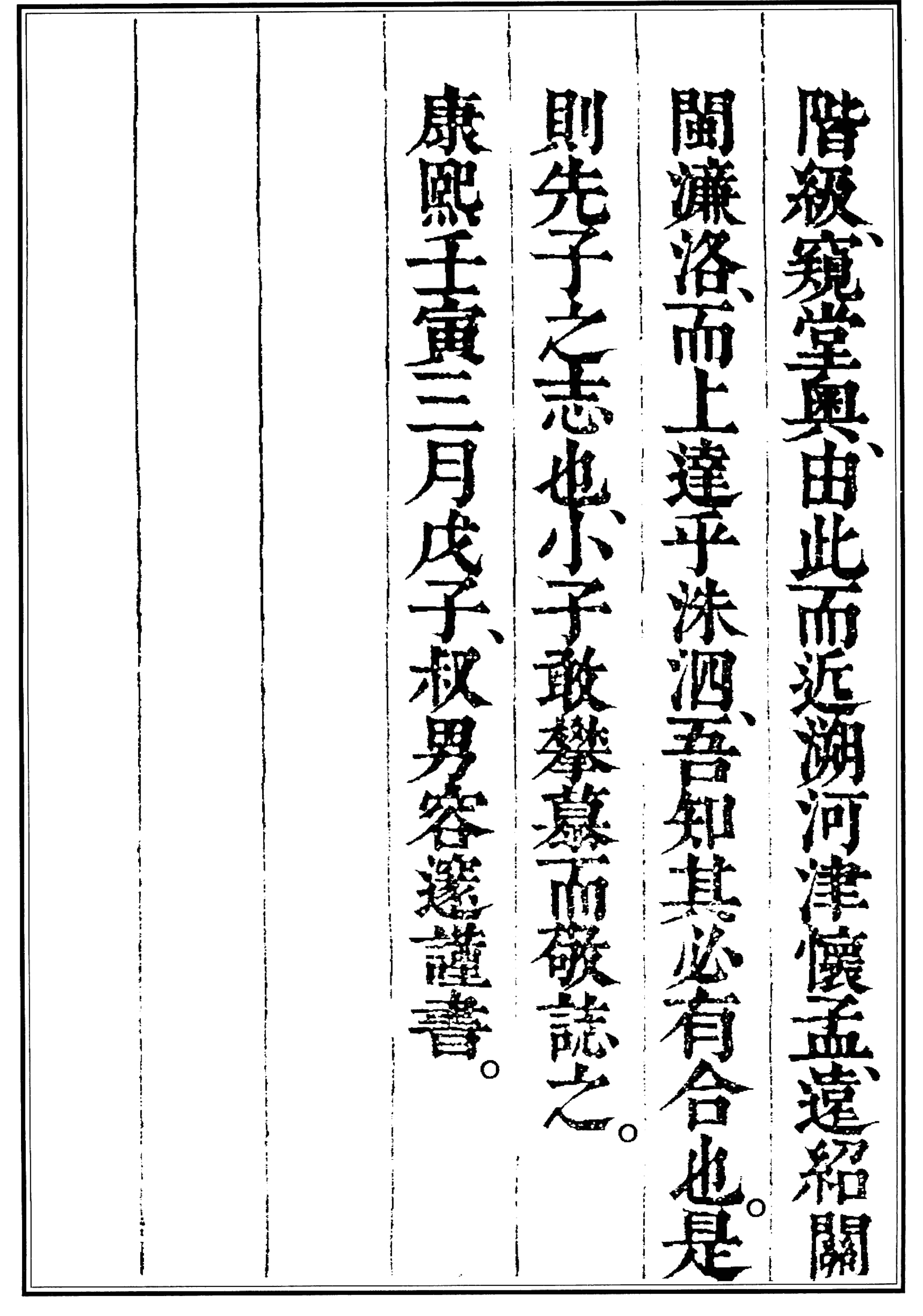
於平旦之際。蓋實見夫理爲天之所賦、學爲聖之所同、不可一息稍懈者也。繼此而接其傳者、周子無欲而主靜、謹幾以愼動、乾乾不息於誠、已躋理學之奧。明道之存誠、伊川之主敬、早自十四五時便鋭然欲學聖人。横渠由禮法而入、晚歲彌進。康節玩易自得、二十年不爐不扇、皆因性之所近、造道有成、無二

理無異學也。至朱子會其大全，精研六經四子書。易簀時猶改誠意章句，而於周程張邵諸儒之言擇焉而精，語焉而詳，大約功始於格物致知，而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動靜交養，誠明並進，理學之傳於茲大備。厥後許魯齋倡明聖道於湮晦之日，薛敬軒擔荷斯文於昇平之會，兢兢業業，其有惟日不足之意。此

千古理學遞衍，歷歷不爽者也。先子生先哲後，因言契道，恍然悟居敬窮理，脩己治人之要，循循於下學爲己之事，不矜情揣獲，不希心冥悟，深造自得，而於以施諸門内暨乎鄉國，達之天下，隨人隨地，各盡其分，要其趨向之正，任道之勇，器識之廣，操脩之嚴，踐履之篤，涵養之粹，經綸之裕，進退之宜，靡不求合

乎理以無負所學，瞬存息養，日有孳孳，此日錄所由作也。客有叩予者曰，在昔儒先聞有譜年者矣，未聞譜日也。予盍倣成例，分爲年譜，爲語錄，爲詩，爲文，庶便觀玩，且無戾於古。予曰，唯唯，否否，不然。夫子不云乎，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語錄、詩文，紀言也。日錄，言與動並紀者也。先子之於

學、日新又新、五十餘年、無稍玩愒。偶發一語、偶行一事、偶接一人、必衷諸理、無不可以告人者。按日而譜之、固其宜也。抑嘗聞之、日者衆陽之宗、其德剛、其行健、其運不息、其照無方。先子之學準此、以爲程、其命斯名也、倘更有深意乎。今誠有仔肩斯道者出、體貼天理、默會聖學、取是編而讀之、循途轍、望門庭、歷



階級、窺堂奥、由此而近溯河津、懷孟遠遡關閩濂洛、而上達乎洙泗、吾知其必有合也。是則先子之志也、小子敢攀慕而敬誌之。

康熙壬寅三月戊子、叔男容邃謹書。

助梓姓氏

陳雅琛 喬山、益陽人。

徐承宣 辛齋、武進人。

陳聶恒 秋田、武進人。

程　璞 公琢、清豐人。

李師正 子臨、永年人。

王鹿瑞 瑤光、趙州人。

呂日正 大聲、威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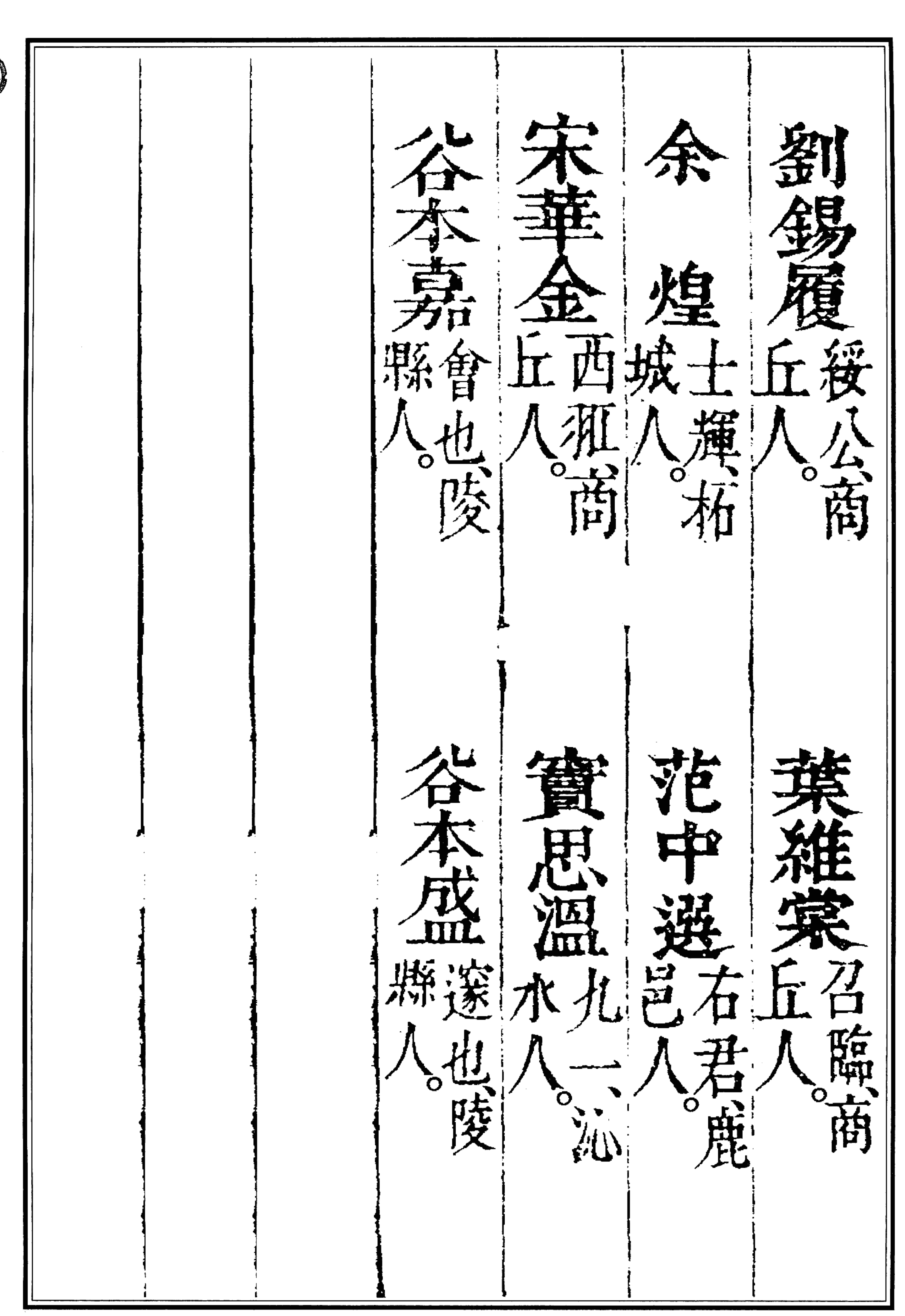
竇世英 千子、沁水人。

蔣　璞 函楚、雎州人。

楊　濬 希虞、鹿邑人。

張頡先 子脫、柘城人。

張　趙 懷蘭、鹿邑人。



劉錫履綏公、商丘人。　葉維棠召臨、商丘人。

余　煌士輝、柘城人。　范中選右君、鹿邑人。

宋華金西涯、商丘人。　竇思溫九一、泌水人。

谷李嘉會也、陵縣人。　谷本盛邃也、陵縣人。

門人參閱姓氏

陳鶚薦飛仲，廣東程鄉人。　許穀詒孫，江南常熟人。

陳聶恒曾起，江南武進人。　陳雅琛喬山，湖廣益陽人。

徐永宣學人，江南武進人。　李鼎珠端如，河南臨漳人。

程璞公琢，直隸清豐人。　周蘇子聲，浙江慈谿人。

程兆鵬翼雲，江南華亭人。　李師正子臨，直隸永年人。

呂日正大聲，山東威海人。　竇世英千子，山西沁水人。

馬元勛 開先、河南泌陽人。

林濤 與羣、福建閩清人。

王鹿瑞 瑶光、直隸趙州人。

沈鏞 介山、湖廣衡陽人。

潘成雲 仲謀、浙江烏程人。

夏熙澤 爲霖、江西新建人。

黄元成 夔友、江南盧江人。

程彦 嵩皐、江南武進人。

楊士玿 子瓊、河南光州人。

林鏡 若淵、江南婁縣人。

李沭 濯江、山東武昌人。

張道濂 静之、山西沁水人。

劉崡 子固、陜西朝邑人。

[illegible]瑋 東魯、四川成都人。

高德脩 念祖、河南泌陽人。

張鏞 東序、江南無錫人。

楊邠俊 燕翼、雲南安寧人。

謝明詠 幼張、廣西全州人。

唐傳中 堯庵、貴州平越人。

黃宗舜 協帝、河南柘城人。

楊濬 希虞、河南鹿邑人。

牛元善 體乾、山西澤州人。

張頡先 子脫、河南柘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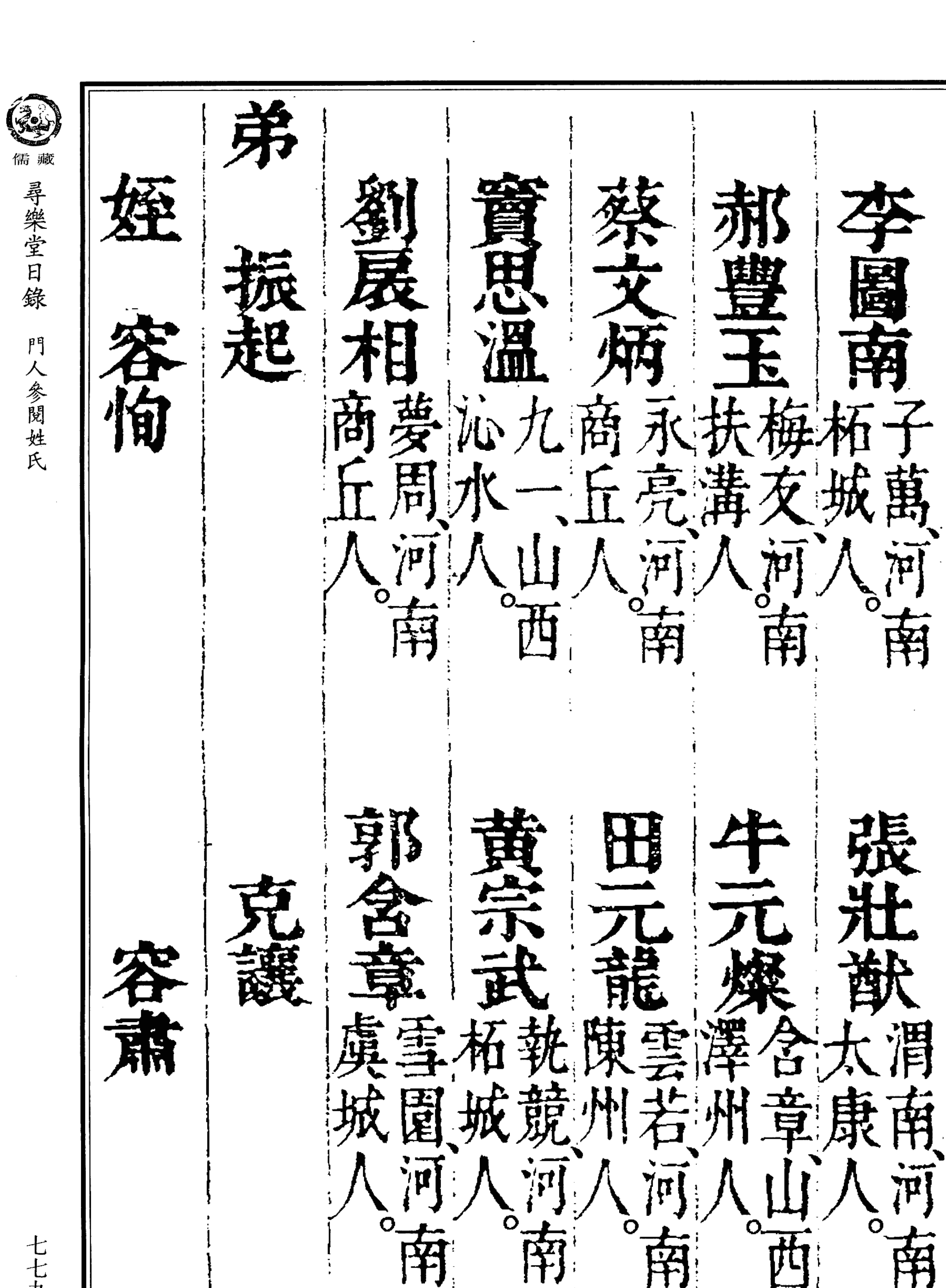
竇世俊 超子、山西沁水人。

王正言 綸如、河南陳州人。

李以建 孟牙、河南太康人。

芮正 履方、江南亳州人。

盧琈 孚尹、江南亳州人。



李圖南子萬、河南柘城人。　張壯猷渭南、河南太康人。

郝豐玉梅友、河南扶溝人。　牛元燦含章、山西澤州人。

蔡文炳永亮、河南商丘人。　田元龍雲若、河南陳州人。

竇思溫九一、山西沁水人。　黃宗武執競、河南柘城人。

劉扆相夢周、河南商丘人。　郭含章雪圍、河南虞城人。

弟　振起　克讓

姪　容恂　容肅

尋樂堂日錄目次



庚午

卷八

辛未

卷九

壬申

卷十

癸酉

丁丑

卷十五

戊寅

卷十六

己卯

卷十七

庚辰

甲申

卷二十二

乙酉

卷二十三

丙戌

卷二十四

丁亥

尋樂堂日錄目次終

壽樂堂日錄卷一

朱陽竇克勤艮齋甫著　男　容莊　容邃　仝編

皇清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十六日巳時生。時居柘城之學宮內。

十四年丁酉、五歲。

春、大人始命學、授四子書。邑司訓全先生鉉節延予大人教其子。先

生持家嚴肅，動循古禮。嘗召予就學，先教之習幼儀，正句讀，循序誘進，不强以所未能。次年，先生以裁缺歸，大人授學里中，始終携予在，此生平得力其始基處，不敢没也。○大人嘗謂予曰：爾初學時方四歲，從我赴仝先生署中，窘於步，爾叔嘗抱之以行。至館，寫字認字讀書不以多，校惟習少許，即令坐卧樹下，或縱步池邊，怡情久之，再理業。業熟，仍如前授之，隙由是不苦於所爲。

十六年己亥，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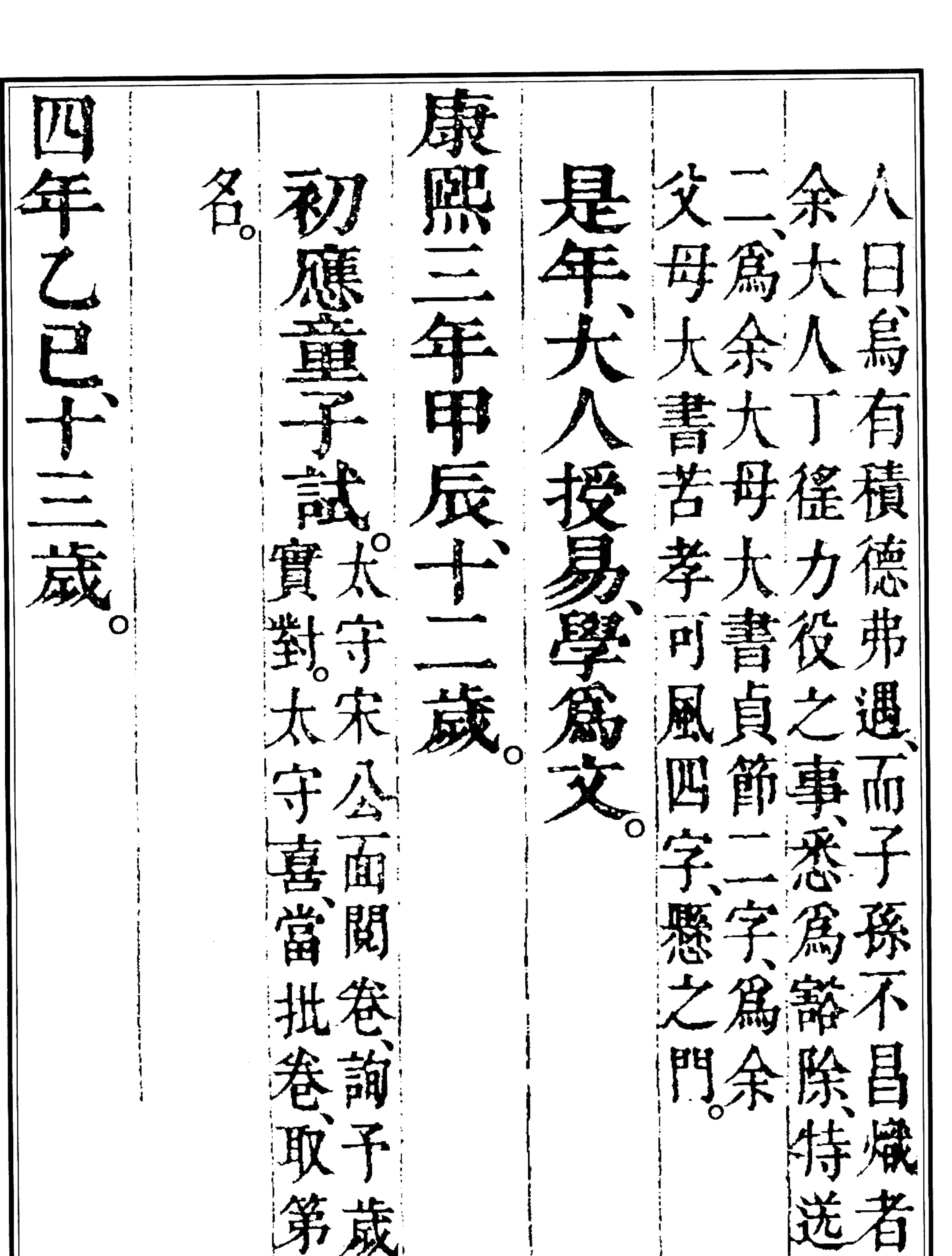
秋，母刲股療姑。祖母姚氏患痢，母李太孺人閤室焚禱，割左股和湯羹以進，疾

尋麥。

冬、大人創基業於城內、移居。大人置宅於城內之東南隅。十二月八日、遷其地居之、始有寧宇。

十七年庚子、八歲。

春三月、邑侯送扁旌表節孝。邑侯張公繹訪聞先大父之學行、謂人曰、里有君子、邦家之光也、但未知筠峯先生後嗣若何爾。人以余大母之節、余父母之孝告、侯嗟嘆不置口。先是、侯試童子、擊節余大人之文、稱其奇、拔置第一。至是悉家世、謂



八日烏有積德弗遇、而子孫不昌熾者乎。凡余大人丁徭力役之事、悉爲豁除、特送扁額二、爲余大母大書貞節二字、爲余父母大書苦孝可風四字、懸之門。

是年、大人授易學爲文。

康熙三年甲辰、十二歲。

初應童子試。太守宋公面閱卷、詢予歲數、以實對。太守喜、當批卷、取第十二名。

四年乙巳、十三歲。

是年，讀左、國、秦、漢諸文。

五年丙午，十四歲。

夏四月，大人補邑庠生。第三名，學使張公九徵，丹徒人。○隨大人應試郡中，偶識計甫草先生於邸寓，先生爲予講制藝古文體甚暢。

六年丁未，十五歲。

秋，縣試。第一名，邑侯尹公正始，吳縣人。初下車，詢予姓名，嘉其能文，予罔識所爲。後知計甫草先生曾有謬揚處也。

七年戊申、十六歲。

夏、郡司李觀風。第一名。于公覺世、山東人。

秋九月、娶王氏。同邑處士爾躬女。

是年、讀史漢、八家、遙先正大家之文。

八年己酉、十七歲。

春、二弟振起入邑庠。

九年庚戌、十八歲。

夏，守憲觀風。第一名。邵公。

十年辛亥，十九歲。

春二月七日，大母姚氏卒。○縣試。第一名。邑侯盧公帝臣，蒲州人。

秋，縣復試。第三名。盧公去位，邑侯李公覎再試。潛江人。

九月十三日，大人葬大母姚氏於城南之祖塋。

○二十四日，長子容端生。



冬十月，府試。第一名。太守陳公相文，餘姚人。○公樂易平恕，引翼後學不倦，士經識拔多所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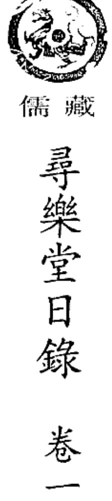
十一月，補邑庠生。第四名。學使史公逸裘，金壇人。○應試郡中，有毛公愛所覘予甚厚，居予於其家月餘。○徐邇皇、劉九同兩先生常覘予寓所。○未入庠之先，有忌予郡首取者，囑廩生勿予保，保廩連公二完正色叱之曰：「青天白日，焉有此怪事。」寶某遠到之士，爾輩如何害人！深至，非壞人功名，止自壞心田爾。事遂止。予入庠後，聞其事，感公盛德，不異古人，以師禮尊之。○學師張用行先生潛養優禮相待，課試誠懇，爲予貧，

脩金弗受、贈衣帽等物。

十一年壬子、二十歲。

夏、府試遺才。第一名。

秋八月、鄉試中式。第二十四名、主考翰林院編脩郭公諱蔡、直隸清苑人。戶部主事鄧公諱秉恒、山東東昌人。同考滎陽縣知縣谷公諱資生、山東陵縣人。四書題、子日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富有四海之內、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歸拜於庭、父母戒勿華侈。宴賓畢、母更囑之曰、客爲汝賀、吾爲汝憂。驚問故、母曰、賀汝者爲



科名爾、憂汝者恐不得爲聖賢之徒也。汝少年得志、慮有矜態、愼勿蹈此。

冬十二月、赴京會試大人偕往。

十二年癸丑二十一歲。

春二月、下第歸。

三月至里。○始爲辭賦之學。

秋九月、病。

十三年甲寅、二十二歲。

春二月，病愈。
冬十一月二十九日，長女生。
是年，治舉子業，岳丁光先生時經指授，益肆
力於先輩大家之文。
十四年乙卯，二十三歲。
春，攻舉子業。
夏五月，讀朱子大學章句序，始知學求爲己，遂

奮志聖賢之學，求小學、性理諸書讀之，不復攻舉子業。○作盤水歌諸詩。盤水歌、混沌剖初，人人常對面，識得理如何。常對未能識，中有一太極，兩儀雖未分，萬象已涵包。君不見，今日盤水裏，日在盤水底，今夜盤水中，月照千家同。至理妙在無而有，彌綸宇內數含九，與人談來人信否。○偶成、簷外微風入小牕，心閒何事遠尋芳，眼前覷着皆吾道，燕羽差池入畫梁。○小燕、任是小燕微亦自樂，天機誰實主之者，或鳴又或飛。○因買鄰片基，愴然於懷，示諸弟二首、二十年來比屋鄰，蕭條別去不辭親。風寒葉落皆如此，不

信將來看故人。舊鄰別去結新鄰、結得新鄰拋舊親。莫謂今朝鄰已去、新居還憶舊居人。○吾人最不可視人為愚賤、生輕忽之心。蓋雖至愚、亦有一得之見、可以補吾之不逮。雖至賤、亦有一材之能、可以助吾之不及、如何可輕忽他。是以舜為大聖、合下便取人為善、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總是一個虛字。○鄉人偶舉一農夫、謂正直無私、守本分、不作分外事。予聞之、因知三代直道尚在人心。今人謂斯民非三代之民、治民不可以三代之治治之者、豈不為薄待斯民乎。

六月道無名象可指、只日用間應事接物、各有當然處便是。然萬事皆由於心、故先

要存養此心。此心收斂不放、凡事便其難其慎而不敢慢矣。若理有未明、事必有蔽、故乎日又要窮理。窮理正少存心、不得所謂主敬、即存心也。惟主敬以窮理則心不偏適、道理便有透露處。理既明、行事可不致有錯。○聖人視道爲無定、故忘乎道而所行皆道。賢人視道爲有定、故守乎道而非道弗行。衆人不知有道、故離乎道、而所行非道。○聖人忘情、所謂物來順應是也。賢人平情、所謂不欲勿施是也。衆人狥情所謂惟欲是從是也。○狥情即俗言任意而行是也。意有善惡、任意而行、不顧善惡、只管行去了。又如俗言任性而行、亦是此意。或曰、性是善底、任性而行、豈非善處。曰、此箇性是氣質之性。○或曰、性與道

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天地間渾是道、人生天地間、各具此道。當其蘊於心時、謂之性。發出時、便謂之道。故曰、率性之謂道。曰、人性皆同乎。曰、同。孟子曰性善、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蒸民秉彝、即人性皆同之義也。曰、可以爲堯舜乎。曰、可。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吾盡孝弟、即率性而行、事物當然之路在此矣。堯舜不過全此爾、豈不可至哉。曰、何以不皆爲堯舜耶。曰、不皆爲堯舜者、後之習染誤之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但性是實底、不能自爲發揮、必借氣以鼓動之。而氣與理之同得於天也、不能無少異。理爲至實、更無以雜之。氣不能無清濁厚薄、或偏陰偏陽而失中、或雜陰雜陽而多駁。

有人不。受此病、合下便聰明睿知、此生知之聖人也。其次能不爲氣稟所拘偏照氣稟偏處克將去、克去氣稟之偏、復還本體之全此反之之聖人也。最下者、所得氣稟偏。既不知克、又爲物欲所蔽而不能化、行出來純是私欲、耳目爲主、心志爲役、便是喪心害志之小人矣、又何望其爲堯舜哉。雖然從來如此、其本性之善未必無發動時。若能悔悟遷善、以漸消私欲、培養天德、久之猶可望其爲聖爲賢。苟迷而不悟、安而不遷、則並天理萌露之機亦滅之矣、更何望焉。

閏六月

士有不忍之心、不欲以養廉、知足以窮理、仁之體、知之用在此矣。此亦子路所

難也。士苟從事於此、藏之遊之、可以爲成人矣。

秋七月 陟巔歌、　永思陟巔、或覆自巔。永思臨淵、或墜於淵。人心之危、奚巔與淵。防之則善、縱之則凶。惟日新之、乃克有終。○古之學者、期於立身、求道、進德而已。有身則有道、其則不遠也。循是則治、反是則亂、故學者必審乎當然者而從事焉。其理則謂之道、其所得則謂之德。卽行之、必守之。學無止法、守之者心不離斯。學日新焉、非自畫也。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藏。欲其守而進也、不欲其守而止也。故曰據於德、又曰依於仁。○古之學者無厭倦自阻之意、無馳慕爲人之思、故其心常一、一則德積而不已。○道理不知求時覺得

無一不盡、纔知求時、便覺得無一能盡、愈求愈不能盡、終身做去、總是這箇意思。

八月、玩春秋。不忍之心即仁也。聖門爲學、首重爲仁。仁是通天徹地底。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聖人之不忍、到處皆是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學者求全此不忍之心、恕以行仁之方也。至若發政施仁、必先斯四、不違農時、謹脩庠序諸政、又是帝王之行此不忍、以全天地之心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可知不忍之心存得來、又要擴充得去。故至誠盡性章後即繼之以其次致曲也。擴充之功須於此心眞切處體認。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有子曰、孝

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孝弟是仁中第一發端處、不可不識此也。○心體廣大、始能包羅宇宙。力量剛决始不虧欠綱常。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九月　聖賢論人、自有不隨人可否處。世間有一等沽名的人、只於人所經意處做、於人所不經意之處便不是。此等如孟子所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是也。有一等假公濟私的人、所行似正、考其心實爲有便於己而然、如夫子誅武仲之要君是也。又有一等人、外面所行合正、然或爲時勢所迫、不得不如此、非必出於

中心之誠然、如夫子許子文文子之忠清而不敢必其仁是也。若實意爲善、惟求卽乎天理人心之安、更安計人知與否。故伯夷、叔齊夫子稱其賢、而泰伯必表其至德也。取此類觀之、可見是非自有一箇眞處、不得混混同於衆人之口。大約於人之善者好、不善者惡參觀之、人品可得其大槪。更依視以觀由察安之道行之、則其處心積慮之間、無不洞見其誠僞矣。○聖門爲學、以誠意爲主、故觀人必於其意觀之。若徒在形迹上論、便易有善惡混雜之病。然非有窮理之功、不能知人、故致知格物最爲緊要。○苦雨行、

世上貧士苦、最苦雨連連。徉若不解事、只顧飜殘編。周易六十卦、毛詩三百篇。有時罷書聲、家人語

多簋。拋罄問何酒、囊空問何饘。指屋眉更皺、頻責倍默然。久坐思良非、偃起立案前。云乃遇偶爾、貧豈爲士愆。天心多仁愛、警予重脩虔。其如畝畝困、其如版築遷。糧食絕陳蔡、得意惟揮絃。兒童聞言喜、出門水濺濺。四顧驚滂沱、破物餘敝氈。坐看春秋傳、二百四十年。

冬十月十五日祭二姑母文、嗚呼、姑母今安可得見耶。方姑未病、吾不慮姑病。病、吾猶意可以不病。病病篤、吾雖以病視之、猶不意姑必死。既而病病篤且死。嗚呼痛哉。天之命與、姑之數與。惟數與命、不可強與。姑事舅姑孝、事吾姑丈敬。以紡績佐誦讀不輟、撫育子女亦嚴亦慈、洞悉愛而能勞之義。至御僕奴、又極寬恕、人被慈風。姑若此、可以媿

世之丈夫而未能者。嗚呼。姑幸存於二十年之內、而死於今日。獨惜夫二十年之內、吾幼不知有姑、今姑知有姑、而已無姑也。且勤聞之、吾祖父厭世早、遺兩姑與吾父及伯叔、時猶有六人。旣而吾伯父入庠二年餘早逝、吾仲父被擄、未有音信、其存者止兩姑與吾父叔父四人。後長姑以賊屠城死之、今史垂芳蹟、雖死猶生、然不可得見矣。其存者止姑與吾父、叔三人焉。今姑又死、吾父、吾叔父方抱手足之痛於無窮、勤獨何心能不痛哉。姑今歸窆、吾父有汴城之役、不獲祭、勤匍匐柩前、以代爲姑供饌姑其食之。爲姑酌酒、姑其嘗之。悲哉痛哉。姪今猶得祭姑、姑今當來。享我。嗚呼、自今以後姑更安可得見耶。哀哉尙饗。

十一月、座右書箴言自警。箴言、位育生涯、明德新民。爲人孝弟、首重人倫。大節宜端、樂道安貧。敬以窮理、恕以行仁、誠意愼獨、更屬要津。王霸之別、誠僞之分。敬肆之間、理欲之根。上遡道統、堯舜迄今。禹湯文武、誠之者人。逮及周公、制作維新。孔壇四子、步趨尊循。於茲定志、宜重此身。省察克治、體道懇懇。

是年、始爲學、隨所誦讀、有會、日劄記之。

十五年丙辰、二十四歲。

春正月朔、赴京會試、大人偕往。趙北口、東流一帶聽潺湲、

萬國車書盡往還。險扼津梁畿輔地，山川拱向衛燕關。○過石門謁子路祠，風塵歷落憶當年，税駕石門應自憐。可惜從遊人不識，空勞千載弔先賢。

二月，下第歸。

三月，至里。

夏五月，與孫靜紫同年書商學。

六月八日，孫靜紫書來，寄四書近指、夏峯先生年譜諸刻。○十日，蜻蜓羅網憐而解之二首，灑網空中空處多，蜻蜓何故羅罹輕羅。從來三面開生路，撑地飛來

奈爾何。設險空中第幾重、蚊蟲驅爾作先鋒。由來危禍當前是、靜者吉多動者凶。○意思要精明、志氣不要昏惰。意思如何恁地精明、志氣如何恁地昏惰、曾思之乎。○張敬夫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要學就學、原不干別人事。一味爲己、去學、切實敦篤、德業便漸造於光明高大矣、君子之所以上達也。○

十八日

與孫靜紫書、諸刻承賜、足徵啟牖深心、敢不重自奮勉、以仰副台意。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任何重與、道何遠與。孔子之論顏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又曰、不遷怒、不貳過、其心三月不違仁。殆幾幾

乎復還仁體者與。而孔子平日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心之幾又何危至此哉。仁不可一時離、則心不可一時放也。日來主敬以存心、而養夜氣、常常提撕警覺、但有一日覺得意思精明、便有幾日昏昏。有一時覺得精明、便有多時昏昏。或有爲予言之曰、此仍是不常常提撕警覺爾。蓋纔有不及照管處、心便不在這裏也。心纔不在這裏、便覺昏也。惟靜存動察、無間其功、庶乎心常存、而可漸幾於仁矣。斯言似於求仁用功處說得的確親切、幸示爲學之方、庶得所持循。先以往日之見爲質、不審有一當否。○讀大學、至誠意章、直令人六月懷氷、凛凛可畏。只將見君子而厭然與心廣體胖氣象兩兩對較一番、便起人多少

悚惕、豈敢一時不慎獨。○觀雲之無常、可以得吾操心之鑒。觀雲之不留、可以得吾治怒之方。○去留無定、在忽來忽之。操存有常、時朝斯夕斯。○輕雲點太虛、旋現旋收、微怒因人物、隨過隨休。○薛文清公論程尹問答云、鐘未撞時聲固在、卽心未感時理已存。吾以爲再合既感之後、說理更全、因續之以句。○讀程尹問答、鐘未撞時聲先在、鳥既鳴時聲不存。動靜一理、尹先透、寂感無心更忘言。○觀理到心悅神會、亹亹不能任手處、便是漸漸得手處也。若不見自得之樂、但見促迫之苦、理義之心全未浹洽於中、朝之所爲、暮有厭棄之者矣。夜之所存、旦有牿亡之者矣、如何得長進。故人之觀理、須要於苦中求樂。

然非心志純一、精神鼓舞不倦、不能若、亦不知樂也。爲學要常常提醒此心、使他不得一時出舍、能用嚴密工夫、使欲不得入、用武毅工夫、使欲不得屈、如此存來、久而熟矣。天既生人、則天在人中。凡作止語默、視聽飲食之類皆天也。念念不忘天理、存久而熟明而誠矣。欲去利欲之昏、而復本然之明、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一日間斷。湯之日新又新、卒至聖敬日躋者此也。心下若知得了了、便當謹之於幽隱獨知之中、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其存之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敬勝怠也。其求之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知行並進也。其施之也、好善惡惡、必謹其獨、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體乎誠而行以恕也。仁爲己任、死而後已、故君子貴乎自強不息。靜而存養不息、念念卽乎仁矣。動而省察不息、事事合乎仁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每讀一過、令人汗下。○悅親爲順親之本。○聖人一易也、易一時也、喜怒異用也。當喜而喜、喜非有所牽、當怒而怒、怒非有所滯、隨時處中、行所無事、惟聖人能之。故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人之好惡常見於日用間、有時不察則偏。故省身是曾子得力處、集義是孟子善養氣處、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則心有一易矣。○記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夫博

聞強識、知也、而讓、則知無窮。敦善行、行也、而不怠、則行有得、不謂之君子而何。○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此卽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道也。如此、則所全者多矣、豈止全交而已乎。○爲學而不知大學格物致知之功、其不流於虛無者幾希矣。不知大學誠意正心脩身之道、其不流於功利者幾希矣。有志聖學者不可不先讀大學、尤不可不精讀、讀大學。大學之理透徹於胸、讀他書方有定見。○二十日、書六要自警。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顧諟天之明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言

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右存心之要。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隱惡而揚善。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修身之要。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再斯可矣。右處事之要。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慮以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右接物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右觀人之要。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怨

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自反而仁矣、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於人、又何難焉。右之[illegible]。遇

○自脩之道、不可使內念有少歉處。有歉然不自足之意、便有消阻閉藏之象、心廣體胖境界何曾夢見。○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故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其不愧不怍者、深造而自得之也、自得則順乎理矣。

秋七月、著學規。學規十七則示諸弟 有序

吾人人品之不立、由於教訓之不正。教訓之不正、由於學術之不明。學之所關、殆非細故。唐虞有君臣而學開洙泗有師弟

而學傳。吾與爾何非學中人、爲學中人便嘗盡學中事。若以之自暴自棄、甘與道相隔絕、甚不可也。蓋學也者、所以學爲聖人也。聖人之德之成也、人驚以爲神異、而不知其始焉者非有異也、殆亦猶是人爾。其貌莊敬、其辭安定、言法先王、行遵古聖、惕惕然循規蹈矩、而不敢有一時之放縱、如是焉而已、其初何敢稍越規矩外哉。嗚呼、聖賢猶然、況中材乎。吾與爾所講究者何理、所踐履者何事、優遊卒生、日忽一日、及時不脩、老而悔矣。言念及之、不勝悚惕、盍亦猛省而返諸。

學以孔孟爲宗、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寐周公者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

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禹則惡旨酒而好善言焉。湯則日新又新、顧諟天之明命焉。文則緝熙敬止、以至於新天命焉。武則敬勝怠、義勝欲、稟其傳者也。周公之夜繼日、坐待旦、廣其緒者也。至於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非後人可以一詞名之。乃子固曰、學而時習之、吾道一以貫之也。顏子得之博約、而三月不違仁。曾子得之忠恕、而一唯無疑道。迨中庸作於子思、而孔子之道愈燦然明於天下矣。後百餘年、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大道以晦、人心以壞。於是孟子起而正之、主意握定性善、開口便稱堯舜、以仁義破當世之利術、以知言養氣攻異端之邪說、距詖放淫、尊王黜霸、由是人心得

以不死、大道用以復明、而孔子之正傳遂得不絶於萬世。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蓋謂此也。此其大略也。後世周程張朱諸先生皆以力學爲任、卒與斯道有功、非所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然則生聖賢之後、志聖賢之學、身體力行、亦惟存乎其人焉。爾但道非高遠、人自迷途、離却日用常行、希心性命虛邈、則妄矣。況初學之士、尤不可不有成規以束其身心、正其趨向。今姑以己之體備未能者條晰縷分列之於左、悉証之古聖賢之言行、以爲學規、亦曰循此規而之焉、庶不至蕩檢越閑云爾。其於求道切實正當功夫、果能有見否、惟吾與爾從此進步可也。

一、學貴立志。志在師聖、雖賢人亦有所不屑矣、必

如是、始謂篤於信道。若幾將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便不是。看夫子十五便志學、是何等樣志。志之不立、吾知終其身無成焉。一、學貴明倫。倫之不明、學將焉用。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通義也、吾人當隨地盡道、莫把日用應酬、當作等閒看。蓋此數事乃爲學基本、此處不錯、脚跟方踏得住。一、學貴有漸。泛之涉之學、流爲口耳、虛寂之學、入於異端。必循循然先之以小學、孝經、四書、而後及六經、以博義理之蘊、而後及通鑑綱目諸史、以觀古今之變。觀理與應事原是一套事、但理有未明、行事易至有錯、故格物爲要。又却是隨格得一件便行一件、格物則啟其知矣、格一件便行

一件、則踐其實矣。每日漸積如此、久之當有理悅於心、其功不能自已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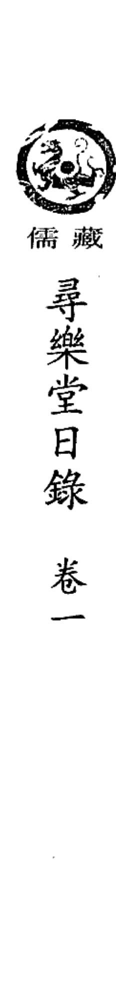
一、學貴重節。節操關係處、莫大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君子喻於義不喻於利、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於貧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是一、學問大關頭、最要於此處先把持得定。

一、學貴安命。人生只理數二字已盡得。生平以理盡之已、以數聽之天、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正已而無所求焉、任而不自得乎。其於吉凶禍福、窮通得喪直聽之適然之遇而已。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人品世道之關也、最宜於此處看得透。

一、學貴慎獨。一念之動、人所不知、自己已知得分明。此時有善便當擴

克有惡便當遏禦。能擴充則潤身之效可至、能遏禦則堅冰之漸無慮矣。此是第一着要緊工夫。蓋於靜而非靜、動而未形之介、審其幾也。觀大學誠意章、便自凜凜可畏。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一、學貴靜存。靜時纔不存、心便不在這裏。心一不在這裏、動時便不會合義。故靜時敬而持之、所以收攝此心、使不至放失也。常常如此、心地豈不光明、事來豈不會詳審合道。中庸曰、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訓至矣。凡靜時便當如此。一、學貴動察。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察之否乎。忿懥、好樂、恐懼、憂患皆心之

用、而人所不能無者、只要有之而能察、不使向一邊去、則情以理制、而於此心當然之則、庶乎其無失矣。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察之否乎。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人多是惟其所向而不加察、故易至於偏。必好也而察之以知其惡、惡也而察之以知其美則情不陷於一偏、而身可脩矣。凡動時便當如此。一學貴反己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何人不可反之於己。仁以愛人、禮以敬人、其待我以橫逆也、必我不忠也、何遇不可反之於己、隨遇隨人、而皆反之於己、此是切身自治之功。一學貴端容貌。端容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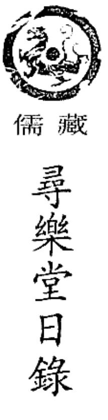


所以堅德性也，故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此內外交符之道也。禮記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嗚呼，持身之大端，亦畧盡矣。

一、學貴擇友。友所以輔仁也。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所不能盡言者，無不可勸善規過，於我乎悉言之。朋友何等關係，交道豈容苟且，故必友士之仁，方有所畏敬，以消慢易之心，有所切磋，以成身心之德。不然，友非其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損德敗身，莫此爲甚矣。故夫子曰：無友不如己者。商之學日進，悅與勝己者友；賜之學日退，悅與不若己者友。其明鑒乎。

一、學貴下人。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

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聖人初非過爲謙言、蓋道理實是難盡、聖人體之日用之間、實實見得於心有歉、故其言之歉抑如此爾。審此更何處容我矜情傲志耶。若不能慮以下人、人必不樂告以善、不幾我之自阻其德乎。卑以自牧、故爲謙謙之君子、其可法也。謙受益滿招損、又其可法可戒也、宜誌之。一、學貴行恕。大凡人心不公則不怨。凡事物之來、一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已所不欲、即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勿以施之於人焉、此便是終身可行、平天下之絜矩、亦不過此意。一、學貴謹言。勿談人過、勿誇已能。如愚顏子、是何等樣朴實、然却是



極靈透人。夫子告司馬牛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言之静躁，又心之敬肆係之。不能謹所失，豈僅在言乎。

一、學貴謹齊。必有明衣，必有寢衣，必變食，必遷坐。聖人已事，何不可做而行之。不然則誠敬不存矣。承祭之時，而誠敬不存，誠敬亦焉往而存乎。一齊也，而與心學相關。

一、學貴謹疾。疾者死生之所係也。以父母之遺體而輕棄之，不孝孰大焉。故謹之。若有伯牛之德行，不幸而至於亡，可諉之於命爾。不然，是我有以致之也，命豈任咎哉。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人子體此，則孝矣。

一、學貴速改過。人非積厚養深，孰能無過。諸凡存心制行，應事接物間，一時檢點不到，便有百過交集。幸而知之，當速改之，絶不可

有一毫畏難之心、而苟且以自安也。纔說姑待明日、過便愈益深、至日爲潛滋暗長而不自覺矣。故夫子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改過而曰內自訟、更不啻刑罰刀鋸驅之於前、其喫緊示人如此。人能猛省若是、庶幾私可由之以去、理可由之以存、於以漸臻無過地位無難矣。人到無過地位、聖學之始終全矣、故以是終焉。已上數條、分之雖有十七、則合之總是一個爲己之學。能以爲己之實心、求吾身心所自有之物事、闇自藏脩、不求聞達、將來不患不到上達地位也。不然、便下達矣。理欲原無中立之理、小人下達、其初只是爲人念頭錯用了、後遂至



於私欲蔽錮而不可解，以致天理滅絕，不至極汙下田地不止。噫，此其所以爲有道君子所深恥也。爲人爲己之別，吾人一生人品、一生事業全在此中分界，不可不重。自警省以求存誠而去僞也。然做這爲己之學，全要工夫無間斷。今人有不知求其在己者，是不知學者也。有稍知求其在己，不無時作時輟，以致怠惰荒寧之氣日勝，而憂勤惕勵之思寖衰者，是雖學焉而不能保其有終，猶之乎弗學也。二者之於道也，如之何其可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子之時習，殆與天同健也乎。吾人有爲己之實心，正宜日積月累以強志毅力做將去，方可有得。益有爲己之實心，則誠矣。又日積月累以強志毅力爲

之、則心無間矣。誠而無間、固吾與爾所當求以至之、以無負聖賢之教、以無自戾乎立規之意者也、可不重自勉之哉。

○十七日

謙之爲道昭昭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書曰、謙受益、滿招損。其明訓矣。孔子觀欹器而注水焉、中則正、滿則覆、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既又告子路以持滿之道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嗚呼至矣。○艮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言也中。○眞西山夜氣銘內云、維人之身、嚮晦宴息、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侈然自放於床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



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寘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按、此數語深得養心之法、最宜潛玩。蓋人當嚮晦宴息之時、易生狎侮怠慢之心、必愼之又愼、如父兄嚴師之在側、口必道禮義之言、身必循禮義之行、如此則心定神收、雖夢寐之間、亦是理念、夜氣尚有不存者乎。養得夜氣淸明、日日事至物來、便應有餘閒、而無廢事之患。日積一日、則爲戒愼恐懼之君子、日廢一日、則爲無忌憚之小人。其幾甚微、間不容髮、不可不察也。○葆夜氣於嚮晦宴息之際、在我得養心之法、而身可脩、在閨門之內、亦得觀型之法、而家可齊、此相因之理也。○夫婦居五倫之一、實爲人倫之始、道不行於妻子、他何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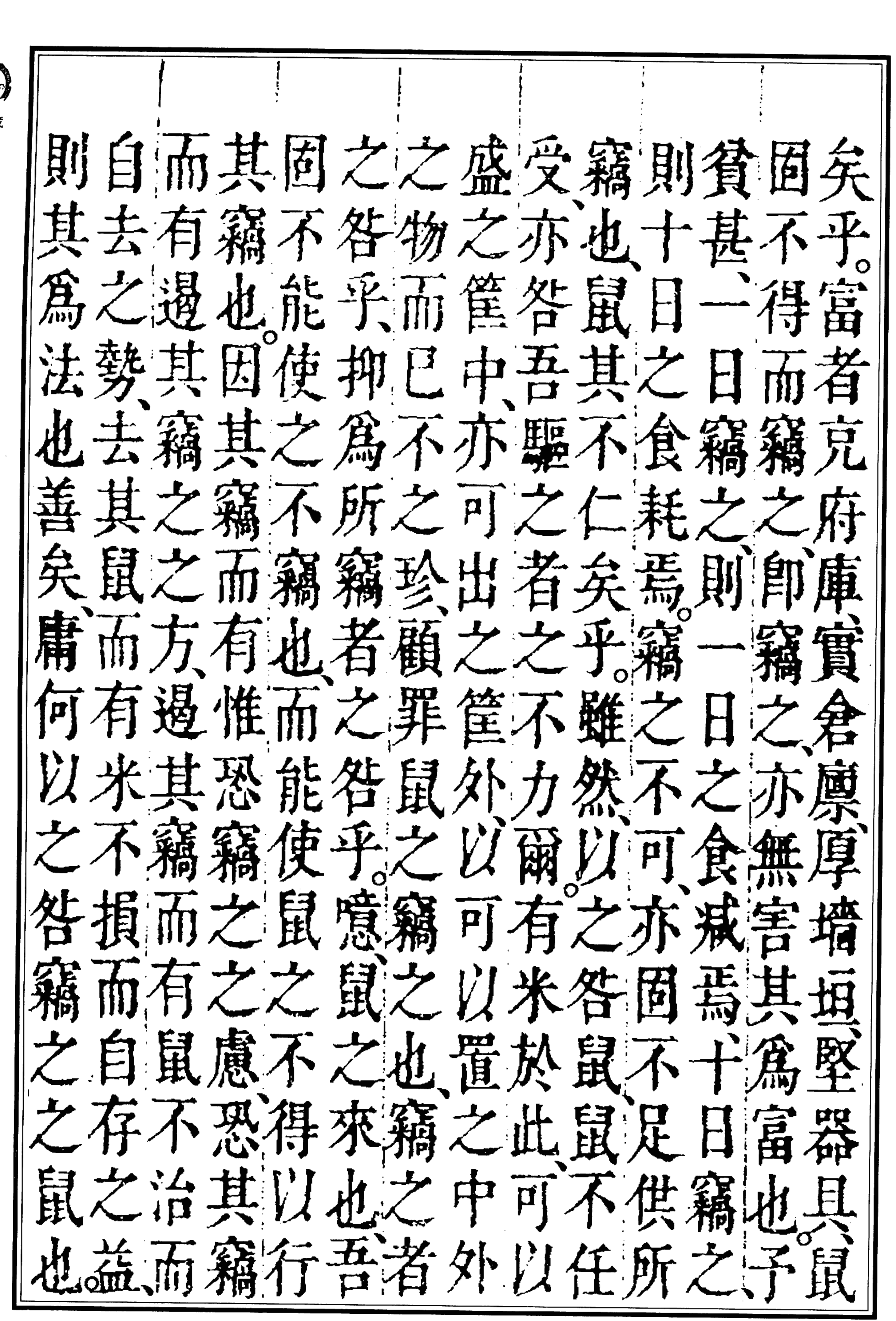
欲道行於妻子、必無時無處不以禮義自處方得。

八月觀雲、一自侵晨起、意思更覺新。雲空天浩浩、無處不含眞。

冬十月、作驅鼠文、窒欲銘以自警。驅鼠文 有序

靜夜對案、潛求養心寡欲、求放心、存夜氣諸義、忽聞羣鼠聚竊、起而驅之。少間反之吾心、不覺與所潛求者有適合焉。蓋所潛求者治欲之方、未必不可作驅鼠觀也。夫鼠之爲竊也易、吾之驅鼠也難、稍縱逸之、鼠斯竊之矣。鼠何罪哉、皆不肯驅者之罪爾。因爲驅鼠文以誌警云。

予家貧、食每不給、有米盛之以筐、貧以克畚、蓋甚重也。一日鼠竊之。嗟夫、鼠其速吾貧


矣乎。富者克府庫、實倉廩、厚墻垣、堅器具、鼠固不得而竊之、即竊之、亦無害其爲富也。予貧甚、一日竊之、則一日之食減焉、十日竊之、則十日之食耗焉。竊之不可、亦固不足供所竊也、鼠其不仁矣乎。雖然、以之咎鼠、鼠不任受、亦咎吾驅之者之不力爾。有米於此、可以盛之筐中、亦可出之筐外、以可以置之中外之物而已、不之珍、顧罪鼠之竊之也、竊之者之咎乎、抑爲所竊者之咎乎。噫、鼠之來也、吾固不能使之不竊也、而能使鼠之不得以行其竊也。因其竊而有惟恐竊之之慮、恐其竊而有過其竊之之方、過其竊而有鼠不治而自去之勢、去其鼠而有米不損而自存之益、則其爲法也善矣、肅何以之咎竊之之鼠也。

○窒欲銘有序　予既爲驅鼠文，求之吾心、反覺欲念百端、禦之不勝。嗟乎、鼠既驅矣、而吾心之鼠、其竊吾一粒之米也亦已多矣、將何法以驅之乎。有道焉、惟使所潛求之義精明於心、嘗從事於寡欲以求放心而養夜氣、是所以驅之也。因更爲窒欲銘以揮②其意。

相彼鼠兮、驅爾無良。惟茲人心虛靈兮、道義之場。獨怪夫心之鼠兮、肆暴無常。倏而什百、倏而千萬、伏於中者、小鼠爲之賊而大鼠爲之戕。及持者已受其累、不覺者坐困以隕傷。惟夫仁智兮、心純無欲、靜虛而動方。靜虛則明、明則通。動方則公、公則溥、其富者之厚其牆垣而堅其倉箱。予惟心之戒懼而謹獨兮、亦既從事乎敬莊。奈操弗勝舍兮、一日之存

不足償數日之亡。雖嚮晦宴息、而夜氣不足存、晝斯爲之昏惰而徬徨。鼠之有隙可入兮、何憾乎往來之擾擾。還思誰爲身之主兮、致令多欲竊乎中央。室之室之、敬以直內兮、絕其源以遏其流、而日夜之不遑。寡吾欲兮養吾萌、庶可收吾放心、以使之存、而多欲不至乎爲殃。由是浩乎夜氣之浸盛、皎乎理念之日強。心之專一、精神汪洋。氣爽神清而事物之雜呈於前者、何至紛擾而倉皇。本乎敬而方之以義、旣涵養之凝定、復處事之精詳。敬義夾持、動靜交養。虛而明通、方而公溥。可由此馴致而幾乎天德之剛。不然、欲之伏焉、一羣鼠之夜出而晝藏、即欲禁之、曷禁其往。危哉懼哉、存養省察、吾之所爲堅器具而厚垣

墻。鑿茲鼠盜、用保吾一粒之米兮、所當猛省而勿忘。○人到怠慢不設於體、心中覺有寬裕恬適意思、便是長進。近日用力持敬、夢寐之間亦不懈怠、但稍不用力、怠慢之容復形於體。此是工夫淺處、正該着緊做去、至寬裕恬適、心中却不見得有這個意思。○靜時敬以持內、動時義以方外、敬義夾持、動靜交養、二者缺一不可。○人能持敬、方能收得此心。收心方能見得此道、見道方能行得此義、行義方能盡得此性、盡性方能全得此命、合得此天、此首尾一貫之道也。

十一月。陳留道中遇雪、霏霏雨雪遍荒榛、白晝衝寒仗此身。幾處孤村橫野樹、

三家茅店列城闉。莘耕孰覓、阿衡佐，桑降徒懷一德人。極目空天迷舊道、鷗飛寥廓一遂巡。○和壁上韻　行人江口渡、商婦抛金錢。願得夫回早、歸來第幾船。○宿尉氏東關、叢榛歷盡望城池、投主呼童解佩觿。空堦積雪、人輕掃、敝屋堆塵煙半移。粗黍何難聊作供，村茶且喜肯來施。頻將燭剪消清夜、斜望前驄月已隨。○尉氏曉發宿張氏集、林深日暮轉孤征、急轡駸駸遠市城。漫說輕雲隨馬首、遙聞宿鳥噪③車轟。鐘聲風送寒煙斷、樓角峯高騎火明。問說龍潭曾已過、停鞭張氏駐行旌。○龍渠遇人、天涯極目總迷津、下馬龍渠遇故人。說甚折梅逢驛使、平安家信寄頻頻。

是年、讀大學至五閱月不能釋手、五經亦漸加玩誦。

十六年丁巳、二十五歲。

春三月　孫靜紫書來訂仁敬之旨。和友人韻、遙遙春望望郊東、指向春山一帶紅。鳥入晴空窺物象、天收樹底見林蔥。尋芳要識廬山趣、緩步須披洛水風。自有清襟包宇內、閒心天地可相通。○濂溪不除牕前草、濂溪眞個是何如、便道牕前草不除。此意人能深領畧、春風覆遍一茅廬。○閒居、十日書聲一日閒、閒來好把舊詩刪。休言地僻塵

羃絕、竹鳥窺人去亦閑。○或曰、儒者亦惡貧賤而慕富貴乎。曰、然。曰、何以惡貧賤也。曰、貧者空乏之謂也。學問不足、孝弟不有、仁義忠信不克、諸慮、道德禮樂不設於體、斯之謂貧、賤者無足重輕之謂也。少不悅道、長而無述、老而見惡於人、斯之謂賤。然則如之何不惡之。若夫十畝間閒、蓬戸而居、藿羮而食、露肘而處、名不列於王家、身不膺夫爵位、吾豈以爲貧賤哉。曰、何以慕富貴也。曰、富者、殷實克滿之謂也。善積諸已、日新月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益而不已、以至高大、隨取而有、隨用而足、左右逢源、不窮於施、斯之謂富。志乎天爵、履乎安宅、榮莫大焉、寵莫隆焉、斯之謂貴。然則如之何不

蘖之。若夫非道而求、非義而取、以致家累千金、懷利而往、越禮而受、以致祿享萬鍾、吾豈以爲富貴哉。

夏四月十二日與孫靜紫書、暮春接臘之十二日書、指陳津途、懇懇懇懇、不啻一室晤對、面相商訂。古云千里同堂、於斯爲信。札內云勿忘勿助、常常做去、不必性急。此正是吾夫子特習工夫、敢不敬承。近思君子之學、莫大於明禮。冠昏喪祭四者、古今之通義也。四禮中、今可常行者惟祭禮而已。寒家於月朔、家君率衆子弟集祠堂薦新、四拜。望日又集祠堂、焚香而拜。其外亦隨俗墓祭。其於家禮冬至始祖、立春先祖之祭、今未遑

行之也。然朱子於始祖、先祖之祭初則行之、後以爲僭、不敢祭。夫祭以報本追遠、而鄰於僭、先祖、始祖之祭、勿乃不可行歟。有謂報本之心無盡、當不僅朔望瞻拜、宜於分至日盛祭。夫祭當隨家之厚薄、所謂盛祭、亦謂別於常祭爾。其定爲分至之日、毋乃省筮之意歟。按禮而行、庶不獲戾於知禮之君子。尚當明示以確然之義否也。

五月、輯家規。尋樂堂家規序、家大人毎旦聚集予兄弟於道康齋中課誦命講、屢以忠厚謙虛四字爲訓。且曰、忠則不欺、欺則不忠、厚則不薄、薄則不厚、謙則不驕、驕則不謙、虛則不滿、滿則不虛。最羡柳公綽家風、嘗採古昔治家有道者、臚列其事數十

係貼壁上、令子孫觀省。予早歲未悟、祗視作古人故事。久之始知日用皆道、學者躬行實踐處即在於此。用承家大人意、就日用所接之人、所居之位、所處之事分類編次。既成帙、家大人時命予爲家衆講明服習之。若是謂施諸家則可、謂公諸世、則烏乎敢。尚冀有道君子惟缺畧是誨。

○二十二日

與某童子書、文所以翼道也、今與人論文、則油然喜、與人論道、則或厭焉、以爲不足聽、是蓋爲文而不知所以爲文者也。予聞足下能文、志且若、心竊喜之、喜其能文者、未始不可使之知其所以爲文者也。蓋爲文者天機之發、其所以爲文者宰、是天機者也。由枝葉以尋求根本、從根本以暢達枝葉、理實一

貫、心悟自知、故能文者皆可進於道也。今讀足下文、清機可喜矣、異日勵其志無懈其功、深造漬漸以求必得、安見不更有所見乎。雖然、人生大業道爲先、文次之。雖今日以制義取士、文似有不得畧焉者、然於學文之日、兼盡夫道、安見其不可也。所謂道非他、日用常行之理是也。理無不該、古聖教人、必先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諄諄者、誠見夫五倫固所以該之也。至悉而言之、凡灑掃、應對、進退、言語、視聽、飲食、衣服之類、莫不各有道焉以存乎。其間則亦無不可於日用間體驗而行之也。昔許平仲幼時問於師曰、讀書何爲。其師曰、爲應舉爾。平仲曰、如此而已乎。夫平仲年極少、而輒

知科舉之學不足盡吾一生大業，今日亦思吾之大業果何在乎。足下朴厚人也，昔人云，朴誠可以入道。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足下以可爲之資，而當此富强之年，用心於正，則永無差路。路之差否，實在此時。孟子謂擇術不可不慎，足下何不重念此意也。不知予言有當否。

六月二十八日，次女生。

秋七月朔，一友言某某學道不仕，爲子孫計久長爾。蓋權位不及，違心殊少，後世子孫其興也勃焉。信斯言也，權位不幾視爲畏途耶。退而賦詩六章以見意。

人生事業在

明新未治蓍生先治身。堯舜君民誠我志、弗護豈是退藏人。不知貿貿竟何之、翻悔行來路轉岐。只得停車回馬首、深山猶自想隱照。　但說功名願亦非、人皆獨善世何依。居官若便留深累、孰使簪纓戀未歸。　車馬從來不爲非、道盈天地後知希。斯文未著偏憂我、始見眞脩事不違。　尼父何曾却乘田、時逢攝相豈徒然。忘私盡是循臣職、那見進心累後賢。　欲爲兒孫計久長、無如忠信守宮牆。前眞父作何憂子、自古文周師一堂。○

農人索作書扇、　女織還同男務耕、家

四日

家循分計生營。笑言豈患無眞意、日用曾經露至情。破屋盤餐羞父母、如賓野饋傲公卿。君知此意廣傳說、牛後不須爭世榮。○

和魏次玉同年韻、　君家勝境在層臺、乘興登臨酒一杯。未許妙機隨世解、遙知醒眼對郁開。孤鐘聲送雲天盡、遠艇光搖月影來。此地無人能共語、清溪長嘯幾忘回。

贈單隱士、　乾坤信浩浩、清虛混滄溟。骨幹聳山嶽、光輝呈日星。在

九月七日

來鑄今古、入人事同搨零。動觀彌綸意、品物流其形。潤之以風雨、鼓之以雷霆。天地大父母、化機莫可停。維人秉正氣、特推萬物靈。復能見天心、敦倫著常經。中庸惟君子、戶闢永不扃。嗟哉此道微、塵途雜渭涇。先生古與俱、今茲垂儀刑。王侯不屑事、衆醉我獨醒。久矣槃澗樂、歲踰九十齡。天子欲有問、就室尙傾聽。別茲後生者、孰弗佩德馨。視履旋吉日、願作

壽考銘。

冬十月十日　王三雪中翰招飲歸賦、猛向心頭筭幾回、清明夜半始能開。不關飛躍呈眞性、纔傍春風座裏來。危微眞是別人禽、透此關能向上尋。未便千條塵慮却、先懸一隙見天心。○自題尋樂堂、　孔顏樂處耐心尋、尋樂須嘗滋味深。壽義耕仁千古志、吟風弄月一生心。還思典籍長垂世、不是空名便到今。點檢吾身何所得、中懷獨自畏森森。

十一月、家規成。

十二月五日和二弟振起韻三首、鷄鳴蠶吐各爲司、遜志脩來爲爾期。我志常懷千載上、三更低誦燈前時。　踦𨅊世路愼脩爲、萬卷眞堪供喜悲。索性讀來渾不倦、悠悠悠明月入清思。　片語堂前悟道機、讀書好更趂朝暉。當仁一息無停止、莫負光陰悵往非。○二十日勉弟、既幸堂前樂、當思孺慕心。夙興兼夜寐、法古一空今。

十七年戊午、二十六歲。

春正月、訂崇儉約。崇儉約、　司馬溫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

酒、或三行、或五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脯醢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則不敢會賓友。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侈靡者鮮矣。嗟乎、居位者不能禁、忍助之乎。愚思溫公此言實有見於奢風不可長、儉德所宜崇、維挽深心、情見乎辭。其在今日、酌人情、量時宜、固不可不師其意而行之也。別食有爭端、酒可亂德、爲天地惜物力、安事靡文相尚、爲吾身省過愆、祇務淡薄相安。往者孫夏峯先生有六器之約、今斟酌質文之間、凡昏喪諸大事不在此例。至我輩親知宴會、或止六器、多不過

九器、果可有可無、湯飯各一、酒不至過醉失儀。當此天災洊加、人情窘約之時、各自省救、崇尚儉朴、或亦同志者不我鄙也。敢與諸君子共商而行之。○宴會箴、　古人宴會、三揖百拜。或强以酒、再辭曰監。傾量而飲、身名有敗。整我衣冠、威儀不懈。寧我心神、志慮罔愆。始終以禮、斯乃稱快。無失令名、敗度宜戒。○一日別一友、傷感不勝、相對不復能言、與之語、涕泗滂沱、殆難爲情。因思古人送友詩、或勸規、或繾綣、或未去極意籌畫、或既去反覆想望、皆是從眞情流出。若無此情、便做此詩不出也。噫、朋友之別如此、以思勝者更當何如。

三月

新新園說、舅氏闢園於居宅之後、命名曰新新。周圍數畝、營構不甚費、日以了吾暮境焉爾。夫境暮矣、何以新新名。新新云者、不以爲暮也。昔周茂叔不去聰前草、云與自已意思一般。夫其意何、意新新之謂也。新故不已、不已則日新、新新不已、至於成矣。今日移松植竹、栽花灌木、園雖未成、有新之之基矣。嗣後刈薙草、剪煩枝、培壅之滋息之、或林未茂密、材幹未聳拔、可數從之膏腴之地、以易瘠土、總貴朝芸暮耨、無甚玩愒、又貴從容滋息、受雨露之養、不至助長、是則新而又新之機也。行此久之、將不數年間、園稱富有可日新矣。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何獨人之進道而不然乎。予謂以新新名園、

於自强不息之意爲近、知於道也、必知以始之、仁以繼之、勇以終之、有不至、日新又新、以底於成而不已者。予之爲是說也、舅氏當有以教我焉。

十四日　書室無書、眞是苦、有屋不成貧。默默室中兩笑、殺門外人。○功名說、功名二字、是有功於世道底話說。今人以掇青紫爲功名、倖博一第、志得意滿、以爲功名成就、更無所事事。噫、功名如斯而已乎。國家以制義取士、士自不得不以科第爲進身之階、然以爲進身之階則可、若得此便以爲蓋世功名、是不知學術者也。功名者、道德之發也。道德者、功名之本也。孔子皇皇道塗、以行道也。道之得行、則功名在其中矣。功名因乎道德者也。謂孔子

爲行道則可、謂孔子爲求功名則不可、本末之辨也。有有道德而功名自流露者、周公其人也。故功在王室、名垂天壤。後人不日此周公之功名、而日周公之道、周公之德。有有功名而道德未可必者、管仲其人也。孔子謂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管仲之器小哉。許以功名矣、不許以道德、本末之辨也。以道德爲必宜有、則功名猶後矣。然道德既全、却做出許大功名也。以功名爲必可立、則富貴不足奪其志矣。然功成名立、道之或全與不全、德之或純與不純、未可知也。此人品之辨也。窮達者遇也、道德者君子無日而不存焉者也、故志不可不正。

閏三月六日　與孫靜菴書、大河南北、竟成間阻。吾輩相照鑒、惟此心爾。丁巳春、接手教、以仁敬爲主、終之以勿忘、勿助、此是學問真諦、讀之欣忭。嗣後寄書商榷義、至今未見賜教、想未寄到耶。今以性字之義再爲質之。敝邑近有遊僧聚徒數十、以講道爲名、其所講者以性爲主、云一剖兩斷、兩頭俱動、此時性在那邊、一時傳爲美談。某以爲禍性不少矣。性其可如此說耶。性非他、人所得於天之理也。此理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除此四字、更有何性。中庸天命之謂性、是命箇甚。而朱子性即理也之言、了然明白、不容更有葛藤。今以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之人而言性、已自糊塗、又

極意搜尋一蠢動無知之物爲講解其覩人物之理果混同無別耶。雖性在於人物亦有之未便道物可無性然人物之性自是不同。蓋惟以其天之理無有二也故賦予者未嘗分人分物而人之得於天者雖異體而實同原。又以其天之理不能不雜乎氣之中也故氣之滚來滚去而化成人物者未嘗無清濁美惡之不同而理之在人物者雖同原而不能無偏全通塞之異。是則人物之生於天地。理同而氣殊氣殊而理亦不得不殊焉者也。彼不明此義輒逞私見尋一無知無識之物以强解夫性其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卽彼意或專就蜀之性言不謂人與物同性然必欲於蜀既截斷之後求性是

何説也。要知其兩頭動者氣未絶耳、稍間氣絶、則不復動矣。如割雞者既斷其項、即生意已盡、而猶輾佛不已者、緣有餘氣足以鼓其動故也。此理甚明。彼見能動、遂向兩截中尋性、不其較告子生之謂性之説更加背謬乎。尤有質者、吾道宗風自是一派、晦庵與子靜用功不同、門人互相詆謗、未免開後人議論之端。明如敬軒衍晦庵之脉、而姚江宗子靜之旨者也。某每有觀玩於朱子之解、返之心而體之身、可爲印証者十之八九。至姚江之書、讀之如氷炭不相入、豈未窺藴奥耶。抑循序漸進之爲脚踏實地耶。今不必在口頭上分朱分陸、惟一意以孔孟爲師、其進學之功、隨其人之資性高下爲之、如初學遲鈍之士、

不妨循循然從事於居敬窮理，將道理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又隨所格得，便隨日用間行將去。如此做來，疊疊不倦，或亦學聖者有所依據，而不至終其身於汗漫無歸之域也。幸明示之。○贈別岳子芃先生、春風幾度却塵煙，世眼誰看我輩賢。學道肝腸存傲骨，論文風雨檢幾篇。從今丹嶂開高士，向後青雲悵遠天。未許燈花催客急，卯杯此際且忘年。

○十六日

爰有聖賢五章、爰有聖賢，生乎吾先。尋彼樂處，惟樂吾天。南山之水，其流潺潺。歡欣不間，承二人顏。鳩則關關，儀則嫺嫺。和樂恭敬，居室之間。亦有棠棣，㓊子兄弟。道義力田，蘭臭之契。相斯時矣，父母其安。樂云至矣，樂斯爲難。

○二十一日、和登封耿太史逸庵先生贈劉廣文論柘詩奉寄、並寓書論學。○和嵩陽耿太史逸庵先生原韻奉寄、大道垂古今、脩明賴教鐸。理雜氣質中、人有先後覺。古聖諄殷殷、入門亦自約。執中傳唐虞、洙泗祖其學。百年有孟子、千載續濂洛。言幾與言誠、晰義允昭倬。厥後紫陽出、奧旨悉領畧。功從格致入、誠敬非外鑠。道統有攸歸、人心知返樸。逮及元明間、許薛人爭託。茲復聞先生、教人以禮樂。儒行煽宗風、樂道甘淡泊。竊幸名賢邇、可資爲滌濯。偶覩扇頭詩、讀罷忘舞躍。○與耿逸庵先生書、向於孫夏峯先生年譜內讀先生論學語、

確乎洛閩宗派，心竊向往。但以謭劣之質，希窺大道，毫未涉其津涯，是以不敢負笈請益也。適倣邑廣文劉君涖任之後，相晤備悉道履，覩扇頭贈言，敬和求教，極知鄙陋，無當高明，但藉此以爲發蒙之地，諒先生不我遐棄爾。

○二十八日 贈劉子維、世

上交情重，無如我輩眞。觀摩歸道義，砥礪屬心身。訂志還須早，論文不厭頻。知君嵩麓去，庭照綵衣新。

夏四月朔 示振起曰：每日所見的是眼前人，所行的是眼前事。眼中所見，卻有見不到處；身中所行，卻有行不到處。緣視眼前道理爲尋常，故工夫多當面錯過。卻不知眼前

有無限精義妙道、最不可輕忽過去。觀夫子、一接師冕、便由階及席、及坐、自有相師之道、正所謂無時無處而非天理之流行也。曾點狂士、此個意思便能見及、故日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他也不是不屑爲兵農禮樂之績、他只見得眼前道理不可放過、絕不預設一未爲之事等待後日做、故胸次直恁底活潑。而今却要見得此個意思、方能討出樂趣。

天下事一勇便可做成、若悠悠忽忽、纔說去做、又說姑待明日、如此終不濟事。看古人要做那一件、便立定主意一直向上做去、更不退回、力量直是恁的過人。

書眞是不可不讀、然讀書亦自有辨。如務博洽、爲口耳之

貪是玩物喪志、雖讀書毫無心得。若看聖賢言語、便返觀自己身心、則讀一字得一字之用、讀一句得一句之用、此是切實工夫。如今讀書切不可當作古人言語讀過去、又要今日讀書是個意思、明日讀書更是一個意思、方見得長進。 君子和而不流、他因甚能不流、此處正要明白。

○二十八日、大人命振起往夏峯觀學。

與孫靜紫書、 人生天地間、離却爲學之事、別求樹植不得。古人朝夕皇皇、一日不肯虛過、凡以此也。舊日每承指示、心開目朗。近覺日用間討得許多受用、而理念未純、終有行不到處、奈何奈何。舍弟謭劣庸材、語及爲學之事、頗知向往、特令往觀有道舉

動聆有道法言，庶愚昧少開。而歸語其兄，倘某得緣此少進，未必非吾兄一番砥礪也。惟祈進而教之，感甚感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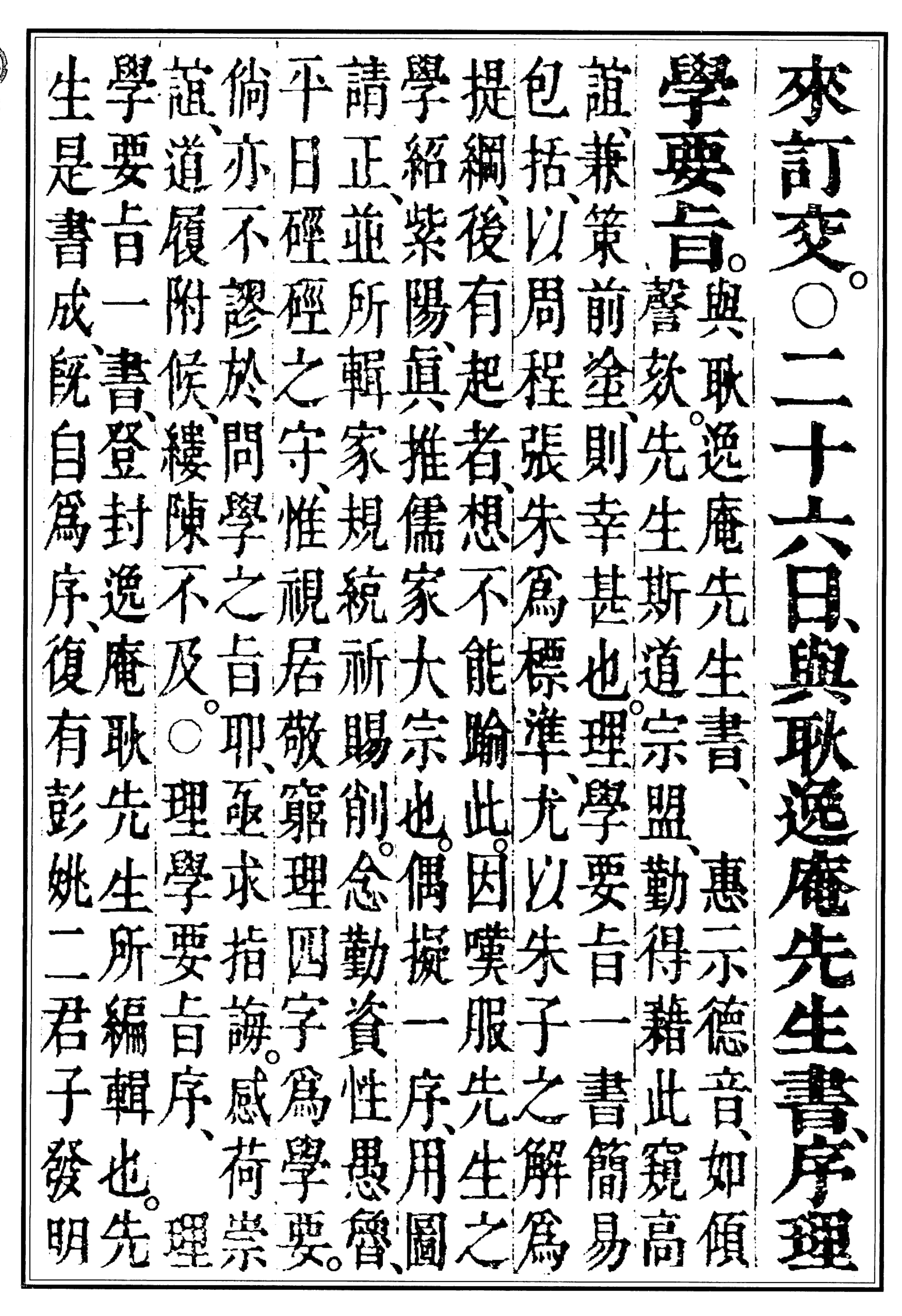
五月，讀通鑑諸史。○五日端陽思振起二弟，節逢端陽日，家家艾虎懸。人皆慶佳辰，撫時獨自憐。但恐後功息，不堪悔從前。誰得自暴棄，其根任蔓延。有弟涉河濱，衛水訪高賢。七日猶未久，我思已如顛。默坐讀易卦，頗見畫中天。損益復垢圖，觀玩知當年。○十六日思振起二弟時令任夏峯觀學，四月黃河柳映濱，扁舟遥想渡行人。風塵毋歷征途苦，去後尋思情倍眞。去後尋思疑夢中，功夫敢信舊

時同。臨行却記曾、諄囑緣竹淇泉弔衛風。識荆願遂計歸期料起庭闈定省思却念長遊匪曠日、恨無人去報遲遲。 家事煩煩擾健親、遲來又望急河濵誰爲色養親心適、爾在無私奔走身。

○二十七日 讀陸宣公奏議作、 舊過常不覺、新過日復滋。讀書忽有感、始知鄰自欺。試一遡邪者、本體何多虧。幸得借史冊、可爲滌濯資。不觀宰相語、安使我心夷。九重慮四表勸將德惠施。順陽法陰氣事懼有愆時。滾災天降沴、竟以月令推。請遣使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條 禹泣湯引罪、又勸責在台。人負無我負、善救無傾危。危迫矧用育、尤起愛戴思。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條 賢才僚佐有、自舉多所遺。各令長吏薦、用衆以爲知。

如此公天下、是謂行所宜。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條。平心處國事、坦然忘嫌疑。左遷常淹滯、因恩請量移。節度常自代、萬榮表畔繇。鞭軌絕道饋、備邊慮更奇。論左降官、請不與李萬榮節度諸條。目前偶爲覩、畧足窺臯夔。緣此攻我病、頓使我無私。故爾隨筆記、用警日孜孜。

六月十日得二弟家書戶占一絕、書生怪爾頓忘愁、博浪驅車信壯遊。弄月吟風方寄語、仰天長笑淚盈眸。○十六日、振起自夏峯歸。先是令起過陽武訪盧禹門先生、至是先生寄予詩、併序予家規。○二十日、耿逸庵先生書



來訂交。○二十六日、與耿逸庵先生書、序理學要旨。與耿逸庵先生書、惠示德音、如傾謦欬。先生斯道宗盟、勤得藉此窺高誼、兼策前塗、則幸甚也。理學要旨一書簡易包括、以周程張朱爲標準、尤以朱子之解爲提綱、後有起者、想不能踰此。因嘆服先生之學紹紫陽、眞推儒家大宗也。偶擬一序、用圖請正、並所輯家規統祈賜削。念勤資性愚魯、平日硜硜之守、惟視居敬窮理四字爲學要。倘亦不謬於問學之旨耶、亟求指誨。感荷崇誼、道履附候、縷陳不及。○理學要旨序、理學要旨一書、登封逸庵耿先生所編輯也。先生是書成、既自爲序、復有彭姚二君子發明

濂洛關閩之淵源與夫先生力學之宗旨、愚更何容復贅。雖然、竊於先生之意別有窺焉。蓋自堯舜以來、聖聖相承、千古一道、至孔子而集其成、蓋綦盛矣。孔子之道、至孟子而接其統、其微衰而盛之秋乎。自是歷戰國至漢唐、佛老雜起、曲學爭鳴、雖有江都、河汾、昌黎爲之力砥中流、然所造未純、言亦因之有偏、聖道不絕、僅如微光相照、蓋其衰也。至宋而周子出焉、續聖學於世遠言湮之日、其斯又爲闢先之盛乎。由是明道、伊川倡學於洛中、橫渠倡學於關中、而朱子復表章於其後、總諸儒之大成、以傳道於無窮、是又一極盛之會也。由今以思、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微孔孟不能昭著於萬世。周程續孔孟以來相傳之

道、微朱子又何能使千百世之人心知所趨、而不迷所在哉。先生講學嵩陽、務爲循序漸進之功、大要以窮理力行爲主、而先之以居敬、是即朱子所謂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而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者也。學之切近而篤實莫是過矣。乃輯是編、而一以朱子之解爲採證、他家或間附焉。先生之意、得毋有在與。是歲先生曾惠我一札、過以程朱正孤爲許、愚其何敢當哉。然讀是編而勉焉以企、不敢蹈空落寂、以求無戾乎程朱之正宗、則又所切慕焉爾。雖然道、準諸庸、學求乎至。要極而論、程朱皆師法孔孟者也。是編以要旨名、明乎入門自有要路、四子可爲階梯。由其要而廣之以極其大、精之以盡其微、則由四

子而上符孔孟、以及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無不心源接續、是又此編言外之意、而諸同志又所當得其要旨以求其歸宿、庶幾於先生之意無或少負焉爾。

秋七月十三日、耿逸庵先生書來論學。

八月

和大人中秋旅夜詩韻 有序

夜侍側、大人為勤言中秋旅夜夢孺婦携青蚨。諸物來奔、予叱弗納、不移時夢如故、拒益堅。既覺而感、詩以志之。勤受讀且喜且悲、知家門漸顯、端自無損方寸得來。大人貽謀、多如此類、敬依韻賦和、用誌恪守。凡子孫有從財色起念、罔顧禮義之行者、亟宜讀中秋旅夜詩、庶氷兢頓起、箕裘罔墜云爾。

寧、心百鍊

不求盈、勘破源頭。絕世情。節孝家風弘繼述、詩書遺訓就芸耕。清思夢寐雖成幻、白晝心田依舊生。千載良謀須敬守、無虧方寸得長榮。

冬十月 寄耿逸庵先生書、 向者屢讀手教、不啻一室提命。聞尊體違和、伏想道念克謐、自有腔面盎背之驗。偶爾未快、定當勿藥。前接七月初五日翰札、不謂與先生自得處畧合。一二。嗣後尚冀提誨、當爲書紳之佩。家規一本、想已改定、便中示下爲感。

十二月。 寄盧禹門先生書、 先生造詣淵邃、心切翹企。歲夏特令舍弟晉謁、親覿道範、提誨彌殷、感佩何既。舍弟旋讀所賜儁詩序文、道氣溢於毫楮、但獎借逾涯、不無惶

愧。先生工夫精密，其自得處可一一公諸同人。倘不吝嗣音，是所切感。拙句依韻奉和，並祈教正。寄盧禹畤先生詩，逐逐塵途二十年，於今猶未近高賢。春風每憶書千卷，夏月遙傳紙半箋。（先生曾詩見寄。）有可信升堂能入室，還看聚足早承肩。大河南北心源接，相對有時証聖詮。

○二十九日，耿逸庵先生書寄至，爲余尋樂堂家規作序。○三十日，答耿逸庵先生書，除夕收拾行囊，正打點北上計，適華翰至，知尊體平復，動履康嘉，喜不自勝。理學要旨謬爲數言請正，未敢必其有當，不意竟災梨棗，土壤顧能益泰山耶。至家規賜序，溢美處，更惶愧矣。此

編雖大約取裁於家禮、小學諸書，恐未能合道處尚多，萬望明以示我。爲感。除夜燈下草復。

十八年己未，二十七歲。

春正月朔，赴京會試，大八偕往。○七日，過陽武，訪盧禹鬯先生。○訪先生時，月明已上，恐驚卧不便，止投刺，將去，而先生已出迎矣。相見，各遂夙願，談學至三更，方就寢。所論大約小學、孝經之義居多，且諄諄以不染利欲爲言。○贈盧禹鬯先生：一生嗜道，隨時屈伸。志篤小學、儒術眞醇。畢以自牧，德

久彌新。謙謙君子、斯道傳人。○二十五日至京○二十八日、晤湯潛庵先生。○二月朔、湯潛庵先生視予、未晤、與予大人論學。○十七日偶晤諸年友、聞王雪舟同年遭母喪、共約周急之義。○二十五日、晤湯潛庵先生談學。時先生應博學弘詞名、所論多維持世道、砥礪名節之言。○二十七日、下第。場後屢與王三雪先生訂近思錄之義。○二十八日、出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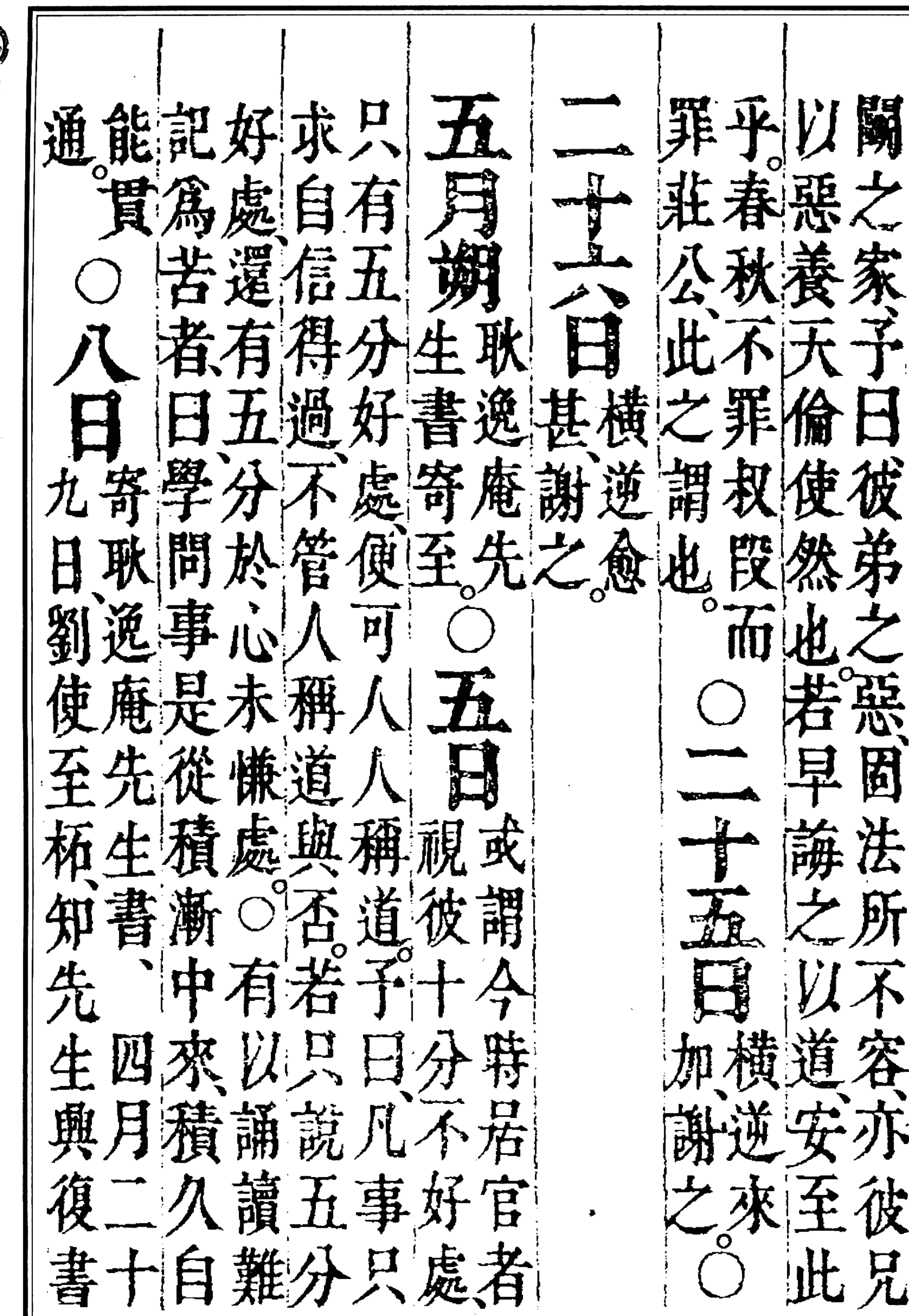


三月五日過順德等處、覩饑民剒榆柳爲糧。○十三日、至里。○二十日、立課程、讀詩經、春秋傳。

夏四月朔寄耿逸庵先生書、兩月餘在鬧熱塲中、疾忪一過、未得時領教言、不覺理欲交戰胸中。猶幸湯潛庵先生京師中日講習討論、天機尚不至大散失也。潛庵先生亟推先生爲中州第一、諸同人共爲企仰。歸里與劉叔續相晤、叔續力向正學、釐議刑爲學六則等廣之學校、以爲楷模、成玆舉將有日矣、是可幸也。○是日、官紳祈雨於野、旣畢、一生使邀廣文於其家。廣文欲借余任、余不可。○二日與劉叔續、廣文札、眎方

命。罪甚。某不敢如命者、揆之於義、見爲不可爾。蓋以弟子而候先生、禮也。又有人乎先生之側、則誠矣、先生可往也。以先生而代爲弟子留客、客不可往也。又其人於先生之側、亦未云主命之以留客、客愈不可往也、先生之往、義也。客之不往、亦義也。先生可往而不往、爲不義也。客不可往而往、亦不義也。事無論大小、要歸於是而已矣、惟先生爲我諒之。

○十日病目。○十九日目漸愈。○二十日內戚有以非禮加之、家人不悅。予謂古人遭人倫之變、尚有曲處之道。吾家天倫聚樂、雖有意外之變、固無妨也。大人適外至、亦如此言、家人遂安。○二十一日弟輩偶言一兄弟爭



闕之家，予曰：彼弟之惡，固法所不容，亦彼兄以惡養天倫使然也。若早誨之以道，安至此乎。春秋不罪叔段而罪莊公，此之謂也。○**二十五日**　橫逆來，加、謝之。○**二十六日**　橫逆愈甚、謝之。

五月朔　耿逸庵先生書寄至。○**五日**　或謂今時居官者、視彼十分，不好處只有五分好處，便可人人稱道。予曰、凡事只求自信得過，不管人稱道與否。若只說五分好處，還有五分於心未慊處。○有以誦讀難記爲苦者，日學問事是從積漸中來，積久自能貫通。○**八日**　寄耿逸庵先生書、四月二十九日，劉使至柘、郊先生與復書

院引進後學、懇懇懇懇、士之樂從者衆、聞之權躍。嘗思學問事離師友不得、靠師友亦不得。大抵先要自己實地做去、然後取証師友、其進爲方有力。故夫子說個安飽無求、又說個敏事慎言、方纔說個就正有道。若自己不曾有安飽無求、敏事慎言工夫、便說就正、却就正個甚。京中與湯孔伯先生聚晤、不吝提誨、獲益甚多。又知學問事靠師友不得、却離師友不得也。書院諸君日相切磨、爲文亦是此意否、便中一一示下爲望。○二十六日目病。○三十日暮侍側、言日用倫常之樂、大人志懌、因謂振起曰、爾前日曾以物輕許人、亦知父在子不得自專之義乎。吾今誨女、非惜物也、戒自專爾。振起



日前日亦不敢便與只如此說出。子曰：「一言之出，心之敬肆繫焉。如心能敬慎，方與人言時，其心已在父母側矣。自不得輕許諾。」司馬温公曰：「凡事禀命於家長。」宜體此也。○日用功夫愈做愈精微。○振起日讀善人爲邦百年，王者必世而後仁兩章，知王道無近功，想學問亦無速效否。曰：然。

六月朔，作黨論。有某孝廉被誣，或咎予不立黨，故有是作。○黨論：天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消息盈虚，氣運之常，尚消息盈虚，天行之妙。於此可觀世運之隆替，可識吾道之潛見。聖人繫泰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繫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豈

能必君子之不有消時、亦惟於泰極而戒以艱貞勿恤、於否至而示以儉德辟難而已。此其爲聖人之所以愛君子也。則夫時之所至、若非身任重責危辱患難義不可辭者奈何不順以俟之耶。近某孝廉見辱羣小、挫折百端、體貌陵夷斯文衰喪未嘗不悼之嘆之、既而察時審勢、詳觀人事、又知爲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時也。尚何言哉。或人不知、顧以不立黨爲予咎者。予退而語諸家曰、是安用爲此。春秋惡同盟惡其私相要結、主於報怨、遂至紛紛多事、造成兵連禍結之世也。然亦還問、黨可恃乎、不可恃乎。春秋時魯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後爲宋而伐邾、又及宋人盟于宿、其後爲鄭而伐宋。戰國時、六國合從攻秦、未幾

從約遂解、有以六國自相攻伐、有爲秦而反攻從從約。總之、强人之力以成勢。其心難一、其勢難成也。在事如轍、其跡可鑒、若徒以立黨爲事、是必不顧天理、不顧人情、約以非禮非義之舉而無一、不應然後可一、有不從、嫌隙便起、干戈橫生、同類者必先自攻擊矣。夫以小人而陵紳士、其禍固大。以紳士而陵紳士、其禍不更烈乎。孔子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紳士有黨、小人亦可有黨。倘聚數十、亡命無賴之徒以與紳士抗衡、卽赴愬法司、亦誅之不勝誅。萬一紳士不勝、斯文終掃地不振矣。夫以小人而陵紳士、小人之罪明不可逃。若以紳士之黨而激成小人之黨、紳士之罪得不分其半乎。立黨之俗不可一朝居、

結黨之名不可使鄰國聞。君子無黨，而小人肆惡，不過爲一時氣運之衰。君子有黨，而小人效尤，竊恐成百年暴惡之習。一時氣運之衰，猶有可俟之時，否極泰來，則冠履不得倒置矣。百年暴惡之習，一成而不變，則人心風俗莫知所底止矣。權衡於斯，二者輕重不大可見哉。故君子不爲近而忽遠，必慮終以愼始也。雖然，春秋四國伐鄭，出於衛人之謀，而聖人首紬宋公，非以其不恤鄰變而反助逆黨乎。然則紳士有變，坐視不救，如之何其可。顧亦視其人爲何如爾。如某某率皆有自取之道焉。以此責小人，小人固有欺天之罪。以此自反，在我亦未見盡善之實，若昧乎天理人情之間，而槩以整理局面爲說，是猶樹木

者、根已壞而脩理枝葉、吾見木之萎枯將不終朝矣、欲以茂其枝葉、不亦難乎。故聖人論人、毋爲原情之論、君子有過、多受春秋之責、誠以維持風俗、化導人心、自衣冠之人倡之、而愚陋無知之小人不與焉。故君子偶有出乎情理之舉、聖人即不欲寬以縱之、而必推見至隱、以爲之說也。然終將坐視不救乎。救則救矣、而不能無責備之意矣。如其人而德行渾全、自處盡善、一旦有意外之變、褻國體而喪斯文、自不得不急急然救之、伸大義於人心、維公道於當代、曲爲保護可也、代爲申白可也、即謀諸禮義之君子以共懲羣小可也、又何憾於其人哉。若是得毋爲結黨之漸乎。非也、所與謀者、禮義之君子、爾學聖賢之

學、心聖賢之心、行聖賢之行、我所謂天理、彼必不謂非天理、我所謂人情、彼必不謂非人情。循理而動、協情而舉、平日道義相親、而不爲同、有事謀慮相參、而非爲比結黨之漸、安所從生。故曰、君子惟理是尚、小人惟欲是徇。理欲之別、公私之辨也。君子處斯時也、當熟察消息盈虛之故、勿求勝於一朝、勿遺害於百年、惟日孜孜、懼德之不進、業之不脩、而奮乎聖人之後、求追乎聖人之蹤、以俟夫時之自至焉、斯其爲自處之道而已矣。孟子不嘗爲此乎。處七雄競起之日、天下方務爲合從連衡、而獨述唐虞三代之道。其自治也、居仁由義、以尙其志、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其處人也、横逆三加、惟自反其仁禮與忠而不爲

之難。至其告當世之君、則又惟教以發憤、強仁、而不必興兵搆怨。當是時、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而擇術如此、後之君子可以興矣。苟能取而法焉、雖處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而道既在我、其實初未嘗消也。道未嘗消、而韜晦俟時、是即不得志而獨行其道也。古今名教之樂、孰有大於此哉。立黨之說、誠安用爲此。

○思隱四首

人情何若太牽纏、有夢宵來到石泉。月掛柴門雲遶影、長歌好對衆山眠。

一卷書聲響衆山、堆來卷石也非頑。狂風任是來天上、討得清心且耐閒。

欲向山邨問牧樵、騎牛童子任歌謡。雉借麀狎何妨我、一泒眞機對暮朝。

感我眞機待一朝、時呼妻子講犧堯。太平景象當前是、未

說空山便寂寥。

○三日　父所欲爲者、子當從之。若於義有未安者、宜婉其詞色以諫。不從、於事之無大害者、姑聽之。無激親怒。若諫諫不聽、終執己意以行、雖所爲者善、其意已嫌自專矣。有自專之意、即是有無親之心。

○春秋書公子翬帥師伐鄭、惡自專也。自專之意、釀禍最大、故孝子不敢一念忘親。

○十一日　人有氣質猛悍、恃血氣以不義妄動者、故春秋有好兵之戒。又有氣質懦弱、忍佻辱、不能以義憤發、有爲者、故春秋重復讐之舉。妄動者剛之過、忍佻者柔之過、剛克柔克、其庶幾乎。然必多讀書多明理、始能審幾詳定、處事明決、好勝之氣自制以道、心而不至躁張、浩然之氣自鼓以理、念而不

至委寄耿亦夔書、先生久推儒靡也。○十七日林翹楚、某仰企有素、但年來親炙道貌、率怱中一過、有懷未吐。客歲接孫君僑先生手教、亟推道力堅定。時北上期促、意都門從容請益、而臨場期迫、未獲訂心嗣後行李搶攘、風塵日逐、我懷鬱鬱殆何如也。先此申候、策蹇圖晤、當有日矣。○寄耿亦夔句、高賢竟在邇、何昔未談經及此尋佳約、深沉夜喚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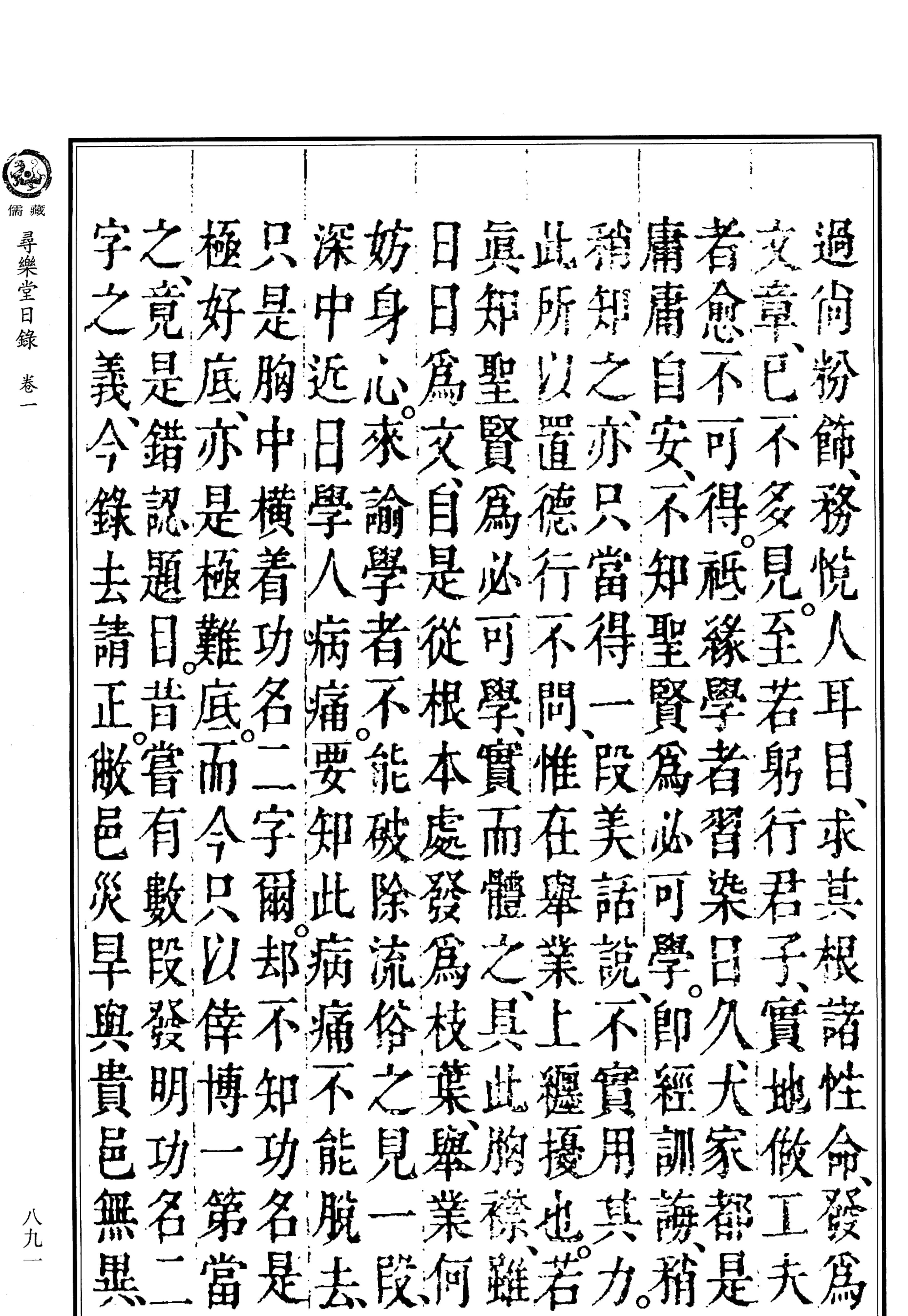
○十八日、為母病目祝神。祝神文、六月十六日初昏、吾母微有目疾、寢食依舊、母不以為疾、勤亦不甚慮之。至十七日日中後、目閉有淚、至暮痛甚、勤心倉皇。夜半夢一婦來治、勤立親室外見室內有燈光、不果進。少間一女

子從室內出向勤云、爾與我叩頭云云。覺而告母、母曰、是汝心所欲也、吾目疾畧愈矣。既睡、又於恍惚之頃夢有云、可許愿。遂警覺。勤思此一婦一女或是神來調護燈光或是於眼明光處。無碍、示叩頭、又示許愿、或教以祈禱虔祀也。勤素不邀鬼神、敬而遠之、不敢違先師言、吉凶禍福、一聽之冥漠、而自脩必欲有終無愆。今母疾神其警我勤即百叩伸謝、恐不盡也。謹於十八日晨初盥櫛衣冠、焚香拜禱、祈神護佑。如令我母眼疾立愈、我實信汝、我於疾愈之明日買金紙、潔備雞魚肉酒果、菜以酬汝。我素不邀神、想爾神素知。今拜爾、許愿於爾、爾獨不鑒我愚誠、令吾母立時無患、以昭爾明德於未休。我又禱爾、不知爾

爲何許神、爾夢中亦皆托言警我我於母愈之明日、亦即於夢中與爾言之處祭爾若不佑吾母眼疾今日不瘳、我雖許愿、亦不爾祭也、且終不爾信矣。惟冀神靈立時保佑、令吾母眼疾全愈。勤百拜申謝。○十九日、母目愈、祭神。○二十一日 自初十日後有足疾、至是日愈。○振起謂予當治舉業、可成進士、予曰我非置舉業、我之所業日夜不遑者、治其本而已。經不明、行不脩、而斂精勞神、專攻舉業、是舍其本而圖其末矣。時光易邁、至詣難成、每日在舉業上用功、忽而三十、四十而老矣、更有何日做身心工夫耶。爾只見我如今在身心上用功、不在舉業上用功、便如此說、却不知我

讀書時觸處感發、隨時反治、正有多少收斂、多少活潑。每閱一理到通透時、覺得有許多進益。如此積久、豈復難於文事。且進士之成、將不數年間、即官之矣、一旦出而應人之知、將以何者爲具。趁此時好下潛脩工夫、佚養得體段成了、好言別事。○或曰、吉凶固有一定而不可移。處、我之趨避却要在吉凶之先。愚喜此言甚善、記之。

秋七月十一日　耿逸庵先生書寄至。○寄耿逸庵先生書、京師歸後、幾欲赴嵩陽請益、竟悠悠至今、此心實無日不在左右。手教寄至、內云會文之舉、欲借枝葉以尋求根本。此是教人極正當意思。嘗思今世學者大抵皆專力舉業、置德行不問、其爲文不



過尚粉飾，務悅人耳目，求其根諸性命，發爲文章，已不多見。至若躬行君子，實地做工夫者，愈不可得。祇緣學者習染日久，大家都是庸庸自安，不知聖賢爲必可學。即經訓誨，稍稍知之，亦只當得一段美話說，不實用其力。此所以置德行不問，惟在舉業上纏擾也。若眞知聖賢爲必可學，實而體之，具此胸襟，雖日日爲文，自是從根本處發爲枝葉，舉業何妨身心。來諭學者不能破除流俗之見一段，深中近日學人病痛，要知此病痛不能脫去，只是胸中橫着功名二字爾。却不知功名是極好底，亦是極難底。而今只以偉博一第當之，竟是錯認題目。昔嘗有數段發明功名二字之義，今錄去請正。敝邑災旱與貴邑無異

天時人事至此、眞可憂懼、如何如何。家規存稿收訖、道履並俟。

八月朔

振起問曰、隅坐隨行子弟之禮、往往有弟與兄並坐者、毋亦子之於父、宜隅坐隨行、弟之與兄、亦有不必盡然者乎。曰、論其分、則弟之與兄畢竟較子之於父有不同。論長幼之序、明明於他人之長者已敬之處其後矣、況兄長乎。惟弟之於兄較子之於父有不同、或時而並坐雁行可也。惟兄長之不可不敬、則隅坐隨行、自是爲弟者自處之常。嘗想古昔盛時人崇禮讓、年長一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義由心生、是多少遜順、所以雍雍成禮讓之俗、甚可慕也。振起曰、由斯觀之、今人於長

幼有序之道不幾失乎。曰、豈直失此、五倫中皆有缺陷。○語振起曰、要把氣運循環機括識得透、方可處亂世。宜寧耐以待、需之義也。

○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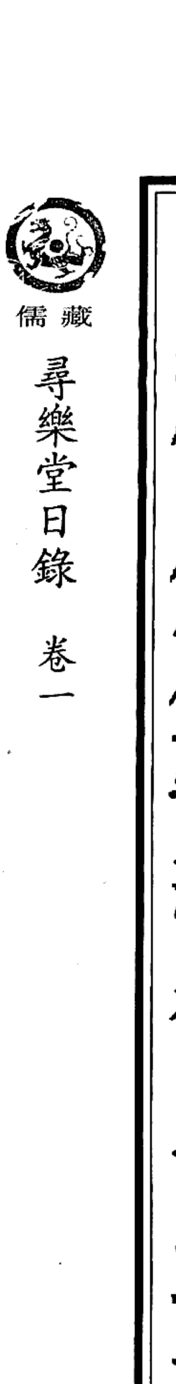
或有爲人謀禍者、其事之禍機顯如也、而絕口不言、止爲大言以欺人、曰、此無妨爾。甚且視他人之深慮爲敗乃事者、而當事者亦聽之不覺、自取禍不悔。因感謂振起曰、此可爲爲人謀而不忠者之戒也。爲人謀之忠與不忠、已之心術見焉。若自度無慮事之才、直謝之可也。明明身任人事、却於禍患諱而不言、祇務大言欺人、一旦禍患之來、避之無及、當之多敗、不其陷人於阱中乎、此等行徑、最宜忌之。

○七日

耿亦夔書來言、道在眼前、要自己反求、得朋友夾輔、

更易爲力。○二十三日謂振起曰、人生而富也、豈有却富求貧之聖賢、生而貧也、亦豈有厭貧求富之聖賢。隨遇而安、此中先要有堅定工夫。○名利場中要撤得盡、稍走入此途、便是一片患得患失之心、於心術關繫最大。○知其事之不可爲而不爲、此是心之裁制處。若知其不可爲、而猶隱忍爲之、則自欺矣。○二十七日昏侍側大人曰、吾家有一天然本質、此淡於衣食之念、誰使之乎。

九月三日學使校士、有勸予赴郡代爲不義者、明示以不可。或曰、某屬意於君屢矣、奈何却之峻也。曰、爲此事者過非渺小、彼不自爲而我代爲之、其過殆有甚焉。我既



明知其事之不可爲矣、而代他人爲之、是何意也。譬之殺人者。知其不義矣、而代他人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可乎、其不可也必矣。

○**二十二日**。二弟振起應試病尤、人赴郡視之。

冬十月五日 大人偕振起歸。

十一月八日 或問、近日覺人不我信、如何。曰、人信與否、何患焉、我惟以忠信之道自處、任彼用欺用詐、亦彼之過日滋、爾於我何損也。

○**十一日**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禍福何定之有、惟視人爲轉移爾、世事要看得活。

○**二十九日**

有横逆來加。

十二月十一日，次子容莊生。夜坐、生子之夜喜戲爲詠。夜寒不使睡、意緒恍惚中。不覺鷄唱早、側聞漏報終。火光逼日曉、星孛隱垣東。待問明日事、一切萬念空。

○十二日 盛世吟、憶昔豐樂日、八慶戴堯天。官長無苛政、培植數百年。百年積日久、老翁樂南畝。衣食靠妻兒、帝力我何有。

○二十九日 除夕、崎嶇道安宅。除舊除危逆。復隨坤後至、德本過中積。爆竹寒已送、春來渾無迹。一年重點檢、努力又明夕。

是年、讀詩經、春秋、考律呂、曆法、易數諸書。

孫 紃 挍字

尋樂堂日錄卷一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3
丛书名=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04
形态项= 897
页数=897
原书定价= 35000.00　全套
读秀号=000007507318
SS号=12365600
ISBN= 978-7-5614-3656-1 / B222.9
分类号=0204030207&sw=81.901475E-3075B2D8+AB7B2BF+82.636851E-30851D642.638914E-307A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33.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04.
简介=